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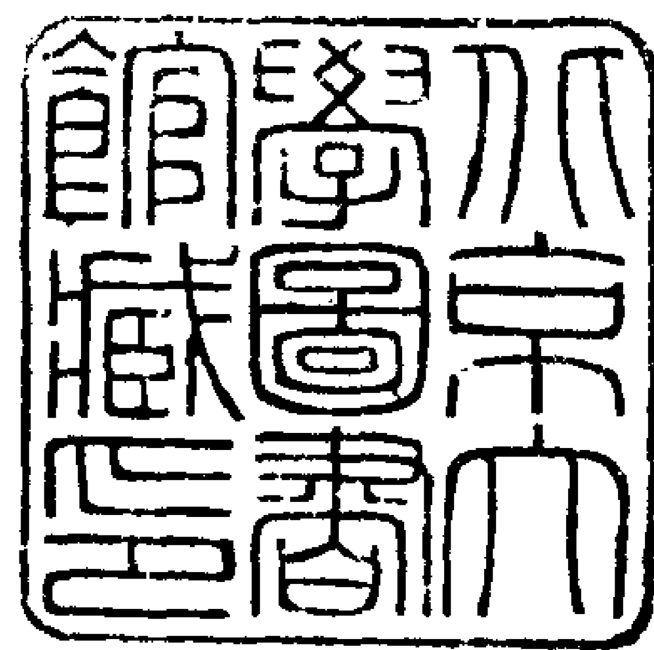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2



齊魯書社

殷虛書契前編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清羅振玉輯。前有羅氏宣統壬子自序，書分八卷，據其卷內署名之下題曰類次。是其分卷必各以類相從。今具卷中所列契文，第一卷契文多太乙、太丁、太甲、太庚、太戊、中丁、般庚、祖甲、祖乙、祖己、祖庚、祖辛、祖戊、父甲、父乙、父丁、父庚、高妣己、高妣庚、母己、兄丁、兄己、兄庚、兄戊及咸戊諸名辭，可以知其殷世帝王及其所祀祖父兄母妣及人名爲類。第二卷契文多在某入于某、至于某、步于某、𢓊于某、往于某、田某之文，可以知其所

地名爲類。第三卷契文多天幹地支之文，可以知其以所紀甲子之屬爲類。其第四卷以下則其類雜於辨析。據殷虛書契考釋篇中所列契文，其下所注之卷數葉數，以考此編四卷以下之文字，則劃於歲時、祭名、卒邑、官室、安團、官名諸類之字，皆散見於各卷之中，無若從其類之由。契文一辭所記不僅一事，勢不能劃分其辭，使之各隸各類，其所謂類次者，只不過就辭中習見之文約略分之耳。此編之作，僅采契文，不加詮解。按其自序，是編爲前編。殷虛書契考釋本爲後編。兩書雖各自爲書，彼此實相需爲用。故考釋之中所列引契文，以此編所錄爲最多。讀是編者，苦其文不易讀，類不易辨，但據考釋所注之卷數葉數，與是編比相參攷，自不難迎刃而解矣。是編曾於宣統壬子以前刊于國學叢刊中，旋以世變中輟，僅刊出前三卷而止。今以是編校之，序次既重加編定，輯录亦逐卷增多。可證羅氏之輯是編，致力甚深，諭在於各家輯錄契文之書，咸推是編稱爲鉅觀，誠篤論也。

殷虚書契考釋

馮汝玠撰

殷虚書契考釋一冊、清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纂輯各書多種、其關於殷虚書契之類、而輯殷虚書契前編、而撰殷商貞卜文字考、迨[?]著是書、卷首挂羅氏像、及沈曾植柯劭忞兩題辭、次為羅氏自序、卷末有王國維跋、考是書自序署年為宣統壬子甲寅、在殷虚書契前編序於宣統壬子之後、殷虚書契後編序於宣統丙辰之前、又殷虚書契前編序曰擬先編拓墨為殷虚書契前編、考釋為後編、又曰以一歲之力編為前編八卷、付工精印、其未施拓墨者、異日當輯為續編、而後編亦將次寫定、又卷中各條之下、而注卷數葉數、即前編之卷數葉數、又卷中各條之下、而注書契後編書契菁華、但注書名於卷數葉數、則簡闕如是、此編之作、蓋在前編書成之後、後編及菁華屬稿之時、乃純據前編所錄契文而作、而並采及書契後編書契菁華者也、書不分卷、惟以數次為類、凡八、一為都邑、二為帝王、三為人名、四為地名、五為文字、六為卜辭、七為禮制、八為卜法、八類之內、惟都邑人名卜法中不分細別、其帝王類內、又分

帝王名號、與所祀祖與妣之名稱、為二、地名類內、又分王在某、往于某、至于某、往于某、出于某、步于某、入于某、田于某、狩于某、涉于某、舟于某、在某次、于某征某、伐某、某方、為十六、文字類內、又分形聲義俱可知、形聲可知而義不可知、形聲義俱不可知、為三、卜辭類內、又分卜祭、卜告、卜享、卜出入、卜田漁、卜征伐、卜年、卜風雨、為八、禮制類內、又分授時、建國、祭名、祀禮、牢鬯、官名、為六、每類之中、所舉契文可識者、則錄以楷體、附以原文、不可識者、則依原文存以待攷、每字之下、則有所加考釋者、則附以己說、以申之、以殘破不完、而文奇古不可盡識之契文、而能一一爬梳整剔、為之分門別類、述為此編、於有商一代都邑世系歲時祀禮官制方域人物卜法諸大端、使人觀之瞭如指掌、其體大思精、洵為考釋契文不刊之作、惟其謂商書天邑為大邑之誤、不知契文中大邑亦或作天邑、與彝器銘文大室或作天室同例、謂史字从中、中之訓正、為許慎誤訓、不知許氏乃據小爾雅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之文、以鵠中之正為訓、殊未免千慮一失、則考其書者、而不容不辯、而讀其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熹平石經殘字　百一廬抄書本　馮汝玠撰

熹平石經殘字一卷，清陳宗彝刻。宗彝字雪峯，其所刻蜀石經殘字已著錄。是刻乃道光三年雪峯與蜀石經同時所刻者也。是書所刻凡尚書盤庚一石、論語為政堯曰二石。盤庚僅存或迪自怨一段，不滿一段，不滿三十字；論語為政僅存道之以德一段，不滿六十字；堯曰僅存不蔽一段，不滿三十字，統計所存不及二百字。前題熹平殘字石經殘字六字，及唐中蒐題，次列石經殘字尚盤庚，次為政堯曰殘字之後，每經各以釋文及宗彝之跋考附之。其後則宗彝之記，又其後為朱珔、汪熚、顧千里、袁廷吉、宋翔鳳、盛大士諸人題詠，末則更以宗彝所記殿焉。考宗彝所刻，翁方綱久已摹刻於前，此三段即在其內，而其所撰石經殘字考，其經文字體之同異，合古今各本校之，亦極詳備。考石經殘字者，自當翁氏刻。在陳氏此刻存字既少，考釋尤畧，視翁氏之作，殆未可同日語矣。惟自來摹刻熹平石經殘字者，申鐵蟾刻於關中，置之碑林；翁方綱刻於北平，又刻於江西，置之南昌學舍；黃易刻石為之。陳氏獨易之以木，是其創例。其意蓋欲既存其原式，又便於繙閱，立意未嘗不善，頗堪取法。惜乎其囿於所見，未能充其量盡輯存世之熹平石經殘字一一刊之梨棗也。

碑文摘奇 藤花館本 馮汝玠撰

碑文摘奇一卷、清梁廷枏纂。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是書前後無序跋、惟依朝代為次、每一朝代之後、下注明引碑若干通、共若干字、卷中所引碑計漢八通、魏一通、北魏三通、東魏六通、北齊十三通、周一通、隋三通、唐三十通、五代四通、宋九通、金三通、補遺十四通。所摘之字、計漢八十八字、魏一字、北魏十九字、東魏五十九字、周一字、隋十六字、唐一百十六字、五代十六字、宋二十字、金八字、補遺十四字、凡引一百二十五碑、摘四百六十五字。考古碑自秦迄元、寰宇訪碑錄所列凡七千八百餘種、補寰宇訪碑錄、又增錄千八百餘種、即就自金代可引之碑甚多、碑中可摘之字亦甚夥、從寰宇以內古今之碑、不能悉置案頭、借其采取、即就目前習見者而論、亦何止此數、乃其所引者僅取材於此百數十碑、所見亦未免太隘、即就此百數十碑之字而論、如漢衡方碑中、謚作諡、庬作痝、魏邑主造像碑中、德作德、等作等、極作極、梟作梟、愜作愜、徙作徙、韓史君碑中、感作感、佩作佩、廊作廓、泰作泰、諸字皆在所引碑之內、均應收入、乃其

所錄四百餘字之內、概未采取、亦嫌疏漏、而此四百餘字之中、壞訛俗書、不合六書之旨者、亦復一例采取、漫無抉擇、尤為乖於纂述之例、視其所撰之金石稱例、續例諸書、相去遠矣。

復古編校正

淮南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復古編校正一卷，清葛鳴陽撰。鳴陽字雲峯，安邑人。是書為鳴陽因重刻張氏復古編，見元明舊刊及傳寫本間有同異，乃就所見元明舊刊及傳寫本互相參證，考其得失，撰為校正，俾與復古編並行之作。故即附刊於所刊復古編之後。考復古編自元明以來，字學不修，久無善本傳之於世，雖其書不能盡合於許慎說文解字所舉六書之旨，而其書篆體一依小篆，不收古今雜糅之體，視郭忠恕汗簡、夏竦四聲韻，似尚有間。此葛氏所以為之校正也。原書傳世刊本多有脫字誤字，且有脫句，葛氏據說文、廣韻、六書正譌及吳均刊本與傳寫本，更證以本書之例，一一為之校正。頗為簡當，蓋可復原書舊觀。惟於尾字下謂：譌中朋言隸變从尸毛，然不知篆从到毛，且譌中知心為到大，豈不知尾為到毛，蓋後人傳寫之誤，說文亦誤。是以尾字既从到毛，則到毛之引筆應左引，不應右引。既疑原書為誤，且並說文解字亦疑之，不知篆文到書之例，如匕从到人，𠫓从到子之類，皆从正體反轉書之，向上者到則必向下，向右者到則不必盡向左，並非正到左右明適相對。尾字篆體，不惟說文解字未誤，即張氏原書亦未誤，乃葛氏未悉小篆到寫之體例，謬以舊刻之不誤為誤者也。

蜀石經殘字攷　石經彙函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殘字考一卷，清王昶撰。昶字述菴，江蘇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侍郎。是書本金石萃編中蜀毛詩石經殘本跋尾，石經彙函從萃編抽出，刊於彙函之中，改題其名為蜀石經殘字攷者也。卷首不錄蜀石原文，僅記起訖，其後每詩分篇，以明監本校之。校記之後，則引成都記、玉海、晁公武石經攷異序、洪邁容齋隨筆、經義攷、曹學佺四川名勝志、吳任臣十國春秋、鮚埼亭集，其中有關於蜀石經者，遂條記錄。末考經序傳箋之異，總為說以論定焉。所據之本，與自卷一鵲巢箋故以興焉起，至卷二之末二子乘舟篇止，與吳騫蜀石經毛詩攷異、馮登府石經補考中蜀石經攷異之毛詩殘本所據者同，出於武林黃氏。其所考較吳氏所校，僅以異乎毛刊同乎釋文、唐石經、孟子七經攷文，以為校記者，則多所論之。視馮氏之校以唐石經、宋小字本、閩本、明監本、汲古閣本，遂條考其同異者，則彼此互有詳略。而於其中脫字、誤字、衍字及其同異字，一一考其由來，論其

得失，其考訂之精，殊勝於馮。如江有汜之子于歸條，謂于字衹以桃夭、鵲巢等篇皆作之子于歸，此處亦依例增之，較之馮氏似有于字之說，其論尚有識，即非馮氏所及。舉此一端，其餘可以概見。至書中所引注說，凡有關於蜀石經者，一律引入，不專以論於毛詩者為限。此則因其原作乃蜀石毛詩之跋尾，本非蜀石毛詩之校記，例可旁徵博引，未可據此遂謂其體例有可議焉。

臆園手札　滂喜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臆園手札一卷，清鮑康撰。康字子年，安徽人，官四川夔州府知府。書中皆臆園手札，臆園即子年之別號。各札於其致之人，皆未著款，惟據札中足下謂好古無省三蔽之語，證之好古三蔽，為潘伯寅尚書攀古樓彝器款識自序中語，知為臆園致潘氏之札，而以潘氏即攀古樓之刊於滂喜齋叢書之中。惜札尾不署年月，不似陳簠齋之致各家手札，必繫以年月，無從考其確在何時，第與簠齋尺牘中所致子年之札之年月互證，可約知其在同治末葉光緒初元間耳。鮑氏一生好古，精力悉萃於泉，其所著泉說及觀古閣叢稿，無非考訂古泉幣之作，間及其他古器，亦甚寥寥。是編所刊各札，其中所論亦尚古泉幣者居多，其鑒古泉幣之精，在當時無出其右者，惟精於鑒別彝器如陳簠齋，其致子年函內，尚以其所藏彝器舞泉十布屬其選擇，足見其鑒別古泉幣之精確過人，於此可見矣。札中謂真泉識者從不微者，亦有神致，偽泉則色澤字畫志能偽，獨神不能偽，其神致之說，可謂一語破的。古人器物，無論大小，有一器物即有一種精神貫注之真氣，存於其中，不獨泉幣為然。凡鑒古者，皆宜以此為標準。惟所謂神致者，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非經驗有年，聰明特異者，未易領會耳。正其所云好泉三弊，謂詆諆前哲，非笑同人，好創一解，戛戛生新，其弊也矯；按圖索驥，刻一不可，累百盈千，志在偏我，其弊也癡；好勝矜奇，修為獨得，自欺欺人，侈詞滋惑，其弊也誕。尤不啻為好泉者痛下鍼砭。是雖與潘氏所謂好古三蔽，有彝器泉幣之殊，而各中其弊，實同為顛撲不破之論也。

簠齋筆記　滂喜齋藉書本　　馮汝玠撰

簠齋筆記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書不分卷，前後亦無序跋，乃吳縣潘伯寅尚書采輯其往來手札，凡關於金石一類精湛之語，並選其致吳退樓、王廉生兩人札中最關於一二通金石者一二通附之，以成是編，而刊之於其所集滂喜齋叢書之中者也。簠齋一生矜慎，凡有述作，從不肯輕易付刊，如十鐘山房鐘鼎款識考釋、十鐘山房印舉考釋、邵鐘、齊鎛、毛公鼎、曶鼎、南公盂鼎、齊侯鉼、嘉侯取方鼎、危栝敦、陳侯因資敦、聃敦、匽鍨、虢季子盤、芍田鼎、纖寇、寇鉼諸器考釋，均未付梓，世無傳本，僅存其目。其在近時影印簠齋藏古冊目、簠齋尺牘、簠齋手寫東武劉氏款識，則皆出後人刊行於世者，惟其傳古別錄與此編而已。此編排采自往來函牘，無段落體例之可言，而其中所論，謂古器應分酒器、食器、溫器、樂器、祭器、盥器、尉器、量器；謂金文宜編體例，金文釋文宜分句讀，詳起結，講文法；金文標目宜以作器者為主，不可書其祖若父之名以為器名，皆為考訂彝器分類定名釋字詮文扼要之論，而又經潘氏選擇，言

簡意賅，實不啻採驪得珠，簠齋一生心得蓋已盡萃於此。至其致退樓之札，謂欲合今所見拓本摹刻善本，精摹其文，一器一版，字多者釋文別為一版，少者共一版，且欲合宋以來金文書摹刻失真者，附刻為一書，以存古聖之作，而為多見之助，再逐字分編許書各字之前，以立許書之本，而凡漢以來言字學之書，皆分字附焉，以證許書之義，上窺制作文字之原，下集字學之大備，已為吳式芬之攈古錄金文、吳大澂之說文古籀補開端，雖其書成於兩吳氏，而體例實創自簠齋，是簠齋於金石著作，其規模籍鑄胸中，早已並兩家之書而有之，宜乎潘氏之於其函牘亟為刊布，以廣其傳也。

簠齋尺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簠齋尺牘五冊，清陳介祺撰。書不分卷，惟以冊計。冊中若札署款皆為愙齋、窓齋者，吳中吳大澂得周愙鼎後自署之號，是均為致吳氏之札。其札尾所署年月，起於同治癸亥，至光緒己卯止。與其致吳退樓、潘伯寅、鮑子年、王廉生諸札，武林陳氏集為十冊者同時，不過略有先後耳。札中所考訂商榷者，多涵於金石文字之學，惟金多於石，而屬於金者又三代彝器多於秦漢以後雜器。其大體亦復相同。其中獨具之識、精列之語，有彼有而此無，亦有彼

無而此有者，兩書宜于互證，而不容偏重。其盂鼎、師虘敦、平安君鈁釋文及其評鑒鄦伯霝簋、君夫敦、婦闆甗、天子班簋、且戊簋、鄀子妝壺、齊太宰歸父盤、陵子盨、父乙卯敦、兮敦、師害父敦、小子師敦、鄭君盨鼎、陳侯鼎、陳子匜、傳尊、伯貞甗、元延陸虞宮壺、鐙、永始乘輿鼎、陽周鼎、廢鼎諸器，則為陳氏所輯冊中所無，於陳氏考釋金石文字之學，可藉此窺見一斑。此外為陳致吳、潘、鮑、王者，皆之札所無，與別與窓齋論辦賑之利弊，乃因其時吳氏督賑而發，所謂因人而施，其謂辦災之事，保甲不清，無名別上中下户，無以真

知丁口實數，無以安置流離，求乞擾亂之人，無名杜官吏侵吞虛冒之弊，語極中肯，特於金石文字無涉耳。其最與金石文字考釋有關者，謂今之釋古文者，書缺有間，以意為之者，推闡不可不詳，斷制不可不謹，最為扼要。自來學者困於經傳聲音訓詁之著作，逞其意見，矜為創獲，殊此失彼，釋甲忘乙，自誤以誤人，自欺以欺人者，皆其弊皆由推闡不詳，斷制不精之所致，正不獨考釋古彝器者為然，而考釋古彝器文字之蹈此弊，實者實甚。陳氏此說洵為千古名言。凡考釋古文以意為之者，皆宜奉為圭臬也。

簠室殷契類纂

馮汝玠撰

簠室殷契類纂正編十四卷附編一卷存疑十四卷待致一卷，王襄纂輯。襄字綸闓，河北天津人。書正編之前有自序及王守恂、華[illegible]兩序。正編依說文部次分卷，凡收契文八百七十三，皆可識更為說文之所有之字。附編不分卷，凡收契文二百四十三，皆契文中兩字或三字合為一文之字。存疑亦依說文部次分卷，與正編例同，凡收契文千八百五十二文，皆說文所無，全不可識，而其偏旁則可以類相從之文。待致亦不分卷，與附編例同，凡收契文百四十二，皆不可識而且偏

旁又無類可從之字。總計四編，所收都凡三千一百餘文，而重文不與焉。契文自發見以來，始而劉氏鐵雲編為鐵雲藏龜，以傳其文；繼而孫氏仲容撰契文舉例，以明其例；又繼而羅氏叔言以撰殷商貞卜文字攷、殷虛書契考釋，以詮其字，而理董其字，使之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惟商氏之類編與此類纂而已。此編據華序所署年月為庚申，類編王國維序則謂其書成於壬戌癸亥之交，則此編之成實在類編之前，允應推為創作。編中一遵說文分卷分部，而更參以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之體例，各字之下多注契文。

其編輯之細，視吳氏為雜；以可識者為正編，以合文者為附編，以偏旁可各從其類者為存疑，以偏旁無類可從者為待致，其分析之清，亦視吳氏為優。吳氏之書，黃氏紹箕於說文古籀補跋中曾糾正其違失。此編編輯之細，分析之清，雖過於吳氏，顧其中體例亦不無可議者焉。一、字分隸各部，應視契文於此一字是否兼用為斷。如巳字既為祭祀之巳，又為辰巳之巳，見於契文之中，自可分隸於示部、巳部。且字在契文中僅為祖考之祖，無作且几之且用者，而既隸

於示部，又隸於且部，此則不應互隸而互隸者也。一、契文中無从之从字，又或假用戈字，應於从部、戈部、从字戈字之下彼此注明某與某通，乃从字戈字之下均未將从戈兩字可以通假之處注明，此則應互注而未互注者也。一、既依說文分卷分部，更參以說文古籀補之例，即應如說文之例，於每部之後計其文與重文之數，或如說文古籀補，於每卷之前計文與其重文之數總數，而編中文與重文均未計數，此則應就各部或各卷分別補計者也。一、每字之下既注寫契刻原文，即應各字之下一律注寫；如已注寫於他字之下，亦應一律注明其文見於某字。而編中於天一間名諸字，其間首一字既

漏寫契文、更未注見於某字、其他各字重文之下漏寫漏注者、亦時有所見、此則應依各字悉行補寫補注者也、一為字而注契文、如祀、在卷一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存疑卷十二物在卷二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卷十二弜字下、又如毋、在字在卷十二部中、𠂤字在卷十四部中、而其文則注寫於卷六惠字嵩字下、或寫契文於前、而其後注曰文見於某某、或寫契文於後、而其前注曰文見於某某目正編之字、其契文乃寫於存疑卷中、此則參差錯雜而未盡畫一者也、凡此數端、皆不免於違失、推於不可識之字、分有類可從無類可從為二、以

分隸於存疑待攷、較之羅氏以不可識者統入待問、辨析較清、於各字之下注寫原文、較之商氏類編不錄契文、僅注文見某書某葉、每檢閱亦較便、使人於可識之契文、可以因今文而証明、於不可識之字、亦可因而識者而推測、在輯錄契文諸書之中、最為適用、正未可以其體例間有欠於謹嚴之處、遂並其全書而亦加以訾議也、

殷虛書契後編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後編二卷、羅振玉輯、是編分上下兩卷、前有宣統丙辰自序、據其自序年月、其成書在殷虛書契考釋之後、而考釋之中亦先引及此編所收契文、蓋前屬稿於考釋之前、而付刊在考釋之後也、編中契文、類次與前編同例、亦以殷世帝王及其所祀祖父母妣及諸人名列首、次之以地名干支、其次則其類不盡條區、亦亦與前編類似、惟所輯較少、僅當前編三分之一而已、所輯契文、其字有同於前編、無有為前編已有之字、而其形則異者、有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前編所無、而此編始見者、故所輯雖不及前編之半、而足資考證、則與前編皆為考釋契文必不可少之書也、其中前編所無最有關繫之字、如第四十葉第十一版內仲丁之仲作中、旅游形之中字、與契文內中正之中、其形無異、不惟此編僅此一見、為他版所無、即前編與鐵雲藏龜及其他各書著錄之契文、其仲丁之仲、亦從未有此體之發見者、自契文發見以後、僅知史事兩字本為一字、及金文事字其𠂇上所持之體、為契文中正之中字、尚不知之知其體亦即伯仲之仲、有人作中之仲字、自此編發見仲

丁之仲字、甚形亦當旅游之形、始知伯仲之仲、省人作中之
仲字、即中正之中、亦即金文事字、又上所持、當旅游之中字、
乃知許慎之於史字、又上所持之中、據小爾雅射者張布
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之義、訓中為正之說不
誤、且可由此證明名容之說、戴江聲以所持為文書、吳大
以所持為簡冊、王國維以所持為盛算之中、無一不誤、必可
由此推知金文事字、其又上經契文當旅游形之中、亦係屬
示人以為一種徽識之義、古人之分亦書以事為數、而別於象
形、許慎訓事為職、而明為徽識、無一不本此又上所持當
旅游之中之說為根據、二千年來、名家對於指事之事、
一切支離附會之說、亦可因此而悉正其誤、即此一字、其有
關於文字之學已如此、其餘則此編所輯、其重要不減於
前編、於此已可概見、獨怪羅氏手輯此編、何竟於此字、
略而不察、而於史字又上所持之中、仍主江說、以為訟獄之
中哉、

殷虛書契菁華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菁華一冊、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
上虞人、著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前後編、殷
虛書契考釋、諸書、已著錄、書不分卷、惟以葉計、冊中
之葉凡十有一、葉中之版、凡大版八、小版亦字、都字有八、前
有甲寅十月羅氏自序、按其自序所云、乃取其選中絕大
之版、及佳者拓墨所遺、輯為此編、按此編所輯、為數無
多、以羅氏所輯殷虛書契前後編、與此編相較、此編所
收之版、其版之大、其字之巨、皆為前後編所不經見、其契文
則與前後編之契文、類多大同小異、並無特別重要之點、
是羅氏之於此編、不過因其所藏絕大之版、恐致損於拓
墨、故悉用原契影印、以防其毀、其於此編、署名菁華、
亦不過因此絕大之版、殊勝於零散破碎之片、因以菁
華目之、以示別於前後編中之小版、亦非謂契文之精粹、
悉聚於此編也、惟其中文字、雖無特別重要之點足副
其菁華之名、而為前後編所無、可與前後編已經發見
之文字互相發明者、亦正不少、觀羅氏殷虛書契考釋、
於此編一再徵引、可以證明、是與前後編、具有同等之

價值，亦為研究契文必不可少之書。讀此編者，對於羅氏書尚之署名，不以辭害意可矣。

復古編附錄　淮南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復古編附錄一卷，清葛鳴陽撰。鳴陽字雲峯，安邑人。是書之輯，係因重刊復古編與復古編校正同時而作。書不分類，惟輯錄於復古編之評鈔、增續復古編之其作，及張氏所論之篆體，而曾之撰述，區為四類，彙為一編。書中於各家評對之論述、徵引之書，於宋史藝文志外，如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楊龜山集、復古編後序、洪邁容齋四筆、虞集題後復古編、何遵春諸紀聞、李燾五音韻譜後序、道園學古錄、陶宗儀

書史會要、周伯琦六書正譌、宋濂篆韻集鈔題古則、六書本義、楊慎六書索隱、郎瑛類稿、會稽張丑真迹日錄、全祖望漢隸字原校本序、葉奕樓集，頗為詳備。間於往氏原作殊淡參考，其於張氏原書之後諸家增續之作，所舉各書，惟吳均增修見於四庫，人盡知之，餘如戚崇僧後復古編、陳恕可復古篆韻、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劉致復古糾謬編、曹本續復古編諸書，僅見於元史及元史類要、浙江通志、桐石草堂集詩注，知其殊鮮，不惟考復古編者不可不知，其為名書之目，亦實賴此編尚以傳之，至

其臚舉張氏所論篆體、所旨者作、雖於復古編無所發明、而於張氏一家之言、未始不可藉以參攷也、

外國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玉書撰、玉書字素存、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貞、是編記清初藩服諸國及諸部落名目、間據見聞、以其事附紀於下、首天命間內附者薩哈連等八部落、科爾沁等六部落、次天聰間內附者察哈爾等二十六部落、次崇德間內附者蘇尼忒朝鮮二國部、次順治間來朝者俄羅斯、暹羅荷蘭琉球西洋土魯番天方回回赤斤蒙古費牙喀十國部、次康熙初朝貢者博爾都嘉利雅、安南二國、所謂西洋蓋泛指歐羅巴洲、此條紀事僅節錄職方外紀之文與利瑪竇等傳教中國、湯若望南懷仁用新法修曆等事、前後無序跋、卷首稱安南黎莫構兵、廷議欲致師聲討、而廟算遣兩使臣馳傳往諭、不煩一旅、而交彝帖息、嗣是以往、當更有前代未臣之地而來賓云云、則是編之成應在康熙六年以後云、

漢魏石經集拓　原拓本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集拓，凡四集。第一集為大興孫壯輯拓，前有民國十七年鄞縣馬衡序及目，其目即馬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一十六石，一千零九十八字。第二集為大興孫壯與徐鴻寶輯拓，前有目，即孫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二十七石，九百九十二字。第三集為潢川吳寶煒輯拓，前有民國十九年吳氏自序及目，其目即吳氏編次，計漢魏兩刻凡一百七十八石，七百九十七字。第四集為固始許氏輯拓，前有民國二十一年桐鄉馮汝玠編目及題識，計漢魏兩刻凡二百五十七石，九百二十二字，總計四集，都漢魏兩刻凡七百八十八石，三千七百餘字，所輯漢魏石經之字，洵為鉅觀。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張國淦石經圖，其書之成，多係援據此拓。按馬序，第一集當時所拓僅二十本，其後各集所拓，闕亦僅以數十本為限，拓成之後，不惟原石輾轉為人，難於再集，即前後各集，凡五易寒暑而後始成一集，拓成即為人爭索而去，迨四集拓畢，前所拓者已不可復得，故四集全拓最為世珍。考石經之刻，一字者為漢刻，三字者為魏刻，前人考定既詳且確，勿庸再贅。今按此拓存字考之，其漢石刻，易賁卦之車字作轝，與釋文引京氏易同，知易為京氏易；書洛誥之伻殷之伻作辯，與梅賾古文不同，以為書古義，所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者謂之今文，又謂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之文，派之知為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詩大雅靈臺在思齊篇之前，生民之什在假樂篇之後，與毛詩次第不同，而校記中文多韓言、齊言之文，知為魯詩；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之班作辨，與鄭注今文作辨同，鄉飲酒禮遵者降席之遵作僎，與鄭注今文作僎同，知非出魯淹中及孔壁之古文，而為高堂生所傳之今文；春秋經襄十二年晉侯使士魴來聘之魴作彭，與公羊傳作彭同，知非左氏所據之十二卷之古經，而為公羊所據十一卷之經；論語有曰二十篇字，知非孔壁之二十一篇，而為二十篇之魯論，乃知熹平所刊各經，悉用今文，而向之無傳本之京房之易、伏生之尚書、申生之詩、高堂生之所傳之禮、公羊所據之春秋經，皆可據此窺見其梗概，即向有傳本之春秋公羊傳、魯論，亦可據此以定

訂唐宋以來傳寫之訛。其魏三字石刻尚書，以每行字數計之，益稷即在皋陶謨之內，不另為篇；君奭即據多方而無蔡仲之命，知非梅賾所上之古文，而為馬融、鄭康成所見之古文；春秋經，舍古文作給，我古文作我，並與說文所收古文同，知非公羊所據佚傳之十篇，而為古經之十二篇，乃知正始所刊尚書、春秋經，悉用古文，而據此可斷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決非孔壁所出之古文尚書，千古聚訟，尤可從此定案。又考漢魏所刻之春秋經，漢為今文乃公羊所據之經，魏為古文乃左氏所

據之經，二者絕不相蒙，更可證明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兩志所載今字石經公羊傳經之文，當為今字石經公羊經之誤。漢魏所刻石經，自唐以來久無完本，所傳者僅宋洪适隸釋、隸續之殘字，而闕者則從未發見，是編所輯漢則易、詩、書、禮、春秋經、公羊傳，魏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經，然於兩代立於學官藏於中秘之今古文經傳，甚著於此，宜乎治兩漢學者視如大訓天球也。惟第二集內禮記石一時，考古者以為洛陽所出云禮記十五碑，伽藍記所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前人

咸謂禮記乃儀禮之誤，且現出石經儀禮，唐多禮記，則此一石以外，迄未再見，而驗其字體，又絕非僞作，頗以為疑。草編檢各經，依漢石每行七十餘字之率求之，惟禮記王制附從輕下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其輕與棘兩字之間相距之數，適得七十餘字，而輕字從車，又適與石刻棘字前一行並列之字從車偏旁相合，原編列為禮記，蓋即本此。按漢書藝文志禮有經記之分，經即今儀禮，記即今禮記，豈當時經記並刻，與春秋公羊經傳並刻同例乎？又魏三字石經皋陶謨以前各石，其字皆一格三體，中列古文，篆隸兩體分注左右，式如品字；高宗肜日以下各石皆一格一體，先以古文，次及篆隸，同時石刻何以前後歧異，其故則無可考。正祿

可從蓋闕之義，存以俟考矣。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　王同齋影印本　馮汝玠撰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一冊，羅振玉影印。冊首印原石次取篇葉本依原石字數尺寸影印。末有宣統丁巳閏月羅氏跋。石刻為魏正始中所刻石經尚書君奭殘字，每字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先以古文，次為篆隸，合三體之字凡存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都凡一百十有二字。石於光緒中葉出於洛陽城中，尋歸黃縣丁氏。丁氏寶惜，不輕示人拓本，此石乃得此冊所據之本。按羅跋所云為是初出土時未歸丁氏以前所拓于洛陽之本。魏三字石經正始中刊樹太學，其後北魏北齊先後自洛陽徙鄴都，後自鄴都徙回洛陽，隋開皇中又徙長安，屢經遷移，早已殘破不完。後更屢為柱礎，原石自北宋御史臺一度發見後，遂無聞。石拓自隋唐祕府藏本之外，別無存本。即皇祐中蘇望摹刻亦從存所傳之覆蹤續所載，今所存字原石則自宋發見以後，此為第二次之發見。其第三次則近年發見於洛陽城南所出尚書春秋殘字甚夥，其中尤以一面尚書無逸君奭一面春秋僖文二公一石存字為最多。計此前後兩次之發

見，此石實為嚆矢。此冊影印於丁巳，為民國六年。其附一面尚書一面春秋一石，尚未發見。據續存字以外，魏三體石經只有此石。羅氏所纂之影印，王國維所撰魏石經考五篇，即據此石所作。考正始所刻石經三體，每字古文最為重要，其文係據當時祕府所藏之古文，時謂之中古文。此中古文即孔壁所得之古文，即非壁中原本，亦必甚肖寫之三寫之本。其刻石雖晚於熹平，而實為未經秦火之壁中原文。其中如假畏為威、假眚為庸，皆與今文迥異。此外新出各石，其中不用本字而用假字，用同音之字，如畏字眚字之例者，尤指不勝屈。因其假字以求其本字，古文之字遂無不通。始知古人臨文凡屬同音之字，無不可假，此因音可假，實為古人臨文通例。孔安國之於壁中古文尚書，能定之以隸者，即據此例定之。杜子春之於其所說之古文周禮，能通其句讀無誤，亦即據此例通之。不惟此也，即向者所說之各經，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舉各家之異文，其中不用本字而用假字，須因其假字，始能識其本字為某字者，居十九。是不獨壁中古文其臨文之例如是，即秦漢以前一切傳世之古文，秦漢以後

一切傳寫之經文，其臨文之例，亦靡不如是。惟此例非右古人臨文習慣，而實為後人解經關鍵，讀正始石刻者首宜注重三體中之古文。讀此三體中之古文者首宜貫澈此例，於可因其假字以通其本字之義，或其古文字體與小篆或異者，可據以證明說文所闕，而引古文之所由來，所寫古文筆畫之所由誤，則又其次焉者也。

蜀石經　廬江劉氏影印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八冊，劉體乾輯。體乾字健之，安徽廬江人，官四川川東道。是書為劉氏輯其先後所得蜀石經拓本影印，惟以冊計，不分卷。第一二三冊為蜀石經周禮。其第一冊為卷九，存二十七葉半，其存字自秋官上蜡氏注此官之職句職字起，迄秋官上朿經文為蠻隸之事句止。其二冊為卷十，存三十八葉半，其存字自秋官下布憲掌布邦憲之刑禁句起，迄等若注載未之車也句止，又存曰轂十穀曰秉車七字。其三冊為卷十二，存二十三葉，其存字自冬官玉人注男守蒲璧句璧字起，迄匠人營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句厚字止。第四五六冊為蜀石經春秋左氏傳，其四五兩冊為卷十五，存五十三葉，其存字自襄公十年經文經十年春句起，迄十五年注鄭之留謀也句也字止。其六冊為卷二十，存三葉，其存字自昭公二年夫子君子也句子也字起，迄信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句而字止，中闕經文十二字、注二字。第七冊為蜀石經公羊傳，為公羊傳卷二，存十九葉，自桓公六年傳猶曰是人來也句來字起，迄傳歸者出入惡惡句無惡字止。其後殘破不完，僅存注人不能盜國五字。

又也不書出時兵器小圖九字、又存傳公會齊三字、第八冊為
蜀石經穀梁傳存兩葉半、又三葉半、又兩葉、又半葉、其
半葉為文卷六其存字自文公元年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內起、迄王使叔服來會葬內止、其三葉半為卷八、其存
字自成公元年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內起、迄傳舉其
貴者也內、其字止其前兩葉半及後兩葉為卷九、前兩
葉半、其存字自襄公十八年傳公會晉侯內起、迄十九年
傳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內至字止、末半葉殘僅存襄
廿四兩字、後兩葉其存字自襄公二十六年傳公會晉侯

內起、迄二十七年傳晉專喜之徒也內止、其後殘闕不完、
僅存傳何也已雖急五字、又是亦弑君者五字、又有是信三
字、又誌悉字一字、凡八冊、存周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四
經、都九卷、惟左氏傳卷十五為獨全、為壬宗夏四月付印、
冊首冠以王樹枏序、各冊前後凡附圖十二幅、及乾嘉以
來名作家所題之詩詞記跋、其中如楊守敬之跋辨析源
流、王曆駐之跋考訂同異、翁方綱之跋論蜀刻宋刻之不
同、及附於各卷之陳慶鏞之攷異補、繆荃孫之校記、及
繆氏詩註謂穀梁傳後廿四兩字為所記石數、皆於蜀刻

各經、有裨考證、爲蜀石經傳本久已稀如星鳳、惟明內
閣所有全本、乃於移置所撰疑釋、至有清一代揚若
家所見所聞見於記載者、祗有黃樹穀所藏、徐渭仁、王
澍、黃丕烈之毛詩卷一卷二、趙魏所藏、徐渭仁、汪繼培之
周禮夏官二十六行、楊繼振所藏之周禮卷九卷十、春秋
左氏傳之卷十五、穀梁卷九、陳芳林所藏、徐渭仁、梁章
鉅之春秋左氏傳卷二十、陳慶鏞所藏之周禮卷十二、
公羊卷二、魏亦鶴所藏之尚書堯典一篇、王樹枏所見之
尚書二十六行、及清內閣散出之穀梁卷六卷八卷九後兩

葉、此本所輯、僅毛詩尚書周禮夏官不在其內、餘則悉
萃於此、可謂集蜀石經之大觀、王國維觀堂集林蜀石
經殘拓本跋、以左氏傳卷十五首葉有東宮書府印、與內
閣散出之穀梁卷六首葉所記相同、定為劉氏所輯、皆
源出內閣、即移置所見大庫之本、考溯淵源、頗為可據、
第所記葉數周禮卷九誤作二十八葉、卷十誤作二十七葉、
穀梁卷九兩葉半誤作兩葉、其對勘與此不符、則志當
以此冊為據也、考石經之刻、前於蜀者、漢有熹平、魏有
正始、唐有開成、後於蜀者、北宋有二體、南宋有高宗御

御書請旨蔣衡所書，均從刻經傳正文不及於注，並蜀刻經注並刊且此據為太和舊本，是以各家摩相推重。惟阮氏毛詩校勘記於蜀刻獨有微辭，今以王昶蜀石經殘字，孜異寫蜀石經攷異，馮登府石經考補，陳鱣續石經考異補，繆荃孫蜀石經校記攷之，蜀刻經注脫字羨字誤字固亦不免，而可以正各本之脫字羨字誤字者亦正不少。全祖望謂其書脫多自不無外誤，要之有益考證者，其持平之論，洵為蜀石經之定評。惟所謂蜀石經無詳考，右經寫不盡刻於蜀，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左氏傳三十卷，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穀梁傳不缺唐諱、蜀諱而缺恆字，知刻在真宗以後。又其讀書附志云，蜀三傳乃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云大宋皇祐元年歲在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是公羊、穀梁實刻於宋，其總謂之為蜀者，乃從其刻之朔，以蜀統之也。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石 吉石盦叢書本 馮汝玠撰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石一冊，羅振玉據其所藏本影印，書不分卷，凡二十一葉，首影印原石周禮禮記孝經三經殘字，後有羅氏宣統丁巳閏月跋。據跋所記，禮記存檀弓篇廿行，中庸存廿行，孝經存四十一行，周禮則較彭氏知聖道齋讀書跋所謂三百五十二行無貫為二百四十二行者，又磨泐九行。其所存石刻殘字，實為周禮禮記孝經三經，而吉石盦叢目僅題為周禮禮記殘石，於孝經則竟從略焉。石刻中篆文之體，悉有依據，如由作[illegible]，其作箕，拜作捧，飲作歙，罍作櫑，皆與說文古文相合，不背古法。其中真字與各本異者，亦頗有善處。馮登府石經考異中所考之北宋石經周禮及禮記檀弓殘字，所據之本，與此相同。其於篆文之合於小篆諸體及真字較各本善處，多已著錄。讀此冊周禮檀弓之文，無宜取攷異與此互相參攷。惟攷異中所舉篆文合於小篆者亦尚間有遺漏。如周禮中拜字篆文從說文正篆作捧，檀弓中拜

字篆文則不從說文正篆之𢷎，而從揚雄所說從兩手下之體作拜，故異，則但舉𢷎字而不及拜字，此則須就石刻原文以考經篆文，互證其同異也。

北宋二體石經禮記檀弓殘石　吉石盦影印本　馮汝玠撰

北宋二體石經禮記檀弓殘石一冊，羅振玉影印，書凡十葉，前影原刻拓本，後有宣統丁巳中秋羅氏跋，原刻存禮記檀弓殘字百九十八行，其漫漶不可辨者尚有一百三十餘行，較其所用與周禮、孝經合印之檀弓殘字僅存四行者多逾兩倍，視山陽丁晏所藏禮記二百十二紙則相去懸殊，惟丁氏所藏雖多，原刻二體未經摹刻，此冊所存雖少，而從原拓影印，則廬山真面具存，以視丁氏所記，殆又勝焉。考北宋石經為古今石經七刻之一，自來考石經者多詳於嘉平、正始、開成、廣政諸刻，而每略於北宋。今考其所刻經，據王應麟云，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又翟氏灝四書考異引李師聖記云：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參政也先帖木兒慨然以為己任，不數月悉還舊觀，孟子七篇猶闕，然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為後圖。又周密癸辛雜識云：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今諸生觀之，是其所刻為易、詩、書、周禮

神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凡九經也又考其書所書
字體據玉海云為篆隸兩體又周密癸辛雜識云
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其玉海所謂隸與即楷之隸
即周密之所謂真字是其所刻為篆真為兩體也
又考其刻石年月據玉海云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
酉以皇祐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又云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存大理丞楊南仲石經
書楷賜出身六年二月晉國子監言草澤章存友
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

銀帛是其所刻自至和元年起至嘉祐六年始畢工也
又考其書經之人據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李朝石經
胡恢所書又杭世駿石經考異引錢唐王延年嘗考
開封石經云宋史仁宗命秦王曾孫克繼與朝臣分
隸石經丹陽謝飶善隸會國子監立石經各為直講
又宣和書譜閩人章友直工玉箸篆法與楊南仲篆
石刻于國子監是其所刻為趙克繼胡恢謝飶章友
直楊南仲諸人所寫也其經為九經字具兩體時歷
八年書出名手皆可得而考之獨其所刻之經不能知

其所據何本惜乎丁氏于其所藏三百九十餘紙僅記
存字同異未儀為互由詳考僅據此百數十紙影
本于經數字體及其刻經年月寫經姓名之外徑羅
氏跋中知其碑石每石六列每列二十三行每行十字
而已

漢魏石經考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考三篇、清劉傳瑩撰。傳瑩字椒雲、湖北漢陽人、與湘鄉曾文正公同時、文正曾為其撰墓銘、家傳、並為刊其釋孟子要略、是書則其同邑黃元吉從其孫淮諴藏稿付刊也、書分三篇、都一十三目、前有光緒十二年黃元吉、光緒十三年姚晉圻兩序、後有光緒十年田明昶跋、上篇考漢石經、中篇考魏石經、下篇為說十一、其目曰一字石經春秋一卷在漢六經說、曰漢石經以一家為主附載諸家說、曰魏石經止

尚書春秋左氏傳說、曰洛陽伽藍記不可據說、說曰一字石經毛詩一字石經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說、曰陸釋文不引石經說、曰唐用石經試士說、曰西漢無大學辨、曰漢儒釋經及試博士用隸書說、曰西漢各家立學官考、曰石經雜證、自一字石經毛詩一字石經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以下、原文已佚、其文乃田明昶據目補撰、已非原作矣、考石經各家所記所考最要之點、在一字三字之孰漢孰魏、北宋以前、多據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隋書經籍志、以三字屬漢、以一字屬魏、南宋以後、至有清一代、多據晉書衛恆傳、水經注、以一字屬漢、三字屬魏、是書洛陽伽藍記不可據一篇、謂酈道元所記早於楊記二十餘年、必由於目驗、楊衒之所記在遷鄴之後、出於記憶、並論其記洲凡不可據者四、指論甚確、歎可能南宋以後之說、而證北宋以前之誤、與萬斯杭桂諸家之書、殆堪伯仲、至謂一字毛詩鄭氏尚書為魏晉間刻石、尤得為讀書得間、按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之下、有梁有毛詩二卷亡之文、

一字石經尚書之下、有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之文、其毛詩鄭氏尚書、既附注於一字魯詩尚書之下、而尚書又明曰今字、唐書藝文志於隋志石經所謂一字者、概謂之今字、是所謂今字者、實即一字之謂、是其書雖亡於梁、而梁以前實有此一字之毛詩鄭氏尚書、即既有此本、其本果刻自何時、是亦石經中應行研究之點、而不容於忽略者、讀過無劉氏獨見及此、可謂善讀古書、惜乎其原文已佚、不無從能知其考訂如何、不能令人無憾也、

傳古别錄　滂喜齋楷書本　馮汝玠撰

傳古別錄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書不分卷，僅分四類：一為拓字之法，二為拓字之目，三為拓字損器之弊，四為剔字之弊。每類之內為說若干條，說有語焉不詳者，更於說下附注以申其意。末則以延煦堂所說二則殿焉。是書為潘伯寅尚書滂喜齋楷書中刻本。按簠齋致吳窓齋牘中有伯寅為刊傳古別錄之語，其牘所署年月為光緒乙亥，知此錄之刊刊

于乙亥以前。簠齋一生著作刊行者絕少，所有刊本多刊于身後，惟此錄與簠齋筆記則刊于生前。今以近時周氏影印手稿本以證潘氏此刻，文字悉同，惟移剔字各條於拓字損器各條之後，與手稿本前後次序微異，而延說二則為手稿所無耳。金石之學，乾嘉以後風行一時，其涉於彝器之著作，有圖譜，有考釋，有目錄，有文字分門別類，層出不窮。獨于傳古一門，不惟前此無其書，亦前此無其法。陳氏此作在彝器款識學中，可謂獨樹一幟。其中所論用剔

選紙、上墨、去鏽諸法，直擣重按、局磨刀剔諸弊，無一語不從體驗中來。而拓包上墨之法尤辨析等於秋毫，實推傳古秘訣。所謂拓墨須手指不動而運腕，乃以腕動而腕仍不動，不過其力或輕或重，或撲或揚，一自字邊包即騰起，如拍如揭，以腕起落而留有声，乃為得法，大有庖丁解牛之妙，則更神乎技矣。後人於古器物款識，能使所剔之字剔令字字可見，而字口不為剔所損；所拓之字拓令字字逼真，而字邊不為拓所掩，一免嘉道以前剔器損拓字不清之諸弊，

皆此別錄有以教成之也。簠齋於致窓齋書中自謂此錄可為手藝先導。自此錄刊布以來，踵其成法，而于之古器所恃以保存、古文所賴以傳播者，正不知其凡幾，詎獨手藝之先導已哉。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　吉石盦叢書本　馮汝玠撰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一冊，羅振玉與所藏黃縣丁氏魏三體石經尚書殘石及北宋嘉祐篆隸二體周禮殘石同印，收其所輯吉石盦叢書者也。冊前影印蜀刻穀梁傳十八行，後附羅氏宣統丁巳閏月跋。冊中所刻存字，自襄公十八年傳晉侯衛侯鄭伯句起，迄十九年傳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句穀字止。中劉書伯以下五字，原本與周禮卷九卷十春秋左氏傳卷十五皆楊繼振舊藏，後歸廬江劉體乾。劉氏即影印所輯蜀石經冊內，其十八行之後尚有廿四兩字，另作半葉，別為一行，合之十八行傳注之文，凡為十九行。其廿四兩字乃蜀刻所記石數，為各卷所無，於考定蜀石頗有關繫，此冊既奪此兩字，又誤以為十九行，殊為疏漏。考蜀石經存者當以劉本為據，此冊僅存穀梁兩葉，祇劉氏書中之一種，於孟蜀石刻不過聊見一斑，視劉氏蒼華屋經，與不可同日而語，自不待言。推考其年月，在宣統丁巳，蓋在劉氏壬寅影印之前，羅氏之言蓋以蜀刻稀如星鳳，人鮮識其真面，故亟亟影印廣其流傳，讀此冊無區宜知其意之所在，未可遽以所見不廣病之。又跋中謂楊繼振著有蜀石經考異三卷，另於觀古閣續稿，鮑氏曾為作跋。為校勘蜀石經文字者所應知。羅氏特表而出之。則又劉氏冊中各家題記之外可備參考者也。

新出漢魏石經考 影印原稿本 馮汝玠撰

新出漢魏石經考四卷、吳維孝撰。維孝字峻甫、率賓人。書前有宋文蔚、劉芸史、陳景陶序及吳氏敘目。首卷為漢石經殘字二卷、為魏石經殘字三卷、為魏石經殘字考釋四卷、以周氏馬氏所藏及破碎之魏石經殿殘石殿焉。卷中所收殘字自先後已未以後所出其前者錄於隸釋、隸續及黃小松所藏者、概不羼入、惟以隸釋所載漢石經論語與新出漢石經相接者拼合於新出殘字、數變以錄之、故冠以新出之名、顧其書成於乙丑、雖名為新出、而乙丑以後所出漢石經之多字周易及第二次發見之石經後記均未收入、所據以作考者、漢石部經部分僅第一次發見之石經後記及魯詩、儀禮、春秋、論語數小石、魏石經部分僅表裏尚書春秋兩石與周馬兩氏所藏之石及奉閣漢益稷多方立政數小石而已、是編所收所錄既不若羅振玉集錄漢石經之富、亦不若王國維章炳麟王廣慶諸人考證魏石經之詳、而漢石經殘字中陽猶夫謂赫南仲七字一石為詩采薇出

車篇之文、而列於表敘之後、遂後首臨四字一石、為儀禮鄉飲酒之文、而以為燕禮、尤為疏舛。批吳氏對於魏石經三體中之古文、上溯說文、下證以汗簡、四聲韻以後諸書、謂石經科斗與秦漢所稱古籀兩相質證、無不可融通、雖或證間錯省形有牽說、究其淵源所自、靡不若出於一、其識見頗能不為舊說所囿。按石經三體書唐時教國子限三年業成、其年即有三體中之古文、陸德明經典釋文、其尚書釋文未經衛包改寫之原本、亦志用此種古文、郭忠恕汗簡其古文亦多據此收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於古文尚書謂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製字之本、在以前於此種古文尚知淵源之所自來、自後人未見開寶改定以前之經典釋文原本、又因經典釋文敘錄有尚書本是隸古說、是隸古寫古文、則不全是古文、今有齋樂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文蓋亦無毀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之語、不知陸氏所指、謂以此種古文為陸氏所不取、至四

庫提要遂指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所採之此種古文為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迨至乾嘉以後，鍾鼎之學盛行，因此種文字與之不同，更所以為奇詭，不足為訓，從此遂無過而問之者。惟孫星衍三體石經遺字考謂其或合於說文古文，而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所未備，尊絳字畫，實為小學圭臬，且有特識。然中其說者鮮。直至近日發見隸古尚書春秋三體石經後，始摩信此種古文非郭忠恕、薛季宣諸人偽造，對於汗簡、四聲韻所引古文，乃不加以疑議，而知前此

之以此種為偽託者，皆屬錯誤。於是乃以認此種古文為孔壁中之真古文。然王國維仍以為周秦間古文，非殷商間之古文。吳氏此編獨謂其與古籀暗證，無不可融通，發前人之所未發，最為全書精粹之處。第攷尚書無逸仲宗及宗、高宗之仲字，古文作中，與殷虛書契仲丁之仲字上有旂游之形，其取象相同。春秋僖公天王狩於河陽之狩字，古文假獸為狩，與殷虛書契王狩於某之狩作獸，其相假亦相同，其體其例均從殷商文字一系而下。其間雖不無變更，而為

殷商古文無疑居多數。彼謂為周秦間古文者，固未免拘於許慎古文出自壁中之成見，未達斯指。即吳氏僅知其與古籀融通，而不知其中尚有殷商古文，似猶未盡透澈也。

唐石經考異　涵芬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唐石經考異二冊，清錢大昕撰。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字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辛未召試舉人，賜內閣中書，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詹事府少詹事。著有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三統術衍、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元詩紀事、金石文字跋尾、金石文字目錄、養新錄、養新餘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疑年錄、恆言錄、潛研堂詩文集。是書不分卷，前亦無序跋，其校勘諸經，依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十二經之次，惟移孝經於論語之後，錄刪定月令於諸經之末。其各經中所分之段落，依唐石經原刻未經磨改之卷數，分周易為九，尚書為十，毛詩為二十，周禮各為十二，儀禮為十七，禮記為二十，春秋左氏傳為三十，公羊、穀梁各為十二，論語為十，孝經為一，爾雅為三，與唐石經原刻對勘，最便檢閱。冊中校勘之字，於磨改、旁注及與釋文、岳本、監本、毛本、坊本異處，皆逐字校出，間加考訂論證，則更於各本之外，兼以皇疏本校之。至月令則因原文刪定，頗多異采，於後備載全文，不使與諸經相混，以見其增損之字。其於原損字處，皆留空格，係屬錢氏原稿。旁注之字，據冊尾臧庸跋，惟禮記則其依朱子儀禮集注所引唐月令及禮記據補者也。是書原為袁廷檮手寫錢氏稿本，冊中尚有臧庸、顧千里、瞿中溶、袁廷檮諸人所加籤校，業經孫毓修理董，另為考異補，別行，故冊中上下闌外稿右諸人批校簽剔。是書據孫氏敘異跋，向無付本，惟按嚴可均唐石經校文周禮始胡之筠條下，馮登府石經補考中之唐石經誤字辨周易裒多益寡條下所引錢氏之說，均已見於此書之內，是此書雖無傳本，而曾見此書者，臧、顧、瞿、袁諸人之外，尚嚴、馮二氏亦均見之，不惟見之，且並徵引其說矣。考校勘唐石經文字，在此書之外，有顧炎武九經誤字及金石文字記中所記唐石經文字、王昶金石萃編中之唐石經跋、嚴可均之唐石經校文、馮登府石經補考中之唐石經誤字辨。顧氏九經誤字則專據唐石經正監本誤字，金石文字記所記則列舉石經誤字之後，更分類標

舉其異曰一字而前後不同曰與今文不同而兩通曰先誤而後改曰先脫而後添曰旁注曰續添專主劉昫舊唐書之説以爲無累甚多首列石刻誤字以糾其誤次王氏所廣采經傳異本見於釋文及漢魏載記所述者録以備考並據石刻以校一時盛行之監本毛本誤字嚴氏則於石經添改各本之同異一一臚陳於表一遂馮氏所言對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舉誤字加以辨正各家之書論徵引群書之博則推王氏之金石萃編唐石經考論校勘各本之詳則推嚴氏之唐石經校文此書雖祖嚴氏所校遜其詳盡而此書所校爲嚴氏所遺漏者亦復不少如易象曰升黄耳石刻象誤作象皆以隔字爲美也監本美作吉尚書洪範明作哲坊本哲作指毛詩羊牛下括坊本羊牛作牛羊爰其適歸集傳本爰作奚周禮鄉師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作刑記先王非席非字先作非後改作非皆爲嚴校所無以此與各家之作比較論校勘周密自不能不讓嚴氏後來居上即論徵引詳贍亦不能不讓王氏列樹一幟若論其所旁添字之誤

誤辨釐改字之異同其精當不易處則錢氏此書視顧馮兩家之作自當駕而上之也

唐石經考異補 涵芬樓影印本 馮汝玠撰

唐石經考異補一卷，孫毓修編次。毓修字星如，江蘇無錫人。書不分卷，後有戊午二月孫氏跋。是書本袁廷檮手寫錢大昕唐石經考異稿中，臧庸堂、顧澗薲、瞿中溶、袁廷檮諸家批校之籤記。涵芬樓影印錢稿，附孫氏因其中夾籤殘闕失序，至不可讀，乃理董別行，名之曰唐石經考異補，俾與錢稿並行。所以跋于卷末，而跋中之語，則就錢稿與諸家籤記合而論之。據孫跋謂諸家籤校易、詩、書出於臧氏三种，則

顧、瞿二氏僅有按語。今按卷中詩冽彼下泉條下有云：廷檮按易井九五冽寒泉食，正義以毛傳冽寒也，正與易合。又織文鳥章條下有云：廷檮按今所石刻之誤，安似亦當附考正。又詩娓字條下有云：中溶案禮記為不愧於屋漏，石經作愧，釋文云當不愧，當作娓，又不字不副。條下有云：中溶案易解百菓果草木皆甲坼，石經亦作坼，毛本臨本皆作拆，是毛詩中亦有瞿氏校語，不僅盧堂之夾籤，而全書中且更有袁氏校語，蓋（中）僅臧、顧、瞿三家之夾籤。孫氏跋中於詩中之瞿氏校

語，臧、顧、瞿三家外之袁氏校語，皆未之及，蓋漏記也。又按諸家所加籤校，易、書、詩、禮記、公羊、爾雅而外，於周禮、儀禮、春秋左氏、穀梁、孝經、論語諸書並闕，是又諸家之籤校所未及也。至其中顧氏於瞿氏、臧氏校語頗多詆諆，此則由於所見不同，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在讀者綜覽諸家校語，參以石刻及宋本之異同，其衷而論斷之矣。庸堂臧氏名庸，又字拜經，江蘇武進人。澗薲顧氏名廣圻，又字千里，江蘇元和人。中溶瞿氏字木夫，江蘇嘉定人。廷檮袁氏字壽階，江蘇吳縣人。

嘉蔭簃論泉絕句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嘉蔭簃論泉絕句二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東武人，官至布政使。著有金石苑、海東金石攷、古泉苑、泉苑菁華諸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前有嘉定周其懿序，後有道光十八年海鹽張尚福跋。卷首凡例九條，上卷八十六絕，下卷一百十四絕，凡詩二百首，每詩之下各附箋注。燕庭雅好金石，於泉尤篤，生平著述於泉貨一門特為擅長。惜所著古泉苑、泉苑菁華均已散佚不傳，所傳者惟此論

泉二百詠而已。卷中除詠首六絕為詠泉通論，次一百七十六絕則詠自太昊尊盧以下迄於有明之歷代錢品而附之以外國泉、泉範、厭勝諸類，次六絕則專詠各家關於古泉之著作，末十二絕則懷人而並以自敘。其所詠各絕，於一切古泉之正品、外國泉範、厭勝諸類無一不包括在內，非鎔鑄古今、志史志譜錄於胸中，不能隨手拈來如斯宏富。至於比事屬辭、典贍雅切，猶其餘事。詩下附加箋注，凡古泉學攷徵引殆遍，詳詩之所不及，詳與詩並行，尤相得而益

彰。張跋所云謂之泉志也可，謂之詩史也可，評議至確，殊非過譽。惟各詩箋注於卷末所題為燕庭諸子虞采、字采需、采南、采諸人合作，玩張跋語意亦係出於燕庭諸子之手，而考懷古宜泉、錢同人兩絕之注，一則對於宜泉所著之古泉彙攷曰余為費三年功校錄正本，再則對同人所著之古泉叢述攷曰余錄其書擬付刻之，皆燕庭自注之語，非其子語氣，或其注本出於其子，而燕庭間有增補，故卷末仍署其子之名，而張氏之跋亦特為敘及也。

鐵雲藏龜之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鐵雲藏龜之餘一冊，羅振玉輯，前有羅氏序，據序所述，此編所輯之甲骨文字，乃據劉氏鐵雲所貽拓本，擇其為鐵雲藏龜所未載者，輯得數十版，付諸影印，名之曰鐵雲藏龜之餘者，所以明此編之輯，其原皆出於劉氏所藏，而專為鐵雲藏龜一書拾遺補闕也。按殷虛書契發見之後，首先輯錄者，自鐵雲藏龜一書始，其後羅振玉之殷虛書契前後編、殷虛書契菁華、林泰輔之龜甲獸骨文字、王襄之殷契徵文、戩壽堂之所藏殷契文字、容庚之殷契卜辭、福開森之所藏甲骨文字、商承祚之殷契佚存相繼成書，所收甲骨，其版數盈千累百者，不較此編為多，其文字中發見有關小學史學之資料，亦無一不較此編為重要，即所輯僅六十餘版之書契菁華，雖文字不關重要，較遜於殷虛書契前後編，而志屬絕大甲骨，且有大段卜辭，其殊特之點，亦視此編之寥寥無幾、零星散碎者為勝。此編若專就甲骨文字比較，殊無可取，與諸家相所輯之書，均未可相提並論，若從甲骨歷史上觀測，則為最先發見之甲骨，且同為鐵雲所藏，與藏龜書中之版實具有同等價值。羅氏此編之輯，蓋純因其歷史之關係也。讀此編者能識羅氏命意之所在，從歷史方面觀察，勿徒以編內文字版數與諸書較其優劣，斯為得矣。

韻府古篆彙選　馮汝玠撰

韻府古篆彙選五冊陳策撰策字嘉謀浙江錢塘人撰有篆文纂要已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存目丙是書前有天福十年日本僧法墨及康熙壬子項繼甲陳晉兩序書不分卷依韻分為五冊其分韻依洪武正韻七十六部之數上下平總為二十二部上去各為二十二部入聲十部以上下平韻為兩冊上去入各為一冊每冊之內每韻之下以說文小篆為主以古文籀文鐘鼎文正譌之字附之每字有異體者則依說文重文之例各以其體附於本類之後不相雜廁僅列其體概不加以論說所引之字說文以外僅限於古文籀文鐘鼎正譌四類所輯已極範圍太隘而於此四類之中又惟輯自周伯琦之六書正譌者註明原篆出處餘如古籀鐘鼎各文均不注明出於某書某器尤嫌率略全書體例與鐘鼎字源廣金石韻府諸書於字體無所辨證殆相伯仲以之研究篆書殊無可取之處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所撰篆文纂要祇足以供摹印之用是書與纂要大同小異亦祇堪供摹印而已石廬金石書目志疑此書即纂要之易名按四庫全書存目所錄纂要為四卷其卷數與此不同纂要所引之字據提要所舉僅小古籀鐘鼎而無正譌亦與此殊異兩書實非一書林疑即纂要殆未逞深考也

東巡金石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東巡金石錄八卷，清崔應階、梁鴻翥同輯。書凡八卷，專輯清代乾隆中自戊辰至乙酉六次東巡宸遊，兼及御製碑文題詠勒石之作。首列編目一至六卷，為御製詩，依戊辰、辛未、丙子、丁丑、壬午、乙酉前後六次東巡之序，每一次巡幸之作自為一卷。七卷則孔廟碑文及四配、萬仞宮牆、金文閣、手植檜、杏壇、聖蹟殿詩、秋堂、金絲堂、故宅、故井詩贊，凡闕里之御製文勒石者皆屬之。八卷則以御題楹聯匾額一區為曲阜泰山行宮林泉水榭因賜六類，依款一一上列。卑而以乾隆手臨古帖勒石於東省者附焉。而于各卷之題詠碑文其勒石處所，皆詳於注。於卷首目錄之下，末署崔應階、梁鴻翥跋語。按歷代帝王之宸翰，推清一代為最盛；有清一代之宸翰，推乾隆一朝為最多。崔、梁二氏合輯此編，於考清高宗宸翰者頗可取資。此等之輯，實為金石書中別創，壹而上作。推乾隆卒年，未有方劄。昭巡幸屢至江南，雲蒙天章，留題不止山左。

猶於東巡勒石之輯為專錄，不聞東巡之外更有增輯之作，殊令後之考古者懷想而及，不能不引以為憾也。

天壤閣雜記（靈鶴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天壤閣雜記一卷，清王懿榮撰。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職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輯有翠墨園語，已著錄。書不分卷，前有爲盦記四則、齋吏記一則。爲盦記首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語，知其爲南皮相國之族，而不知其名。齋吏則撰前塵夢影錄之徐康也。此記乃蓮生庚辰館選之後，兩年中前後往返京魯、京蜀，記其途中經過所觀所得之金石而作，亦竹汀日記之類，但述見藏而無考訂，視錢氏之作殊難比擬，祇與徐氏前塵夢影差相伯仲耳。卷中記蜀中所得古泉，謂古譜所謂稚五銖、稚錢乃蜀漢物，非梁造，特行用至梁，從實地考察而知，爲前人之所未道。於隋志所謂梁武帝時民間錄錢交易有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稚錢、對文五銖等錢，頗可據此訂正。又謂得陳州所出丁少山校刻攈古錄，以吳氏裝冊款識校此，又可以知攈古錄一書刻於庚辰辛巳之間，於金石及金石

著作皆可藉資參證。惟記得于成都之周鉩，目爲象形花文，則未免失考。嘗見蜀邊巴塘、裏塘一帶，附近土司每年呈報蜀中大吏番漢相安之印文所鈐印信，並不與王氏所獲古鉩文相類，始知此種文字爲蠻夷相傳之古文字，並由此推知岣嶁之所謂禹碑、紅崖之所謂高宗伐鬼方之磨崖文，其奇古不可識者，要無非此種文字。王氏不知其爲蠻夷文字，乃以爲周鉩，且謂爲象形花文，實爲誤認。第此種文字之古印，各家印譜中早有所見，自考訂古印文字者，無不認其所爲三代古鉩，認其文爲象形花文，從未有知其爲蠻夷古文者，相承已久，其誤正不自王氏始也。

龜甲獸骨文字　影印本

馮汝玠撰

龜甲獸骨文字兩卷，日本商周遺文會編印。書分上下兩卷，前有大正六年文學博士林泰輔序，輯錄文字之後，另有抄釋兩卷，分附於上下兩卷之末，與之並行。據林序所述，前有光緒二十五年河北安陽縣洹水之南始出龜甲獸骨之語，後又有出土以來十有九年之語，由此推知，是編之輯，歲當戊午，是為民國之七年。又據編中每葉中縫下端之標題，又知是編所據以編印者，為摧古齋、聽冰閣、繼述堂三家所藏之龜甲獸骨文字，而三家之中，惟聽冰閣所藏，居十之七八，其餘兩家，摧古齋則僅居十之二，繼述堂則僅居十之一耳。是編據所編年月所收版數言之，是編成於戊午，雖已在劉氏鐵雲藏龜、羅氏殷虛書契前後編、菁華諸書之後，而實成於殷契徵文、殷契卜辭、殷契佚存諸書之前。又是編所輯之版，多至千餘，較之鐵雲藏龜、殷契佚存以千版為限者，則過之；較之殷虛書契，視前編雖少，視後編則多；較之殷契卜辭、殷契徵文所收之版，在千版左右者，亦足頡頏。在輯錄龜甲獸骨文字各書中，就其編輯年月論，有承先啟後之功；就其編輯版數論，亦在較為宏富之列。雖其所據聽冰閣拓本，曾已見殷虛書契者，而其餘各版，尚多為各家輯錄所未經見之版，是亦研究甲骨文字學者參考必備之書。至其附於上下兩卷所釋二百數十文，乃經商周遺文會審定，公同承認之字，尤非各家考釋，僅出於一人採索，致不免於穿鑿附會者可比。林氏稱其明白無疑，最為切當之論，尤為研考甲骨文字學者所宜與各家考釋互相參校者也。

殷虛書契待問編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冊，羅振玉輯。羅氏輯印殷虛書契為前後編、菁華諸書，既以其可識文字為考釋，乃更剝取其不可識文字以為是編。書不分卷，前有丙辰五月自序。編中不可識之文字凡千名，合以重文，得千四百有奇，因其無從考釋，遂以待問名其編。編中文字約分三類：或知其形義而不知其為某字，或知其聲而不知其為某字，或並形義聲三者均不可知。所據甲骨，係從鐵雲藏龜、鐵雲藏龜之餘及其所輯殷虛書契前後編、菁華諸書錄入。所分序次，係由人體而推及宮室、水火、器物、禾木、禽獸諸類，以類聯系，不分部居。每字之下注明某書卷數葉數，以便檢勘。與商承祚之待問編不同。商氏所編乃據此增以商周遺文會所輯龜甲獸骨，改編為十三卷，變更是編以類聯系之序，一以許書之卷數葉數之先後為次，與是編則名同而體異矣。按不可識之字，古無輯錄者。說文解字中雖有形義聲俱

闕之字，乃因傳寫而失其形義聲之說解，非許書所收原有不可識之字。其次，玉篇諸書亦統無此例。此例之創，肇自說文古籀補一書，僅具文字以不可識者為附錄，自吳愙齋始。甲骨文字以不可識者為待問，則自羅氏始也。此種文字輯而錄之，不惟不可識者賴此以存其體，即向所識者亦往往賴此以正其誤。即如彝器款識中舊說之析子孫，或釋析下為子孫兩字，或說析與子孫為一形，今考之是編，更證以所據卜辭，其子抱孫之形，係屬一字，始證明向釋為兩字及說與析合而為一形者，乃無一不誤。是雖不識其字為何字，而以之正向所識者之誤，實有裨益。此其足以資考訂古文字，正與可識之字相需為用，殊未可以其不可識而忽焉。

秦書集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秦書集存十四卷、補遺二卷、華學涑輯。學涑字石蒼，河北天津人。書前有辛酉王守恂及壬戌華氏自序，並凡例七條。書之分卷，卷之分部，悉依說文解字分卷分部之例，各部所輯之字，每字上冠以說文解字之古籀篆各體於闌外，下各註明出於某刻某器。十四卷外另附遺補遺，為上下兩卷，以補十四卷之遺漏。其卷內分部亦如十四卷之例，以說文解字部首為次，其無部可隸之合文，則附於末焉。是編作者自述，謂求文字古今變化之蛻迹，求籀篆嬗變化之蛻迹，證許書之是非，三者皆必徵於秦書，乃為是編，以為許書之外，增進小學之考求資料。按古今文字籀文之後，前有列國之異形，後經嬴秦之省改，欲尋其間蛻化之迹，以證許書之是非，獨於此中著眼，不惟為無見。惟秦當兼并天下之前，亦居列國之一，獨徵於秦，似嫌未盡。且苐列國文字經秦同之後，雖其不與秦文合者，其文字已無從徵考，而近時發見屬於各國之彝器款識，如魯、如齊、如陳、如楚，雖略可考見，而苦於傳世者寥寥，即有可徵，亦屬無幾。祇有秦居西周之舊都，襲籀史之遺迹，捨大篆而省改為小篆，其沿革皆有可尋繹，欲求其間之蛻化，勢不能不徵之於秦。是編專輯秦書，洵可為小學之考求資料。獨惜其去取之間，既以鄭文寶所摹繹山碑假字異於許書，疑而不錄，又復以列國通行之鉨文不能證明為秦書者，無不錄以取盈，未免彼此矛盾耳。

楷法溯源　原刻本　　潘汝玠撰

楷法溯源十四卷、清楊存輯、楊守敬編次。存字孺初、廣東文昌人。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書前有光緒四年蘄水華保釐序、序後為惺吾所撰凡例、述編輯大旨。凡例之後列舉編內采取古碑法帖之名、分編為目、並編所輯錄雜體諸書之後。寺輯晉魏以後迄於五代所有碑刻法帖之楷字及楷書兼行之體、悉鉤原體、彙以成書、與輯系隸體諸書時代銜接、本名隸篇、繼乃改定今名。全書依許慎說文解字分卷之法、分為十四卷、每卷分部、依說文解字每卷部前後為次、每卷錄字亦依說文解字每部之字前後為次。其一字見於名碑刻法帖之中二三見或三十見者、亦依說文解字重文之例、注明出處。於屬於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字、凡見於晉魏以迄五代碑刻法帖之楷體、蓋強半備於是焉。按書體之興、自結繩而漸進、從上古無懷氏封禪於泰山、梁父者七十二代、蓋有餘家、其體已荒邈不可得而稽、其傳於世而可見者、最古為殷商契刻之文字、為周鐘鼎之款識、其後為周宣王太史籀、說為周宣王太史名以籀其所作之籀文、又謂之大篆。又其後為傳自孔壁之壁中書、又其後為秦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取籀文大篆或頗省改之小篆。四者體雖不同、而小篆中未經李斯等省改者、其中容含有壁書籀文古文諸體、不能一一區分、雖其間不無演變、而大體實相承而下。此種書體、三代古籍以此傳寫、兩漢經生授此訓詁、自殷商以迄漢興千餘年中、統為此種大同小異之篆書、是為傳世第一期之書體。其後秦獄吏程邈增絶大篆、去其繁複、務趨約易、無點畫俯仰之勢、便於書寫。其始施於徒隸、其後則朝野相習、名之曰隸書。自漢興以迄於晉、此數百年中統為此種隸書、是為傳世第二期之書體。又其後則自晉以後、書體又為之一變、凡隸書波磔、悉皆省去、益歸簡便、始則以其體從隸出、呼為楷隸、繼則去隸之名、專以楷名、此則為前體匯變之體、是為傳世第三期之書體、而自晉魏迄於今日、行之數千

數百年而未嘗有所變更者也。第一體書期書體，自許慎說文解字彙集古文籀文壁書小篆，輯爲專書之後，各家輯錄者，有郭忠恕汗簡、夏竦四聲韻、楊鉤侄集篆韻、朱雲金石韻府、汪立名鐘鼎字源、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容庚金文編、王襄殷契類纂、商承祚殷虛書契類編、孫海波甲骨文字、徐文鏡古籀彙編、華學涑秦書集存。凡小篆从古籀壁書演變者，皆可得尋其源。第二期書體，自洪适隸釋、隸續之後，有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田汝耔漢隸分韻、顧藹吉隸辨、翟雲升隸篇諸書。凡隸書从小篆壁書籀古演變者，亦可得尋其迹。獨從隸書演進之楷體，從未有依說文解字之例，輯錄各體成書，使人得窺其從隸而楷演進之途徑者。是編所輯，雖於碑刻法帖之楷，尚拋其采，然盡有其點，可謂創作矣。據其凡例所述，作者之意推法重八法，原有臨池之用，而細檢編中，采取楷體外參上从品，猶是古文品字，口不從中之形。拜字作琹，猶按楊雄所謂从兩手下之體，爲字其上从斤聲，字其声

作声、姚字其旁作兆，猶未盡改篆籀之體。凡此之類，其點畫雖已與篆隸方圓迴異，其結構實仍循篆隸體勢而成。倘欲知第三期之書體，其某某體係從第一第二兩期某某體演變而來，第覽是編而嘗華歷代之體，即可探索而得。是編之作，洵爲研考文字最後變遷者，爲不可少之書。闕文之於是編，當從書體方面，於文字變遷上加以觀察，幸勿徒因其名爲楷法，遂僅視爲臨池之助也。

碑別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碑別字五卷清羅振鋆撰振鋆字佩南一字佩蘅浙江上虞人邑諸生前有光緒乙酉羅振玉序及其所撰後序書凡五卷以五聲分每卷之中割取兩漢迄宋各種碑誌造像石刻不見字書之別字依韻輯錄每一字列別字於後而以正體爲訓以明某某字皆爲某字蓋取爾雅廣雅釋字之例是編之輯據後君所述作書之意以讀書以識字爲要識字以辨別正字別字爲要乃有是作其全書要旨純以辨別字體之正別爲主按字之原起一字恆不拘一形祗有古字而無今體初無所謂孰正孰別迨周中葉以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列國文字各從其聲各是其形亦不定其某爲正某爲別正李斯奏同之後又頗有改稱爲小篆許慎遂以小篆爲主而合之以古文籀文或體俗體書今以文以作說文解字於是論字體者遂以小篆爲正體以其餘各體爲異體於是字體乃有正異之分又其後字體孳乳不見於許書者日益增於是以出篆以外諸體及不見於許書者統謂之別體而一切訛體壞體遂亦不雜廁於其中即是編所錄別字其訛體壞體亦無不包括在內衛以說文解字所錄之異體種種變更之例其編中所錄別字頗多可議如篁作篁易从竹無爲乚猿作猨易从犬無爲豸此易原有所从之形而別从一義可相通之形如犧作犧易从羲聲者爲義猶作猕易从爾聲無爲尒此易原有所从之聲而別从一音可相諧之聲如昏作昬移日上之民於下旁作防移方上之戶於旁此因原有之體而易其位置如隨作隨易左爲㚢从兩古文左蠶作蠶易𢆉爲䀠从四四轉形此因原有之體而加以重疊其體雖非全體別構而對於原有之體已有一部分變更列爲別字自無可議此外如舉作擧舉本从與得聲不應从與受本作受受本从又舍聲不應从大斷作斷斷本从㡭得聲不應从迷其从與从大从迷者乃从與从又从㡭之訛誤則皆訛體也又如衛作衞从行而行無其字范作范而氾無其

字擾作擾从夏而夏無其字，其作行作氾作夏者，乃作行作氾作夏之未成，則皆壞體也。此種字體均屬不成文之體，不得認為別字，列於別字，未殊為失考。是編既以辨別字體正別為要旨，即應專以別體為限，其非別體之訛體壞體，概屏不錄，方足以符別字之名。如或因此種訛體壞體雖非別體，究與正體有別，且有相承既久已成為一種習用之體，亦不可不辨，遂亦悉行采入，以別於正體，亦當另立一類，以別於別字，以明其別與別之不同，以符其

辨別之旨。乃一律采錄，漫無區別，體例未免不嚴，分晰亦嫌不清。革平心而論，較之梁廷柟之碑文摘奇，采輯不多，趙之謙之六朝別字記，雜揉無序者，其搜羅宏富，頗足以資參考，於讀書識字，蓋不為無補也。

碑別字補 原刻本

孫汝玠撰

碑別字補五卷，羅振玉輯。是編之作，乃羅氏因其兄振鋆輯有碑別字，書成未刊而卒，於是乃為之刊行，並補輯是編，以續其兄之作，而相輔以行焉。書以韻之五聲分卷，每卷字依韻分系，每字列別字於前，而以正體為之訓，一如碑別字之例，無少變易。編中所補諸字，凡从正體變更別構之字，及非別構之一切訛體壞體，如微作微，彥作彥，游作遊，馬作馬，馬作馬，河作河之類，不加

區別，一律搜采，其體例不嚴，分晰不清，亦與碑別字同病。惟漢西狹頌、爨龍顏碑、周強獨樂造像、隋甯贙碑，其中別字雖經碑別字采取，而采取之外，仍有遺漏，是編則悉以補入。又宋鄒非熊九曜石題名、張釜玻璃泉題名及勸慎刑文，碑別字均未采及，是編則悉增入。編中所輯之字，增補原書之處甚多，視原書之優於梁廷柟碑文摘奇、趙之謙六朝別字記，洵堪伯仲，實可為其兄之碑別字拾遺補闕。惜其書刊於光緒

辛丑之歲、書成於光緒辛丑以前、凡近時所出石刻、在辛丑後者、所有石刻中之別字、是編未及采輯耳。

東洲草堂金石詩　遯盦金石叢書本　潙汝玠撰

東洲草堂金石詩二冊、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為文安公凌漢之子。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詩係吳遯盦刊本、前無序目、亦無卷第、蓋即吳氏輯本、詩凡古近體四十九首、皆題詠金石之作。其題竟寧鐙詩、據六舟剔拓辨析舊釋、四為三、塵為尊、衣為卒、首與山為首與中、並正屬樊榭所釋之誤。又題晉孫夫人碑、識舊釋不孔顏為乃孔顏哉字之上、為同歸殊途、爾其詩字亦足補正舊釋、皆足備考古家之徵考。即題關中城武兩廟堂碑、未須款側致虞戈之內、雖涉於書法、無關金石、其豎直橫平立論精卓、亦不同於凡響。惟題嘉祐二體石經內、先時汲長正六書、皆采通人理羣類、上通古籀成大家、李相秦文多割棄、以許氏說文解字割棄秦文、又黃初三體采潛齊本邯鄲純及衛覬楷或入石、止兩經凡造、科文相雜廁、以三體石經古文為凡造、不知許書所收者無古籀重文者、其中同於秦文、

未經奏罷者十居七八、許氏並未割棄、石經三體中之古文多與許書所引壁中書相合、亦並非由於兒造、何氏以為割棄兒造、要未免失於檢考、然亦當時鐘鼎款識之學盛行、人人胸中橫一款識之外、其餘文字概不可信之見、何氏亦適中此病、遂亦不覺流露於題詠之中也、

隸法纂要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隸法纂要十卷、清項懷述編、懷述字惕孜、安徽人、書前有乾隆四十五年自序、次編全書采錄之字、為總錄、次編者卷之內分部偏旁、為分卷總目、卷一至八為全書所錄隸體、卷九為漢碑假借通用字考、卷十則以漢隸偏旁書法備攷殿焉、是編之作、據其自序所述、係因顧藹吉隸辨原刻板毀於火、乃取顧氏原書重為改編、所錄之隸、純以顧書為藍本、而刪其所撰碑考、隸八分考、諸篇、增以漢碑假借通用字考、並刪併顧氏所撰偏旁易為漢隸偏旁書法備攷、更易其名為隸法纂要、以列於顧之隸辨、按顧藹吉隸辨、雖據婁機漢隸字源為稿本、而其所補婁氏後出碑字、足補字源之闕、所撰偏旁、碑考、隸八分攷、亦足為解經考古之助、所以四庫全書於婁顧兩家之書並行收入、是編則惟以隸辨為藍本、於顧氏原書隸體之外、一字未增、僅改顧氏之以韻分卷、為以偏旁分部、依照康熙

字典部首另為編次，且於顧氏辨證精核之偏旁，改其所從，說文五百四十部之次第，另從字典部首重行編定，並將其有關考證文字，從事芟節，校其改編各節，於顧氏原書精審之處，繁於刪削殆盡，且其所增之漢碑假借通用字，考於顧氏隸體之外，亦未嘗有所徵引，不過剩取隸辨本有之字，聊以成編，且以析字俗體之楷、世字為體之丗、王字改變筆畫之壬，亦列於假借通用字中，取以充數，則尤為謬誤，綜覽全書，無一是處，雖錄存改編，實無非剿襲，較以顧氏原書，直重儓之屬，視顧書之與婁書，各有所長，可以相輔而行者，殆不可同日語也。

漢魏石經殘字　山東圖書館本　馮汝玠撰

漢魏石經殘字二冊，山東圖書館輯拓，為海嶽廔金石叢編之一，前有民國二十三年瑯邪王獻唐序，次為魚台萬里校錄一卷，錄分甲乙丙丁四類，甲為熹平石經，乙為魏三體品字式石經，丙為魏三體直行式石經，丁以古篆二體不知何代之二石附之，仿羅氏漢石經殘字集錄以殘字列於上，以今文列于下，俾相參校，以便檢閱，其不知何經之殘石，則依漢魏石經集拓之例，各視其字體附于其後，后次拓漢魏石經殘字，計漢石經詩二十六石，內不知何篇者五石，尚書六石，周易二石，儀禮十六石，春秋經九石，公羊經傳九石，論語七石，內不知何篇者二石，各經之後不知其為何經者二十六石，都一百九石，魏石經品字式三體者三石，不知何經直行三體者十一石，堯典三石，禹貢一石，無逸二石，其五石不知何經，古篆二體者二石，都十六石，總計漢魏兩刻及不知何代之古篆二體凡一百二十五石，其編定次序，以熹平所刻為今文經，因依今文家之經次，以詩書易禮春秋經傳論語為次，與漢魏石經集拓依古文家經

次以尚書、詩、春秋經、傳、論語為次者不同、其石數、
雖不及漢熹平石經集拓七百八十八石之六分之一、而所存皆
集拓所無、因石之多寡、遂分軒輊、其以標錄冠
於篇首、標集拓僅列存字之目者、頗為閱者稱便、
正始石經中直行三體之堯典、異於集拓中品字式
三體之堯典、為從前發見之所無、尤足以資參攷、按
熹石經標集拓以前發見之石、品字式者、堯典皋
陶謨而外、無其他各篇經文、而三體直行者、其發
見經文、又皆在高宗肜日以後、其皋陶謨之後、高

宗肜日之前、中間究為何式、無從考見、同一尚書、且同
刻於一時、何以前後異式、而其中又各其他之發見、
藉以證明、久令人疑莫能釋、今叢見此三體直行
之堯典禹貢諸石、始知品字式與直行者、其中必有
原刻補刻之分、茲據君奭一石、每石三十四行、每行
三體字各每體二十字、及每篇篇名各占一行之例、依
馬鄭所見古文篇數、照見行本經文字數、由君奭上推
其君奭一石以上、應有十九石又三十二行、計應空兩行
不及十石、若刻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本有脫簡脫字即

今就見在發見石刻而論、其經文字句、亦間與今文不
合、其自堯典以至君奭、中間與今本異者、自必不免、若其
間字句、君有增加於今本之處、其所空兩行、亦應在
不空之數、則君奭一石之前、恰得二十數石之數、若以品
字式每行三十八字之例推之、則計堯典皋陶謨經
文之字數、只有五十九行、即益以篇名兩行、亦僅得六
十一行、雖可勻作兩石、而下與第四石之禹貢照直行式
推算、應從第十三行起者、不能銜接、據此推測、直
行三體之堯典皋陶謨、當為原刻、其品字三體、當為

補刊、更以此兩種石刻互證、直行者字體優遠、品字
式者筆畫清朗、其直行者應屬原刻、尤為明顯、惜
何代補刻、史無明文、不似熹平石經於黃初元年修補、
見於魏略、有可考證、祗可始從蓋闕之義、以待續有
發見之證明、其古文家所謂之石刻、則尤為攷書排記
所未載、無從臆度、更非俟有續出無從證明矣、

寰宇訪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寰宇訪碑錄十二卷，清孫星衍、邢澍同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林院編修，散館改主事，官山東督糧道。著有古文尚書馬鄭王注、今古文尚書注疏、周易集解、夏小正傳校正、魏三體石經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天官書考證、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藏書目內外編、續古文苑、問字堂、岱南閣、五松園、平津館文稿、並詩集。澍，甘肅階州人，乾隆庚戌進士，官浙江長興縣知縣。是書前有嘉慶二年七月孫氏序，書分十二卷，所錄諸目自周迄於元末，備周之碑刻志著於編，並益以各家所藏之古甎古瓦。石刻之下凡書體及撰書人之姓名、碑刻之年月，均一一注於目下，其後人題記及刻於碑陰者，亦分列注明。其甎瓦亦如石刻之例，悉注明書體年月，並於碑刻之在某地、甎瓦之藏某家，亦一併詳注。計所錄凡七千餘種。按孫序所述，是編係根據邵晉涵纂書三通館樾取海內石刻續編鄭樵金石略之副本，益以目見手拓，及同時王昶、錢大昕、翁方綱、洒鉞昌、阮元、黃易、武億、趙魏、何元錫諸人之郵示，最後更以邢氏所藏益之，乃成是編。故編首結銜孫、邢並列，其實編定皆出於孫氏一人。嘉慶以前碑刻目錄之詳者，允推孫氏是編。考乾嘉時海內所有之碑刻、名家所藏之甎瓦，執是編求之，蓋百十得其九。惟於各刻不載碑額，詳月遺日，更於高士廉碑以其葬之年月為立碑年月，均未免於失於漏誤。所幸吳氏攟古錄目已於是編漏誤之處漏者補之，誤者正之，可授其所補正與是編相參校也。

攈古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攈古錄二十卷，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其自著攈古錄金文九卷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二十卷為二十冊，前三冊為三代金石目，四冊為秦至兩漢金石目，五冊為蜀、魏、吳、晉、成、後趙、前秦金石目，六冊為宋、齊、梁、陳、後魏、西魏、東魏、後齊、後周、隋金石目，七冊為唐武德至天祐金石目，十冊為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吳、南唐、北漢、岐、南漢、楚、閩、吳越、蜀、後蜀、南詔金石目，十一至十三冊為北宋建隆至靖康金石目，十四至十五冊為南宋建炎至德祐金石目，十六冊為遼、西夏、金、偽齊金石目，十七至二十冊為元中統至元、偽周金石目，均按冊標題，其朝代於冊前書衣之上，以代分卷之總目。前三冊金類全據攈古錄金文，亦入據字數之多寡為先後之序，次石類則以年代之先後為次，附於金文之後。其四冊以下則金石兩類相併，惟以年代之先後為次第，無年月日可考者則視其書體屬於何代，即另為一類附於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代之末焉。所列各目，金類則據王復齋以下各家藏器拓及其所藏所見者亦入，石類則據見於各家著錄及其所藏所見者亦入，計所錄之目，金類一千七百八十一種，石類一萬五千二百三十種，專瓦類一百有五種，木類六種，玉類四種，磁類二種，都一萬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種。各目之下，金類則悉錄原文，惟於不能識之銘辭，兩漢以下並分別記其書體；石類則專瓦之屬悉錄原文，石刻則詳記書體、年月日及其題額書體、碑陰、該刻，並均註明屬在某地、藏於某人，其但據摹本列入者，亦註明從某書或某人摹本。其中舊有誤釋、誤記者，亦隨目加以訂正。凡吳氏以前各家金石並錄之目，從未有如此目詳且備者。至三代彝器，悉改薛、阮舊例，不強分其商某周，惟據原器款識，以其形象人名為器目，尤具特識，洵為金石目錄之中軼後超前之作。惟此鴻篇鉅製，其成書年月未經叙及，其刊書年月亦未曾著明，不能知其編中所列之目其所藏所見迄於何時而止，每使人引以為憾。考編中金類目錄，而所引彝

器於毛公鼎，則曰山東濰縣陳氏藏；於兩盂鼎，則一曰嘉定周廣盛所得，一曰宣城李文瀚所得。是編之成，當在毛公鼎既歸陳簠齋之後，盂鼎未歸潘鄭盦之前。按讀雪齋金文目所載朱建卿題跋，其記毛公鼎歸陳在咸豐壬子之歲；按簠齋尺牘所致王蓮生亂手札，其聞盂鼎歸潘在同治甲戌之冬。按此證明是書之成，在咸豐壬子以後同治甲戌以前，及其編中所列諸目，其見藏迄於同治甲戌，均可從而推測。列按此考其編中所示藏見之金石諸目，可以知其然自何時矣。

積古齋藏器目　靈鶼閣刊本　馮汝玠撰

積古齋藏器目一卷，江氏靈鶼閣刊本。不知輯者姓名，亦無年月可考。所輯係儀徵阮文達公元積古齋之藏器，總計所錄凡七十四器。按編末所題，係據翁方綱所著積古圖後記及瀛舟筆談所載錄入。以此目與積古齋款識題為阮氏自藏者，彼此互校，此目所錄之百乳鐘、素棧鐘、殘敦、惠卣、弡父辛卣、素豆、中姜罍、尊、齊侯罍、要爵、周甗、素匜、華戈、素雞鳴戈、素戟、戈、䑙作兵鑑、兵素劍、素瞿、魯削、素鐎、素芙斗二十二器，皆積古齋款識所無。其積古齋款識題為阮藏之包居彝、伯敦、子禹三器，又為此目所無。彼此已詳略不同。至諸女匜，按款識乃趙晉齋摹本，非其藏器，此目則誤以為阮氏自藏矣。此外則此目戊寅正月彝款識作戊寅父丁彝，皇山彝款識作取罍彝，復彝款識作腹彝，父乙觶款識作冊父乙觶，虞中觶款識作虞仲觶，象角觶款識作象觶，器乃作觚，款識作乃作器觚，因為一器，其標題之目亦互有不同。此目

兩錄所較欵識為多而校以款識頗可據以補其遺漏訂其訛误至標目從此互異者尤須統此互証其器是一是二乃可得而確定考阮氏藏器者宜与款識互相參考未可專據此目以為斷也

木庵藏器目　靈鶼閣刊本　馮汝玠撰

木庵藏器目一卷為江氏靈鶼閣叢書刊本不知輯者姓名亦無年月可考惟刊本首葉題尚之後署丙申正月知江氏刊於光緒二十二年而已是編所輯為歙縣程木庵所藏彝器之目所錄之器凡五十有四據編內所題署名為程振甲考吳式芬攈古錄目錄丙午爵下題歙縣程木庵洪溥藏張穆居齋文集竟寍鴈足鐙跋云今歸歙縣程木庵洪溥是木庵之名為洪溥非振甲也又考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為潘玉泉題竟寍鴈足鐙拓本云道光戊戌寄拓本至都余因屬樊榭韵作詩三篇後木庵之子守恭執摯門下曾為致所藏彝器又居齋文集竟寍鴈足鐙跋云道光癸卯木庵之子守恭需次入都以拓本徧貽同好余分得鼓所是木庵之子為守恭亦為振甲或守恭其字振甲其名或振甲為木庵孫輩均未可知若無旁証可以證明並振甲非木庵之名據吳氏攈古錄張氏居齋文集皆云振甲非木庵名可斷言也又考

櫝古係内所載，屬於木庵藏器者，有華鮮敦、盞、節
鉞、卣、丙午爵、子孫父庚爵、劉主洗、博山鑪諸器，皆
此目所未録；又子爵、弓卣、吴彝則題爲子廟卣、婦庚
卣、吴題則爲女庚卣、十二年邦上軍方、吴彝則題
作樵，亦與此目所題不同；此目所録，蓋於木庵藏器
既非全目，亦非定本，第輯者就其所見録而存
之；江氏亦就其所輯援而刊之，均未遑深考耳

陳簠齋寫東武劉氏款識　影寫本　馮汝玠撰

陳簠齋寫東武劉氏款識一卷，清陳介祺編。是
編爲陳氏手寫，原與張叔未所寫清儀閣集古
款識合印，編中所録器目，乃劉燕庭所藏之拓，
非嘉蔭簃所藏之器，如遂啟諆鼎爲漢陽葉氏
藏；𪔂白鼎爲東武李氏藏；曾伯霥簠爲簠齋
自藏，均在其中；即其朋澄特以拓爲劉氏舊藏，
故仍以劉氏題其器，爲編中標目之下，陳氏隨器
附註，雖無宏論宏識，而其訂正考釋之處頗多

可取。如謂作寶尊彝之彝爲帝饗之器，又可通
用；謂敦有和耳三足，無足者名之曰彝，亦有無足而
又曰敦者，彝與常也，器也，凡器皆可曰彝；謂敦
爲从高合文，引書盤庚爾祖其從予高之之文以爲
即配饗太廟之典，皆具有特見；至其於遂啟諆鼎
謂原器銘止九字，陝人增刻偽字成三百饗之漢陽
葉氏一則，嚴古器款識真偽之辨，劉幾古器文字
尤爲重要；同時鮑康遂啟諆鼎跋亦詳論其偽，刊
于觀古閣叢稿中，可與陳氏此目所記互相證明

葉氏得其之後，其中有周道其圖款識一卷，攷釋洋洋數百言，一時考古家頗以為可信。徵陳氏此記與鉈跋，則遂謀其文字之真偽，後世終無從辨之。考古者於此目若僅視為前賢遺墨，則淺之乎視此冊矣。

讀雪齋金文目手稿　影寫本　馮汝玠撰

讀雪齋金文目手稿一卷，清孫汝梅撰。汝梅字春山，又字問羹，順天大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兵部主事、馬館監督。著有六朝碑目考、鼓吾心室彝器款識拓本釋文，均已印行。讀雪齋古泉存攷、論泉絕句、陜雪山房謎語，尚待刊行。所如古玉攷、古泉滙校本、篆刻雜录、詩文集、顧曲集，多燬於庚子之變，此殘稿亦劫餘之一也。是編前為孫氏小象，次為朱雋瀛撰孫氏傳，又次為丁卯十二月桐鄉馮汝玠序，又次為其次子達所录王蓮生致孫氏手札，末有其從孫壯題識及姚華識語數則。編中皆孫氏自录所藏金文拓目原稿，本分四冊，以高文典冊四字為次，冊內一器一簽，粘於冊上，以便隨時移易。庚子劫餘，僅遺此冊內簽條若干，其從孫壯乃依類輯為此編，各簽之下所記高文典冊諸字，即其原分之次第也。是編所輯雖非孫氏藏拓全目，而計其數尚在三百以外，每一拓目之下，多录原銘，並一一記其器為某藏、拓有某題某印，記其舊

釋器名文字，有漢安亦間附加訂正，與張叔未清儀閣集古款識、陳簠齋、東武劉氏款識均為手寫，可補其亡，而覈其所記，則視張陳兩家手稿較為詳實。其厝鼎條下所記朱建卿跋語，於彝器歷史所關尤鉅。按厝鼎即陳壽卿所藏之毛公鼎，其器為彝器中唯一重器，關於其器之出土，亦彝器中唯一重要之掌故。陳氏得之，始終秘而不宣，即其手寫藏古冊目亦復諱言。考古家苦於不得其詳，每引以為憾。雖吳氏攈古錄目錄於毛公鼎注明藏於濰縣陳氏，可以證明器為簠齋所藏，而其所得之年月地點仍無可考。惟觀古鑑閣藏稿鮑氏毛公鼎跋與此冊所錄朱氏跋語，記其為咸豐壬子得于都門，於陳氏得器年月地點可得而徵。而此冊所據朱氏之跋，尚在鮑跋之先，其傳述尤為可據。於古器物之掌故，可資考證，殊非淺鮮。使其全稿具存，其中重要之記述可藉以考證者，當更不少。惜僅存此殘餘手稿，不獲窺其全豹，為可憾也。

寧壽鑑古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寧壽鑑古十六卷，清內府編，前無敕編諭旨、進呈表文及編纂諸臣銜名，無從考其編纂年月。按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告成，是編未經收入四庫，其編定之時蓋在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矣。書分十六卷：一二卷為鼎，三四五卷為尊、六卷為罍彝舟諸器，七卷為卣瓶諸器，八九卷為壺、十卷為爵斝觚諸器，十一卷為觶匜敦簠簋豆鋪諸器，十二卷為甗登鬲鍑盉冰鑑匜諸器，十三卷為盤洗盂瓿缶盦鐎斗匜罐缶諸器，十四卷為鐘鐸鈴戚鐃戈弩機帳構杖頭鐓鳩車表座登豆硯滴書鎮鐙諸器，十五六卷為鏡。凡分四十八類，計六百九十一器。每器為圖，因圖繫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並鉤勒款識，各為釋說。其體例一如西清古鑑之舊，其摹寫精審，毫髮不失，亦復與之相埒。而是編從原寫本影印，較之西清古鑑出於雕梓者尤為精絕。至考其考釋，如周齊史尊之齊史，謂是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

之雈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孔穎達曰皆齊自立之官名故與周禮不
同則莽史安知非衛麃舟鮫之類薛氏以為農官
未有碻據周旅宗卣之周字謂蓋主器者姓名周
魚壺謂器以魚飾者甚多儀禮有魚卣博古圖
有魚鐏又有魚鼎魚洗西清古鑑亦有魚卣其以魚
為銘款者古有魚氏及地名人名之類而全作魚形
者舊說多以為魚賦鮨祭祀及時物言夫魚麗于罶
之篇既謀燕饗眾維魚矣之象亦兆豐年古人

製器而顯銜之意寓焉周嬬鋪謂鋪為簠字辨
設考證尤為允確惟商父辛彝之省作父辛尊
彝省乃人名而以為侑食之義卷中之表座即
周禮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之中亦即儀禮鄉
射禮鹿中髤之跪鑿背容八筭之中鄭注所
謂中以盛筭者其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
中空乃沿舊說之誤而仍以為表座則未免失於
稽考也

清儀閣集古款識　影原寫本　瞿汝玠撰

清儀閣集古款識一卷清張廷濟輯廷濟字叔
未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鄉舉第一著有清儀
閣金石題跋桂馨堂集是書非未手自錄寫乃
其生平款識拓本之目非其所藏之器目卷中所錄
各以冊分首二冊為金石之遺分上下兩冊為陸白齋
藏本次為古器物銘一冊為吳侃叔藏本次為鐘鼎
彝字一冊為朱竹垞藏本又次為二冊以元亨為次為
宋之山所贈又次三冊以甲乙丙為次為叔未自輯均題

曰積墨齋古器物銘以別於吳侃叔之藏本各冊之
內所標拓目之下更附以細書拓目並書於上方字大者為
原藏書於下方所錄者為續輯其所輯拓本彝器而
外並及古兵符統泉幣造像詩類其手寫年月惟
鐘鼎彝字冊內題曰金歆巨冊自嘉慶十九年甲戌
裝起續裝已五次又曰道光二年二月十八日寫目錄據
此類推其鐘鼎彝字外各冊蓋亦同時手寫也每拓
目之下或記器銘或數或記器拓紙數或記器為某
某藏跋有某某人所則並加徵考視陳簠齋之東

武劉氏款識辨證、淇縣之增刻，更訂于文字；孫春
山之金文目，詳毛公鼎之出處，更訂于掌故，者殊未可
相提並論。第以張氏與目，與東武劉氏款識、讀雪齋
金文目，均係手寫，為金石家之遺蹟，故與陳孫兩家
之稿，並存之耳。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原刻本　潘汝玠撰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五冊，清黃易輯刻。易字小松，又
字秋盦，浙江錢塘人，官山東濟甯同知。著有岱巖
訪古記、嵩洛訪古記、嵩洛訪碑圖記，書不分卷。前
有嘉慶五年錢大昕序及翁方綱題記並詩。次即
為鉤摹所輯漢石刻文字。首為熹平石經尚書論
語殘字，次為魏元丕、范式、三公山、譙敏、王稚子闕、武
梁祠畫像、圉令趙君、成陽靈臺、朱龜諸碑，凡
十種。書雖署名金石文字，實專石而無金也。其十種
內熹平石經、魏元丕碑、范式碑、王稚子闕、圉令趙
君碑、譙敏碑、成陽靈臺碑、朱龜碑，均據所得
舊本，依原字大小鉤摹。其後所訪獲之三公山碑、
范式碑陰及唐拓武梁祠畫像，所闕左一石之二列，
及其中右兩石上下右四列之文字，則係另存原石縮
寫摹入。於畢僅存者，則據舊拓鉤摹，留其真；於
續獲無對接原石縮寫，存其字。翁氏題記所謂
就其畢傳者鉤鐫本以公同好，蓋祇就鉤摹舊
拓諸碑刻而言，於其續所獲訪者則從略也。編中

所摹若刻每一刻後附以黄氏及若家考釋其所摹若刻存字雖較洪氏隸釋所載為少而魏元丕碑可補洪氏未釋者十一字范式碑可補新出翻碑百廿餘字趙君碑款隸書可正隸辨作篆之訛頗足以資考證而其間字體筆畫經若家及黄氏審正可據以訂補隸釋之誤釋闕釋者亦復不少至武梁祠畫像本為中左右三石洪氏未見原石誤以為六范式碑本有陰洪氏未見原石誤以為魯峻碑之陰此編於武梁祠畫像中左右三石十二列題字范式碑陰題名皆據原石一一摹入又於各刻之後詳記其椎拓始末具糾隸續釋之違失確而有據則尤足訂正自宋以來數百年相沿之誤焉

長安獲古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長安獲古編二卷附附補清劉喜海編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文正公統勳曾孫文清公墉孫嘉慶丙子舉人官浙江布政使前書前無序末有光緒乙巳劉鶚跋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為三代器凡鐘鼎彝卣敦簠鬲甗盉壺匜尊觚爵觶等十五種卅四器下卷為秦漢以下器凡詔量鐙鑒鋗鉶鐶鉤雜器鏡符及當十三種二十八器兩卷之後附以封泥二十金元印七及拾遺凡三種四十器為附補器每器為圖並鉤勒其款識曰諸器皆官長安時所獲即以所獲之地名其編焉是編觀古閣叢稿中載有鮑康兩序一為辛丑年製一為壬申年製一云是編將付剞劂是未刻時預擬之序一云先生等身著作身後都散佚又云是編付刊在及半余擬為成之力有未逮迨壬申解組旋都下見已刊之版尚存廠肆而舊本不知所在詢之壽卿云已歸簠齋即郵以示余並手標其目並略無詮釋墨本僅存姑取其闕者

補之誤者更之，不復加箋注，一如原書之舊，以俟後來考古家論定。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吳清卿太史，陳寅生上舍，並任勘正，並為摹繪。恩綬姪並預校字之役，爲是補刊時續作之序，兩序於是刻始末原委甚詳。劉跋但云版歸徐氏後，又由徐歸王，同治甲戌以後，迄未印行，庚子之後劉氏得之，又由王孝禹補其標目，始印百部，於鮑氏補刊始末則無一言。叙及今合鮑、劉兩氏序跋原委，更證以編內尚留有未經刊字之墨丁，始知是編之刻，始而劉氏刊僅及半，繼而鮑氏補之，亦復尚有所遺，終而劉氏補其標題，始告厥成。其刊補印行前後經過之歷史，皆可得而索也。自劉氏印行之後，版又易主，近來坊間印本乃更割去劉跋，以充原印，則知其始末者鮮矣。

古泉滙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泉滙首四卷，清李佐賢編。佐賢字竹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知府。是集之前有咸豐八九兩年鮑康前後序，及李氏自序與各家題詞。各集之後，有鮑康及李氏兩跋。首集四卷：一為凡例，二為總目，三為歷代著錄及李氏五古泉臆說，四為蒐采翁樹培、戴熙、劉喜海、鮑康各家泉說。元集十四卷所收為古布，內分方足、尖足、圜足、空首諸類。亨集十四卷所收為古刀，內分齊刀、即墨、安陽刀、明刀、列國尖首刀、列國異品刀諸類。利集十八卷所收皆圜法正品，內分周、秦至明歷朝正、偽、外國諸類。貞集十四卷所收皆異泉雜品，內分無考正品、無考別品、變體、青品、厭勝正品、厭勝吉語、厭勝生肖、神聖仙佛、花紋、馬錢、泉範諸類。每類之內，更分若干品，總計各品都凡五千有餘。是書圖其形，各系以考，自有泉幣譜志，未有如是編之詳且博者。編中所摹，以圖出李氏自藏，居其大半，餘則戴文節公醇士、吳方伯我鷗、劉觀察青園、

吕中丞堯仙、鮑太守子年、吾家所藏居多，此外更採及陳侍讀壽卿、吴閣學子苾、顧叅軍湘舟、李司馬古農、韓孝廉海卿、鍾農部正原、家張貳尹未庭、諸家所藏，悉以目所經見及有拓本、而又確信其非僞者為斷，其載於舊譜而目未經見者，祇存其名，附於各類之末、各品之末，概不圖入；則又自有泉譜志未有如是編之確而慎也。惟瓊琳奇品類內藕心及藕心外圍厭勝駢詩諸品，皆非泉幣，乃依舊說列於奇品厭勝吉語類內。郭勳四龍、王貴傅侯諸品，皆古人泉紐私印，乃以紐製似泉，又為吉語，列於厭勝，其鑒別不無可議。然合四集觀之，全編包括古今，臚陳正異，傳世泉幣圖譜，洪志以後之作，無逾於此，雖間有違失小疵，固無害其大純也。

續泉匯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續泉匯十四卷、補遺二卷，清鮑康、李佐賢同編。是編乃續李氏古泉匯之作。前有鮑氏序，末有李氏一跋。首集前為目錄，次為凡例及歷代著錄、補遺。元集三卷所收為古布，亨集三卷所收為古刀，利集三卷所收為圜法正品，利集五卷所收為異泉雜品。及古布內分方足尖足圜足空首諸類，一如泉匯原例無所變更。亨集之古刀則並即墨安陽刀於齊刀之內，而分列國刀為尖首異品二類。利集之圜法正品則於周秦至明歷朝正僞外圍之外，更於隋後另增五銖別品一類。貞集之異泉雜品內則無花紋一類，其品類不盡同於泉匯。補遺則上下兩卷，所收惟古布一類，又與四集不同。總計十六卷，於泉匯五千餘品外，增多至九百八十餘品。據鮑李兩氏序跋考之，李氏原稿先為十卷，正寄鮑氏，鮑氏已增為十二卷，鮑氏乃以所得何鏡海舊藏方足尖首布兩種六百餘品，由孫春山選出百餘品，及孫氏所藏三十餘品，並鮑氏藏泉數十，為之加入，更

增訂為十六卷，近容氏金石書錄目既於泉匯下列續十四卷、補遺二卷，為李氏編，又列續泉匯上四卷、補遺二卷，為鮑李兩氏同編，誤一為二，未免失考。李氏古泉匯刊行，當時已推為獨有千古，此續編既補泉匯遺編，更經鮑氏訂正古泉圖說，正與洵古泉匯並觀止矣。惟利集內隋後獨附補遺，體例與各集殊不畫一，貞集目內有花紋一類，圖則無花紋，而有打馬錢圖目六，前後不符。其利集內之補遺，蓋成書後續有增入，貞集目內之花紋，蓋刊書時偶失檢點也。

大泉圖錄　原刊本

馮汝玠撰

大泉圖錄一卷，清鮑康撰。康字子年，安徽歙縣人，官四川夔州府知府。書不分卷，前有鮑氏自序，次圖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大錢，次圖新疆各錢、大錢、別品及前所遺，與吉語、各錢並鈔板式樣，為補遺，末以與劉升初論鈔法書附焉。編中所圖，其咸豐大錢面文不同者，有重寶、元寶、通寶三品，幕文不同者，有四種，一為當四、當五、當八、當十、當三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凡八品，一為一十、二十、五十、一百，凡四品，一為拾文，一品，一為一十計重五錢、一千計重一兩五十二兩五錢，凡三品。其清字幕文不同者，有寶泉、寶源、寶直、寶薊、寶蘇、寶河、寶浙、寶昌、寶福、寶德、寶晉、寶陝、寶鞏、寶迪、寶桂、寶川、寶雲、寶黔，凡十八品。其同治大錢面文不同者，有祺祥重寶、同治重寶，凡二品，幕文不同者，有當四、當十，凡二品。其光緒大錢面文惟重寶一品，幕文亦惟當十一品。其清字幕文不同者，則有寶直、寶蘇、寶浙、寶昌、寶福、寶武、寶南、寶晉、寶陝、寶鞏、寶川、寶廣、寶桂、寶雲、寶黔、寶伊及阿克蘇十六品，種類繁多，輕

重名異様、其幕文所敘記數目、可以考見當時平準之法則、據其清字幕文所記字様、可以考見當時鼓鑄之省分、正所圖新疆所鑄之背有八年之道光錢、克勤郡王所鑄背有星月之咸豐錢、及大清寶鈔、戶票、官票、尤足資考證、而有異聞、雖曰圖錄、而三朝圜法實寓於圖錄之中、觀其卷末與閻丹初論鈔諸書、作者之為是編、乃目覩當時圜法之壞、具有隱憂、始慨而為此、其自序所謂用紀一時掌故、蓋屬託言、若僅以尋常錢幣圖譜目之、殊負作者深心、惟就圖錄而言、其於咸同光緒三朝之大錢、志為羅列、亦為考有清末葉大錢者必不可少之書、其卷端既以圖錄署名、今錄存其書、亦只可仍循其名、入於圖譜類矣、

泉說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說一卷、坿補遺、清鮑康撰、前有同治癸酉潘祖蔭序、末坿泉辨、補遺後坿刊成後補說一則、及其自跋並陳壽卿評語數十則、鮑氏為藏泉幣專家、亦為研考泉幣學之專家、一時同好、與其匹也、生平著作與利津李氏同編續泉匯、外於古泉幣迄無專著、即是編亦由潘氏力促始成、編中多述遺聞軼事及名家著錄得失、補遺則間釋及泉幣文字、綜覽所說、闡篇以虞反賕金釋文、說頗近理、主論泉幣自唐虞、不知古者化貝寶龜、至以貝為貨、周始有泉、虞書金作贖刑之金、乃罰鍰、惟金三品之金是金非泉、說誤以泉與金為一、以為論泉宜自唐虞為斷、未免為劉說所囿、泉範說詳其凹凸相銜之理、雖足證舊說泉說泉鏡之非、不過重申翁樹培之論、亦非有所發明、其辨兩種篆文之布泉、謂作懸針篆者布字、相同於貨布之布字、泉字中豎斷而不連、同於貨泉、亦泉之泉字、謂作玉筯篆

其字酷肖五行大布，對其顯非一朝之制。其泉
辨一篇，謂舊泉縱斂斜簡率，必饒有神致，偽
作雖明晰，不能為模糊，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
遠出前樹語辨色辨聲之上，則辨析察及秋毫，
鑒別須具神解，不愧為一家之言矣。鮑氏星編諸序
謂其與戴文節古泉叢話、劉燕庭論泉絕句鼎
足而三，實則戴劉兩家之書，視此說之述其獨知
獨得者，未足並駕齊驅也。

續泉說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續泉說一卷，清李佐賢撰，陳介祺評。卷首為
同治癸酉十二月聽園野人鮑康序，次為說評，列
於前者為李說，附於後，低一格者為陳評，未及吳
清卿王廉生之說，節附焉。據聽園野人原序考之，
李說陳評為李氏寄聽園之原稿，卷尾所附
說節，則聽園刊李稿時所增入者也。李氏是作乃
因聽園所著泉說，其說有掛漏者，其軼事有知
之不詳，言之不盡者，遂及見聞所及，可補泉說之
未備者，繼筆行寫而成說，凡三十四則。說下陳氏則
更加評語，於李氏說待考者，則附以已意，於李說
所無者，則為之申論，與之相輔而行。綜其說與評
對勘，如謂重首齊布上作齊字，下作川金七三字，
者讀齊與川為兩字，則說勝於評；如謂說泉宜
多文字，所權形質出地藏家，待訪諸類，名泉宜
定化刀化布化泉化幣化貝化錢諸名，則評詳於
說。彼此所論，雖互有短長，實相得益彰。惟評謂
鐘幣形似田器之錢，後世遂譌圜其為錢者，諸圜

禮地官泉府云泉鄭注故書泉爲錢所謂故書是、即古文經、古文經字每多假借、泉之作錢、即其假字、泉錢之異乃正假之分、初非因形似而譌、陳氏此說非一字之失、考竅正名之所關、並則藏泉者所不可不知、而說泉者所不可不辨者也、

虞夏贖金釋文　觀古閣刊本　馮汝玠撰

虞夏贖金釋文一卷、清劉師陸撰、師陸字青園、官上荊南道、書前有同治癸酉鮑康序、書中所釋古幣、僅舊所謂虞一釿及安邑與乘馬幣三種、十二品、其於虞一釿幣、謂釿有斧劓之義、其於安邑幣、謂安邑爲舜創之、而禹因之、不必定屬之夏、其於乘馬幣、一釋爲乘正尚金當爰、謂乘之爲四、言四也、如乘四矢曰乘矢、四壺曰乘壺之類、而此取四馬爲乘之、故得乘馬之稱也、正字其字皆正、不同倒書、即前安邑一釿二釿之幕有安字者也、尚金與尚之言上、如曰此最上之金也、當敲也、爰者鍰之省文、合而言之、乘正尚金當爰、其猶言此幣直四枚正書之安邑一釿、乃最上品之金、以此敲贖罪之鍰也、一釋爲乘支釿金尚當爰、謂支从列子、又或从倒古文作㐫、蓋以倒書之幣自爲一種、用者不同、故增借(例)子之支以名之、一釋爲乘支釿五二十釿當爰、謂五者此一枚準彼五枚也、彼之一枚既直安邑金四、則此之一枚準彼五枚、當直安邑金二十、故於五下

注云二十定此三種碓為虞夏之贖金故以虞夏贖
金釋文名其篇考其所列第一種首一字从〈从十
从吳非虞字第二種首二兩字乃安邑第三種首一
字从木上貫乃作朿乃梁字省文亦非乘字其作朿
邑安即梁邑也以第二第三兩種之安邑梁邑證
第一種之首一字其字雖不可識其地為地名則
毫無疑義釿則从斤从金衍以六書形聲之例實
即斤之異文幣曰一釿二釿者猶之泉曰半兩曰五銖
曰直百曰當千之義其非其重數即其直數其曰當

一二釿者即猶言直一二斤亦決非銖兩之義此種古
幣之外冠以地名者世所傳不下數十種要皆冠某
地者即當時某地行用之幣其時能不可確定要
在列國以前祇可統名古幣不能強分為某虞某
夏某上商周也作者不識此義且不識古人製字原
理更申以舊譜及路史諸書之言先入為主既[illegible]
第一種首字為虞更誤認梁字為乘以當子乘馬
篇附會其說已屬根本錯誤並以第五種五下兩
注二十字數定為直安邑五枚五四適得二十之數硬

將安邑梁邑兩幣牽合為一純出臆度毫無佐證
尤為不經之談彼謂路史於所列各幣未嘗不援
據舊說得其勢歸而病在不諳六書不通故訓實
則劉氏於此書故訓二者固亦未嘗諳通初路史而說
亦猶五十步之與百步始存其說亦聊以備言泉者一
家之言而已

秦漢瓦當文字　横渠書院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文字一卷續一卷，清程敦撰。敦字彝齋，安徽歙縣人。首為總目，次為程氏乾隆彊圉協洽之歲自叙，並附以孫淵如及鄭耘門跋。程氏書次圖瓦當文字。續一卷首為甲寅自序，次圖瓦當文字。前卷內分上下兩冊，上冊圖瓦當八十有六，下冊圖瓦當四十有八；續卷不分上下，圖瓦當二十有五。總計兩卷所錄瓦當凡一百五十有九，其間文字不同者都五十九種。每卷瓦自為圖，圖後以考釋附其後。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録目均以前為兩卷，乃以卷內所分上下兩冊為兩卷也。考瓦當文字之有專書，始自朱楓秦漢瓦當圖記，其後好蓄瓦當與程同時者有趙魏、錢坫、俞肇修、申兆定諸人，皆無專書。其繼朱氏之有專書者，惟程氏是編為最先耳。卷中所圖，據其自叙所述，本摹以來梨棗，因與原字參差，乃仿漢人鑄用翻沙之法，就本瓦為範而後範錫為之，故其文字克肖原形，出各刊版之上。其圖後考釋，於承受嘉福瓦、鄭耘門之説，以正舊釋桃風嘉祥、延風嘉祥之誤；於蒐氏冢舍瓦，據錢氏得于馬蒐，知蒐為䖆省文，以正長安志所引孫景安征途記謂馬蒐為人名之誤；於殘瓦當，惟於延年益壽、延壽萬歲兩瓦，據班氏漢書郊祀志定為延壽、益壽兩館之瓦，疑黃伯思以為益延壽館之瓦者為定，頗為林氏石廬金石志所讚。今按王漢生所藏益延壽瓦拓本與此兩瓦互勘，益延壽瓦雖有其物，而較此兩當殊大，其製與此兩當迥乎不同，其與此兩當似非一館之瓦。程、黃兩家之説，各有所本，均非鑿壁虛造，祇可並存待考，未可但據林氏之説，即執一以定其是非也。

金石契　貴池劉氏重刻重定本　　[illegible]汝諭撰

金石契四冊，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又字仲魚，浙江海鹽人，乾隆丁酉優貢，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書不分卷，以五音分冊。卷首有王杰、朱琰、杭世駿諸序，次爲凡例，又次爲錢大昕、魏成憲題詩，末有查夢齡、楊建及劉世珩重刊時跋。冊中以清高宗御題錢鏐鐵券詩及成王題趙忠懿公鐵如意詩冠於商字冊首，其爲字以下俱徵羽右爲兩冊。所收金石凡金屬五十二，石屬二十二，附錄金三石一，續錄亦戈戟各一，皆金屬，都八十有一。各依原物，或摹其款識，或並圖其形狀，並有己所考釋及各家題記諸詩附之，於諸家金石圖錄題跋體例之外，別成一格。惟所錄諸物，視諸家圖錄款識殊嫌簡略。蓋第據原銘原式摹入，較之金石索之類多從摹本重刊以取盈者，猶爲勝之。正編中摹文據各家所舉誤字與此互校，則所摹有誤有不誤，不盡如各家之所舉。如張叔未清儀閣題跋謂於元康鐎斗謂積古齋據金石契摹本編入，巫上脫右字，又曰金石契原刻脫摹文，脫右字，釋文有右字，第二刻則并釋文亦脫右字。此重定本摹釋均脫右字，誠如張氏之說。其戴文節古泉叢話於宋準貳伯錢辨謂金石契作二百誤，今按作二百者乃編中引厥鎮宮續錄志李衛西湖外紀之文，張氏所摹仍作貳伯，則戴氏誤記，張氏原未誤也。若是編爲重定之本，其卷首王杰、朱琰、杭世駿諸序爲初刻時原序，錢大昕詩爲重訂時續題，據錢詩署年癸丑，是爲嘉慶八年，上距朱杭所序爲乾隆二十六年，與又三十二年，是張氏半生心力，蓋悉萃於是編矣。

泉貨彙考　刻印本　馮汝玠撰

泉貨彙考十二卷、清王錫棨編。錫棨字戟門、山東濰城人。是編前有同治癸酉自序、盛昱題詞、樊彬序及凡例、末有其孫維樸壬戌歲跋。書中所列、卷一為古幣品、卷二至三為古刀品、卷四為古圜金圜品、秦品、漢品、漢偽品、蜀漢品六類、而以孫述附于漢品、新莽附於漢偽品、東吳附於蜀漢品。卷五為六朝品、六朝附品、刀幣別品、古別品四類。卷六為唐品、五代品、五代附品三類、而以史思明附於唐品。卷七為宋品、卷八為南宋品、卷九為遼品、金品、西夏附品、宋偽品、元品、元偽品六類。卷十為明品、明附品、明末偽品三類。卷十一為外國品、而以不知年代之品附之。卷十二為厭勝品、詩評品、馬錢品、而厭勝品又分吉語、釋道、雜品、通花諸類。據其凡例所述、所列諸品概不假諸他人。又據其孫王氏金石叢書提要、是編成於辛亥、年僅三十歲。書既成於壯年、亦又均為自藏、故所收之品不及泉匯、續泉匯之博、所分之類不及泉匯、續泉匯之詳。惟所圖泉貨之形、悉據原拓付印、則泉匯、續泉匯係手摹者莫能及焉。有清泉學之興、始於嘉道、盛於咸同。初則南有戴文節、瞿木夫、北有初渭園、劉青園、劉燕庭、後有李竹朋、鮑子年、皆專門名家。其後繼諸家而起者、收藏推王氏為最富、圖譜亦推是編為最早。雖其所錄僅限於一家、而悉依原泉椎拓、與真無二、可以考見古泉之神致、無所有圖譜蓋無以逾於是編矣。無矣王氏固於泉貨著作、是編之外、更有泉苑菁珍、其中尤多罕覯之品、可補舊譜之闕。惜其書未經付刊、不獲與是編共傳也。

梅花草盦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梅花草盦藏器目一冊，清丁彥臣藏。彥臣字硯丞，又字竹農，浙江歸安人。按目所録，皆秦漢以後彝器，惟三代時鼎彝。凡鼎七，彝三，敦二，卣五，爵三，尊三，斝一，觶二，簠一，鬲三，甗一，壺二，盉二，鐙二，搖十四，款三十七器，較阮文達、曹秋岳、張叔未、劉燕庭、葉東卿、吳子苾、吳退樓、程木庵、李竹朋、陳簠齋、李璋煜、吳愙齋、王戟門諸家藏器之目，其所藏之數視諸家為最少。其所藏之器類皆尋

常之品，無著名重器，亦視諸家為最遜。考丁之在浙西，本以藏書著名。其藏書所記，有八千卷館、萬卷書樓諸名，見於丁氏所存。其藏器乃其餘事，並非專家，原不能與專門金石諸家相提並論。第既有所藏，則於彝器流傳之緒有關，不獨無諸家之目者不能不録其目，以與諸家之目並傳，即考諸家藏器者，亦不能不據此目以與諸家之器互參考，正不能以其所藏之數較少，所藏之器較遜，遂置之不論不議之列。所以江氏既録之，且與諸家之目並刊之也。

選青閣藏器目　靈鶴閣叢書本　孫汝玠撰

選青閣藏器目一冊，清王錫棨藏。錫棨字戟門，山東諸城人，著有泉貨彙考，已著錄。是編所輯王氏藏器，凡鐘二、鼎十二、彝七、敦六、卣七、爵八、尊三、觶一、角一、觚三、盉、簋、盤各二、鬲、匜、壺、罍、句鑃各一，都五十八器。考戟門之孫維樸諸城王氏金石叢書內王氏吉金釋文提要云：昔江文建霞刊靈鶴閣叢書所載先祖選青閣藏器目五十七種，尚遺一鼎，只彝器、樂器、任器也，兵器以下概不及，因其器小銘少時代較晚也。今此目所載只有彝器、樂器、任器，而不及兵器以下諸器，與王氏提要所述相符。謂江刻為五十七種，則併其遺一鼎、王氏所藏之器當為五十八器。此目乃僅有五十八器，於所遺一鼎之外，且較王氏所記之器更少九器，豈王氏述提要時曾未檢江刻此目一校數所致。又據其提要所舉，戟門藏器有益公鐘、其尤句鑃及內府之丁重屋鼎、西清著錄之父乙盉、阮氏之父丁鼎、平津館之大敦，今此目於鐘與鼎、敦、句鑃諸器均已具載，其所謂父乙盉無，則未經列入。不惟目中無其器，且自中諸類並盉之類而無之，是其遺漏尚多，更不止於一鼎矣。王氏吉金釋文內嘗就江氏所遺校證，清錄皆僅刊提要，尚待付梓，無從與之參校也。

鋏橋金石跋　聚學軒叢書本　　馮汝玠撰

鋏橋金石跋四卷，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鋏橋，浙江烏程人，著有說文聲類，並與姚文僖公文田同撰說文校議。是編前後無序跋，起自三代，迄金而止。各跋所題，間於考訂校勘者居多。如於北周豆盧恩碑，據碑始知藝文類聚所引之刪節，明刻文苑英華之臆刪臆改；於夢英書說文偏旁字原，據李陽冰篆碑偏旁甶缶由為一字，知夢英由字方九之音為墨守陽冰，辨畢氏誤甚以由為古之誤；於二體石經尚書殘字，據玉海所引，考知周密癸辛雜志所言殆非實據；於伏羲廟三門記，據碑文考知熙寧以前祀陵不在陳州，此其詳於考訂者也。如於龍興觀道德經，據河上公、王弼、唐元宗御注及釋文所引，校出同異數百字，知其遠勝於各本；於吐魯番頭陀文，據碑校出西藏記臆補無罪字，連及者一百三十五字；於李邕書大悲呪，據臥龍寺、天寧寺、牛頭寺三刻互勘，校其與臥龍、天寧兩刻出伽梵達摩所譯無不同，與牛頭所刻不知出於誰氏筆受無亦異，此其詳於校勘者也。此外，於孔子季札墓題字，謂必孔子書，而與季札墓實不相涉，季子聘上國，葬子於嬴博之間，見檀弓，此蓋觀葬時題字；又謂莫字必非墓字，華孝廉以田謂從上支死從艸，當是葬字，讀此當以於虖有吳延陵君子之葬，與檀弓觀葬事正合，其說甚創，為前人之所未道；惟題字音古難識，不能盡定，其說必勝於舊釋，而合於初經所持之理頗長，未嘗不可存此一說，以待後來之參考。至東漢聖母廟碑、張九齡碑諸跋，亦皆考證詳實，而戚伯著碑為向來未經著錄，尤可據跋考其梗概。凡此之類，旁徵博引，均非胸羅經史者不能。讀是編者據其跋，可以徵其學術矣。

古墨齋金石跋　嘉學軒舊書本　馮汝玠撰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清趙紹祖撰。紹祖字琴士，安徽涇縣人，刻有金石文鈔、續鈔，是編前無序目，後有嘉慶十四年其弟繩祖跋，編中諸跋自岣嶁碑起，迄唐刻本草止，每跋之前先記其書跡年月，有碑額及書篆姓名者亦並記之，其後乃繫之以跋，雖首行標為金石跋，實則焦山鼎一跋而外，其餘所跋無非石刻也。跋於各刻多注重事實，與史互證，如隋（魏）張猛龍碑云涼州刺史蹊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素，與十六國春秋作祖烈無異；韓良碑云諱良字仲良，與史韓援傳但稱仲良異；李勣碑云祖康，譙郡太守，與世系表祖名元康起，康乃其籍祖異，凡此之類，跋皆一一舉而出之，於碑與史之異處悉可因而考正，非僅作評騭語無可比。唐昭陵六駿跋語謂殷仲容書白蹄烏為平薛仁果稱，杲非杲之，以為唐史之誤，通鑑易杲為果，蓋亦有鑒於此，然二史外其見於傳記皆作仁果，似未可以一碑革西之偶異而疑之。又謂如許洛仁碑作仁果，亦當時兩立，此碑劉黑闥作劉闥，未可執一而論，論不專據碑以疑史，亦頗有識。惟姜行本高昌勒石自製文，達官自從西域攜歸拓本，一時士大夫據其拓本考之者頗不乏人，王氏金石萃編、系之甚詳，乃跋中所錄之文較萃編所闕甚多，而文訛誤滿紙，似萃編所亦曾未寓目，則未免全書之玷耳。

觀古閣叢稿三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觀古閣叢稿三編五卷，清鮑康撰。叢稿兩卷，首有同治十二年自序。上卷為文稿，多為泉幣書後序跋之間，作間有一二不屬於泉幣之題記，後附刊諸所為文二十篇。下卷為詩，皆題詠泉幣之什，後附刊諸所題詩二十章。續稿一卷，首有同治甲戌自序，前半為題泉幣之作，後則為其他雜題，全為文稿。三編二卷，上卷為文，下卷為詩，一如叢稿。上卷首有光緒二年自序，前冊為題泉冊四十二則，並附陳壽卿、孫春山、王蓮生諸人論泉之說於其間，後多題名家泉幣搨冊。下卷首有聽園自序，前為續古泉雜事詩，次為其他雜詠。初叢稿附刊於續泉說，繼以又有所作，乃成續與三編，遂為專稿。鮑氏一生好古，精力悉萃於泉幣，而殆十年來潛無一字，同時於古各家每勸其自為一編，始舉是編刊而行之。是編所作於各家所有泉幣者，作所集泉幣者，搨記詠殆遍，如翁氏古泉彙攷，按此可知其有說無圖；劉氏古泉苑，按此可知其有圖無說，且可知其劉氏之書分卷之數與其分類之目；如各家集搨泉幣，按此並可知黃小松、路子端、楊幼雲、潘伯寅、鍾麐泉、胡石查、王苟川、呂堯僊、李竹朋、陳壽卿、孫春山諸人皆有專輯於一時。同好之所述、所藏、所見，志可於鮑氏諸文中求之。至泉幣以外之題記，如毛公鼎跋可考其與虢季子盤、盂鼎同出於秦，遂啟湛跋可考其文字之真偽，長安獲古編兩序可考劉鮑兩氏刊刻之始末，更不限於泉幣一門。其所論述，雖不盡關泉幣，而為泉幣而作者十居七八，其中論斷是非得失，頗中肯綮。初其所述泉說、所續泉匯，僅限於說泉譜泉者，殊不同可同日而語。自來專門之學，不難於自成譜系，而難於論斷。論斷各家，無非於各家之是非得失融會貫通，而後道其隻字。自成譜錄，則按圖索驥，凡枝羅輯富，無皆傳為之。鮑氏不自為一譜，而獨舉其記詠名家書拓之作，輯為是編，因不已不肯舉其論斷各家而并表一是，無以示人，自不煩另為一譜。讀是編，無當會其言之所在，句徒作記詠泉幣文字觀也。

石經閣金石跋文 行素草堂金石叢書本 馮登府撰

石經閣金石跋文一卷，清馮登府撰。登府字雲伯，又字柳東，浙江嘉興府人。嘉慶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石經補考十二卷，已著錄。是編金石跋文，祇寥寥四十七通，末附書天一閣本前刻，不獨視錢竹汀潛研堂金石題跋、瞿木夫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篇幅多寡相去懸殊，即視嚴鐵橋之金石跋，亦不及其半，並多所考訂，不徒作評騭語。如邢井鐘辨，積古齋款識據趙晉齋拓本脫去鼓右十字；跋周戎彝識，从示从北之為祇，以史記天官書循白瑞光之比、漢書天文志作比為證，謂二文每以形似相假，當為祇字無疑；跋大安寺鐵香爐，辨江西通志赤烏年號為太和之誤；跋唐開成岳林寺造像題名，辨甯波府志謂岳林自宋大中祥符始改之誤；跋唐陳巖墓志，據志居於剡縣敬業鄉太平里，辨明一統志、八閩通志、閩書諸書作在建寧之誤；跋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審明州刺史于季友後記在碑之末，正朱竹垞跋、王春浦金石萃編作在碑陰之誤；跋洪武寶鈔拓本，據永樂實錄考知永樂以後終明之世仍用洪武。其考訂實皆可與竹汀、鐵橋、木夫諸人跋文並駕齊驅，非如翁覃溪、張叔未諸人題跋偏於評騭，無可比也。其跋金石經記，其所存堯典、舜典、大禹謨每行十字、十二三字，皆作行書，首標堯舜典字，皆作八分，為各家從未著錄。自來考石經者，於漢熹平、魏正始、唐開成、蜀廣漢石經、北宋二體、南宋御書、清國學刻石外，於晉裴頠刻、太武及金石經，皆祇據載記，存以待考，鮮有親見金石經刻石而能述其行款者，與此跋記西洋最詳，且出於目覩，可以證明金之刻石實有其事，尤可補各家所記之闕，為考歷代石經者多一證據也。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　適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四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夫，江蘇嘉定人。嘗有漢石經考異、集古虎符魚符考、集古官印考證諸書。是編卷末有張鈞衡跋，據張跋，原稿爲百餘卷，稿成未刊，藏鎮洋陸觀察蕃農家。洛潘文勤以借閱，擬爲梓行，陸乃送稿於潘。竟以卷帙太鉅不果刊。迨陸取還，舟覆洞庭，遂沒於水。又按繆氏藏書續記，稿爲百二十卷，潘文勤以寄還湘中，爲人乾沒。究竟稿爲百六十卷抑爲百二十卷，二說既異，稿又久失，無從考知。此殘稿四卷，係從木夫所撰湖南通志金石一門與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記及其他金石搨本之跋語，采輯而成。此本之外，繆氏筱珊太史亦嘗輯瞿跋數十則，蓋從湖南通志中所撰之文，彙爲二卷，其說僅見於藏書續記，未經刊行。其刊行於世者，惟此適園所刊殘稿四卷耳。按金石題跋體例不一，其大端要不外考證、評騭兩類，如王虛舟、翁覃溪、張叔未諸家題跋，多從文字多寡、點畫同異、流傳端委，無眼一一爲之辨析，是屬於評騭之類。如錢竹汀、嚴銕橋、馮雲伯諸家，注重銘辭，或援刻以證經史之誤，或援經史以證刻之訛，是屬於考證之類。是編詳於考證，所存雖已不及百之一二，而即此四卷，以概其餘，固已不啻窺其全豹。如編中所跋不獨賢力毗伽公主阿那氏墓志、贈司空李楷洛碑跋，洋洋二三千言，論斷訂正，非徒以評騭擅長，無可比擬。即其跋谷朗碑，考谷氏得姓於秦谷；跋劉懿碑，考懿即高歡諸臣之劉貴，亦無一不有根據。正其於碑志之異體文字，某某爲通用，某某爲俗體，均能加以區別，不概以別體目之。其能辨六書之體，識通假之例，亦迥與梁廷柟、趙之謙輩僅於此種文字識爲奇字、別字，漫無分析，無有別，更非深於小學者不能核其詳實精搉。是不僅與嚴、馮諸氏抗衡，直堪與遠出承林德父、元敬、子蘭、亭林、竹垞之上。又錢竹汀氏後先媲美矣。惟其謂阿那氏志墨特勤之勤字爲勒字之誤，未免失考。按三音諾顏之梧里夢有闕特勤碑，

戚伯羲祭酒意園文畧、多剡特勤碑跋考剡特勤之勤確爲勤字非勒字之訛、極爲確鑿、瞿氏不據志以證史、乃據史以疑志、以爲勤乃勒之訛字、固當時未獲見剡特勤碑、無可旁證、要亦瞿氏信史太過也、

清儀閣金石題跋 觀自得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金石題跋四卷、清張廷濟撰、陳其榮輯、廷濟字叔未、其榮字桂廎、均浙江嘉興人、書分四卷、末有光緒十二年吳受福跋並附其札一通、首卷爲自商至明屬於金類款識之跋、二卷爲自秦至明屬於石類碑刻之跋、三四兩卷則所跋爲古刻複本及各種法帖、跋中屬辭多以評騭爲主、亦或間及考證、與錢竹汀嚴鐵橋瞿木夫諸家題跋專注重考證者體例不同、其大致略與王虛舟翁覃溪諸家題跋相彷彿、其在金石題跋之中、雖屬於評騭之類、顧其跋雖以評騭爲主、而於吳彝銘文頌字世字辨明阮氏積古齋款識之誤、刻於孔褒碑校字辨明王氏金石萃編之誤、釋於曹全碑考其煌字省、作煌掩字省、作掩、除字中直省短、作小篆字形、幺下各省小、皆以省取勢、非因碑陰剡姓名剡疑不全書於閭毋廟碑考其前銘合真元文刪仙庚書爲韻後銘合僊撰休疇修熹朝治隅爲韻漢時文字

韻音與周秦文字分音不同，亦詳於考證。曹溯可為參考字體、聲韻之資。陳氏編輯是書，以丁考、廣倉所刊魏稼孫輯、桑清儀閣題跋既非出於張氏手訂，更嫌其所輯未備，乃從為之旁求博采，去其雜見書畫諸跋，推而詳於金石者為限，輯為四卷，因徐氏書刊群籍，即舉以付之，而徐氏即秀之吳氏為之校勘，付之手民，刊入叢自得齋叢書。據吳跋所述，陳輯視魏輯增多倍之。但於張氏金石跋尾搜訪殆遍，乃四明嚴氏所藏張氏金石文字，其中如傅虔、傅銅尺跋，此編亮遺其二。其海上嘉月餘、漢延年益壽與天無極、印隋大業劉頭振鍾、六朝周氏毋姑福壽諸跋，則皆未經采取。是此編所輯，雖較魏輯為多，而其搜訪所及仍未免有所遺漏也。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一卷，清翁大年撰。大年字叔均，江蘇吳江人。書前無序，末有乙卯九月羅振玉跋。叔均於清道咸間，與張叔未、韓履卿、劉燕庭、吳子苾、許叔夏諸人以金石考訂之學著稱於時。據羅跋所述，翁氏所著古官印考略、瞿氏印考辨證、古兵符考略、封泥考諸書，雖已寫清目錄，書實未成。其陶齋金石略則僅存跋尾數篇，此跋尾即其僅存之數篇，羅氏從其草稿中輯出者也。所輯跋尾凡十七通，雖非精言之作，而一鉼片甲，如毛伯壺跋，識毛白為毛伯合文，足證吳侃叔釋柏之誤。號季子白盤跋釋獻戒于王之戒，謂集韻戒與戠同，說文解字注寔始翦戠，商今詩作翦，為是戠翦古通。引左宣十二年傳楚子圍鄭，鄭伯曰：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以為馘戒于王，即馘翦于王。封中穀跋於䞍字謂周書牧誓尚桓桓，號季子白盤䞍䞍子白从走，說文引周書為狟狟从犬，旁證益

桓子作桓子、齊侯罍桓子又作洹、齊侯鐘桓以又作筥、洹蓋此字同音、古多通假、庚羆卣跋謂丹一擀、丹即彤省、擀讀為榛、又彤一榛矢、又錫以彤矢一榛也、其考釋皆卓然可傳、全稿雖不盡傳、即此已足窺其校概矣。

枕經堂金石跋尾

一卷 歷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枕經堂金石跋尾三卷、清方朔撰、朔字小東、又字曉東、安徽懷寧人、是編為宗祖駿、潘祖蔭、宗稷辰、沈兆澐書後及吳隱跋、卷一為屬于金屬之跋、卷二為屬于石屬之跋、上後間以查德尹、黃小松、阮文達、翁覃溪、桂未谷、何子貞、葉東卿、宗滌樓、宗偉度、王子梅、花松岑、戴笠畊、沈朗亭、薩湘林、陸稼堂、周小農、李博齋、法可盦諸人語詩跋考附之、編中各跋頗為葉東卿、潘祖蔭所推重、而吳跋亦謂其曲引旁徵、於表正當初刻之令人咋舌驚奇、諸所深歎、其確鑿考其題跋於武氏雙石闕、樓式班碑、末有書此碑、嚴祺字伯蕃八字、以定非石闕之題字、為亦嚴祺所書、樓武梁碑中有良匠衛改雕文刻畫之語、以定非石闕之畫象、為即衛改所刻、於光緒與嵩高石闕銘、樓其文、以定開母廟石闕銘文、為堂谿協所撰、皆前人之所未發、洵為必傳之作、無怪葉潘兩家對於是編、交相推重、而吳氏一跋、亦對於是編極為稱

許也亞其跋後而附各家之題記如覃翁覃溪何子貞之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皆翁氏兩漢金石記何氏東洲草堂文鈔所漏載可採以參考補其遺也亦幸賴方氏此編而得傳焉

簠齋金石文考釋　雪窗叢刻本　傅汝玠撰

簠齋金石文考釋一卷清陳介祺撰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所著如傳古別錄簠齋尺牘簠齋手寫東武劉氏款識簠齋筆記均已著錄是書卷首無序卷末有羅振玉跋按跋此編乃簠齋手稿及其子厚滋寫本向藏丁艮善家宣統紀元始從丁氏得之卷中之文凡盡具大豐殷漁陽郡孝文廟銅甗鐙桂宮鐙陽泉使者舍熏鑪綏和鴈足鐙考釋六篇漢鐙考記臨菑東漢畫像石記二篇並附東武劉燕庭方伯沘陽鐙濟南及海鹽張石銘閑福與其自題凡詩三章陳氏考訂金石之文雅多述作向未刊梓其散見於已刻諸書內者率多單詞片語從未見有如長篇巨幅如此編者此編雖其文只寥寥數篇而其考釋大豐殷辨明舊釋朕字為聃定是器為毛叔所作謂與毛公厝鼎是一人之器聃名厝字安而為己祝諸家之考釋為確又其謂丁丑王饗大祖與武成丁未

祀于周廟不同郎以武成文考之一月癸巳自周伐
商癸亥陳于商郊是師行三十日而至四月至豐
則十五日為乙亥越二日為丁丑是克商四十日行未
當行三十一日而反從武成之丁未則三月十六日而非四
月距甲子四十四日班師行三十日先丁未至豐則去商
不足十日反謂釋囚封墓式閭散財發粟大賚四
海之事不能如是之速非衍月日自較武成出于傳
寫為可徵信指之疑乎以正武成丁未之誤尤于經
傳有劉是不獨為陳氏金石著作中之吉光片羽
直考釋彝器文中有數之字也

集古虎符魚符考　百一廬叢書本　瞿中溶撰

集古虎符魚符考一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
夫江蘇嘉定人是編所輯魚符符各為圖之名
為考之後附瞿氏題記於卷末所輯之符計
虎符十二魚符以龜符一都凡十一有九而虎符
中之濟陰太守五原太守騶男之符則并有圖
考而無圖據卷末所記謂輯成官印考證後
復輯是卷附於其後所以此編之有劉圖與官
印考證之有劉印如出一轍考官印考證采輯各

家譜錄目後記有為有未見其皆劉而待訪之語
此編與官印考證輯於同時所劉之圖蓋亦與官
印考證同例亦為以待訪者也自來虎符魚符
僅散見於名家欵識譜系之中不過為附屬之
品聊備一格從未見輯有專書其輯為專書
者惟翁大年之古兵符考略與此編而已此編
所輯有為符無評視翁氏考略稍異其考釋
則較此頗堪伯仲惟所輯寥寥不及羅氏符
牌彔校集之博所考誤謂符文與上之字誤

於右，武衛和川府符，武上尊右字，驍男符，虎上
衍銅字，不及羅氏符牌錄考訂之確，而考古符
兵符者要不能不推翁氏古兵符考略與此編為
先河也。

簡牘檢署考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簡牘檢署考一卷，清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
又字伯隅，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甯人。邑
諸生，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其有觀堂
集林，是編亦考簡牘檢署。其於簡牘也，於其
名曰冊、曰簡、曰方、曰版、曰策、曰札、曰牘，於其質
曰竹、曰木，於其制曰長、曰短，於其書文之形數
字數，於其書體之用篆用隸，於其書字之用刀
用筆。其於檢也，於其別金、曰金、曰玉，於其封

曰青泥、曰紫泥及水銀和金。其於署也，於其題
曰官號、曰姓名，無不考其原委，徵引不可謂不
當，考釋不可謂不詳。惟謂筭為策之一種，合筭
與策二者為一事，先失考。按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
有兩編之形，乃簡札聯屬之名，其單獨一片未
經聯屬者，以木為之則為札，以竹為之則為簡。以
其義屬一片則為版，為牘。以其形方則為方，以
其稜曰稜角則為觚。亞謂札也，簡也，版也，牘也，
方也，觚也，皆單獨一片不相聯屬之異名，雖長

短廣狹制度各異而簡容二字或三字五字方書
不及百名牘容五行札容十行觚六面或八面書版
或書以鶴頭要皆以為書刺寫文字之用其簡
牘等以外之筭則不書文字而記數與簡札版
牘方觚而施以文字無迴別正儀禮既夕禮注古
文筭皆為筴易繫文策本又作筴算本筭字
假借字算與策又或作筴是筴又為算策假借字
彼此展轉皆可通假而以經傳作筭無亦往往作
策不得因經傳或書筭策為策遂謂策筭為一
物王氏誤合筭策為一於古人展轉通假之例未
能深悉此則所亟當辨正者也

金石韻府　鈔本　　　馮汝玠撰

金石韻府五卷明朱雲編雲字時望江蘇錫山
人書前有嘉靖十年南禺外史豐坊序據豐序
云時望遊廣雨舟先生澂江草堂得縱觀金石文
因取夏竦薛尚功楊桓諸編捃摭其文按四聲列
之標之曰金石韻府知是編乃時望因夏氏薛氏
楊氏三家之書掇取金石文增減而成今檢其
書雖取材于夏氏薛氏楊氏諸書而其中頗有所
增損豐序謂其書為非鈔襲者比尚屬紀實
之論編中所引各文首列說文小篆較許簡四聲
韻但列古文而不列小篆者其例為善考古者據
之因篆求古檢查尤便是亦許簡四聲韻諸書之
外可備參攷古文之書惟所引說文許簡則標原
書之名於四聲韻則第標原書所引古周易尚
書道德經義雲章諸書之名於薛氏鐘鼎彝
器款識則第標原書所引南宮中鼎齊侯鎛
諸器之名而不標夏氏薛氏原書之名體例殊欠
畫一然於全書要旨亦無害也林尚葵李根之續金

右韻府、即因是編而作、四庫全書於林季續作則入於存目、於是編則竟未采錄、按四庫所采諸書概以右有採進本為限、是編蓋未在採進之列、故無從採錄也、

說文字原考畧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字原考畧六卷、清吳照輯、照字照南、南城人、曾輯有說文偏旁考、是編即輯於偏旁考之後、前有段玉裁、王鳴盛兩序及吳自序、卷首一卷采說文五百部、夢英偏旁、以張有復古編之筆迹小異字附之、卷二采汗簡、六書字原、隸辨偏旁、以張有復古編之聯綿字附之、卷三采說文五百四十字解、及說文序與後序、卷四采說文數示、信說文新叙、卷五六附以說文引經異字、說文引漢制、急就篇、擬急就篇、為之殿焉、按自古字書史籀、倉頡、訓纂諸篇皆積字為句、不訓形声、自許叔重撰說文解字、始別部居以立偏旁、始加訓讀以為說解、吳氏此編五六卷以下所采無關宏旨、惟其四卷前以說文偏旁為主、而以各家所定之偏旁不同於說文者次之、為之考其異同以窮其變、以說文五百四十字解為主、而以徐氏部叙次之、論其不可拘守以會其通、其於字之偏旁說解提綱挈領、可謂能識其原矣、惟五百四十偏

旁為編列諸字部居之原，吾輩字解為說解
諸字形聲之原，尚非始製諸字賦形賦聲之原，
其賦形賦聲之原，正當古籀小篆之中一切反例
省半疊合之體，其形無非從獨體及附有不成
文之獨體合體相益而成，其有聲無非從聲在字
外之體相益而皆必盡識獨體與附有不成文之
獨體合體而後乃可識諸字賦形之原，必盡識聲在
字外之體而後乃可識諸字賦聲之原，蓋僅從
偏旁字解求之，殊不足以窮諸字形聲之原，第
吳氏此輯，雖不足以窮諸字形聲之原，而為考諸字
形聲之原者，能從此編入手，固亦可得若窺其梗
概也。

印林遺著　滂喜齋叢書本　僑汝諒撰

印林遺著一卷，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
是編為潘氏滂喜齋刊，編內題某先生桂注
說文條辨，其下則潘氏自題曰許印林遺著，此
以印林遺著並標其名，未從潘題也。印林長於小
學及鐘鼎款識之學，撰述甚多，刊板者殊少，
其考釋款識之作，僅附錄於吳氏攈古錄內，附
于吳書以傳，其小學亦無專書，一生所得，悉致
力桂氏說文義證，為之任勘校之役，見於今本，即
據其校定之本刊行者也。此編條辨凡二十事，末
附自記兩則，其所條辨皆為某誤注，校桂注而發。
桂氏說文義證與段玉裁、王菉友兩家之書，鼎
足而三，其博引旁徵，所以發明許書文字之義，詳
實處每駕段、王兩家而上之，尚不細心尋繹，擅下
雌黃，誤以原注所引所論之不誤者為誤，則讀者
誤於其說，將不獨為原注之害，其害且將影響
及於許書。許氏此作，蓋有不能已於辨者，殊非因
桂書為其所校，遂於桂注曲為右袒也。段氏說文

注、一時為之攷正補訂者不止一家、獨桂氏說文義證為之條辨者五、蓋許氏此著、能甚所辨校者之謬誤、衍奪若干條、而於桂氏原注多所發明、其有功桂氏原書、正自不淺也。

六書假借論　滂喜齋刊本　孫汝珍撰

六書假借論一卷、曹毓鍾撰、毓鍾字念生、安徽歙縣人、工篆書、嘗客吳氏幕中、曾為評考古封泥、其題吳氏漢封泥七言長古、傳誦一時、著作韵覽館稿、潘祖蔭為之刊於滂喜齋叢書中、是編即作韵覽館稿中之一篇也、是編專論六書中之假借、其論曰要不外乎鄭氏所謂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趙氏所謂有因義之借、有有無義之借、有因借之借、有轉注而假借、有白假借、一書自當於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中求之、不能舍五書而別有所假借也、于是許林重氏所謂本無其字者、皆實有其字矣、其意之所在、蓋本因鄭趙兩家之說、知許氏所謂本無其字兵、皆實有其字、故特著為此論、以明六書中之假借與臨文通假之例迥異、按說以解字、列舉各字、許氏明言假借者、烏下曰取其助气、故以為烏虖、鳳下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是為有義之假借、疋下曰古文以為詩大疋字、童下曰廿

古文以為疾字，是為無義之假借，非其中實無義者。義之分，而所謂以為、所謂故以為者，皆確定借某字以為某字之謂，是可知六書之中，非假借本無其字，與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確有其字者不同，而借此五書之字以某作某，實各有固定之字。若經傳中彼此相假之字，則凡同聲之字無不可以通假，是則古人臨文通假之例，非所論於六書之假借矣。曹氏此論，純就六書假借解說，不與臨文通假相混，最分析家清，正謂本無其字者皆有其字，尤屬不刊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部首歌　許學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歌一卷，清馮桂芬撰。桂芬字林一，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著有說文解字段注考正、校邠廬抗議。是編為馮氏當時課孫之作，其所系音注，則其孫世澂補加者也。歌取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用上下平韻製為七言長古一篇。按照說文解字各篇分上下之目，依上下平之次分韻，一上用東韻，一下即用先韻，其二上以下諸篇，每易一篇即轉一韻，每篇之上下目亦上下平韻分押，為一篇上下分押東先之例，十四篇目依次遞轉，至寒、鹽兩韻為止，其咸、刪兩韻則以五篇增並說文之部分補足三十韻之數。易於諷誦，最便於學僮。至其孫所加音注，每韻皆註明說文原篇上下之次及其部目之數，並依許氏原書之讀若其原本之反切，考其音讀，尤足為諷誦無尋繹之助。說文一書自清中葉盛行，人人知以說文部首為小學門徑，人人思以說文部首為學僮課本。然如黃氏之說文建首字讀，強就五百四十字為之句分句分韻，頗近於穿鑿；陳氏說文部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著錄

提要僅就五百四十字爲之依次迻錄，未加以理董，於

課學僮的感，茍依推此編則諷詠僅於學僮之諷

誦，音釋則僅於成人之研考，一書而深淺並肴，可

視學者之程度而施教之，昔陳詩人述作在講求

說文部首諸書之中最爲適用之作也。

說文補例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補例一卷，清張度撰。度字辟非，又字吉人，湖

浙江湖州人。是編首論說文篇數、部數及正文、重文、說

解字數，次舉部首匯次、部字叙次、屬字歸部，及

重文說解引書之例，末附補例，分條爲例凡六，其內

其要分爲若干條，其於許書之例，初視之似極瑣析，

細察之，實於許書體例未清，指許書體例大端

有五：曰立十四篇之部，曰序五百四十部之次，曰隸正篆

於各部，曰附重文於正篆，曰說解正篆之義形聲。

而說解中專屬於義形聲之例，不在其中。其立

部首之例也，偏旁從古文者即以古文立部，偏旁從

籀文者即以籀文立部，偏旁從篆文者即以篆文

立部。一字有兩體而偏旁各從其一體者，即立兩

爲兩部。無部可入之字即獨立一部，有部可入之

字而有字從其偏旁者，即別立一部。其序各部之

例也，形可聯者以形聯，類可聯者以類聯，形類兩不

可聯者，即兩爲一形一類以聯之。其隸正篆於各部

之例也，有同從其義隸屬者，有同從其義兼從

其聲隸屬者皆其附重文於正篆之例也曰附本字下另為一字者曰附見於本字說解中者曰回一字兼作兩字用即分附於兩字下者其說解正篆形義形聲之例則分屬義形聲三者各曰專例其所謂某也某某也者專說解字義者也其例曰以本字之形為說解者曰以本字之聲為說解者曰以本字兼轉注假借為某字即以某字之義為假借字說解者曰以本字之義為連文疊語即以連文疊語為說解者曰以本字異體方言為說解者曰但以本字義為說解者曰兼兩本義假借義為說解者曰並舉兩義以為兩說解者是其說解字義之專例其所謂從某從某者專說解字形者也其例曰言象以為說解者曰言從以為說解者曰象與從兼言以為說解者曰曰某聲某亦聲以為說解者曰曰从反从引从半从省以為說解者曰以同形同意以為說解者曰以古文為說解者曰並舉並兩說以為說解者是其說解字形之專例其所謂讀若某某者專說解字聲者也其

例曰以本字之聲讀為說解者曰以本字同系之聲讀為說解者曰以本字不同系之聲讀為說解者是其說解字聲之專例此外屬於引書蓋闕諸例亦引書曰證義證形證形聲之分蓋闕曰義形聲全闕及或闕一二之異此許氏全書之例也不通其例即無以通其說解如田兼假為陳馬兼假為武其訓田以陳訓馬以武即以其假義為訓段氏於田陳馬武亦以為聲訓不知其義即誤於不知許氏說解字義曰假為某字即以某字為說解之例也張氏此編既舉各例於部首復次部字敘次屬字釋部各例皆須溯為若干條皆不當分而強分於說解之例以雅屬於說解通例之一曰及曰闕諸例與雅屬於說解字形之與某同及某與某同諸例及雅屬說解字聲之讀若某及讀若某某讀與某同讀若某同讀若俗語諸例皆統屬說解不當合而強合是於許書說解通例及說解字義字形字聲之各曰專例概未分析對於許書說解影響殊鉅此則不能不

就其所舉各例詳為辨正者也

說文字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字辨十四卷，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福
建侯官人。書前有徐宗幹、陳澧、何秋濤及林氏
自序並例言十一則。書中分卷之次、卷中分部之次、
部中分字之次，一依說文解字原次，故書亦卷十四，
第每卷不分上下，與說文解字原書異焉。林氏以
好古者欲書說文之字而莫得其原，每以殘篆之
故見於字書者以為說文正字，或以己意杜撰，而
摹篆作楷反成破體，徒於字形求之，不知於字
義辨之，因輯錄曾經前人摹篆作楷之楷體，
附以今作之楷於下，以為是編。按楷出於隸，隸出
於篆，但按楷體偏旁證以說文部首，則依篆體改
圓為方，易寫為楷，無一字不可以摹寫，亦無一字
不合於說文，正不必以前人曾否摹寫為據。作者不
知考字之偏旁，提綱挈領，示人以摹篆作楷之
法，乃於說文所錄九千餘字不能悉行摹寫，而僅
以前人曾經摹篆作之楷之體為限，以為允是，
乃不背於說文，已不免於遺漏，而其所以為之辨

至其草頭作艸，鳥旁作烏之類，又夫人而知之，無關要義，是不僅於字義無所辨正，即其所見亦殊為未達也。

東洲草堂金石跋

東洲草堂金石跋五卷，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又自號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乙未鄉舉第一，丙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與何氏東洲草堂金石詩同為遯盦吳氏刊本。惟金石詩為吳氏所輯，不見於東洲草堂文鈔，此則見於文鈔之中。文鈔中題跋另為一類，卷六至十為屬於金石之屬，卷十一十二為屬於書畫法帖之屬，此編即全錄文鈔中卷六至十之題跋五卷，其文鈔以外者，方氏枕經堂金石跋附載何氏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諸跋，均未輯入，乃知吳氏之刊此編，祇就文鈔題跋，刪其書畫法帖之四卷，第取其卷六至十題跋金石者錄入遯盦金石叢書，其未見於文鈔者，則概未采輯也。何氏於金石之學，本非專門，其考證固不及瞿木夫、沈柳東諸人之詳博，即就評騭而論，亦視翁覃溪、張叔未諸人為遜。編中於郘公諸鐘之[illegible]字，不知其為郘之假借字，辨阮氏釋周之誤，改釋為秦，甚誤，亦正與阮氏相等。於史[illegible]之史字，不從舊釋為史，

認為象執射中之形，亦係以不誤為誤。於校考阮
氏積古齋款識法則，與原釋互較，其於庚子父乙
尊之父史，謂即右史；二又仍為又，亦書中此例甚多。
門牧敦，謂門牧止是一字，則視舊釋為當。於台
伯虎敦之旁字，謂當為英；林楚之曾侯鐘之曾侯詺，
舊釋猶先出未確，則釋舊釋未妥，亦得失參
半。惟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以碑訂史之三事
及以史訂碑之一事；漢司徒殘碑，據碑中司徒建
續協亮之語及舉將等字，證以明帝紀，實固
傳定為下邳侯劉張碑之殘石，均為諸家題跋
之所未道，頗具特解。合而觀之，所題跋諸跋，全不
如右，蓋其考訂碑刻之學勝於考釋款識之學
也。

論篆　篆學瑣著本　馮汝玠撰

論篆一卷，唐李陽冰撰。陽冰字少溫，趙郡人。新
舊唐書皆無傳，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
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系敦，行敦子懷
一，懷一子雍門，雍門子長湛，次澥，次服之。服之
子陽冰。又據元吾邱衍學古編，陽冰名潮，杜甫
甥也，以字行，別字少溫。據陽冰書縉雲縣城隍
廟碑，曾為縉雲縣令。據宰相世系表，曾官將
作少將匠監。金石文字記謂陽冰趙郡人，太白從
叔，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
而字以陽冰、少溫，於義無取。並據吾邱衍之說，其
名潮，字以陽冰，較世系表所載為詳，當必別有
所本，宜存以俟考，未可以其與世系表所載不同，遂
謂其誤也。陽冰論篆，據徐鉉、徐鍇所引，雖不盡
合於六書，要之謂由即無字，知由為無異體，亦正未
可厚非。此論歷舉李斯、王次仲、師宜官、邯鄲淳、
曹喜、梁鵠、蔡邕、杜伯度、崔瑗、張伯英及其弟
文舒，述篆隸八分章草諸體，乃論書體之作，非

論字學之作並其謂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
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
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
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
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
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
彙備萬物之情狀於古人始製文字類物而象之
理視許氏之於象形但曰畫成其物隨體詰詘者
譬喻尤精於字之原始頗得要領此論雖以書
體沿革為主而其推聖達造書之意實可與許
氏所舉互相參證陽冰闕於六書之述作久〻志已
久佚傳世無僅存此論尚可借此以窺其概略不可
不亟為采錄以存前賢論之緒論也

通俗文附敘錄　廣州刊本　馮汝玠撰

通俗文一卷附敘錄清臧庸輯庸初名鏞堂字
拜經江蘇武進人玉林先生之元孫也生平所輯
古書甚多輯有月令雜說孝經考異子夏易傳
詩考異韓詩遺說盧植禮記解詁爾雅古注
說文舊音考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王肅禮記帝
王世紀蕭該漢書音義鄭康成易注諸書是
編前有林慰曾序末附敘錄按通俗文原書久
佚任大椿顧震福馬國翰諸人皆輯有此書此
編捜輯與任顧各家所輯彼此均不相襲可與各
家輯本互相參考其所附敘錄乃考隋書經籍
志載有服虔撰通俗文而唐志則僅有李虔續
通俗文而無服書因謂顏黃門謂通俗文世題河
南服虔字慎造魏江式表次此於方言埤蒼間
是北人盡以為漢服虔子慎所造著並考之阮氏
七錄本言李虔造徵之初學記阮氏為信唐
志稱李虔續通俗文殆為北人之見惑以為所
書遂誤李氏為續乃以漢魏上籍志登晉志今

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又以孫叔然以前未有反切，而通俗文反音頗近時俗，又以叙引蘇林、張揖皆魏人，論世在子慎之後，舉為三證，斷為非漢人之書，當出自晉宋晉間人，則考證詳確，為其獨得之見，與其所輯服書原文尤可相輔，以糾是判考世所謂服氏通俗文者，不可不知者也。

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　晨風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解字校勘記殘稿一卷，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文肅公安國之子也。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直隸永定河道。其有廣雅疏證二十三卷、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學者稱為石臞先生。此記乃其校勘說文解字之稿，而桂馥鈔而僅存者，前有桂馥記語，有蔣斧、許瀚兩跋。稿存一部，至部止，僅說文十四篇第一篇及第二篇之半。凡校勘一百二十九條，其間於大徐誤者，以小徐繫傳校之；大小徐並誤者，以經傳及許氏本書校之。所校各條，如萌字下以許氏本書所字注讀若萌，證明本當為萌字，當从繫傳作从艸明聲；蘿下據本書蘿聲之篇蘿呼規切，證明宜從繫傳讀若壞隨之隨；蓏下當依繫傳有瓜亦聲三字，謂刪去非是；莔下據爾雅小雅爾雅周禮鄭注，謂系斗下加一子字作系斗子，亦是；皆於注重於音訓，不沾沾以於文字點畫繁省之細。考王氏序段氏說文注曰：說文之為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又曰：若夫辨

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繁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轉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聞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聲音訓詁也其治說文蓋純以聲音訓詁為主與此張稿校勘者條互相印證若合符節此編所存雖不及什分之一第據所校勘與所撰段序參攷即與其實之可從條已可證其於說文之聲音訓詁無不會通苟非此例以校勘說文全書不獨可正大小徐之誤刪誤改以還許氏舊觀即於許書之聲音訓詁亦必難於貫澈許說謂雖非全璧要為正寶實確當所見而云然非阿好也

字典部首音解 四川閬中縣刊本 馮汝玠撰

字典部首音解一卷清馮金鑑撰金鑑字心蘭又字藻卿晚年別號執存浙江桐鄉人同治丁卯舉人光緒丙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轉掌京畿道御史戶科掌印給事中官至四川川北兵備道著有五音反切圖說二卷是編為蒙學初階四種之一乃馮氏官四川時所著四種之中一為音韻啓蒙即就五音反切圖摘舉其要一為認字教法一為寫字教法其一即此編也編首有馮氏自序次即按字典二百一十四部之部首逐字加以音解音依近時官音解依說文舊解其字音有非用切語不能切出其音者則上一字依韻母分別開合粗細下一字則祇取諧聲不用沈約之韻惟求兩字連呼易於成聲而從此由淺入深因楷求隸因隸求篆於古今文字不難融會貫通自來研考古今文字無不先從偏部首入手所謂偏旁之學誠以無字不由偏旁合成能識古今文字之偏旁則無一字不可識無一字不可解矣以閒

馭繇之法，莫善於此。惟闕於篆書偏旁，有陳焕之說。文部首分韻，胡重之字原訂表、馮桂芬之說文部首、潘苗夔之說文部首句讀、陳建侯之說文提要（許書）不止一家。正隸楷以下，其隸書偏旁，祇有厥南原隸書偏旁五百四十部，附於隸辨之後。其楷書偏旁則向無專書，惟有葛氏此篇而已。厥氏之書，偏旁以隸書為主，乃篆與楷偏旁之樞紐，為（考）說文字偏旁之學，循序探討，所不可少之書。此編則偏旁以楷書為（主乃）篆與隸偏旁之梯階，為考文字偏旁之學開始尋繹所不可少之書也。

書契原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書契原指十四卷，清陳致模撰。致模字小雲，浙江會稽人。書首有咸豐五年自述繇，即以繇代序，述撰是編大旨。繇後列標目、音略，標目之後，依說文五百四十部序次，分為十四卷。每部首一字，輟以小敘，述其字義。小敘之後，各系以詩，詩隨言長短，不拘一格。凡為敘五百四十則，詩五百四十章。其部首以外之字，概不與焉。是編撰述大意，以為道與氣也，一也。氣流為形，亦一也。有一形，即有一道立乎其中。總之非一也，乃從一造，亥以氣與道為主，志於天地陰陽五行萬物，以演其義，援其自述所繇及繇中自注，謂從主而體參悟，而得其理要，則以說文開首一字說解，惟初太始，道立於一，卷終亥字說解，亥而生子，復從一起，為是編蘊奥也。考說文許氏前序明言初造書契，依類象形，其說解一字，所謂道立於一，亦祇言天地萬物之造分化成，係從一起，非謂一切字義皆由道與氣推闡而出。此外說解，如甘曰從口含一，一，道也；氣曰祥气；三曰天地人之道；二

曰地之數，日曰太陽之精，月曰太陰之精，木曰東方之行，火曰南方之行，金曰西方之行，水曰北方之行，心曰火藏，腎曰水藏，肺曰金藏，脾曰土藏，肝曰木藏，物曰萬物，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晶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所謂道，乞天地陰陽五行萬物無不賅，若就其本字說解，不與他字牽連推於十干十二支，諸字略其本義，僅從其假為干支之義立訓，故但依五行方位四時氣候之次第以為說解，所謂亥而生子，後從一起，無其一即指子而言，乃謂十二支之次序起於子，終於亥，亥終則後從子起，非謂其五百四十部首，其卷末之亥部與卷首之一部始終相循環也。陳氏於一與亥兩字說解之中，鈎而通之於一，後從一起之義，以為五百四十部首悉立於道，原於一，而無一不會於天地陰陽彰彰五行萬物之義於其中，遂援許氏說解干支之例，以為是編，是不惟於古聖制作書契之原指未嘗措通，即於許氏創立部首之大指，亦曾未了解也。徐鍇說文繫傳之部敘一一推其銜接之由，識無因其字鑿附會，尚識其不必無作，若是編之憑空結撰，則視楚金之部敘，其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矣。

六書緣起　篆學瑣著本　馮汝玠撰

六書緣起一卷，清孫光祖撰。光祖字翼龍，江德崑山人。是編前無序目，凡論述二十八則，皆隨筆紀錄，無體例可言。其所論述，不推於古人措造六書大旨，無所闡發，即古人所舉六書之名，如班氏所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氏所謂象形會意轉注處事諧聲假借，許氏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復，未引一家之言，未著一字之論，且不過於壁中古文、史籀、大小篆、孔子書、李札碑、秦斯、李篆、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書，由古文籀篆而隸八分，就字體點畫之變遷，略述其梗概而已。推於秦書八體中之摹印、甄豐六書中之繆篆，論述較詳，並歷舉秦漢九字、劉漢壽亭侯、宣威將軍和善國尉諸印篆體，及明清印文更雜，析篆體之分懸針玉筋，謂鐘鼎文字畫古雅，章法參差，印文做此，則有意趣。核其前後所論，篆體之外，側於論印者居多，蓋純為刻印摹印者

而發，是書如吾邱氏三十五舉、何氏六十五舉之類。初於六書全不相涉，特以古文籀篆均包括於六書之內，遂襲六書之名，而以緣起冠其首也。

羣經字音辨要 重刻本 馮汝玠撰

羣經字音辨要九卷，清楊名颺編。名颺字崇峰，雲南人，官至陝西巡撫。是編為其守漢中時所輯。前有道光十年楊氏自序及道光七年重刊時崇綸序。書前為凡例六則，次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為次，分為九卷。於九經字不重出者四千七百五十八字，字體遵字典摹寫，字音依韻府翻切。凡經有其字而韻不收，及韻雖收而經別讀者，則於每字之下先注明當作某，而後按韻府各韻所收之音分別臚列。核其全書之旨，於經字音讀某家作某讀、某家又作某讀，概未采錄，僅取九經之中不重之字，以經字為綱，以韻府之音為注，以別某字應讀某音收某韻，或應讀某音並收某韻而已。是雖名為羣經字音辨要，實祇剿取韻府所列之音湊以成書，不惟於羣經字音無所考證，即專就字音書而論，亦僅限於韻府一書，於韻府以外諸書之關於字音者亦概未采輯。不過坊販之俗訛、土音之舛錯，聊可藉此正之，外則一無可取也。

藝文備覽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藝文備覽一百二十卷、清沙木編。木字青巖，浙江嘉興人，書前有阿克當阿、許人序跋詩贊觀款及沙氏自序，首列凡例總目檢字，不分卷，次依十二支之序分為十二集，每集內分十卷，都為一百二十卷，各卷總分二百一十四部，卷內分部，部內收字一以字筆畫之多寡為先後之序。次每字楷下各系以隸篆籀古，原名藝文通覽，今易備覽，乃其後改之名也。據卷首各家序述，謂沙氏此編垂三十年而始成，吳錫麒亟謂其可以千古，頗為一時推許，實則其分集分部，敘字乃襲梅氏膺祚字彙之例，而增多其卷數；其楷書之下系以各體，乃效傅世垚六書分類以篆次於楷書之例而加以隸書；其有篆無隸之字，志為補隸，乃襲佟世男篆字彙無篆之字依楷補篆之例，而易其補篆為補隸，不過雜取成書增益以為此編。至編中舊音舊解之外，沙氏所附之音解，如介下謂漢書通作芥，安石字說相承不甚謬，不知同音可假。宰下曰宰，主也，从宀从辛，宀屋宇也，辛金也，取金之剛斷義，主宰於國主宰於家也。純屬望文生義，尤於聲音訓詁之道未通。并楷下所系隸篆，隸以漢碑為主，篆以說文為主，並悉注明出處，可使識字者由楷而隸而篆，因流溯源，可以明其遞嬗之迹，便於檢閱，頗可省學者徵集輯之煩，但就字書而論，尚非一無可取，如執小學六書衡之，則非所論於是編矣。

寶鐵齋金石文跋尾　馮汝玠撰

寶鐵齋金石文跋尾三卷，清韓崇撰。崇字履卿，江蘇元和人。書分上中下三卷，前有道光二十一年嚴保庸序及董國華、潘曾綬諸人題詠。卷中跋尾於金石考證評騭，皆具專長。惟其題裴岑紀功碑，謂碑在巴爾庫城外海子之上，即漢之蒲海。吏民建祠於海子之上，故云海祠。據漢蒲海澄明其為海字，可正較各家之釋德祠為長。其題昔林簋，謂簋字皆古及先秦考古記鐘鼎款識諸書皆釋為敦字，其實皆簋也。說文解字簋从皀，竹从皿从皀，此第六言敦字之皀，即皀字。古之簋或以竹或以瓦，故竹皿並用。此省竹皿而從古文象其形也。吳縉其作說敦即本此說。雖王文敏公據近時出土之簋謂簋實有其器，且實有其字，曾為說辨之，而今考古之家尚有祖其說者。韓氏此說依據說文，頗合於六書之旨，究不得不推為創解。就此而論，是編已足以傳矣。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清繆荃孫編。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書前有繆氏自序。卷一至十七為起周迄元之各種石刻，卷十八專為起晉迄元之墓志，都為一萬八百餘種。異龍觀鐘銘以外，均屬於石，而甎瓦不與焉。繆氏此目乃輯其所拓順天、四川、山東及直隸之易州、宣化、真定，江省之句容、溧水，上江之太平、當塗、潛山、桐城、貴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倉諸處石刻，並益以所收韓小亭、馬硯孫、漢蘭坡、崇雨舲、樊文卿、沈均初、劉燕庭諸家舊藏彙錄而成，純屬繆氏自藏，與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吳子苾攟古錄從各家所錄及其所藏合輯而為一編者不同。以一家所藏而多至萬有餘種，雖視攟古錄所輯石刻一萬五千餘種僅得三分有二，而視寰宇訪碑錄所輯石刻之七千餘種已增益三分之一。其中遼刻竟有一百六十種，較據吳錄所輯多且倍

之卷末墓志更多最近出土諸家未經著錄之
品不獨在收藏金石目錄之中號稱宏富即於
攷藏金石目錄之學亦足有參稽其於魯孝王
刻石據水經注曰泗水孔廟东有雙闕即靈光殿
之东南闕又曰殿之東南即泮宮中有臺臺南水
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
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爰正其名為泮石池刻
石於會仙友題字據雲笈七籤定為張道陵
之侶會集蜀峯之作於至德元年湯金井
欄題字因江寧府續志以為唐肅宗之至德考
肅宗尚稱載不稱年定為陳物則又各家著
錄所未及考者也

字彙　明刻本　　　　馮汝玠撰

字彙十二卷明梅膺祚編膺祚字誕生宣城
人書前為其兄鼎祚序次為凡例又次為目錄又
次分述運筆從古遵時古今通用四類並彙為
全書所收疑難之字使於尋其所繫之部編為
檢字以為首卷其後乃分諸字立為二百一十四部
其序次從一畫起至十七畫止部內所領之字其序
次亦從一畫起至多畫止統收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
字按十二支之次列為十二集集為一卷都為十二卷
末以辨似醒誤及韻法之橫圖直圖附於後另為
卷首據其凡例謂立部分編俱以字畫為序多苦檢
閱之煩今以字畫之分多寡循序列之梅氏之輯
是編蓋鑒於字書為序雜於檢閱而作按自古
字書自史籀而後蒼頡爰歷博學凡將訓纂諸
篇皆分章對句便於諷誦而不便於檢閱自許
叔重說解文字始創立部居不使雜廁各從其
類檢閱始便而後字林玉篇相從而作僅據其部
居而不易其分部之法至陸法言切韻出作韻為以

書欽字具沿唐韻廣韻系統而參之相繼不變從此
韻書與字書遂離檢閱者又感困難而字形之學
遂從此不修偏旁之學亦遂從此而講矣梅氏於
字體匯變統屬之無法之後能以一人之力一變切韻
唐韻之成法遠紹說文玉篇之遺規因時制宜就
見行楷體創立部首其學識已不可及其分部敘部
敘字循創循字畫多寡為序之例尤為許慎以
後編輯字書以減取繁最善之法為字典為首
清一代著稱之字書其分部敘字及其檢字之法

一字是編體例不能無所變更而其明證說文玉
篇而後以偏旁分部之字書允宜首推是編四庫
全書既列字典於著錄更列此於是編之正字通
於存目而獨遺梅氏是編未錄殊未免數典忘祖
也

漢隸異同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漢隸異同十二集清甘揚聲輯揚聲字賓求
寶坻人書前為甘氏自序及總目目後依字典成
例按十二支分為十二集每集之內亦依字典分部
每部之內凡漢碑中隸書不同於今字楷體者
亦則必采之則識之其偏旁今字波磔不同而
結構不變者則概從刪削而錄之字均屬隸之
異體而其異體之中或援碑而其體並同或數
碑而其體各異其中同異又分為若其所錄之

字如仞省作刃借省作共僚省作尞其省形存
聲與裘古文作求省衣同例如彷作仿徘作俳細
作佃揚作傷儋作儋其易其形體別從一體與
僤篆文或作繟易从單為从革同例如僊作僊
動作動勳作勳其易其聲體別從一體與禩
篆文或作祀易異聲為巳聲同例如壓作壓
澀作澀久作畝其從本體別增一體與舞古文
作𡕻增竹同例其更之體雖與說文所引古
籀小篆變更之體若不相襲其變更則與說

文所引古籀小篆變更之例如出一轍可證漢時字體變更尚多沿古籀小篆之例如什作汁仆作卦兆作兆副作福露作路因同音而假借与周礼故書儀礼古文某或作某同音相假之例正同更可證漢人隨文不限定必書本字凡同音之字皆可假用按是編所錄之異體因其同異以考漢人字體之変更字音之假借頗可於說文所列重文周儀礼注所引故書古文之外資為旁證惟於孔耽神祠碑郙閣頌張遷碑之歲字則因碑各異體而分列於張納功德叙劉熊碑劉衡碑之至字同一碑各異體則以劉熊劉衡碑之兩至字附於於功德叙至字之下體例未盡畫一不無可議然於全書大旨固無害也

說文繫傳校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繫傳校錄三十卷清王筠撰筠字菉友又字貫山直隸安邱人書前有王氏自序及其弟記三則首以附校大徐部目列於卷端次以所校繫傳重文及附校大徐各條依說文十四篇分上下各為一卷另以所校繫傳後之部叙自為一卷末錄李燾五音韻譜序十國春秋徐鍇傳朱文藻繫傳考異兩序並其說文繫傳考異書後與復馬臥廬書總為卷附於後都為三十卷後附其子彥侗識語王氏是書乃因朱文藻繫傳考異於部中列文次第多與今說文前後倒互各卷列部亦間与今說文分合不同皆不據改說於篆文偏旁移置形體小異不合者改之於說中增減形似之處無關輕重者存之信知謬誤者改之遂參以說文五音韻譜五音韻譜玉篇廣韻汗簡諸書斷以己意遂成是編按朱氏所據校本為郁陛宣朱文游兩家藏本王氏所據校本為汪氏馬氏祁氏三兩家刻本（又據[illegible]）就其所據而論郁朱所藏不知誰為

何本、王氏所據則僅汪、若霖藏刻各本馬、邵二刻，是否即較朱氏所校郁朱藏本為優，無可證明。就其所校而論，朱氏之或仍或改或不改，說固甚略；王氏於可疑無輒下己意為之判斷，其失亦正復與朱氏相等。朱氏原書四庫僅收附錄上卷，其二十八卷之致異則朱竹君所藏鈔本，而外別無鈔錄。王氏所校是否即較朱氏致異為優，亦無從比較。惟就本書而論，其前所徵引，固不在苗氏、鄭氏所撰說文繫傳校勘記之下，而於徐氏繫傳原書可資參證之處甚多，是則考繫傳者所不可廢之書也。

王氏六書存微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王氏六書存微八卷，清王闓運原定、陳兆奎輯。存：喻書述微，闓運自壬秋，湖南湘潭人，舉人，光緒戊申特授翰林院檢討，著有周易箋、尚書箋、尚書大注補注、詩經補箋、周官箋、禮記箋、穀梁經箋、春秋例表、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莊子注、楚辭釋、湘綺樓詩文集諸書。兆奎字隱庵，湖南桂陽人；書字駐庵，湖南衡陽人。前書有王氏序及喻氏述言，書凡八卷，其中分數本。王氏字說存於陳隱庵，更題為王氏六書存，喻氏又為之申述其意，故以存微名之，而仍推原於壬秋，屬之王氏焉。是書分類雖名六書，乃變更六書之類，於形聲之外另立諧聲、亦聲兩類，增益為八，而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諧聲、亦聲、轉注、假借為次。其象形類中又分天地、山川、井邑、人物、禽鳥、獸蟲、魚、器用、服飾為十類，指事類中又分對文、反文、獨體、合體、增文、省文、變文、分體、假體、複體為十類，會意類中又分兩體、三合、省文為三類，自形

聲。以下諧聲、亦聲、轉注、假借，統而分類，推於假借。分許氏敍內之標明及其說解中之所舉為二，其不可強分者則入之闕疑。末以呂翼文所說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諸例，尚劇落所說轉注、孫經世所說假借，附於八卷之後。其大旨在區分說文九千餘字，使各有類可歸，而各家區分六書，僅各舉其例以例其餘者，君懇頗為貫澈。推古人區分六書以專表標識（為指事），以事表形象者為象形，以事表意義者為會意，以字表聲類者為形聲，以受建首之義者為轉注，以假因音之理者為假借。本增一不可減一，不能其中雖有複雜之體，如本末諸字，從木加一以為識，乃成本末，其主要在識，當屬於指事。爵爨諸字，從各體加以器用，以肖其形，乃成爵爨，其主要當屬於象形。如拘笱諸字，從句句亦聲，其主要在義而聲為附帶，當屬於會意。雖有相似之體，如江河等諸字，同為半形半聲之字，而江河以水為類，而不受意於水，當屬於形聲。耆老諸字以老為類，而即受意於老，當屬於轉注。其字應入其類。

皆有固定之性質。王氏未達斯旨，於半形半聲諸字，許氏所謂形聲，鄭氏所謂諧聲者，強分為二，以象形之文益聲者為形聲，以指事、會意之文益聲者屬諧聲，并分會意中之从某某亦聲諸字，別為亦聲一類，變更舊有六書為八，已大背六書原旨。更以乖屬象形之口牙自目諸字，乖屬會意之反體倒體諸字，改隸指事，以乖分屬象形會意之界劃諸字改隸轉注，尤為臆斷。至俞氏中述之意，亦不過因王氏原定之字，附會其說，別無闡發，而於王氏定為轉注之字，強分其為一首某為建首，一首尤類與許說相違，是皆於六書不獨未窺其奧，且未論其樊離也。末附呂翼文所說諸例，於指事之例不知事字，許氏訓職，即幟之借字，所謂指事者乃指其所記之標識而言。強分獨文、單文、增文、省文、變文六項，起義之例於許氏訓事之義全未了解，根本錯誤。孫經世所說假借，多以引申之義為假借，全與許氏本旨其字之說違戾，均與[illegible]相伯仲，惜當氏轉注說謂老考會意也字也，考乃轉注字也。又

曰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為母雖於轉注諸字之
母專以轉〻會意為限未能觸類旁通而能識老為
考字之母考為老字之子轉注之字應專屬考實
足發揮衛恆以老為壽考〻皆在名家轉注諸說
之中最為切中肯綮之論王氏存數得與曹氏此
說並傳亦可謂厚幸矣

字學舉隅　海汝珍撰

字學舉隅一卷清龍啟瑞撰啟瑞廣西臨桂
人道光辛丑進士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前
有其父光甸及其同里朱琦兩序末有啟瑞跋
據龍序乃光甸與其子啟瑞同編據龍跋乃啟
瑞與黔陽黃虎癡同編蓋啟瑞承父之命而
與黃氏同編者也是編書成初刻於長沙自刻於
京師張仲眉復是而正之刻於南清官舍君後
啟瑞復與李子廸鄧進坡蔣申甫諸人又推其

疑義增舊之所闕而易其未安乃重刻為是編焉
是編本從辨正通俗文字增輯故仍依辨其辨
似正譌之名分為兩類而以誤用諸字附於後其
辨似一類頗類於郭忠恕之佩觿正譌一類類
於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其書雖兼有郭顏兩家
之例其實專備一時干祿之用有清一代應制
文字自乾隆以後避忌日多至道咸之間尤
甚當時應考主試諸人往往因文字筆畫之間誤
寫漏勘而獲咎者甚多是編之輯即因是而作

故其書一出,羣奉爲圭臬,視如功令,遍刻於各地,風行於一時。雖於字學無闳宏義,頗足藉此以覘有清末葉、所藝林風尚之所趨、文字辨析之之在在所在也。

徐氏說文段注札記　觀古堂刻本　馮汝玠撰

徐氏說文段注札記一卷,清徐松撰。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罷後起用內閣中書,官至陝西榆林府知府,署潼商道。著有西域水道記、新疆志畧、西域傳補注、唐兩京城坊考諸書。是記本徐氏所藏說文段注刊本內手錄龔定盦說文段注札記之後,徐氏所附之附札記,原稿藏於湖南道州何蝯叟之孫棠蓀,後湘潭劉肇隅館於何氏,從其藏本錄出,爲之編校,而葉氏即據之與龔氏札記同刻於其觀古堂彙刻諸書之中者也。所記僅寥寥十餘事,乃當時隨筆附記,雖廷字條下云廷音定,首見師古漢書注;敀字條下云薛稷隨信行禪師碑云惟誠敀之難銷,是補段注徵考之所遺;嫷字條下據嫷下之注證嫷下之注是正嫷下段注嫷東戶西之誤;精字、執字條下足證段注之有奪文,於勘補段注之處不無一二可采,而以視龔氏札記於段注

或正其失或申明其所未詳或追記其注本以
前口授之語則兩劉於聲音訓詁考其多則
未可相提並論葉氏與藝記同刻於棠刻諸
書之中無蓋以此記與藝記同為手稿因付梓副
藝記既為刊彰此記自未容棄置故不論其優劣
遂亦付諸手民俾與藝記並傳也

訓蒙千字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訓蒙千字文一卷清何桂珍撰桂珍字丹畦
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官編林駒皖雜謠
文貞是書仿周興嗣千文四言韻語體例首從三
才說起終以遏欲存誠勿躬保命為歸中從
伏羲追於有清即歷代之聖君賢相名臣詞伯
聯之在人耳目者分段摘要逐次編舉自至宋
以後獨於理學家諸人加詳每段之後更就事之附
加注語樸實敘述不以詞藻見長大旨以端學僮
之趨嚮為主故其書名特以訓蒙冠其端云按
是編之作不過藉此書名譜為韻語以為訓蒙之具
殊非史篇急就之類羅列眾字俾便讀書識字
無多識名物可法即方之周氏千文亦遜其周興林之
詞對語之工祇可為童蒙讀本未足廁於著作之
林惟考四庫全書採西厓籍之先例其於周興
嗣千文雖未經採取而於宋侍其良器之續千文則
錄於小學類中列之存目前例既有可援則何氏
是編其書雖不足以言著作其名固未嘗不可亦存

今亦其書於小學存目之中，亦聊以存其名而已。

嘉蔭簃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嘉蔭簃藏器目一卷，清劉喜海藏。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嘉慶丙子舉人，官浙江布政使，所著長安獲古編、論泉絕句、金石苑，已著錄。此編據諸城王氏金石林叢書提要云其家藏有名家金文目四卷，乃福山王文敏公手編，同時江氏建霞亦副去。後刊諸書，竟遺數家，今江氏此刊殆即從諸城王氏所藏王文敏手編之稿再副付梓者也。其藏器凡鐘四、鼎十六、彝八、敦四、盤二、壺四、鬲四、簠一、簋二、豆一、卣五、尊二、斝二、角二、觚一、觶四、爵十二、甗一、方石范二、詔版四部，八十一器。每器標名之下，各記有款字數。其與劉氏清愛堂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長安獲古編、金石苑諸書標名不同者，並附記於下，以明目中某器即法帖、獲古編、金石苑之某器。據此器目頗可與法帖、獲古編、金石苑諸書考其同異。惟獲古編獲於長安之器多匯有壺，其詔版以下並有漢器多種，此編概未錄入，即漢器以下卷經刪削，其匜與壺亦應列入，何亦竟付闕如，意王文敏手編

此目祇據王氏自藏拓本編輯成目，未盡搜精愛。其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長安獲古編、金石苑諸書也。

字體辨正 同文弘濟本 馮汝玠撰

字體辨正一卷，清陸費墀撰。墀姓陸費，字丹抹，浙江桐鄉縣人。乾隆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充四庫全書館總校官，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枝蔭閣集。是編管蘭皋初刻於同文考證之中，附于干祿字書、金壺字考、俗書正誤、字書誤讀四種之後，題為字體辨正，不著撰人姓名。檣道光中莊景蕃重刻同文考證，序云：管蘭皋先生嘗以唐宋人字書四種及國朝陸丹抹閣學辨正通俗文字合刊行世，著名同文考證。知此編即為丹抹所撰，並知是編即通俗辨正通俗文字。茲撰人姓名依莊序標題，書名則仍依同文考證之舊焉。編中分辨正、分辨、似正譌而類辨、似者辨兩字之似，以匕匕刀刃諸字屬之；正譌者，正俗體之訛，以雙雙兩兩兩諸字屬之；其未另附正帖通用一類，則界可作界，參可作叅，隣文可以互用者也。編中所正譌體，雖以皇作皇、盈作盈為非，不盡合於六

書、而於其他或似或俗之譌體、一點一畫、剖析極為周密、其辨誤正俗、實合顏氏干祿字書、郭氏佩觿兩書之長、蓋爲者之字學舉隅、即純據是編爲藍本、故雖有增益、究不能出其範圍、惟龍氏之書、風行一時、在咸同間、幾至人奉為圭臬、視如功令、而是編反知之者鮮、是則乾隆末葉文字筆畫之間、禁忌尚未如咸同時之密、風尚不同、有以使然也、

說文蠡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蠡箋十四卷、清潘奕雋撰、奕雋字守愚、號榕皋、又號水雲漫士、江蘇吳縣人、乾隆進士、官工部主事、著有三松堂文集、書前有乾隆四十七年自序、內依說文篇次分卷、卷內亦依說文分部敘次、字所箋之字、專以各書與說文之字通假者為斷、其全書宗旨及其分卷分部敘字、無一不與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相似、惟通正書閑收之字、專以十經中文字為限、此則不限於十經、凡關於通假者、概行列入、通正書所據之書、惟以三傳之異文、周禮儀禮之今文古文故書、漢人之箋注之當為讀為讀若讀如、及釋文之本亦作某者為限、此則旁及國語楚辭、荀莊諸子、並推及於文選注、廣韻、正卷中徵引之字、則兩國書皆有遺漏、此編則視通正書為尤甚、通正書已病其未能賅備、此編則更等而次之、惟據以考文字之通假、通正書而外、此編固亦參考所不可廢也、是編惟潘氏三松堂

原刻未經刪改，茲所據錄即其原本。此外有
許氏古均閣刊本，則於原刻每字之下，而引說
文解字原文悉行刪去。又有劉氏聚學軒本，
更將自序文內刪去。雖竭蠡測之勤，難免挂
一之誚，而句並改名通正，就令讀者疑參錢
與此為二書，是又讀此編者所不可不辨者也。

說文新附考校正　古均閣本　馮汝玠撰

說文新附考校正一卷，清王筠撰。筠字菉友，又字
貫山，直隸安邱人，著有說文句讀、說文釋例諸書，
已著錄。是編係對鈕氏說文新附考而作。前有道
光癸巳王氏自記，其後依鈕氏原刻逐葉逐行加以
校正。對於原書如杜注徵識下引釋文識本又作幟，
瓷疑坐之俗字下引繫傳坐下引字書云此即今
瓷字，則鈕氏原書所無，而王氏為之助證者也。又如
饍疑膳之俗字，鑵即灌之俗字下云饍鑵二字所

為俗字可耳，不必必求古字，古字有古用，俗字有俗
用，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譜飾瓦缶，終不可儕黃鐘。童訓
目童子，龍訓龍龍，則童龍本有明義，下云說文童
龍兩字並無此訓，祇目下云童子，龍下云龍也，鈕說
背謬，則鈕氏原書偶誤，而王氏為之駁正者也。至謂
藏字下隱惪之隱惪當去心，惟下字下是斲之
斲斲當作斲，詢字下有女同車之女誤作美，衛字
下一切音義切字下當有經字，製字下而文支字下
當有切字，則又就鈕氏原書而為之校其字句之

訛脫也其於鈕氏原書增補訂正校讎蓋三者並而有之鈕氏說文新附考一書本極精核得王氏此作為之校正更可相得益彰矣惟據王氏所藏新附考初印本其中手寫而校各條與此互勘頗有同異按此刻為許氏刻本其前自記中有異日寫一通附刊林寄之之語是此出於王氏寫寄並寄許氏時王氏又有所改正歟

六書系韻

馮汝玠撰

六書系韻二十四卷檢字二卷清李貞編輯貞字蒼孫湖南湘陰人廩貢生書凡二十六卷前有李氏自序並凡例目錄及說文前後自序叙冠于簡端列為卷首末有廣韻類隔改音及和諧字乃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論古音各條附于第四卷之尾而以檢字上下兩卷殿於後焉是編編輯依佩文韻府韻次以韻系字每韻盡列韻府原有之字其韻府所無之字而說文廣韻有者則以說文廣韻所有補於韻府原有字後其各字音解韻府說文並有之字則從說文與廣韻廣韻府廣韻並有之字則從廣韻而不從韻府韻府所有之字而說文廣韻並無者則從韻府其從說文者則一依段注說文之本並采錄其說系之於下遇段氏過於武斷者則引徐承慶之段注匡謬匡其舛謬是編之作據作者自序係因說文部居淺涉者難於尋索始有是作綜覽全書於字則說文廣韻與韻府並收於字之

音解則以說文廣韻為主而以韻府補其所云，初非僅據說文改易部居，如李燾之五音韻譜改編說文解字之例，實合說文、廣韻、韻府諸書薈萃而成。凡說文所訓之形義，廣韻所注之音義，無不悉載於卷中，篆隸韻頗稱賅備。惟變更說文部居，改從韻書，既蹈李燾五音韻譜易始一終亥為始東終甲之失，並在近時著述之中，字書如是編之賅備者殊不多覯，正未可因其變更說文部居，據此一端，遂並斥其全書也。

六書舊義　六譯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六書舊義一卷，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書前有廖氏自記，首總論六書名義，次分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篇。各篇中象形內又分十例，象事內又分八例，轉注內又分十例，假借內又分十四例，末以轉注、假借對峙，表殷為是。編之作，以六書之名，班、鄭、許三家不同，而班志源出七略，為最古，因以班說為主，遂以舊義名其書。按六書名目雖分三家，而六書之義，則惟許氏獨有說解。凡言六書者，要當以許氏說解為根據，即許書間有誤處，亦只宜以許證許，並以漢人箋注中之訓證求其致誤之由，萬不容一律推翻。此編名雖以班為主，實則班說藉班推翻許氏，逞其臆說。觀其於象形正例外，所增合象、側象、加象、虛形、象取意象、記識象、反體有象、省體、重字諸例，以會意之旺株、指事之本末諸字濫入象形之中，已與指事、會意混淆，分析不清。象事又分純

就人身偶體事、就身見事變體、以人依物見事、身物並見以為事、以物制物、合二物為字體、緜不再從身取義、獨舉事形、純物象事、就物生事、例諸例、不惟於許氏訓事為職、職為幟、假字為未了解、即周禮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事名號、徽識所以題別、可為班氏象事之注解者、亦曾未寓目、僅就人身事物、糾纏不已、尤棼如亂絲、轉注中所分雙聲駢字、疊韻駢字、連語、複言互句、變

文協韻、互文足意、錯綜、雜舉、由此及彼、傳注、爾疋諸例、其以傳注之互訓、爾疋之遞釋、為轉注、雖皆六書原旨、不過拾戴段唾餘、無足深責、至以輾轉反側、君臣上下、為複言足句例、以詩之室家父子、城腹心為變文協韻例、以禮之面告論語之迅烈、夏小正之剝棗、為錯綜雜出例、以禮記之言及車及馬、孟子之言禹及稷、為由此及彼例、直令人不知所謂、說解轉注、乖謬一至於此、尤為從來所未有、至假借中、強分官名、地名、姓氏、記識、

亦淺、稍甄、單詞形況、重言形況、語詞、雙聲連語、疊韻連語、同聲通寫、疊韻合音、同音語例、則強為區分、更無足論矣、核其所述、一無可取、惟相反適足相成、不看是編之謬、不足以彰若家之長、所以四庫全書於變亂古文之六書、特為錄入、以彰變法之失、此編列入亦所以彰其乖謬、所以存之亦以廢之也、

臨文便覽

臨文便覽二卷、清張啟泰撰。啟泰字仰山、山東嘉祥人、精鑒賞、其家刻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韻辨、首有聊城楊紹和序、並冠以敬避字樣、應擡字樣、磨勘條例摘要、下卷為字學舉隅、前有臨桂龍光甸原序、朱琦重刻時序、末有龍啟瑞跋。按韻辨本為徐郙所撰、字學舉隅為龍光甸父子所撰、一時應試鄉舉會貢以風簷寸晷之中易有失粘誤寫之病、因此兩書便於省覽、每人置一編、為預防之計、而當時於應避之字、仍不知避、應擡之字仍不知擡、張氏乃取徐龍兩家之書、並以敬避應擡字樣、並磨摘亦磨勘條例、冠之於首、合而刻之、易此名焉、是編首列諸條、頗與宋禮部韻略首載之書式末附貢舉條式相似、極便考試臨時之用、而全書悉出當時名翰林之手書、集當代搨楷之長、尤可為臨池攻摹之助、並於龍氏原書序跋悉行刊入、無明時刻書、割裂首尾、改易面目之陋習、均有足多者、惟磨勘條例有專條、徐龍兩家之書、亦各有專刻、均不因此編而始傳、張氏此編、惟當考科舉時代多士利用而已、

奇觚室吉金文述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清劉心源撰。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魚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廣西按察使，著有奇觚室樂石文述、古文審。書首為江夏吴光耀、北平陶鈞兩序，次為目錄及其自記。卷一二三為鼎文，卷三四為敦文，卷五為尊彝簋簠匜文，卷六為卣觶角觚觶壺罍壺釜鍑盤盉文，卷七為爵斝文，卷八為鬲甗盤匜文，卷九為鐘鐸文，卷十為刀劍戈矛斧劉鑿文，卷十一為秦漢器文，卷十二三四為泉布文，卷十五為鏡文，卷十六為補彝敦文，卷十七為補卣爵觶角觚壺鉶豆鬲鐈盉盤匜鐘鐏刀劍戈矛斧文，卷十九二十為補泉布文，前十五卷為正編，後五卷則其補編也。全書所述，瑕瑜互見，各不相掩。如亞中醜，舊釋為格上三矢，為尊為綦者，乃象人跪奉酒器下有所承之形，乃釋為卑尊兩字。尊彝之尊，旁加之阜，乃取阜以明其崇奉之義，陽從阜為高明，陸從阜為高平地，其義皆可與尊從阜互證，乃以阜聲同缶，古文段阜為缶，玉篇罇字必有所本。眉壽之眉，從𦣻從倒𠃊從頁，從水，象以兩手傾皿之水於首之形，乃類本字係為眉壽之眉，乃以其上訛似古文者之貴，釋為貴壽之貴。壽及人之卜，舊釋匕為妣，省文毫無可疑，乃以為氏，而與此皆為一說，釋為氏字，謂即古厥字，皆極穿鑿。或對又如舊釋玄衣黹朿，後釋為玄衣黹純之黹字，其字文義與玄對舉，純非黹字，可據本文證明。劉氏謂從丵即丵，從皿即丙，是黹字，改釋為黹，獨能正舊釋之誤。同小篆从冋，金文從日，劉氏獨能識日為凡，知小篆從冋，說文入於冋部之誤，謂其從凡從口，會意，凡亦聲，與風鳳等字一類，竟與甲文風鳳等字從日相合。舊釋子執旂形，沿訛已久，劉氏以旂形即㫃字，子即象形人字，謂其即旂旅字，自東鐘其家耳食，从象陳陳相因，無一糾正者，劉氏獨能糾而正之。舊釋相字，證以銘文上下字，往往文義不能相應，劉氏獨能據宗周鐘

孟易、中易、夌易、虔易、友史易、楊穀、五問註互相斟參斟，知為其確為相字，又極考定精核，確不可易。餘如據漢書司馬遷傳紀甘分少、唐書李光弼傳棗甘均少，訓蔑歷為分甘，与阮雲臺之訓黽勉、徐鍇莊之訓揚歷、孫仲容之訓勞行，雖皆与師說異，銘聖人之子多蔑歷詞旨不合，然亦可於諸家之外另備一說。劉氏以一人之力，所述至二十卷之富，且手自寫定，獨往獨來，不与潘、陳、吳、王諸家相標榜，雖頌揄各不相掩，而累累獨列之處正多，是能於各家金文著作之中獨樹一幟者也。

急就探奇　馮汝玠撰

急就探奇一卷，清陳本禮撰。本禮字素邨，別號耕心野老，江寧江都人。書首為嘉慶壬申陳氏自序，次錄綱目，所載漢元帝時事，以明此編宗旨；為綱目撮要，次就急就原文，據以名本，參以顏師古、王應麟舊注，為注釋，次考篇中所引名姓出處，為姓氏考原，末以顏師古、羅願、王應麟舊序三篇殿焉。據陳氏自序所述，謂傳稱游勤於納忠，蓋指此；又謂讀史得劉攽敵勸

高祖徙六國後齊楚之豪傑十餘萬於關中之說，按之篇中宋、鄭、魯、衛、趙、魏、韓、燕諸國，及齊之四懷：三氏楚之景、屈、景昭三大族姓氏彰彰俱具，在與史書合，為被徙之豪賢無疑，遂認定史氏急就篇為當時納忠之作，其篇中所載百三十八姓，即當時被徙豪豪，乃就顏王兩家舊注為之注，而更加之以發於名物訓詁，則取舊注於章句詞旨，則純就當時史事解釋，所以特標探奇以名其書也。按急就之作，向因其羅列眾字列為同

馬几將子雲訓纂之列類從未有謂其晤切時者、隱寓忠諫者惟其間篇即曰與衆異似其用意、本別有所指、又篇中所列姓名以說文骙字下引史篇周書伯骙之文證之、伯骙既實有其人、似其所引亦與史篇同例、殆非虛構、陳氏謂其比諭劃切、誠賈太傅痛哭流涕之詞、通篇箋注專從元帝時政立說、並謂篇中所引姓名皆實有其人、獨於牝牡驪黃之外、別具玄解、雖迹近附會、而讀書得間、能從寫字內處着眼、要不能謂其無識、顏王舊注而外、頗可存此以備一說也、

說文義例 昭代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義例一卷、清王宗誠撰、宗誠字蓮府、江蘇青陽人、乾隆庚戌進士、是編係就說文解字撮舉六書大義、於指事象形會意三書、因許書已分注字下、其義已明、不復申說、僅於形聲轉注二書有所論述、其於形聲、謂錯爲繫傳、多疑非聲、鉉校訛字、輒刪聲字、良由昧於古聲、如經取巠聲、徐氏以爲當從姪省、不知姪亦从至得聲、輦取單聲、徐氏以爲當从撣省、不知撣亦从

單得聲、就本書而迷其前後、又不知聲音轉變、其於轉注、歷數鄭樵張有戴侗周伯琦諸說、混於象形形聲會意假借、以爾雅開章言始爲建類一首、初哉以下諸字爲同意相受、與洪亮吉戴震段玉裁以展轉訓詁爲轉注相見解相同、所論轉注、乃後人訓字之例、非古人製字之例、與洪戴諸人所論同一錯誤、至所論形聲、謂徐氏不知經輦爲从至單得聲、於二徐之昧於古聲、頗爲扼要之論、惟謂徐許氏所云得聲雖不可易、

則已知聲音變遷漢時之聲至宋已變二徐不能知許氏所云之聲尚不知文字原从之聲至漢亦變即許氏亦有時不能知其原从之聲如璚从啇得聲逢即从夆得聲而許氏以璚為从適省聲以逢為从峯省聲是即許氏不知文字原从之聲之明證王氏以為許氏所云之聲為不可確不可易是於文字之得聲仍非探原之論也

古音合 閩海李

馮汝玠撰

古音合二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鶴洲又字雨村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著有卍齋璅錄音字名亦書分毫該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前冠李氏自序上卷所列之字為一字二音三音諸字下卷所列之字為一字四音五音以至七音諸字凡一字而具有若干音者悉列舉於編中殊足以備稽考按古今文字之義一字而具有數義者其義之不同由字義引申而孳乳者居其半由字音轉變而孳乳者亦居其半欲通其義必先審其音庶幾十得八九是編專輯一字數音之字不依韻分惟以字音之多寡為序雖列其字而以其數音之義注之於下示人以音有若干音即義有若干義雖其本意祇為便於拈吟而循音別義於聲音訓詁故此稍通之處頗可從此觸類旁通與韻辨諸書純為講考求聲調合可正失拈之誤而別所無所用者其軒輊正未可同日而語若止以為便於拈吟之作例於韻辨

詩書則不惟淺之乎視是編而亦非持平之論矣。惟所列多音之字正七音而止，其七音以外多音之字，如具有九音之敦字，編中竟遺漏未收，則百密一疏之誚亦不能免也。

說文經字附考　金峨山館刊本

說文經字附考一卷，清俞樾撰。樾字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羣經平議、諸子評議、曲園雜著、俞樓雜纂、賓萌集、春在堂雜文詩編詞錄、隨筆、尺牘、右台仙館筆記、茶香室叢鈔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本刊於第一樓叢書內，光緒中鄞縣郭傳璞與陳壽祺說文經字考同刊於金峨山館，署名為第一樓叢書附考，始單行焉。按古經傳漢人傳寫，類多同音相假，均不限定本字，漢人箋疏亦類多說解本義字之義而不改字，其經傳本字義或無人能識，惟許氏說文解字九千字中所收經傳本字尚多，茅據其字之形義求尚之，尚不難一一考而得之。考此類經傳本字首創其端者為錢大昕，刺取說文中三百餘字為答問者之潛研堂集中，其後繼錢氏而作者為陳壽祺，以問答所考尚有未盡，又刺取京一家易、春秋外傳、周禮故書、楚辭、史記、玉篇、集韻、金石書之屬，鍾鐫若干字為

說文經字考以補錢氏答問所舉之遺編繼陳氏而作者爲俞氏因陳氏經字考所考尚有未盡又剌取說文中字爲坿考以補陳氏經字考之遺編即此編是也俞氏此編所舉經字雖不及承家所舉之多而足補承家所舉之遺編者亦復不少考經傳本字者答問經字考而外是亦不可少之書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　馮汝玠撰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箋十四卷，清田潛撰。潛原名吳焰，字伏侯，湖北江陵人。光緒辛丑舉人，江蘇候補道，歷充留日學生監督。著有二徐說文箋異，已著錄。書首爲田氏自序，次爲慧琳希麟一切經音義所引說文箋，其與二徐異者，依說文篇數分卷十四。按說文一書，惟其所立五百四十部，據唐封演見聞記，呂忱字林五百四十部，亦依說文之文，尚是許書原分部數之舊。此外其部次則臥身㐆衣四部，大徐校定本則在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之前，小徐繫傳則在裘老毛毳尸尺尾七部之後。其分部離則水部沈下古文沿，則大小徐本皆曰口部重出，而今本口部竟無其字。其說解則小徐有聲字，大徐多無聲字。彼此歧異之處甚多，顯經後人竄改，已非許氏原書。乾嘉以後治說文者病大小徐本均非許書之舊，不盡可據，每披輯唐以前諸書所引說文舊文以證今本之誤，姚文田嚴可均遂有校議，沈濤遂有古本考之作，然其徵引

僅限於釋文、漢書、文選注及元應一切經音義諸書。於慧琳所撰音義，則均未之見也。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發見最晚，而其中所引說文較諸書為最多，雖亦未免誤引他書為說文之弊，而一字每前後數引，不難彼此互證，採其所引，可正大小徐本之訛奪者，不勝枚舉。如普下曰並而立，一偏下曰普，陷下曰從高而下之類，其語由未經竄改，皆遠勝大小徐本。田氏此編，專就慧琳所引為說，每發一文，必參以數卷，校以他書，證以大小徐本，是者從之，非者斥之，長者兩之，短者棄之，凡某為說文原有，某為慧琳增語，某以從慧琳所引為長，某以從鉉鍇之本是為是，皆一一疏通證明，不惟於慧琳音義所引者折衷歸於一是，尤為治說文者參考之所必資。其斟酌之慎，論斷之確，視姚嚴校議、沈氏古本考，蓋駸駸乎駕而上之。惟所發不甚校其同異，僅以與大小徐不同者為限，凡與其相同者概置弗錄，使人於慧琳音義中所引說文舊文，不能窺

其全豹，不無微憾耳。

六書分毫　閩海本　馮汝玠撰

六書分毫三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李山，又字童山，又字鶴洲，又字雨村，又字卍齋，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著有剿說、通詁、南越筆記、尾蔗叢談、賦話、詩話、詞話、制義科瑣記、古音合、奇字名諸書，多已著錄。書凡三卷，首冠李氏自序，而分三類：上卷所列為形似而音義各別之字，以乙乚丁丅几乁匕匕之類屬之；中卷所列為音似同而形義各別之字，以尢尣凶兇扎札冲沖之類屬之；下卷所列為形似異而音義相同之字，以乃迺从從丏匃仇逑之類屬之。據其自序所述，乃因顏元孫干祿字書，其文不廣，中多絓漏，遂從其所分正通俗三類，推及其餘，以為是編，故於顏氏辨正之外另匯為類，釐為三卷。竊按顏元孫辨正通、正通俗三體，本為干祿而設，是編辨正雖與顏氏辨正之三類絕不相襲，而因似以別其異，因異以求其同，使臨文者知所辨析，不致因似而誤以為同，因異而又誤

以為異，實亦備所干祿之用。同時干祿之書與是編先後而作者，有陸費氏辨正通俗文字，彼所分辨似正訛兩類，詳於字形，略於字音，頗嫌偏重，殊不若是編形似之外，更兼及音同形異兩類，形聲義並辨，似同異頭分，一開卷即可瞭然。龍氏廣通俗文字為字學舉隅，張氏又廣字學舉隅為臨文便覽，皆但以陸費氏之作為根據，而竟不參以是編，是蓋第知陸費氏之有通俗文字，而不知李氏之有是作也。

說文部首六書例讀坿表說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六書例讀一卷，清饒炯撰。炯字焱之，四川資中人。表說，柴鈺培撰。鈺培，四川榮縣人。例讀前列許氏說文自叙，並節录許氏後叙，次為緒言目次，又次以說文部首依六書分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干類，各從其類，以其字隸屬之，末以表說坿焉。考自唐李騰集李陽冰篆書為說文部首，賈耽題為字原，其後各家均承其說，以為說文部首可以提綱絜挈領，包括一切文字，遂各為述作，要其大旨，皆闡於叙次句讀音義及便於尋檢之作，尚無就六書分隸其字者，饒氏此篇，特為創作。按饒氏此作，象形分側面、正面、平面、錯面四類，四類中又分遠近、前後、動靜、簡繁、錯九端，形分各類，尚為詳盡，惟錯面一類，求諸字形，殊不盡合。指事分虛象、記識、物象、有文增文、變文位置、疊文八類，其說以為如市賈售物，特設標識，頗與許氏訓事為職，職為識字借字義相符合，而各類之字，則虛象、記識、物象諸類，多以象形涵入，省文、增文、變文、位置、疊文諸類，則以會意涵入者尤多，殊與其說矛盾，至許氏明指為指事之上字，反隸于轉注，尤為錯誤。會意分譬況、直指、錯文三類，其隸於三類之字，尚無庸隸他類之字涵入指事之類，亦嫌強立名目。形聲分聲與誼合、聲與誼異兩類，要謂聲與本誼合者方為形聲，聲與本誼異者非假借即方言，而分之類，亦與所說彼此矛盾。至轉注，謂或以形不顯誼，加偏旁以明之，或以誼有推廣，加偏旁別之，或以聲音轉變，加偏旁旁之，或以字體簡單，加一點點禮飾之，因分意晦加形、意曉加聲、別誼加形、別誼加聲、別聲加聲、疊文六類，以考老皆以毛為首，為建類一首，老之从毛加匕加人，與考之因老加丂聲，則考老意與聲皆可以包之，為因意相受，不惟違戾許說，純出臆測，且並將重文中求其等字係屬文字變體者，亦竟涵入，六書亦例矣。假借分形借、意借、聲借、引借四類，其形借一類，以舟本舟船之舟，假則借象爲形，十事為對之具，米則借以象界，不知此類

之形、乃古人製字以此一形兼有彼形之形、與兒頭與兒同、之與底同之意、誤為此形、又偽為彼形、則更於六書構造之原理、茫乎未之知也、綜覽全編、其區別六書不合於許書原旨、與王氏六書存微、廖氏六書舊義、殆相仿佛、而於章氏義此編以指事為特設標識、較各家以象無形之形為指事者、頗可與許氏原書說相發明、則王廖兩家所不能及也、所附吳氏表說、但取饒氏分類之字、列之以表中、亦以說殊未嘗別有發明、不過使人檢討、以彰其師學而已、

說文補詳字義

說文補詳字義十四卷、清沙木撰、木字青巖、浙江嘉興人、著有藝文備覽一百二十卷、書首為沙氏自序、次為凡例、標目、次依說文部次分為十四卷、卷中所補所詳之義、本散附於藝文備覽之內各字之下、後乃依許氏說文部次列出另為一編、因以補詳字義名其書而單行焉、是編所謂補者、就說文中之闕義疑難及不解之引經引讀者、而為之補說也、所謂詳者、就說文大徐注中之不知其審、不可詳究、未詳所出、疑相承誤、疑似橅因者、而為之詳說也、核其所補所詳、類皆望文生義、如補許書之逸字、謂帚曰从支从尚、有象帚散之形、謂由曰行之所自出也、一曰經也、从田出其首、如詳許書之闕義、謂兟曰取勇於進修之志、故贊字从此、謂棘曰一周也、歲復歲而後起於東也、皆隨意立說、殊無所據、於許書之所遺、不足以言補、於徐注之所略、亦不足以言詳、舉此數端、其全書學識已可概見、至各字之下、附注某屬六書

其類惟以本末諸字屬指事誤從木所加之一畫為記識尚不背六書原旨如以考為形聲以巨㔾丸諸字為轉注則又誤認轉注為形聲誤認會意為轉注是其於六書分類之大端並亦未嘗辨清也據是編與其所撰藝文看覽相較視彼在字書之中尚稍可取者蓋又遜焉

愛吾鼎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愛吾鼎齋藏器目一卷清李璋煜撰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人是刻乃江氏從諸城王氏所采名家藏器目之一計所藏之器為鼎四彝二敦一簠一簋一卣二尊一斝一觚一爵一劍一戈二鐸一又六國時物一凡二十器皆商周遺物無秦漢以後器核其所藏在當時收藏名家之中為數最少不惟與海豐吳氏濰縣陳氏不能相埒即就諸城一隅而論宗丞劉氏嘉蔭簃所藏八十餘器四分之一王氏選青閣所藏五十餘器三分之一惟既有所藏即不能不列為當時藏器家之一所以諸城王氏既從福山王氏采副與名家藏目並存而江氏亦即從諸城王氏采副與名家藏目並刊也考李氏所藏二十器外捃古录所載尚有於鐘子形乏鼎五字不可識戈琱戈器皆為此目所無又南旁敦銘十四字鄦子簠銘二十五字高陽劍銘之三字捃古录所記敦銘為十六字簠器為二十七字劍作七首三為三字皆與此目小異乃知此目所載器數既未盡其所

藏所注字數亦難信其誤無誤考李氏藏器者
宜與吳氏攈古錄與此目互相參校未可遽以江氏此
刻錄自諸城王氏本於福山王氏流傳有緒遂即
視為定本也

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　　馮汝玠撰

古銅爵書屋金石文補遺一卷清宋世犖撰世犖
字確山河南商邱人官扶風縣知縣首書前為
目錄末附咸豐十年孫三錫跋卷中金石文僅有
二十通考無款而此二十通中之所記如漢君扶
丞李禹題名為嘉慶甲戌王森文搜得後魏
郭氏造像殘石為宋氏從扶風永平寺土中
搜得大魏真言為宋氏從扶風法門寺佛座下
搜得禮佛殘石為宋氏從扶風法門寺井上搜
得及其之單扶風時同時搜得之秦王李茂貞重
修法門寺塔廟記後唐李彥鉶題名皆可據以
考石刻發見之始至所題周姜作爵中山欽爵
可證周禮春官司尊彝秋嘗冬烝用斝彝黃彝
黃彝鄭注黃彝為黃目尊黃目為以黃金為
目黃其說之確而記唐萬年宮題名左領軍金
仁下似間字非薛仁貴並據碑陰首稱奉敕中
書門下及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並令自書
名於碑陰証明仁貴是時正官左領軍郎將

不得預於題名之列可正金石萃編以為薛仁貴其說之誤凡此皆考古者所不廢以參稽殊非空言評騭者可比惟與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跋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諸書旁徵博引考訂詳覈者未堪伯仲要其所題一鱗片爪不無可採正不存以備考也

音字名　　南海李

音字名十二卷清李調元撰調元字李山又字雨村鶴洲童山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所著諸書具於書分毫古音合已并錄書首冠李氏敘序中分十二卷上卷分天文地志人物三類屬于天文者為天為日為月為星為風為雲為雷為雨為露凡為名九屬于地志者為國為邑為州為縣為山外國為山為水為石為關塞為宮為室為亭為臺為齋為匾為階為橋凡為名十有八屬于人物者為人為女人為蠻人為外國人為官為仙為佛為神為鬼為怪為衣為冠為舟為車為弓為矢為劍為刀為斧為尊為杯為鼓為杖為帚為雜器為金為玉為文字為戲玩為飲食為酒為鳥為雞為鵝為鴨為獸為馬為牛為羊為豕為鼠為蛇為龍為蛇為魚為水族為木為草為藥為花為穀為菜為果凡為名五十有四都八十類門李氏是編乃因楊升菴音字韻而作自謂楊氏之書主於韓韻取徑較博是編則嚴立程限凡字之音而名不恆見

馮汝玠撰

以其乃依類求之並謂光怪陸離不被無音不被意頗自負第核其所求如太昊之名咸烏高辛氏之名发南史之去郡考工記之鮑人則字與名皆不得謂之音代郡之出大汗薩烏孫之昆彌處皆對之豐加多其字薩處豐諸字惟音其名乃出於譯音四夷之名類多如是不足為異則字惟音而名不得謂之音烏之名多龜之名靁其名則音其字則習見則名惟音而字不得謂之音至大禹之禹作命雷震之震作霆為禹震古文後漢書人名之類為芝豉鞮郫郲之郲涯水之涯為說文中必篆正文更不得以音字音名目之乃均一例採求而於史記之仲器出篇之伯翳非恆見之字則竟遺漏是其所立之程限雖嚴而去取之間仍未盡當但視楊氏之作取徑稍求其博者固自不同也

說文引經異字

馮汝玠撰

說文引經異字三卷清吳雲蒸撰雲蒸字小巖安徽歙縣人是編前有阮元吳嵩斯歡段玉裁諸序中分上中下三卷上中兩卷又區為二下卷又區為六凡說文所引易書詩禮周禮禮記春秋傳春秋公羊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春秋國語尚書大傳逸周書諸書與今文異字者悉於編經自為類各類之字依說文部次字次為序每字首列說文篆文次錄說文所引經文並考石經所從之

字於許氏所引某為通某為假某為隸變附注其下為考說文引經或引古文或引今文或古今文並引不專於一家限於一體故其字或與今文同或與今文異或一字兩引並與今文不同者經字者每因所引之有同異據以訂正各經之古今文是編於說文引經獨刺其所與今文異者其同於今文之字如鶡下讀若鳥楊若鷹之鷹妃下方命妃族之妃則忘屏不錄視吳山夫之說文引經考柳榮宗之說文引經考異凡屬說文所引不問其與今文

經字同異一律采輯者兩經較嚴，其大體頗與陳瑑之說文引經考證相似，雖是編不及陳氏之考證詳實，而其所辨通假亦殊簡當。惟對於說文所引經字同一名異其字，於書之辟功僻功則以爲古今文不同，於易之擊摽擊樸則疑爲後人改樸爲摽，同前後則各異其說。同一約舉其辭，於周禮者莅莅之莅則亦之，於虞書丹朱如此之緐則遠之，彼此則各從其便，其論斷取舍之間殊不免交有所失也。

說文經字考辨證　馮汝玠撰

說文經字攷辨證四卷，清郭慶藩撰。慶藩字孟純，湖南湘陰人。書首冠郭氏自序，中依十三經之次分爲四卷。是編辨證係爲陳壽祺說文經字考而作，與薛傳均之疏證、錢大昕之說文答問同一性質。惟薛氏對於錢氏原僅作僅有疏證，此編則因陳氏原作或以說文或體爲經正字，或以說文古文籀文爲經正字，或以說文篆文與漢儒一家所引之經字即據以改爲正字，皆未免好爲奇論，恐學者迷於所從，乃逐字詳釋，其可從者則疏之證之，其不可從者則糾其謬誤而是正之。於陳氏所考經字辨證頗爲精覈，如於䣅爲方命圮族之圮，䣅疑爲嶏或體，而誤爲圮或體，不應據拾爲古書正字；於朋爲鳳皇來儀之鳳，遏逷爲逖矣西土之逖人之逖，謂以古文爲正字不必從；於鳵爲肅肅其羽之鴇，謂用或體不必從，皆足以糾正陳氏以古文籀文或體爲經正字之失；於憧爲京爲憧憧往來之憧，謂

說文自有憧字，依京氏作憧，不必從於䤼。黚即鄭易黚喙之黚，引許書黔注秦謂民為黔首，證黑色也。周謂之黎民，易曰黔喙。明引易當從之。於崵為暘谷之暘，謂日部暘下本引暘谷，當從崵為今文，暘為古文，則鑿皆互以糾正陳氏專據一家所引經字改易正字之誤。此外如於[illegible]即稽夏之稽，證失之甚遠。於桑即韡若、韡若之韡，謂仍當作从韡。於顛為元首，喜哉之喜，謂說文豈顛家乃顛之訛，顛與喜渲迴別，不得而以亂經。其辨正亦殊確當。全書之中可糾原書譌誤如此類者甚多，至於陳氏原考經字不誤者一一為之疏通證明，尤為詳盡。陳氏原書據是編之辨證，逐句逐字求之，不惟其出處可得而詳，即其得失亦可得而考矣。

轉注本義考　蜀刻本　馮汝玠撰

轉注本義考兩篇，清王金城撰。金城，四川巴縣人。是編前有光緒二十年王氏自序，末有光緒二十一年王氏跋。卷中分上下兩篇，上篇根據說文自敘所舉轉注之例，述其本義，及與諸書分界，並將轉注各字一一臚列以為標準；下篇據曹仁虎轉注古義考於曹氏所駁諸家轉注之說未盡未當者，逐條申辨，並於曹氏之說論其得失，更附以辨正江聲、鄭知同兩家之說於末，以正轉注之誤解。按轉注一書，據許氏所舉考老之例求之，考於老為丂聲之轉注，乃因考老轉丂聲，始因老加丂製為考字，故其說既以老為建首，其義亦即從建首之義。老為義與江河等字形從水建首字義但屬於水而不以為水，為義者不同，所以別於形聲，故衛恆以為以老為考而賈公彥以許氏同意相受語諧含混，改為文意相受，以明考從老改造形義，並受於老，更加左右相注一語，以明其形與聲可以互注，徐鍇亦特取其與屬於形聲之江漢等字不

同其義自許氏述於小徐本屬𡖖自唐以後六書之學不修轉注之說遂聚異說乃相繼而起並置許氏本義於不問或主轉聲之說誤以假借為轉注或主互訓之說誤以訓詁為轉注或主左回右轉之說誤以字體訛變為轉注於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學者遂致無所適從是編專為據許氏原說考其本義謂所謂建類者即五百四十部部首統所屬之字如考為老屬是也所謂一首者即五百四十部部首之文如老是也所謂同意者建

首之文與部中所屬之字義同聲異老讀若腦考讀若丂是也所謂相受者既製建首之文而方俗不同語音各別因就其文或省或不省更加聲以成字其義則全同其文如考受老意加丂作聲而義無稍別也又謂老從人毛匕本三體會意字因其義轉注於考於是言考而不言老則轉注之義不明明是考為轉注正字而老仍當為會意字許君名老轉注因考而連及之也於許氏建首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說解字字求其真解加以詳

釋能識考為就老加聲成字老為因考連類而及對於轉注本義直盡其腦亞謂轉注與象形指事會意不同與象形指事會意無聲而轉注有聲與轉注與假借不同與假借則一字百兼數義數聲而轉注則與數字各聲而皆與建首之文意無分別轉注與形聲不同與形聲則聲轉而義與建首之文亦略別轉注則聲轉而義與建首之文實從同其論轉注與五書界限亦劃分極清而其所舉轉注諸字如走部之趨目部之眼

盾部之瞂舟部之船歙部之歠火部之燬欠部之凍手部之拳民部之氓虫部之蝮身部之躬大部之戴奈会衣奈奈奄認定其字之義與建首同義為標準亦屬移確切不移下篇辨正諸家所說之誤較曹氏轉注古義考認理既真措詞更顯允至所砭乖疑而救首從轉注一書久為各家聽說所蔽本義不明惟湘鄉相國轉注說以老為母考為子尚能識考老相連之關鍵而詞毋限於會意仍嫌於轉注諸字未盡貫通是

編根據許氏說解證以全書據其本義切指其字洵為有清三百年來研考轉注唯一精確之作雖其於賈公彥左右相注一語未得其解不知考字之以丂注老以老注丂形聲彼此互注其義無不為老轉注命名實本於此不僅與形聲諧字各為專名不從建首之義者不同未免一間未達其說衛氏恆以壽字當之不知壽字訓久與老意微別是混形聲為轉注徐楚金以老耆為耆等字當之不知其失與衛氏等亦混形聲為轉注墨守許訓不參考爾雅黃髮兒齒鮐背為老訓壽之文未免刻舟求劍並衡以各家轉注之說終當推是編為首屈一指也

說文經斠　澍園藏書本　　瀛汝諭撰

說文經斠十三卷清楊廷瑞撰廷瑞字子杏湖南善化人是編依十三經分卷十三標說文字義以考經傳本字原當作某每字引說文篆體及許氏所訓之義於首注經文某句某字其本文當依說文作某於旁並以經文見假之字引說文篆體訓義附列於後合經文見假之字與本當作某之字並舉其篆體字義彼此對照於經文孰為本文孰為假字可不煩言而解其有經文一句之中而兩字並屬于假借者則依前例附後字於前字之下不另為條並於屬于各經之字易則標以卦名詩則標以什名三傳則標以某公某年其為書三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則悉標以篇名便於檢閱其體例校錢氏說文答問許氏說文經字考俞氏附考但曰某當為某而某字者為善其所舉之字雖於三家所舉未免遺漏而可補三家遺漏未舉者甚多是宜與三家之作並存以備考諸不容偏廢惟以周禮封人置其絼之絼以說文無絼字謂當作紖大宗伯飌師之飌

以說文無颽字謂當作風，不知見於各經之字，說文所收本有未有，只宜據各經之字以補說文之所遺，不能但據說文之字以改各經之所有，是偏未達斯義。革以周禮絲颽等字不見於說文，遂據說文絲字、風字，執以改經，則不免刻舟求劍矣。是則須合各經及說文所有諸字而會其通，自為楊氏一隅之見所囿也。

讀書通

馮汝玠撰

讀書通二十卷，明郝敬撰。敬字楚望，湖北京山人。書為山草堂集之一種，前后有郝氏序跋。中分卷十二，二十卷。一論聲不止四為四韻糾謬，卷二論音成於五為五音譜，卷三至卷十七依五聲分韻列舉諸字，卷十八至卷二十則輯通連字附為附錄。為是編以人開口是元聲，一聲為宮，二聲為商，三聲為為角，四聲為徵，五聲為羽，諧聲至五而合，五為天地萬物之成數，不可增損，音但可言宮商角徵羽，不可言平上去入，定音為四者四無五，是者宮商角徵無羽。又以五為天地成數，十二為天地之紀，五音十二律從來遠矣，天地而圓，故五聲盡於宮，乃每聲定為十二韻，以同遙危虞孩沈田摩洞摩邪孫求為宮聲之韻，以繞嵩律語海匡恭寵麼寫孫回為商聲之韻，以洞稗魏遇害趣章眺磨謝絳舊為角聲之韻，以篤徵饒月黑欣鐵絲未聚甲屋為徵聲之韻，以東志屋樂汗真天殿禡削鑑鳩為羽聲之韻，局四聲為五，一變沈約

二百六韻之部、按古今之音各有方域之限、同為一字、南北只能各從其音之相近而相諧、諧于南者即不能盡諧于北、而況三代以前不惟無韻之説、且並無韻之字、而詩三百篇亦只諧其各地之音、而不能合十五國之音齊而同之也、沈約定為四聲、本非於天生五聲本有其定、為二百六部、尤不免强聲就韻之病、是編以五音本于天成、自較四聲為長、但每聲之中、仍各分十二韻、是又何異於沈韻以二百六部分配四聲乎、核其五聲之中、所列十二韻之字、並非依五聲十二律一一較之、以聲律以定宮商諧音、仍不過以發於喉舌者為斷、既無根據、更無標準、其𦆵壁虛造、視沈韻之以當時見行之音分隸四聲二百六部者、蓋更無可取焉、惟附錄所輯連字於古人通例、可依之例可省一格、以資參考、此外如謂説為六書、以推古人作字之意、非古人未作字先有六書、又謂合二聲為一音、經史文字多有鄹婁為鄒、祁連為天為證、又謂漢以前無翻切者非、又謂古人用字尚音、今人用字尚義、

皆為通人之論、是宜節而存之、未可與其所定五聲十韻概從屏斥也、

六書原始　　　　馮汝玠撰

六書原始十五卷，清賀松齡撰。松齡字壽膝，又字醒差，順天人，咸豐甲辰舉人，官四川劍州知州。書前有沈兆霖、王榮第、李鴻藻、倩壽彤、王佩鈺、呂俊孫、崇實、祁寯藻諸序，次為凡例，次為敘目，次分卷，列字卷一原生數，十干卷二原成數，五行卷三原十二支，卷四原天文，卷五原地理，卷六原人倫，卷七原形體，卷八原工，卷九原服，卷十原樂，卷十一原器械，卷十二原草，卷十三原羽屬，卷十四

原毛屬，卷十五原鱗介贏屬。全書變更六書為十五類，其宗旨從太極分極立說，故以原始名其書。雖託名六書，實於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之義未解，且於文字之本更所未諳，無怪遂據陳希夷之太極圖附會許氏說文之文字以成是編而已。觀其編中謂古文及乁即太極分極，更又謂凡字从乁，乁即太極，右半為陽，其一點陽極生陰，因右半以推右半，大極圖如在目前，其說解象諸，直如夢囈，全書之無足取，即此已可以概其

餘。祁氏序中謂其於希夷發繪圖發論，又有辨論朱子之語，似須再酌，其不滿於是編之意，自溢於言表，是其書在當日刊行之際，已為通人所不取也。

紅崖碑釋文　鄒叔子遺書本　　馮汝玠撰

紅崖碑釋文一卷，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湖南善化人，咸豐元年舉人，軍功叙知縣，殉皖難，贈道銜。著有讀書偶得、五均論、顓頊曆、敦南高平物產記、數執齋文存、詩存，合之是編為鄒叔子遺書七種。是編依原刻形式縮摹於首，次逐字逐證加以考釋。釋其文為維鋁妹尊嵩刑威斌虐王迺還卤方卤旅蝎諸東鋁義南睹白白凡廿五字，謂今之藏地喀木及滇蜀西徼為漢之羌，即商代之鬼方。刻石言鋁妹與妹，蓋鬼方之君或曰首之同声假借也。鋁僵鋁之，猶言滅也，言高宗克鬼方也。尊嵩與尊為有嵩之人也。刑威斌虐與以刑法威戮斌虐之人也。鬼方重步而為力，施以尊嵩刑威斌虐之教救之。卤方目今永甯州右看之地，於漢為汶指，唐為琰州。還自藏地來還也。卤旅蝎諸言卤方之衆君長盡諸首歸化也。鋁行也，言王又於此時使人東行之義睹南行遠方之白白也。義唐之義州在今黔西，睹唐之播州

在今遵義，皆在琰州之東北。白白與鶻鶻通，亦作佛佛，言其高宗伐鬼方東還過卤方刻石紀功之作。考紅崖石刻文字永甯州志縮摹之外，有安陸黃氏所藏光緒中邢君判永甯時拓本，有咸豐中呂佺孫據張春潭吳寅邦兩家所搨縮摹之刻本，均與州志所摹不同，而黃氏藏本僅作廿字，筆畫尤為簡古，不惟與州志所摹迥異，即與呂氏所刻亦彼此各殊，且其文字奇古不可鑒識，別諸本皆同也。鄒氏是編所摹不盡同於各本，已難盡信，而釋亦僅就其點畫以說文偏旁、鐘鼎款識附會其文，別無他證，其說雖辯，實承張澍續黔書高宗伐鬼方紀功之說而廣其義。莫友芝嘗考崖三危，疑為三危禹蹟，當于其所刻摹本之後為說辨之。惟此刻摹本與不失真，考釋向無確解，鄒氏是編所摹尚可略窺梗概，所釋亦可聊備一說，正不妨存而錄之，以待後來之論定也。

虚字說　惜陰軒鈔書本　喬汝玠撰

虚字說一卷，清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陝西三原人。其人出處無可攷。惟據其自序云，書于東涯小學，其後王氏跋云，虚字之說，吾師振千先生，爲予小子輩說書而作，殆當時講學家書。前有康熙四十九年袁氏序，後有乾隆十年王德修跋。中不分卷。凡文字中起承轉住之虚字，於單用虚字，夫蓋而然之類；連用虚字，毋乃將毋之類；三字接用虚字，也已矣焉耳乎之類，必辨其語意文理，審其緩急輕重，遂一區別，加以說解，並引經史諸子百家之言以爲之證焉。按虚字本從實字假借，即亦爲虚字構造之字，亦各有專義，故說文烏訓孝鳥，焉訓焉鳥，而訓頰毛，爲訓母猴，各訓本義，而不及假借之義。其亦屬語詞之虚字矣，訓別事詞，哉訓言間者，訓語所稽，亦各專一義，更無異解，自同之無者，隨其語意理趣，以傳其精神，同一虚字，其不同其義，遂因之而異，即其連屬成文之實字，亦遂因之而有虚實動靜之分，有於此類虚字不辨其用之不同，則作者神理，無從會體會，而訓詁其間之連屬實字，將亦有因之而誤解者矣。是編以知其意，而說諸字，純從經史諸子百家成語中，體會其字若干用，用分若干義，一一爲之剖解，自來訓詁虚字，明晰詳盡，從未有逾於是編者。持此以讀經史諸子百家，蓋無不可通之書也。

五經文字疑　微波榭遺書本　馮汝玠撰

五經文字疑三卷，清孔繼涵撰。繼涵字蒓谷，山東曲阜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廣森之姪也。刻有微波榭遺書，是編即其所刊遺書中五經文字後附刊其所作之二種也。書之分卷一如五經文字原第，分為上中下三卷。五經文字與九經字樣原附刊于開成石經之後，嘉靖乙卯地震，二刻與石經並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典等乃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刊於石經碑旁，以便摹補，頗多訛誤，殊不足據。而長興中刻與九經字樣同時刊本又久不傳，無從是正。乾隆中葉，揚州馬曰璐得宋搨本摹刻，始省究本。孔氏因石既損壞，補缺又舛，乃取馬本校補石刻損字，遂有是作。凡石刻闕字據馬本增補者，志著於編，以明其所本。其石刻損字馬本可補，而因疑不敢即據以補入者，亦悉著之於編，以存以俟考。因有參証而代校勘，故附於所刊五經文字之後，別自為編，而以疑名其書焉。按是編以校其所刊五經文字，乃知其所增補並不當所本，而於馬本可補原石之損字，因疑竊闕，尤為矛盾。其校訂之善，於是編可以徵之，不惟戴東原推其精審，嚴可均識其昭究，兩家持論孰是孰非，可按是編從而斷定之。其石刻五經文字損字，凡王補、馬本之異同，孔刊增補之所舍，亦可據是編一一從而考索也。

九經字樣疑　微波榭遺書本　馮汝玠撰

九經字樣疑一卷清孔繼涵撰繼涵字葓谷山东曲阜人乾隆辛巳進士官户部郎中所著五經文字疑已著録是編係與五經文字疑同時所作故編中於石刻闕文校馬本增補者並於石刻闕文馬本不闕疑而不據以增補者亦著之一如五經文字疑之例而附於原書之後名之以疑亦與五經文字疑並同爲五經文字疑其校訂稱精審是編搜剔卷所記牛郭石經凡五字馬氏本作凡六字石經誤也今仍之附証於此其於石刻原刻五字明審甚為六字而其校刊之本原仍依石刻五字但記馬氏作六之不誤於編中以備讀者之參考而不據之以改原刻其不輕改竄於此可見其用意矜慎尤於此可徵是其校訂又與五經文字疑同一審精審編中校訂雖僅寥寥數則不及五經文字疑之什一而校訂俱閎要亦考唐石刻九經字樣之闕字者所必資也

小學初告　馮汝玠撰

小學初告六卷清孫文昱撰文昱字季虞湖南湘陰人書前有同邑郭復初序中分六卷以首以文字聲音訓詁總論起末以文字聲音訓詁結論止中以訓詁文字聲音為類訓詁從爾雅起先述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次述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諸家注釋之存佚次述孔穎達正義以後諸家之著作旁及小爾雅廣雅埤雅諸書各撮舉其要文字從說文起先從倉頡原於倉頡訓纂順續倉頡諸篇次述字林演說文李陽冰刊定說文李騰說文字原林罕字原偏旁徐鉉校定說文徐鍇說文繫傳次述宋以後名家劄於說文之著作次如文字蒙求之例依六書分舉其字而以段玉裁十七部諧聲表坿于形声以諧見書轉注録坿于轉注以王引之經義述聞論經文假借坿于假借並旁及說文脫遺之字及顧炎武論許氏之失孫星衍辨顧氏之非声音從廣韻起先述廣韻諸韻次述声部韻部

之分，次述字母後諸家論韻，次論上古聲部韻部之分，次列為古今聲類表以為之殿。惟其於六書次序謂班許所舉為經，先鄭所舉為緯，未免附會；於轉注書本諸段家之說，以同部互訓異部互訓為主，未免偏執；於古今聲類執其所得另立新義，變更舊說。而要其所述，固已概於文字聲音訓詁諸大端，得其梗概，果循是考求，不難從而深造，洵足為初學津逮，書以初告著為名，實信相副也。

說文疑　稽香館舊書影稿本　馮汝玠撰

說文疑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書仿李燾說文五音韻譜，以始一終亥為次，故分卷亦依李燾之數，每卷補遺即附于各卷之尾，不另為卷，其卷末另附漢書古字及音義異同諸字，則與全書正文不相涉也。書無凡例，惟閱卷署曰說文何可疑，疑其見誤于後人也，義有未安者存之，以待析正，俗學相沿，形聲訛謬，庚于許書無附益焉，即其全書命名之義，撰述之旨也。編中所疑誤于後人者，謂字之孳多，從諧聲而起，漢人已不免妄加，後人復任意亂之，說文遂不可讀矣，如字義从風，概加以風，从雨者加以雨，从水者加以水，从人者加以人，从女者加以女之類，不知本字之外，依類加形，為六書漸進之通例，秦漢以前已並，不得謂皆後人所亂。所疑義有未安者，如於稽字，謂許氏訓義未醒，出从尤之意，旨者亦屬牽強，當是从尤从旨禾亦聲，蓋尤異也，旨美也，人於尤異旨美者必留止而加察，故曰稽，而稽考稽察諸意，不知禾為木曲頭

止不能上稽字从之，即从其義，尤从乙，乙象艸木冤曲而出，與禾曲頭止不能上同義，而從乙欲出而見閡也，故又从尤，旨聲。古與稽通者，老之耆即从旨聲，故稽字从旨諧聲，稽从禾从尤，旨聲，乃取形一聲之字。許氏訓義、訓聲均未誤，不得從其義者，未安其所疑淆于諸人，與夫義有未安者類如此。稽者館替書提其剖析形聲，不讓末括，盖於全書而疑，未嘗細數也。至以編中始末終甲之次排之，定為雍乾時人作，按其編中已引有大小徐之說，是其於徐鉉校定之說文、徐鍇所撰之繫傳均已寓目，非僅見五音韻譜者，謂為雍乾間人，戴孔諸老猶為後生，亦尚待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韻　　馮汝玠撰

東韻一卷，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又字允倩，號石隱山人，江蘇元和人。嘉慶戊寅舉人，官安徽黟縣訓導、揚州府教授，以年進所撰說文通訓定聲、古今韻準、說雅及是編，特加國子監博士銜。是編之作，係為其所撰說文通訓定聲而設。其通訓定聲一書以聲為經，以義為緯，析說文九千餘字為一千聲，摠為十八韻，以卦名豐、升、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字為部，以領諸字。因其隸屬十八部之字難於檢尋，乃又就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易其原序，改以筆畫多寡為次，從一畫起，迄多畫止，每部每字之上悉以所定之韻冠之於首，以明其屬於某韻，爰為是編，俾與所撰說文通訓定聲相輔而行。其說文通訓定聲編中既於每韻之前標列各字之目，更於每字之前注明凡某之派皆衍某聲，檢其目，循其系，對於各韻部屬之字已不難於檢尋，無煩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存目

為編次是編之作合使於東其通訓定聲韵
部外別無取意殊為輕是視其同時並進之古
今韵準說雅未可同日語矣

小學識餘　稷香館叢書影稿本　馮汝玠撰

小學識餘五卷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又字允倩江蘇元和人嘉慶舉人官黟縣教授加國子監博士銜所著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說雅十九篇已著錄是編據其子孔彰說文通訓定聲後跋所記書為四卷此本爲其孫師轍編次釐爲五卷其結作四卷蓋五卷之誤也書中所記皆限於文字聲音訓詁不及其他乃專屬小學部分之筆錄雖屬隨意記載而所條記各條之中頗多心得如於假借謂有至今無正字者有其後有正字者本有正字而假借他字者又謂有同聲之假借有疊韻之假借有雙聲之假借於音韻謂詩經韻亦有數字不能劃一者一由於方言之各異一由於口齒之或殊又謂孔廣森對轉之說不知鄉曲一隔脣吻互異惟變而通之類合同未可言轉段玉裁合韻之說不知里巷謠諺天籟自發音諧諧則用韻識部居未可言合均屬精闢之語截取其長不無可信惟信筆直書無體例可言究未可

言著作，又可以備參稽。綴系館藏書提要謂其訓解發覆，觸目皆是，更謂其所紀考詞，連語詳條，直可縱橫千古，推許是編，殊為溢量，未可據為定論也。是編之外，其手稿已定本經刊行者，所著尚有六十四卦經解、尚書古注便讀、春秋平議、春秋三家異文覈、春秋左傳識小錄、秦漢郡考、天算瑣記、歲星表、經史答問、諸書，附著其目於此，以待考定焉。

獨笑齋金石文考　馮汝玠撰

獨笑齋金石文考初集五卷二集八卷，清鄭業斅撰。業斅字君覺，又字幼惺，湖南長沙人。初集前有鄭氏自題詩及其子沅序，二集前有王闓運序。初集多考金石，自三代至蜀漢，凡為文五十首；二集專考石刻、瓦當，自兩漢至蜀漢，凡為文六十一首，末附以釋州石篇，通為二百十二首。綜覽兩集之文，其考訂金文也，於諸女大祀尊，據周禮閩隸宰子取隸注引杜子春云子當為祀，

定子為祀字，且謂金文中乙子、丁子、巳子、辛子、癸子諸子字，皆為巳字；於伯夏卣子室子字，釋為厥字，謂吳清卿釋姚為宰孫；於齊錢侯氏永命萬年子子字，謂是古文年字之一證矣。清卿釋表，張孝達釋介，俱失考。其考訂石刻也，於石鼓文據其中嗣王引周書為證，定為成王時物，前七不合，正俞理初癸巳類稿考為魏太武時物之誤；於北海相景君碑屬官之循行，據論衡一郡循行之職、堪州從事之文證

明非循行之訛，於張飛破張郃銘據水經注所水下亦記張飛自别道襲張郃於此水，而不及其紀功之銘，銘出贋近，不無可疑，考定論斷皆精確不移。此外如釋文字從丶為從丶，声釋蔑曆為甞相謂甞其相助，釋亞中子形為尸在廟中，雖未足據為定論，而博引旁徵，亦可備此一說，以待與名家所釋相參考。惟於金文中舊釋之若字，不知其首之巛為象髮，其下為儿之變體，即古文人字，乃古順字，小篆之順從川從頁，即其演變之體，乃以為象旗斿之形。於石刻坤字之作巛，不知巛即首字所從之巛，許氏說即古髻字，坤之作巛，乃假巛為坤，乃以巛為坤之古文，並引陸德明釋文古易坤本作巛為證，更不知釋文本作今文作巛，其作古文者乃後人竄改，皆未免失於詳考。然就其考訂精確而論，斷之精確而論，則在乾嘉以後金石諸家之中，固不數覯也。

俗書證誤　同文考證本　馮汝玠撰

俗書證誤一卷，宋顏愍楚撰。編中證誤之字凡一百餘體，每字之下皆注曰從某從某非，多以聲為主，間及於音，如覷音娶，毋音無，敻音怨，麄音救，東音次，兮音底，延音蔬，氾音凡之類，則不及所證俗體之什一。後附訛習諸字凡十餘體，每字之下前半注曰原音某今某，則專以聲音為主，後半但注曰原某今某，則又以體為主矣。是編為同文考證所刊唐宋字書四種之一，次于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後，首行標題撰人為宋顏愍楚。考宋史並無顏愍楚其人，惟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兩志載有證俗音略一書，均注顏愍楚撰，其姓名與是編所標姓名正同，當即其人。又考新舊唐書愍楚所撰證俗音略，新志作一卷，舊志作兩卷，是編原為兩節，可分可合，而又音證並舉，不專主一類，當即新舊兩志所載證俗音略之易名，新志之一卷，蓋合而言之，舊志之二卷，蓋分而言之也。又考隋書著愍楚

之名、隋志亦無證俗音略之書、正新舊兩唐書、始錄其書、著其名悉楚、是其非宋人而為隋唐間人、又可斷言矣、既是編既為悉楚之所撰、中編中既證俗訛、又復略舉字音、其為唐志著錄悉楚之所撰之證俗音略無疑、惟唐志以後何時改為今名、則無從稽考耳、隋唐以前古籍、傳世者甚尠、是編雖經后為名、幸免亡佚、正如碩果僅存、殊未可以其簡略忽之、故特亟為錄存、詳加考訂、為之辨正、其卷首標題、則姑仍其舊焉、

金壺字考　同文考證本　馮汝玠撰

金壺字考一卷、宋釋適之撰、是編為同文考證彙刻唐宋字書四種之一、卷首僅題姓名、不著朝代、而次於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後、宋王雱字書誤讀之前、蓋不能斷其屬唐屬宋、乃置之於唐宋之間、於姓名上虛題之朝代、則闕以待考、今檢卷中人名万俟高亮居其一、按高當於秦會之構成岳武穆之獄、在紹興中葉、卷中既錄其名、則適之當為宋南渡以

後之人、據本書即可證明、當時彙刻竟亦之及、未免疏失、今既證明其為宋南渡後人、即於卷首據以補題焉、編中所考之字、多以連文為主、連文之中、又多以不讀本音之字為主、國名如身毒、龜茲、月支、康居之類、邑名如罕幵、番猶、盱眙、祋祤之類、山名如峋嶁、姑射、天姥、芒碭之類、人名如酈食其、金日磾、樊於期、焉不疑之類、皆一一著其音讀、簡而能扼其要、惟僅限于一類、而於連文不讀本音之字、所

舉五國已十得六七，類是以資稽考，視彼僅辨
字體之訛、篤字音之誤、讀者其軒輕正未可
同日語也。

小學考 浙江書局重刊本 馮汝玠撰

小學考五十卷，清謝啟昆編。啟昆字蘊生，又字
蘇潭，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廣西
巡撫。著有樹經堂詩集。前有瞿鴻禨督學浙
江重刊時俞樾序，次為初集刻時翁方綱、錢大昕、
姚鼐諸人及謝氏自序，末有咸豐重刻時固始
蔣湘南後序。謝氏是編，乃補朱氏經義考而作，
因依經義考之例，從爾雅及於小學諸書，分訓
詁、文字、聲韻、音義為四類，而以清代敕撰小學之
書冠于四類之首。其訓詁類以爾雅、小爾雅、方言、釋
名、通俗文之屬屬之；文字類以倉頡、爰歷、博學、凡
將、急就、元尚、訓纂、滂喜、說文、字林、玉篇之屬屬之；
聲韻類以聲類、韻集、切韻、唐韻、廣韻、集韻之屬
屬之；音義則以三類之外訓讀經史百家之屬屬
自劉歆七略以後，凡歷代史志、各家載記而著錄，
屬于訓詁、文字、聲韻、音義之書，不論存佚，悉具
書于編，並採錄原書序文、各家論述，加以考訂。一
書而刊本名異者亦備列入。其例不能入見存

諸人之作，則依類比次，著于各書之下。凡古今小學之書，皆臚列於編中，不惟向有傳本者據而考可知其體要，即久經亡佚者亦可據而考亦可識其概略。而刊本彼此不同者亦可據而考以別其異同。校釋之詳，已臚以加其所考訂。如於江灌之爾雅圖讚辨經義考誤合晉陳留江灌為一人；於陸德明之爾雅釋文辨經義考誤分釋文音義為二書；於揚雄訓纂辨王伯厚誤指史記正義所引戶扈鄠三字為凡篇中正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精確處，更不勝枚舉。正平水韻略，據元大德本改題為王文郁，證明一百七部之併不始自劉淵，以正舊家向來傳述之誤，於古今韻部分併所關尤鉅。核其於小學書一門薈萃編校輯攷訂，蓋集古今之大成。俞氏序此編推為治小學者不可不讀之書，誠篤論也。是編之作，據謝氏自序所述，謝氏而外，尚有桐城胡虔、海寧陳鱣助其輯錄，是又讀是編者所宜知焉。

汪刻隸釋　馮汝玠撰

汪刻隸釋二十七卷，汪日秀校刊。日秀，浙江錢塘人。按洪文惠隸釋一書，四庫全書所錄，係當時萬（主進）曆戊子王鷟刻本，而未錄汪氏此刻。此本刻于乾隆丁酉，係據崑山傳是徐氏傳是樓所藏鈔本，並依隸韻字原諸書參考得失，訂正付刊。其中漢碑十九卷，水經注碑目一卷，歐陽修集古錄二卷，歐陽棐集古錄一卷，趙明誠金石錄三卷，天下碑錄一卷，較之明刻，卷數卷第尚無不同。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於馮緄碑補三千字，孫叔敖碑補三十八字，武梁祠堂記補十二字，四老神坐神祚机增入綺里季一行，及武梁碑脫去碑文，止存其末數語，及俗文而以武班碑文竄入魏公卿上尊號奏及受禪表二碑，前後互相錯簡，並一一為之釐定，則於明刻皆足以補其遺漏，訂其舛譌。此外於其偏旁點畫尤多所校正。洪氏隸釋、隸續原合為五十卷，之書久已不傳，傳世者隸釋僅明刻與此，而此刻較明刻為尤善。明刻既經四庫收入，此刻自應援四

康熙以前本之例，亟為採錄，以備與明刻互證。惟其偏旁點畫間，證以隸韻字原，尚多訛誤。黃丕烈曾摘記其若干條，撰為刊誤，其校勘極為詳審，頗足據以訂正此刻之失，可與此刻互相核校也。

汪刻隸續　馮汝玠撰

汪刻隸續二十一卷，清汪日秀校刊。日秀，浙江錢唐人。曾校刊隸釋，較明萬曆中王鷺刻本增訂甚多，號稱善本，已著錄。是本即刊於校刊隸釋之次年，卷末有汪氏乾隆戊戌一跋，稱其所述係據金風亭長藏鈔之本，校以近刻，付之手民。其所謂近刻者，即四庫全書提要所據之揚州本，乃朱彝尊據范氏天一閣、曹氏古林、徐氏傳是樓各家先後所藏之七卷，益以續所訪得之琴川毛氏所藏舊鈔本，合校成編，其後揚州據其本刊之，是為揚州本。其范氏諸家先後所藏之七卷，則元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所刊也。揚州本外，向推汪氏此刻。今檢此本，其第五、第六、第八之為碑圖，第七之為碑式，第九、第十之並闕，及適自跋在第二十卷之尾，大體與揚州本不殊。惟三四兩卷末有泰定乙丑寧國路儒學重刊一行，餘卷則無，是其所據元刻，祇有元卷而非七卷，與朱氏所據之元刻多寡各

殊又其據所據鈔本係出於金風亭長而非
琴川毛氏與朱氏所據之鈔本出淵源者別然
不及所刊詳釋多所訂正足證明刻之誤而據以
揚州刊本正可互相參證要當各存其是以待
治考未容偏廢也

字書誤讀　同文考證本　馮汝玠撰

字書誤讀一卷宋王雱撰是編爲同文考證所刊唐宋字書四種之一據卷首姓名之上標題宋字自是宋人但考宋史志傳其書其人均不見著錄惟編中所正誤讀舉有武曌李陽冰諸字注曰曌音明誤空冰音凝誤冰既舉唐人姓名正其音讀其書其人必在唐後原題爲宋雖無從稽考當必別有所本按編中馳字下注曰音移考馳字廣韻作羊至切爲音肆至集韻乃作余支切始有移音其後韻會諸書遂盡因之編中必既從移音其書其人必皆在集韻書成之後集韻于景祐中從宋庠庠等之請敕撰至大中祥符始由丁度等纂成據此以證蓋其書後于集韻其人亦晚於宋庠丁度諸人也書首有雱自序據其序云誤讀者斯字本無他音可疑而寡識者信口訛傳習矣不察今據所聞特爲舉出以免伏臘杖杜金根之誤今考其所正誤讀之音於以音得

聲之協字不以從富之本音，否如富讀伏爲正。轉以從畐之轉聲讀爲獨，无爲正。僅以近音爲主，於其他古音異音概不加以詳考。蓋純爲糾正信口訛傳，妄而作別無深義，故祇據近音以正誤讀而已。

轉注緒言

馮汝玠撰

轉注緒言三卷，清葛光春撰。光春字循初，浙江秀水人，乾隆丙辰舉人。著有說文凝錦錄。是編於此書之中，專論轉注一書，對於各家轉注之說，於戴侗、周伯琦之主形轉，趙古則、王應電之主聲轉，鄭樵、趙宦光之主義轉，均無所取，獨持所見，謂語概曰類，則事形聲義類各不同，類不同則所謂同意亦隨類而轉。異文謂昔之轉論轉注者，俱于事形聲意外別立一體，故其說多謬，不知轉注之義即隨事形聲意而具。按轉注本從事形聲義四類之字轉聲所造，故從其類某字，從其類某字所造，即從其類某字建類受意。許氏所舉考老，本以此爲字，以例其餘，初未限定轉注皆如老字必從會意之字建類受意始爲轉注。其所言義隨事形聲意而具，似於轉注原旨未能體認。乃又謂考老皆從毛，是建類一首，皆以老爲義，是同意相受，竟認從老無爲從毛，則與許說大相違戾，至謂說文恐人以考專屬形聲，故錯舉

老以足考之下，恐人誤老專屬會意，故錯舉考以加老之上，於轉注所以別於諧聲會意之故，並未能明切指出，僅以考老錯舉為言，含混其詞，更令人無從捉摸。綜其所論轉注，若節若明若昧，蓋未曾了然於心，故不能了然於口，而前後詞意支離恍惚，竟不能自圓其說也。

說文重文管見　葉聞堂原刻本　馮汝瑜撰

說文重文管見一卷，清蕭道管撰。道管，福建侯官人，為陳衍之室。著有列女傳集解十卷、然脂新話三卷、詩古文辭長短句雜記若一卷、蕭閒堂札記四卷，多已刊行。是編前有壬子重陽陳衍序。卷中所解說文重文凡三百一十餘字，排比間有一二可取，而未悉說文重文之例，出於臆測者居多。按說文各字之下所列重文一千一百餘字，皆其本有古籀篆或俗今各體之不同，而其領提綱寓統和類，一為假字之類，乃以彼此曾經通假之字列為重文，如淫本淫字，而又為婬重文；款本款字，而又為歀重文；尼本為仁古文，而又為夷重文；希本豕為豕古文，而又為殺重文是也。一為異體之類，乃以古今形聲變易之體列為重文，如丄重文為上、壘重文為壘、囟重文為四、李重文為杍、灋重文為法、囟重文為膟、厷重文為肱、厂重文為斥、秆重文為稈、梠重文為梩、兵重文為倂、節重文為根、沙重文為沚、弓重文為弜、卤重文為鹵、衡重文為酉、鬯重文為鬯、

是也、假借之類、其字無多、其例亦止於通假、異體之類、其字甚夥、其體或與正文點畫小異、或與正文虛實不同、或變正文之形狀、或移正文之位置、或省正文之體、或易正文之象形為形聲、或就正文而加形、或就正文而加聲、或易正文之形易從一形、或易正文之聲易從一聲、或易正文會意之體易從一體以會意、或易正文形聲之體易從一體以相諧、或就正文而反書、或就正文而疊書、或易正文之疊書為獨體、或就正文之體而倣此互為疊省、或

以兩書代正文一部分之體、其例不一、其要則總歸形聲之變易、是編於敍重文之第、不知其為假借古文象字、而因其傳寫之訛、以為象手執古兵之形、於平重文之采、不知其為假借篆文采字、而以為與采形相似、義相近、音相轉、於彥重文之堂、不知其上為老字首之異體、乃假借古文孝字、而以為上象屋脊形、對于重文中之假字、則不識其彼此之通假、於三重文之弎、不知其為從三加弋、以為形聲、而目為弋以識、於禮重文之礼、不知其為

從豊聲為乙聲、而目為乙以識、於藥重文之䨻、不知為从木从古文雷聲、而目為象形、於霸重文之霄、不知其為從宀采聲、而目冂為象天、對于重文中之異體、則不明其形聲之變易、蓋於說文重文之例未能全部貫澈、而以正解諸字、確當者少、而穿鑿者多也、惟於歗為嘯假借字、既列為欠部正文、復列為嘯下重文、此為許書通例、徐楚金且不能識、而以欠部之歗為重出、則於是編又何責焉、

梅谿縮臨唐碑題跋　　孫汝玠撰

梅谿縮臨唐碑題跋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谿，江蘇金匱人。爲錢武肅王鏐三十世孫。著有金塗銅塔考一卷。是編諸跋，本附于錢氏縮臨唐碑之石刻之後。咸豐中，孫三編乃摘錄其石刻中所題跋語，冠以梁同書、阮元、葛方綱、孫星衍、錢侗、潘奕雋、清安泰、陳鴻壽、鮑崇城諸人之縮臨唐碑原石刻原題，而爲此編。末殿以三編自跋。其卷尾鮑崇城之錢武肅王鐵券跋，則因原立石刻之內，遂附錄焉。錢氏諸跋，多所考訂，誠如孫跋所謂以碑證史，以史證碑。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一跋，謂碑始立時，僅拓數十紙賜王公近臣。後廟火，而碑亦燬。至武后時再刻，其碑燬於火之說，清河書畫舫曾論及之。武后再刻一節，則向無人道及。按豫章文集載崇塔道𧶘此碑舊刻數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又末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木書額諸字。今王彥超重建之石，未無附記諸字，而於撰書人姓名之後碑文之前增入相王旦書額一行，俾非出于原再刻，則原碑得經刊定，此亦無緣補入，據此證明王所據以覆刻者，必係再刻之本無疑。更以其結銜而署相王證之，其再刻亦必在武后之時無疑。錢氏此跋，蓋獨於諸家考證之外研索及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卄古樓漢石紀存　　馮汝玠撰

卄古樓漢石紀存一卷、清潘祖蔭編。祖蔭字伯寅、又字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壬子進士一甲第三人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勤、著有攀古樓鐘鼎款識、已著錄。是編卷端題漢石紀存、卷內首爲雙鉤漢沙南侯獲石刻縮本、次爲雙鉤原本、次爲南皮張之洞釋文、末爲張氏及吳縣吳大澂、福山王懿榮題跋、考釋、暨潘氏題識。按是編首以漢石紀存署端、而卷內祇有沙南侯獲石刻一種、列篆碑、蓋當時尚未及續刻其他漢石、僅刻此種而止也。此刻自來考古家、如徐松、瞿中溶、劉喜海、吳式芬諸人所見、皆止前三行、其後三行、模糊未之見。張德容所見之本、亦僅五行、未見末後一行、惟此本所據係六行之本。考此石無應推此本爲最完備。以瞿氏隸篇、吳氏據古錄、並誤以石刻中沙南侯爲封爵、題爲沙南侯獲碑、而據古錄更誤題爲雲中長守、惟金石萃編與此本並題爲沙南侯獲、而雲中下無太守二字。此兩本中、又推此本最鉤摹明確、從前舊釋誤漏、均可據以訂補。又此刻自長白薩氏訪得後、各家考釋、言人人殊、此本兩附各家考釋、張氏所釋尤爲詳切、王氏疑是漢人分行題名、不必相屬一事、且非碑屬、亦具有見地、尤可據與舊釋互相參證也。

急就章考異

馮汝玠撰

急就章考異一卷，清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賜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散館改授主事，歷官至山東督糧道、署布政使。著有周易集解、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尚書今古文注疏、夏小正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天官書考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藏書目內外編、續古文苑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校汝帖中紹聖三年勒石本，僅至卅一章而止，其三十三四兩章以帖所無不錄。若章志以帖本為主，而以顏師古注本、黃魯直本、李仁甫本、朱文公刊于浙東之越本、王應麟注本、梁國治臨本校其異于帖本之字，校注之於下，並考其命名之本義及名釋之歧舛，指著卷首序中，而更為之詳註。為校其序中所論，如謂急就章蓋章草之權輿，謂之章草，其文比篆隸為流速，故名急就。草書之始，蓋出於篆，或以為解散隸體粗書之非，此釋當時本書命名之旨也。如謂若本不識草書，以棨為宗，昌為閭，他為化，尊為葸，絜為索，楷為皆，鞫為鞠，骨為胸，治為治，及十一章遺未見漢文，書說文，今釋為導，廿二章文程兔，飛兔、狼、麋、麞、兔是名詐之稿文，今釋為鬼字，狀之屬，安得有烏，卅章文有騙敗覺沒入檄報罟，驅即驅省文，或釋為聊，或為輒，俱不詞，此正名本正釋之誤也。正其正誤，後世字形與小學屢變，而失其初。章草則字字區別，一變為今草，再變為懷素、張旭書，而上下牽連矣。倉頡、急就、說文古字假借轉聲，已周于事，一變為字林、玉篇，而偏旁益滋，近鄙別字，且行于經典矣，則今字訛小學備述源流，尤足據以正定文字。雖與全書精義，志其於斯，若僅就名本校其所考，以與各本校其同異之字，而置其卷首叙論而不察，則失作者命意之所在矣。

釋名疏證附補遺　經訓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釋名疏證八卷附補遺一卷，清畢沅撰。沅字纕衡，又字秋帆，江蘇鎮洋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二十五年進士，賜一甲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歷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著有說文解字舊音一卷、經典文字辨正書五卷、音同義異辨一卷、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多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畢氏自序，中分類疏證為八卷，末輯群書所引釋名而今本釋名闕者，為補遺，並疏證韋昭之官職訓辨釋名，總為一卷附焉。是編據其自序，撰於乾隆五十四年，與撰於乾隆五十五年之篆文疏證為兩本，篆文疏證乃據此刪定之本，此則未經刪定，殆次付刊之本也。其卷第以首飾一類入於四卷，以用器、樂器兩類入於六卷，與篆文刪定本以首飾一類入五卷，用器、樂器兩類入六卷，區分迥異，其每節下疏證之語，校以篆文刪定本，亦多歧異。而序中考訂本書，疑兆於劉珍，踵成於熙，亦遠不若篆文疏證之序，據三國志韋昭、程秉、薛綜諸傳，定為熙著，作考證明確，惟據以與篆文疏證互勘，既可以資印證，仍當與篆文刪定之本，兼收並蓄也。

篆文釋名疏證補遺　馮汝玠撰

篆文釋名疏證附八卷、附補遺一卷，清畢沅撰、江聲篆書。沅初撰釋名疏證，刊於乾隆五十四年，已著錄。此本乃就原本重加刪定，付江氏寫爲篆刊，於乾隆五十五年重刊者也。此本較初刊本，祇卷數與所附之補遺及續釋名之官職、訓辨、釋名、大體相同。其分隸各卷之條類，則移卷四之首飾入卷五，卷七之用器、樂器入卷六。其釋名本文及疏證之指字，則依說文小篆改寫。其各節疏證，則尤多所刪定。有原本有而此本刪削者，如原本持字、撫字下皆有疏證，而此本無之是也。有原本無而此本增益者，如原本拕字、癰字下皆無疏證，而此本有之是也。有就原本而加以改正者，如原本气字引字下之疏證，與此本气字引字之下之疏證，彼此歧異是也。核其所刪所增所改，其間斟酌損益，皆出畢氏手定。而序中據三國志韋昭傳言見劉熙所作釋名，定爲熙作，尤足正范史作劉珍之誤，而補原本之序所未詳。如本之中，當以此篆文寫本爲主。惟江氏所書篆文，對於釋文及疏證所有之字，而說文中無其篆者，輒以假借之字代之，必無假借之字可代，始依楷字以篆體書之，未免膠柱。讀是編者，第求其訓之通，而勿爲篆所拘可矣。江聲字艮庭，江蘇吳縣人，其事略詳所著詩書提要中，此不具錄。

續釋名附篆文續釋名

馮汝玠撰

續名釋名一卷附篆文續釋名一卷清畢沅撰

沅字纕蘅又字秋帆江蘇鎮洋人著有釋名疏證及疏證補遺並篆文正釋名疏證已著錄是編乃畢氏撰定釋名疏證之後因太平御覽時序部有引釋名釋律呂之名乃正之以白虎通參之以史記漢書因撰釋律呂又因五聲與十二律相須遂並撰釋五聲於律呂之後別纂為編從篇仍遵其名而稱續別之為畢氏是編乃續劉氏原書之作非補劉氏原書之遺與杭世駿之續揚雄之作別為續方言自成一書同一體例編中謂別纂一篇不以列於補遺畢氏已於續律呂之弁言中明言及之學者每以其附刊於疏證補遺之後而不知其本另自為篇殊有乖作者本意茲據畢氏自述之語仍列為專書以符畢氏原旨其篆文之本乃江艮庭與畢氏所撰釋名疏證同時所書甚所書疏證係據畢氏刪定之本手寫多與原刊之本不同此則所書篆文僅依原刊楷字改寫其文則與畢氏原稿每所更易舊文附於篆文疏證之後不為專書茲亦併為訂正並附錄於是編之後焉

汲古閣說文解字校記

馮汝玠撰

汲古閣說文解字校記一卷，清張行孚撰。行孚，浙江安吉人。汲古閣所刊說文解字，有未改已改兩本，未改者為毛子晉據宋本校刊之第一次初刻本；已改者為其子斧季刊於順治癸巳之第五次剜改之本。其第五次剜改以前，尚有未經歷次修校之樣本，其剜改本頗多誤，亦遠不及子晉初刻之善。顧初刻本殊不多覯，其剜改之誤無從校定。此記所據以與第五次剜改本相校者，乃斧季第四次修改之本，與段玉裁所據以作汲古閣訂本同為一本。段氏說文訂頗廣，所謂用此本覆勘，如言部善下、叒部、瑒、谷部、水部漉下、丿部房、竅切、甲部古文諸條，多不合；又雈部舊下、羊部羖下、肉部肊下，初印本皆未誤，訂亦不明言之，並可訂而未經載入者，亦往往而有。張氏此記以斧季第四次改本校其第五次改本，凡第五次所改之篆文及增刪說解之字、改易點畫之處，靡不一一校出，並按其卷數、葉數、行數，逐條標明，不惟第五次改

本之誤可據此以正，即段氏所訂各條，尚可據此與之互證。而艸部藒未改藒，土部地之吐生物，生下未增萬字，地之中物出形，中下未增丨字，甲部古文下始於十成於什，十未改一，千未改十，叡本張並作艸，並未改芝之訛，與近世印影阮元題字之宋刊說文解字相合，亦與經段氏將其改之字校出，其斧季改本非宋本之舊，更可證明，據此證明矣。

說文繫傳校勘記

馮汝玠撰

說文繫傳校勘記三卷，清承培元、夏灝、吳兆庚同撰。培元、灝皆江蘇江陰人，兆庚江蘇吳江人。是編分上中下三卷，後有承氏跋。卷中校勘對於原書之引書、原寫之訛誤外，特為加詳。其對於原書之引書，於說經及所引子史文集說部諸書，綜錯無情，凡記與原書違背及書名參差者，皆條辨之。其為古今文異者，則曰今某書作某；其一事見兩書而所用參錯者，則兩檢以證之；其有隱括經傳語者，則正其古而置其文；其不著書名者，則正其字而以見某書證之。其對於原寫之訛外，於訛誤處則曰當作某某，於遺脫處則曰某下當補某某，於淩亂處則曰某某當移置某之下，或當在某下。承氏跋中自注已詳述之，不難逐條檢以考正。惟是編作者，或據承跋謂寯首鑒其失之日甚，于視學吳中之日，求楚金書舊本，得影宋鈔於蘇州顧氏，刊而行之，復為校勘記三卷，遂誤為祁氏所撰；或據李兆洛說文繫傳後跋，謂校之者則河間苗夔、江陰承培、夏灝、吳江吳兆庚，又誤為苗、承、夏、吳四氏之合作。茲證以祁氏說文繫傳序，謂請中者先生董其事，又謂先生之命弟子江陰承培元、夏灝、吳江吳兆庚作校勘記，苗君獲見顧本，益加訂證，遂以忍得別成一編，乃知是編為承、夏、吳三氏承李申耆先生之命而作，其苗氏所撰乃別自為書，向以此為祁氏所撰及苗、承、夏、吳四氏合撰者，皆未之詳考也。茲據祁序訂正其誤，仍以是編屬之承、夏、吳三氏焉。

華字原

馮汝玠撰

華字原一卷，清戴姜福撰。姜福，江蘇崑山人，光緒乙酉拔貢生。是編於說文九千字中擇其象形、指事、會意三類之字之要者，援許氏說解，述為括叙、虛形、人狀、地勢、天象、物態、奉養、治生、稱謂、國別、治本、治標、孳字、義類、推究、流別、俗變、後序，凡十八篇。括叙述華字之為形書，末篇述末書綴則，各從其類分述諸篇焉。戴氏是作，以讀書必先識字，識字必通說文，通說文必能諷讀，讀其書，如尉律之試學僮，能諷籀書九千字，始能究其形義之原。雖其全書九千餘字，說解十三萬餘言，學者一時猝難諷讀，而董理其全書所舉六書之字，實皆從象形、指事、會意三書孳乳而成，乃取此三類之字，以許氏說解之形義並參考其疑，刪駢輟成文，類自為篇，以便學僮之諷讀。文雖僅十有八篇，而挈領提綱，許氏全義、書要義固已囊括其中。自來治許氏學者，如段氏之注、陳氏之箋、桂氏之疏、王氏之例，正可以治成人，而不可以治學僮。其蔣氏字原集注、吳氏字原考畧、苗氏建首字讀、陳氏說文提要諸書，便于學僮矣，而又不能包舉全書，更不便于諷讀。至馮氏說文部首歌，便于學僮諷讀矣，而又失之太淺，限於部首，失之太淺，皆不若是編之作，既能囊括全書，復便學僮諷讀，而篇中藉古人造字之形，以明中國之政俗，而端學僮之蒙養，尤於人心治道有關，更不止有功於許學。雖其安章宅句，讀者病其聱牙，而為許書說解文義所限，勢有不得不然，初非有意好為除僻，正不得以是為作者咎也。

篆刻鍼度

篆刻鍼度八卷 清陳克恕撰 馮汝玠撰

克恕字目耕，又字吟香，浙江海寧人。著有詮擬、符硯說、筆莚、銀海金鍼、學篆示斯、篆學經眼、印人彙考諸書。書首為乾隆五十一年翁方綱序，次為同里查瑩、曲阜桂馥序，次為例言八則。例後分卷，卷又分類。卷一為考篆、審名、辨印、論材四類，卷二為分式、制度、定見三類，卷三為參考、摹古、擷要三類，卷四為章法、字法二類，卷五為刀法、筆法二類，卷六為總類、用印法二類，卷七為雜記、製印色、收藏三類，卷八以選石一類為殿。每類之中又區為若干類，類類為之說。自元吾邱衍三十五舉之後，篆論篆刻者無慮數十家，其詳且備蓋未有如是編者。是編薈萃衆說，參以己意，類多從學力經歷而來。其於章法，謂一字有一字之法，全章有全章之法，於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畫之稀密，那讓取巧，當參互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串而不悖。其於筆法，謂篆故有體，而丰神流動、

莊重典雅，俱在筆法。並有輕有重，有屈有伸，有俛有仰，有去有住，有粗有細，有強有弱，有疏有密，此數者宜審其宜，始得其法，否則一涉於俗，即愈改而愈不得。又曰當從章法以討筆法，因物付物，乃自天成，不可矯強拂逆，如人具百骸，增減顛倒不得，千態萬狀，固自如也，穠纖得中，修短合度，曲要有筋，直要有骨，包處有皮，實處有肉，當行即流，當住即峙，遇圓斯規，遇方斯矩，動不嫌狂，靜不嫌死，咸得之於自然，不傷道於才智，尤能得此中三昧，非一知半解者所能道。翁序謂其始自篆體、諸譜式以及器具之用、選石之目，無不賅者，詳其義可以觀道焉，溯其本可以言學焉，於是印學之書為能彙其全，可謂是編之定評也。

增壽千字文　　馮汝玠撰

增壽千字文一卷、清馮嗣京撰、嗣京字文三、號西士、又號柳塍、浙江桐鄉人、康熙中歲貢生、官州府長興縣訓導、著有因樹屋小草、梓紅亭游稿、朱竹垞曝書亭集中馮生詩序、即為其所著詩集而作也、其事實詳府縣志文苑傳、千文自周興嗣外、梁蕭子範曾有續作、見於唐志、其後就周氏原字重編者、宋有胡寅、劉紹、佐明有李登、瞿九思、徐渭、卓珂諸人、是編因周氏原文重一潔字、而安章布句亦嫌無倫次、乃亦倣仿各家、自出新意、重為編次、適其時、歲為康熙後壬寅、其明年為清聖祖仁皇帝七旬萬壽、當時在都見在廷諸臣多預為詩文、以備來歲之稱祝、乃易周氏原文重出之潔字、為一壽字、重纂成篇、因以篇中於原文增多壽字、因以增壽署其端焉、篇中捃拾紀載遺字、行詞頗多佳句、鮑氏亞谷叢書中曾為之刊布、謝啟昆小學考亦與古今名家重編之作、錄入文字類中、惟篇中枇杷二字未經分拆、仍依周氏原文連用、略不如卓珂之將二字拆用之為愈也、

說文部目分韻　　馮汝玠撰

說文部目分韻一卷、清陳煥撰、煥江蘇長洲人、前有嘉慶乙亥三月陳氏短序、述其編次是編大旨、據其自述、係因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始一終亥、排分屬十四篇、猝難檢尋、宋李仁甫五音韻譜、改依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韻編次、較原書易得其部、段玉裁既依始一終亥之次成注、復命陳氏依仁甫始東終乏之次爲目、所以便於學者之檢尋也、按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據許氏後敘自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爲循其類系形聯之方法求之、不難檢尋、原書注易爲編次、即慮初學檢尋不便、改以韻次、亦祇以見於之二百六部之部、以四聲次之、使學者開卷即可得次第、陳氏是編既爲便於檢尋而設、乃不以人所習知之一百六部之韻爲次、而以久不適用之二百六部之韻爲次、舍易就難、徒使學者增不便之感、竟與其便於檢尋之本意相反、

視胡氏之說文字原韻表、遠不如其適用、且於李氏原編次第之外、别無可取、亦正昔人所謂不必作者也、

轉注舉例

馮汝玠撰

轉注舉例一卷、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著有其先生校桂注說文條辨、攀古小廬文集、轉注一書自小徐而後、說者無慮數十家、類多自出新意、不識許叔重之旨訓、此編舉為七例、謂凡部首以所屬之字為義、而所用為義之字又以部首為義者一、凡从某之字即以所从之字為義及同部中同以所从之字為義者二、凡从某之字即与所从之字同義及同部中同與所从之字同義者三、同部中其義相同者四、同部中其義相須者五、同部中其義遞轉相承者六、同部中其義展轉相釋者七、又謂述轉注必求諸說文本部、許氏所謂建類一首也、部不同非轉注、必求諸同部同義、許氏所謂同意相受也、義不同非轉注、核其所舉之例、純以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為範圍、以考老為準則、雖於以老為考因形加聲未能識其中之關鍵、不若金王金城之轉注古義考原始要終、而七例之字悉以義而同於所从之字為歸、實

其對於轉注本任實已把其要領、嘉道以前各家之說轉注詮認最清、不與其他五書相混者、雅推此例、惜其七例之外、更以一形相生之玉珏、屮艸口吅品㗊諸字、一意相成之口欠又手衣巾諸字、異名同物之隹鳥燕乙諸字、異體同名之古文大从籀文大作介、籀文人古文奇字人作儿諸字、咸為轉注變例、以為雖不同部、其部首固當可通之道、又未免自紊其例矣、

讀段注說文札記　　馮汝玠撰

讀段注說文札記一卷，清鄒伯奇撰。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廣東南海人。道光八年卒，謚徵君。段注說文一書，乾隆當時推爲二千來之絕作，乾嘉以後學者亦群認爲許書功臣，而究其對於許書增改篆文，顛倒字次，竄易說解，種種變亂許氏原書，悍然不顧，俾後人不識許書本來面目，實爲許書罪人。而以葉氏之書古微，斥其功不敵過，而對其所注說文前後纆悠紕繆者不止一家也。徐氏段注匡謬而外，各家札記，或申段未詳，或補段而遺，或糾段之失，各自爲說，而三者之中糾其失者實居多數。鄒氏此記即純糾段氏之失者也。此記只就所見隨筆記錄，僅寥寥數則，尚不及徐承伯讀段注說文札記條辨之多，雖視匡謬諸書未可同日而語，而其論段氏隹竹水兔女片糸卯玉肉又邑辵彳衣舟几頁免貝手弓蚰匚諸部補字及諸字，鄯字注不采秦刻石而采漢印章，其糾段氏補篆刪篆之失，實與徐氏札記糾正段氏牖東戶西

諸條之失，異曲同工，皆足爲考訂段注說文者萬一之助也。

說文測議

說文測議六卷，清董詔撰。詔字樸園，陝西安康人。乾隆中舉人。書前有嘉慶元年董氏自序，末有董氏門人王玉樹道光刊刻是書時之後序。書分四大端：一曰訂經，二曰存古，三曰通變，四曰擧逸。訂經內分參經考逸、異授、經審誤、緯經、存疑、檢經、補遺諸類；存古分內古逸、古通、古繁、古省諸類；通變內分篆同義異、篆分義通、篆異義同、倒文、重文諸類；擧逸分內分逸字、逸注、疑字、疑注諸類。核其訂經各條，不及錢大昕說文答問、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陳瑑說文引經考證、俞樾說文經字考、考證逸之詳備；考逸各條，亦不及鄭珍說文逸字、鄭知同說文逸字附錄、考補之賅博。至存古要通，取類雖甚，所舉之類，為諸家撰述所未及詳。而於番字亦諸字，不知即播蔽本字；而以為古省，於李字之杍通作梓材之梓，氣字或體之雾通作雨零之零，不知其為同音假借；而以為篆同義異，亦多強為之說，不無可議，而

所附六條同異，寥寥數端，尤視諸家據大小徐而舉互校其同異者，尤為簡略。綜而觀之，其對于許書雖不乏研考之功，要無一精刋之語，祇可聊備參考，視乾嘉以來諸家撰述說文之作，各有所擅長者，則未可同日語矣。

说文解字畧例　　馮汝玠撰

说文解字畧例一卷，清高學瀛撰。學瀛，廣東番禺人，同治癸亥進士。是編所舉之例，大例凡八：一曰建首，二曰本義，三曰辨形，四曰案音，五曰引經，六曰别说，七曰互見，八曰通训。每一大例，其内又分例若干。建首内分從某、指某部，從某指某部，為二；本義内分本字、偏旁、叠本字、叚声、叠韵、連字，為六；辨形内分約舉其辭、連綴其辭、分析其辭、先说其意而後从某、先言从某而中繹其意五，為五；案音内分某声、亦声、省声、讀若、讀與某同，為四；引經内分以明字義（存義以明本字），以明其音，以明假借、直训、連引，為六；别说内分存異義、存别名、存字形别说、存字别说，為四；互見内分互見於他部、互見於同部，為二；通训則据許書於同声之字皆得通训以見義，而無所區分焉。按说文之例，為許氏特創，其例有綱有目，其例之大者有三：曰立部，曰编字，曰说解，是為全書例中之綱；綱之中各有專例，是為全書例中之目。綱與綱，目與目，條理井然，各不相

蒙。是編所舉，以旅屬於綱之建首與所屬於说解之本義以下七例，相峙並列，綱目不清，實與王氏釋例、陳氏舉例、張氏補例，不應分而强分，不應合而强合，諸書同病。惟本義以下七例，能將許書说解形声義之例包括其大概，而又簡當明了，便於學者尋繹，則視王陳張諸氏之書，雜糅紛亂者，猶較勝一籌也。

六書通故

馮汝玠撰

六書通故一卷、清黃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人、同治舉人、著有禮書通故、儆季所著書、是編首論六書次第、次分論六書、次附論說文之稱文古文籀體及體同義異之字、爲其論六書次第、先班後許、而以班首象形、謂有物而象、而後有事可指、推班書爲最得、其論六書、謂指事先象形之文、從而指之、指之者非字也、謂象形隨體詰屈、爲隨意詰屈、謂字之詰

屈、隨意爲之、非必逐形曲肖、謂形聲本於樂記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形乎聲、乃形于聲、即諧聲之義、非半形半聲、謂會意合二體以成意、其意即具於二體之字、謂轉注老字之从人毛匕、取髮曲義、髮曲者气之丂而形之將匕者也、老从人毛匕者、形之匕於外者也、考从人毛丂者、气之丂於內者也、又謂其字並从人毛、而謂建類一首也、老以考之匕於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於內者會意、二者之意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同意非造字之義同也、同意不必同義、謂假借有其本字、依聲通用、爲造字後之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爲造字時之假借、綜其所論、於象形會意假借三類、尚與許書原旨無甚出入、其論指事、先從象形之字而指之、但因本末諸字以一識木、遂指摽一部分之指事字、以爲事皆因形而指、不知許氏事本訓職、職爲標幟之幟、借字指事之字、乃一種符號、其始因結繩而改造、初非因象形而加識、其論形聲、以形聲爲形于聲、形字作虛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不知許氏與鄭說本異、竟與鄭諧聲牽合爲一、其論轉注、謂同意不必同義、以老之匕爲形匕於外、以考之丂爲气丂於內、竟置許訓考从丂聲而不論、皆違戾許訓、別下己意、名爲通故、實於六書故訓未嘗盡通也、

秦漢研篆文考　馮汝玠撰

秦漢研篆文考一卷，清楊銳撰。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人，光緒間以舉人授內閣中書，戊戌政變，與譚嗣同、林旭諸人同時被難，是編專取秦漢兩代石刻篆文，證以說文解字之篆文，都為考訂。凡岣嶁禹碑、殷比干墓碑、比干銅盤銘、讚皇壇山周穆王石刻、吳延陵季子十字碑、詛楚文，諸不足信，不經見者，概屏弗與，不好奇務異，惟斟酌信而有徵，兩舍之間，頗為有見。其所考篆文於嶧山碑，咸勤四極之勤，謂許云勤從力重聲，動從重聲，本無義，即協重，即可協童、我臣奉詔之我，謂說文戒從甲，此從十，十古文甲字，窺剌遠方之窺剌，謂說文窺剌，義皆與文不諧，協盡親巡二字之偽，於開母廟石闕銘，桔釐我后之釐，謂說文从未聲，不與釐近，此从來，詩貽我來牟，漢書楚元王傳引之作釐，辨是釐當从來聲，得聲說文未聲，或字誤，亦均於聲音訓詁，可資考證。惜其所取秦漢兩代石刻，秦惟嶧山、泰山、

瑯琊臺諸刻，漢惟元氏三公山、嵩嶽少室神道銘、開母廟石闕銘、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及漢碑諸額，於近時發見漢之袁安、袁敞、議郎諸碑，及三體石經之篆文，皆未及寓目，所考未免不廣耳。

說文古文考證　　　　馮汝玠撰

說文古文考證二卷，清蔡惠堂撰。惠堂，江蘇徐州人。上卷總論說文所引古文，辨正各家之說，以衷一是。下卷分考古文字體，於形聲義不易辨識者，加以考證。丁氏說文詁林前編引用書目中列為一卷，無撰人。案許氏說文自序，其於古文一則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再則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再則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再則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亡新甄豐校文書時，六書之古文即得於孔子壁中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之古文，亦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之古文，而許氏列之於篆文之下者也；其稱易孟氏云云者，乃各家所

專之古文經，而許氏據其所傳經文，稱引於說解之內者也。是列於篆文之下者，乃古文之體；稱於說解之內者，乃古文之文。其體與文，二者各有所指，彼此不能混而為一也。自來考許書中之古文者，不知其非史籀以前之古文，乃史籀以後之壁書，更不知列於篆文之下者為存其形，稱引於說解者為引其文，所以累牘連篇，迄不能得肯綮。是編上卷辨正各家之說，謂說文所載古文，非盡古文；又謂古文不必盡古於正文；又謂古文秦時已絕，亡新使甄豐改定古文，以孔子壁中書為據，許君據其遺著，參之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諸書，乃著錄四百餘字；又謂許書古文據甄豐六書及史籀諸篇定其形，據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定其音義，而正段氏所謂許所稱述，別有倉頡古文之非，可謂探驪得珠。其因怪根驛移詩字許書未收，謂許綴孔氏古文亦有漏略，蓋所見經傳已是隸古寫定之本，以篆文偶佚，是以不能一一錄入，因

許氏著書年月、謂其校秘書、未見中古文、亦極考證詳確、下卷所考古文諸體、證以近出之三體石經古文、亦多未免近於穿鑿附會、則遠不及其上卷之總論古文爲有根據矣。

六書說　馮汝玠撰

六書說一卷、清廖登廷撰、登廷四川井研人、光緒間廩生、是編專論六書、於象形指事轉注假借四書、皆各自爲說、於會意形聲二書、則合而論焉、其論象形、謂人天等字之爲象形、許有明文、力辨段氏以實爲象形虛爲指事之誤、其分象形之不同、指事界限甚清、其論指事、謂如指畫之指、所謂記識也是也、一爲形、指其上則爲丄、指其下則爲丅、丨丨即手畫之痕點、所謂指也、又謂指事似合體象形、但合體象形合二字爲一字、義與原字異、此則其從原字生義、遂其異、又似會意、但所指一二畫不成字、會意則兩字皆成字者、段氏未明乎此、故其說多誣、其區別指事不同於象形會意、尤亦辨析至清、均較諸家象形指事之說、彼此淆亂者爲優、其於會意形聲、極論段氏以所立十七部繩許書之字、遇有不合、或刪聲或補聲之誤、亦能確守故訓、不以明其竄亂改竄之失、惟乃謂轉注如木部爲以木爲建類之首、而凡木屬皆依序林列、始謂之同意相受、如病

流注、始只一端、後轉相傳染、流注周身、皆原一注、六書
首四類、為作字之序、此則綱羅許字分部別居、竟
認許書之立部屬字、為六書之轉注、謂假借亦分依
聲託事為二類、已誤解許說、又列為四源十二例、更誤
合古人造字聯文之假借而為一、則違戾許訓、文
與諸家之論六書者、逞其臆說者相伯仲矣、

六書古微

六書古微十卷、清葉德輝撰、德輝字煥彬、湖
南湘潭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著有說文
讀若考、說文籀文考證、同聲假借字考、書林清
話諸書、是編前有同里孫宗弼序、後有劉肇隅
左念康及其從子啟勳諸跋、前六卷依許氏指事
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序次、為之說解、每
一書自為一卷、七卷為說文重見字及有部無屬
從字例、八卷為說文解字闕義釋例、九十兩卷則
為釋鼓字奚字十幹字人字哭字音字諸義、及
六書假借即本義說、為其說解六書、於推假借
一書、不本其字依聲託事為標準、不似諸家
之說泥濫於引申、然能遵許氏故訓、然於指
事則以其字本於記事、以事物之事為指事之
事、不知許氏訓事為職、職即識之假借字、乃指標
而識、而言已於事字之古訓解釋未清、更將許氏
說解、而以象之形象其形、象某物、其以其之字
其字有字皆指其事而以象形之字混於指事、又

馮汝玠撰

謂意無虛也，形無實也，會二意以成事與形，則虛
者皆實，會二形以成事與意，則實者皆虛，以韋
在峁上之肅，火在人上之光，為意而成事，以人言之信，
止戈之武，為事形成意，又以會意混於指事，不惟
於事字未嘗認清，即於象形會意二書亦始未
能分晰，於形聲則以從艸諸字先皆會意字，
後因其所從之字無專本字之聲，遂以其一字省
減其筆畫，定以為聲，不知許氏所謂省聲者皆許
氏認為從省，初非造字時即從其體而加以省減，

於轉注雖闡以注釋為轉注者為一偏之見，不為
戴段之說所惑，而第謂許君獨舉考老以為例，
正以老部之字無不承老而言，又謂老之一字既
建類矣，又一首矣，又同意矣，於是字字有所承受，
字字有以遞轉，其與許書原旨雖不違戾，而僅
能統說之，兼說明老部之字從老之形即從
老之意，至於轉注亦非真知灼見，正所釋諸字
如釋十幹旁徵博引，其說雖辨，其義字由來皆
由於假借，實未通曉，其謂重見之蓝字字同而物

不同，並非重出，且謂罪本具在錢案，雖移，尤為
膠固，核其全編所論，獨出心裁，別下己意，雖具有
殊特之解，實多為偏執之詞，蓋由自視太高，自
信太深，欲一掃乾嘉以來諸家之說，而其識不足
以副之，所以視乾嘉以來諸家之說，其堅僻且有
甚焉。

龔氏說文段注札記　覲古堂刊本　馮汝玠撰

龔氏說文段注札記一卷清龔自珍撰自珍字
璱人號定盦更名鞏祚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
進士官禮部主事著有定盦詩文集是編乃
徐星伯所藏段注說文內手錄龔氏所記之稿湘
潭劉肇隅從道州何蝯叟之裔孫棠階處与
徐氏說文段注札記同時錄副而長沙葉氏與
徐記同時刊行者也記凡數十條其大體約分
三類有記段當時口授与見行注異者如鼓字
條曰鼓之古文為尋為㝷字引中之義今段注
則曰鼓者正文尋字同音假借字而無龔所記
引中一義是也有申段注之未詳者如節字條
曰今周禮皆訛兩訛字如字訛為字節字訛卯
字段注則但正卯為節林字條引王念孫君
兼君羣二義爾疋之帝皇王后辟是釋君林
烝是釋羣之說段注則只林君假借一義是也
有糾正段注之失者如顯字條曰顯與役大異是詩不專稱
毛凡因義異文可云假借此實異非假借不主段

氏詩作禾役役者顯之假借之說診字條曰診
啓之是声假借不必改昣不主段氏診當是
啟或曰當作昣之說是也按段為龔之外祖龔
曾親接其風采言論此記中段之未詳糾段之
失名條考證論斷頗為精核具見其於說文
之學淵源有自來也

六書假借轉注說　馮汝玠撰

六書假借轉注說一卷，清胡琨撰。琨，浙江仁和人。是編於六書之中，專就假借、轉注二書立說，分假借之例為九：曰因聲相假，曰因義相假，曰小篆有其字而古文相假，曰古文有其字而隸反相假，曰小篆本有其字而經典相承假用，曰小篆本有其字而經典互假，後世遂致互易，曰小篆本有其字，隸反假借他字，而廢本字，曰隸棄本字借他字而造偽字，曰棄本字借他字至於輾轉相假。分轉注之例為十二：曰建首之字與所受之字可互相訓，曰建首之字與所受之字不可互訓，曰所受之字意雖異而可同，曰建首之中意仍有兩用，曰轉注有為後世之雙聲，曰轉注有為後世之疊韻，曰轉注有如後世之翻切，曰因字所從相為轉注，曰非其本訓借字相注，曰因聲轉為轉注，曰以相反之意為同意相轉注，曰不可直訓需輾轉申明。並謂假借前五例為假借通例，宜援經訓以通之，後四例為傳寫沿誤，宜據說文所正之。轉注前八例

為轉注正例，可就六書本義求之，後四例為轉注變例，當於六經注義參之。所舉二書之例，惟因聲相假、因義相假為屬于六書假借之例，其餘假借七例、轉注皆為臨文之假借，轉注十二例皆為訓義之轉注，均與六書之造字無涉，而所之提屬于六書之例，是於六書中之假借轉注尚誤認未清，是其例之是非得失，更可置而不論矣。

六書約言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約言二卷清吳善述撰善述字灝城浙江鎮海人舉人著有說文解字補說書前有吳氏自序中分上下二卷上卷為象天象地象人象體四類下卷為象事象器象植物象動物四類總為八類類以象形之字為綱其屬于各類之字屬象天者五屬象地者二十二屬象人者三十二屬象體者六十一屬象事者五十八屬象器者五十四屬象植物者四十五屬象動物者五十部凡三百二十六字每字之下各以其孳乳之字分別附之其形聲字則據以聲兼義者為限餘則悉從略焉按文字雖分六書而約言之實只形聲義三項統乎聲者不難以聲為系統乎義者不難以義為歸惟形則其體至賾而合體會意之字應以其體為主屬于其形之下尤不易于審別最難提領挈綱使其各有統屬是編于六書專以象形為經以其餘五書為緯合許書九千字總分八類以許字所從出之三百餘字為之綱以此三百餘字孳乳之許字附疏于下其於字形孳乳頗能貫串是能於六書之中能以形為綱與姚氏說文聲系之以聲為系朱氏說雅之以義為歸可稱鼎足而其爬疏理董則較姚朱二氏之作為尤難循其條理尋源竟委於文字之演進繼承貫澈一切要端十得八九雖其所附合諸字不能確切不移而參己意不盡遵守故訓其於全書大體之善固無害也

考老轉注說 刊本　馮汝玠撰

考老轉注說兩篇清黄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
季浙江定海人同治舉人著有禮書通故六書通
故是編分上下兩篇專為於轉注一書詳為之說其
謂轉注無字之意指互為灌注無也考老者人
之形氣相為表裏無也考从老丂聲兼會意
與耆壽諸字專取諧聲無迴身不同說文曰丂气
欲上出礙於一也古文以為亐字亐無气欲舒而重礙
之意老从人毛無匕者形之匕諸外無也考从人毛
丂無气之丂諸內無也形與气事相因老與考義
相成造字之初其文並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
之所以丂其气以其人之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匕
其毛無以其气之丂故老从匕考又从丂則以老也
考之匕諸外無會意考以老之丂諸內無會意
二無㡭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與六書通故
所說轉注大致相同其謂老部老為皆从之字而
以耆耋耇者耇壽諸字次之於轉注為
最近但此七字皆从老孳乳之字故老於下七字

可謂建類一首而下七字之於老能意相受而不
可謂之同同意相受無惟考與老又謂說文所未明
言而可以例推之無如鬥鬩二字古文作鬭鬭其古其
字皆从鬥建類一首也鬥从兩手持一以鬥會意鬩
从反手以鬥會意故鬥鬩二字可以互訓所謂同意而
造字之初一以兩持手一取反手其意轉注相成所謂
相受則六書通故所說轉注之所未及是編之作
蓋因六書通故轉注之說擴意益而成故其說與
之互相發明而六與之同一謬誤惟六書通故之謬
誤僅違戾許說誤解考老兩字此則既以耆耋
諸字為意雖受而不可謂之同乃又推廣及於鬥鬩
諸字亦為同意相受以相反為相成僉說而愈支
離其謬誤則視六書通故之說為更甚矣

六書轉注說　自刊本

馮汝玠撰

六書轉注說一卷，清饒炯達撰。炯達字儀廷，湖北應山人。是編謂戴氏互訓之說雜而無以破右四者轉注之謬，而推及於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卬吾台予之皆為我，於同意相受近似，於建類一首何涉。而以朱駿聲之識，並朱氏令以令長為轉注，又顯與許說相背。遂因許氏六書次第，轉注次會意之後，而又解之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乃以為必部首必由會意而成，部中之字必與部首意義相同而後可目為轉注。其於部首从老字从人毛匕會意著眼，於部中之字从考與部首老字同意著眼。其說與王西莊謂說文中从某某聲之字所从之字為象形者為形聲，所从之字為會意者皆轉注，大體相似，而視王說置同意於不論，第謂所从之字為會意者即為轉注，語認較切。惟據之許書，其中建類一首而又同意之字，如夰、奔諸字與部首大字同意，則大為象形，而並非會意，是轉注之字祇限定與建類之首同意，初未限定建類之首必為會意。饒氏僅就老字觀察部首為會意之字為限，殊未免失之膠固，是但能不違許訓，而未能通全書無逝。至其所謂必部中之字與部首意義相同，則言簡意賅，一語足以破的，勝各家之說轉注連篇累牘而迄不能得其要領者遠矣。

六書轉注說 自刊本

馮汝懷撰

六書轉注說一卷、清馮汝懷撰。汝懷著有六書統考、據其統考自序、謂轉注之字混于會意形聲二者之中、於統考中無可位置、乃另為此說、別自為編。其于轉注、謂自宋以來未明、其所以不明者、專于考老二字求之、而失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故、以為老之為首、係取諸他部之毛、從毛而注之老、從老而注之考、是為一首而又同意、又以一首者乃一類之謂、又以說解中之某與某同意、為者為同意、謂王巫午矢諸字之同意者、皆為轉注、又以彼部與此部同意者、可由此部授之彼部、謂尸部之字屝屎與履部屨屐等字為類、屋屏層與七篇宀部之室宅等字為類、是為類中之類、乃分轉注為直注、旁注、交注、諸例、謂凡部末注部首、以注部中字者、為直注、凡從他部來、不注部首而僅注部中字者、為旁注、亦為交注、為變例、推求其故、謂在以毛為老之首、又誤在以一類為一首、又誤在以說解字形之同意為轉注之同意、因有此種種之誤、遂有此種種謬說、彼謂自宋以來未明轉注、皆失于建類一首同意之故、實則彼於此八字、無一不失、故其所說、亦無一不謬、其說之謬、視廖氏六書舊義、饒氏六書例讀、所說轉注之謬、殆有甚焉、錄與廖饒兩氏之作並存者、皆所以彰其謬也。

轉注正義　刊本　馮汝玠撰

轉注正義一卷，清李魁撰。魁，浙江人。是編首列轉注本於方言說，次舉方言與說文說解同訓者爲證，次分轉注之例爲正變兩類。正例七：一曰訓解一字相同，以追訓逮，逮訓追之類屬之；二曰訓解二字相同，以答籥並訓車答之類屬之；三曰互相轉注，以論訓議，議訓語，語訓論之類屬之；四曰訓解稍不同而義同，以遹訓回，回訓避之類屬之；五曰數字一義，以姣妹嬰嫛諸字並訓好之類屬之；六曰一事兩省數字，以相謂食麥，楚之謂飴，秦謂饎之類屬之；七曰數字轉注，以逆訓迎，迎訓逢，逢訓遇之類屬之。變例八：一曰同部字爲訓，以斂訓收，收訓斂之類屬之；二曰雙聲叠韵字，以趙訓趍趙之類屬之；三曰數字同訓兩訓之字屬異部，以姣訓美，美訓好之類屬之；四曰兩部義近互相轉注，以擘訓手，手部之擘，又訓攴之類屬之；五曰兩部首同字異體相轉注，以大部夰訓大，介部奕訓大之類屬之；六曰兩部部首義近相轉注，以燕訓玄鳥，乙訓燕，玄鳥之類屬之；七曰異部義近互相轉注，以[illegible]楚之謂之蓄，秦謂之蔓之類屬之；八曰異部互相轉注，以但訓裼，裼訓但之類屬之。其轉注之例分正變，正變之中又分若干項，而其要則不外乎義同義近，其源則總歸于方言。按六書之有轉注，本由於古今方域之聲音不同，故因即原形而加以聲，是編謂方言爲轉注之本，不得謂非探原之論。第於轉注字之改造由于聲變，未經說明，而又不限於同部，並推及於連語，亦出許氏說解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範圍以外，未免得失參半耳。

說文假借例釋　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假借例釋一卷、清侯康撰。康原名廷楷、字君模、廣東番禺人、道光舉人。是編於六書專論假借一書、謂假借為六書之一、製字之時已有之、非用字之時始有之也。說文之言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必明乎此、其說而後可以得假借之本。舍是而言假借、抑末耳。何謂本製字之假借是也、何謂用字之假借是也。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製字之假借、是本無其字而依託一聲、或事以當之、以一字為二字者也。用字之假借、是既有此字、復有彼字、音義略同、因而通假、合二字為一字者也。以一字為二字者、其故由於字少、合二字為一字者、其故反由於字多。故曰相似而實不同也。用字之假借無窮、製字之假借有定、而製字假借有時混入於用字假借之中、而不覺。蓋假借之例、有初時用此字假借、而後遂製正字者、其不復製正字之假借、後人易明。若始假借而後製正字者、則近今二字並行已久、無以辨其孰先孰後、則無以定其為製字之假借、而非用字之假借矣。其於假借分別製字用字之界限、及製字用字之相混、所論已極詳明、更就說文諸字、列其某某為製字之假借、某某為非本無其字、特通用者、某某為製字之假借混入於用字假借、而不覺、一一列舉、疏通證明、後辨明假借不同引申、而假借中實有引申一例、發揮透闢、層層俱到。自來解釋假借者、多於製字用字不分、即有分別製字用字者、亦無如此篇之貫徹。惟用字假借、其通用者恆多至若干字、而不但二字為限、侯氏謂用字之假借、合二字為一字、未免意為辭害、近人蔡金臺有為說辨之、然一語之失、固不足為全書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假借例釋 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假借例釋一卷，清吳傳撰。傳，廣東鶴山人。其旨大旨謂古人字少，故依倚同聲而寄其事，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以寄之，此假借之本義。中古以後，文字日孳，古無其字者，後代有制作，而作書仍沿用假借之字者，在今日為假借之又一類。而作書時實未有其字，古書相傳，轉寫變易，至於有漢通借，餘多不可窮詰，凡同音皆得假借，所謂音同而義即隨之，且有古文本有而另用假借，無假借之用至是全廢，此又假借之一類，然非製字之初，使已如此。其前例即製字時之假借，後一例即用字時之假借，中例則始為無字之假借，繼為有字之假借，與侯氏例釋分別製字用字及製字用字時或相混之說大意不甚懸殊，而視侯氏之說較為簡約，可與侯氏例釋互相發明，正未可以侯氏之說發揮遠闡，詳于此說，遂右彼而左此。惟其舉敦古文以為賢，哥古文以為歌，為在古人則為本無，在後人則為本有，則於古文假借之例，其本無本有之間尚嫌失於籠統。說文所引古文，據其後序，皆指壁中書而言，非製字時始創之古文，乃近秦時頡籀，考之六書時之所謂古文。此種古文，其中假借多以本有之字相假，不得盡謂為本無其字。近時三體石經之古文，當時即據壁中書傳寫，其中於本有之字，仍時假用他字，並非以本無其字為限，即其明證。吳氏於此等處均未及分辨，是則言假借者對于許書所謂古文以為某某者，所宜加以區別，不可但據吳氏所釋之例，概以本無其字目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字存真 自刊本 馮汝玠撰

文字存真一卷、清饒炯撰、炯字竹生、四川資中人、著有說文部首、六書例讀。是編依六書分六類、每類分舉其例、第一象形、內分從正視畫、從側視畫、從平視畫、從正視側視平視互畫、從遠視畫、從近視畫、從作書時隨意畫之、從造字後借字形為畫、凡為例十。第二指事、分從事象見之、從指畫見之、從物象見之、從省形見之、從[增]疊形見之、從疊形見之、從變文見之、從篆文位置見之、凡為例八。會意第三、分內分譬況見義、直指見義、一從譬況一從直指互文見義、凡為例三。形聲第四、內分從本義取音而聲與義合、從本義取音而聲與義不合、凡為例二。轉注第五、內外分因意晦而加形以明之、因意晦而加聲以明之、省別義而加形以明之、省別義而加聲以明之、省別聲而加聲以明之、省不因意晦義別但取篆形茂密而繁縟其文、凡為例六。假借第六、內分從形借不因依其聲以託事、從義借不依其聲以託事、從聲借不取其形義以託事、從聲義兩借以託事、凡為例四、

核其所舉之例、與其所撰六書例讀大同小異、按崇鈺嬉所述六書例讀表說、饒氏例讀之纂、所依此編刪撰、以此編與例讀互校、例讀兼據此編加以潤色、於分例措詞頗有改易、而其大體則一仍此編之舊、未有變更、其違戾故訓、妄逞臆說、不合於六書處、已於例讀一書逐一詳辨、此其未經改定之初作、可以置而不論、惟可存與例讀互相參證也、

古泉叢話　滂喜齋刊本　馮汝玠撰

古泉叢話三卷附一卷，清戴熙撰。熙字醇士，浙江錢塘人。道光壬辰進士，翰林院官至內閣學士侍郎，殉洪楊之難，謚文節。是編戴氏手寫原本，久已佚。此乃潘鄭盦據鮑子年胡石查所藏手鈔本合校，由吳大澂手寫而刊之，於滂喜齋五種之中者也。書前後有戴氏序識及潘鄭盦題識。中分三卷，專論歷代古泉。首卷起周寶貨，迄隋五銖，附及吉刀。二卷起初唐之開元，迄遼之千秋万歲小泉。三卷起南宋建炎，迄外國日本高麗諸泉，另以古幣之空首匕、歧首匕、肉匕、好匕、邑匕諸品別為一卷附焉。戴氏自於是編，謂既不能識古篆，又不甚信前人說，每每因無所獲創鉅意存謹嚴，不防詡自成一家。而核其論說，其於三代古幣自踏素未，咸以為依據神農時幣者，戴氏則識其文字為周秦時地名。於首面之前人皆謂之幣者，戴氏則謂布帛之布可稱幣，泉布之布則不可稱以幣稱。乃不曰泉曰布，而名之曰匕，其所見皆異乎人之所見，頗自成為一家之言。至其書之體例，既論泉說而又兼摹文字，則似說而非說；既摹文字而又略其輪廓，則又似譜而非譜，略於諸家泉說泉譜之外別成一格。潘鄭盦謂與劉燕庭論泉絕句、鮑子年泉說可稱鼎足之目，為泉譜中之逸品，洵是編之定評也。

憙平石經周易殘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憙平石經周易殘字，漢時原刻石經。自近年洛陽出土，石之巨、字之多，未有逾于此者。是刻出土石即中斷為二。上石初歸文氏，继歸合肥李氏，下石歸陝西于氏。此本猶是未歸文、于以前之拓本。石兩面刻。前面存二十八行。第一行起恆字，迄事字，存三十六字。第二行起初字，迄塗字，存三十四字。第三行起譽字，迄蹇字，存三十三字。第四行起負字，迄六字，存三十二字。第五行起无字，迄友字，存三十一字。第六行起益字，迄龜字，存二

十九字。第七行起憙字，迄于字，存二十八字。第八行起孚字，迄閑字，存二十七字。第九行起二字，迄无字，存二十六字。第十行起終字，迄乃字，存二十四字。第十一行起見字，迄九字，存二十三字。第十二行起于字，迄征字，存二十二字。第十三行起于字，迄无字，存二十一字。第十四行起其字，迄勿字，存二十字。第十五行起吉字，迄人字，存十九字。第十六行起虧字，迄五字，存十八字。第十七行起九字，迄九字，存十七字。第十八行起六字，迄拇字，存十六字。第十九行起咎字，迄鳴字，存十五字。第二十行起凶字，迄征字，存十四字。第二十一行起羊字，迄之字，存十二字。第二十二行起譽夷字，迄夷字譽字，存十字。第二十三行起于字，迄我字，存八字。第二十四行存頻巽吝六五四五字。第二十五行存疾有憙九五五字。第二十六行存无咎上九四字。第二十七行存涉大川四字。第二十八行存亨字一字。總二十八行，為下經自家人至小過，各卦卦辭爻辭。凡存五百三十三字。後面存二十五行。第一行存以情言三字。第二行存中心疑者其五字，為繫辭第三第四兩行空。第五行起口字，迄

九字，存八字。第六行起謂字，迄者字，存十字。第七行起第字，迄其字，存十二字。第八行起也字，迄无字，存十三字。第九行起作字，迄地字，存十四字。第十行起終字，迄飛字，存十五字。第十一行起乃字，迄時字，存十七字。第十二行起揮字，迄天字，存十八字。第十三行起易字，迄中字，存二十字。第十四行起夫字，迄其字，存二十一字。第十五行起知字，迄正字，存二十一字。第十六行起不字，迄故字，存二十二字。第十七行起不字，迄兩字，存二十四字。第十八行起言字，迄義字，存二十六字。

為文言、第十九第二十兩行空、第二十一行趾剛字迄也字、存二十字、第二十二行趾兩字迄相字、存二十字、第二十三行趾艮字迄說字、存三十二字、第二十四行趾者字迄也字、存二十字、第二十五行趾也字迄也字、存三十一字、為說卦、凡總二十五行、凡存四百零有二字、兩面都存九百三十五字、其卦爻辭之治、不拘象彖、繫辭之治、次以文言說卦、皆與王肅本次第不同、其字句之間、亦頗多異變、按熹平石經、為五經第一次刻本、且為諸儒所治校定第一次之官刻、而周易一經尤居五經之首、隋志所載一卷、自唐以後、久已不傳、今竟於千數百年後發見此刻、雖已殘闕不完、猶可窺見叙晉以前經翼之舊第、洵足俯視一切唐寫宋刊、首四部而冠存書也、

石經考異補　傳鈔本　馮汝玠撰

石經考異補二卷、清陳慶鏞撰、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著有齊侯罍銘通釋、卷首有咸豐二年陳氏自記、中分上下兩卷、上卷考孟蜀石刻經周禮殘碑、下卷考孟蜀石經公羊殘碑、據陳氏自記、乃因馮柳東蜀石經考異、有毛傳詩者左傳、而於周禮公羊皆未見、遂用殿本校之、以補柳東之闕、故似其考異之名、而曰補別之焉、上卷所考為周禮、自玉人注璧羨不言之者闕耳起、至匠人經其崇三尺牆厚止、凡二百二十二條、下卷所考為公羊、自桓公六年經末也孰謂渭州公也起、至十五年經公會齊侯止、凡十九條、兩卷總二百四十條、洵可與馮氏考異、所校毛詩左傳並傳、惟是編雖可補馮氏之闕、而據校之本僅一殿版、視江陰繆氏蜀石經校記、援唐經石經岳本阮校今本、合校此二經者、殊嫌其不足以資參校、第以是編校出之條、與繆記校出之條對勘、則彼此互有詳略、皆不能偏廢、考蜀刻

周禮公羊之與左傳同異者，繆説而外，仍須參以是編，正未可因其援据之本少於繆氏而忽之也。

説文佚字輯説　紫薇花館刊本　馮汝玠撰

説文佚字轉説四卷，清王廷鼎撰。廷鼎字夢薇，號羡豁，江蘇震澤人。著有字義鏡新。書前有光緒己丑俞樾、潘祖桐及王氏自序、並例言，末有其門人儲乃墉跋。中分四卷，以見于偏旁之佚字及傳寫訛誤而謂為佚字者，錄首卷；以見於説解中之佚字，分錄二三四卷，總其二百一十二字，為字為説焉。是編惟以佚字名其書，而桎見於偏旁説解，不見於正篆者，則謂偏旁之佚字有正文已變古籀為小篆，而他字形聲仍用古籀者；有小篆仍用古籀，而他字形聲或增或省而為小篆者；有本無其文，並失其義者；有頭緒訛誤者，皆不得謂其佚。有双聲形況之字，在古本無定文，後則各隨其物而孳益者；有變篆為隸之時，以篆文少不成體，隸取便書者；因各增減成為隸者，尤不得目為佚，以器蜀斤之類為非字，以左右差之類為籀文，以器由本之類為古文，以瘖胷之類為隸變為籀文，皆正文之本無，非許書之有佚，所見所論，與各家所考

說許書佚字者迥不相侔。按其所謂非字者，或為名詞之一部，本不成字，或為正體之偶寫，別無其字，均不能列為正篆，原不得謂之為佚。其所謂從籀文古文與夫所謂輒變篆文者，本皆正篆之古今體，既係正篆，其正從篆之古今體，許書正篆之下或係或不係，亦其書之通例，安得謂之為佚。即謂之佚，亦佚其字之佚體，非並其字而俱佚之，豈僅可謂之佚體，而不得謂之佚字。是編於此類一一辨其非佚，可謂別有見地。惟其所說二百餘字之中，間不免於牽强穿鑿，要為尚考許書佚字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字義鏡新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字義鏡新一卷，清王廷鼎撰。廷鼎字夢薇，號羨鈴，又號鈴樓，江蘇震澤人。著有說文佚字輯說四卷，已著錄。書首有光緒己丑海昌鄒壽祺及王氏自序。編中所說字義，據其自序所述，乃因許氏說文有古義可尋而說解未竟其辭，乃循篆文以為之說，而未及古義者，條系所見，以成是編。其意蓋專以尋求古義為宗旨。按其所說諸字之義，如因雨之从冂，即以冂為古天字；因止至諸字之从一，許氏皆訓一為地，即以一為古地字；因許書從苗之貓字，而虦下曰虎竊毛謂之虦苗，即以苗為古貓字，則均無確切之證明，未可即據為論定。如因古文假彝為騏驎之騏字，遂因彝推及於彝，即以彝為古驎字；因玲鈴諸字之从令，即以令為古鈴字，則純出臆測，於古無徵。惟因司从反后，為臣司外事之義，遂推而知后之義為后助內治之義；因楣从木眉，訓屋邊，聯連釋名訓為屋之近前，若面之有眉，遂推而知相从木目，即古楣字，其義為當

之左右如目與楣字義為堂之近前如眉正同則證之字形悉相符合信為古義之不可非豈綜而論之其全書說字蓋得失相參亦往往就其兩說以較彼此之長短未可執其一端以定全書之優劣也

說文染指 寄硯山房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染指二卷清吳楚撰楚字小山四川酉陽人前卷首有光緒丁亥自序以釐正說諸字為二卷每說一字少則數百字多則逾千務為詳盡而於許書正篆重文之字形則從略獨於許氏說解字義字形字聲為詳而尤詳於訓義於許氏故訓遂頗多違詞蓋意在糾正許氏說解而作也按其所說諸字如以帥為將帥之帥本字不知其字本從巾為巾之屬而以許氏

佩巾之訓為非以遂經傳中多假作帥用以為當以訓從意不知遂假作帥祗取同聲其字則本从辵為辵之屬而以許氏隸遂於遺訓止為非此許氏說解本不違失而吳氏誤以為違失者也如家之从豭省聲許氏既列古文豕於豕下又因其為亥與殺之古文列於亥與殺之下知豕豕亥殺三字古文為一字即應知豕亥殺三字古音為同音乃不知豕之古音與殺相近其从豕者即从其聲竟以从豕為豭之省是其誤宗吳氏

知其誤，而不知其致誤之由，乃舍声言義，以為豕即豕亥，亥者該也，物該於亠中，斯之謂家，此許氏說解本有違失，而吳氏知其違失，而其所說之違失乃更較許氏為甚者也。至以但、侶、居、者、詣字所從之旦、呂、古、旨諧声，皆兼字義，悉从旦、呂、古、旨之義附會為說，則與王氏字說之謬庶相近，且不止於違失矣。惟以俘字既引為保重文，又出俘、蒙，以為保、俘、寶為一字，以真之僊人變形登仙之訓，皆莊列附會，以為神奇，叢之六書，決不其然。以瞽下目但有朕，為朕古訓，則所論皆不為無見，要其所說得少失多，殊不足為許氏之諍臣。萃於許字，均能博引旁徵，曲成其說，迥非據梧依傍者比，尚可自成為一家之言也。

說文部首箋正　問琴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十四卷，清宋育仁撰。育仁字芸子，別号問琴閣主，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充京師大學堂經文專科教習，著有同文書例、小篆通古文舉要書。首有宋氏自序，中依說文十四篇部次，分為十四卷。其初稿本名箋正，後以補加整齊，易其名為詳注，旋又加以理董，定名訂讀，經因循定，本失去，但用初稿付印，遂從其朔，復名箋正，即是編是也。說文部首自唐李騰集以陽冰篆書，實耽題為字原之後，遂人人以此為文字之母，凡言文字者，無不先從此入手，各有述作，第如徐鍇部敘、蔣和字原表說、王筠字原表，則第論其序次，苗夔建首字讀，則第考其字音句讀，胡氏字原韵表、陳氏部目分韵，則第取其便於檢尋，雖均為部首而作，而皆置許氏說解於不問，惟蔣和之集注、陳建侯之提要，知於部首之中注重說解，而集注則失之駁雜，提要則失之簡略，亦均病其不足，以闡發部首說解之義，以為

構通一切文字之基、獨是編於五百四十部之部
首專就許之氏之說解字義字形字聲及讀為
讀若引經一曰之類、無不逐字逐句疏通證明、使人
開卷即可明瞭、雖其詮釋之餘、附參己意、不能
盡合於許說、而從其詮釋說解方面而論、則於
說文部首之學、最為清解適用之作、實遠出蔣
氏集注陳氏提要之上、洵為小學之津逮、可附說
許氏說解而相與並行者也、

六書辨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辨一卷、清徐紹楨撰、紹楨字固卿、廣東番
禺人、舉人、官江甯候補道、是編所辨六書、僅就許
氏說文自敘中之說解、括其大旨、依六書次第、加
以論說、而不博引古今各家之說、列其同異、辨其
是非、名之為辨、實仍自為之說、而非辨也、說于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假借五書中、說許氏說解、
大致與各家之說、不相出入、於許說初無所發明、惟
于轉注一書、以老本衰老之義、轉為壽考、未轉
注時、人但知老為衰老之老、既轉注則無不知為
壽考之稱、而衰老之義反隱、又取考老為義、以
丂譬其聲、製為考字、謂考實由老轉注而成、
於考老兩字、能分未轉注既轉注、分別界說、甚
為明切、而以老為義、以丂譬聲尤合于轉注製字
之原理、按六書自許氏說解以來、衛恆賈公彥而
後、說解者無慮數十家、無不以許氏說解為根
據、而自徐鍇以後、降則于指事轉注二書、能知
事許氏訓職以職解事、與曹無其人、知考老為

轉注而能知因老造考者亦寥寥無幾是編所
說轉注之因老造考雖誤以因聲轉之改造為因
義轉而改造一間未達而能分未轉注既轉注言
之則視湘鄉曾氏老為母考為子之說界說尤清
要言不煩正未可因其所說詞旨簡約而忽之也

同文略例小篆通古文舉要 問琴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同文略例小篆通古文舉要一卷清宋育仁撰育仁
字芸子四川富順人光緒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充京師大學堂教習著有說文部首箋正十四卷
已著錄是編乃因其所撰同文解字而作其同文解
字一書以識字解字必須由小篆以究古文係因小
篆從古文而變多增複體偏旁復失本義乃撰
同文解字先許書古文次汗簡六書故等及諸家
鐘鼎款識以至漢印譜刺取其筆畫單簡解
說頭胴易記難忘言下立隸楷依許書原分部次
據形系聯省併其複注于篆下因其易待整齊
乃約其式以為是編其所舉略例于部首則即說
文之前三十二部省併蓐茻犛山泳部以上丌士
正併入一部王併入三部玨併入玉部艸併入中部
告併入牛部吅哭併入口部走癶步此併入止部
是併入日部凡省併其三十二部為十部以示同文
解字部首參視乎此於字體則即說文弌式弍式
三文為字以古文為本字先以古文次以小篆奇字別

形、及傳寫轉寫混合既隸楷訛體、宗同文解字
字體之序次悉視乎此、並說明注以漢文、次列歐美
三數國歐美文、同位中古文、並譯漢文注、併各國可
以就譯解字、以揭其全書大旨、其全書如何、尚待
整齊、無從論定、今第就此所述略例而論、惟省
併各部、不為無見、餘如所謂小篆通古文者、乃不知
最初創造之古文、小篆多因之、未敢而以許書中所
引孔壁之古文為最造之古文、於小篆古文二者之本
末、並體認未清、而謂同文者、亦祇擬於漢文注下列

歐美文字、援古文譯之以漢、亦初非于歐美古文、與
中國古文者、而橫通的美富于中外文字之精義、
不過藉此表示一己博通中外古今之文字、並迎合
一時崇尚旁寫斜行之風氣而已、

六書千文統要　十竹齋刊本　馮汝玠撰

六書千文統要二卷、清胡正言撰、正言字曰從、康
東海陽人、卷首有序、不著撰人姓名、次錄周興
嗣千文原文、次列李如真篆法偏旁正譌語、以
篆楷相間書之、次分千文為二卷、以始韻自靡恃
上為上卷、以都邑華夏以下為下卷、每一字列楷
字於匡外、次注以音、並依許氏說文故訓、參以己
意、為之解、其下則以本字之各種篆體附之、
是編大旨、亦明人同文千文之類、但彼于每字之

下、僅羅列篆體多種、此則每字之下、先以音解、
使人識其字音字義、次則附示各種篆體、使
人識其字之所由來、較之同文千文、不附音解者、
為優、其用意以千文為普通學僮必讀之書、
因即此加以音解、附以篆體、俾學僮可由識字
而上窺製字之原、因勢利導、未始不善、惟不
從說文部首入手、而僅藉千文以通六書、則初
誠宜以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教學僮、以為六書之
津逮者、則不可同日語矣、惟始一終亥之本、

自李燾改編為五音韻譜之後，傳本甚少。至毛刻本通行，從前雖顧亭林亦未之見，亦不能家喻戶曉。胡氏能因千文而及於此書，亦正未可厚非。其書雖不無可議，其目固不妨存以備考也。

陶齋古玉圖　影印本　　碼汝玠撰

陶齋古玉圖一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又號陶齋，滿洲人。官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以事罷，起為川漢鐵路大臣，殉壬子之難，謚忠敏。著有陶齋吉金錄、續錄、陶齋藏石記諸書，已著錄。是編非其全稿，乃吳縣楊彭齡即其所得之殘稿，由同邑王大隆為之編目，並輯各家之考證附入，印而行之者。始前有王序，而後有楊跋也。圖所存者僅一百五十器，而古璽印一類實居三之一而有奇。核其所圖古玉，與吳愙齋古玉圖考所藏之數，不甚懸殊。惟吳圖以古石器時代之古兵，悉目之為圭，列之于首，此則概未收錄，其原稿去取蓋較吳圖為慎。其中白公刀、建初買地券、漢日晷之類，尤為不經見之品，較之吳圖可資考證者亦居多。至其所考，於卷中大玉鉨考，知將渠為燕臣，亦較吳釋不知為燕臣，而但識其字為將渠者亦詳。惜其原考各篇已失，無從窺其全貌，所幸其他各器所考，未盡亡佚。如辨日晷七與十七時之分，猶可知其考釋

精確不滅於蹇齋，其楊氏補入各家之文，為楊守
敬、劉師培諸跋，亦極詳贍。是編雖非全稿，僅可
略見梗概，而郘亭所存各圖考，以觀蹇齋之作，
亦足與之頡頏矣。

陳大科重刊說文解字 明原刊本　　　　　馮汝玠撰

陳大科重刊說文解字十二卷，明陳大科校刊。大科
字思進，號如岡，江南通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河南
推官、吏科給事中、太常寺右少卿、右都御史、兵部侍
郎，總督兩廣，進都御史，卒贈兵部尚書，著有
靈隱文集。是刻首列陳序，次列許慎自序、許沖
上書、徐鉉表、雍熙牒及其所贈之說文異同諸書
翻意兩篇，次依韻始東終甲為十二卷。按是編即
宋李燾說文五音韻譜，陳氏去李氏前後兩序，

而移說文之許敘、許書及徐鉉表、雍熙牒於卷
首，易名說文解字，其十二卷則仍依李氏原書之
舊，無所改易，蓋誤以李氏韻譜為許氏原書，故
書為李氏，而名從原書焉。李氏五音韻譜雖改
始一終亥之舊，為始東終甲之韻，校於排重次
第、據偏音切，顛倒錯亂，多有竄易許書孫切
之處，為前人所譏，並於許氏說解初無改易，仍
是宋以前之舊本，如中下曰和也，與玉篇、唐寫切
韻殘本悉合，知宋刊本作和字，可證宋本之

之或作而乃和之字之誤非內字之訛又如捍下曰擴也扶下曰左也今宋刊並合可正今本擴或作攘左或作佐之誤殊於校勘許書不無藉助李氏原書因不為世重刊本已不多見援與宋本說文互校猶幸多此陳氏重刊可資勘證正其所增說文同異雖所舉單簡而起例發凡實為後來各家考證說文引經之先路亦正未可厚非也

轉注假借意聲事形釋例 傳鈔本 馮汝玠撰

轉注假借意聲事形釋例三篇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嘉慶己卯道光辛巳兩科副榜道光壬午舉人入貲為內閣中書甲辰進士以知州發江蘇補用權東臺興化縣事補高郵州知州著有曾子章句聖武記海國圖志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古微春秋繁露注清夜齋文集又輯皇朝經世文編是編本因撰輯說文儗雅別為此釋例三篇以冠于首儗雅已無傳本傳者僅存此釋例三篇而已釋例之於六書轉注假借二書各為一篇會意諧聲指事象形四書合為一篇其釋六書謂象形之字皆為隸變失其真謂諧聲有專諧聲不會意及諧聲兼會意之不同謂會意有兩字三字四字合為一字之分謂假借有引申之假借依聲託事有不依聲而从形近之假借有不託依事而但託聲之假借雖於製字原理無貫澈之發明尚於各書體例不相違戾至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外上下左右前後東西南北春秋夏秋冬青黃赤白黑玄之類

皆為指事、混指事象形會意而為一、謂許氏惟以部類建首轉注為六書之綱領、或在上下、或在左右、如日月金木石風土水火阜人口手足言首目骨肉毛、魚虫牛羊犬豕之類、偏旁在左者、皆為左為轉注、右為諧聲、凡隹鳥皮邑殳夂攴戈多宀巴長永久斗戊卜支風、偏旁在右者、皆右為轉注、左為諧聲、凡山屾雨水、西高交冂冋回西兩冏門鬥一二三四面艸木、竹宀穴虍巫未高厂大工广自白瞿豈大先甘音旦采於聿北入斧糸乃之屬、偏旁部首在上者、皆上為轉、下為諧聲、凡其且丛几丌亏兮莹辵此氏氐矢止巳支乙壬非面丰寸皿豆丹用重共見至王丁、部首在下者、皆下為轉注、上為諧聲、混諧聲轉注而為一、其對於指事轉注二書之例、則完全誤解矣、

漢書古字類 寶樹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漢書古字類一卷、清郭夢星輯、夢星字西垣、山東濰縣人、著有尚書小札、午窗隨筆諸書、是編專錄漢書古字、前有郭氏短記、次錄漢書中古字、起帝紀迄敘錄、一依班氏原書之次第為標、漢書注中顏師古所謂古字者、證以說文、如惢為菬古文、靁為雷古文、叒為綏古文、𪓕為黿古文、倈棶皆為來古文、則均不見於說文、如耏耐為耏古文、則以說文或體為古文、以貌為古文額、則以說文籀文為古文、以躳為古文射、皃為古文貌、靁為古文雷、則以說文正篆為古文、如泉為古文暨、則以說文息字正篆為暨字古文、以遏為古文狄、則以說文逖字古文為狄字古文、殊不盡為古文、其不見於許書者、可補說文之遺闕、其以此字正篆為彼字古文、及以此字古文為彼字古文、亦可見古文之通假、其以正篆或體籀文為古文、則顏注之誤也、是編僅據顏注彙錄、述而不作、於顏書注誤處、悉仍其舊、理董之外、殊嫌笨所整正、

其董仲舒傳攀之古文拜、韋賢傳芾之古文弨、竝漏未錄入、亦嫌不免百密一疏、若據以考漢書古字、固已足備檢閱而資參考矣、

六書次第說　自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次第說一卷、清岳森撰、森字林宗、四川南江人、拔貢生、著有舉說文舉例、藏於家、是編於六書獨斤斤於指事象形之先後、而略於其他四書、謂許君敘曰倉頡之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是明言造字之初、但有象形一類也、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其後者謂倉頡以後、是會意諧名皆起於倉頡也、又謂聖人見號迒之可識別也、於是象物以製字、見其字而即知其字為何物、正如圖畫之象、肖形故謂之象形、則象形最先也、既有象形之法、遂已有日月一木為又諸家字矣、而如上下本末諸字、固不能離一木等形、又不能混其形、於是創為指事之法、指一之上為丄、指一之下為丅、又謂要非先有象形諸家字、則事無可指、即法無可立、是指事必在象形之後也、遂以許氏列指事於象形之先、為千慮一失、立說偏疏、並力駁段氏造字必始於一之說、謂六書不能首指事、有於無著、按書契之作、始於畫卦、是畫卦之時、即已有一畫之

一字且一之為字亦可言一畫而不能言象一形而已許氏全書九千餘字即以此一畫為起文字起點故其後敘先之以宓犧畫卦繼之以神農結繩最後乃述倉頡見鳥獸蹏迒始造書契而於倉頡作書則謂蓋依類象形亦下一蓋字以為約度之詞而不作確定之語殊非與下文一曰指事自相矛盾更證以許氏訓事為職也識也㦸假借字乃標識之義並不作事物解尤可證明一為標識即首先代替神農結繩之文字不能因其依類象形一語即為象形先於指事之證亦本

未悟字因木而加一者則六書之製本不同時不獨六書之製有先後即一畫之中亦有先後其一畫乃最初之指事其因木而加一者則其後起之指事許氏之以指事先於象形者乃就最初之指事而言所謂從其朔也自來論六書次第者王鳴盛張行孚諸人尚知六書首為指事則何以不明斯義悉主班氏之說以象形為先是編援蓋依類象形斷象形先於指事自以為以許之矛攻許之盾實則於許敘之義事字之解及一畫之構造亦有先後均未加以考索不過但以班說為主而藉許氏敘文以附會其說而已

許學考 自刻本 馮汝玠撰

許學考二十六卷，清黎學誥撰。學誥字覺人，江西人。首列黎氏自序，撮其序而述，是編乃繼其鄉先輩謝啓昆小學考而作。謝氏之作，乃由朱氏經義考推及小學，凡訓詁文字聲韻音義之類，屬於小學者悉錄之。黎氏是作則專取小學類中關於說文一部分之著作，自許氏說文後，屬於說文部分者始錄之，唯限於小學中之許學。其所轉輯錄廣狹之範圍，雖不同於謝考，而無錄一書既錄其序，復采及各家之論述，並依類附近人著錄於其下，則一仍謝考之體例，無所變更。謝考於屬於許學之書，所錄僅及所見而止，其嘉道以後則為年代所限，無從錄入。學者援謝考以研討許學，極病其未備。是編則於謝考以後續出之書，凡關於說文之義例、箋疏、由讀刊正及偏旁部敘、逸字、重文、諧聲、雙聲、疊韻、引經讀若、舊音，暨一切之札記、雜識之屬，悉行增入，計所輯錄之書，多至二百四十餘種，雖於吳善述六書約言、王廷鼎字義鏡新、吳楚說文染指、王棻六書古訓、六書解、六書譜，未經采輯，間不免於遺漏，而於嘉道以末，有關許學之作，卷中所輯固已燦然大備，治許學者援所錄按圖索驥，以為參考之資，蓋不患其不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始　浙江圖書館刊本　馮汝玠撰

文始九卷，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是書有國故論衡、小學答問諸書，是編首列叙例，次列韻表，次列紐表，次依韻分為九類：曰歌泰寒類，曰隊脂諄類，曰至真類，曰支清類，曰魚陽類，曰侯東類，曰幽冬侵緝類，曰之蒸類，曰宵談盍類。類各為卷，以說文中獨體為初文，以从獨體有變合體象形指事及聲具體因體重複四類之文為準初文，以古韻二十三部分歌泰隊支脂至支魚侯幽之宵十一部為陰，寒諄真清陽東冬緝侵蒸談盍十二部為陽，又分陰陽兩聲為侈弇軸三音，又分陰弇與陽弇、陽弇與陽弇、陰侈與陰侈、陽侈與陽侈為同列，二部同居為近轉，同列相比為近旁轉，同列相遠為次旁轉，陰陽相對為正轉，自旁轉而成對轉為次對轉，為正聲不在此五轉而遞聲相轉者為變聲。每類取初文、準初文五百十字，列之于前，為文之始，以從此初文、準初文由近轉、近旁轉、次旁轉、對轉、次對轉各聲展轉相衍之文附之於其下，以為初文準初文變易孳乳之文，以為文之變易孳乳，統由歆之陰陽侈弇軸五諸聲五轉而成，曾不知古人構造文字，依類象形而後形聲相益，形以獨體之文為初文，从由此而孳乳為若干形聲，以合聲體之文為初文，从此而孳乳為若干聲，彼此各有初文，各有孳乳，各有部居，系統而不相蒙。其變易則古今之殊體，為旁演歧出之文字，並非由初文增益，並不在孳乳之列，乃於初文準初文則取諸說文，徵之於形，於初文準初文之孳乳變易則統歸韻轉，徵之於聲，而中雜孔氏陰陽對轉之說，展轉聯綴，其於其間別闢途徑，由五百十字，以次而五六千名，維縱橫上下，足以自伸其說，而衡之以倉聖之所作，保氏之所教，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說文瑣言　潛園雜著本　馮汝玠撰

說文瑣言一卷，清虞景福撰。景福字潛初，浙江鎮海人，光緒壬午舉人，事實具詳清史儒林傳。著有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考、石經興廢考、孝友錄、古文通論、詩文集、雜著諸書，是編即潛園雜著八種之一。其所記說文各條，以者从希条由之声而無希条由之字，為闕略；以有虎羊而後有虍𦍌，為顛倒；以由訓鬼頭而虎爪為解，義未全；以哭从獄省声，家从豭省声，莤从水羊見於上，答从水羊出於口，為會意，何紆？皆能得其間於某與某相似，如角與刀、魚相似，魚尾與燕尾相似，黽頭與它頭同之類；某與某同意，如羊象气上出與牟同意，与中有寶與包同意，茍與義、善、美同意之類；某初作某，如伯益初作井，夷牟初作矢，雖文初作春之類；以及字形之有反例、从例、倒例、重例，並例皆一一彙舉，亦頗能絜其綱領。惟於午从例入、長从倒亾，不知反入即人之反，寫例亾即亾之例，寫仍是入字、亾字，與益从橫水、沙之或體从反少，仍是水是少同例；謂反入為非字，謂从例亾得声，為無理；於篆體之變化、說解之意義，未能融會貫通，而於單畫之一丨凵丂凵、囗冂厶厂乀乚丿厂乀亅乚匚凡乙己巳吕等二十三字，謂其原始皆始於一點，引長而縱橫之，或上下相覆，或左右相戾，或上行，或下行，隨體詰詘，各有名，皆足供六書之用，而不拘一字；則於古人造字由簡而繁之次第，以簡馭繁之權輿，頗能識其端緒，是能於許氏全書尋其條索，而非徒從事於部首偏旁之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批校石刻鋪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批校石刻鋪敘二卷，宋曾宏父撰，清何焯、翁方綱先後批校。曾氏是編，四庫據黃登賢家進本錄入史部目錄金石類內，僅考定書為宏父字幼卿者所作，其曾布之孫、曾紆之孫、子名惇，字宏父，因避寧宗諱，以字行，并乃列是一人，以正朱彝尊混為二人，厲鶚刻南宋雜事詩直題曾惇之誤，而於原書祇摘其徵據，皆有典則。其所論者，無錯誤，及其他傳本、有無同異，則均未之及也。是本所據乃顧德育舊藏鈔本，卷中及書眉上所記，乃兩家批校之語。何批於武陵帖一則，引晁氏讀書志王若谷以秘閣續帖合潭絳臨江汝海汝帖參校者無補其遺逸成此書，郡守張斛刻之石，足正原書以張斛刻石為集帖之誤。翁批於絳帖以王詵、美食帖、王廙醒歡、勝常帖皆閣本所有，足正原書以為增入之誤。何校茶觀一段在高宗宸翰之前，翁校淳熙秘閣續帖之上，並由編而足証。顧氏與黃本不同，若有同異，更有參考，校正而外，更多所發明，頗可與原

書互相印證。何氏據趙希弁讀書附志刻於淳熙乙酉，證明非宏書之子，則較提要所考為尤有所根據也。焯字屺瞻，號茶山，江蘇長洲人，由舉人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卒贈侍讀學士，以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方綱字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編修、鴻臚寺卿，重宴瓊林，賜二品卿銜。

別本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別本二百蘭亭齋考藏金石記四冊，清吳雲撰。雲字平齋，又號退樓，浙江歸安人。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已著錄。卷首有咸豐六年葉志詵序。卷中考藏以冊為卷，第一冊為商尊彝卣觚壺爵觶等屬十四器，第二冊為周齊侯罍一器，第三冊周卣敦簠尊觚鬲壺觶鐘瞿劍戈矛等屬十四器，第四冊為漢錞刀斗尺鈎古權量等屬十器，而以開皇石刻和蘭亭、聽松石刻、維摩道德兩經石刻殘字附之。計屬於金者三十有九，屬於石者五，都四十四種。考是編所藏與林氏石廬金石書志所載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僅三卷所藏僅金石僅號季子盤、聽松石刻、宋搨溫虞公碑、僅三種者，卷數既彼此不同，考藏多寡迥異，乃三卷本外別一刻也。按是編所考吳氏以庚羆卣銘之蔑曆為穢曆，謂穢者禾也，曆者和也，穢乃黍稷麥粱皆該之，曆則調和膳食之宜，能證以其他各器之言蔑曆，文意均不相符，不足為據。

而於齊侯罍之銘，以陳慶鏞所釋為主，於齊侯罍銘之㚖蓥字，從道州何紹基之說，以為陳子疆之名，於瞿從嚴可均之說，以為非今之三鋒矛。均足訂證經史。至所刻開皇十三年、十八年兩蘭亭，序為向來所罕見，可為考隋刻蘭亭者增一佐證。所收道德經九百餘字，為唐廣明時所刻，嘗與陸德明所錄及釋文所錄及易州所刻唐開元御書本校，其同異也。

宋紹定重刊切韻指掌圖　四部叢刊續編本　馮汝玠撰

宋紹定重刊切韻指掌圖一卷，宋司馬光撰。是書四庫所收乃據永樂大典詳校之王行刻本，此本乃據溫公四世孫紹定庚寅重刊本影鈔，為鐵琴銅劍樓之秘籍，而四庫所未收，藏書家所罕見者也。卷首為溫公叙，叙後為檢例上下，次為協聲歸母四聲一音，又次為音和切，又次為類隔切，又次為辨五音例，又次為辨字母清濁，又次為辨字母次第例，又次為辨分韻等第，又次為辨內外轉例，又次為辨廣通侷狹例，又次為辨獨韻與開合韻例，又次為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又次為辨匣喻二字母切字例，又次為雙聲疊韻例，又次為三十六字母圖，又次為類隔二十六字圖，又次為角牙一條，又次為三十六字母指掌圖，又次為二十圖總目，又次為二十圖，末為董南叙及溫公四世孫紹定重刊時記，與四庫全書所錄王行所刻兩卷本迥異。王本列角牙一條、三十六字母指掌圖、二十圖總目，並另一指掌圖於溫公原作二十圖之前，其餘諸條則並列於邵光祖檢例之

中。今據此本以校王本，乃知舊所傳之切韻指掌圖，其三十六字母指掌圖外之另一圖，非溫公原圖，乃後人加入；舊所傳之檢例，惟檢圖之例為邵光祖所作，其為韻諸書切字之法以下五條，及切韻捷法詩、辨檢類隔切例、並廣韻類隔今改音和一條，既則既非邵作，亦非溫公之作，餘則悉以溫公原作誤為邵氏之作。自王本沿其誤而刻之，四庫沿其誤而錄之，溫公原例遂多併入邵氏檢例之中，淹沒不傳。今幸展轉傳寫，留此溫公四世孫重刊之本，不惟溫公原作廬山真面世可重覩，而向之以溫公之原例誤為邵氏之檢例者，並可據此鈎校，從而是正，不致仍沿王本之誤矣。

墨妙亭碑目考附考　江蘇書局刊本　馮汝玠撰

墨妙亭碑目考二卷、坿考一卷，清張鑑撰。鑑字春治，號秋水，浙江烏程人，嘉慶中副榜，官武義教諭，著有冬青館甲乙集。是編因宋孫莘老守吳興，曾聚郡內石刻於墨妙亭，即據蘇東坡墨妙亭記所列名物，加以考訂，遂為是作，所以考墨妙之遺跡，亦所以考桑梓之古刻也。其上下兩卷於蘇記所列名刻外，增入謝公塘碑、顏魯公書謝公塘碑陰，及蘇東坡墨妙亭記、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而畧其原記所列之斷碣二。其在孫氏所聚以後訪石刻之郡，在郡去而見於載記者，則另於後為坿考，而卷尾因趙松雪之沁雪石曾入縣治，為誌志乘無所應稽，並牽連而附及焉。卷中所考，遍徵往籍，博采眾說，其有失於考證者，則加以按語為之訂正，殊非尋常獺祭者比。其據後齋碑錄補列謝公塘碑，據輿地紀勝補列顏魯公書謝公塘碑陰，證明謝公塘之碑陰乃魯公自書所記，非太守謝公之碑陰乃裴清所撰之歷官記；又以東坡所記既列歷官記於前，後於謝公碑下別列碑陰，二者必有一誤。其據唐丁居晦所記李翱奏事之年月官階，證明書馮端妻金氏墓志者，輿地紀勝之作李翔，必有所本古刻；蓋鈔之作李翺，亦必可據。考訂皆極精確，可據以訂正諸說。至附考所增，雖與孫氏原儲無涉，而亦與墨妙歷史攸關，亦足綴東坡所記，以備參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愛吾廬題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愛吾廬題跋一卷，清呂世宜撰。世宜字西邨，別號種花道人，陝西同安人。著有古今文字通釋十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辛年林維源序。卷中金石文題跋，自焦山鼎銘起，迄自書千文止，凡七十八通，末以論書十則附於卷尾。所題金石文各跋，皆隨筆記錄，其體例與孫退谷之庚子銷夏記相類，又為評騭之語，（視）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馮登府石經閣金石跋文、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跋、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詳考文字事實，可據以訂正經史傳寫記載之訛誤者為遜。第就其評騭而論，其於鍾繇書季直表，不以志傳無其（名）為可疑，於唐李文墓志，不以丞冊斷為贗書為可信，不勝回容附會，持論能得其通。其論石鼓文之篆體，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偏或正，或寬或窄，各適其宜，與篆之正峰而下，令面整齊，勻如算子，便失古意。其論夏承碑之隸，謂險絕非詭怪之謂，謂其落筆有辟易萬人氣勢，如此碑險絕矣，並非具正法眼，定走牛鬼蛇神一道。於篆隸之法頗中肯綮，亦正與（非）書功力於此道者年不能道也。

玉紀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玉紀一卷，清陳性撰。性字原心，江蘇江陰人。著有陰符經劍說、詩書，均燬於火，不傳。其人無由考悉，據其自序有道光壬午自楚歸省之語，僅知為道光時人，曾客於楚耳。卷首有同治三年杜文瀾、光緒丁亥金吳瀾、己丑金武祥及陳氏自序。是編分紀出產、名目、玉色、辨偽、質地、製作、認水銀地、土鏽、叨養、換璺、忌油汙諸條，凡為目十一，乃述其先人平生辨識古玉所得之祕，以應其友郎香

伯之請者也。自來考古玉之書，遠之如龍大淵古玉圖譜、朱德潤古玉圖，近之以瞿中溶古玉圖錄、吳大澂古玉圖考、端方古玉圖，大都重在名物制度，從未有專辨真偽、專論色澤者。去辨古玉之真偽，古今論古玉之色澤，諸書而外，實自此紀始。此紀所述，多從實地經驗而得。其謂古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必得人氣養之，其後玉氣稍蘇，謂之脫肉；骨玉稍後明，謂之脫肉皮；還原之後乃酷似寶石，非身曾親歷其境界者不能為此通達之語。所舉十三彩譬喻各種色澤，尤形容酷肖。至所謂真正古玉，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展，幻化無定，更為親驗入微，皆無關於名物制度，實為研考古玉一種格致之說，是亦考古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玉紀補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玉紀補一卷，清劉心瑤撰。心瑤字心白，江蘇武進人。是編乃補陳氏原志玉紀而作，前後無序跋，亦不立標目，惟寥寥十九條，就陳氏原作以發抒其所見而已。陳氏原作純從實地經驗而來，其論養玉盤玉之法，體貼入微，形容盡致，無一語拾人牙慧，為一種格致古玉專門之學，後紹正自不易。此作所論各條，雖於養玉盤玉之法，不及陳氏原作之詳切，而其論色澤及灰提之法，則較陳氏加詳，頗可與陳氏原作互相發明。其所論傳世古係人精神沁入玉理，及侑頸古玫、古石灰古玫、玉梅玉、凮玉、狗玉、羊玉、叩鏽種種作偽之不同，以別於真，補陳氏原作之所未及，而為研考古玉之所資取，資亦頗多，與陳氏原作相頡頏。至其所辨古玉顏色之真偽，謂油提者透入玉理與真無異，惟天陰則鮮明，晴則混濁，尤能超於形迹之外，神而明之。其格致之精，則視陳氏原作，蓋有過之而無不及。核其前後所論，衡以陳氏原作，彼此皆各有獨到之處，殊途同歸者，所謂異曲而同工也。

瀓秋館吉金圖 原影本

馮汝玠撰

瀓秋館吉金圖兩冊。清陳寶琛編。寶琛字弢菴，福建閩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山西巡撫。是編乃其先德子良藏器，陳氏就其原藏各器搨寄北平孫壯為之編次而付諸影印者也。卷首有羅振玉序及孫氏編定器目，末有陳氏自跋。圖計鼎六、鬲二、甗一、敦七、簠一、簋一、尊五、罍一、壺二、卣六、觚四、觶一、斝二、爵四、盉一、匜一、匜一、古兵四、漢器卣一、匜一、洗、鐙、錞、斗之屬七、鏡二十四、雜器三，內有器同銘同者六，凡七十九種八十五器。從考古圖〻器並拓之例，每器為圖，〻後附其款識文字，並詳其尺寸重量。其款識後原有吳大澂、王國維、丁佛言、羅振玉諸人題跋，及陳氏自題者，並隨器附入。為陳氏藏器在咸同間，雖不及葉東卿、吳子苾、陳簠齋、吳退樓、吳愙齋、潘鄭盦收藏之富，而亦足與程木庵、丁彥臣、王戟門諸家相埒，亦蔚然為一收藏大家，乃兩代相傳，不惟搨本罕見，即其目亦向無傳本。惟攈古錄〻其王祖庚方甗器且溪祖庚為宜人，此外則絕無著錄。今其器悉具於是編，雖其中無驚人劇品，如陳簠齋之毛公鼎、吳子苾之虢虞壺、吳退樓之兩齊壺足以匹雄一世，而就圖而論，即其器物可以考見陳氏一家之藏器，於江氏所刊之器目，據可據此而補其闕遺；即其文字可以考知王祖庚方甗之庚方非宜人，台尊之諲與師詑鼎之𨚖皆為忘〻係字，鬲比簋之鬲與鬲攸比鼎之鬲均不應釋為鬲字，於各家款識之釋文亦可據此而互相訂證也。

唐寫卷子本說文解字殘卷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卷子本說文解字殘卷九十四行，每行二篆，每篆界以三欄，首篆文，次音切，次說解。起木部柤字，迄楅字止，計一百八十八文。首行相楗僅存木旁，十五行上下兩篆全損，九十二、九十四兩行古文柙字、篆文樸字並損，凡存正篆及重文一百八十二文，亦爲獨山莫友芝所藏，後歸浭陽端方，末有宋米友仁、元俞松、清曾國藩、吳雲、翁同龢、楊守敬、沈曾桐、陳寶琛題記。此本即據影本影印者也。莫氏據

栝字缺筆，避德宗嫌名；柏、恆字缺筆，避穆宗諱，定此寫本爲中唐人所書。劉毓崧據開成石經祧廟諱皆不缺筆之例，以此本書旦爲旦，於睿宗諱仍缺，當在睿宗祧於憲宗祔廟之後，前考爲唐元和十五年以前之寫本。考此寫本，秘僅存一百八十餘字，尚不及木部全部之半。其篆文次第、音切、說解，與二徐本不同處極多，皆足以資訂正。而篆下所注之音，及織篆偏旁之戠从音不从音，尤自宋以來僅見於此本，惟所注之音雖爲唐以

前之說文古音，而究爲後人所增，尚非許書所之所原有。獨織篆偏旁之戠从音不从音，爲許書未經誤寫之原篆，幸賴有此本之僅存於兩千年來。戠字所闕之音義，而誤之篆體，悉可據以補正。按戠，甲文作戈，从弋从口，弋象斜斫之形，於義爲擊；口即古帝字，初文乃从弋帝聲之字，爲古標識之識字；又作戠、呂，呂即啻字，又爲帝聲而爲啻聲。金文作戠、音，其音即呂演變之體，自小篆變弋爲戈，各本誤音爲音，戠之字之音義遂晦，而人又

不知古弋戈爲一字，更忽視小徐本戠下古爲識字之文，而戠字乃從此不得其解。今此本織旁戠篆之从音，音其體即金文作戠音之演變，其字即古文識字之異體，其遞嬗之迹，正歷歷可尋。不惟各本戠字及一切從戠之字，从音之誤可據此而正，許氏原闕戠字之音義可據此而補，即訓常之識、訓弋之樴，其从戠聲且並从其義，亦並可據此而證明，乃莫氏之跋此本於各篆次第、音切、說解之不同處，悉據各本勘校，獨於

此不誤从音之識篆偏旁置而不論未免採驪而失珠是則不能不特表而出之以見此本之彌足珍貴而為讀此篤本者告也

古今文字通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今文字通釋十四卷清呂世宜撰世宜字西邨陝西同安人舉人著有愛吾廬題跋書前有咸豐三年呂氏自序及其門人晉江陳棨仁龍溪林維源兩序是編取說文九千字中有重文者或體者經典異文者篆隸嬗變與假借者通用與俗作俗嬗者凡四千三百五十三字依許氏部居次其先後每字之下先列音義證以經典之文次取異體異文嬗變假借通用俗作俗嬗之種種字一一徵引加以疏證原題為君宜識字其莊滅甫為易今名為其體例其與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潘奕雋說文蠡測相似而詳審過之通正書文字限于十經通正亦限于十經中之假借通用徵引僅以漢人箋注中故書某作某古今文作某及讀為讀若之類為限而間及於釋文所引諸家之異文蠡測則於通正書所引之外僅推及於文選廣韻諸書而於文字之異體篆隸之嬗變及俗作俗嬗之類則

概未之及是編則凡古今異體經傳異文以篆隸媘變及一切假借通用俗作俗媘之類悉行臚列更於徵引說文經典而外博考及於兩漢石刻以補許氏說解各經箋注之未備於古今文字通正流變無不疏通證明兼通並看視錢氏潘氏專考文字通正而不及文字流變者殊為資滋校以研經蓋無不可通之文字莊氏為之易其名為通釋可謂名與實相副矣

小學答問 章氏叢書本

馮汝玠撰

小學答問一卷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著有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說文部首韻語莊子解故管子餘義齊物論釋國故論衡檢論蓟漢微言太炎文錄諸書多已著錄章氏此作係因經典相承多用通假治雅訓者徒以聲比類相從不悉明其本字段氏僅由通假以得本字猶未究宜而朱氏拘牽同部掎于雙聲又不明旁轉對轉猶為補苴猶不免于專斷乃就諸生相從問字鉤校往草斷以己意以明本字借字之流變並兼及聲誼相禪別為數文者次為是編前冠以章氏自記中設為問答之詞以求本字而說該字一依說文各部原次以為次而以經典所有說文所無之字及諸字之以相及為誼者附于其末為原刻本妙字一條之後次以轉注問答而無相及為誼一節是本則妙字之後增入相及為誼一節而轉注問答乃刪改其問答三詞別入於國故論衡不附問答該字之後頗與原刻不同蓋其改

定之本也編中求楷字之本字或求之於通假或
求之於引申或求之於篆體其例不一其由通
假求本字者以韻轉雙聲之聲可相轉者為斷
其由引申求本字者以古書故訓之義可釋通
者為斷至以篆體求本字者則每所根推斷之
以己意後識段氏僅知通假朱氏不免專斷而是
編則較段氏通假多所發明而視朱氏專斷則
更為信從初於楷字之本字專從音形究審至形
論相反為誼亦多以聲轉為主其專斷亦通與所

求楷字之本字正復相等均不過自伸其說以自成
為一家之言而已

六書會原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會原十卷清潘肇豐撰肇豐字古堂浙
江餘杭人書前有錢學彬葉蓁及潘氏自序卷首
列凡例若干條並命名一篇卷中以篆文以筆畫之多寡
為序次檃為首八卷末以補遺五論兩類別為二卷
據其凡例所述以為文字始於一丨丿乀由此或總其或
曲而為若干字又由此重疊錯綜而為若干字乃本
是意纂為是編故從立部從一畫至二十一畫止
凡為部二十有一以為此二十一部中之篆文推其

原總由一丨丿乀湊合變化而成遂以會原名其
書爲按說文所列篆文九千字一切反倒疊合之
體無不從初文之獨體孳乳而成而本其文字始
於一丨丿乀之說從說文中反倒疊合諸體之中
求其所以構合此反倒疊合之獨體則因流溯源
六書之原原不難會而通之乃不辨何者為初文之
獨體何者為從此初文獨體孳乳而為反倒疊
合之體僅以文字之湊合變化悉由於一丨丿乀
即認為六書之原即在於此根本已體認未清

更分別部居惟以筆畫多寡為敘亦害乖象誼徵引諸書說文而外並兩資於六書正譌六書分類亦多違故訓正謂厶為絲本字許氏以為公厶之厶乃假借非本義謂丶為丸本字許氏以丸从反仄非是謂冂為高曠深遠之形許氏謂林外為冂不知何所取義皆妄逞臆說毫無根據而互譌中不知朋為古文鵬為篆文竟認鵬為朋譌以不譌為譌尤為謬誤是於六書之學不惟創作之原未能會即於入門之徑亦未曾通也

說文部首韻語　章氏稿書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韻語一卷　章炳麟撰　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所著文始小學答問諸書皆已著錄是編取許氏說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字仿千文之例四字一句兩句一韻凡一百三十六句六十八韻部首字數不足末以部首止此四字結之此則為通篇偶由所限拘不得不於部首字外增此四字以足成其文也章氏此作以曰稽允古聖人首出八字冠首從皐祖皐王敘起下迄支黃高辛堯舜以後一切名物即寓於中使讀者不僅知此若干字為說文部首並可即此部首若干字而略知古之聖人初作書契依類象形之大意視馮桂芬之說文部首歌惟以五百四十部首編為七言韻語只取便於諷誦而不涉及書文大意者用意殊善惟不直書楷體而以楷寫篆易圓為方不能使人一見眼即識為某字而各句之下又不加以音釋亦難使人猝易讀解則又不若馮氏之作每字之下既加音釋更注明原

書次第使學僮開卷即易於了解之為念
也

增訂金壺字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增訂金壺字考十九卷、二集二十一卷、補錄一卷、補
註一卷，清田朝恒撰。朝恒字石齋，石門人。卷首
有乾隆二十四年田氏自序及凡例十二則，並其
及門蔡復元跋。卷中搜宋釋適之之金壺字
考原編七百餘則，就其字區分為御雲、祓禊、
河濡、頖宮、甄陶、毋追、飣餖、薩葷、三蟺、露紛、由
讀、岐嶷、駘蕩、觥觶、愒愒、親串、鮎頊、僕射、佞幸、
諸之十九類，類自為卷，於原編有註者詳之，無
註者補之。二集首亦冠以田氏自序，卷中則取
適之原編未收之字，仿前分類之例，亦依類相從，
區分為御霤、三翔、曲江、幅隕、浦樓、琅玕、戶牖、蓬
掖、花醂、蘭蓀、倉庚、芝字、書倉、坊表、落戈、恒吞、
亞旅、陸羽、烏基、三宿、鴛鴦等一類，亦類自為卷。
其原編所列偶未錄者，則入之補遺，前集有註釋
有未備者，則入於補註。原編於字之古今通正，
概置弗論，僅取連文加以音注，今連文不關本
音之字，可資以考證，別無可取，是編從而闡之，

諸盖其注推廣其字爲之分門别類不以音讀爲後主而惟成典是務竟似類書而非字書之適之原編又等而下之矣

韻字急就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韻字急就篇十卷清進鶴壽沈懋惠同編輯鶴壽字青崖號蘭宮江蘇吳江人道光丙戌進士官池州府教授著有蛾術編注見殷周九州經界疏證九州分土疏證齊詩翼氏學懋惠字翠嶺吳江蘇吳江人書無序例惟末有張太齡跋樓張跋渭翠嶺謂其得其音釋字字可以當下疾呼並編韓雖出青崖翠嶺兩人之合作而音釋實爲太略所加卷首僅標題進沈姓名而不及張蓋亦就正言文而言之也是編卷依平上去入諸聲爲次每聲依其韻部之先後爲序每韻各就韻部所有諸字仿急就篇首句之例率以七言爲句每句之字悉以本韻之字其穜以連絡本韻之字以成句者則間兩他韻之字以相牽縮不盡限於本韻句中多用單字連綴成文其單字彼此不易連屬者則博采載記中之成典兩字相連並在本韻者貫串而裁對之每字並悉注以音釋以

便誦讀其兩字用成典、並畧加詮解、以便通曉、以一百餘韻之如許字、一以七言母貫之、編為韻語、核其諧聲典墳、牽連搭配、殊非任取若干字、隨意排比、倉猝可就者所可比擬、雖初涉于学者猝不易讀、深邃于学者無煩乎此、非讀書識字人之適用之書、而匠心獨具、生面別開、能鎔鑄全部韻書之字、悉聽其錘鍊、以盡為篇什、要不能不於一切字書之中、推為奇作也、

唐寫本切韻　影傳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本切韻三種、出燉煌石室、原本見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此為王國維據巴黎所藏照本手錄、附影印五葉、末附王跋五則、第一種存上聲海至銑十一韻、四十五行、中間復有斷爛、計存全行十有九、不全行二十有六、第二種存卷首至九魚、凡九韻、前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兩序、第三種存平聲上下二卷、上聲一卷、入聲一卷、平聲闕東冬二韻、入聲闕廿八鐸以下五韻、中間復有闕佚、計存平下上聲全卷二、平上入聲殘卷二、第一種以第二種證之、既無加字、亦無稍案之別、雖不能遽定其為陸法之原本、而為長孫訥言以前未經加字加注之本、則可斷言、第二種者字反下多曰加字加注、然注下亦多加案字、證以卷首長孫訥言之序、頗與其序中所謂凡稍案者、俱非舊說、語訓相合、是否即長孫訥言箋注之原本、雖不可遽定、而其為傳鈔長孫訥言加字加注之本、亦當斷言、第三種以第二種及王仁昫刊謬補闕

之本證之既刪去稱案多變又平下尚仍廿八韵之舊與王仁昫本增為五十四韻者不同蓋為王氏刊謬補闕以前刪節長孫訥言箋注之本切韻自宋以來官私書目均未見著錄世無傳本已千有餘年今此三種乃唐寫本之僅存者雖非全帙而於陸氏之原書長孫氏之箋注尋其緒索尚可十得八九五六其王仁昫之切韻孫愐之唐韻較此有所增益亦可援此證明洵韻書中之瓌寶未可僅以殘珪斷璧視之也

唐寫本唐韻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唐寫本唐韻殘卷凡四二卷凡卌四葉每葉二十三行去聲存八未之後半至十九代之前半又存二十五願之後半至五十梵為卷不全入聲存一屋至三十乏全卷前有柯九思題字末有光緒二十四年吳縣蔣斧跋蔣跋據卷內旦葉字缺筆定為唐初寫本又據未韻暨字注云會稽代韻代字注云郡名泰韻會字證韻勝字緝韻壁字德韻德字注皆不言地名又灸从夕注云說文从肉定為長孫氏初注孫氏未改正以前之本王國維此本書後凡舉八證並據十一職鄅字注豫州之豫缺末二筆作豫謂當是肅宗時所寫孫愐書今以內府所藏唐寫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證之王氏刊謬補缺已在長孫訥言增注之後而去聲韻目只五十有七至五十七梵而止入聲韻目只三十有二至三十二乏而止此本則去聲韻目為五十有九入聲韻目為三十有四均較王韻加增其非長孫氏注本可知當仍是孫愐訂正而肅宗以後所寫之

本、惟校以徐鉉校定說文解字而用孫愐之反切、多不盡合、王國維校勘記嘗著詳考其異、而其所輯唐韻佚文去入兩聲之字更有出乎此外本之外、而為此本未收者、以敦煌所出切韻殘卷三本之各不同者例之、唐韻本為當時家喻戶曉之書、寫本必不盡一、此本既不盡合於徐鉉所引、且更有佚而未收之字、雖出自唐寫、恐仍非當時定本也、蔣唐韻自魏氏象山唐韻序略述梗概外、已下今之藏者項子京舊藏唐韻五卷、今已見於式古堂書畫彙考、今已不傳、傳於人間者、惟有此本、此本雖僅存兩卷、去聲且僅存其半、後有缺頁、要與各書所引互有不同、不足即據為定本、而碩果僅存、仍不失為人間孤本、其為四部中甲部之瓌寶、正不在敦煌所出唐寫切韻、內府所藏唐寫本王仁昫切韻下也、

嘯堂集古錄考異　醉經堂本　馮汝玠撰

嘯堂集古錄考異二卷、清張蓉鏡撰、蓉鏡字春帆、浙江嘉興人、書依王氏卷第分為上下兩卷、卷首有嘉慶十七年胡重序、末有嘉慶十六年張氏自跋、據其自跋所述、乃因校刊王氏原書、病其舛譌、後借鮑淥飲、戴松門兩家所藏舊本對勘、其中舛譌仍所不免、遂參考有宋一代各家之著錄、以為是編、按校王氏之書者在張氏考異之前、有汪肇瀧所校若干條、具載於盧文弨羣書拾補中、其據博古圖、鐘鼎款識諸書以校王書、用意亦頗與張氏相似、惟其所校徵引不多、頗嫌罣漏、是編則取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復齋鐘鼎款識與嘯堂所錄彼此逐器對勘、凡呂本、博古本、薛本、王本中彝器之名稱、款識之釋文與嘯堂所錄不同者、悉據各本一一為之校出、並將其某當補、某當刪、某為脫、某為誤、某與某異、分列條注於各器之下、不惟視汪所校寥寥數條者、較為詳

備且於晴堂原錄脫誤亦多所訂正胡序稱其
所考十倍於汪校有功於晴堂洵為張氏是編
之定評也

隨軒金石文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隨軒金石文字不分卷清徐渭仁輯渭仁字紫珊
江蘇上海人是編卷首無序惟列目錄末有其子
大有同治中補刊原書殘板時跋卷中所刻金石
文字惟周石鼓文漢鴈足鐙漢沛相楊統碑漢
繁陽令楊馥碑漢高陽令楊著碑漢太尉楊
震碑漢圉令趙君碑漢巴郡太守樊敏碑隋太
業諸臨題字僅石類八金類一通為九種惟鴈足
鐙後集各家考證題詠為附考二卷餘則每種

之後間附各家題識及其自題而已考其所刻金
石文字雖僅寥寥數種而所據之本或為名家所
不經見或與各家所據不同頗資參考其石鼓
文所據乃出於范氏天一閣所藏之北宋本張燕
昌曾據以刻石並據以作石鼓文釋存阮文達刻
薛尚功鐘鼎款識曾據張刻校正薛刻之誤
注之於旁張氏原石久毀於兵燹幸賴有此刻
尚可於〻与張氏釋存互相印證以正薛氏款識
之顛倒錯誤其楊統楊馥楊著楊震諸碑乃

晉府舊藏之進鈞本，樊敏碑乃塔影園所藏之舊本，授其文字頗可勘校各家著录之誤處。如楊統碑辛司累辟，不作皐司累府；王師出征，不作王作師征；黍而退焉，不作委而後爲，皆可證王氏萃編之誤。樊敏碑飲泣，不作飲汝；天淡，不作大淡；渾元，不作混元，皆可證洪氏隸釋之誤。亦幸（校）此刻有以訂正之也。

盤亭小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盤亭小錄一卷，清劉銘傳編。銘傳字省三，別號大潛山人，安徽合肥人。以軍功封子爵，官至臺灣巡撫。同治中，劉氏克復江蘇常州府，從偽護王府中所度之虢季子白盤，築亭度之，名其亭曰盤亭。同時薛時雨、徐子苓兩氏爲作盤亭記，記得盤築亭之始末。劉氏乃圖其盤，录其記，附以考釋，以成是录。录前有英翰序，首圖盤之形，并詳記其尺寸斤量，次录吳退樓虢季子白盤攷，並記次錄薛時雨、徐子苓兩記，末以劉氏自跋殿焉。按虢季子白盤與散盤、齊罍、曶鼎同爲三代重器，皆爲考古家之所重視。是錄於盤之出處、題跋、制作、度量記載均詳，皆足爲考虢盤者之所而資。而所录吳氏考記，其以盤出於虢川寶雞縣，虢川司地，據漢書地理志、太康地志，詳考東南西北（注）虢之地，定盤當屬西虢，爲西周之器，極爲精確。其釋文亦足爲一家之說。與陳介祺、翁大年、呂佺孫、張穆、瞿樹寶諸家考證

互相參稽，足以補劉氏此錄，具載其文，以存其說。獨惜其所采僅吳氏一家之說，而於同時諸考古家陳呂馬孫瞿諸人之考證，概置弗輯錄，未能薈萃衆說，為統體考釋，蔚為大觀也。

字學尋原　守愚軒原刻本　馮汝玠撰

字學尋原三卷，清吳錦章撰。錦章，湖北興山人，别號峽山退士，等有六書類纂九卷，已著錄。是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取說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字，變更其序次，分為數目、幹枝、天地、道、地形、居室、器用、形體、動物九類，各以類相從，乃說文部首類彙。中卷以梅氏字彙合說文五百四十部為二百十四部，其中可省併者固屬不少，而改換篆體，失其本真，及與部首絕不相關，並從說其形聲者，約四百餘字，乃將字彙所併非由部首所生者，逐一檢出，注明屬於說文何部，本義仍居，俾初學易識形聲之大概，為楷字偏旁溯原。下卷以隸楷從篆體改易潰滅，多失六書之意，乃蒐次其字，俾循字彙偏旁，參校說文部首，可循流溯源，援古證今，以得六書之真諦，為偏旁溯原。各署述其大意，冠於諸卷之首，而總以字學尋原名其書。爲核其諸卷所述，先之以說文部首以明其原，次之以楷字偏旁以別其流，終則以隸楷之偏旁

證說文之部首，加以辨析，更從流以求其原。雖於說文部首、隸楷偏旁、通譌疑似之外，旁涉于聲音訓詁，無甚所發明，而執以領導不解篆文之初學，則視同文千文及千文六書統要諸書，漫無蹊徑可尋者，殊為優勝也。

同文千字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同文千字文兩卷，是編不著撰人姓名，前有天啓中田藝蘅序，中分好爵自縻以上為上卷，以都邑華夏以下為下卷，每字先列楷體，注以音義，次以篆隸草諸體附之，更於篆體下說解字形。據田序作於天啓中，序中又有汪子四如云云，知為天啓中汪子四如所作，其四如為名為字，及其人為何省何邑人，序中概未述及，則均不可得而考矣。田氏著有大明同文集五十卷，四庫全書未收，僅列於小學存目類內，譏其書說形怪態，更在魏校六書精蘊之上。是編所錄字體，雖不至盡如田氏大明同文集之說形怪態，而篆體中之說形怪態無亦復不少，所釋字形雖不盡乖六書之旨，而謂辰字从厂从止从乙，厂立止也，君夜化象，形止民不化象，乙象艸木王意，又从一在中，上下之化如一，不知辰為从乙匕，象芒達，厂聲；謂往从彳从生，生古封字之，甚所封之地，不知往為从彳㞷聲，其㞷為艸木妄生之㞷，非从寸从㞢从土之封，省寸作㞷

之訛，堯安匡聽說，全與許氏說解違戾，其離
奇詭誕，亦與田氏大明同文集之說形怪態，不相
上下也。

蒼玉洞題名石刻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蒼玉洞題名石刻一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
庭，山東諸城人，嘉慶丙子舉人，官至浙江布政使。
著有論泉絕句、海東金石苑、長安獲古編、清愛
堂彝器鐘鼎款識法帖及金石苑集刻若干
種。是編乃其守福建汀州府時於郡之東郊蒼
玉洞搜榻而摹刻者，亦金石苑集刻中之一種，版
書口魚尾上署金石苑，而本書之名反在魚尾下
也。卷首冠以道光十四年劉氏自序、海塩陳南井寫
總圖一幅，分圖三幅，圖中並注其題勒處，圖後次
以目錄，目後乃刻題名，悉依原式縮摹，每種之後，
各援郡志為之詳考，計題名三十七種，泰山詩字
一種，末以霹靂岩題名附之，而刻志以宋元人所
題為限，其元明以後石刻如明人所題蒼玉洞詩字之
類，則概弗錄焉。按是編所刻宋元人題名，其官階
名字年月往往可證郡志之誤，補郡志之闕，如王
稷題名在慶曆八年，而郡志所記則在熙寧間，
乃在二十餘年之後；蕭佑題名之通判任元符德

公才題名之長汀丞鄭公才、寧化侍黃固、呂大猷題名之路鈐馬顒祖、趙彥構題名之路鈐潘樫、郡志則志未載，皆可據此正其誤、補其闕，殊有關於一郡之文獻也。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 揚州陳恆和修補本 馮汝玠撰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八卷續錄六卷 清汪鋆撰

鋆字研山，江蘇儀徵人。錄前有同治甲戌定遠方濬頤、光緒元年江都李祖望、太倉陸增祥序及其同治十三年自序，並凡例十則，卷中所錄起自秦漢，下迄宋元，續錄前後無序跋，卷中所錄起自周秦，迄晉以下至新羅王北狩碑止。其全書體例，備錄全文，原刻之外並兼取雙鉤重刻，標目之下詳其尺寸行數，全文之下附以名家跋識，並加以考定，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其所錄各刻，以前賢未見及其所遺，與昔已見著錄，復經佚失、後又復出者為多，雖所錄跋識不及王氏採輯之博，而加考定不及王氏徵引之詳，其中頗有王氏萃編未經著錄者，至如石鼓第八鼓首行之工字，嵩山中岳廟前石人頂上之馬字，及汝南侯獲碑石、吹角壩殘字、劉平國龜茲磨崖之類，則更為金石續編之所未及，又與陸紹聞之續編殊可相輔而行。其名雖僅稱過

眼其實爲王氏拾遺補闕，補王氏之不足，實不啻爲革編之續，而願不以續名其編，誠非苟。則以所見古刻搨墨有精粗，紙幅有廣狹，本各不同，不能謂已之所見必信而有徵，即據所見輒爲論定，故但以過眼爲名，以明其所見者如此。自來名家考定金石之書，專欲自信者居多，是編獨不蹈此病，所以陸序特稱其藏蓄真而著录慎也。

簠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簠齋藏器目一卷、又藏器目第二本一卷，清陳介祺藏。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其前目所藏計鐘一、鐸一、鼎二十一、簋四、簠一、尊十、敦二十六、彝四、五十二、觚一、斝二、卣十一、鮮、觶十六、角三、觚六、鬲三、甗二、盉三、壺一、櫑一、鉼一、釜二、鋗一、盨三、盤六、匜六、刀二、劍四、戈四十八、矛十三、鐏一、鋪首三、鍪一，凡二百七十四器。其第二目所藏計鐘十一、鐸一、鼎二十、犧尊二、尊八、卣十、壺一、罍一、鉼一、斝二、觚六、觶十七、角三、觚一、彝四十四、敦二十四、鑑四、匜四、區二、鋗一、鬲三、簋五、簠一、甗二、盉三、雜器凡一百七十九器，皆錄王戟門，錄自王文敏，而江氏又錄自王戟門，付之手民者也。兩目互校，前目所載凡二百七十餘器，後目所載凡百七十餘器，多寡彼此不同。以陳氏藏器搨本與此兩目互校，受觶即兩手奉舟觶，規鼎即天君鼎，敢方鼎即王南征鼎，子旁敦即亞又旁敦，山敦即商癸山敦，冏爵即子爵，古櫑即欽罍。陳

獻、釜印、陳簠齋目與後目器名標題,彼此亦多歧異。以王文敏所藏簠齋手校之目及簠齋之孫所刊簠齋手寫之目與此兩目互證,器數既各不相同,器名亦多有同異。即吳氏攈古錄內所引陳氏藏器更有出於此兩目之外者。其陳氏藏器中最著名之毛公厝鼎,則惟見於攈古錄及簠齋之孫所補簠齋藏古冊目內,而陳氏手校手寫之目及此兩目悉未著錄。以陳氏校寫之目證此兩目,更以前此兩目之前目證後目,乃知陳氏校寫之目與此兩目皆非陳氏藏氏器之全目。江氏於此兩目先後並刻,蓋亦知其非簠齋藏器全目,只可據以互證,不可據為定本,故據所錄並刻而存之,以待考也。

石泉書屋藏器目　靈鶼閣藂書本　馮汝玠撰

石泉書屋藏器目一卷,清李佐賢藏。佐賢字竹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知府。著有古泉匯六十四卷、續泉說一卷,已著錄。是編亦王戟門錄自王文敏公,而江氏又從戟門錄而刻之。其卷內所列之目分為兩類,計不知其出於何地者為鼎三、彝一、敦一、卣一、斝一、觶二、爵三、觚二、甗一、尊,凡十六有六器;計知其出於易州者為爵、卣、觚、鐃、甗、盉各一,凡六器。校以吳氏攈古錄所載李氏藏器,尚有芑田仲敦、舉小子敦、陳子匜三器為此目所無。按李氏所藏古物,泉幣諸最,有其畢生心力悉寄於中,一時推為鑒藏泉幣專家。其於三代彝器,則非所專好,故其所藏之器獨少於各家,不惟與葉氏之平安館、陳氏之簠齋、吳氏之愙齋所藏豐富者不能並提並論,即視李方赤之愛吾鼎齋收藏號稱最少者,亦且遜焉。惟各家藏器其雖多,其目皆僅標器名,或間及銘字多寡,悉不詳

出土地方與目則自父乙爵以下六器皆特注明
易州出土於李氏藏器之外更可援以考覈三
代之史地較之各家器僅目僅足以考古器流
傳之緒者蓋更有閎槩也

石鼓文滙 尹氏原刊本 潘汝玠撰

石鼓文滙不分卷清尹彭壽纂彭壽字慈經
山東諸城人是編為光緒丁亥中盛昱任國子祭酒
時彭壽以校修石經住成均見至鼓下逐字洗搨
盛刻石置韓文公祠壁尹則模刻于木以公同好
其後因放是作卷首目錄之後冠以清高宗御
製詩跋次模石鼓文原刻次為石鼓文音訓集
證次為石鼓文考略次為石鼓文題辭次為石
鼓文傳本目次為石鼓文校勘記故總以滙名其
編為其所摹石鼓文係據手自洗搨之本模入
其文既缺而為宋搨者其字無則援范氏天一閣
所藏北宋本補入而以雙鉤別之可據以考古本之
有以證今本之所存其音訓集證則博稽鄭樵
薛尚功章樵潘迪郭宗昌施宿朱彝尊錢大
昕王昶張燕昌吳東發嚴可均張德容吳大澂
諸家之說而證以許氏說文之籀文參以己見頗能
集眾長而衷一是其校勘據薛尚功鐘鼎款識
顧從義石鼓硯朱彝尊日下舊聞阮氏刻本

馮氏金石索徐謂渭仁隨軒金石文字逐字對勘
一一校訂多可正各家所摹之誤至所輯考略於
鼓之時代出土遷移可據以知其梗概所錄傳本
目於鼓之摹各家摹本著作亦可據以考所
稽考其於石鼓之研考訂正可謂詳且備矣惟
校勘記由於徐氏隨軒金石文字復鈎本誤以
徐所據張燕昌所刻之天一閣本為張抃未本
則偶疏於點檢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篆法偏旁正譌歌 十竹齋刊本 馮汝玠撰

篆法偏旁正譌歌一卷明李登撰胡正言補
篆登字士龍號如真自稱如真生江蘇上元
人官新野縣丞著有六書指南摭古遺文書
文音義便考雜字直音等書收入四庫全書
存目正言字曰從海陽人書首一序不著年月及
撰人姓名序後即次以譌譌仿史游急就篇之
例以七言為句諧之以韻於篆之偏旁彼此相
似易於相混而互譌者悉舉之如奉奏似同而
首不同暜普似同而足不同羔熊魚燕之足同
象馬鳥為之足異疏从太疋之疋而非足育从倒
子之古而非云皆一一辨正以明篆之本異非楷
之不分不得因其相似彼此互譌羅羅清疏澈能
者於篆偏旁貫澈一切雖據本存復古之由知
其僅據張氏復古編為藍本但於許氏說文
未曾窺見而較之所撰六書指南摭古遺文
書文音義便考雜字直音諸書殊有條理
便於誦習正未可因其所撰指南遺文便考

直音諸書爲四庫全書提要所斥遂並是編亦一例視之也是編之作無年月可考證以所撰六書指南作於萬歷壬子書文音義便考刻於萬歷丁亥其時蓋亦相距不遠至胡氏之於何時補篆則全其所撰千文六書統要別無可稽亦可存以俟考矣

韻字辨同　羊城試署原刻本　　馮汝玠撰

韻字辨同五卷清翁方綱鈔輯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湖北江南等省鄉試主考督廣東學政擢司業遷中允充順天省鄉試副考官督江西學政擢內閣學士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與千叟宴右遷鴻臚寺卿重宴鹿鳴賜三品銜重宴瓊林賜二品銜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記焦山鼎銘考瘞鶴銘考蘇米齋蘭亭考復初齋全集等書多已著錄是編乃因同邑彭元瑞所編有辨同三卷遂加以參校補正而成是作書首冠以凡例七則及字目末附謝啟昆識語中依五韻之平仄分爲五卷而音異義同之字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二遵佩文韻本而依經史文選諸家詩集釋史散說以資參證其辨同義之例有二一爲兩訓從此同義者如一東之朦一董之朦其音雖分平上兩聲其義則同訓朦朧之類是一爲兩訓雖從此若異其辭而其義相同者

如一先之辨訓四面屏蔽婦人車九青之辨訓輜
而輜為衣車窦与四面屏蔽同義之類其見其
韻從字一一檢出加以辨析雖本為押韻用字而設
而所辨悉以同義為限注重訓詁實以義為主故
字之音異而義同者頗可藉此以供參考雖皆
屬小學書蓋學者正不僅為押韻用字之資已也

說文字原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字原表附說一卷清蔣和字醉峯江蘇金
壇人充四庫全書館篆隸校對特賜舉人為
書國學石刻十三經拙老人蔣衡之子著有說
文字原集注漢碑隸體舉要學書雜論學畫
雜論等書多已著錄是編以說文五百四十部首
為諸字綱領乃因唐李騰字原之名師宋徐鍇
部敘之意創立為表以五百四十部首為總綱分
一至帶二百八十六部為一類人至卯一百九十二部為
一類二至嚚為三十四部為一類甲至癸十二部
為一類子至亥十六部為一類凡分天人地干
支五類以此五類為綱而以由此五類相生者分
別旁行直下著之於表旁行者則橫列於同
欄直下者則系於下欄其由此遞相生者則
逐欄分列旁行直下依此遞推例如上丨中小
諸部皆從丨承一而下則列於一欄而旁行示又承
上部而下屮又承中部而下則列示於上之下欄
列艸於中之下欄而直下支節相貫脈絡分明

其某為某之直系者，更與於表內界以直以界之。其某與某遙接者，更於表內圈以識之。使人開卷即能於其支節脈絡一目了然。更於表後附之以說，於五百四十部之銜接遞字加以箸釋，使人於表有所扞格者，可求之於說，以會其通。其於說文部居之支節脈絡，分别旁行直下一一尋繹而出，可謂極其辨析之能事。雖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僅為歸納其九千字之綱領，無關於六書之原理訓詁之精義，然其全部叙已著於前，無煩更為理董。而當乾隆末葉，說文之學甫經萌芽之際，蔣氏以校書中秘，得窺而閱於說文之著作，能研究討許書，别其部居，並以上下左右形義統不相蒙之一人二甲子五部並為綱，從而旁行直下，循其支節脈絡，創製此表，不惟徐氏部叙僅依許氏原書前後各七篇之舊分一與人為兩大類者，無牽强附會之病，而以、部系於血下，冂以冂部遙與冖接，其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與冂均不蒙上者，亦細密有加。正

未可因其所作僅限於許書部居，無關於文字之宏指，而於其尋繹之細，辨析之清，遂概置弗取也。

六書釋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六書釋義二卷，清李天根撰。天根字澄波，四川進流人。書分上下兩卷，前後無序跋，是編作於何時無可據。澄推卷內引有張太史、胡韞玉、馬叙倫諸家之說，可知其書之成於國體改建以後也。全書分總論、結論、分論三大節。首總論述六書名稱次第及諸家之論六書暨轉注通假，次分論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末以結論殿之。每節悉博引古今諸家之說，而處以己意。為

其於六書次第，則變更許氏原次，以會意於形聲之前。其於指事則分為獨體、合體；於象形則分純體、合體、變體；於會意則分純體、變體；於形聲則分純形聲、變形聲；於轉注則以屬於造字之法，通此則於假借不屬於用字之法，庶幾左宜右有，不致發生窒礙；於假借則以為當從本無其字着想，不知者以為近於引申，謂引申因文生義，在文後；假借則本應有此義而無其字，乃託於他字以為之，義在文先。其結論謂章句含頭易而就，故為艱難，改使明白淺近之工夫，學者疑若登天。所釋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各書，剖解未詳，未免多眾不清。所釋轉注以屬於用字，庶幾左宜右有，隱主戴段互訓之說，不知同意必相于建類一首，亦未識許氏說解之真諦。惟於假借從本無其字着眼，不以後人用字之假借混入六書造字之假借，尚能謬清假借本義。至其結論以勿含頭易為言，持論亦殊允當。核其全書，雖發揮未能透闢，論斷未盡精覈，而斟酌諸家之

說，不妄逞私臆，務為堅僻，不惟遠勝廖平之六書舊義，即饒炯之六書例條亦未足與是編相校。至其羅列眾說，徵引詳備，於古今諸家所論六書之同異，可據以知其概略，尤于學者有所裨益也。

文字通釋畧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文字通釋畧四卷，清鍾祖綬撰。祖綬字寄桄，湖南長沙人。書首有光緒三十四年瀏陽劉人鏡序，及光緒三十三年鍾氏自序暨凡例十四則。卷中專取說文九千字中目前常用之字，而一字有數義數音者，釋以通其聲音訓詁。其一字只有一義，及不常用之字，則概屏而弗釋。其所徵引於說文，則惟取大小徐兩本；於各家說文之注釋疏訓釋，則惟取金壇段氏、曲阜桂氏、安邱王氏、黟縣朱氏四家之說。於字音，則唯取段氏古韵十七部，而不取其合韵之說。每字之下，列許說于前，列各家之說善而于後，擇其善而從之，間或伸以己意。皆先釋本義，而後釋假借引申之義，並著變隸之體於後。於字之本義、假借、引申之義、及其變體，無不會而通之，頗與呂世宜文字通釋相似。呂之通釋，凡字有重文或體、經典異字、篆隸有變、假借通用、俗用俗省者，悉釋之。此則所釋僅以字有數義數音者為限，其體例雖有不同，其於發蒙同一轍。惟以字行之盲目老人，能融會大小徐兩本之異同，段桂王朱四家之得失，擇善而從，折衷一是，憑其記憶之力，口述以為是編，其成書之難，則非呂氏所可同日語矣。

石經考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經考辨二卷，清馮世瀛撰。世瀛字壺川，別號雪樵，又自稱味無味齋主人，四川人。著有雪樵經解、耕餘瑣錄。該書是編卷首著述撰輯原緣起，末附以同治六年十一月自序。識於歷代所刻石經，分漢魏晉北魏唐後蜀北宋之國子監南宋之臨安太學及金元明豐坊之偽石經、清太學之十三經，凡十一類，臚列各家論說之異同於前，附其考辨於後。並於漢魏石經之後別列各家考辨殘碑數目，石經遺文，於唐石經後別列遺文，蜀石經後別列字數，於豐坊偽石經後別列歷朝刻數，以北魏以前屬上卷，以唐以下屬下卷。僅署雪樵輯，不著撰人姓名，按雪樵經解之秋樹根齋主人序，乃知是編為馮氏所著，乃其前撰雪樵經解、耕餘瑣錄，該書外之一種也。按考歷代石經之作，前於是編者有顧亭林石經考、杭大宗石經考、吳桂未谷歷代石經考略，後於是編者有近人張國淦石經考，以各家撰著與是編比較，是編

考辨較顧考為詳，條理較杭考為晰。其於歷代各家之蒐刻及唐明皇以後各種各地所刻之考經，皆所未及，則徵引略於桂考、於各家考證逐代逐條加以考辨，其所有識，則論斷同於張考。其一家字屬漢主朱彝尊推演衍張演之說，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止用隸，其說頗樸不破。不誤以三字為熹平之刻，一字為正始之刻，亦與諸家同出一轍。置之各家撰著之中，其所考辨，殊可與各家所考互相參校，而張之洞書目答問、林鈞金石書志、容媛金石書錄目，均遺而未錄，是則不可不特為表而出之也。

劉氏長安獲古編　　湫漻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劉氏長安獲古編一卷，清劉喜海藏器，胡琨編目。湫琨，浙江仁和人。胡氏為劉氏之作者，海亦撰古志，貽陸復古錄、貞珉闡古錄、佛幢證古錄、題名集古錄，皆書此亦其所編之一也。書首為胡氏序，次列劉氏已刻三卷之器目，又次列劉氏長安所獲古器之目。其已刻之目計卷一為三代彝器四十三器，卷二為秦漢器，迄於金石元官印四十六器，卷三則為秋真碑與陰石刻一種。其未刻之目計屬於三代者鐘五，彝二十四，彝十，鬲六，甗一，簠一，簋六，豆一，盤二，匜二，敦六，壺四，卣六，尊二，斝一，角二，鮮觶六，觚五，爵二十二，銚一，凡一百一十三器。屬於秦漢以下者治版四，彝九，尊二，鍾二，盛一，鐏于一，盆一，洗二，鋗二，鍪一，燭槃一，鐙三，銅錠一，銅鈁二，連二，博山鑪二，鏡六十，造像一，小忽雷一，符六，凡百有四器，都二百一十七器。於器之形式尺寸銘之多寡陰陽及款識之在器之某處，悉逐器一一詳注於胡序所述，乃劉氏屬其編次者。已刻者為劉氏

所刻圖錄之目，未刻者為目都劉氏所藏之目。其未及寫目之所，比于胡官印之屬，不與焉。核其未刻者較已刻之圖錄多幾三倍。按以鮑子年補刊劉鐵雲印行之長安獲古編，只有兩卷，較此已刻三卷之目則少一卷。其編中所刻三代鐘彝鼎卣敦簠鬲甗壺盉匜斝觚爵觶等十五種四十四器，秦漢治版彝鐙鍪鋗熨鐎鈎鉦器之十三種三十八器，及所附封泥金元印斗檢三種四十器，亦與此已刻之目不符，彼此不符，乃知鮑氏補刊之兩卷非劉氏原刻之三卷，而其所刻之三卷亦僅就已刻者圖錄本而言，其未刻者乃為劉氏屬編之目。雖胡氏於劉氏所藏，比于胡官印之屬，有所未見，不在編次之列，而考劉氏獲於長安之古器，要推是編為詳。看最者根據推序中與無數之下所舉之數，核與所列之器彼此不符，頗有誤會，而小忽雷一器，序中無後遺漏，考其器無當以編中所列各器為斷也。

兩罍軒尺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兩罍軒尺牘十二卷、清吳雲撰、雲字平齋、又字愉庭、號退樓、浙江歸安人、署江蘇蘇州府知府、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二百蘭亭齋考藏金石記、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古鏡錄、焦山志、法書、是編首有光緒三年潘祖蔭序、末有光緒八年朱培仁跋、前十一卷為其歷年所寄之書、名家之書、末卷則為庚辛丁年中所寄與名家者、凡三百三十餘通、其中寄葉东卿、何子貞、俞曲園、李竹朋、鮑子年、潘鄭盦、陳壽卿、吳愙齋、王蓮生諸人、多論金石之書、多至一百四十餘通、殆至全書之半、其中論述啓淇鼎原字外增有偽刻、並與鮑子年觀古閣叢稿、陳壽卿東武劉氏款識相印證、其論兩罍軒彝器圖釋於所藏一二字之器多未采入、並證所刊圖釋尚未盡其所藏、其所論襄卣中从人从二之字、謂讓之盦釋作人字、朋是仁字、仁人古籍每每通用、指不勝數、因文義未能貫串、遂舍卻毫無疑義之字、另作一字以貫其說、從來說經字每有此病、似於闕文闕義之訓未安、尤切中各家考釋古金文字穿鑿附會之病、與照國手札、簠齋尺牘、華記、愙齋尺牘、殊無軒輊、亦考金石之學者在所必資也、其於江浙各家藏古器多所論列、則尤於南方古器流傳之緒可資稽考、而所論偽器一節、謂近日作偽者全出金壽滬上、已專有一種人廣收無字古器舊器、合數人之力閉戶專精偽造、成文比之宣和仿古實能遠勝、蓋器本舊、文又工緻、且目前已不易識、數十百年後恐巨眼者亦不能辨、其論偽字之足以亂真、極為透闢、則更為鑒別古器者所宜奉為南針者也。

金石屑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屑四冊附續編清鮑昌熙撰昌熙浙江嘉興
人搨其元文宗永懷刻字題跋中有先緣欽公
之語殆滌欽之裔由歙而遷居嘉禾者也書不
分卷惟以冊別冊各有目末有光緒三年鮑氏自
跋第一冊為金類廿三事第二冊為石類十一事
第三四兩冊為石刻雜類廿八事四冊之後附三
事於冊尾為附編都七十五事前兩冊各從其類
為先後後兩冊合則合次其先後之序冊中所
搨拓本為張井未清儀閣舊藏居多每一拓後
悉錄各家所題詩跋原跋間附以鮑氏自題所
收多零金碎玉斷碣殘甎及附刻各家詩跋原
蹟與張燕昌之金石契相彷彿雖無三代彝
重器不足與各家彝器圖釋相提並論善長篇
考證文字不足與各家金石跋尾並駕齊驅而
考漢嘉禾九穗題字並北都鄉三字楊量買地
券永保之保不作寶正可正方氏枕經堂題跋汪
氏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之誤考漢尹君闕尹
君不作尹公可正孫氏寰宇訪碑錄翁氏兩漢金
石記之誤考隋郭雲銘故人不作故今可正王氏金
石萃編之誤考元韓公井闌無陳達記等字可
正孫氏寰宇訪碑錄之誤而補阮氏兩浙金石志之
遺其足以訂正各家誤處甚多至所錄各家題跋
於漢繞俘妾婧玉印由嚴東樓而華山錫氏樓
李項氏李竹懶文後山龔定盦何子貞潘德輿
於賈似道玉枕蘭亭由福州而金壇武林搜以考
流轉傳之緒亦殊有補於是編則較之牛氏金石
圖馮氏金石索張氏金石契諸書皆有過而無不
及也

簠齋藏鏡　嫏隱廬影印本　馮汝玠撰

簠齋藏鏡二卷，清陳介祺藏。是編分上下兩卷，首列鏡目，目後附以高郵宣哲識語。上卷凡鏡四十有九，下卷凡鏡五十有九，都一百有八鏡，乃丹徒劉氏抱殘守缺齋所藏搨本，劉君建琳以之付印，而宣氏爲之排比類次者也。簠齋藏器以彝器爲最著，以古器爲最多，古鏡一類乃因其廣收三代兩漢之器，連類而及，殊非其精神之所專屬。故其中無出類拔萃之品，而其自寫藏器冊目及寄潘、兩帆、王文敏諸人各種古器搨本亦均未及。惟其跋吳愙齋書中有云：藏鏡不皆精，共搨得一百七十餘，自名二百鏡齋，以所好不篤，未能補足。是其所藏之鏡本不甚精，且本不滿二百，其以二百鏡名其齋，亦不過約舉其數而言。是編所收則並百七十之數而不足，是於其藏鏡搨而寄贈之本亦尚未備也。但陳氏藏鏡於今可見一斑，雖其器不甚精，搨未盡甬，較之近時羅氏古鏡圖錄多至百五十七器，遜其豐富，而視之錢氏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僅有二十五器，吳氏遯盦古鏡存僅有二十二器，則多且數倍。是亦古器圖錄之中考秦漢六朝以來之古鏡者所宜備以參考者也。

丁氏藏器目 湖滂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丁氏藏器目一卷，清丁麟年藏，陳邦福謄輯。麟年字紱宸，山東日照人，光緒壬辰進士，官陝西同州府知府，著有移林館彝器圖錄，未刊行。邦福字墨逸，江蘇丹徒人。是編首列器目，目後附丁氏自記及其致墨逸書一通，卷末有邦福跋。所藏彝器，按目所載，計鐘二、鼎十五、敦四、簠一、簋三、壺二、盤二、匜一、甗一、卣二、罍一、彝四、尊七、觶二、觚二、爵九、旁一、戈一，凡六十器。按丁氏自記，其所藏本有三代器七十二、漢器十三，此則經庚子辛亥兩次散失之後，就所記憶錄之以寄墨逸者。據陳跋所述，其中更有陳氏為之理董，脫漏補入數器，核之丁氏原藏三代彝器七十二之數，尚闕十二，而所藏漢之十三器猶未錄入。是雖出於丁氏手自憶錄，而實非丁氏藏器之全目也。按丁氏為山左收藏諸家之一，其移林館中所庋藏之彝器，與王氏選青閣所藏殊堪伯仲，雖不及簠齋收藏之富，而較之石泉書屋李氏、愛吾鼎齋李氏則視兩家為多。其器目雖由丁氏追錄於散失之後，非其移林館所藏之全目，而據以考移林館所藏之器者，山左各家藏器之目，補靈鶼閣叢書諸家藏器目之闕，殊於研之金石學頗有關，庶與江氏所刊各家藏器目並存，以資參稽也。

程氏說文廣義　原刊本　馮汝玠撰

程氏說文廣義十二卷，清程德洽撰。德洽字學瀾，江蘇長洲人。書首冠康熙中汪份、馮勗兩序，及其自序並凡例九則。其書名與王船山之說文廣義同，其體例則彼此迥異。王氏之作，專於說文之字義有所發揮，而於說文之篆體則置而弗論。是編援其凡例曰：原刻一字僅列一二體，見者每苦未備，因旁稽博採而為是書。又曰：原書止載小篆，不及古文籀文，今亦就小篆增廣，而餘體則概缺，如思博而無當，反失之繁雜。又曰：至於本文原注，則但勤加校讎，終不敢妄有增損。是但增廣篆體，而於原注之說解字義，則悉仍其舊，不置一詞，以與王氏之廣義適相反也。核其卷第，以始東終甲為次，是宗李燾說文五音韻譜之次，非許氏說文始一終亥之次。其所增廣，亦惟於原有篆外益以小篆，是只就李氏韻譜廣其體，非就許氏原書廣其義，乃誤以明陳大科所刊李燾五音韻譜，刪去李氏原序，署名說文解字之本，認為許氏原書者，題曰廣義，已名實不副。覈以說文，又訛誤相仍。而援秦石刻及宣和印史所增之小篆，僅錄其體，悉不詳其出處，亦殊不足以證古信今。惟所据之體，限於小篆，於古今一切音讀之體，悉從刪削，則較之金石韻府、續金石韻府諸古體繁雜者差勝一籌耳。

說文部首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部首表一卷，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山東安邱人。道光中舉人，官山西寧鄉縣知縣。著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說文韻譜校、說文繫傳校錄、說文新附考、校正文字蒙求、毛詩重言、毛詩雙聲疊韻譜、夏小正正義、弟子職、蛾術編、正字略、禮記讀、儀禮鄭注句讀刊誤、四書說略等書。王氏是編乃校正蔣和說文字原表之作，而易其字原之名為部首。其於說文五百四十部部首，僅分為一與人兩大系，雖將蔣氏原表所分天地人干支五類合併為二，名為校正蔣氏之表，實仍以徐楚金說文解字部敘上下篇之類為類，曾不若蔣氏所分天地人干支五類支分派別之明晰。至其改定蔣氏表式為譜錄之式，以當行直下者為子孫，曾元跳行相系者為無子而有猶子，平綫相系者為兄弟，曲綫相系者為朋友。自以為改蔣氏直貫橫行之界畫為譜牒世系之法，使人易於尋求，而較之蔣氏原表直貫橫行一目了然者，實遜其明晰。惟易字原之名為部首，一改唐賈耽為李騰原題之舊，則名實相副。不惟較蔣氏原題為允當，即較之賈氏所題尤為確切，實足以證歷來沿襲之誤，此則其改正遠勝於前人者也。

說文提要校訂　金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說文提要校訂二卷，清金鉞撰。鉞字劫御，直隸天津人。著有六書約言、說文提要增附及是編。是編乃校訂三山陳建侯說文提要之作。編首冠以金氏自序，詳述其校訂之緣起。編中於改定陳氏原本處，則加△識於原文之旁；於增補陳氏原本處，則加△識於原本文之上，以別於陳氏原作。而於陳氏原卷，則以說文首七篇背部以上為上卷，以說文後七篇人部以下為下卷，分陳氏之一卷為兩卷焉。陳氏原作以許氏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為說文一書全部之綱領，因即說文部首約其音義，述為提要，以為識字通訓入手之門徑，挈領提綱，便於學僮檢討。在諸家說文部首諸作之中，最為適用，惟僅為便於學僮起見，於許書說解原文間有改易字句之處，俾學僮易於知解。然所改許氏原書，對勘亦易使學僮誤其改易之字句為許書說解原文，千慮一失，未免為識者所病。是編有鑒於此，於陳氏改易處，一一改從許書原文。於某為某古字、某為某本字、某與某同、某即某字，其陳氏原作未詳者，亦一一增補。並仿王氏說文句讀之例，於每字下所引許氏說解，逐句加點，以免學僮之誤讀誤解。凡所改定增補，皆視提要為勝，而加圈句讀，尤便於學僮。較之陳氏原作，可謂後來居上矣。

說文新附通正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說文新附通正四卷，鄒灝祥撰。灝祥，廣東電白人。是編於說文全書之中，專考新附諸字一類。以乾嘉之後小學專家惠棟、錢大昕、錢大昭、段玉裁、鈕樹玉、徐灝、朱駿聲、毛際盛、鄭珍、鄭知同、承培元、王玉樹、李楨、李賡芸諸人，皆於說文新附字多所考釋，或為專著，或見於所著關於說文諸書之中，而綜而核之，或此優於彼，或彼勝於此，或彼此均有未安，乃即鈕氏說文新附考、錢氏說文新補新附考證、毛氏說文新附通誼、鄭氏說文新附考，參以惠氏讀說文記、錢氏說文答問、段氏說文解字注、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徐氏說文解字注箋、王氏說文拈字、承氏廣說文答問疏證、李氏說文逸字辨證、李氏炳燭編，於說文新附諸字，某古作某，某當作某，某通作某，某為某別體、別字，某為某俗體、俗字，某為後起之字，某為原逸之字，皆一一參考衆說，斷以己意，理董以成編。是編衆說之長，甚具於此。其考釋說文新附諸家，不守一家，不啻集各家之長，而其於各家之說有未安者，存以待考，不強為穿鑿附會，尤為矜慎。方之前哲，其所考釋，殆不在錢、鈕、毛、鄭諸人撰著之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萃編未刻稿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萃編未刻稿三卷，清王昶輯。原稿未標書名，未分卷第，無序跋目錄，亦不著撰輯人姓名，惟錄元代碑刻之文九十通，並於碑題之下注其高廣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及其所在之地而已。是編所分三卷，及卷首目錄，乃羅氏振玉影刊時為之分列釐定，補編者也。按編內補目後羅氏附記所述，謂是編初不知誰氏所著，三審諦乃知為蘭泉少寇未刊之稿，有三證焉：其一謂體例與金石萃編合，每碑題之下注石之高廣、行數、字數、書體及石所在，碑文之後附以諸家跋尾。其二謂至順二年加封啟聖王等敕旨後附錢竹汀先生跋尾，其後有朱書文藻按語，與跋尾書跡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萃編成於朱文藻、錢侗兩先生，此為其末數卷。其三謂編中所載雲南石刻九通，遠在邊徼，他人莫致，蘭泉先生在滇三年，軺車所至，采訪得之。按其所舉三證，並證之以王氏金石萃編考

訂，殊為確鑿，定為萃編未刻之稿，信無疑義。茲即依其考訂之名著之。惟考羅氏附記謂碑凡八十通，今按卷首所列目錄計之，所錄碑文及碑之陰側下截，實為九十通，去其陰碑之陰側與下截計之，乃合羅氏所謂八十通之數。羅記所謂八十通者，蓋除碑之陰側與下截，專就正碑之數計之也。

山左碑目　譯聖樓叢書本　　馮汝玠撰

山左碑目四卷，清段松苓輯。松苓字赤亭，山東益都人，著有益都金石志，已著錄。是編首冠以光緒三十四年李祖年刊刻時序及嘉慶元年段氏自序。卷中碑目按山左所屬十二府州，以府州爲綱，分縣臚列，每縣各分已見、待訪爲兩類，其有補遺者則各依其縣附於其後。爲是編之作，據段氏自序所述，乃因阮文達督學山左時，纂山左金石時，札致守土所徵之拓氈墨及其與黃小松搜輯長清、肥城、泰山、武宅山諸刻之拓本，悉在其篋中，而文達調任兩浙，其分編輯碑版之武億、朱文藻兩先生所輯亦能告竣，久藏於篋，懼其散佚，乃即當日時守土所致之氈墨與其偕黃小松所搜輯之拓本，先成是目。其已經武、朱兩先生著錄者，則於目下備抄其碑狀、字樣及撰書姓名、年代久遠近；其未經武、朱兩先生著錄者，則但登其目，統歸於已見類內；其有碑而未及搨洵碑之存亡

疑似者，則另入於待訪，以別之。所核其所列碑目，獨於見存目內於武、朱兩先生已著錄於山左金石志內者，則詳注之；於武、朱兩先生未著錄於山左金石志內者，則特著之。雖因武、朱兩先生已未著錄而區分，實與阮氏山左金石志因所輯石刻相爲表裏。考山左石刻者，阮氏山左金石志外，殊不可不參閱是編也。

別本吳愙齋尺牘　萃園書館金石叢編本　馮汝玠撰

別本吳愙齋尺牘七冊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
又號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
修官至湖南巡撫著有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古玉圖考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集古錄均
已著錄是編前列吳氏手書尺牘五十八通末
附近人謝國楨影印時跋及吳陳兩家尺牘編
年表與曩時影印一冊本不同一冊者乃其致福
山王文敏公懿榮之書札此則致濰縣陳壽卿
太史之書札也所書書札自同治癸酉十二月起至
光緒癸未十二月止皆其十年中致陳氏一人之
札其附於各札者並書石門遊記釿說鉨說齋
釜考陳太公釜考龍節歌讀古匋文記校正
石門銘辨正焦山鼎銘諸作雖與所致王文敏
公手札同為商榷金石之作而書篆隸文盡長
篇與彼書僅於楷文為短札者迥異其中商
榷金石文字之處於彝器鉨印匋文粹言精
義多有獨到之語非致王文敏公各札僅可窺

其一鱗片甲者可比至所附諸作惟釿說鉨說已
刊於字說之內其餘石門遊記齋釜考陳太公釜
考龍節歌讀古匋文記校正石門銘辨正焦山
鼎銘皆別無寫本尤賴此以傳其謂焦山銘
鼎銘其字不成其字缺筆斷為贗刻皆前人
所未發其識尤更為卓絕吳氏金石之學為乾
嘉以後一二書數之家所傳著作雖久經刊布
而各書所專尚未足以窺其全豹是編各札所論
則其十年中經驗研討之所得其一生金石
之學胥可於此覘之校其所傳諸書尤為研
究金石學之所必要請其著作者諸書之外不可不
更是讀是編也

商壺堂金石叢話　東方雜誌本　馮汝玠撰

商壺堂金石叢話一卷，王維樸撰。維樸字齊民，山東諸城人。著有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壺盦研古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所記金石，不限於一類，與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撰天壤閣雜記相彷彿，皆為筆記之類。所不同者，雜記多記其由京入蜀、由蜀返京往來途中所見所獲之金石，此則專記其乃祖乃父兩代繼續所藏之金石也。按諸城王氏所藏金石，見於著錄者，有王文敏公子編選青閣藏器目，刊於江氏靈鶼閣叢書內，惟所錄僅限於所藏三代彝器一門，餘則悉未之及。是編所記，則於所藏彝器外，于泉幣、鉨板、古印、古玉、地券、石刻、幻[illegible]、瓦、泥封、甲骨及金石搨本、舊搨碑帖、印譜諸類，凡為其一家所藏者，無不具錄。綜其所記，視天壤閣雜記所記殊為詳備。其所記泉幣中之秦第一、第二、第二十八諸新莽十布、十國銅鐵大泉九品，因為徐問渠、瞿木夫、吳鏡軒、劉燕庭、鍾耘泉諸家所藏，特記其淵源。碑帖中之石鼓、三闕、乙瑛、禮器、孔宙、張遷、史晨諸碑刻，因為陸包山、楊水心、彭允初、金壽門、宋芝山、翁正三、楊雪石諸人舊藏，特記其某為宋搨、某為元明搨、某為清初康乾間搨、某本多某字、某字有某印記、簽題跋語，尤較諸類為詳。惟所記彝器不及選青閣藏器目所載之多，所記石刻不及其所撰金石叢書提要之析。欲考其一家數代所藏之金石者，是編而外，尚須與藏器目、提要諸書而合觀之也。

夢郼草堂吉金圖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編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及續編前有共和丁巳戊午兩序羅氏兩序之後各卷首冠以目上卷圖鐘鼎及三代雜器五十有四中卷圖古兵及秦器四十有三下卷圖漢魏蜀及六朝至明諸器五十有四續編圖秦以前器三十有六漢以後器二十有六兩編所圖都為二百一十三器之悉圖其形制於前而附其款識於後為所圖名器皆其一家所藏有見於王復齋鐘鼎款識積古齋鐘鼎款識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金石索攈古錄兩罍軒彝器圖釋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奇觚室吉金文述匋齋吉金圖諸書著錄者有為嘉興張氏清儀閣東武劉氏清愛堂丹徒劉氏食舊堂吳興陸氏皕宋樓吳興沈氏鮮硯盧武進費氏趙齋宗室盛伯羲意園諸家舊藏者其未見諸書著錄未為諸家舊藏者則河洛幽燕一帶近時所出之器

居多或流傳有緒為天水以來之舊藏或晚近始出為咸同諸家所未見其著錄已見者可與諸書互證其著錄未見者亦可補諸書所無雖僅有圖象文字未加考釋而於商之句兵秦之甲兵虎符其制其文皆為前此所未見第據其圖象文字亦頗可因之以考表先秦諸器之遺制也

京畿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京畿冢墓遺文三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惟有目錄。卷分上中下爲三。上卷自秘霍君神道，起至唐□文政墓誌止，錄文三十通。中卷自唐高應墓誌，起至唐諸葛氏墓誌止，錄文三十八通。下卷自唐杜夫人墓誌，起至金□公佑墓誌止，錄文四十通，總錄文一百有八通。每文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之後，惟錄原文，不加考釋，亦不附舊有跋尾。與其所輯山左山右鄴下廣陵諸冢墓遺文同一體例，亦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而專以錄存其原文爲主者也。所錄諸文，其未經諸家著錄者頗積，此可永其傳。其曾經諸家著錄者，如魏之刁遵墓誌，王氏金石萃編曾錄其文，而所錄僅至銘後一行而止，其連屬刻於碑陰之文均刪而未錄，其所錄未全之文，可據此以補其所遺。又如隋之陽瑾墓誌，魏氏曾錄入續語堂碑錄，而所錄文中未缺之字，較是編所錄爲多，亦可援彼以補此所闕。彼此相證，亦可互爲校補。綜其所錄諸文言之，不論已錄未錄，其於考訂，蓋皆有可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陵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廣陵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氏自序。編中錄唐與楊吳及宋元諸墓誌遺文三十通，另附唐宋兩代墓誌遺文三通，都為三十三通。每文於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及所在地之後，惟錄原文，不加考釋，亦不附舊有跋尾。專以存其原文為主，與其所輯京畿、山左、山右、鄴下諸冢墓遺文同例。乃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前三十通悉為江北之揚州所出，其卷後另附之三通，亦出於江北之金陵，因同為江北所出，而又僅三石，不能成卷，遂即附於所輯廣陵冢遺文之後。其標題但曰廣陵者，則從其主要言之也。據其自序所述，原石大都為張榕園、端匋齋前後所藏，其見於匋齋藏石記之唐裴公夫人韋氏與崔克讓暨彭夫人三誌，與其所藏墨本中之唐陸氏夫人一誌，雖出廣陵，均未入錄，則以驗其文字確為偽作，因並刪除焉。核其錄入篇編內之文，其中田侁墓誌、田侁合祔墓誌，魏稼孫曾錄入績語堂碑錄，江都梅植之並有詳考，載於嵇庵文集；其他為匋齋舊所藏者，亦曾錄入匋齋藏石記，均可與是編所錄互證也。

山左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左冢墓遺文一卷附補遺，羅振玉輯。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惟有目錄，目後錄文，自劉宋劉懷民墓誌起，至元王懿先墓誌止，凡四十八通。所附補遺另有目，目後錄就文，自魏高湛墓誌起，至金鄭公墓記止，凡九通。合其前後所錄，皆山左之冢所出之冢墓遺文，都五十有七通。每文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書之於後，惟錄原文，原文以外亦均不加考釋，不附跋尾，其體例與其所輯京畿山右廣陵鄴下諸冢墓遺文悉同，亦專以錄存其文為主者。此種專主錄文之作，就其編輯而論，惟據原文迻寫，即可成書，視諸家之金石考釋諸作，援經證史，各有擅長者，殊不足與之相提並論，而就其功用言之，以其文與史互勘，或據史以考文，或據文以正史，其有俾於史學之處，亦非淺鮮。即如卷中所錄劉懷民墓誌，懷民事蹟雖不見於史傳，而南齊書其子善明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內所稱懷民宋世為齊青海二郡太守，其職官正與誌合，據其文可以證史之未誤，即其明證。考古之家所以於此種錄文之作，與諸家之考釋諸作並列，為研考金石需要之書，無所軒輕也。

鄴下冢墓遺文 雪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鄴下冢墓遺文一卷、二編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上虞人。是編所錄皆安陽一邑所出之冢墓遺文，亦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之一種。前編輯於宣統丙辰，即共和之五年，凡錄遺文四十七通；二編輯於癸亥之秋，即共和之十二年，凡錄遺文四十二通，合前後兩編所輯都為一百一十三通。其例與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悉同，其文則較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為多。以編輯最近，搜訪最博之。范氏安陽金石目證之，所輯之文頗有出於范氏所列之目之外者，其於安陽所出墟墓之古刻蓋已略備於是矣。卷中所錄之文可資考證者甚多，其中韓恬墓誌、夫人史氏墓誌、韓翼、胄墓誌、韓涖、僧墓誌、時氏墓誌、時氏改葬墓誌、劉氏墓誌、韓嵓墓誌，其石皆出韓魏公塋域亭中，其文皆為韓魏公一家志墓之文，據以考魏公後裔之事，軼事凡史傳之所未載、譜牒之所未詳者，胥可於是編徵之，甚足資考證。視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尤為重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恒農冢墓遺文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恒農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别號永豐鄉人又號仇亭老民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七年乙卯羅氏自序並目錄附記編中鈎摹中州所出冢墓磚原文三十一種與其所輯京畿冢墓遺文山左冢墓遺文廣陵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等書名同實異諸書所輯志多石刻此則專屬於磚而不及石諸書所輯輯不限於漢此則專屬於漢而不及漢以後之刻

諸書所輯僅錄寫其文此則摹搨原文大小一如原式所輯三十一種之文已見於匋齋藏石記磚記者二十二種其八種則向未見於著錄者也據其文內所見郡國名與後漢書郡國志互校潁川之武陽作舞陽陳留之尉氏作尉丞江夏之蘄春作靳春趙國之邯鄲作邯鄲河間之莫作鄚六安之居巢作巢或用假字或從異體或用省文多與志異頗可以資參攷又據其文與匋齋藏石記所載者互校其六安舒免薪鉗磚元和四年脱元字京兆長安左章磚章和元年脱章字左馮翊重泉免薪鄭□磚正月誤作二月重泉誤作□宗邯鄲髡鉗磚永元二年脱二月字陳國長平完城旦鐐廾磚完城旦下脱係廾二字陳留尉氏完城旦魯伯磚魯伯誤作省谷左馮翊萬年髡鉗平通磚育陽髡鉗張少磚並誤析為二亦可據此一一勘正惜所輯各墓磚文僅從其所藏搨本百餘段內選摹原文於匋齋所藏者磚未能

盡選其文一一鈎摹入錄也

錢式圖 春草堂叢書本 徧汝玠撰

錢式圖四卷，清謝堃撰。堃字佩禾，江蘇甘泉人。著有金石箋碑、花木小志、紅梅記傳奇等書。是編首有道光二十二年自序。卷一圖夏商周秦並列國諸錢，卷二圖兩漢晉唐並新莽、武后、三國、南北朝、五代及諸僭竊錢，卷三圖兩宋元明並遼金夏及劉豫、徐壽輝諸僭竊錢，附以明末三王、閩獻外夷等錢，卷四圖歷代異製及厭勝撒帳馬錢等錢。綜其所圖觀之，從首及尾皆平時所習見，無一罕覯難得而資攷證之品。其於新莽六泉真品皆未寓目，竟以贋品中泉入錄，足徵所見之不廣。其於明月圓錢竟主秦時明月之說，尤徵所從之無識。至以向稱之磬幣因無文字定為商幣，更為武斷。乾嘉而後，金石之學盛，列泉幣一門亦因之研考彌精，是編之作，正丁其時，而其所見所考如此，雖不至如泉幣統宗之蕪雜、便覽寶泉誌之鄙陋貽笑方家，而列之於吉金所見錄、古今泉略、

錢畧、錢志新編、泉幣圖説、吳齋所藏泉錄諸書之中，亦奚足相廁，實與其所撰金石箋碑同為一無所長之作。容氏金石書錄目屏之於附錄之中，不與各家泉幣諸書並列，其於是編可謂權衡至當也。

洛陽石刻錄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洛陽石刻錄一卷，清常茂徠撰。茂徠字秋崖，河陽祥符人，其人事蹟無可考。編中惟錄碑目，各目碑題之下，惟注年月、書體，其所在之地則或注或不注。卷末有上虞羅振玉跋，據其所述，常氏收藏石墨搨本甚富，曩官京師時，廠估就其家捆後人捆載至京師，均歸予家。墨本上多式虛谷先生識印，常氏之生君後於式治，重習其學者，此稿夾石墨中。洛墨陽以後尚有他縣，然多缺佚，其著名曰續中州金石考，則河南府屬以外尚有他府，可知想已亡佚。茲姑就完全可寫定者，錄為洛陽石刻系〻中或誤闌入他省石刻，則刪去之，其訛誤可知者改正之，俾不沒秋崖編輯之勞，並存其姓字，俾後來言金石者有所考焉。是其書本為續中州金石考所輯碑目，亦不限於洛陽一隅，此則羅因其所存止此，為之刪正付刊，著以今名者也。核其編中所輯石刻，即就洛陽一邑而論，遺漏殊多。其所錄龍門山造像，較之近今諸家所錄，尤十不及一。考洛陽金石刻者，殊無需乎此錄而存之，亦不過使為金石學者知考中州金石者，有是書並有是人而已。

癖談　武訓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癖談六卷，清蔡雲撰。雲字鐵耕，江蘇元和人。乾隆甲子優貢，為錢竹汀先生及門。是編原刻本卷末有道光丁未陸巽治序，此則陸序之後多錢塘諸可寶一跋，乃章氏刊措書時所增入者也。卷一論泉布錢之名義及其銖兩之輕重。卷二論金幣並考證幣之地名。卷三論齊莒及新莽諸刀並莽之十布。卷四論周秦圜錢。卷五論漢錢。卷六論三國至隋諸錢。其唐以後之錢悉置弗論。魏錫曾績語堂題跋稱其論幣極精，一洗太昊神農留說。葉德輝古錢雜詠於其持論亦多推許。考其全書綜唐以前各代泉幣，括而論之，不落諸家譜錄圖志之窠臼。其說亦博引旁徵，堪稱賅洽。惟於列國泉幣文字未能詳譯，泉幣本文之義，旁通六書省變之旨。如幣中當金當爰之文，乃以爰當泉，非爰即泉字，乃誤合爰泉為一，以爰為泉字。又如幣中晉昜幣，其昜字即安陽、宅陽等幣昜字之省變，證以諸幣即可辨明，乃不識其省變，誤認為蘇吾、其穿鑿武斷，仍不免蹈前人之弊。諸氏知泉幣中之文字，有从省形而古讀為一字者，有从異形而實與許書相合者，有从省形而誤釋非本字者，有从異形而可補許書之闕者，因就蔡氏原說於跋中引申其說，條舉若干事，頗足以正其失而補其遺。讀蔡氏之是編者，諸氏後跋宜與原說並讀焉。

退庵錢譜　海陵叢刻本　馮汝玠撰

退庵錢譜八卷，清夏荃撰。荃字退庵，江蘇泰州人。著有海陵文徵、海陵詩徵、退庵筆記、梓里舊聞諸書。是編前有寶應劉寶楠、同里湯治貽及道光己亥長洲沈兆楨、道光庚子江都楊亮諸序，末有共和八年韓國鈞付刊時跋。卷首列歷代錢譜考、歷代年號重襲攷及各卷目錄。卷中所錄，斷自秦漢。卷一為秦漢新莽諸錢，卷二為蜀漢吳宋梁陳元魏北齊周隋諸錢，卷三為唐及中葉偽號與後晉後漢後周前蜀後蜀楚閩諸錢，卷四為北宋諸錢，卷五為南宋及兩宋鐵錢與西夏偽齊諸錢，卷六為遼金元及元末偽號諸錢，卷七為明及明末季三王明末偽號諸錢，卷八為外國厭勝奇品及不知年代諸錢。皆限於所藏，其非所藏者，悉不與焉。卷中各錢不圖錢式，惟錄錢文，每一錢文之下，志詳其形式，並援輯群書，考其得失。所見雖志屬尋常，無新奇特異之品，可據見聞所考，則志有依據，無穿鑿附會之說，頗為詳覈。置之諸家泉幣著錄書中，與陳萊孝、吳文炳諸人之作，可相伯仲。惟以所藏古幣止有一種，而無其他之刀幣，即斷自秦漢，而置古刀幣弗錄，未免舍本逐末。又全書止錄泉文錢文，不摹原式，其體例與其譜錄不合，命名曰譜，亦嫌名實不相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制錢通考　泉珍仿宋印書本　馮汝玠撰

制錢通考三卷，清唐與崑撰。與崑字西源，浙江山陰人，著有泉幣彙考，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咸豐壬子仲秋唐氏自序並凡例八則。卷一為正用品上，所考為天命、順治、康熙三朝制錢；卷二為正用品中，所考為雍正、乾隆兩朝制錢；卷三為正用品下，所考為嘉慶、道光兩朝制錢，並以乾隆、道光時所鑄之新疆、阿克蘇等處普兒錢及乾隆時所鑄之西藏銀錢附焉。通計所考者清一代制錢自天命至道光，凡正用品三百三十四種，悉摹其形製，述其源委，於道光以前歷朝京外所用之錢及其開鑪停鑄之沿革，均可得而考。惟以書成於咸豐初年，故以道光為限，於有清各朝幣制未為完備。考清自咸豐以後，鑄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諸大錢，又行各種寶鈔，幣制為之一變，尤為考有清幣制者所宜知。繼是編之後，有鮑氏大泉圖錄，其書斷自咸豐，正與

是編所考前後銜接，考有清一代幣制者，宜與唐氏是編合而觀之。又唐氏所刻附有厭勝品一卷，雖在是編正用品三卷之外，亦於有清歷朝之錢考證有關，亦宜與是編參而觀之也。

古玉圖考補正　叢海一勺本　　馮汝玠撰

古玉圖考補正一卷，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高密人，著有說文引群書故、高麗國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無序跋，惟於古玉分條記述，乃對於吳大澂所撰之古玉圖考為之補正者也。吳氏原考悉據其所藏所見原器入錄，圖考並精，迥出朱德潤古玉圖、瞿中溶奕載堂古玉圖錄之諸書之上，惟據箋注以附會憑臆測器

定者在所不免，原不無可議之處。其所圖僅限於所藏所見，耳目之所未及，皆補之更正多。是編因據其所見，為之補正。其於玉馬塑之塑字，謂有銜曰勒，蓋曰羈，字當作勒；於將渠大鉦，謂乃吳中戴倉林所偽造，當時以玉質甚堅，遂用鑽多，其圈文實出臆造，古文決無與篆體；謂玉觽、玉鈕決非漢器，考之古器亦無此，即其就原考之可議者而為之正者。特為其於圭，謂其所定尺寸止於穿之以下，非其度；於玉而雕爲首者，謂即古之鏑鉤與大雅膺鉤膺注合；於漆書筆，謂即簪筆，即其就原考之所未及者而為之補者。為綜觀其編中所補所正，具有特見，頗於吳氏所考多有繩糾增益，與吳氏原考合而讀之，殊資參證。惟於璏為劍室之飾、圭皆古代之兵，未見新證，為襲舊說，但與吳氏原書所考同一得失參半也。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式訓堂叢書本　僞汝玠撰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一卷，清諸可寶撰。可寶字遲鞠，又字遲菊，浙江錢塘人，著有許君疑年錄，已著錄。是碑上碑刻於平度州天柱山之頂，下碑刻於掖縣寒同山之崖，即是編所跋，乃寒同山崖所刻之下碑也。碑在乾隆以前未見著錄，惟錢竹汀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曾及之，至阮文達纂輯山左金石志，始錄其文於志中。碑文首行結銜曰鄭公之碑，草與漢晉以來諸碑僅題曰某公之碑者不同。碑中字體係借，有變志者所本，篆當通於不用為務，彖生為蘇，追來為歸，一切僻僻不經之談，亦與其他元魏諸刻不同。錢跋僅論其於建威將軍當從碑及諸樂與謚文靈而稱文公諸事，於碑中字體均未遑深考。阮志所錄碑文既遠，碑下草字所附之跋，其考碑中別體係字，亦寥寥數條，略而未詳。迨時汪氏十二研齋金石過眼錄，乃釋其文，更多訛脫。是跋於碑中形聲相同之字，係借字，則證之於

上碑；於一者之通之係借字，則證之於摩籍；於隸有隸變之諸體，則證之於漢碑；並於汪釋訛脫一一加以訂正，考證詳確，為自來跋是碑者所不能及。其謂鄭氏北地世家，雲峯天柱之間，三世子孫標榜兩朝，獨此碑結銜下有草字旁注，審其子筆，亦實為一手所書，明此是碑之草稿，刊正碑文，又加刪削，辭益簡美，以石好，故別刊碑稿於此，名此為下，故號正碑為上。今試按文對勘刪校之迹，甚顯，益信為初屬草之稿。獨據首行結銜碑草兩字，逮書之為正碑之稿，尤昔前人之所未發。而考雖僅限於文公一碑，其卓絕之處，實足方駕周中孚吳玉搢之天發神讖碑考、吳騫之禪國山碑考、許槤之夏承碑考，與之並垂不朽也。

寒松閣題跋　藝海一勺本　　　馮汝玠撰

寒松閣題跋一卷，清張鳴珂撰。鳴珂字公束，浙江嘉興人。著有說文佚字考，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亦無卷首亦無目錄，惟錄跋文若干通。據其各跋標題之目考之，自閱卷果莩本樂毅論跋文起，至蕭玄寐墓誌止，凡七十三種。而跋文則僅至刀奉國墓碑止，只有七十二通。其蕭玄寐一種則有標題而無跋尾，且注明以下原闕，乃知原本已殘缺不完。所刊題跋僅其殘餘之稿也。考其編中雖無有跋尾，然有兼題書畫之作，不專為題金石碑刻專瓦古搨之文，而所題金石碑刻專瓦古搨，亦居十分之三。其中散氏盤、無專鼎、陶陵鼎、司馬昇、司馬景和妻、杜文雅、杜照賢造像等跋，雖多長篇鉅製之考證，不足與瞿登府之石經閣金石跋文、趙紹祖之古墨齋金石跋、張叔未之清儀閣金石題跋相提並論，而校以江藩之半氈齋題跋、郭尚先之芳堅館題跋、魏錫曾之績語堂題跋，固無所軒輊。其義楚觶跋文所云：光緒戊子夏四月，江西高安農人熊姓在城西四十里許清泉市旁近里許漢建安侯墓基山下田中掘得，一曰郐王戉，又一曰吉日義楚之一曰義楚之祭耑。於記其出土年月地址，為諸家著錄之所未詳，則於金石之歷史有所關，尤可為後人考證之資也。

恆農磚錄 羅氏原印巾箱本　　馮汝玠撰

恆農磚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六年丁巳仲冬羅氏自序。卷中所錄各磚，皆漢時罰爲鬼薪、髡鉗、城旦諸徒隸故後葬誌之磚，凡二百二十一種。每種只錄其原文，間於標目之下、原文之前，略注其行字之數及其漫滅之處。其命意惟以采存其原文爲主，雖視其所輯恆農冢墓遺文志依原磚尺寸字體鉤摹其文者爲遜，而所采多至二百二十餘種，視其恆農冢墓遺文僅得二十餘種嬉者增多數倍，其搜輯之博則過之遠矣。核其所錄磚文二百餘種之中，其見於匋齋藏石記者止一百十三種，見於恆農冢墓遺文者止八種，餘則悉爲未經著錄之品。其爲匋齋藏石記、恆農冢墓遺文所未著采，亦可據所補錄之文以補兩書之遺。其爲匋齋藏石記曾經著采，而記中所錄磚文其紀元年月郡邑有訛漏者，亦可據所錄之文一一勘校，以正其所

記之脫誤。以是編與匋齋藏石記、恆農冢墓遺文合校，所輯漢時徒隸之葬誌，采其文者應推是編爲最多，考其文者亦當以是編爲最要也。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 雪堂校刊本 偽汝玠撰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一卷 注 振玉輯 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四年乙卯十月羅氏自序，書為羅氏附記卷中，體舉之目專以三韓之冢墓遺文為限，計刻於宋時者三種，刻於遼時者六種，刻於金時者四十五種，刻於元時者十二種，刻於明時者四種，都凡七十種。乃因其藏書、搨本、撰錄，刻其文未果，遂先據其目為之編定者也。考輯錄三韓古刻者，劉燕庭所撰海東金石苑、海東金石存考外，仁和胡琨曾據燕庭所得高麗趙雲石所贈諸搨編為海東攟古志，目其中為海東金石苑、海東金石存考諸書所有而目無者，亦皆海東金石苑、金石存考諸書所無而目有者，彼此相校，頗資互證。惟所輯之目，多為沙門塔記，絕少神道碑刻，於彼國文獻，難於考鏡。胡氏曾慨乎言之，閱者亦讀而憾之。是編所采七十種之目，其文雖未與所輯，亦猶鄴下、廣陵、中州、山左

右諸冢墓遺文同時刊行，令人無從考鏡。與胡氏有同慨，而所錄之目，悉為彼國卿大夫士志墓遺文之目，與胡氏攟古志目所錄多為沙門塔記諸文之目者不同，即其目內所見宮殿、衙署、郡邑、官職、謚法之種種名稱，從而觀測，則較之胡氏志目，猶可聊資考鏡也。

中州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中州冢墓遺文一卷附補遺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目，卷中冢墓遺文錄晉文一、北魏文四、東魏與北齊文各二、隋文四、唐文與偽周、偽燕文四十三、後晉文一、宋文四、元文一，凡六十通。補遺卷首無序而有目，卷中冢墓遺文錄晉與北齊文各一、唐文十三、宋文五、金文一、元文二，凡二十三通。兩編所錄遺文都為八十三通，每通惟錄原文，原文之前標題下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原文之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與其所輯京畿、鄴下、東都、廣陵、山左、右諸冢墓遺文體例並同，惟標題之下間有注其出土地址者，略有不同，而亦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中之一種。惟考其編中所錄遺文，雖有未經著錄可資考證之文，而於傳世已久之墓銘、誌、塔銘，其目具載於各家著錄者，其文竟多未據目輯入，與其所輯諸冢墓遺文掇輯雖悉，至先有者殊不一致。按其所由，蓋其所輯之文，惟以近時出土及其篋中藏有拓墨者為限，其以未藏有拓墨及非近時出土者，則留以有待，故於具載諸書之墓誌、塔銘多所遺漏，遂與所輯諸冢墓遺文詳略殊有不同也。

東都冢墓遺文 原刻本　孫汝玠撰

東都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淛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目，目後錄冢墓遺文，計晉文一、唐文二十二、後梁文二、後唐文一、後晉文二、宋文十一，附偽齊文一、金文一，凡錄文四十一通，與所輯中州冢墓遺文、鄴下冢墓遺文皆輯錄冢墓之文也，亦通惟錄原文，其原文之前標題下所注尺寸行字數書體，原文之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亦與所輯京畿、廣陵、山左、山右諸冢墓遺文其體例大略不殊，惟於唐崇素李保七鄭行立誌墓誌標題下各注其原蓋所題之字及其書體，與諸冢墓遺文略有不同耳。考卷中所錄各文，惟以舊屬東都之河南府為限，與其中州冢墓遺文分輯開封等處之文、鄴下冢墓遺文分輯安陽等處之文各有專屬，是為採討錄中石刻遺文者可資徵考之作。其趙子潤墓銘文內所敘之政蹟，文彥若墓銘文內所敘家之家世，尤於考史有所裨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右冢墓遺文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右冢墓遺文二卷補遺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兩卷及補遺，各有目錄。上卷錄晉文一、隋文五、唐文十七、偽周文十五；下卷錄唐文五十二、後晉文二、宋文二、金文一；補遺錄隋文三、唐文六、宋文一，通計所錄都百有五通。每通悉錄原文外，其標題下附注尺寸行字數、書體與誌蓋所題諸字，及原文後不加考釋，不附跋尾。其體例與其所輯東都冢墓遺文並同，亦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之一種，而以錄文為主者也。考名家著錄山右金石之作不多，只有夏寶晉山右金石錄、魯燮光山右訪碑記、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牛誠修定襄金石考數種刊行於世，其中錄文之作，惟山右石刻叢編及定襄金石考兩種。其石刻叢編輯於四十年以前，則於近時出土石刻多未及錄入；金石考雖成於石刻叢編之後，而僅限於一邑，其他郡邑則未能悉備。是編所輯遺文，雖只限於冢墓一類，既為時最近，更不限於一郡一邑，實為稽考山右石刻者所必資之作，直可與是之叢編、金石考兩書，不獨僅與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並傳已也。

襄陽冢墓遺文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襄陽冢墓遺文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氏自序，並目錄。卷中錄唐代墓誌十九通，附以宋任氏墓誌一通，都二十通。每通標題之下，惟注尺寸行數字數書體，文後不加考釋，不附原書跋尾，與其所輯京畿岩山右鄴下諸地冢墓遺文其例正同，亦其所輯諸冢墓遺文之一種。惟范陽張氏十誌及所附任氏墓誌，特於尺寸行數字數書體之下注明所出土地，與前書不同耳。卷中所錄誌文，其中張玄弼、張景之、張慶之、張敬之、張點、張軫、張孚、張軫、張合祔程肱、張穗等十誌，並在襄陽張公祠內，其文久已著錄。其信尚未尋獲是編。其張惟合祔王大劍、劉公夫人卜璀、劉密、楊孝直、趙夫人盧公則諸誌，則出土後於范陽張氏十誌，向未見於著錄，則惟賴是編以存其文。其所附任氏墓誌，為王氏金石萃編、陸氏金石續編所未錄，亦足據以補兩書之遺。通計所錄遺文雖寥寥不過二十通，而其中未經著錄者幾居其半，與其所輯諸地冢墓遺文而合而讀之，亦考古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外貞珉錄　雪堂叢刻本　　傴汝玠撰

海外貞珉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宣統乙卯即共和四年羅氏自序卷中臚舉海外諸國所得之中國石刻一百四十種畫像文字二者兼有每種悉標舉其目每目之下悉詳注圖狀書體年月及其藏者姓名處所據其自序所述所錄石刻不過就其耳所及者錄之聊以存備參考非盡海外所有之中國石刻悉數具錄於是編也考其卷中所錄石刻有早經傳世已久早經著錄始歸海外之石有近時出土未經著錄即歸海外之石其出土即歸海外者大率一經發見即移售出一經售出即運出國不惟求其拓不可而覩即求其名亦莫可得而名是編雖於海外所有之中國石刻猶有未盡而據其目以與近時名家所輯新出石目互校亦頗足以資考證而廣見聞惟編中所錄武周長安中時高延高韋均蕭元眘李承嗣姚元景諸造像

其高延高之名據其目下所注年月日證之以王氏金石萃編吳氏攈古錄諸書乃高延貴之誤其像與韋均蕭元眘李承嗣姚元景諸像並為陝西咸甯華塔寺舊藏均是金而非石其說具詳於朱竹垞曝書亭集題跋及王与山話雨樓碑帖目錄中此外名家著錄祇王氏金石萃編不言其是金是石闕以存疑餘則無不誤以為石羅氏亦沿名家之誤厠於諸石之中則未免失於稽考也

金文器例　東方雜誌本　馮汝玠撰
金文器例一卷鮑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
著有矢彝質疑考釋質疑抱殘守缺齋藏
器目窓齋集古錄校勘記漢馬姜墓石刻考
釋諸書多已著錄是編臚金舉金文名例一曰
名器例二曰稱器例三曰作器例四曰文辭例五
曰款識出例六曰鐫銘例七曰年月日例八曰稱
謂名字例名器例內又區為鍾名鎛名宗彝等
例七十四稱器例內又區為稱寶尊稱尊稱尊寶稱
尊稱寶等例四十一作器例內又區為臣為君作
君命臣作等例六十六文辭例內又區為先序
後銘先銘後序等例十款識例內又區為數器
合一銘一銘兼陰識陽款等例二十二鐫銘例內
又區為鍾鎛彝器等例三十三年月日例內
又區為年月朔望年月日年月等例二十九稱
謂名字例內又區為稱遠祖稱三世稱祖考等
例二十三其分例鍾鼎例下又附以在鉦內在欒
在甬在脣在腹諸例稱考稱舅姑例下又附

以考稱皇考或稱帝考或稱文考諸例條分縷
析秩然不紊自來條舉金石諸例之書如潘氏
金石例黃氏金石要例馮氏金石綜例梁氏金
金石稱例大都偏重於石從未有專重金文之作
是編獨於名家金文目錄文字圖象考釋諸
作之外專詳其例洵為創作惟惜其分例之
下僅舉器名未將其原文節錄必待檢原器
銘辭而後始能與其所舉諸例互相證明猶
不免有簡略之憾也

金薤琳琅補遺　乾隆中宋氏刊本　　馮汝玠撰

金薤琳琅補遺一卷，清宋振譽撰。振譽字葯川，別號葯川老人，浙江杭州人，著有續泉志八卷，計五百八十餘圜，以補洪氏之書。是編卷末有宋氏後跋，卷中只錄夏禹衡岳碑、漢郃陽令曹全碑並陰、唐景龍觀銘、諸葛武侯祠堂記，附刊於金薤琳琅之後，乃補都元敬金薤琳琅未收之作。都氏原書已采入四庫全書，此則四庫全書所未錄者也。所補各刻，采原刻之文於前，附其考說於原文之後，悉如都氏原書之例。都氏原書搜輯本未詳備，所采碑文亦較原刻每有訛誤，是編所補只此四種。其曹全碑陰各層題名，校以原碑，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一行，原獨列於第一層，縣三老商量至杜安諸人題名，原列於第二層，劉政至祁博諸人題名，原列於王授至高廉諸人題名之後，而錄乃列岐茂一行於杜安之後，列劉政至祁博等名於王授至高廉一節之前，先後次序淆亂，均與原碑所刻層列不符。其病亦與都氏原書相等。都氏原書已收入四庫，是編爲補其所遺，姑亦錄而存之，惟讀者宜加以辨析，不可更沿其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崦盦金石目錄 宣統元年吳氏刊本 馮汝玠撰

竹崦盦金石目錄五卷，清趙魏撰。魏字晉齋，又字洛生，浙江仁和人。嘉慶庚辰恩貢生。著有古今法帖彙目、並有蜀石經周禮夏官殘碑考、鴈足鐙考，散見於各書之中。是編向無刊本，此只各家展轉傳鈔，此刻為吳士鑑校刊，卷首有宣統元年吳氏校刊時序，據序述，乃據其同里汪頌虞大鈞所藏稿本，以付手民者也。趙氏所藏金石搨墨甚富，此乃其手纂所藏金石拓墨之目。其中或海內孤本，或始見著錄，為乾嘉以前金石家金石目中最備之作，後之纂輯金石之目多者，多以此為據。孫淵如寰宇訪碑錄中所錄孤本之永初官整文、漢安二年潁陽井券、貞女羅鳳墓闕、廣都公乘伯喬殘題名諸刻，始見著錄之景明三年高樹解伯都等三十二人造像記、開皇十八年梁州使君陳茂碑、貞觀二十年隋文州總管陸讓碑、永徽元年嬰陶令李府君清德頌碑、永徽三年房仁裕母李夫人碑、總章元年鄭太子廟碑，載初元年彌陀寺碑并諸刻，即據是編所列之目採以入錄。吳氏此刻，於孫氏寰宇訪碑錄援是編入錄之目，悉分別其孤本與始見著錄，詳注於目下。其因趙氏藏目始著於訪碑錄者，猶多至一百二十餘種，其搜輯之富，於此可以想見矣。

清儀閣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藏器目一卷，清張廷濟藏。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中解元。是編所輯即其清儀閣中所藏鼎彝諸器之目，亦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刊吾家藏器目之一，原刊不著編輯人姓名，惟據其編內所題，知其為從福山王氏所藏鈔本排付刊也。考清儀閣所藏金石並蓄，鼎彝諸器之外，尚有大唐天寶七載修子產廟殘碑、顏魯公元靖先生殘石、蘇文忠馬券舊石、賈秋壑所刻鍾太傅宣示表原石、宋覆刻淳化帖殘石、金元所刻蘭亭諸石及周秦以來泉布、秦漢以後磚瓦。是編所輯僅其所藏吉金一類耳，計其所藏，為其三代之器為鐘二、鼎三、尊三、彝二、爵六、觶四、觚四、鬲二、卣三、敦七、盤二、匜、兵一，凡三十有九；其秦漢以後之器為鍾、度、鼎、鬲、壺、鐙、鈁、弩機、洗、檢封、農器、軍符、銅碑之屬，凡二十有五，都為六十四器。雖不及後來簠齋、愙齋、寶名齋、攀古樓諸家收藏之富，而在嘉道中則阮氏積古齋藏器外，即推張氏清儀閣所藏為宏富。同治以後，其器散歸諸家，據是目以考諸家所藏，頗可溯其淵源。惟尚有彙敦一器，據積古齋款識所錄，亦清儀閣故物，則是編所漏輯也。

愙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愙齋藏器目一卷，清吳大澂藏。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河南河北道、太僕寺卿、湖南巡撫。撰有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尺牘，已著錄。是編所輯，乃吳氏所藏吉金諸器之目，亦江氏靈鶼閣所刊各家藏器目之一。編中不著輯者姓名，惟據其所注年月，知其編於光緒十三年六月耳。核其編中所列器目，其三代以前之器，計鐘四、鼎三十四、敦三十二、尊八、卣六、爵二十八、角一、簠二、匜四、觚八、觶五、盤三、壺三、盉一、鬲五、雜器四、兵器六，凡一百五十六（四）器。其秦漢以後之器，計秦權四、秦詔二、漢鼎六、漢鐘一、漢壺四、漢洗三、漢鐙五、弩機七、虎符五、鉤九、斗檢封一、千金氏一、戈一、雜器九、六朝器二、隋器一、唐器四，凡六十五器，都二百一十九器。其中愙鼎為微子所作，鋭仲敦為鋭仲城鋭所作，皆其所藏彝器。考愙齋鑒別之精，不在簠齋之下，收藏之富亦足與簠齋相埒。據目考之，即可得其梗概。惟是目所列，僅以光緒十三年六月為斷，此外吳氏所藏尚有商象形鐘、克鐘、邢人鐘、善夫克鼎、邢敦、翻敦、旻具敦、衛公林敦諸器，是編均未及收入也。

千甓亭古塼圖釋　陸氏原影本　馮汝玠撰

千甓亭古塼圖釋二十卷，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又字剛甫，號潛園，浙江歸安人，官福建鹽法道。著有金石學錄補、千甓亭塼錄、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多已著錄。是編首有光緒辛卯淩霞序，次為目次，為尺式，次為塼圖，每塼依原式縮影於前，注其尺寸出地於後，並附以釋文，加以考訂。其陸氏原有考釋後，間附淩霞按語。計圖自漢迄宋，及無年月之吉語人名等塼，都千餘種，皆其所藏。陸氏曾錄其藏塼為塼錄，因只有錄而無圖，乃更輯是編，以與所輯塼錄相輔而行。按淩序所述，其圖雖輯自陸氏，其編次先後之序，則淩氏為之排比者也。考輯錄古塼之作，自褚千峯輯有古塼錄後，接踵而起者，有目有圖，有考有錄，不下一二十種。其中有圖者大抵只有搨本墨而無刊本，其圖有刊本者惟有吳廷康慕陶軒古塼圖錄，其後以圖印行者惟陸氏是編。編中所圖各塼出地，雖僅限於湖州一隅，所藏雖僅於陸氏一家，而搜輯之多，則視吳氏古塼圖錄幾增十倍。前此彙錄古塼之書，固無有過之；即近時各家搜輯，不遑悉力搜羅，稱宏富之作，尚未有出其右者。據其所圖，不惟文字通假、書體變化可資考鏡之處甚多，其中所錄聚慶塼誌，自張叔未、王福田考跋之後，迄無傳本，好古者咸認為久佚，今得是編證之，乃知原塼尚為陸氏所藏，並未亡失，尤於古刻之存佚，有可得而徵焉。

匋齋吉金錄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吉金錄八卷、續錄二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浭陽人，撰有匋齋藏石記、匋齋藏甎記，已著錄。是編首有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月自序，卷中所錄吉金，一至三卷為三代器，四至七卷為秦漢以後器，八卷為南北朝以來造像，凡三百五十九品。續錄首有宣統元年己酉十二月自序，卷中錄三代以迄宋器，凡八十八品。通計兩錄所錄吉金，三代禮器二百有四，秦器四十一，漢以後器二百二十八，古兵四十三，佛像三十一，都凡四百四十七器。品每器先列器圖，次列原拓款識，又次記其大小尺寸，而無釋文。其釋文四卷，據其序錄續錄自序，别自為書，不附於錄。核其所錄藏諸器，多至四百有餘，較之前此各家所藏，宏富。稚其三代器內之山形父乙鼎、非器父鼎、魯原鐘、功卣、中蓋口簋，漢以後器內之長安鼎、南中君鉦、大吉羊洗、黃龍鐙、漢右鉦、牟虎符、龜魚鱟、張伯鍰、大和權、永昌權、開元權、貞元權、古無高之亭戈、

陳侯戈、陳余戈、高密戈、左將戈、武子戈、造戈、龍伯戟、陸右專劍、吳季子劍、官辛劍、陰平劍、昂平侯劍、黃龍劍、大司馬呂牀劍、右庫劍、秦職輪劍，造像內之徐常樂、吳知、郭巨、右善、蘄江張多通、張溫、吳廣、波羅寺僧張富、曇瑞、北魏殘像，雖非言跋謂皆贋品，並與四十六品外，真者尚有四百餘品。而其中鬬雞台所出之古禁全分，更從來考古家所未聞見之品，全書可資考證之處甚多，但非諸家之吉金圖錄所可及。惜其釋文四卷，未與是編同時付之手民，不可得而見，為可憾也。

地券徵存 原刻巾箱本 禍汝珍撰

地券徵存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
虞人是編首為券目次錄券文末附羅氏後跋
核其卷中所錄玉鉊專存諸券文為漢建初孫
成房桃枝等券三為吳宗浩券一為晉楊紹
朱曼妻薛等券二為唐喬進臣劉元簡等券
二為南漢馬氏券一為宋馬隱朱近等券二為金
趙通券一為元齊□□券一為明李□□郎斗金
及嘉靖四年張券三為無年月及高麗僧世賢
券各一都凡十有九券每券標題之下志記券之
年月尺寸藏家姓氏出土地址之後惟錄各券原
文與其所輯蒿里遺珍及鄒氏之蒿里遺珍拾
補彩摹名券原形者不同乃專錄存券文之作也考
地券一類葉氏語石記有專條外向無專書其有
專書實自羅氏蒿里遺珍鄒氏蒿里遺珍拾
補及是編始蒿里遺珍所錄地券僅多事蒿
里遺珍拾補所錄地券亦僅四事均不及是編
搜輯之詳考歷朝地券之文者當以是編為

最惟語石所記太倉陸氏所藏建寧元年馬氏
兄弟買山券金大安元年清真觀牒後附刻置
地契文及蒿里遺珍內之齊天保上官長孫氏
玉冢記蒿里遺珍拾補內之元康七年公孫買□
買地券建元三年張氏買地券編內均未錄入
考古券文字者仍須與各書所錄互相參閱也

楚州城塼錄 雪堂原刻巾箱本 福汝玠撰

楚州城塼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無序目，卷中錄楚州所出南宋諸塼八十一種，每種標題之後，首錄塼文，次錄各家考記，次記其書體及其書之直行旁行，暨其在端在側。末為戊子即共和七年羅氏自跋，計所錄各塼，有楚州、建康、揚州、高郵、寶應、安東、太平、朐山諸郡邑之塼，有淮陰、漣水、鎮江、采石、蘄春、拾信、武鋒、勇敢、制勇、游奕、義士諸軍之塼，有建康都統司、鎮江都統司、楚州副都統司、淮安東安撫司、淮東轉運司諸官署之塼，種類甚夥。所輯各家考記，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宋塼考、南宋塼記及劉嶽雲食舊德齋雜著、范以煦淮流一勺諸書，徵引亦極詳備。考南宋之塼，在昔好古者均不甚留意，自乾隆中葉以後，瞿木夫得遂建康塼於江寧試院，錢竹汀先生為之跋。其後金陵甘氏、山陽丁氏、寶應劉氏乃相繼著錄，輯為專書，而

所錄多不過三四十種，甚所考證亦只各就所見，筆之於書，並無彙輯眾說之作。是編所錄，專既倍於各家，考亦盡採眾說，專與考二者並詳，甘氏、丁氏諸家之後，考宋塼專書，當推是編所輯為最備也。

秦漢瓦當文字 原刊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文字五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宣統甲寅即共和三年羅氏自序，序後為目，其收藏姓名、出土地址即於目下注之。目後分卷，其依原瓦之式摹其文字。卷一為宮闕殿署園倉屯冢等瓦，卷二三為吉語瓦，卷四為畫瓦，卷五為補遺。各卷所輯之瓦，凡為類一百四十有八，為數三百一十有九，乃從其所匯中蒐集諸家所藏墨本三千餘紙之中選存什一，得千氏者也。考瓦當文字自涵山燕誌錄載羽陽宮瓦，東觀餘論據益延壽瓦以訂漢書注文。後其有專書考證者，自林佶瓦甘泉宮瓦記始；其有專書彙集者，自朱楓秦漢瓦當圖記始。其後程敦之秦漢瓦當文字、畢沅之秦漢瓦當圖、王福田之竹里瓦當文存，乃相踵而起。其所輯瓦當均不過數十種，其文字亦普通習見之品居多。是編所輯各當多至三百餘種，較之諸書所輯幾十倍之，其文字亦較諸家所輯多新奇罕見之品，其中畫瓦一類尤為諸書輯錄之所無。論其搜輯宏富，誠駕諸家輯錄之書無出其右者。惟諸家之書圖雖少而考則加詳，是編圖雖多而考則從略，僅卷首自序之中於卷內所圖朱雀畫瓦據周禮考工記輈人鄭注辨其為鶉火之鶉，即鶉之借字，以正前人定其鷹隼之誤；於益延壽瓦據福山王氏藏瓦以證黃伯思一觀之說，而正程氏以為益壽延壽二觀之誤。餘悉無所考訂，較之諸家輯錄，未免互有短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藝術類徵 廣倉學窘叢書本

傅汝珍撰

藝術類徵四卷，鄒安輯。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寧人。光緒辛卯優貢，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楊縣知縣。輯有草隸存、篙里遺珍、拾補、雙王鉨齋金石圖錄、古石抱守錄、廣倉塼錄，多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無序跋，卷首亦無凡例細目，惟以分類總目冠之於前。其所分之類，一曰金，二曰石，三曰書，四曰畫，五曰玉，六曰匋，七曰甲骨，八曰版本，九曰文玩，十曰雜類。每類所輯，不以時代為先後，與其所輯古石抱守錄同例，係因分期輯錄，隨得隨即錄入，故不能依時代之次序而排比也。編中所輯，若類其甲甚多，不經見之品，非漫無抉擇者比。其金類中所錄王文敏公所藏天下第一之越王劍、羅雪堂所藏易州出土之商祖父兄之三句兵、江西高安建成侯墓旁所出之郘王三耑、四川天全所出之元朔五年平津侯鏡，石類中所錄趙晉齋舊藏之舊宋拓漢圉令趙君碑、久佚

不傳之隋常醜奴墓志，玉類中所錄端匋齋所藏之名公玉刀，匋類中所錄陳簠齋所藏之陽文秦瓦量、新出漢之漢米書古罐，或向未著錄，或僅此孤本，皆足以資考鏡而擴見聞也。

古石抱守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儒海珍撰

古石抱守錄二冊，鄒安輯。安字景叔，又字適廬，原名壽祺，浙江海甯人。光緒戊戌進士，官江蘇丹徒、楊縣知縣。是編為廣倉學宭所輯叢書之一種，一名廣倉古石錄，茲依其卷首書衣標題署今名。編首有鄒氏自識。編中所录石刻，自周秦以迄唐宋，凡殘闕者一律收录，尤注重於已佚新出之古刻。雖因隨時墉益，不分時代，未免原石不著尺寸，體例未臻完善，而其中所录已佚之石刻，如褚千峯搜獲旋失之漢李昭碑，久淪入水之魏晉李苞閣道題名，浙江甫出又瘞之晉朱曼妻薛買地券，及久佚之漢子游殘石上段，楊量買地記，隋董美人墓志，皆後人所不易見之原刻。所录新出之石刻，如近鴻閣所藏之漢熹平陽嘉四年延年石室題字，簠齋所藏之漢琴亭國李夫人墓闕，浙水王氏所藏之漢許掾造冢刻石，歷城李氏所藏之麃孝禹石刻，及新出之生冢題字，晉太康九年石碣，南齋吕超墓志，梁程虔墓志，陳劉猛進、徐智竦墓志，皆前人所不獲見之古刻。其漢康伯高題名，永平七年官整貞女羅鳳墓闕，為趙晉齋所藏舊拓，尤為漢石之孤本。古石新久佚新出，賴是編以傳者居多。其傳古之功，殊在楊氏寰宇貞石圖之右。惟以近時偽刻三體石經與丁氏所藏三體石經之真石並錄，未免偶疏鑒別。然大純之書，於小瑕未可因此一端以執以詬病其全書也。

木簡考略 石印本 馮汝玠撰

木簡考略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宦，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契賸義、列國印考、封泥考略、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卷中惟考漢晉木簡之文，每簡志其原簡文於前，而附其考訂於後，凡考訂漢晉簡文三十餘事，核其所考，其中永平五年五月椬中隧長一簡，據漢書班超傳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椬中，章懷注今或作楨之文，定椬中為楨中之誤，又據後漢書西域疏勒國傳，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討疏勒，攻楨中城之文，定楨中為疏勒國城。其急就章一簡，據王伯厚補注之音，定簡中射騎之騎為射魁之殺，同聲假借字。其破胡止姦隧烽幡一完一簡，援釋名丸完也，方言藏弓無謂之鞬，或謂之韇丸，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矢四等注文謂一完即一丸之證。其玉門屯田史

高稟放田七口給予弛刑十七人一簡，援漢書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南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万二千二百八十一人之文，定弛刑之弛即弛之假借字。其考證精當，足補王國維、羅振玉之流沙墜簡考釋，殊不多讓也。

漢魏木簡義證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漢魏木簡義證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著有億年堂金石記、殷虛霾契考、殷契辨疑、殷契說存、殷契瑣言、古璽發微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卷中惟考證新出漢魏木簡文字二十餘事，核其所證與陳直木簡攷略，其中如燧長、長史、鴻移所簡，彼此相同外，各有短長。其中西域歌辭一簡，謂非為飛音假，識江河之識即戍，州流即周流，模到即莫列，彭池即彭阤，於簡中假借之字考定甚為確。雖給予阤刑十七人一簡，又引漢書西域傳序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為證，而未引漢書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之文為證，不如考畧謂阤即弛之假借所考之確。而其中付子一牛一簡，引急就章取受付予之文為證，謂簡為索牛耕作之事，則可正考畧以付予為付子，以為方藥殘簡之誤。綜其所證，雖不及考畧之詳，覘其書不無遜

色，但就其所證者言之，亦足為木簡文字考鏡之資也。

古鉥發微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古鉥發微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著有漢魏木簡義證等書，已著录。是編卷首尾無序跋，卷中論說古鉥，凡分五類：一爲類別，二爲鉥式，三爲鈕式，四爲辨質，五爲餘說。其別鉥類，曰爵，曰卿相，曰大夫，曰士，曰嗇夫，曰礼制，曰命，曰車制，曰軍，曰市，曰關，曰倉，曰官，曰都邑，曰邑名，曰倉廩，曰田猶，曰汎，曰檣，曰易象，曰疾醫，曰私，曰圜邑，曰諸子，曰之鉥，曰厭勝。其別鉥式，曰長方，

曰圜，曰三角，曰上出，曰矩，曰圭，曰橢圓，曰三星，曰塔，曰樹葉，曰杏實，曰桃棗核，曰果形，曰十字，曰內外角圜，曰外圜內方，曰上方下圜，曰圜形增界，曰方形增古角錢，曰方形內上下作二矩，曰八角中方形，方形中小界闌。其別鉥鈕，曰人騎鹿，曰馬，曰獅，曰蟾蜍，曰京，曰壇，曰橋，曰亭，曰圭，曰鼻弁，曰覆斗，曰扁平，曰柄。其別鉥質，曰金，曰銀，曰銅，曰鉛，曰玉，曰瑪瑙，曰磁，曰泥，曰匋，曰骨，曰灰堊，曰銀鋼。其爵符鉥內又有王公侯伯子男君之分，其卿相鉥內又有相邦、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分，其士鉥內又有元士、上士、引士之分，其車制鉥內又有某地車、公車、乘車、車輔之分。每舉一鉥，悉舉各地家藏鉥證明之。其類式鈕質諸類內所未詳者，則於餘說內詳爲考。鉥字見於許簡，出於郭知玄字略，祇依爲璽字。至乾嘉以後，考古家因其字之形聲求之，乃識爲古璽字，始將古鉥列於諸印之前，其考釋則僅見各書之中，向無專作。是編獨搜各家藏鉥，辨其類

式鈕質，縷析條分，一一舉證。雖穿鑿附會間有未安，而大輅椎輪，實創於此，治古鉥者錄中理董之權輿，窮究之津逮也。

濟州學碑釋文 張亟齋遺集本 馮汝玠撰

濟州學碑釋文一卷，清張弨撰。弨字力臣，別
號亟齋，廷史，江南山陽人，順治七年辛卯，山陽
縣學諸生，著有瘞鶴銘辨、昭陵六駿贊辨，
已收入四庫全書。是編前有張氏自序，末有
顧藹浩兆遠兩跋。編中所錄濟甯州學所度
漢魯峻碑並陰、景君碑並陰、武榮碑、鄭固
碑、鄭季宣碑五種碑文及文後之隸釋跋語、
張氏跋語，唐橋亭記、党懷英書王安石詩兩
原文及跋語，與張氏既其弟鴻勁並多時珍
和作，皆張氏原稿，其顧藹所補景君碑、鄭季
宣碑後之隸續之文及許瀚、許槤、張身劉庭
芬附訂者，節則諸家先後所增入者也。校其所
錄漢碑，若文、魯峻、景君兩碑陰，係據本碑錄入，
鄭季宣與陰係據今碑與趙氏跋語、婁機字
源錄入，仍參以隸釋所錄之字為依據，其引字
則仍依原式，其隸體則改為楷字，其多中古字
則以楷寫古文，並於跋語中注明某為某字，其
所附唐宋兩刻，錄文於前，著跋於後，亦如所錄漢
石之例，文既便於檢閱，其所釋漢碑之文，其即
某某為某正字，某為某省文，與亟論橋亭記室
楷多寡，指君上及御服之類為等差，王安石詩
刻党名上所著竹溪，乃因李太白隱泰山下，居竹
溪六逸堂，党為泰安人，故書其地名，非所書為
竹溪也。詩亦皆足資參考，此外所釋，雖間有未
安，亦經諸家考證為之訂正。濟學庠碑文賴
此一編，讀者可無訛舛之失矣。

泉寶所見錄 咸豐元年退盧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寶所見錄十六卷清沈魏皆撰魏皆字謂虞號樸齋又號舜御安徽六安人嘉慶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江南道監察御史改官刑部員外郎是編卷首有咸豐辛亥太倉王寶仁序及例言七則末有咸豐元年沈氏自識卷中所錄名錢一二卷為國朝錢三卷為古刀布四五卷為周秦西漢東漢蜀吳錢附以新莽董卓後趙諸錢六卷為梁陳北齊北周隋及雜五銖錢七八卷為唐後梁後周錢附以史思明南唐前蜀楚諸錢九十卷為北宋錢十一二卷為南宋遼金元錢附以西夏韓林兒徐壽輝諸錢十三卷為明錢附以明末諸王諸錢十四卷為無考古錢十五卷為外國錢十六卷為撒帳壓勝打馬諸錢悉據所見錄入其載諸圖經未經寓目者槩不登錄每品各圖其形於前各附舊說及所見於後及其考定泉幣文字大談與諸家圖錄相伯仲殊善精覈之處惟諸家圖錄所引舊說大抵以歷代錢制及諸家泉說為限此則於歷代關於泉幣之奏疏悉有採取諸家圖錄所附己說亦大率抵以考訂泉幣為限此則於考訂之外於當時錢法之得失利害論諸舊史氏別為論斷其用意與諸家圖錄殊旨不同雖為譜泉之作實注重於當時之利弊其論周景王宋崇寧鑄大錢之弊尤為警策王序稱其書關經濟洵為核實之論閱者當審其用意所在勿徒作譜錄觀也

千甓亭專錄　十萬卷樓原刻本　　馮汝玠撰

千甓亭專錄六卷續錄四卷，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又字剛甫，浙江歸安人，官廣東高廉兵備道。所著金石學錄補、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千甓亭古專圖釋均已著錄。是編卷首冠以光緒七年辛巳吳雲手札及陸氏自序。卷中所錄各專，前六卷一至四卷為漢建元至宋咸平時專，五六兩卷為無年月專。後四卷一至三卷為漢元鳳至劉宋泰始時專，四卷為無年月專。各卷所錄之專，以紀元年號為綱，而以同一紀元年月不同者，依其年月先後列之，於下以小字間取繁辭，例殊善。其各專之下，悉度其尺寸，錄其文字，記其出土地址。其文字有通假，字體有省變者，並加以考訂。視為登府浙江專錄、宋經畬專文考畧諸書，亦足後先媲美。至其搜輯之富，則諸家所不及也。是編刊成之後數年，陸氏因其有錄無圖，又別撰千甓亭古專圖釋，俾與是編相輔，圖錄並行。援所撰圖釋，以其所圖之專

所附之考，與是編相證，僅圖為是編所無，專則較是編所錄之專尚有遺漏，考亦較是編所錄之考多所刪節。是編殺青雖在圖釋之前，輯錄實較圖釋為精。考陸氏千甓亭所藏古專者，雖宜參考圖釋，仍當以是編為主也。

專誌微存 雪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專誌微存一卷，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無序例，末有共和七年戊午羅氏後跋。卷中所錄專誌，自漢安熹平專起至宋大觀三年無主冒殯專止，凡八十有一通。乃其所撰雪堂專錄四種之一，與其所撰恆農專錄各以類相從分別采存者也。是編與恆農專錄所采，雖皆以專為主，文皆以誌葬為限，標題之下詳注尺寸、書體、行數、藏家，彼此無一不同。所不同者，彼所采專以髡鉗城旦司寇鬼薪諸有罪徒隸誌葬之限，此則自漢後凡非有罪徒隸之專誌志葬之古之誌葬之文刻寫於專均者，均棄采於恆農專錄。與是編考之，若宜與恆農專錄合而觀之。惟編中所采司寇一專，考其文義，亦屬有罪徒隸之葬專，應與髡鉗城旦鬼薪諸專同收於恆農專錄之中，不應列入是編之內。又唐乘慶之誌，亦爲專刻，其文具載於陸氏千甓亭專錄，羅氏亦曾影印其原拓於所輯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卷內，應采其文於是編，不應遺漏。乃一則誤列，一則失收，不無可議。此則讀是編與其所撰恆農專錄者所宜知也。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一卷，羅振玉編。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題共和四年乙卯羅氏自序，次錄係時代先後列舉閣中所藏石刻之目，末以馬氏原撰存古閣記附於卷尾。計其編中所列閣中所藏石刻，為晉時石一，魏石四，唐石三十二，後梁石、後唐石三，後晉石二，後周石一，宋石六，二金石二。凡書年號可考者四十三石，其年號可考而可定為某代之刻者二十六石，都石六十有九。按存古閣之建，係道光癸卯合休馬恕宰洛陽時，師宋孫莘老守吳興築墨妙亭遺意，建以藏其所獲洛陽古石刻者。孫之墨妙亭所藏，其存世古刻二十種，其名物詳於東坡記，後之人可得而徵焉。之存古閣所藏古刻六十種，則僅記其石數於記內，名物未詳，後人苦無可考。羅氏有慨於此，乃即其所拓墨本編為是目，以資稽考。惟所據僅以所拓存限，所列石數與馬氏原記所記六十八種之數不符，所列石目於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采存古閣藏石唐之智旭寺造像碑、劉□□妻郭造像、辛仲連妻盧八娘墓石、高大娘造像，宋之天慶寺住持達大師塔記銘，亦均未列入，只可據其目以考閣中見存之石，於馬氏建閣時原藏石目，仍無從考定也。

校補漢石存目　雪堂叢刻本

馮汝玠撰

校補漢石存目二卷、羅振玉補校、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首有共和四年乙卯羅氏自序、末有羅氏後記、卷中校補石目、上卷為字存、下卷為畫存、仍依王氏文敏公漢石存目原作之例、考王氏漢石存目、刊本有二、一為光緒十五年山東諸城尹氏刊本、前有王文敏公自題、乃其當時手定原本、一為共和十二年癸亥吳興劉氏刊於王文敏公遺集本、目次卷與尹

氏原刊不同、石目亦較尹本原目加多、其中並列有文敏殉難以後始經出土之孟琁碑、不審何人所增、已非王氏原本之舊、羅氏是編係據尹刊原本為之校補、於上卷字存目中年月之誤注碑陰之夫祿一石之誤析者、悉為勘正、並將原目誤為漢刻之魏裨弟故殘石、吳禹陵窆石、蜀侍中楊公闕、中書令賈公闕及贋作之朱博殘石、概為削除、而增入新近時出土新刻二十二石、於下卷畫存內目中、原本但注石數

而未分繫石有題字、繫石無題字者、悉將有字之石與無字之石分注其數、並將原目未列之石、據其所知、為之補入、校以王氏原目、均有增減、並且於原注訛誤之處、多所訂正、惟其所補之畫石、畫存僅限於所知、則搜輯殊不及字存之詳備也、

校補魏晉石存目　雪堂甚刻本　馮汝玠撰

校補魏晉石存目一卷羅振玉校補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前列校補石目末附共和四年乙卯十月羅氏後跋考尹氏原編石目刊於光緒十五年編中所錄魏晉存石之目不分字存畫存凡十有二十四種附刊於王文敏公漢石存目之後羅氏因校補王氏漢石存目連類而及遂並成是編據以與尹氏原目互校計增魏石毋邱儉征高句驪刻石三體石經尚書殘石西鄉侯兄張君殘碑五官掾等題字殘石冢之基遙等字殘石五種吳石增定石殘刻葛府君碑額二種晉石增潘宗伯韓仲元造石橋記陳君殘碑女年十歲殘碑左郎中鄧里亭侯沛國張盤墓碣冠軍城石柱殘題名處士等題名殘碑陰孫夫人碑額汝南周府君碑額八種十六國石增蜀李公闕賈公闕鄧太尉祠碑步涼大且渠安周修寺功德碑四種並將原目失錄范式碑太公呂表望表此碑陰所補入而刪其

原目之孝山堂畫象移補於漢石存目之內凡增入石刻十九種補入碑陰二種刪移畫象三種所分時代之限較原目為嚴所列存石之目亦較原目為備自光緒己丑至共和乙卯之間見存魏晉等石目蓋已盡於是矣惟據後跋所述所購之石為十八種茲以原目互校實為十九種後跋所述殆一時失檢誤記也

萬里遺珍　石印本　　孫海波撰

萬里遺珍附考釋一卷，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為甲寅即共和三年羅氏序，目錄為考釋。卷中錄漢建初武孟子買地玉券、建寧孫成買地鉛券、吳黃武浩宗買晉太康楊紹買地瓦券、齊天保上官長孫氏玉冢記，凡地券四、冢記一，都為五種。乃從其所拔什一之中，選其原拓久佚與傳拓至稀之考釋付諸影印，以為將來續有所輯之權輿者也。其中武孟子券為端忠敏所藏，孫成券為黃縣丁氏所藏，字山而精。浩宗、楊紹兩券字體刻畫亦極渾樸之致。按其所影，頗可以為鑒藏之標準。其所釋武孟子券文字，頗於匋齋藏石記、端忠敏、楊惺吾兩家所考有所訂正，可資參證。其論諸券約分兩種：一為買之於人，一為買之於神。其論名買於神者，大抵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記四至，以神祇為保證，至券末書如律令，則歷代因據之，亦可考千百年來相沿不改之俗。雖所影僅此數種，而考僅此數條，為書亦僅此數頁紙，而據其圖象而傳考釋，所得以資印證，亦考古家之一助也。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初二編張鳳編鳳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是編卷首有甚和二十年葉恭綽及張氏自序並凡例六則卷後爲二編木簡釋文與出處及史氏原釋表卷中所錄初編爲沙氏已印之簡二編爲馬氏未印之簡乃據史坦因即斯坦因所得西陲古簡合其已印未印彙而編之者也考斯氏訪古西陲諸簡初經法國教授沙究博士據其中文可紬繹者爲之考釋

印而未行繼由英國以其全部畀之法教授馬伯祿氏俾之考訂羅氏印入流沙墜簡中者僅以沙氏所已印者爲限其未經沙氏考釋者均未錄入及斯氏所得一部分此則張氏留學歐洲從馬氏處所攝之影斯氏諸簡之影歸國後以羅氏所印者僅沙氏印而未行之一部馬氏所考訂者亦久未成書因據所攝影本分別釐訂以沙氏已印者列爲初編以馬氏未印者列爲二編兩編所錄乃斯氏所得木簡之全部其所撰釋文則以初編之簡已有羅王兩家之考釋在前無煩蛇足故僅以二編簡內之文字爲限校其所釋之文但有釋而無考雖不及流沙墜簡之考釋多所考訂而論其印所印之簡則釐斯氏所得之漢晉諸簡悉彙采是編其有功於考古之學又在流沙墜簡之上矣

萬里遺珍拾補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萬里遺珍拾補一卷、鄒安輯。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光緒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徒縣知縣。所輯藝術類徵、草隸存、雙玉鉨齋金石圖錄、古石抱守錄、廣倉專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共和五年丙辰七月鄒氏自記、券內錄地券四種、一爲晉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朱曼妻薛買地券、一爲晉公孫仕買地券、一爲北魏張□始買地券、其一爲建元二年張執買地券、則以紀元年月及出土地址、考之當爲西漢而不能遽定者也。據其自記所述、曾有幽契錄之輯、繼以羅氏已有萬里遺珍之作、又以羅氏所輯只有五種、而其所藏中平鉛券、亦未續錄、乃將其幽契錄中可信者一一拾補、以續羅氏原作、遂成是編、一一中所錄各券、惟張□始券、以其已載於匋齋藏石記、釋文從略、餘則於所圖原券之後、附以釋文、惟朱曼妻薛買地券、附以吳承志前語而考修、只略爲考記、較之羅氏原作、考釋雖不及其詳、而選擇之精、殊不在羅氏原作之下。考六朝以前地券之書、體文字者、與羅氏萬里遺珍、合而觀之、可以十得八九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雙玉鉨齋金石圖錄　廣倉學宭排印本　馮汝玠撰

雙玉鉨齋金石圖錄一卷，鄒安輯。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是編不著輯者姓名，卷首尾亦無序跋，惟錄三代至宋之金石，而第標其名於圖側，初不知輯自誰手。據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考之，始知其為鄒氏所輯也。卷中圖象凡玉鉨二、鐘三、鐸一、鼎六、敦、尊、壺、甗、盉、匜、缶各一、盤二、西周泉權、秦量詔各一、漢鈁一、洗二、壺一、晉洗一、宋硯一，都三十種。其中首列之□玉王鉨及義楚耑、旅鼎、齊陳曼簠、周泉權、秦青柄小量，皆金石中剝品。其虢季氏子組壺、虢季氏子組盤兩器，其銘中姓名尤可與虢季子白盤銘互證。考吳雲虢季子白盤跋、銘考謂虢為國，季為其字，子白為其名。陳介祺虢季子白盤銘考謂子白或釋子伯，祺釋如字，如齊桓之名小白，不得以季名伯，亦以季為子白之字。今以卷中所錄虢季氏子組兩器銘證之，盤銘季字下有氏字，壺銘季下子上一字漫漶不清，例以壺盤銘季下氏字，其亦為氏字亦可斷言。以之證虢季子白盤銘，其銘季字當亦為子白之氏，而非子白之字。吳陳兩家釋季為字之誤，並可據此訂正。是編雖所錄彝器無多，其有裨於考釋彝器之文字，正非淺鮮也。

摹廬金石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摹廬金石記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宧，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契賸義、漢晉木簡考畧、列國帑考、漢封泥考畧、摹廬金石經眼錄諸書，多已承鈔編，前後無序跋，惟著考跋十四通，雖署名金石記，而所考跋者曾無一吉金，只石刻十三種、專刻一種而已。其所考跋，為數雖甚寥寥，而考定魏大將曹真碑陰題名、楊安定楊綜，即漢晉春秋諫止曹爽之主簿楊宗、隋安喜公李君碑，其祖某超即北魏懷令墓誌之中懷令之李超，銘書依據殊非撫拾空言者比。其考定焦山鶴銘，謂欲定碑之年月，須以碑所引地理稽之，曰丹楊外仙尉，隋書地理志丹楊郡注云：自東晉以後置郡，屬揚州。梁以來置丹楊尹。曰江陰真郡宰立石，地理志毗陵郡江陰縣注云：梁置。洪亮吉補梁書疆域志引寰宇記云：梁敬帝太平三年分蘭陵置江陰縣。是碑立於梁敬帝以後無疑。天監以後之壬辰為陳太建四年，甲午為太建六年，碑不類唐人書，故定陳為陳時物。其以江陰分縣之年與碑中之甲子互證，定其時代，較之自來考焦山鶴銘，或指為梁之陶隱居書，或指為唐之顧況書，毫無根據者，尤為親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秦漢瓦當圖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圖記四卷附補遺清朱楓撰楓字排
山又字近漪浙江錢唐人著有雍州金石記古金
待問錄諸書均已著錄是編首為乾隆二十四
年朱氏自序及其七言古詩一章次為目錄次
為瓦圖各附以考末為補遺並附詠瓦詩二章
計所圖秦漢瓦三十二種其中字異而文同者
十有六種較之畢秋帆秦漢瓦當圖所錄四
十種程敦秦漢瓦當文字所錄一百五十九種
王福田竹里秦漢瓦當文字所錄六十三種羅
振玉秦漢瓦當文字所錄三百一十九種均遜其豐
富其於八風壽存當並誤釋八風合文為益
字於宜富當貴瓦中間千金兩字並誤釋
為劉字考釋亦遜於諸家之詳覈惟林氏
甘泉宮瓦記後彙輯秦漢諸瓦之研朱氏是編
實為嚆矢其所刻瓦圖為高雲閣昆仲以古
磚鍥華摹之較程氏所圖之苑錫為尤精其
補遺內所圖長樂未央半瓦為溝間簷際之

瓦其形制與尋常半瓦迥異亦諸家校輯所
未經見惟所錄種類所附考釋皆遜於諸家
而研考秦漢瓦當之文字諸家之前仍宜首
及是編也

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又字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是編不著刊刻年月、卷中鈐有椽孫一印、知為鈕錫曾所藏、據此證之、當是道咸時刻。卷前後無序跋、首葉題曰小蓬萊閣稿、首行則題曰秦漢魏六朝碑刻輿地考、卷中於碑刻地址獨詳、首行所題輿地考、當是黃氏稿本原題。其首葉所題閣稿者、當是後人刊此稿時因其有小蓬萊之稱、遂即因其閣名題以冠之、蓋非其原題也。考黃氏此稿、葉氏金石書目、田氏金石名著彙目、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均未著錄。卷中碑刻標題之下、僅注某年某地或藏於某家及其訪獲拓副之年。其碑刻地址、間有缺略、殆其草創未定之稿。惟所記朱長舒石室畫像題字、於乾隆甲辰與縣令馬于荃剔出朱長舒之墓及金五等字、並最後一石朱氏鮪、嘉亭、萬吉祥等字、晉太公呂望碑

於乾隆丙午獲上段於衛輝府署、與人家室中、又於辛亥獲其下段、合而為一。隋□以遵妻殷蔡造像、在濟甯晉陽山石佛足旁、於乾隆壬子訪得。章仇禹生等造像碑、碑為二、於乾隆辛亥得其上段、秘書郎張公銘於乾隆甲午據邢侗所撰縣志訪得、於訪獲各碑記載特詳、頗資徵考、足與其所撰岱巖訪古日記、嵩洛訪碑日記並傳也。

求古精舍金石圖 雕劍樓原刻本 馮汝玠撰

求古精舍金石圖四卷 清陳經撰 經字抱之浙江烏程人是編卷首為梁同書題耑次為阮元潘世恩吳雲黃丕烈倪偉諸序施國祁跋許宗彥吳翌鳳施嶌諸題詞及嘉慶十八年陳氏自序卷末與其小像卷末為林從炯楊鳳苞陳鑾及其自跋卷一圖商周以後彝卣洗鐘鐸之屬卷二圖商周以後匕首戈劍鉤弩鐖錢刀布泉母鏡鑑之屬卷三圖漢官私銅印圖印瓦當之屬卷四圖漢晉以後古磚據阮序所述謂其書中缺如意一件不過宋以後物與各器不相稱擬去為是今所圖各器中已無其器蓋為文達審定之後撤去如意所刊之本也考其圖中所列各器殊無奇特罕見之本品其中官私印瓦當古磚所收之品且不及近時諸家所輯千百分之一二殊為簡陋不惟視張氏金石契不可同日而語即視鮑氏金石屑馮氏金石索亦未足並駕齊驅即就其考釋而論亦頗遜于

諸家惟所考周之上制中制諸劍據器以定周尺據尺以證鄭注辨戴東原所謂脫廣四面則長倍之為白為臆之誣謂其不覩古器与鄭立異為妥獨稱確當吳序稱其所載銅劍周尺考據精審洵能道其所長若潘序稱其遠過其鄉張氏之金石契則未免譽之溢分矣

宋徐鉉臣臨碣石頌進鈎本　石印本　孫汝玠撰

宋徐鉉臣臨碣石頌進鈎本一卷，清孔昭孔鈎摹。昭孔字味若，江蘇江陰人。是編前為鈎摹臨徐臨原篆，後附嘉慶癸酉孔氏自跋及吳儁、楊沂孫兩跋。據孔跋所述，乃據柳貫、趙孟頫、揭傒斯、文徵明諸人所題墨本鈎摹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其記其巡行天下立石者七，嶧山一刻僅言立石，未錄其文，其泰山、琅琊、之罘、東觀、會稽、碣石六刻，雖記其文，今僅泰山、琅琊兩刻尚存殘字，餘皆已失傳。嶧山一刻，相傳鄭文寶所刻徐鉉臣臨本，傳其文以補史記之遺漏。碣石一刻，亦賴有此孔氏鈎摹徐鉉臣臨本，傳其文以與史記相校勘。是本頌文墮壞城郭，而後與史記所記患因其墮壞城郭，而前史記則自遂興師旅而起。其詞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是本則自皇帝建國句起，其詞曰：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輒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群作，上頌高號，爰命休烈，羣臣奮威，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強，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彼此互勘，史記所記文字既有遺落，詞句亦復顛倒，繹其辭義，原文不應如是。若有舛訛，非是本所錄，則起記分明層次出州條不亂，必為原文，雖寫自臣鉉，臨摹而斯原蹟要非偽體虛造，必有所本，援以補訂補史記之訛舛，實為金石著錄之中重要文字。至其從原墨鈎摹，較勝於鄭氏嶧山之刻，猶其後焉者也。

兩罍軒重摹化度寺碑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兩罍軒重摹化度寺碑一卷，清吳雲鈎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著兩罍軒彝器圖釋等書，已著錄。是編前列鈎摹歐陽信本所書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原碑，次附鈎摹翁方綱、王文治、李宗瀚諸跋，末附李宗瀚所次續跋及同治壬申吳氏鈎摹付刊時跋為之殿。據其自跋所述，乃據臨川李氏所藏宋拓陸謹庭渭即弇州第一本鈎以付刊者也。吳氏二百蘭亭齋摹刻金石文字多種，均有考訂，甚中窾季子白盤銘，於張石洲、呂堯仙、陳壽卿、翁叔均、瞿珍之諸說之外，別有考定於號地考者，來西南北之分，詳諸說之所未詳。唐溫虞公碑考其銘為魏太中大夫，證與唐宰相世系表合，亦為王虛舟、王述菴兩家考證之所未及，尤足以資考古家之徵考。是編鈎本，并不過存唐刻原石殘字於碑中，文字無所考定，殊未足與其所摹金石諸刻同日而語。惟化度寺碑，在鄭樵金石略所列歐書二十二種碑之中，推為第一。自宋碑石三斷之後，原刻傳世者極少，世所見者無非兩宋之翻刻，不惟神采全非，即文字亦多訛舛。是編為臨川李氏所藏宋拓原刻，廬山真面，具存於此，以辨宋後諸刻之失，亦考是碑者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要金石略 光緒校刻本　馮汝玠撰

高要金石略四卷，清彭泰來撰。泰來字子大，號編僊。題撰者名字、籍貫未詳，首尾亦無序跋，撰書年月無可考。卷中惟錄高要一邑自晉至元見存之金石，每種不題標目，亦不詳原刻尺寸行字之數，惟錄石刻原文。原文之後附以所考。其前人曾有考跋者，則錄其考跋於所考之前。其非見存而昔曾見於著錄者，則各依時代附記於各卷之末。考其所附之考，於翁氏粵東金石略、阮氏廣東通志及舊縣志書記誤者，悉為訂考訂較之。翁阮及縣志所載，殊為詳碻，其所錄金石，以宋近最詳，分地記錄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證之，雖分編所錄宋陸和御書詔書碑、包孝肅詩、皇祐碑題名、王彥和等題名、劉敞之題名、黃執矩題名、許奇及題名，及玉皇殿碑與絡羊峽摩崖詩字，為是編所遺，而是編所錄余冀詩碑字、譚君題字及癸未秋碑字，亦為分編所遺，綜此各有詳略，亦足備參考。至所錄唐頂湖龍潭仕庵碧常所刻涅槃經，以正法眼藏諸字，為從來金石家未經寓目，尤足以補前人著錄之所未及。考高要之金石，既稍搜羅詳備，考證精覈者，向推武虛谷偃師金石記。是編所記高要金石文字，其搜羅考證，亦正不在武氏所記偃師金石文字之下也。

簠齋藏古目　影原寫本　楊殿珣撰

簠齋藏古目三冊，清陳介祺編。介祺字壽卿，別號海濱病史，山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侍讀。其藏器目，江氏靈鶼閣所刊兩本均已著錄。是編一二兩冊之目，乃其手寫所藏三代彝器、古兵、秦漢、六朝諸器之目，依原裝十七冊分冊編次名冊器目，之後附其曾孫文會補入之目，及其和甲午付印時跋。三冊之目，分四類：一為所藏齊魯周秦兩漢瓦當，一為所藏古封泥，一為古朱文官私印，一為錢范，亦其手寫。凡其所藏諸器，其目悉著於三冊之中。較之江氏靈鶼閣叢書所刻兩目，為王戟門從王文敏以所錄傳鈔者，詳略多矣。江刻兩目，一錄一百七十九器，僅三代彝器而無古兵；一錄二百七十四器，彝器之外兼及古兵，不惟瓦當、封泥未經采入，即秦漢以後之權量、詔版、鼎、洗、弩機、泉范、官私印等銅金屬之器，亦概未收錄。是編則盡其所藏，悉數臚列，其並其祕不示人之毛公

鼎，其曾孫亦為之補入，乃其祖孫合前後合定之本，非江氏所刊出自展轉傳鈔者比。考簠齋所藏諸器者，靈鶼閣所刊兩目之外，當以是編為主也。

求是齋碑跋 舊鈔本 馮汝玠撰

求是齋碑跋四卷，清丁紹基撰。紹基字聽彝，江蘇武進人。是編前後無序跋，卷首亦無目錄，卷中惟錄碑刻題跋。卷一為題漢至北齊碑刻跋，卷二為題隋至唐開元以前碑刻跋，卷三為題唐開元以後迄五代碑刻跋，卷四為題宋元碑刻跋。據其跋中所題年月考之，最前者在光緒七年，最後者在光緒二十年，知其所題若跋皆光緒以前之甲午以前之作也。各卷所跋無一評騭空言，專以考據為主。其題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南陽堵陽韓□□神道碑闕額，據魏志韓暨傳，定為韓壽之神道碑額，其題定州刺史段公祈岳降雨之頌，據北嶽禮廟碑陰所紀段公德政，定段公為段楷，最為確切。其於婁山刻石，據漢陽泉使者熏爐款識，題六安十三年，謂趙廿二年亦即其例。又謂漢時王趙者，高帝時有張耳，孝惠高后時有隱王如意、共王恢、幽王友，均享國日淺，不及廿二年，惟趙王遂以孝文元年紹封，二十六年，孝景三年反誅，繼之者為敬肅王彭祖，於孝景四年徙趙，六十三年薨，歷後頃王昌、懷王尊、哀王高，又皆不及廿二年，惟共王充以元康元年嗣，五十六年薨。同時復有平干繆王以元鳳元年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亦稱趙王。繆王廿二年正共王充之八年，不得復以趙紀元。共王廿二年立國已百有餘年，不當云趙廿二年。趙王遂以幽王子紹封，亦非始封之君，不得云趙廿二年。惟趙敬肅王以孝景四年徙封，廿二年為武帝元光四年，彼時海內晏安，故與其群臣上壽。定其石刻為漢武時物，雖不足據為定論，視以為戰國之趙與十六國之趙者，殊較有依據，亦足備一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碑小箋　光緒十四年刻本　馮汝玠撰

讀碑小箋一卷，羅振鈺撰。振鈺字非寶，上虞人，後改名振玉，改字叔言。是編卷首自記署名振鈺，乃其未改名字以前之作。容氏金石書錄目題爲振玉者，係據其已改之名，非是編付刊時所原署也。編中首冠其光緒甲申羅氏自記，次即繼以讀碑所箋諸條，凡錄所箋百則，皆以碑刻爲限。其中考文訂字，於金[illegible]錄、金石錄、寶刻類編、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九曜石考、金石萃編皆有所訂正，而於王氏述菴金石萃編訛誤之處，訂正尤多。其三國志、新舊唐書、史通、晁氏讀書志諸古籍有訛誤者，亦隨有考訂。維所箋一百則，而所據碑刻書撰人之署銜官階，審虞永興所書破邪論、歐陽詢所書[illegible]、玉華墓志之僞，定等慈寺碑爲立於貞觀十一年，皇甫誕碑立於貞觀十七年，皆確而可據，足補諸家考證之訛漏。至其據李陽冰拪先塋記考撰文之李季卿，舊唐書附李適之傳，爲適之之子，新唐書附李適傳，爲適子，舉以碑文與兩史相證，定當爲適子，舉四證以定沈炳震兩唐書合鈔疑不能決因而兩存之案，則考訂爲尤爲精當也。

古明器圖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鄒安珍撰

古明器圖錄四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五年丙辰五月羅氏自序及器目。卷中所圖明器，卷一爲男女及鬼神之屬八十有三，卷二爲任器之屬三十有八，卷三爲家畜之屬四十，卷四則壙中之孝子烈女諸專爲二十四爲之殿，都凡一百八十有一器。考古記明器之書，前人籍中僅有宋岳珂所撰古冢盤盂記及博古圖所載之一，陶齋錄外別無所聞。是編所圖各器，據其自序所述，不過近時出土百千萬中之一二，尚不及其什一。而男女及鬼神之屬，有介士，有金豎，有侏儒，有樂伎，有舞伎，有馬上伎，有魌頭，有十二月神。任器之屬，有簋，有尊，有壺，有鼎，有奩，有壺，有瓶，有罌，有酌器，有羽觴，有甑，有鐃，有硯，有印，有屋舍，有防舍，有竈，有井，有碓，有杵臼，有斗，有車。家畜之屬，有駝，有馬，有牛，有羊，有豕，有犬，有獸，有雞，有鴨，有鵝。惟所圖僅爲出土明器百千萬中之一二，而較之博古圖所載之一具，固已十百倍之。考古明器者，即以推之，當十得四五。其所附各專孝子之名，曾參、老萊、王祥、丁蘭之外，有孟宗、劉殷、鮑山、姜詩、劉明達、趙孝宗、王武子、蔡順、田真、陵子諸人；孝女之名，曹娥之外，有魯義姑、王昌女諸人，爲前籍之未見，亦並足資考證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倉專錄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廣倉學宭專錄，又名專名門名家，初集一卷、二集一卷，附補遺。姬佛陀編。輯佛陀字覺彌，雅甯人。是編首有羅太隆序，及共和七九年戊午姬氏自記。據其自記，所述助成是編者，爲江甯胡𡌦鏞、永昌鈕杭、褚禮堂德彝、順德蔡哲夫守諸人，其相與審定者，則杭州鄒適廬安也。初集所錄凡百種，二集所錄凡一百四十餘種，補遺所錄凡數十種，通計將及三百種。志書與畫並工，及近時未經著錄之品。其文有篆、有隸、有楷、有草、有畫像，其類有專、有志、有莂、有雜器。其王文驊天壤閣雜記所記之齋字專、劉寬夫所獲之漢河獻王君子館專、吳退樓霽軒尺牘所記吳縣橫山涇出土之太元九字專、高麗之好太王陵專，及倪模舊藏之吳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券、童二樹舊藏之晉楊紹買地券，並近時出見之晉房宣、唐趙仁寺志，悉在其中。並有倪模、吳廷康、劉鐵雲、王崇烈、王懿榮諸人題記，然往無年無義，不甫雜。近時出見，日出不窮，是編不能悉錄，而即其所錄者言之，固已集古專之大觀矣。

慕廬金石經眼錄 原石印本

僞汝玠撰

慕廬金石經眼錄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庵、江蘇丹徒人、是編首冠序跋、推錄銅器匋瓦題跋二十餘通、據其卷尾附自記、乃其慕廬叢書之一、原爲四卷、此則從其四卷之中抽印單行者也、所撰題跋、僅寥寥二十餘通、文字無多、然非曝書亭潛研堂石經閣古泉山館諸家金石題跋累牘連篇者比、而專事考證、亦非空言評騭者所可同語、其漢陽侯者舍墓墐跋、定其器爲霍賦子賓穆、爲上安侯劉野鑄、漢馬柳臨菑等四銖跋、定其爲漢文景間郡國自鑄之錢、皆足備一說、以資參考、至其漢新郪虎符跋、謂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新郪縣、應劭注、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爲新郪、漢章帝時封殷後、更名新郪爲漢初所設縣無疑、又謂符文云右王、似非天子之頒命語氣、又以高惠諸侯王表、景帝子江都易王非以二年三月丙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新郪既屬汝南、符文之王當爲汝南王無疑、辨正王國維校魏策秦伐魏取郪丘一語、定爲秦制之誤、則語語皆有根據、考訂尤爲精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鐵函齋書跋 十萬卷樓原刻本 馮汝玠撰

鐵函齋書跋四卷，清楊賓撰。賓字耕夫，別號大瓢山人，浙江山陰人。所著大瓢隨筆已著錄。是書原稿六卷，向無刊本。此係道光中楊霈得趙子鶴所鈔六卷本，並楊龍石從別本補入墨蹟錄存各跋，為之編次付刊者。卷首為康熙四十七年大瓢原序，次為楊氏編刻時所撰例言目錄，卷末附楊龍石題語，並楊補入各跋原目及摘錄金石萃編各跋之目。卷中所錄各跋，卷一為周秦漢吳魏晉碑帖三十六首，卷二為晉王羲之諸帖跋四十八首、蘭亭考一首，卷三為晉梁北魏隋唐碑跋五十二首，卷四為唐元宋元明清碑跋帖跋共三首，凡跋一百八十六首、考一首。魏錫曾續語並題跋，謂是編論書多自道甘苦之言，敘明以誤刻摹碑本，亦詳勝之資考證。今參考其跋，以智永千文為薛氏臨摹，及推東陽蘭亭在諸刻之上，尤具特識。今考其所跋，所記

魏氏所論之外，所記周穆王壇山吉日癸巳石刻，石刻粗頑，確是三代時物；秦李斯秦東門三字，在海州馬耳山石壁中，為其弟所親見，亦皆是為考證之資。惟其百數十跋中所記原刻，不若所記摹本之多耳。

退庵書畫跋（題） 梁氏原刻本　僑汝玠撰

退庵書畫跋（題）二卷、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主事、官至江蘇巡撫。著有三國志旁證、文選旁證、南省公餘錄、樞垣紀畧、退庵隨筆、歸田瑣記、閨秀詩話、制義叢話、楹聯叢話等書。是編前後序跋、惟分上下兩篇爲二卷、亦梁氏刻本、與其道光二十五年所刻二十卷之金石書畫跋卷數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疑其爲未定之稿。兩篇所錄題跋、上篇跋文二十四首、皆題碑刻之作、下篇跋文二十首、則爲兼題書畫眞蹟之作。通計所題跋文、碑刻實居多數。其碑刻跋文、雖考据評騭二者兼有、不似錢竹汀嚴鐵橋諸人專以考据見長、而於虞恭公碑、謂新舊書皆言貞觀十一年六月甲寅薨、碑作六月四日、是年六月甲寅朔、四日爲丁巳、當以碑爲正、於唐儉碑釋出王氏萃編未釋之字若干、以補其闕、於李文碑、謂孫楨金石評考言碑不

言姓及夫人李氏之誤、於趙文敏書天冠山詩帖、證明詩末由丹陽爲道士祝丹陽乃人名非山名、皆足以資考證、非空言泛論者比。惟寥寥數十通、全非其全豹、考其題跋者、是編亦仍宜以所刊二十卷之金石書畫跋爲主也。

清儀閣古印考釋 風雨樓秘笈及影印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古印考釋一卷，清徐同柏撰。同柏字籀莊，浙江嘉興人，歲貢生。所著從古堂款識學，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野猺及徐氏道光戊子乙未前後兩次題記，卷末有徐氏道光戊戌最後題記。卷中各印考釋，首為璽印，次為官印，又為次為私印，依其姓之字音分平上去入各從其韻，以類相從。末復續考十二印，附詳於自記之中。前後朱墨皆其手蹟。其各條中附粘各簽，則其子士燕所增入。據其所述，是編係據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印而作。稿初成於道光戊子，改定於道光乙未。其附考十二印，則道光戊戌最後增補者也。考其所釋官印，據各史表志紀傳箋注其郡邑名稱，視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吳平齋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殊無軒輊。私印引各史及說文為證，或考其人，或釋其字，亦皆言之有據。其子士燕增補各條亦極詳瞻，可資考證。惜其時古璽發見不多，無由旁證，所釋各璽文字不能如後來陳簠齋、吳愙齋諸家考訂精確耳。

石鼓然疑　珍埶宧叢書本　　潙汝玠撰

石鼓然疑一卷，清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江蘇武進人。所著說文古籀疏證已著錄。石鼓時代，自唐以來紛如聚訟。韓退之以爲周宣王時物，董逌以爲周成王時物，馬定國以爲宇文周時物，其後楊用修、顧亭林亦主馬氏之說。述祖謂檢周書，其事有與詩適合者，非僅西狩岐陽，徒以得地爲徵，始識之以備一說。是又因馬定國諸家之說而廣其說者也。考其所謂與周書其事適與詩適合者，謂第五鼓詩四章，避□天□靁雨奔流諸句，以前後文義求之，大概言靁雨之害，但其所事即指本紀大統十六年夏五月齊文宣篡其主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伐東，伐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造橋濟河，自蒲坂還而言。又謂第九鼓避水既清，避導既平，避人既正，嘉樹則生，天子永寧諸句，即指本紀太祖獻俘長安，還軍渭陽，於是徵諸州兵，始至乃於

戰所，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而言。又謂第十鼓吳人憼殹，鉞乡敬□，䩘鹵䩘北勿寵句伏諸句，蓋梁人遭侯景之亂，初附西魏之時，爲之哀情極疾，納其質子，受其朝貢，通使往來，無有奄伏，具以告于廟而作，並謂詩中曰天子曰嗣王者，皆謂魏帝，曰公曰君子者，皆謂周祖，以周書附會諸詩章，強支離，又在馬定國諸說之下矣。

兩罍軒重摹漢東海廟碑 原刻本　鴻汝衿撰

兩罍軒重摹漢東海廟碑一卷。清吳雲鉤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刻廣化度寺碑、唐溫虞公碑、宋惠山石床聽松題字均已著錄。是刻前鉤摹東海碑、廟碑殘字，後鉤摹廟碑、陰殘字。碑字前有梁章鉅題字，後有張開福題記；碑陰前有錢泳題字，後有魏源、吳讓之題字及沈濤、許槤觀款，末有同治庚午吳氏自跋。按其所述，是刻乃據顧氏藝海樓所藏舊本鉤刻，前曾刻石藏之焦山，此復鋟摹於版，所以廣其流傳也。考東海廟碑在朐山，即今之海州境內，宋時歐、趙、洪諸家均已著錄。惟據洪氏隸釋云：「京官正月將士往來朐山云海廟一椽不存，自今非罕年前舊物，不復見此刻。」是碑與碑陰在宋已佚，洪氏隸釋所錄亦只據搨本編入。以其所錄與是刻互勘，是刻所摹碑文雖僅「永壽元虞寒面並旁史」九字，遠不及洪氏所錄文字之多，其最後一行「史」字則洪錄所無，可據以補隸釋所錄之遺。其跋中所考證洪氏釋文末行「旁流永著」下云「載垂于億」三字不能成句，當是「載史垂聲」之正，隸釋所釋之誤也。

二百蘭亭齋重摹唐溫虞公碑 原刻本 潘汝玠撰

二百蘭亭齋重摹唐溫虞公碑一卷，清吳雲鉤刻。雲字平齋，又字退樓，浙江歸安人。所刻海漢東海廟碑、唐化度寺碑已著錄。是刻前摹溫虞公原碑三字，後附同治癸亥吳氏長跋。據其所述，生平所見宋拓溫虞公碑凡三本：其一為朱朵山殿撰所藏，其一為閩中孫月生鎮軍所藏，其一為蘇州汪鑑齋都轉所藏，皆存八百餘字。三本之中以汪本為尤勝。是刻即據汪本鉤摹鋟板者也。考溫虞公碑諸家釋文，王氏金石萃編所釋為一千十有餘字，陸白齋所釋為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所釋為二千餘字，均不過辨其形似，非從宋拓本釋出，不無訛舛。是刻係據宋拓鉤摹，無一誤字，雖字數視諸家為少，其所釋則較諸家為可據。諸家所證於溫公祖裕為魏太中大夫，與晉書官正右光祿大夫不合，及唐書大雅字彥宏，其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兄弟一行，而名字互異，均未考及。是刻吳跋據舊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濟南太守恭二子：羨、澹，潛晉河東太守，生嶠，江州刺史、始安忠武公；從子楷，隨桓謚奔於後魏。兄孫奇，馮翊太守，曾孫裕，太中大夫。考裕為羨之曾孫，自楷之後子孫遂仕於魏。碑云魏太中大夫，恰與表合。又據顏魯公家廟碑內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一時人物之選。考大雅之名係以字行，其兩史傳彥將之名大有，亦當改正。其所考證亦闕以正晉唐兩史之誤，而補歐趙以來金石家辨析之所未及。與其所刻漢東海廟碑皆有裨於考訂金石之學，非如所刻化度寺碑僅鉤摹碑字以存匡廬之真面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壬癸己庚丁戊金石跋　晦明軒稿本　馮汝玠撰

壬癸己庚丁戊金石跋一卷，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别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壬戌舉人，官湖北黄岡縣教諭、安徽霍山縣知縣、内閣中書。所著望堂金石文字、寰宇貞石圖、三續寰宇訪碑錄、鄰蘇老人手書題跋、金石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光緒丁未楊氏自序，次為壬癸跋三十一通，又次為己庚跋一通，又次為丁戊跋六通，凡跋文三十八通。其壬癸跋皆題其己與端忠敏公兩家所藏金石之作，其己庚丁戊諸跋則不限於兩家。其曰壬癸、曰己庚、曰丁戊者，乃就其所題之年分别標題之也。考其所跋，專以考據辨證為事，與竹汀、鐵橋一派。其中漢武梁碑跋辨金石後錄以中毛貫長御鄭康成為正義，而指漢初詩之四家之誤；吳天發神讖碑跋辨朱竹垞西渭華嶽别是一人之非，則較之諸家題跋其辭尤辨。至三體石經跋謂衛恆傳稱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謂衛敬侯初學古文於邯鄲淳，及書石經乃反失淳法，怪其不遵師法也。不知石經失淳法與敬侯何涉，而載之恆傳，從未經人道及，則所見尤為獨到也。

古誌彙目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古誌彙目六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號襟霞浙江會稽人所著漢劉熊碑致袁州石刻記夢碧簃石言古誌新目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庚申甲戌顧氏前後兩序卷一爲周至隋及僞鄭等誌卷二三爲唐誌卷四爲唐至五代及北漢等誌卷五爲宋誌卷六爲遼金元明等誌不論存佚不分專石惟以誌墓之刻已見於著錄者爲限徵引各家金石著錄之

古誌多至數千餘種搜輯極爲宏富其每種標題之下分注書體行字數年月日及所撰著錄之書並將各家著錄之標題書體年月日彼此歧異者分疏所注各書之下注明某書作某以備後人參考尤足爲考古之資惟於近時恆農出土之漢時徒隸葬專先後見於陶端氏陶齋藏專記羅氏恆農冢墓遺文諸書者竟失之眉睫漏未錄入搜輯尚嫌其未盡備於分注各家標題書體年月日之異

者或舉其書名或簡稱一字或夾敘於所注之書書目之間不復另列或列附於所注諸書之目之後另爲專條彼此不盡一致體例亦嫌其未盡善也

袁州石刻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袁州石刻記一卷，顧燮光撰。燮光字鼎梅，號𥟖癯，浙江山陰會稽人。所著古誌彙目、古誌新目、河朔新碑目、漢劉熊碑考、夢碧簃石言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癸亥顧氏自序，卷中所輯為袁州一郡之石刻，自唐乘廣禪師碑起，至元袁州路修建記止，凡輯錄十有九種，每種悉錄原文，原文之前惟標題石刻之名，及其尺寸書體行字之數，而不詳其地址；原文之後惟錄以前名家題跋，而不加以考證。據其自序所述，記雖成於癸亥，而其所錄石刻實為光緒中葉隨宦袁州時搜輯之搨本也。以與其所輯時期相近之金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列袁州一郡之石刻證之，雖宋孫仮鍾山峽題名、御筆手詔、寶慶光御書牧民訓，及化成巖宋元人陽璵、程師孟、韓仙舒、李達、趙師恕、黎東山、簡正理、蜀無名氏等題名，為彙目所列見存石刻所未錄，而彙目見存石刻所列之宋袁州城記、鍾鍾山法果人□□等殘字、袁州學記、臨江詞、元普陀大士象碑、及元獅子巖青蓮洞等字，是編竟未收入所輯，亦未為完備。惟其編輯之法，一依王氏金石萃編前例，既錄碑刻原文，於篇後錄諸家題跋，於後尚可為參考之資，則較之僅列其目，只可按以考其石刻存佚者，有足多也。

列國幣考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列國幣考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宦，江蘇丹徒人。所著漢封泥考略、殷契賸義、漢晋木簡考略、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為考若干篇，首以古幣皆列國文字，謂欲考列國之文字，必先明列國之疆域；欲考列國疆域，莫如史記各世家、漢書地理志所載之明晰，因以班書為經，史記為緯，考其疆，先定某地為某國之分，總述為篇；次即據其所考疆域，就古幣文之地名附之，以考列其屬秦、屬魏、屬趙、屬韓、屬燕、屬齊、屬楚之分，各從其屬國自為篇；篇末以地名未詳、不屬於秦魏趙韓燕齊楚之諸國之幣，別著其說，附於各篇之後，為考泉幣一門。有清嘉道以後，嗜之者日益眾，考之者亦益精，於舊譜所謂高陽、有虞諸幣，已多識其文字為列國之地名，至馬伯昂貨布文字考，據各幣文字之地名，分屬齊、莒、趙、魏、燕、秦，而見又較前為進，惜其所考之地、所分之國，猶有未盡。是編先定其疆域，次審其文字，以其為某地為某國之地，即定其幣為某國之幣，刪除一切荒邈猶豫之說，惟以幣文之地名為援，最為覈實，不獨諸家考定所莫能及，即視馬氏之貨布文字考，亦後來居上矣。

億年堂金石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億年堂金石記一卷，陳邦福撰。邦福字墨迻，江蘇丹徒人。所著殷契説存、殷契瑣言、古璽發微、漢晉木簡義證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於彝器石刻題跋二十九通，雖其跋紅崖古刻，以古字見於契文，以為契帝之北古与碑之古方同為一地，混華夏蠻夷文字而為一，未免附會。而於戶加里雖、中里雖、月貝里雖、諸雖印，舉說文訓雖為諸為證，以為古人官私畫諾之用，於上里彈印，舉周禮里宰鄭注街彈之室為證，以為漢時街彈之印，於陳棱甸器文之立室事，舉揚子法言重黎篇立事為證，以為治事，於鄭戴父鼎之𪘪字，舉說文𪘪字重文俗作鎡為證，以為𪘪之異文，均有所依據，非強為穿鑿。或斷者沿其所考，左闕鍥之鍥字，歷舉立世阿毗曇論音義引上文奇字云：鍥，下瓜反，鏵刃也。善見律音義云：鍥，戶花反，此古文奇字鏵，漢書獨行戴就傳引古今字詁

云：鍥，臿也。何承天纂文云：臿也，音華，今之鍥也。證明其字為鏵之古文，其器為犁臿之屬，尤可補潘吳諸家所考之所未及，而簠齋以為冢量之誤，殊足以少勝多，正未可因其所跋不及三十通，遂而從而忽之也。

漢封泥考略　石印本　孫海玢撰

漢封泥考略一卷，陳直撰。直字進庵，江蘇丹徒鎮江人。所著億年堂金石記、摹廬金石記、摹廬金石經眼錄、漢晉木簡考略、列國幣考，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錄所撰封泥印文考，與其所撰列國幣考體例相同。彼不摹原幣，惟考其幣文；此亦不摹原泥，惟考其印文。所考封泥，其印文專以漢官印為限，不及吳式芬、陳介祺合撰封泥考略兼收三代古璽及漢人私印範圍之廣。其類別僅分漢百官、齊百官、梁楚官、太守、郡尉、侯相、令長、丞尉、鄉侯、雜官、新莽官印為七類，亦不及陳吳考略所分漢時封泥為漢皇帝璽、為漢諸侯王璽、為漢王國官印、為漢侯印、為漢郡國官印、為漢縣邑道官印、為新莽朝官印、為新莽郡國官印、為新莽縣邑道官印、為新莽侯子男印、為新莽族女封號印、為新莽諸侯母妻封號印、為新莽國丞官印分晰之詳。其考證總為一篇，亦不及吳陳考略每一封泥印文附以考證，檢尋之便。惟所考封泥，吳陳兩家所藏之外，並有丹徒劉氏、海甯鄒氏、上虞羅氏、吳興周氏諸家所藏，多吳陳之所未見。據其所考，與吳陳考略相參考，亦頗足資互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齋題跋　遯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蘇齋題跋四冊不分卷清翁方綱撰何溱輯錄方綱字正三又字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中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方綱為有清一代金石大家其題跋碑帖往往一碑一帖前後題跋三五次辨論數千言雖偏於評騭者居多而有功於考訂榻拓處視竹汀信堂諸人亦不多讓而於碑帖一點一畫辨析尤細及毫芒尤其專長惟其題跋向無專書止散見於所題各碑帖墨本之中是編所錄題跋畢通即何氏就其所題墨本稿之輯錄者也編中所錄諸跋惟唐廟堂碑唐本有字有蘇齋寫刻本唐碑跋有姚氏從進齋刻本餘悉未經刊傳其王稚子闕郭君碑靈臺碑諸跋辨釋諸字頗多以補洪文惠之訛闕四明長垣華陰諸本西嶽華山碑武梁祠各段畫像題字諸跋往復辨證亦足與阮文達華山碑考黃山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互相參證肅府刻淳化閣帖逐冊逐行細校加以考辨

亦足與所撰蘭亭考相頡頏皆有關考訂金石之作惜其所錄僅限於所見於其所題夏承碑昭法寺碑等跋均未錄入為未為完備也溱字方穀浙江錢唐人考卷內安陽新出四漢碑歟方穀叢中有先子得孔君碣之語以阮文達山左金石志碣為何元錫所得證之知方穀乃元錫之子也

古泉叢考 屏廬叢刻本　馮汝玠撰

古泉叢考四卷，清徐士鑾輯。士鑾字沅青，直隸天津人，咸豐戊午舉人，官至浙江台州府知府，著有宋豔、醫方叢話等書，已刊行。是編書首標題小題在上，題為古泉叢考；大小題在下，題為藏雲閣識小錄第一卷。內小題古泉叢考之後，別題古泉彙錄第四卷之末，別附輯補二則，各卷之末附以張壽跋語五則。據伴跋所述，徐氏手稿原題為藏雲閣識小錄，卷一為古泉彙錄，卷二至四為古泉叢考，今易總題為古泉叢考，而移其識小錄之名於總題之下，存其彙錄之名於卷一之內，乃其校刊時為之改題者也。考其卷一彙錄，但輯各書所載之總論；卷二至四則專輯各書之考，自周景王寶貨起，至唐咸通元寶而止，錄與考詳條下之後，間以所見附識於後。雖述多於作，而所加識語頗於各家論考有所糾正，以之與名家所著諸錄相校，頗可資參考。惟校其所錄各考，祇錄及名家所考咸通元寶而止，於五代十國以後諸泉之考概付闕如。又所錄各條，或頂格，或低格，參差不一，亦無一定之標準。是以不獨其書非完書，即其稿亦非定稿也。

校補石鼓文音訓　原刻本

校補石鼓文音訓一卷，清周庠撰。庠字養田，績溪人。外無可考。是編卷首爲長洲朱孔彰及其光緒二十一年自序，暨凡例四則；卷末爲其弟紹斌光緒丁酉付刊時跋。卷中專就元潘迪一家之音訓爲之校補。十鼓前後序次一依潘氏音訓原排之次。舊其家字句下音訓，於潘氏原有之音訓，則注明原刻；其爲周氏校補者，則加補按字樣以別之。爲核其校補所據，雖僅以潘氏音訓爲限，視各家考釋鼓文，彙集衆說，旁徵博引者爲遜，而但就其所校補者言之，如第一鼓「避毆其樸樸」字，潘方言云：樸，聚也。注：樸屬，聚相著貌。周禮考工記作樸屬，鄭注云：猶附著堅，此毆其樸當指毆其所聚者而言。「其來遺遺，射其貙蜀」，潘注：貙或作貙，謂貙，玉篇同貙，說文貙三歲豕，肩相及者。蜀，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爾雅釋山疏云：蜀之獨者曰蜀，山之孤獨者亦名蜀。射其貙蜀者，當指射其肩相及與獨行之獸言，所射之不一也。又如第十鼓「吳人憐亟」，謂憐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與謂之亟，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憐。其獨得要亦頗足備一說，以資參考也。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札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札記一卷，清劉世珩撰。世珩字聚卿，安徽貴池人。考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原刻於石，石久不存。惟黃丕烈藏有第十二卷，內閣大庫存有殘本數葉，其全書久無傳本。其後有萬歷中朱印本、崇禎中朱謀垔刻本，亦不多見。近所傳者惟阮元文達刻本、影印陸友桐寫本、劉聚卿影刻平津館影宋寫本。阮刻篆形釋文訛脫最多，陸寫本雖經繆藝風手校，訛脫仍所不免。惟劉刻影宋本不惟釋文可正諸本之誤，訛脫即篆形亦不失款識之面目，在各本之中推為最善。此記即劉氏於其影刻時據以校阮刻之訛脫，附刊於卷後者也。是記係記各則，列影宋刻之不誤者注於前，注阮刻之誤者於後。於款識釋文皆兩本對校，並將阮刻脫文字字詳記其數，其於下。通計校出阮刻訛脫一百二十餘條，校勘詳覈，洵為研考歷代鐘鼎彝器識法帖者

不可不讀之作。惟影宋內本內石鼓存字校阮刻為多，且與范氏天一閣所藏宋本不同，而記內僅將十鼓序次與阮刻對校，於其文字同異多寡，概置未校。揆其用意，殆以影宋本移序之中有石鼓多出之字，與楊氏慎所見李賓本同，恐是後人增益之語，故獨於十鼓文字存而不論也。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 原影本 馮汝玠撰

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錄一卷，羅振玉編。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共和丁卯羅氏自序及目錄。卷中錄其所藏金石文字拓本，自曶鼎起，迄文殊般若碑止，計自周至六朝，凡一百七十種，種種不止一本，或二三本至七八本不等，皆毛斧季、朱竹垞、汪退谷、汪容甫、鄭板橋、朱竹君、錢同人、阮芸臺、翁覃溪、黃秋盦、武虛谷、何夢華、孫淵如、張叔未、梁退庵、桂未谷、徐壽臧、吳荷屋、劉燕庭、陳曼生、葉東卿、楊龍石、韓小亭、吳平齋、徐紫珊、方小東、崇雨舲、魏稼孫、趙撝叔、沈韻初、端午橋諸家所藏，宋、明、清初及雍乾嘉道間拓本。每種悉據所藏拓本，按其拓之先後，注明某本爲某時所拓，某拓爲某人所藏，並記其所藏鈐印，又錄其原有題跋。其各拓文字有異同處，凡某字某拓尚存，某字某拓已泐，某字點畫某處剝失，某拓與某拓不同，每本一一比校，詳注於各本之下，並將以前人著錄

誤釋之字，隨文舉正，不獨可據以校勘各錄之碑文，並可據以鑒別新舊之拓本。惟名爲所藏金石文字簿錄，實爲校勘碑文鑒別拓本之記載，殊非范氏天一閣、葉氏菉竹堂等碑目僅標識其名，略舉年月書撰人姓名者所可同日而語。惜其所錄僅及六朝而止，其所藏李唐以下諸碑，續校因有喪明之痛而中輟，未克竟其全功也。

昭陵碑錄　原刻本

鴻汝諒撰

昭陵碑錄三卷附錄校錄札記補一卷附校記、羅振玉校錄。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是編卷首有光緒戊申羅氏自序，卷分上中下三卷，錄温彥博、段志玄、安縣主、孔穎達、順義公、房元齡、褚亮、豆盧寬、薛收、高士廉、崔敦禮、張胤、李靖、尉遲敬德、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清河公主、紀國王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牛秀、姜遐等碑凡二十八碑，卷後附錄校錄札記，前為宋明清歐趙以下十七家著錄昭陵八十八碑表，次為石墨鐫華、醴泉縣志、昭陵石蹟考略、雍州金石記、昭陵碑考及見錄諸碑字數表，並逐碑記其補正字，諸家著錄碑文字數，補錄卷首有宣統元年羅氏自序，卷中錄字文士及、程知節、越國太妃燕氏、房仁裕、周道務等碑，凡五碑，末附補校，前錄誤字，並宣統二年羅氏後記，乃據其已成刊成之本，前錄重校崔敦禮、乙速孤行儼、唐儉、姜遐諸碑文，跋刻十餘板，又補錄後五碑之文，並校其前錄訛脫未盡之字，廣經修改而成者也。所錄之碑，較林氏昭陵石蹟考略、孫氏昭陵碑考均有增益，所錄碑文亦視各家著錄所補缺字多或加倍，少亦增多數百字，所正訛字亦極夥，其中順義公、崔敦禮、乙速孤行儼、唐儉、姜遐等碑，並據麗芝閣、徐梧生、秦炯孫、劉會之諸家所藏善本，校錄尤為詳覈，考昭陵諸碑者，允推是編為最善。惟是編前有沈氏晨風閣叢書本，止有前錄二十八碑，無後補五碑，其中崔敦禮碑文亦止據陸氏金石續編所載錄入，其尚未據麗本校錄，其唐儉、乙速孤行儼、姜遐等碑文，亦未尚未據各家藏本重校，遠不如是刻經校補之完善，此又考羅氏是編所不可不察者也。

臨淄封泥文字敘目　叔海慶存印本　　馮汝玠撰

臨淄封泥文字敘目二卷，王獻唐編述。獻唐，山東日照人。是編前後以敘目分卷，上卷為敘，下卷為目。敘分兩節，前詳考出土之地址，後詳考封泥之文字。目分周璽、秦官、漢朝官、漢侯國官、漢郡國縣鄉官、漢邑官、漢私印、無考漢印諸類，末以晉官附焉。考其所列封泥，惟末附晉官印為北方出土，非臨淄所出，餘則悉出於臨淄縣屬之劉家寨村，無花出土封泥，雜廁其間，與吳式芬、陳介祺合編之封泥考畧、周明泰所編之續封泥考畧不限於一邑者不同。其目所分門類，雖限於所出，不及封泥考畧、續封泥考畧之多，而敘中所考封泥文字，不惟視考畧、續考畧加詳，其辨諸封泥之色，有深赭、淺赭、黃赭、紅色、青灰、紫色、黑種種之別，詳人之所未詳，並足以供參考而資鑒別。至所考劉家寨村為漢時齊之王宮、國都故址，所出封泥為齊之王宮與縣署檢牘所遺，並即印文推知其在西漢之世元封以前，而齊城之內，更有秦代、西漢官署所遺之封泥雜於其中，尋從出土地址考證，則論斷尤為精核也。

懷米山房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懷米山房藏器目一卷，清曹載奎撰。載奎字秋舫，江蘇吳縣人，刊有懷米山房吉金圖石刻二卷，其人事蹟無可考，惟據其所刻吉金圖張廷濟序及曹氏自序之年月，知其為清中葉嘉道間人，與張叔未同時，為南中鑒藏家耳。是目由江建霞從諸城王氏傳鈔王文敏公手錄各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為鐘二、鼎十三、彝五、敦六、鬲一、甗三、簋一、卣三、尊六、壺三、觚四、角一、爵二、觶六，凡四十八事，皆三代彝器，無秦漢以後之器。其藏器中最著名之器，為齊侯中罍之壺。其器後歸吳退樓，即其所取以名齋之第二罍也。目內注明帖作某者，帖即指其所刻之吉金圖而言。今以吉金圖所刻各器與是目所載各器互證，嘉禮壺乃作器觚，則帖有而目無；立戈形觚，則帖無而目有。其帖內漢以下之大官鐘、阿祝鐘、西鐘及大吉兩壺，則是目均未登載，是目所謂帖作某某外，目與帖仍彼此互有詳略，考曹氏懷米山房藏器者，仍須與其吉金圖石刻兩相印證，乃可無所遺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陽縣唐楚州石柱題名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山陽縣唐楚州石柱題名考一卷，清范以煦撰。以煦江蘇山陽人，其事蹟無考。惟詞卷書衣所題年月為道光丁未，編中撰人姓名題為邑人，以石柱在山陽證之，知其籍隸山陽，為道光時人耳。范氏因石柱題名為淮邑郡城石刻僅存桑梓文獻，而金石萃編竟未著錄，乃專為詳考，以成是編。編中所考惟此一種。石柱分八面刻字，第一面為唐河南汝南房墨卿書石柱記，其第二面以下為唐自大和三年至會昌三年官斯土者之題名，雖已剝泐，尚存八百七十餘字。其題名內之郡行餘、崔郾、李敬方、盧宏止，可正郡志及吳山夫之山陽志餘遺；餘作愈，郾作鄽，方作芳，盧宏止作盛和止之誤；李師稷、李德修之授官年月，證以舊唐書，蕭倣由楚遷越，郭行餘由楚移汝，其前後接替年月亦適相脗合，均與史傳足采可資互證。其范氏所考據六典、通鑑、新舊唐書及郎官石柱題名記、柳宗元答韋中立書，於題名內官制、姓名、除授一一辨其異同，加以考定，亦極詳確。至與趙氏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並傳，是為考山陽一邑之石刻者，至所必資。石椎文字，名家多未著錄，范氏是編，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亦復漏載，是不能亟不亟為錄存，以供參考也。

古今錢略 兩儀逸齋原刊本　　馮汝玠撰

古今錢略三十四卷清倪模撰模字迂存又字
韭瓶安徽望江人嘉慶己未進士授翰林院庶
士改官知縣復就改就校官書成於道光元年
至光緒初始由其從曾孫文蔚付梓前有光緒丁
丑孫衣言序末有光緒五年姚觀元後敘首列
清代幣制及清歷朝制錢次分十六類曰幣曰刀
曰布曰圜錢曰副品曰偽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雜
品曰存疑曰存異曰泛論曰源流曰譜錄曰錢制曰

附錄終以題贈敘傳殿之自有清代錢制錢
起迄於附錄釐為三十二卷合以卷首之清代
錢制卷末之敘傳總為三十四卷為全書大體
分法制與圖形為二卷首所列之清代錢制及
三十七卷以下之楮幣源流歷代泣錄暨附錄
皆法制之屬自一卷之清代制錢至卷三十六
之范皆圖形之屬法制與圖形並詳不偏重
一端於古今錢考諸書之中義例此為最善
雖其所收古今錢品僅四千一百餘種不及近
時李氏古泉匯搜羅之富而於有清一代錢
法金幣合甲綜輯靡遺於歷朝錢制與後
博徵前代法制因革足備政書之一家非徒以
鑒別古器為譜錄學之一種而其考定文字
辨證異同亦足補諸家圖譜之闕則殊非諸
李氏專考文字者所可比擬孫氏之序稱其閎
義勝旨為他譜所不及可謂善讀是編能識
作者精義之所在者矣

吉金所見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吉金所見錄十八卷，清初尚齡撰。尚齡字渭園，山東萊陽人，彭齡之弟也。書前冠以翟云升、浦日楷、周春、黃如瑞、牟房、王廣泰及其兄彭齡詩序，並渭園自序，次為總目，次為凡例二十四則，次為古香書舍圖，次為名家題詞，卷首為古圜金刀幣文字考，卷一至卷十四為自周至明歷朝之正品，而各以其時代之偽品附品附屬之，卷十五為外國品，卷十六為各種厭勝錢，卷末為考古瑣言及跋文。其義例既遜於倪氏之古今錢略形制兼詳，其搜輯亦遜於李氏之古泉匯包括無遺，惟以向以晉黃布為太昊金，魯陽布為少昊幣，安陽、平陽、宅陽、陶陽諸布，涅陰小布為高陽金，泰垣字錢為神農金，隶字幣為光衆，隶字大幣為舜幣，安邑大幣為夏幣，扶比大布為商貨者，盡歸之列國，在戴醇士、李竹朋、鮑子年諸家考定之前，能一掃路史詩書一切穿鑿附會之說，其見解殊遠出劉青園認當金、當爰諸幣為虞夏贖金之上，而厭勝品中於祕戲諸品一概屏而弗錄，其去取之矜慎亦有足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鼓文釋存　青池劉氏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釋存一卷清張燕昌撰燕昌字芑堂又字仲魚浙江海鹽人乾隆丁酉優貢生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著有金石契已著錄是編原刊久毀是本乃貴池劉氏據江甯傅春官得於丹徒趙森甫所藏之本重校付刊者其第二鼓後所存半字並張氏題字跋本已失則據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摹以補入故卷末有劉慈石跋張氏此作據范氏天一閣所藏趙松雪舊藏北宋搨本參以顧氏甲秀堂藏本及其所藏元時舊拓校其異同於各鼓沕字闕字據各本考釋之後悉據范氏北宋本另以陰文注其字於下以正傳寫之訛而存宋搨之真並採輯章樵薛尚功董逌潘宗迪郭宗昌鄭樵施宿趙崡及清代朱竹垞褚千峯王昶趙魏陳焯周廣業之說以資博證其各跋之下未及詳者更為補注於後以詳其前之所未盡本因其重摹天一閣原本而作其所摹天一閣本自道光中徐渭仁移置萬竹山房毀於火約庚災後僅有徐氏隨軒金石文字內重摹張刻之本其張氏原刻久已無傳獨賴有是編幸存尚可據其所考與徐氏摹刻互相印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瓊室金石補正　劉氏希古樓刊本　馮汝玠撰

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目錄三卷、祛偽一卷、札記四卷、元金石偶存一卷。清陸增祥撰。增祥字星農，江蘇太倉人。道光庚戌進士，賜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擢湖南道。書前冠金壇馮煦、長洲章鈺、吳興劉承幹諸序，首列凡例十四則，次為目錄三卷。目錄之後為補正，補正之後殿以祛偽、札記、偶存，卷尾附王季烈後跋。是編之作，為補正王蘭泉金石萃編而作。凡原書已錄而不誤者，概不復錄；惟補其未錄、正其所誤，故自周迄於金之偽齊，每錄一刻，標題之後，詳注其尺寸、行數、字數、字徑、地址，全文之後，附以各家題跋，一如原書之例。惟原書唐以下改用正書，此則改從晉始；原書悉用慮俿尺，此則自晉以下改用今製造尺，則於原書之例畧有變更也。至其補正之例，補有數端：原書未錄者，則逕為補錄；原書所輯名家題跋偶有未載者，亦為採入。此補於補正之編之中者也。原書未錄彝器鏡銘甎瓦之屬，不入於補正，另錄于札記，此不補於補正之中，而以札記為補者也。原書斷自金齊，元以後概未採錄，此於元之金石另為偶存，此亦不補於補正之中，而以偶存為補者也。正亦有數端：原書誤者，則節錄其文，指明摘字，據墨本校其缺譌，加以訂正。原書於溪山巖洞題刻，或類列，或分次，此則悉為類列而分別時代，就年月之最先者以類從之。此正於正編之中者也。碑估妄託文人作偽者，另入祛偽，此則不正於正編之中，而以祛偽為正者也。核其所補所正，雖為對王氏萃編而作，而所錄王氏原書未載者，多至二千餘通。搜羅既富，考訂尤精，實駕王氏萃編而上之。萃編一書，陸氏推為宇宙鉅觀，古今傑構，實則王氏之作，書非一手所成，疏誤之處，層見疊出，殊不足以當之。若陸氏是編，以一人之精力，成此等身著作，包羅一切，罕有其倫，斯可當之無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彙目分編　文孫堂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彙目分編二十卷，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浙江學政。著有攟古錄金文九卷、攟古錄二十卷，已著錄。是編首列凡例七條及吳氏自序，次爲捐碑七則、訪碑五則，次爲總目，次訖而都十八行省省定所之金石，分京師、盛京、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名都省爲卷二十，而以吉林、黑龍江、海東諸國附于盛京，西藏附于四川，新疆附于甘肅。都省之下分府，府下分縣，名列其見存而已見者于前，其具載于各書而未見者則另于其後，以待訪別之。仍各依其時之先後爲序。於尚存而已見者，則一一詳注其年月、書體及書撰篆額姓名及其地址；於其具載于各書而未見者，則一一據其著录之書詳注于下。每一卷後更如前例，附遺以補遺，以補各卷所列之漏。凡寰宇古今見存已佚之金石，其目悉具于編，宜合古今各家所撰分地分代見存待訪諸目，彙而爲一。自有金石編目以來，包括之廣，分理之精，從未有逾于是編者。吳氏斯作，可謂於古今寰宇古今金石諸目集其大成矣。按是編與其所撰攟古錄互校，彼僅分年而不分地，遠不若是編既分地復分年之便于檢尋；彼於向無定所之鐘鼎彝器鏡洗等機類瓦之屬悉錄于編，亦不若是編之專以省定所之金石爲限，義例謹嚴；彼于久佚之金石概置不論，亦不若是編另立待訪一門，旁搜博採，足供參考。其書序例皆無，似是據稿本付刊。是編刊行在攟古錄刊行數十年後，序例均完，體例亦遠出攟古錄之上。其攟古錄之所未載，如晉高麗好太王碑、魏毋丘儉征高句驪刻石、唐楚州石柱題名諸刻，亦均補入，當是據攟古錄增修之定本。凡欲兼考寰宇古今見存久佚金石諸刻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封泥考畧　影印本　馮汝玠撰

封泥考畧十卷清吳式芬陳介祺同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內閣學士介祺字壽卿山東濰縣人道光進士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封泥最初出於長安劉燕庭長安獲古編曾錄數十事吳氏筠清館金石亦曾著錄一二但不知其為古人簡牘鈐封之泥知其為鈐封簡牘之泥而輯為專書加以考證者則自是編始是編乃吳氏陳氏兩

家合輯其所藏而成前後無序跋惟每卷列其目於前摹其文於後以類相從所分之類為古璽封泥為漢皇帝信璽封泥為漢朝官印封泥為漢諸侯王璽封泥為漢王國官印封泥為漢侯印封泥為為漢郡國官印及縣考丞印封泥為漢縣邑道官印及地名封泥長老封泥為新莽朝偽官印封泥為新莽郡國偽官印封泥為新莽縣邑道偽官印封泥為新莽偽封侯子男印封泥為新莽族女偽封號印封泥為

新莽諸侯母妻偽封號印封泥為新莽偽封國丞印封泥為漢臣名印封泥為漢妾名印封泥為漢私人印及閒文殘印封泥各類封泥每摹一印文字即附以考證其印文三代而漢私印而外西京新莽官印居其八九可與漢書百官公卿表新王莽列傳互證並可補表傳之所遺而導官作䆃從禾不從寸犍為作楗從木不從牛越嶲作巂從邑不從走尤足正漢書傳寫之訛其考證於漢新官爵郡縣邑道志據百官公卿表地

理志一一加以疏證並於中車司馬嚴道橘園東安平丞載丞諸印特引旁徵定其時代辨其通假考證亦極精確而對於其時旋置旋改之官職郡縣邑道諸名稱考其沿革尤為加詳雖為考輯封泥之作實不啻漢新百官地理表志之疏補繼是編而輯者如齊魯封泥考存鐵雲封泥存鄭盦所藏封泥齊魯封泥集存類有文字而無考證且亦較是編為畧論其所輯之博所考之詳蓋無逾於是編者矣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　房山山房叢書本　馮汝玠撰

石泉書屋金石題跋一卷，清李佐賢撰。佐賢字竹朋，山東利津人，道光乙未進士，官福建汀州府知府，著有古泉滙、書畫鑑影、續泉說，諸書已著錄。是編所題若跋雖僅寥寥數十通，而其中所記北齊尖山摩崖，第一段爲十二行，第二三段皆爲六行；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殘字見存九百零一字；北齊小鐵山摩崖前爲十七行，後爲石頌十二行，行約五十餘字；北齊岡山摩崖存字十三段；北齊葛山摩崖爲十七行，存字將近四百，皆詳考其行數、段數、行數、字數，並其見存字數，足以補正阮氏山左金石志所載之遺漏，沘溪而爲考證山左金石之資。其考定小鐵小摩崖爲僧安道壹所書，發前人之所未發，尤爲確鑿。至評隋岣嶁禹碑，謂其筆畫奇詭，氣概雄傑，所謂龍畫螺書，誠非虛譽，詎作偽者所能造？而前人疑其偽者亦自有說，蓋是碑在衡山真隱屏後，人迹罕至，得見者鮮，所見皆屬翻本，又誤認爲真者，必見原本真搨者也。疑爲偽者皆爲釋文所誤，未見真拓者也。若見而不信者，必無其人。其論真偽之別，更非具有特鑒者不能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理董外傳　原稿本　　馮汝玠撰

說文理董外傳九卷，呂翼文撰。翼文籍貫事蹟未詳。
考惟喻意書所述王湘綺之六書，卷末曾附其說
文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諸例，是編傳內偕省
湘師語之詞，所謂湘師者，當即指湘綺而言。彼
此互證，蓋亦湘綺人，而湘綺之弟子也。是編於說
文九千字中，剔取若干字，依六書之類，各以類
從，援許書原注，申以己意，以爲之傳。其分六書
象形會意諧聲外，指事則分其字爲對文單
文省文增文變文複文六例，轉注則惟取考屢榛
三字，叚借則惟取令長二字。核其全書，就其分
類而論，指事所增諸例，多以應歸會意之字
羼入；轉注僅取考屢榛三字，則不知同建首
意者皆爲轉注；叚借僅取令長二字，則不知本無
其字者皆爲叚借。所分諸類之字，或糅淆亂，或
嫌狹隘，均不足爲訓。而列老字於會意，知爲
未轉注以前之體；列考字於轉注，知爲已轉注以
後之體，則又見解獨能深入，殊勝於諸家互

訓遞訓之說。就其所傳而論，其言許氏諸說象
形，又以形爲从某，皆俗師所補，非其舊，不知許
氏之說形，凡於象某形者，則直曰象某某，凡於
一形而可以兼象兩形者，則但曰从某某，如高之
从冂从口，冂與口皆爲象形，而曰从冂从口；鹿馬魚之
从匕，匕象鹿馬之足，而曰从匕，乃其說形之通例，
而謂非其舊，殊於逐字逐解，尚欠體會。而於
玉字注傳曰：明丨亦爲形，非从丨；於中字注傳曰：
明丨亦隨體畫成之形，非从丨，則又於許氏晰
形分言之例，頗能覺引，亦殊非含混籠統以
解許注者比。雖其所分所傳，瑕瑜各不相掩，而
較其師湘綺之於六書，以明明象形之字而濫
入指事轉注者，則大有軒輊。苟能判其瑕瑜，舍其
短而取其長，尚未始非研考說文之一助也。

天一閣碑目 阮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天一閣碑目一卷清范懋敏編懋敏字葦舟浙江鄞縣人明侍郎范欽之八世孫也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二年錢大昕序後為續增之目編內所列各碑皆明時范欽天一閣舊藏自欽而後傳之三百年雖未散失迄無編次直至懋敏適海鹽張燕昌就其閣鈎其所藏北宋拓石鼓文寓于范氏而錢竹汀適亦在此彼此嗜好相似乃以天一所藏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於世豈非闕事因相約撰次遂助懋敏而成是目計目中所列石刻自三代以迄宋元凡七百二十餘通每通均詳注年月書體及撰書人姓名其明以下者悉不入目則仿歐趙之例也按其所藏之數較之清代乾嘉以後收藏家動盈數千通雖其多寡懸殊自不可同日而語而即就明一代而論如趙崡都穆郭宗昌諸人以收藏者名而郭之金石史都之金薤琳琅所列不過數十通趙之石墨鐫華號稱最富亦止二百數十通天一所藏則多至七百餘通

不惟遠過郭都兩家即視趙氏所藏亦幾增多兩倍不能不推其為明代收藏大家石墨鐫華金薤琳琅金石史諸書四庫全書尚均收入是更不能不亟為存錄也

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 影原稿本　僞汝珩撰

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四卷附一卷，清朱為弼撰。為弼字茮堂，又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慶乙丑進士，官至侍郎。是編第一第二兩卷朱氏原為錯經堂金石跋，第三第四兩卷原題為吉金文釋，附卷則為葉志詵、張廷濟、徐同柏、瑙慎莊、湯金釗、陳慶鏞、莫友芝、俞樾、吳雲、黃彭年諸人之跋，原附於各卷之中。今總題為積古齋款識稿本，不用朱氏原題者，則因朱氏此稿既經阮文達改定以為為款識底本，若仍遵朱氏原題，祇可包括朱氏之原稿，而不能包括文達之改定。其子善旂影印時，乃以諸跋別為附卷，而捋卷首題簽改文達改題錯經堂金石跋為積古齋款識之名，另加稿本於下，以符其名實也。卷中考釋，援積古齋款識對勘，有此本摹器可補阮者，有器形雖佚、款字可補阮者，有阮稿可補今刻者，有朱說可補今闕者，有今刻不列白可證阮所本者，有釋文視阮為詳者，有釋文視阮為略者，有摹文視阮為略者，有與阮刻異而是者，有與阮刻異而非者，有與阮刻異而並存者，有經阮筆改而與今本同者，有經阮芓改而與今本異者，有阮稿葉語可補今遺者，有阮稿與今本不同者，彼此可資互證之處甚多。據以參校，不惟可考其同異，其今本款識中某為朱說，某為阮說，某為阮引某人說，並可於此一一徵之。乃知款識一書，草創出於朱氏，文達不過就其原稿加以潤色增補。阮氏款識與朱氏此稿，兩書須併作一書讀也。

瘞鶴銘考補　端氏刻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補一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號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嘉慶四年重預鹿鳴宴賜三品銜十二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歷充江西廣東山東等省學政順天江南江西湖北等省鄉試主考著有復初堂全集是編首列瘞鶴銘見存字圖及見存字考次列銘書出陶貞白辨瘞鶴銘非出晚唐辨銘下三行非重刻辨銘石移置寺壁辨滄州移石後搨本辨山谷說大字無過瘞鶴銘辨凡為文八篇而附以宋元章陸務觀兩題並考名刻著錄係摹本附于後卷尾為豐潤端方丹徒陳慶年兩氏校刊時跋及陳氏所撰之校勘記翁氏是編係為補汪退谷之考而作所考係據其所藏水搨三本而參以初移出亭拓本計考得存字全字八十八半字十一較之汪氏所據陷之山亭搨本僅得全字七十七不全字九者為多可補汪考之所未及其所辨銘文下三行非重刻謂陳滄洲誤讀馬子嚴題乃改是誤義澄昭並尤足一掃宋人重刻之謬說惟主董逌黃長睿馬子嚴柳貫陶九成顧元慶都元敬孫克弘顧炎武林佶諸人之說以為陶隱居書雖援舊館壇碑為證而石刻既未明著隱居姓名斷為隱居所書終嫌未確則不若張力臣汪退谷王若林諸人付諸存疑之為愈也

山樵書外紀　端氏刊本　馮汝玠撰

山樵書外紀一卷、清張開福撰、開福字質夫、又字石瓠、浙江海鹽人、邑諸生、芑堂徵君燕昌之子、晚客陝西、歸自豫太華歸雲吏、是編前無序目、末有江陰繆荃孫跋、卷中首列宋時重刻瘞鶴銘上一段五十餘字、次列元祐六年米元章題、四行十六字、又次列建中靖國元年賀方回等題、五行三十餘字、又次列隆興元年陸務觀題、十二行七十七字、嘉熙二年范仲宪題、三行十八字、又次列淳熙十一年吳雲壑焦山觀瘞鶴銘詩、十行一百二十六字、末錄堂法帖吳居父焦山題名一則、各條之下更雜引諸書為之考訂、乃表章鶴銘並為焦山紀勝而作、雖止列宋刻及附於鶴銘題名題句、與於鶴銘不置一詞、迥異乎張弨、汪退谷、翁方綱諸家之考辨、而所錄間有諸家採訪所未及、其考證亦復翔實、顧王為鶴銘以外旁徵博引之資、是亦讀鶴銘及諸家考辨者所不可廢、所以繆藝風語其後跋鶴銘無得左宦者之樂、而端匋齋亦即附於翁氏瘞鶴銘考補之後、與之同時並刊也、

平安館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平安館藏器目一卷、清葉志詵藏、志詵字東卿、湖北漢陽人、輯有周遂鼎銘圖詠一卷、葉氏所藏吉金、在阮氏積古齋藏器之後、陳氏簠齋、吳氏愙齋藏器之前、號稱最富、是目所載、計鐘二、鼎十四、尊十五、卣十、壺三、甗二、爵十一、斝三、觶十、角四、觚六、敦二十、簠五、鬲九、匜四、盤一、彝九、鐸一、豆一、節一、古兵劍戈之類十四、秦漢以下權鼎鐘豆鐙壺虎符諸器十五、凡一百六十餘器、較之清儀閣、懷米山房、滂虞壺齋、石泉書屋、愛吾鼎齋、選青閣諸家所藏、不及百器者、皆多所以考古吉金者、於葉氏平安館藏器、在所必徵、惟目載各器、以吳氏攈古錄所記葉氏諸器證之、目中所載不見於吳錄者幾居其半、而吳錄所記葉氏藏器、為鼎中之林父乙鼎、華鼎、子一鼎、伯遲鼎、穌改鼎、卣中之諸婦卣、㒸伯卣、伯㮚卣、仲敦中之孚父、林父敦、卯伯達敦、匜中之亞匜、冊父乙匜、彝中之重屋彝、祖丁彝、亞形立旅彝、父癸彝、北伯彝、己彝、女康丁彝、析父乙彝、郾侯彝、吳彝、爵中之子爵、子父己爵、方吳爵、日斝、父乙爵、父戊爵及朋尊、父丁斝、日壬觶、父丁觶、伯姜甗、杞子孫鐸、龍錞三十餘器、則並為此目所無、此目亦江氏從福山王文敏公手寫之本錄出、而其中與吳錄所記彼此歧異之處甚多、何以江氏彔所錄其他諸家藏器之目、間與吳錄及其他記載出入者、竟大相懸殊、其中同為一器而標題不同者、容或不免、要不能彼此歧異若如此之多、不知文敏當日何所依據、是則祇可存以俟考矣、

雙虞壺齋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雙虞壺齋藏器目一卷，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山東海豐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是目亦江氏所錄諸城王氏家藏福山王文敏公手寫各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為鐘一、鼎十、彝二、觶四、爵十八、尊四、卣三、敦十二、鬲二、甗二、壺一、壹三、匜三、盤二、盦三、觶四、鈃一、銚一、古兵二，凡七十八器。按吳氏所藏古吉金僅寥寥數十器，在當時南北收藏名家之中，不惟與葉氏平安館、吳氏愙齋不足以

相頡頏，即就山左一隅而論，亦與陳氏簠齋所藏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與利津李氏石泉書屋、諸城王氏選青閣、李氏愛吾鼎齋各家所藏差堪伯仲，而在當時收藏名家之中，其名竟與簠齋不相上下，則以吳氏精於鑒賞，所收封泥古印之數甚一不精，所藏彝器雖少亦足以勝多，而其中之虞司冦兩壺與吳退樓之齊侯兩罍彼此遙遙相對，尤烜赫於長江以南、大江之北，故退樓以兩罍名其軒，而所藏名器遂因兩罍而見重於一時，而子苾以兩壺名其齋，而所藏名器亦因兩壺而著稱於當世。是目所載雖與吳氏攈古錄自記藏器小有異同，不能遽認為定本，其於吳氏所藏名器固已十得八九矣。

愙齋集古錄　影原稿本　馮汝玠撰

愙齋集古錄二十四冊，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脩，歷官直隸清河道、太常寺卿、湖南巡撫。著有說文古籀補、字說、詩書，已著錄。是編前有丁巳羅振玉、葉昌熾兩序，及吳氏光緒二十二年自序，並姚華手寫總目。按愙齋自序所述，原為一商周古金文十一卷，秦漢各一卷，漢以後吉金為一卷，共六十四卷。此則分原書之十四卷為二十四冊，

與愙齋原編卷數不符。吳氏手寫釋文考證之外，且有王勝之補書名器釋文及吳氏原考據。葉序所述，乃愙齋猶子訥士屬王勝之重加校董之本，已非原編之舊，故卷中增有王氏補寫各條，不盡為愙齋手蹟。而愙齋手寫集古錄釋文勝稿所載考釋，為齋侯兩壺之類，亦多不見於是編也。惟是編雖非愙齋原編，而但就王氏所理董者計之，其所錄吉金文多至一千一百四十餘器，已與海豐吳氏攟古錄金文所收金文足以相埒。其所考釋，雖不如賸稿之多，而如考釋齊侯罇諸器銘之煌煌大文，為賸稿所無者，則均賴是編以存其說。至每一器皆依原銘影印，釋文之外更加考釋，亦較之攟古錄尤自摹刻釋文之外，間錄名家考釋一二者，足以傳古信今，兼資考證。乾嘉以後、同光以前，集古吉金文者，要推是編最為淵富，而未可因其出於王氏理董，非吳氏原編之舊，輒加訾議。第欲考愙齋吉金文考釋，仍須與其手寫賸稿互

相參稽，始足窺其全貌，不可專限於是編也。

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一卷，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字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直隸清河道、太常寺卿、督辦甯古塔等處防務、屯經東宣、湖南巡撫。著有說文古籀補、字說、愙齋集古錄，已著錄。同光幾俵彝之學風行，當時如陳簠齋、吳退樓、潘鄭盦、吳子苾諸人咸有著錄，其中考釋之精，則推愙齋為最，而愙齋之考釋，則以其集古錄與此稿為最。稿凡考釋鐘彝文字一百三十五通，並附翻字考釋一條於韓侯伯晨彝考釋之後。其見於愙齋集古錄者，僅取聃彝、子璋鐘、邵鐘、非氏鐘、芮仲鐘、魯遵鐘、己侯鐘、楚屖伯鐘、單伯界鐘、生鐘、僕兒鐘、通彔康虔鐘、戎都彝、馭方彝、䜌彝、鮴作召伯彝、師全父彝、毛公彝、靜敦、非向敦、父敦、師虎敦、𨑌彝、己亥彝、丙午彝、屖伯魚父彝、戈非彝、先獸彝、所𨑌彝、史頌彝、仲敦、子負橐形敦、祖庚乃孫敦、癸山敦、南方敦、乙未敦、

大保敦、君夫敦、伯魚敦、取父癸敦、格伯作晉姬敦、雙鳥集木敦、豆閉敦、虘鐘四十四器之考釋，餘則並為集古錄所無，且於齊侯壺銘，其人民都邑之書字，集古錄釋文誤釋為單字者，並已改釋為表，而其見於集古錄四十四器之考釋，不惟詞句多有同異，且馭方彝壺虔以下之考釋，更與集古錄全劇殊不同，惟見於集古錄之齊侯鎛考釋，為此稿所無，而彼此互校，此稿考釋實較集古錄為多，並非集古錄考釋之外零星散稿，其曰集古錄賸稿者，乃後人隨意標題，殊於此稿內容未加詳考耳。考愙齋鐘彝文字考釋者，當以集古錄為參攷，而以此手稿為主要也。

葉竹堂碑目 粵雅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葉竹堂碑目六卷明葉盛撰盛字與中江蘇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謚文莊事蹟具明史本傳所著文莊奏疏四十卷兩廣奏草十六卷菉竹堂書目六卷均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存目中獨此碑目未經採入據目後伍崇耀跋所述此目乃係從吳荷屋舊藏鈔本付刊伍氏未刻以前蓋向無刊本所以四庫全書只錄其書目而於此碑目未錄也目前後無序跋所錄各碑均以時代為次

卷一為周秦卷二為漢至隋卷三為唐至五代卷四為宋金卷五為元卷六則以集帖圖像所類為殿所收秦漢諸碑雖非豐富而於一碑一帖有重摹別本者則各種兼收搜羅宏富可知其博要以歷代圖像別為一類附於卷尾不與其他有文字者碑相雜廁其體例亦殊可取法故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序以東觀餘論宣和書譜金石略墨池編集古錄隸釋金石摠要等書以與葉氏此目並稱四庫全書趙氏金石林時地考提要中亦引及此目而吳荷

屋之筠清館金石文字目於法石刻法易立圖像一類其體例即取法於葉氏此目也

許氏石鼓文鈔　鶚光樓原刊本　馮汝玠撰

許氏石鼓文鈔二卷，清許容撰。容字實夫，又字嘿公，江蘇如皋人，著有篆海、說篆、詩書。康熙壬戌進士許嗣隆之弟也。是編前有康熙戊辰、廣濟金德嘉、上海周金然、長洲孫岳頒及其兄嗣隆諸序，末有胡兆鳳、胡介祉及許氏自序跋。中以摹辨前四鼓之文屬上卷，以摹辨後六鼓之文屬下卷。據胡兆鳳與許氏自跋所屬述，許氏此作係因朱竹垞撰日下舊聞考，以其中所考石鼓三卷屬許縮篆摹刻，許乃躬赴太學手搨十鼓原文，就朱氏所考重加校正，刻以別行，即是編。每鼓悉摹其篆於前，繫以辨於後，名為文鈔，實與嘉慶中楊世春之石鼓文鈔，僅摹十鼓原文與重排十鼓之文，錄潘氏音訓與清高宗御製重排石鼓詩序，不加校正者，名同而實不同。其所摹鼓文，就原石刻字審其點畫，以校諸本之訛；所辨闕字，就原石泐字審其地位，以證諸說之誤，皆確而可據。而其於第三鼓之旲字，大上所從之部，認為從乙在日口中，辨諸家所說從田、從白、從白之皆非，惟潘釋為是，尤為精確。雖不如張氏之釋存志依宋本、尹氏之文滙蒼萃羣書，而較之朱氏原考，則各有所長，未容軒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嵩洛訪碑日記　粵雅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嵩洛訪碑日記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大易，又字秋盦，其父樹穀號松石，故又號小松，浙江錢塘人。官山東兗州運河同知，護理運河兵備道。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碑目、岱巖訪古日記等書。是編原出於黃明經石溪所鈔藏，鈔本但傳為小松之筆，而編中並未著其姓名。伍氏據以付刊時，考翁覃溪撰黃秋盦傳有南游嵩洛語，又其歷任濟甯，而卷末有抵濟甯語，又小松為錢塘人，而記內有絕類吾杭西湖語，又阮文達小滄浪筆談稱小松嘗作得碑圖十二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有此種種可證，而於嵩洛且有訪碑圖之作，斷定是編為小松所撰無疑，因於編首撰人直題小松姓名。茲據伍本錄入，即依伍氏原題。記中訪碑只有月日可考，自九月六日祥符相國寺搨碑起，至十月九日抵濟甯止，計一月有餘，凡搨碑四百餘種，向為搨工遺漏之未拓之碑額碑側，多訪而搨之。其少室闕銘、並林芝□縣上列之字及其前之字、並闕側之三行字、嵩林下隔右二列之伊字、開母廟闕銘與一行前之川郡陽一行、二月一行、堂谿典請雨銘首之維時二字、及其言維何下之嘉字，皆向為人所未見。其中嶽廟前東首石人冠頂上之馬字，則武虛谷諸人屢次遣工披剔未獲，至是始行發見者。是均是行訪而得之，可據以補前人著錄之所未及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米齋蘭亭考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蘇米齋蘭亭考八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又字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卿銜。所著瘞鶴銘補考，已著錄。蘭亭自宋以後，考其真本者紛如聚訟，故宋桑世昌撰蘭亭考，俞松又繼桑作蘭亭續考，是編則又繼桑俞兩氏之考而作也。凡為卷八，首有嘉慶八年翁氏自序。一為考定武蘭亭偏旁尺度，偏旁於姜白石所考十九條、洞天清錄所考四條外，又續考二十九條，尺度用今衣工尺度之。二考神龍蘭亭。三考羣崇帶暢遙五字，以定武神龍及各本互相考校。四考蘇耆本。五考領字從山本。六考行穎上本。七考趙孟頫十三跋及諸雲龍所刻十八跋本。八考懷仁集聖教序所用之蘭亭字，分鑒真存摹存擬三類，舉以為考蘭亭諸字之證。是考合定武神龍諸本，逐字逐行詳加考證，辨析毫芒，窮極幽微，雖僅以時所習見本為據，而視桑俞兩氏之考，其確切實遠過之。與其所撰瘞鶴銘考補，遠勝於張汪兩氏之考，正復相同，可謂後來居上矣。惟置神理而不論，徒斤斤求之於形跡之間，膠柱刻舟，在所未免，則是在讀其考者，遂其會意，勿泥其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甯金石待訪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江甯金石待訪目二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長明之子，國朝先正事畧於長明事畧內稱觀与其弟晉皆能讀書世其家，著有江甯金石記八卷，是編之作，乃因明顧起元之金陵古金石考目不分存佚，因分別見存已佚，就見存者編為金石記，更於見存之外，別以已佚而待訪者另輯成此目，所以与其所編之金石記相輔以行者也。是編前無序目，末有其弟晉嘉慶九年跋。編中於輯已佚金石諸刻，從建康志、金陵新志輯出者居多，外此於一切山經地志、稗官小史亦悉加採擇，所輯多至七百餘種，較之顧考增多至二百餘種，每列一目，於引用各書其載有明文者則注明文見於某書，其僅見其目者則注明目見於某書。搜羅既稱宏富，分注尤極明晰，考江甯一府已佚之金石無蓋未有博於嚴氏是編者，惟前徵廣引於待訪之金石，採輯已極其博，其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孝建、直百五銖等錢，則係當時

通行之貨，非一地獨有之品，与其他古刻金石屬于江甯者迥乎不同，舊志刪除，以嚴體例，不宜更著之於編，乃亦引以取盈，竟與其他金石並列，未免疏之矣。

半氈齋題跋　功順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半氈齋題跋兩卷，清江藩撰。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余蕭客弟子，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宋學淵源記三卷、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是編上卷為題跋本書跋，於金石無涉，下卷所題則書屬可者之金石，可借研討者矣。其金石諸跋雖僅二十餘通，而考其所跋，如題武梁祠畫像，謂顏淋一則，與毛傳卷伯不同，顏淋毛傳作柎子，石刻捣云燃蒸自燭，畫像亦顏淋握火，傳云婦人趨而至，顏柎子納之而使執燭，是柎使婦人執燭也，兩家異說，未知孰是。捣云摍茲續之，蓋蒸盡而天未明，乃摍屋上之草為燭以續之，傳云縮屋繼之，縮與摍古字通，屋下脫一字，據孔疏疑是茅字耳。榜文無屋字，毛傳脫茅字，此又互文可證矣。又謂毛傳之燭以燭為蒸，畫像之燭以燭為照，字同而訓不同。題顏臨十七帖，謂司上有司馬承禎印，承禎武后睿宗時人，在魯公前，不應有此鈐記，可糝一。又署於湖州刺史時，過大歷元年云云。考新舊唐書本傳，魯公代宗時當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飾為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州刺史，又遷湖州刺史。歐陽修集古錄云大歷三年公始為移撫州，公靖居寺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據此大歷元年公在吉州，尚未遷撫州，安得先署於湖州刺史？此可疑二。皆援經援史，與泛為評騭語者不同，即此半氈一錄，亦足資參考也。

錢志新編（詠春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錢志新編二十卷、清張崇懿撰、崇懿字麗瀛、江蘇雲間人、卷首有道光十年湯軺序、次為凡例十則、次為前代錢譜目錄、次為總目、末有道光庚寅尹湘式跋、首至三卷列唐虞夏商周秦齊莒之刀布圜錢、四至十八卷列漢以後至明歷朝之錢、附以明末諸王、而以史思明等之偽品各隨其時附於其末、卷十九列外夷錢、卷二十列無考之古錢及馬錢厭勝之屬、是編於歷朝泉幣、於每一代則詳考其閏國之君姓名年歲及其在位年數、傳國代數暨其一代傳國之年、於每一錢則詳考其當時之君姓名年歲及其在位年數暨其鑄錢之年月、雖亦間引舊志及諸家之說、附於各條之後、而核其全書、則不以泉幣為主、而惟以關於泉幣之朝代帝王姓名年歲世系為主、故所考特詳於此、而於泉幣之應考者、反從其略、與倪模之古今錢略、初尚齡之吉金所見錄、李佐賢、鮑康之古泉匯、續古泉匯諸書、或溯其源流、或辨其異同、或釋其文字、或鑒其真偽、分門別類、各加以詳考者、其宗旨迥不相侔、名為志泉、實藉泉以成其考史之作、是於名家泉幣著述之中、別樹一幟者也、

藤花亭鏡譜 道光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藤花亭鏡譜八卷，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著有論語古解、南漢書、南漢考異、南漢書叢錄、南漢書文字略、金石稱例、續金石稱例、碑文摘奇、博弈書、餘曲譜、詩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梁氏自序。卷中所錄各鏡，一至四卷為有銘識之計鏡，計漢十七器、晉二器、六朝三器、隋一器、唐二十三器、南唐一器、宋十八器、明二器；五至八卷為無銘識之鏡，計漢三十二器、六朝一器、唐二十八器、宋九器，都凡一百三十七器。每一器於其圍徑、重量、銘辭、花式皆一一記載，並加以考證，所錄極為詳備。古鏡一類，自來著錄多附於鐘鼎諸器之後，雖亦知其文字製作與彝器並重，而著錄向無專書。至清乾隆末葉，嘉定錢坫始就其所藏著為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勒為專書，而有鏡銘文僅二十器，無銘文者纔五器，為數寥寥，殊不足以資考證。近簠齋藏鏡及羅氏古鏡圖錄，雖多至一百數十餘種，雖較錢錄為博，而略於考，詳於圖，又祇足以供觀覽。惟梁氏此譜，獨略於圖而詳於考，足備參稽。其所考訂，於鏡背之穿，謂宜稱為紐；於鏡面花之乳，謂爲義須視於葡萄諸鏡；謂宜屬漢，引武帝通西域得葡萄種之於上林苑以誇示外國，皆確有所見。惟於某鏡應屬於某代，其所區分，間不免於臆度，未可盡以為據也。

中州金石目　思進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中州金石目四卷附補遺，清姚晏撰。晏字聖常，浙江歸安人，文僖公文田之子。是編專就中州全省見稱於摹書之金石而作，開卷有姚氏自識數行，卷末有其猶子覲元跋。前四卷爲表，以時爲主，以紀元之年月爲序，每年分注各邑金石之數於其下。後三卷以地爲目，以地爲主，以全省之地名爲綱，每邑序次歷朝金石之目於其前，皆爲姚氏原稿。其卷末之補遺，則覲元以其稿付梓時，間有誤處，而繆藝風爲之考補，以正其誤者也。考金石之目以表紀者，惟有清初書秋泉之金石表，而所列時代不以年序而以時地序，且自六朝以前合而爲一，以表爲名，實不相稱。此外各家著錄金石之目，分地而又分時者有之，其於時之中而又分之以地者，則尚所未有。此則於分時之中而又分之以地，列表於前，以總其數；更於分地之中而又分之以年，錄目於後，以詳其名。時與地則相爲表裏，表與目則各便檢尋。體例之善，不惟書表所不及，即各家之目亦遠遜。是編之交相爲用，惜乎其僅以此中州一省見稱摹書之金石發凡起例，未能充其數盡寰宇之金石分編表目，以集金石目錄之大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筠清館金石文字目 潘鄭盦藏鈔本 馮汝玠撰

筠清館金石文字目二冊續目二卷，清吳榮光輯。榮光字殿垣，又字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湖南巡撫。著有筠清館金文五卷、筠清館金石記若干卷。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卷首題為筠清館金石文字目。前兩冊不分卷，上冊自禹岣嶁碑至南漢大寶七年大覺寺宏明大禪師碑銘止，下冊自宋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廟記至明萬歷十八年金剛經止。洛坿歷朝畫像，自太室畫像迄於明海忠介像，及無年月之寶洛國。續目上卷自禹岣嶁碑至南宋德祐元年戴覺民題名，及無年月諸刻止。下卷自遼統和五年朔建講堂碑銘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代祀闕里記，及無年月之慶壽大字止。末坿魏以後造像若干通，又坿曹魏東武侯碑至明解州鹽池圖，及無年月諸刻於卷尾，皆記其筠清館金石所藏金石文字之目錄也。按吳氏筠清館收藏金石文字甚富，向推為嶺南金石大家，而此目所錄殊不詳。看上視潛研堂

金石文字目、下視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均遜其宏富。考陸星農金石補正，其寶應元年顏魯公書離堆記引筠清館金石跋云：離堆記凡一千一百五十字，今存殘拓僅二十八字，以行格推之，行十八字，凡四十五行。道光十年，鄂蘭石尚先為四川學政，吳漢傑為四川川北道，始訪得之於南部縣崖壁間。今此目不載是記，而其跋則見於金石記，其非全目可知。據其所跋訪得離堆記之年月推之，此目蓋為道光十年以前所藏之目，尚非其生平所藏之全目，僅就此目以考筠清館所藏之金石文字，殊不足以為據。推其所撰筠清館金石記久無傳本，是目亦從未刊刻，雖非全目，猶幸賴有此本，如碩果之僅存，尚可於吳氏所藏窺其涯略也。

望堂金石　飛青閣原刻本

馮汝玠撰

望堂金石初集三十二種二集十八種，清楊守敬輯。守敬字惺吾，又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著有壬癸金石跋、己庚金石跋、丁戊金石跋等書。是編初集首列擬刻諸目及楊氏自記，二集首列所刻諸目，初集總目亦列其擬刻者為五十餘種，其中未注未刻者為三十九種，而遍檢各本，其刻而見於編內者止有石鼓文、壇山刻石、琅邪臺刻石、泰山刻石、西嶽華山碑、夏承碑、王純碑、張晨碑、陳德殘碑、嘉平石經殘字、劉熊殘碑、司徒殘碑、戚伯著碑、破張郃銘、中牟普碑、君碑、卜君頌、廣平侯闕、司農公碑、顏楊瑾殘碑、曹真碑、天璽紀功碑、舊館壇碑、啟法寺碑、夫子廟堂碑、化度寺邕禪師碑、醴泉銘、溫彥博碑、日本殘碑題名殘碑、郎官石記序、慧山寺石林題字、麻姑仙壇記，實為三十二種。其定武蘭亭、新羅真興王定界碑、崔敬邕墓志、姚辨墓志、孟法師碑、王居士磚塔銘、李秀碑，雖目下未注未刻，而此七種實未

鉤刻。二集總目所列凡十八種，為祀三公碑、東海殘碑、廣武將軍碑、鄭文公碑、崔敬邕墓志、啟法寺碑、姚辨墓誌、孟法師碑、王宏範碑、道因法師碑、懷仁聖教序、李秀碑、法華寺碑、李思訓碑、日本佛足跡碑、日本道澄寺鐘銘、日本銅燈臺銘、高麗真鑒禪師碑。其崔敬邕、姚恭公、啟法寺、孟法師、李秀五種之目，並見於初集，其中惟啟法寺碑所刻別是一本，其餘四種則初集僅列於擬刻之內，二集始實行鉤刻。綜覽兩集，或僅列其目並無其刻，或目擬於前刻補於後，雖分兩集，蓋為為非已完之作。第即其已刻各種論之，有所據為孤本，可藉以存其面目；有所據為舊搨，可藉以證其異同。其完不完，殊無關乎參攷。惟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錄目，於其初集止以未注未刻者為然，均誤作已刻者為三十九種，是則誤。是編者不可不辨也。

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 靈鶼閣叢書本

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清尹彭壽撰。彭壽字慈經，又字作山，山東諸城人，邑諸生，著有石鼓文滙、魏晉石存目等書，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臚列各目，計錄後魏石刻三十二種，東魏石刻五種，隋十七種，北齊石刻五十七種，北周石刻五種，隋石刻四十五種，凡一百五十六種。考編首標題為南北朝石，考刻而編中所錄若種盡屬北朝石刻，曾無一南朝石刻，所題與所錄名實殊不相符。客氏金石書錄目題為山左北朝石存目，甚確。惟今所授為靈鶼閣叢書本，為元和江氏所刊，例應仍其原題，故為辨正其誤，而于所署南北朝之標題，仍從其舊。又考編中所錄各目，證以與尹氏同時吳氏之所編之金石彙目分編，其中山左一省所錄北朝之魏、齊、周、隋石刻，計有二百三十餘種，此則尚于所錄，幾居三分之一。授吳氏彙目一書，彼此互校，其遺漏已如此之多，此外較其他各目所錄之有遺漏，當更難免。是則讀此目不可不知者。鄭文焯批校此目，謂是編為尹氏未完之作，

蓋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南山篆集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南山篆集八冊，清張維屏撰。維屏字子樹，又字南山，自號松心子，又號珠海老漁，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湖北黃梅、廣濟等縣知縣，江西候補同知，署南康府知府，其官政蹟具詳國朝先正事畧。著有國朝詩人徵畧初二集、聽松廬文鈔、詩話、松心十錄、聽松轉軒隨筆、花甲閒談、老漁閒話諸書。是集分冊不分卷，前後無序跋，惟以古今著錄所傳鐘鼎彝銘器之銘文分列鐘鼎盤匜壺尊觚爵之屬，各以其屬為類，每類每器皆先列其器名於上，次以其器中銘文不重之字摘其篆於下，餘一器之篆畢，再橫錄一器之篆，各依其類順序而下，以器為幹，以器銘不重之篆為支，與各家之輯古籀古篆文字，或依說文部首分部，或依廣韻部部分部者，迥乎不同。是於古今纂輯篆書之中別闢一徑者。按其分類，援以稽考篆文單字，雖不若以說文部首、廣韻部部分部者檢閱之便，而據以考古彝器銘文某某器有無某篆，則一展卷即可得而索。又較以說文部首、廣韻部部分部者便於檢尋。是亦理董古鐘彝器篆文者所可取法，而稽考古彝器篆文者所宜互參者也。

越中金石記　杜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越中金石記十二卷、清杜春生撰、春生字禾子、浙江山陰人、嘉慶丁卯舉人、是編因搜獲建初買地碑記為越中古刻第一、遂以題記冠首而成是作、前有吳榮光序、後有王紹蘭跋、卷端凡例八則之後、以釋存待訪兩目冠之於前、為卷二、兩目以後、就所釋存者為記十卷、記漢建初至元至正之金石凡二百十八種、皆考其制度、錄其全文、釋其題跋、而以其所考訂附之於後、王跋稱其龍瑞

宮山界至記、貞元開山題字、龍宮寺碑、進士某君墓志、處士墓志、崇福侯廟記、新建廣陵斗門記、穆得臣等題名、孝經石刻、紹興府修學記、寶山題字、重建漢太守劉君祠記諸跋、剪證互勘、疏通證明、且於文可考訂者、獨能鉤元扶奥、如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其動甚微、其於志中皆登備極推許、今考其卷中所跋、採盧氏驗別濟證明賀知章唐書本傳卒年八十三之誤、據嘉泰志龍宮寺建於梁天監二年、證明雲溪友議李紳更刻川為龍宮之誤、據歐陽永叔謝絳墓銘、王介甫謝景平墓志、證明孝經後所題書付揖之揖為謝景初之姪、經即景初所書、證明府志以為張敔夫書之誤、均皆精確不移、王跋所稱、洵非溢美、又考所列待訪金石之目、多為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採輯之所未及、頗足與嚴觀之江甯金石待訪目、洛步瀛美前之目、徵引詳贍、後之跋考訂精措、二者可謂各極其長矣、

海東金石存考 匯金石叢書 馮汝玠撰

海東金石存考一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諸城人，文清公之孫，文恭公之長子。嘉慶丙子舉人，官至浙江布政使。其所著蒼玉洞宗人題名、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嘉蔭簃論泉截句均已著录。是編因獲交海東博雅之士金秋史、趙云石諸人，得其所貽碑目及各碑刻拓本，遂考而成此。前有三山陳宗彝序，序繼之以考，考屬於新羅者二十種，屬於高麗者七十七種，都凡一百七種。每種皆詳考其碑刻年月、撰書姓名及其所在之地，注於其下。其碑已無存而又無可考者二十七種，則別為待訪，附於卷尾，殿其所考。蓋專以見存者為主。考海東金石，近人劉承幹校定劉氏海東金石苑，凡得六十三種，入於附錄者十五種，又為之補遺者八十種，都為一百五十八種，校是編所考見存之碑多至五十餘種，此五十餘種既有拓墨流傳，必尚存在，即其中不無近佚，其見存者亦應仍居多數，斷不致全無可考，倘從而考之，其見存可以考知者，當於是考之外有所增益。是編所考殊非其見存確數，不過就金趙諸人所貽碑目及其搨本考其中之見存者耳。秋史名正喜，云石名寅永，皆朝鮮人。

周遂縣圖款識　葉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周遂縣圖款識一卷，清葉志詵撰。志詵字東卿，湖北漢陽人。是編首圖縣形，次摹款識，圖識之後，首列葉氏縣語、縣考，而以鄭復光、羅士琳之縣之年月日考，張穆之縣記，陳澧之洛陽考，曾釗之先後考，王梓材之縣考，梅曾亮、譚瑩之金山藏縣記及諸家之詩詠附之。於後縣銘凡一百三十四字，葉氏所考及鄭、羅兩氏所推之年月日，定為與虢季子白盤皆宣王伐玁狁時所鑄之器。按劉喜海所得是縣最初出土之拓本，實止遂啓諆作廟𠦪寶尊彝九字，餘字悉出土後陝估增刻，陳壽卿所言亦然。劉氏款識曾詳記之，而吳子苾之攈古錄亦止錄其原文列於九字類中，餘字亦悉屏而弗取。今以葉氏是編所摹銘文考之，丕顯正先行一段文字乃節虢季子白盤銘辭，易其子白之名為啓，析首五百之五為六，而於于洛之陽之下抑首五百之上增入相刋二字，以掩其拼湊之迹。其所增相刋二字，於上下文不惟辭不相連，抑且義不可通，作偽之迹尤為顯然，正所謂欲蓋彌彰者。乃益信陳、吳所疑所見之不誣。是則考是縣者所宜繹其辭而證以陳氏所記、吳氏所錄，辨其字之孰為原銘，孰為偽刻，不可徒執葉氏是編引以為據。至陳蘭甫之考洛陽，謂水北為陽，洛水之北為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張居嶽之考洛陽，謂為今甘肅合水、安化二縣地，與呂佺孫之虢季子白盤考謂洛陽即詩至於大原之大原，均各有所見，則考虢盤銘者可取參之以參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大鶴山房全書本）　馮汝玠撰

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考一卷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又字小坡奉天鐵嶺人舉人官內閣中書著有揚雄說故醫故詞原斠律冷紅詞瘦碧詞樵風樂府比竹餘音苕雅餘集絕妙好詞校錄等書按是碑有陸誠齋及德清傅氏二跋均失之淺略其後王少廬亦考之未詳丁少山更考之未竟而盛伯羲釋文亦無傳本見傳世而見在者家考釋之前者惟鄭氏是編是編前釋碑文次為碑考後附海豐吳重熹跋所釋碑字雖證以海東金石苑補遺間不免有舛誤之處要不若劉承幹所釋之確所考立功紀碑紀功當蜀漢建興十二年與張之源定為涼太元十六年羅振玉定為晉義熙十年各執一說不足據為定論而其詮釋全碑文義首敘立國次討碑麗次以百殘新羅被寇躬率水軍破之次觀肅慎次巡平穰救新羅次平東夫餘次紀所略城村次紀守陵烟戶末紀立碑及制守墓人遞節

注釋篇法井然其謂烟戶即人烟戶口尤為精解則為後來各家考釋之所不能及而以吳氏跋鄭氏是編謂為金文中第一篇大文字此碑為石文中第一篇大文字而推許閣此碑之考釋推崇極推崇謂與徐同柏之釋文並以後先輝映烟燿千古也

寶鴨齋題跋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寶鴨齋題跋三卷，清徐樹鈞撰。樹鈞字叔鴻，湖南長沙人，咸豐乙卯補行壬子科舉人，官户部郎中、江南道御史、廣西桂平梧道、江北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上中下三卷，皆徐氏手書。上卷爲三代至魏古刻跋，中卷爲後魏至隋古刻跋，下卷爲唐至明古刻跋，而以題明清之墨蹟附焉。編中諸跋多可補各家之遺漏，如晉郛休碑近時所得搨本多漫漶不可句讀，是跋則以所得舊本參以近拓爲之釋出，全豹可窺。如齊石柱頌，吳氏彙目分編未見其文，僅列之於待訪；繆氏藝風堂金石目僅存其目而未載其碑文，是跋則詳注其地址年月，並將上層之四面、中下層之八面一一詳載其文，可供考索。其晉侯平戎元禹跋載其全文多至五百數十餘字，尤爲各家考釋金文之所未寓目。自來金文中之鴻篇鉅製膾炙人口者，向推虢季子盤、齊侯罍、晉邦盦、齊侯鎛、散氏盤、盂鼎、曶鼎、毛公鼎諸器，而其中尤推毛公鼎爲唯一無二最多之文字。是跋所录禹銘則較毛公鼎銘竟多至數十字，煌煌大文，直不啻尚書百篇之一。各家從未著錄，獨賴是跋載其銘辭，其存古之功殊不在孔壁保存古文之下，更非徒足補各家著录之遺、足供後人稽考之資已也。惟惜其僅錄銘文，而未能圖其形、摹其篆，詳其出於何地、藏於何人，無從考其器之原式與夫搨所自來，不無缺略之憾耳。

匋齋藏石目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石目一卷，清端方撰。端方字午橋，官直隸總督，緣事罷職，後起川為四川督辦鐵路大臣，壬子殉難，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是目所列藏石，計漢二，後漢二十九，魏二，晉四，後秦一，劉宋一，後魏二十九，西魏二，東魏四十三，北齊三十三，北周六，隋十五，偽鄭一，唐一百四十二，偽燕二，後梁一，後晉一，北漢一，宋二十五，遼六，西遼一，金二十一，元十一，都三百餘種，編次於光緒癸卯。其體例依朝代先後，碑碣、造像、經幢以立石之年月為次，墓志以葬時之年月為次，無葬時者以卒時之年月為次，其無年月而有朝代者，從以類，其並朝代而無者，則即姓名、郡縣、職官可以考知者附於後，其僭竊年號則按其時代，各附於每代之後，仿訪碑錄之例。玉石專刻，古泥泥品亦併列入。早於其宣統元年所撰藏石藏甎記七年。其藏石藏甎兩記所藏，都八百餘種，此目所列則尚不及其半，乃僅就其行篋中所攜拓本編次，其留

於京師及癸卯以後續得者，則均未列入。尚非其所藏全目，考其所藏者，當與藏石藏甎兩目合觀，乃可窺其全貌。惟以藏石藏甎兩記與此目互校，其未列入目者，甎泥之屬居多，其藏石則固所遺無幾也。

匋齋藏石記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石記四十四卷，清端方撰。端方姓托活洛氏，字午橋，別號匋齋，長白人，官至直隸總督，以事奪職，後起署四川總督，殉于辛亥之難，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匋齋藏甎記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宣統元年匋齋自序及湘陰龔錫齡序，卷首為目錄，卷一以後記其所藏自漢迄明之石，凡六百餘種，仿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每種皆詳其制度，記其書體，錄其文字，襃其題跋，而附之以考證。龔序謂其藏都七百種有奇，舉其大數言之也。自來一家所藏，藏匋多者，或至數千，藏甎多者，或至盈千，其藏石而多至數百種者，則向未之前聞。自來記錄古刻之文字，錄金文取原器對勘者有之，錄甎文取原刻對勘者有之，其錄石文而悉取原石對勘者，則亦未之前聞。此記則所藏六百餘種中，石刻竟多五百餘種，所錄石刻文字，則一點一畫無一不取墨本與原石對勘，其所藏之宏富，固已前此所無，而其所錄之文字，信而有徵，尤為是編特點，非其他著錄僅以打本為據者所可比擬。其自序謂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不少，詢為紀實之論。即其所謂此書出，海內讀石墨者，當詫為奇特，邁古別涉一境，亦惟是編可以當之無愧，而絕非誇大之詞。惟助托活洛氏勘定是編者，有臨桂況周儀、湘陰龔錫齡、興化李詳、丹徒陳慶年諸人，非出自一人之手，彼此分認校勘，訛舛所不免，如郛休碑文王季之穆，誤為千子之穆之類，是則校勘之疏，不足為全書之累也。

岱巖訪古日記 壓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岱巖訪古日記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大易，又字秋盦，又字小松，浙江錢塘人。官山東運河同知、護理運河兵備道。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碑目、嵩洛訪古日記，多已著錄。是編為其赴岱巖訪古之作，按日記其經過之程途及其搜訪之古刻，自嘉慶二年正月五七日赴兩城山起，至二月五日返濟止，與其所撰嵩洛訪古日記同例。彼嵩洛之行，於開母廟闕銘、少室闕銘、堂谿典清兩銘皆搜

獲古前人未經搜及之字，而少室中嶽廟前石人頂上之馬字，尤為其創獲，為從來著錄家所未窺目。所獲良多，殊於金石文字增益匪淺。此記訪古時日與彼不甚相遠，而通計所得不過於李仲璇夫子廟碑之碑側補拓王長孺書字一紙，於張齊賢祀廟碑之碑陰補搨以來裴搨書字一行，及興國寺闕皇題字於阮文達公所拔拓四段之外，又從盦內塗飾之處尋獲若干段，此外則僅就所過之地拓其所見之石刻，而別

無所發見。雖與嵩洛訪古日記同為搜訪金石之作，而其所獲著錄未及之金石，殊視嵩洛訪古所獲多為兩京文字，在當時則與嵩洛訪古之作正未可相提並論也。

有萬憙齋題跋　還盦金石叢書　馮汝玠撰

有萬憙齋題跋一卷，清傅以禮撰。以禮字節子，順天大興人，其事蹟無可考。惟卷中稱北溟王元詳造像跋語中有「金石家向未著錄，吾友趙撝叔明府續訪碑錄亦遺之」之語，可據以知其與撝叔同為清同光間人耳。是本在華延年室題跋中，吳氏從其中輯出屬於金石者，另為是編，與朱竹垞曝書亭金石跋尾、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跋皆從其全集中輯出別行同例。前後無序跋，題跋十六種，而此十六種中於高植一誌且分其前後兩跋為兩種，而所有名碑帖之跋，於考證評騭二者皆無精甚要，不惟與錢竹汀、瞿木夫、馮柳東、潘伯寅諸人題跋之源源本本考覈詳實者莫能及，即與方小東之枕經堂題跋、朱銓甫之宜祿堂題跋亦未足比擬。不過僅於曹全碑陰末二行數字識所出所故字，可補前人之遺；偶於玉版十三行分記楊春華、貌水村兩人藏本及石後有翁康飴、楊大鵷兩跋，本與任竹山君重摹本，可略資後人之參攷。此外則別無可採，吳氏輯而出之，蓋亦聊備名家題跋之一種而已。

石墨考異　原稿本　馮汝玠撰

石墨考異二卷，清嚴蔚撰。蔚字豹人，江蘇元和人，邑諸生，着有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據卷首題嵩則自署為常存焉。是編據其乾隆五十二年自序所述，乃讀其藏碑帖，遇有歲月地理里官爵世次可證史之闕誤者，因節鈔其文而附考證於下，凡五越月而成，遂析為二卷，而命名曰石墨考異。今考其所考碑帖，上卷由秦至隋及淳化閣古法帖，凡考證四十七種；下卷由唐至宋，凡考證七十五種，都為一百廿有二種。每種於碑帖所載之歲月地里官爵世次與史異者，悉分段節鈔碑帖原文，以大字書之於上，以史傳之文與碑帖異者及其考證之文以小字注之於下，以碑帖之文與史傳之文對勘，並以大小字別之。凡碑帖與史傳異者，使讀者望而可知，眉目既極清朗，考證尤省繁縟。自來據碑帖以證史傳之文，其體例之善，未有逾於是編者。其間當否，視勝錢大昕、瞿中溶、馮登府、洪頤煊、趙紹祖諸人之金石跋尾，每考證一碑一誌與史傳異處，往往連篇累牘，始足以盡其說者遠矣。惜乎未能充其類於歷代碑帖，悉依此體例編考其異，以成軼後超前之鉅製，僅就其架上所藏，加以考證，只有此一百廿餘種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索 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索十二卷，清馮雲鵬、雲鵷同撰。雲鵬字晏海，雲鵷字集軒，江蘇南通州人。晏海主講山東，集軒嘉慶辛未進士，官山東滋陽知縣。是編前有趙懷玉、鮑勳茂、辛從益、賀長齡、梁章鉅、景慶、徐宗幹及晏海自序。首以乾隆時內府所頒闕里廟庭周範銅器十事冠于卷端，其後則分金與石為二，各為六卷，不相雜廁。金索六卷，則一為商至元之鐘鼎，二為商至梁之戈戟、秦至元之度量，三為漢至元之雜器，四為三皇至元及外國之泉刀，五為秦至元之璽印，六為漢至元之鏡鑑。石索六卷，則前五卷為三代至元之碑碣，後一卷為周至元之甎瓦。金則仿博古圖之例，圖其形，摹其款識；石則師隸釋之意，摹其碑式，縮其銘文，並詳其尺寸，釋其文字，加以論斷。所索之輯，是取材於博古圖、隸釋之體例，併而為一者也。核其所輯，各類鐘鼎僅寥寥數十器；刀則多取盈於舊譜，璽印則多取盈於印統、印

華，而不盡為當時所藏所見；石刻則就各本以意參校，而不專據一本。至所加論斷，更評騭與考釋互見，不專一門。論其考釋，則精確不若潛研堂金石跋尾、石經閣金石跋文、平津館讀碑記；論其評騭，則詳贍不若虛舟題跋、清儀閣題跋。即就其所圖而論，亦僅鐘鼎戈戟量度鏡鑑為精，餘亦不能悉稱是。於圖錄、考釋、評騭三者雖兼而有之，而於圖錄、考釋、評騭三者實皆非專長。惟其圖尚不乏精美之處，而考釋評騭亦復間有可取，置之金石著作之林，與各家撰輯相比較，尚不在褚氏金石圖、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諸書之下也。

金石筆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筆識一卷，清莫友芝撰。友芝字子偲，號郘亭，晚號䀹叟，貴州獨山人，道光中舉人。著有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遵義府志、聲韻考略、黔詩紀略、郘亭碑錄、樗繭譜注等書。是編原刊附於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之後，與筆書衣筆識均為附錄，實則專為碑帖題語，自為一卷，不獨與經眼錄彼此不相涉，即附錄中之書衣筆識，亦若自為編，應屬於金石類，不應附於經眼錄後，因隷於目錄類也。是編題語，起自秦之罘刻石，以宋遼進奉大禮銀鋌止，凡五十餘通。其所題識，於宋元祐黨籍碑辨正倪元璐誤考外，推梁始興王蕭憺碑之題識，最為編中經意之作，題識之後，詳釋其文。於碑文二千八百四十餘字中，全剝闕八十餘字外，校王蘭泉金石萃編所錄一千三百五十餘字之外，增釋已千有二百二十字，並正其誤釋十六字。

其識而未確及漫不可識者，僅餘百什餘字。不惟於金石萃編所錄可補其闕、正其誤，亦凡考是碑之文字之在所必資，即在一釋。是編已足傳矣。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一卷，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又號愙齋，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直隸清河道、太僕寺卿、湖南巡撫，歷充陝西學政、督辦甯古塔等處防務屯墾事宜。有著有字說、說文古籀補等書。是編前有光緒十一年吳氏自序，卷中圖摹三代鐘彝敦彝尊壺卣爵觶觚艦匜簋盉鬲甗古兵之屬，秦漢以後量詔、鐘、鈁、壺、甗、鐙、洗、弩符、斗檢、鉤鑃之屬，形式款識凡一百三十餘器，惟盂鼎圖後獨加釋文，以別於諸器。按吳氏自序所述，圖中所藏器外，所其所見者王廉生、李勤伯、蔣香生、袁筱塢及三原劉氏、蒲城楊氏諸家藏器，悉注明某某所藏，其不注某氏器者，悉為潘鄭盦所藏。本擬就所見所藏分為二卷，以所見所藏標其目，風塵鞅掌，此事遂廢。後以王廉生編修屢索印本，乃就已付剞劂者指為編次，並將其分所見所藏之二集，輯而未成者，合而為一。今考編中魚尾上所標書名，其題為所見所藏之外，更有題為所集吉金文字者，雖按吳氏所述為合其所見所藏二者所為一類，則合其所見所藏所集三者而為一也。三者之中，愙齋藏器凡六十餘品，按江氏所錄愙齋藏器目考之，雖僅三分有餘，而愙齋藏器之有圖款並錄者，則惟此可以窺其一班，亦幾等於鳳毛麟角矣。

語石

葉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語石十卷，清葉昌熾撰。昌熾字鞠常，江蘇長洲人。光緒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充甘肅學政。著有邠州石室錄、藏書紀事詩等書。是編卷首冠以敘目及光緒二十七年葉氏自序，並宣統元年自記。卷中所論，則於石刻之朝代，則自三代古刻迄於元明；於石刻之方域，則自中土迄於鮮日歐史；於石刻之部位，則有碑、穿、碑額、碑陰、碑側、穿中、螭首之類；於石刻之文字，則有石經、字書、封禪、詔敕、典章、符牒、璽押、詩文、書札、格論、謚系、界至、書目、吉語（醫方書目）、詛盟、題榜、楹聯、畫像、地圖之類；於石刻之類別，則有墓誌、墖銘、浮圖、經幢、刻經、造像、橋柱、井闌、柱礎、石闕、摩崖、地莂、投龍、神位、石人、石獅、題字之類；於石刻之書家，則有南北朝、唐、宋、遼、金、元之類；於石刻之書例，則有撰書題款、避諱、填諱、高曾書法、歲月日例、碑末題字之類；於石刻之字體，則有篆書、分隸、行草、飛白、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畏吾兒、唐古忒、唐梵

之類；於刻石之格式，則有陽文、反文、田文、左行、橫行、環刻、塗乙、添註、擡頭、空格之類；於書石之人，別則有宸翰、宗藩、名臣、名儒、詩人、武人、奸臣、奄人、婦人、緇流、羽冠、仙蹟、外國人、鄉先哲、集王、集歐、集褚、集顏柳、集諸家之類；於石刻之匠，分則有一再刻、補刻、孫本、殘本、亞本、摹本、贋本、己佚、後出、舊拓、精拓、雙鉤、縮臨之類；與外於刻字石工施石，選石先產，書以及裝池、帖架、封禁、圖釋，任置、護惜、藏石、訪碑、碑估、碑名、金、木、瓷、甎刻亦悉下論及。全書所論都凡四百八十餘則，其體裁既非歐趙諸王之例，亦非考釋、輯錄之書，包舉眾類，自成一家，雖其所論閒有誤處，為繆藝風所糾正，要其小疵，無害大純。自來言石刻者可恃為津梁，援以研考者惟此書為善，亦惟此書為有容氏金石書錄目列於通考類中，極為允當。林氏金石書志錄之於記載門，殊未足以括是編之要也。

九鍾精舍金石跋尾甲編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九鍾精舍金石跋尾甲編一卷清吴士鑑撰士鑑字絅齋光緒壬辰進士賜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擢侍讀南書房行走是編卷首冠宣統己酉吴氏自序卷中前金後石凡跋文五十四通金則圖象在前九鍾之形於卷首石則附滎陽鄭氏世系於寧鄉縣公鄭公碑後名之曰甲編者則以是編之外尚有乙丙丁諸編仍待續輯也通編跋文金則致意於文字之異同聲音之通假石則致意於鐘識之建置官制之沿革多可補前人考證之疏闕不作空泛評騭之語其於魯遼鐘永銘永保之保字識為寶之假字據以證春秋莊公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之俘為古文保字斷為後來脫寫作俘於孟孝琚碑據碑廣宗改名為璇之文證以崔實劉陶荀爽趙岐仇覽服虔劉梁范式華陀嚴光韓康諸人改名載在史傳斷為廣宗之改名當是東漢時人皆發前人之所未發所附鄭氏世系表據魏書及北史周書隋書本傳考鄭氏北祖曄之六子世系並附考其南祖房支兩系支分派別尤足以訂補唐書譌闕洵遠足接踵潛研堂古泉山館石經閣諸跋文近日方駕枕經堂獨笑齋之考釋至留鼎跋中徵引吴侃叔手書釋文多為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未採錄不惟可據以補阮氏之遺即吴退樓陳簠齋屢求不獲之吴氏之金文考釋亦幸賴是編之徵引藉以存其什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慕汲軒誌石文錄 原排印本

馮汝玠撰

慕汲軒誌石文錄一卷續編一卷，清吳县昌編。昌字壽銘，直隸清苑人。是編上卷即正編，錄北魏誌文廿一通、東魏誌文一通、北周誌文一通、隋誌文十二通，凡八十一通。續編錄梁誌文一通、北魏誌文十通、北齊誌文二通、北周誌文一通、隋誌文十通，凡二十九通。兩編所錄誌文都一百一十通。卷耑無序，卷尾無跋，每編之首惟列誌目，每一誌標題之下記其尺寸、行字之數，外只錄誌之原文。其體例蓋錄惟以文為主，文惟以誌為斷。誌起北魏，以迄於隋，中復以梁一誌廁於其中，而晉與唐不與焉，蓋文以南北對峙之朝代為限也。是編所錄於近時出土各家所藏之外，於數十年前出土之蘇慈之誌則錄其文，於南皮張氏舊藏之北魏刁遵誌、匋齋舊藏之南朝劉宋劉懷民誌、隋張貴男誌、陸氏舊藏之隋元公姬氏誌，則又屏而弗錄。同一誌文而去取不同，蓋是編所錄純以文為主，蘇慈誌發見雖久，其文則未經諸家採錄。刁遵誌則已見於金石萃編，劉懷民、張貴男諸誌則已見於匋齋藏石記，元公姬氏諸誌則已見於金石續編，其文具載於名書之中，無煩重錄，故於蘇慈、刁遵諸誌之文有錄有不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學述聞　題進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小學述聞二卷，清姚衡撰。衡，浙江歸安人，文僖公文田之子。卷首有嘉慶甲子姚氏自序，卷中所舉（題曰）群書中引說文之類，第二卷之末則附以說文聞：五藏用古文尚書、蕭吉五行大義、儀禮古今文及偏旁移動即為兩字（疑是重文）諸條，並嚴鐵橋題跋五則，別為附錄。按其序自述，謂文僖公與鐵橋共造說文長編，舉書引說文類先成，命衡書之。當時每有所得，輒以小紙別疏其副，置之篋衍，歲月既久，所積遂多，因依引書次第錄為一冊，名之曰小學述聞云云。是是編惟為其所述，而實因寫說文長編中之舉書引說文類，疏其所聞而成。文僖與鐵橋共造之說文長編書，迄未成，即其中成已成之舉書引說文類，亦迄無傳本。惟賴是編述其所聞，於長編中成而不傳之群書引說文類得以存其梗概。卷中徵引群書，自陸氏釋文以下，次第臚列，於唐宋以來諸書博采旁搜，極為淵浩，多有文僖、鐵橋所撰校議所未及徵引者。按以考唐宋以前所引之說文與今本說文之同異，校議而外，是編亦在參考必看之列。其子刊覲元刊其遺書，以是編與其所撰寶退雜識二卷總題為寒秀草堂筆記。實則是編為關于說文之專著，與寶退雜識不專記一類者絕不相侔，應歸屬小學，不能併而為一也。

金氏六書約言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金氏六書約言一卷，金鉞撰。鉞字劫御，直隸天津人。著有說文提要校訂、說文提要增附等書。其說文提要校訂已著錄。是編書前無序，末有金氏自識。卷端標題與吳善述說六書約言命名相同。吳氏所謂約言者，以說文中屬於象形諸字約為天象、天象、地象、人象、體象、事象、器象、植物象、動物八類，而各以其孳乳之字附之，名為六書約言，實約六書於象形一書之中。此則六分八項約而言之，一言說文部首及說文撮義，二言六書義例，三言轉注由來之誤會，四言六書次第及名稱，五言說文中之古籀，六言說文有大小字及提行本，七言字母，八言小學，與吳氏所述名雖同而實則迥不相侔也。其於說文部首謂始一終亥，是許氏立題大旨，餘則半為中間條目因便言之，蓋如序卦之不可移易，則蔽於說文撮義謂以為古今字學之關鍵足矣，若高徵遠引，支離誕妄，徒令學者目迷心煩，淆惑無宗。於說文中之古籀謂說

文以小篆為正文，而以古籀隸其下，其小篆之因仍古籀者，即不再列古籀；小篆之已經變易而其省文之古籀習見於當時之典籍者，即列古籀於小篆之下；其於當時典籍不常習見之古籀，即不廁入。故敘雖述郡國亦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並其書中所列之古籀，則無見於某鼎某彝者。於小學語周禮六書掌於保氏，童而習之，故曰小學，雖皆發揮未盡透闢，而就其犖犖大者言之，殊不為無見。至於六書次第，謂象形為最古；於轉注之誤會，謂曹仁虎之轉注古義考，必即考老二字求之；張行孚之說文發疑，所論轉注，必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求之，皆不免失之於泥。後人泥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更沾沾必以考老二字為例，紛辯無已，致多誤會，則於六書次第轉注義例所見，又不免於偏執矣。至於說文六書，僅能識其門徑，而未能登於堂奧者，故其前後所言得失參半也。

說文提要增附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說文提要增附一卷，金鉞撰。鉞字劼卿，直隸天津人。著有說文提要校訂、六書約言等書，已著錄。是編彙輯徐鍇說文部敘上下篇及蔣和說文字原表、表說、王筠改定蔣氏說文字原表之說文部首表，附以金氏自識，合為一編，本與其所校定訂說文提要相輔以行，故以提要增附為名。按許氏說文解字，其五百四十部之序次，不外以形相系，以類相從，已述於自敘之中，述其大旨，別無深意。徐氏於說文解字傳之後，另為敘部敘，於其序次先後一一貫串曲為之說，一若其序次不可絲毫移動者。人已識其不如無作。蔣氏更從而區分為天地人干支五類，雖不加穿鑿，聊勝於徐，而敘次以外亦於部首音義無所發明。王氏改定蔣表，一變表式為譜牒，頭緒益紛，更遜於蔣。三者綜而論之，皆於文字宏指無關。金氏校訂陳氏說文提要，於陳氏刪節許氏原書處改從原文，更加以句讀，去煩文，附以三家之作，已足供學者探討，乃於校訂之

外別輯三家之作以為增附，殊嫌蛇足，亦正如徐氏之部敘不如無作也。

許君疑年錄　許學四種本

馮汝玠撰

許君疑年錄一卷，清諸可寶撰。可寶字鞠遲，浙江錢唐人，著有璞齋集。書前有金氏鉞及光緒九年諸氏自叙。叙後分列紀年、朝政、時人、本事四項為表，以考許君之年壽事蹟。按許非重當時稱五經無雙，而說文解字一書，於古今文字形声義靡不包舉，羽翼經傳，厥功尤鉅。漢書儒林傳所記許君事蹟，僅寥寥數行，不惟於許君之生卒年月無可致，即於許君一生事蹟亦略焉不詳，昔人每引以為憾。段懋堂、桂未谷皆曾考之，嚴鐵橋、陶方琦更有許君事蹟考、許君年表考之作。諸氏以各家所考蓄有可疑者四：首在子沖之受爵，次在古學之從師，又次在博問之人及同官之友，又次在仕郡之日與再遷之時。乃詳考漢時受爵之制，以子沖受爵之年為主，更以其師友相例，以為許君盖生於建武末年，卒於和平以前，壽當九十餘歲。約略計測，仕郡在十七以上，舉辟在三十之前，成書製序時四十六，

旅治校書時五十六，除外病歸，遣子上書，皆六十以外事。高彪師事逵，居順帝中葉；尹珍受經，或值桓帝初元。遂執各家之說，旁推范書所證沖表，參錯比附，準斯為斷，以為是編。所以疑年名其書，核其以子沖受爵之年證沖之年，由沖之年證許君之年，視以前各家所考僅以許君師友弟子年齒事蹟證君年壽事蹟者，殊較為精密而親切也。

兩罍軒藏器目　靈鶼閣叢書本

馮汝玠撰

兩罍軒藏器目一卷，清吳雲藏。雲字退樓，又字平齋，號愉庭，浙江歸安人，官蘇州府知府。其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罍軒印存、浸考、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兩罍軒尺牘等書已著錄。是編器目為江氏刻本，亦江氏從諸城王氏所錄王文敏公清家藏器目之一。計其所藏鐘二、尊四、彝二、尊五、罍二、卣五、敦九、觶四、爵三、觚四、壺三、盉二、簋二、簠二、匜、盤、盌、盞、戟、瞿、劍、戈、矛、農器、秦量各一，凡六

十器。所藏雖不及簠齋、窓齋兩家之富，而其中兩齊侯罍寶為彝器中有數之器，亦足以方駕，多所不逮於陳、吳兩氏之藏。惟其與其兩罍軒圖釋互證，其秦以前諸器，圖釋中之立戈父丁彝、曼仲彝兩器為此目所無，此目中之虎尊、師田父尊兩器則又為圖釋所無，而此目之仲鬼彝敦圖釋則作仲鬼彝，爰壺圖釋則作爰壺，器名亦復與互異。其圖釋中秦以後諸器，自漢以迄吳越之洗、鐙、錞、鼓、刀斗、鬲、鐎、鉤、范、斗檢、虎符、魚符、龜符、韓文公范金塗塔四十五品，則志為此目所無。蓋吳氏所藏本至吳越而止，此目所錄則以秦為限。考吳氏藏器者，期於所藏無所遺漏，當據圖釋與此目互證也。

古文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文審八卷清劉心源撰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魚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西按察使著有奇觚室吉金文述樂石文述等書已著錄是編卷首冠以光緒十七年自序及叢說四則例言六則首卷寺列徵引器目以下八卷則皆為彝器之考釋每器率先摹錄款於前而附考釋於後都以審古文為名實為考釋彝器款識之作也其審款識之古文大旨主以篆

體文義兩者兼之以為講古篆必先絕不識篆法不明假借不識古義不達古音四弊而後本形本義假形假聲乃可得而言乃可去無稽之言附會之病頗得審古文之肯綮而發其審古文必以向釋格上三矢之形為界眉壽之眉為贊不知格上三矢其體乃人有髮於首之旨以眉壽之眉其體乃從臼象手頂水於首而承之以皿為盥類本字假借為眉似於篆體文義二者未能兼之尚不免於支離彭武彭惟其考釋齊侯罍銘消阮文達釋為

紹字者乃嗣字褻之盦釋為器字者乃喪字適桓子孟姜之適即猶字讀為追謂追討之所謂□歸器歸者器為地名既上文齊侯□器歸喪其師齊侯命太子某造宗伯聽命天子某曰諆則爾諆余否其事又爾其適乃天子教齊侯追討也故下文接云齊侯命拜嘉命於天子味下文齊侯適桓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則所追討者桓子也以此知所謂器歸器為地名器之役為齊侯桓子君臣交攻之事考左傳齊有桓所桓子一

為晏桓子名弱嬰晏嬰之父一為陳桓子名無字敬仲五世孫晏弱非權臣此銘當指無字經傳雖無齊侯與陳桓子交攻之事然左傳載無字伐欒施高彊而與鮑氏分其室是時景公尚在而擅自稱兵其無君之心顯然此銘乃記齊侯追討陳桓子之事自首至用璧備玉可乃齊侯請命於天子既得命而致祭之辭自大舞至八鼎乃禱於神以求祐之辭自齊侯適桓子孟姜至用御天子之事乃勝桓子而銘功之辭自桓

子孟姜用其嘉命、正壺乃桓子請罪、而齊侯使
後其所之辭、其所謂齊侯桓子交攻、則與罍銘前
曰齊侯表其旅、後曰適桓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
辭旨頗合、非若陳氏齊侯罍銘通釋誤以大嗣
樂作大紹樂解、無此其所釋喪字嗣字、則與其他
彝器文字可相證明、亦較蕭氏之釋器阮之釋紹
者確乎而不可易、迴與其他考釋其他各器不免
支離武斷者不同、不獨在全書考釋中推其卓然
可傳、即於各家罍銘考釋中亦可獨樹一幟也、

齊魯封泥考存 原拓本 馮汝玠撰

齊魯封泥考存十冊、不著纂輯姓名、首無序
目、後無跋識、作者爲誰、無從稽考、每冊僅拓存
封泥文字、而書口魚尾上則題曰考存、就其標題
而論、每一封泥應各附之以考、而冊中封泥只有拓
墨、是於封泥之文僅有所謂存、而無所謂考也、封
泥自嘉道以後始經發見、考爲古人封檢牘之泥、
其文字即鈐泥璽印之文、泥上文字屬於三代者
少、而漢者多、屬於私人姓名者少、郡邑職官者
多、考古者因之以考古官制、恆援以正史之譌、補
史之闕、故自吳式芬陳介祺合輯封泥考略之後、
人多輯其文字者爲專書、是編以備稽考、是編即
輯封泥文字專書之一也、編中所輯封泥多至三
百數十事、其文字亦兩漢多於三代、郡邑職官多
於私人姓名、郡邑則齊魯之地居多、職官則諸
侯王國群卿大夫居多、惟無考釋、茲援其文
字以按班氏漢書百官公卿表、如菑川丞相、臨菑
丞相、齊郎中、齊長秋、齊中渴者、齊祠祀、齊

樂府、齊御府、齊大官丞、齊郎中丞、齊大匠丞、齊太祝丞諸官封泥，則與百官公卿表所記諸侯王國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之制者相合，可与表互證。如齊宮司空、齊中傅、齊中右馬、齊中左馬、齊中廄、齊左工市府、西市、右市、左市、使馬、傳舍、左工室、廟守室諸官封泥，則為百官公卿表所無，可補表之遺。即此文字之拓存，已足以備參稽而為考史者之所資，正不視乎其考之有無也。

石鼓文纂釋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纂釋一卷，清趙烈文撰。烈文，江蘇陽湖人。其生平事蹟無可考，惟於敘中光緒初元之語，知其當為有清末葉時人。是編之作，據其卷首自序所述，乃以為畿輔志局撰諸金石文字，廣朱氏彝尊石鼓考增若兩人析之，言甚時有名為一類，獨於文字剟如因遍徵孫薛以來諸家釋文，參稽往復，附以己得，纂釋而成。故編中專釋文字，其他概不及焉。編中考釋無鼓先考各家所排之次第，定其甲乙，次據各本定其所數字數，又次則據各家所釋，考其文字。每一字皆臚舉眾說，考其得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有可議者，則參以己說。最其所從舊釋，扶擇頗當，而附己說，雖不盡較舊釋為優，而其中如甲鼓避字，謂薛讀為我，已鼓庚鼓皆有我字，不作避，應讀音遬字，謂當讀遇，古文悟作忢，忢、悉之省文，若丰即敨，說文遇从辵禺聲，此則从走敨聲，小篆猶之殊也。丙鼓鋚勒字，謂即鞗革。戊鼓盈字，謂霝靈零，今本一字，兼器

文盉終多作盉文极字謂即楇及咼聲近而从木从手古可通用故周官揭字作楬詩邶風匏有苦葉傳揭褰衣也已鼓龘字謂籀文曐也說文日部曐辰也从日在甲上又龘部龘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與文日下十為甲之省文从茻者日始出與且冥同壬㪅勇字謂與乙鼓有鎛之鎛右旁相同上有一小畫讀甬為合而釋皆具有見解頗不在各家舊釋之下是皆考釋十數文字者所宜引為對證而與各家舊釋互相參校者也

金石蒴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蒴兩冊清馮承輝撰承輝字少眉別號少麋居士江蘇吳淞人其人事蹟無可考惟閱卷冢書名之後所署年月為嘉慶戊寅三月是為嘉慶二十三年知其為有清中葉時人而已書不分卷前後亦無序跋惟有凡例六則冠於簡端編中圖列金石各品與馮氏金石索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諸書金與石兼收並蓄其體例大致相同而所圖則自商以迄於宋僅寥寥數十事無專一類而外無非零星小品所考則馮氏識語而外亦僅錄錢侗趙曾毛遇順鈎數跋所圖之器既無殊特之品可以考古人之制度所附之考亦無精當之論可以供後來之參考在金石圖録諸書之中殊嫌其簡陋不惟與搜羅淵富之金石索相去懸殊即視採輯無多之金石契金石屑等書亦未堪伯仲第可以之插架用備金石圖錄諸書之一種舍此則別無可取容氏金石書錄目收是編於金

石搨類之中不與其他金石圖錄並列僅附於
金石圖金石契求古精舍金石圖之後以爲諸
書之附庸所見洵不誣也

石鼓文鈔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鈔四冊清楊世春輯世春字煦菴星沙人
其人事蹟無可考惟據卷首之標題名姓及潘氏
音訓並跋後之自跋所署年月爲嘉慶丁卯僅
知其籍隸星沙而人爲嘉慶時代人耳是編分冊
不分卷第一冊錄清高宗御製石鼓文十章重
刻序並摹重排石鼓十章之篆文及御製叢四跋
第二冊錄重排石鼓文音訓並跋並摹現拓石鼓
篆文第三冊錄重排潘氏音訓並跋及楊氏自跋

第四冊摹蔣醉峯所臨舊搨石鼓分篆文並附
以當塗朱煌跋於古今名家所排石鼓甲乙之次
所考石鼓字數之多寡所釋石鼓文字之異同舉
未採輯即名家所論石鼓時代或以爲周成王或以
爲周宣王或以爲秦文公或以爲宇文周亦悉屏而
未錄僅錄石鼓原文與重排之文並現拓及臨摹之
本一無考正不惟視張燕昌之石鼓文釋存莊述
祖之石鼓然疑沈梧之石鼓文定本趙烈文之石
鼓文纂釋尹彭壽之石鼓文滙均未足與之相提

並論，即專就其所錄石鼓文而論，於宋明拓本概未寓目，僅以玩拓爲據，亦所見不廣，觀張燕昌之刻本、徐渭仁之重刻張本，均以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爲根據，可以據以正薛尚功以後諸家著錄摹刻之誤者，亦大有軒輊，不可同日語也。

春秋小學 鈔寫本

馮汝玠撰

春秋小學八卷，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又字份玖，別號慕良，江蘇武進人，校書文淵閣，主講卜里、蓮池兩書院，著有毛詩說、詩蘊、禮記集說、慕良雜纂、慕良雜著、名經傳記小學、周官指掌，已刊行；其未經刊刻稿藏於家者，尚有周易集說、周易彖文、周易原本訂正、周易文字異同、周易異文、易義條析、卦序別聽、刪輯張仲純氏異說勘、刪輯項江陵周易玩辭、周官集說、禮數駁正、今文尚書集注、尚書序說、毛詩序說、毛詩字義、詩經異文、毛詩篆文、毛詩異文、春秋注解、春秋天道義、春秋地道義、春秋人倫義、春秋物類義、春秋禮事義、春秋慎終義、春秋邦交義、春秋慎行義、春秋兵爭義、春秋字數義、春秋人倫考義、春秋人名考義、春秋地名考、春秋爵官考義、春秋爵官考、春秋字義、春秋異文、春秋從篆文定本、春秋正文定本、春秋名義、春秋氏義、春秋人字考義、春秋謚公考義、春秋姓名考義、春秋

族名考義春秋異文小學考工集說袁服經傳分
釋圖表經傳記不載說文解字慕良詩存庚辛
忘稿選存等書。是編卷首有嘉慶二年莊氏
自序及字目，卷末附錄莊氏遺著總目。編中以
說文中字見於春秋者為正文，以說文中字不見於
春秋者為附文，於春秋並無關合，第變更說文
部次，另以見於春秋之字為序。其名雖託於春秋，其
實仍為小學而作也。據其自序，謂許氏不通六
書，止見秦漢小篆，牽合偏旁而成，概以形聲為
主，而於象形指事會意間見，於轉注假借則全
不識。乃因治春秋有年，推而至於小學，始識六
書源流次第。今發其總論六書，謂三皇五帝
之書大都主於形，以易卦其尤著者也。若乃象
形不已而指事，指事不已而會意，會意變而通之，而
神明會出其諧形聲相益，孳乳彌多。於文同
聲相近而義不盡同者，則謂之諧聲。有文同而
聲義俱不必同者，則謂之轉注。又有聲義雖同
而文不同者，則謂之假借。皆以蒙頭蓋面之說，於

六書全無分晰。其編中說字多於一字，謂從衡之
數皆指於一，專屬於衡，後人分晰也。古或以為天，
或以為地，皆轉注也；或以為上，或以為下，或以為中，皆
假借且兼會意也。不知古以一畫為一數，更以此一畫
為天為地、為木本末朱中之識，作種種用，乃文字
由積畫而成，故以此代表諸用，乃謂以此一字而兼
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四書。又如差之籀文從字，
謂從二為缺文，當從工，不知古人於疊體每於態
是之體省作二畫以代之，此大下二畫即代表大之
重文，並非缺文。於軌之籀文斆字，謂加二日以極
表精氣自下而上之甚盛，不知其從習，即日之疊
體，與卤之籀文作卥、了之籀文作弜同例，並非
別加二日，而以大下之二為工，為疊書之習為加二日。
於文字傳述之原、籀篆演變之體全未明了，乃以丁為古鐵
字，丁為古西字，亦為古夏字，有為古秋字，介為
古呂張等字，毫無佐證，更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凡此之類，全書之中不一而足。彼謂許氏不通
六書，不識轉注假借，實則彼於小學不惟不識

書大字自道，惟其所說諸字亦間有精引之處，如謂足疋二字，許氏以口之方圓分爲二字，非詔世即卅字，詔若本止作叒，後又加口，許氏云从右，非竟澄以甲骨金文，竟能暗合，亦足服不令人服。其君想之遺瀾，雖一得不足以掩其全書之失，亦正未可概爲抹煞，是則讀其書者所宜審得其得失，分別觀之也。

各經傳記小學　影寫本

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清莊有可撰。有可原名獻可，字大久，又字似玖，別號慕良，江蘇武進人。校書文淵閣，主講卜里蓮池兩書院，生平著述之書多至五百餘卷，其已刊行者有周官指掌、毛詩說、詩蘊、春秋小學諸書。其未刊行之周易集說諸書，均已詳於春秋小學提要，毋不復錄。書首冠嘉慶二年莊氏自序，及各卷之目，末附春秋及經名、經傳記說文不載字，並其玄孫莊俞跋。按其自序所述，乃因其所撰春秋小學，計其文尚不及二千，所遺甚多，於是更取各經傳記爲說文所載之字，一一審訂，遂繼春秋小學以成是編。其編中諸字，以說文所有各經傳記之字列於前，以說文所有不見於各經傳記之字列於後，與其春秋小學以說文中字見於春秋者爲正文，不見於春秋者爲附字，同例。其說字宗旨，以爲不畫域於許說，應有得于六書之本，亦與其春秋小學如出一轍，惟其說解

雖强半摘許說之失、字自爲解、不能繩以六書之義、而武斷離奇之論、已不多見、則視其春秋小學、動以某某爲古某某字、純由臆斷、毫無根據者、固已爲善於彼矣、

金石大辭典 不分卷

馮汝玠撰

金石大辭典三十卷、汪仁壽撰、仁壽字靜山、江蘇無錫人、助成其書者、佐同編輯爲周觀光緯興播、任摹寫者爲石煥之丙吏、率置地位爲莊寶林涵之、緝與江山人、丙吏泰縣人、涵人江陰人、卷首有佛邪居士與王念慈兩序、吳士英題、汪氏像贊、周鍾麟紀略、並凡例十則、及檢字表、卷中依康熙字典部首分部、部中亦依字典之例、以筆畫之多寡爲先後之次第、所收之字、凡屬於程邈左書貢涵三倉以下之隸體、概不採取、惟以篆文爲限、而自三代以迄唐宋、凡見於鍾鼎彝器璽印石刻甎瓦之篆文、不分古籀、必篆意不謬錄、並依原篆之肥瘦大小摹寫、較之汪氏鐘鼎字原、吳氏說文古籀補、丁氏說文古籀補補、僅錄三代以上之金文石刻甎文、而不及秦漢以下之金文石刻甎瓦、華氏秦書輯存、桂氏繆篆分韻、僅纂錄秦漢兩代之金文石刻璽印、而不及三代以上秦漢以下之金文石刻甎瓦者、兼收並蓄、搜羅不可謂不博、惜乎

其於石刻既錄漢碑碑額而於六朝以後之碑額誌蓋又皆不敢尚嫌其有所遺漏其於吳大澂田潛所書論語孝經老子之古文亦知其所書乃依金文偏旁湊合而成並非盡為金石原有之古文竟與金石之文一例律並列亦嫌其漫無區別皆不免為全書之累也

瘞鶴銘考附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附詩二卷清陳鵬年輯鵬年字北溟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至河道總督卒謚恪勤陳氏於康熙五十二年泅水出瘞鶴銘原石於江置之焦山山寺建亭覆之立碑紀其事遂並輯諸家之說而為是編卷首列宋介瘞鶴銘記陳氏重立瘞鶴銘碑記張雲章陳使君重建瘞鶴銘碑記並儲大文碑記書後次輯古今諸家考辨與張力臣之圖為瘞鶴銘考而以志跋附於卷末卷二則同時諸人詩詠陳氏泅水出石之作而西冷江佩亦陳氏命序次以附於考者也考瘞鶴銘原石自崩墜江中之後完存若干石若干字其字有無宋人補刻皆無從徵實真否滄洲移置山寺更立碑紀輯為此考始得一一澄朗今按陳氏此考考其所得原石數陳氏碑紀未言幾石宋記與諸家題詠則志言所得為五石獨王霖詩前所題則言所得為四石之說惟出於王氏一人五石之說則宋記與諸家題詠合無

其辭，乃知當日陳氏涸而出之於江之石碓為五石，非四石也。又考其所得字數，陳氏碑記則謂得七十餘字，宋記則謂得全字六十九半字十二，張記則謂視歐公所得六十餘字增二十餘字，金壇詩前所題則謂得石五版完好者七十餘字，所錄記字數各家不同。當時究得字若干，無從確定。按汪退谷之瘞鶴銘考，其中首一圖即以滄洲所出五石之拓為橅，圖內注明見存之字。石凡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以與互證，乃知所謂得七十餘字者，則舉專舉完好字之大數而言，所謂得八十餘字者，則統舉全字與不全字之大數而言，其全字與不全字之大數皆可得而考也。又考宋人補刻之說，乃考中所輯張力臣考辨圖中旁注之語。陳氏自撰碑記則祇有是書撰造何人傳寫何人？荒唐與夫補刻之謬妄，古人辨論最詳，載之別編，以備覽觀，余不具論之語，於補刻之說未置一詞，且更斥其謬妄。翁方綱瘞鶴銘考補謂宋人補刻三行之說，不見於昔人著錄，自滄洲作考始言之，而汪

退谷王又林諸人又沿其誤。於陳氏碑記、張氏圖注未能分晰，竟以張圖之注誤為陳考之言。今按陳氏補刻謬妄之說，證之不惟可正翁氏考補之誤，並可證明陳氏移置之石，悉為原石，原無所謂補刻也。考瘞鶴銘石刻，要當以出水後移置之石為確，而[illegible]考與出水以後移置之石無不惟陳氏是考為信而可徵也。

武林金石記 匯盦叢書本 馮汝玠撰

武林金石記十卷、清丁敬撰、敬字敬身、別字鈍丁、號龍泓山人、浙江錢唐人、著有龍泓山館詩鈔、按丁氏原著名為武林金石錄、本為十卷、此則僅存四五七八九十六卷、而九卷僅存十四葉、十卷僅存九葉、前後均缺、前有鈍丁之子魯齋及趙一清兩序、後附碑目、末有魯齋一跋、兩識、魏本曾兩識、況周儀吳隱兩跋、乃吳氏據傳鈔殘本付刊者也、考魏氏識語、此鈔傳鈔之本為倪山友所著、其武林金石跋與擬補碑目、乃本曾得之書後、屬稿夾於倪記中、無彼此本不相聯屬、是此傳鈔之本非丁氏原著之錄、乃倪氏所撰之記、其以倪氏此記屬之丁氏者、則據魯齋之序所述倪氏金石記為鈔撮西湖志而成、西湖志之成又本於丁氏之武林金石錄、故以撰人歸諸丁氏、以明淵源之所自、書名仍以記名、以存其傳鈔之舊式、其以是編屬丁不屬倪、名記不名錄、其所要者此是、則讀是編者不可不知也、卷中所記金石、據以校阮氏兩浙金石志、不惟可增補缺字、訂正譌舛者甚多、且並有阮志失載、而僅見於是編者、是則為考浙中金石者所宜資以參證、又不必論其是記是錄、為丁為倪矣、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　涵盦金石叢書本　孫汝玠撰

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六卷，清朱士端撰。士端字鈐甫，江蘇寶應人，舉人，官安徽廣德學官。是編原撰本錄原著錄碑文，加以考證，為若干卷。因有刻工乃刪存為六卷，其中若題跋，雖視瞿中溶、孫星衍、洪頤煊諸家為遜，而其於石鼓文謂駘即駒字，緩即䌶字，㯝即犢字，㨖與遷異字；於開母廟石闕銘謂聲蒙文作礬，本當未音；於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東武陽滕穆，謂滕即滕之本字，皆深通小學，具有心得，非尋常評騭者比。而其跋楚州石柱題名記，考楚之州刺史其銜悉加使持節楚州諸軍事，其官悉兼充本州團練使、淮南營田副使，其爵有開國公、開國男，其勳階有上柱國、驍騎尉，其散階有太中大夫、朝議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朝議郎。其屬官有團練判官、營田判官、巡官、推官，與史互證，其考證詳核，尤足與范氏以照之楚州石柱題名考，據其所題姓名以正史傳之誤，李宗蓮懷岷精舍金石跋尾之楚州石柱題名跋，於金石補編

所考九人之外，又得十九人，號稱賅博，要其足而三造。其所考漢白石神君碑、封龍山頌之朋祀、漢射陽畫像之豐侯，悉具其說於其所著之纏識編，不入是記，使人不能盡窺其全豹，為憾。惟於宋夢英篆書偏旁字原，以其置東老毛髭尸尺尾七部於卧身㐆衣四部之前，不合於大徐校定說文之部次，謂其次序紊亂，而不知小徐說文繫傳之部次正與此同，則未免疏於稽考也。

山西金石紀畧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山西金石紀畧十卷，清孫衍貴撰。衍貴字星槎，其籍貫事蹟志無可考。是編所輯三晉金石，詳目係合夏寶晉山右金石錄、董文燦所輯碑目、王軒山右金石志畧、晉祁寯藻吳式芬山西碑目諸書纂輯而成。首列自序，卷一所記為三代之僞泉，卷二至十為自漢迄元之碑碣，而以摩崖幢柱造像法帖磚瓦之屬附於十卷之末，都一千四百餘事。其僞泉一卷，每品之下多引王氏晉泉彙錄原文而加以按語，考證特詳。碑碣則惟記其年月地址撰書姓名及見於某書而已。按其考證於僞泉則獨詳，於摩崖幢柱造像法帖磚瓦諸類則悉從其畧，體例殊不畫一。而碑碣以下有目必錄，不分存佚，亦嫌分晰未清。惟於西字空首幣下引彙錄後謂凡鏟幣皆一字，亦不能執一字地名為定，雖仍彙錄之舊，屬之於晉未免近於所歷，而附以所見，則不為無識。三晉金石志其目之書寥寥無幾，是編所記雖遜於胡聘之山右石刻叢書編之詳贍，而較之夏氏山右金石錄僅收所見百餘種者，則多踰十倍。其纂輯雖未為完善，其徵引固足備參稽也。

寫禮廎讀碑記　寫禮廎遺著本　馮汝玠撰

寫禮廎讀碑記一卷，清王頌蔚撰。頌蔚字芾卿，號蒿隱，江蘇長洲人。光緒丙子舉人，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擢員外郎中，記名御史，在任候選道，軍機處章京，著有古書經眼錄、寫禮廎詩文集。是編前後無序跋，惟起自漢朱博頌，迄於元無量壽千佛舍利寶塔記，跋尾若干通而已。其於諸碑刻跋尾，不作泛常評騭語，惟以考證為事，其所考證，尤於官制地理氏族為詳。如於天發神讖碑，考巧工郎古之考工、巧工之名，不自後魏始；於王僧福墓志，考唐書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別將，乃郎將之誤，石亭府則志誤為古亭，轘轅府則志誤為軒轅，雍州之興國府、翔州之南德府、涿州之仁賢府則志並失載；於王美暢之夫人長孫氏墓志，考其七族之派、十姓之源，某為七族，某為十姓，皆其最著者。此外則所跋韓壽神道、鄭道昭太基山詩刻、曹恪碑、陳思王碑、蓋文達碑、魏邈墓志諸刻，於錢氏潛研堂金石跋尾、王氏金石萃編、孫氏寰宇訪碑錄、洪氏平津館讀碑記、瞿氏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原考疏誤處，亦多所訂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鄰蘇老人題跋 觀海堂石印本 馮汝玠撰

鄰蘇老人題跋二卷，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著有望堂金石文字、寰宇貞石圖、日本訪書志、留真譜諸書。是編分上下兩卷，後有清道人李瑞清跋，乃其孫嶺鄰輯其手書題跋而成。所輯凡四十餘通，爲自光緒二十三年甲午年至民國三年甲寅二十一年中之題跋。不論金石年代之先後，惟以其所跋之年月前後爲次。其中不盡爲金石題跋，間有題跋書畫經籍之作。第屬於金石者十之三，居其多數耳。編中隋大僕卿元公及其夫人姬氏兩志並姚辯之志，考其職官地理年代頗詳。而隋董美人一志，於汪氏十二研齋金石題跋，謂史無汴州恤宜縣地，無美人卒終於仁壽宮事，蜀王秀善能文章之稱，文帝時無美人之稱，可摘者四。考自開皇至大業初，皆有汴州。後漢書皇后傳序、江表傳、王隱晉書，下至宋齊北魏等史，皆有美人之稱。又謂是時獨孤嫉妒自擅以下，損其服章，降其品秩。以尉遲迴之女孫得幸於仁壽宮，后且陰殺之，何有於董美人。庶人秀傳，楊素作檄文，載秀集中，是秀且有文集。其所上表，亦情辭哀感，非不能文者。且以其年五月來朝，董氏之死正其在朝之時，縱不躬作其志，獨無幕僚代爲之邪？條駁正其考證之精，議論之辨，尤其編中經意之作也。

匋齋藏瓶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匋齋藏瓶記二卷，清端方撰。端方姓托活洛氏，字午橋，號匋齋，長白人，署理四川總督，殉于子殉，謚忠敏。著有匋齋吉金錄、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均已著錄。是編前有匋齋自序，卷分上下，所錄古瓶凡一百六十餘種，瓶文姓名之上，有司寇鬼薪、髡鉗城旦者，居十之九，皆漢代辜人瘞時之瓶誌，每瓶悉錄其原文，加以考證，並間以甎銘鈐所記附之，與其藏石記所錄古甎同例。惟以所得在藏石記書成之後，其藏石記內已著錄者，既不便於紛更，而此未經藏石記著錄者，亦不便於併入，且以其瓶多為辜人瘞誌，専為一類，亦與藏石記內著錄之瓶有間，乃於藏石記外另為一編，不曰藏石續記，而別以藏瓶名其編，所以示其與藏石記分歧也。記中祇錄瓶文，雖文詞單簡，而資考證者無多，而就所題司寇鬼薪、髡鉗城旦諸名辭觀之，於漢時之於辜人，歿後之制，漢志所未詳者，頗可因是記測其梗概。觀永平以後諸

瓶文於辜人歿後，猶為之一一封識，以志久遠，其於辜人如此，則無辜者可知，於歿者如此，則未歿者可知，向謂漢法之酷者，據此可辨其疑，而向信石誌起於顏延之者，據此瓶誌證之，知亦不始於南朝，歿則書以誌其冢，東京之初早已先開其例矣。

綴學堂河朔碑刻跋尾　石印本　禹汝玠撰

綴學堂河朔碑刻跋尾一卷，陳漢章撰。漢章字伯弢，浙江象山人。是編卷首陳氏自記後跋河朔間新出土之石墨二十八通而已。其所搨拓僅寥寥五首，此跋其所考證，雖亦無甚精特出色之作，而於劉懿熊碑題名辨書佐尹雄隸作尹雄之誤，於魏維那楊要光等造像記據其所題大魏正光二年歲次庚子十月辛丑朔廿五日之文，證顧亭林所言漢碑多系月朔日子，後魏造像該刻止記年月之誤；於東魏李氏合邑造像碑頻據像末都邑金像義井主長樂太守李次之文，與漢書陶謙傳作笮融大起浮圖寺作黃金塗像互證，證明造像始于漢末本不用石；於魏安村邑道俗造像記據其所題天平四年歲次丁巳七月甲午朔廿五日戊午之文，正通鑑是年長曆誤作十月甲午之誤；於隋河東桑泉某君殘碑據其君為河東桑泉人開皇十三年割猗氏縣之文以證隋書地理志桑泉開皇十六年置之誤。一鱗半爪，亦足聊備參稽也。

古甎譜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甎譜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前後亦無序跋。推摹刻古甎若干種，所刻古甎，悉按原式摹搨，中多字不可識之奇品，而素不甞見之蜀師甎，亦具於編。卷中考卷中字似萬歲甎後刻吳東發跋張叔未一札，曰承賜磚文，深以為幸。是見古人不苟如此。又云考地理滄桑變革之歲月也，人事倥偬，未遑深究，畧書奉政。又徐君磚後有張叔未跋語，曰徐君二字，詭法髣髴天發神讖、國山兩刻，質亦極堅，十年前歸余齋。又考張叔未桂馨堂集，吳蜀師甎賦呈阮中丞詩注云：全甎有三蜀師者甚少，吟館所藏具四蜀師者，則甞未之見。按吳跋張氏之札，曰曾承賜云云；張跋徐君甎之語，曰曾歸余齋云云，而卷中所刻之甎，並有一甎而具四蜀師者，蓋此刻譜之作，為張氏所輯刻也。又按古甎瓦之屬，圖錄古瓦之作，有朱楓秦漢瓦當圖記、程敦秦當文字，在乾隆中葉，諸家已輯有專書。至圖錄古甎之作，是編之後，則有陸氏千甓亭古甎圖釋、鄒氏廣倉甎錄諸家之著。是編之前，則海鹽張燕昌曾有志於斯輯而未成，此外則未之或聞。古甎之有圖錄專書，蓋亦推是編為嚆矢矣。

話雨樓碑帖目録　東方學會重排本　馮汝玠撰

話雨樓碑帖目録四卷，清王楠藏，王鯤編次。楠字匀山，又字任堂，江蘇吳江人。鯤，匀山之子，字旭樓。是目碑帖為匀山所收藏，目録為旭樓纂輯，其録之板而行之者則旭樓之子步呂也。卷首有許槤、錢泳、張廷濟諸人序，卷末有徐楙及旭樓道光十二年自跋。前三卷為碑，並録彝器、泉笵、鏡銘於其中；末一卷為帖，並録考古圖、金石圖諸書於其中。署名則從其所藏之多數，故但題以碑帖

而不及其他焉。每一目下分注年月、書撰人姓名之外，並録其所藏古器碑帖原有題跋，如王穉登、王世貞、徐朗、姜宸英、翁方綱、許槤、徐楙、張廷濟、張燕昌、楊賓、楊澥、張開福、何經寨、楊秉桂、仲湘、王杝、釋六舟諸人所題跋尾，而附以匀山之辨證、旭樓之所見，別於編目之中，獨開生面。與名家藏目僅注年月、書撰人姓名，或年月、書撰人姓名之後間附以訂正者，體例迥異，詳略亦迥乎不同。不獨可據以考其一家所藏，並可據各家之題跋以證名家之著録。如徐楙周吉專具跋所記楊大瓢同巨濤上人遊焦山詩注相傳出自宜興周延儒家，楊澥睦州刺史張琮碑跋所記歐陽信本題款甚銜題銀青光祿大夫，與皇甫明公碑同；姜宸英蘭亭姜氏本跋所記其得石源委，皆為名家著録之所未及，並資考證。而張琮碑之有歐陽信本銜名，尤可據以補畢氏關中金石記、王氏金石萃編、洪氏平津讀碑記諸書之遺漏也。

瘞鶴銘考　浙閩採進本

馮汝玠撰

瘞鶴銘考一卷、清吳東發撰、東發字侃叔、浙江海鹽人、著有石鼓讀七種、已著錄、按瘞鶴銘石刻考之者自顧元慶後、不止一家、考其出水以前拓本者、有張力臣之圖辨、考其出水以後拓本者、有汪退谷之考、紀其出石於水置之山寺之始末、則有陳滄洲之考、其合出水前後而通校其存字、辨其補刻、考其書人者、則有翁方綱之考、補、皆非專考其書人之作、其專就書銘之人為之考、而於存字補刻置而不論者、推吳氏是考、是編前有乾隆壬子吳氏自序、編中首列原刻之圖、次列重刻本之文、次引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則為椽、又證以台州志、蓋蒼山有真逸二字、相傳陶隱居嘗居此、又以隱居之許長史舊館壇銘、句法與此相同、定鶴銘為隱居所書、謂仙尉為陶隱居自寓其銜、上皇降真為隱居自寓其棲隱之地、丹陽為隱居自紀其故鄉、又以漢書丹徒春秋時曰朱方、證銘文之朱方、為隱居自會稽奉敕還茅山於時過焦山、瘞鶴而刻銘於此、與翁氏考補、銘書出於陶貞白辨、文雖異、而所見則同、考鶴銘書人者、是編與翁辨、可參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鼓讀　慎初先影原本　馮汝玠撰

石鼓讀七種，清吳東發撰。東發字侃叔，浙江海鹽人，著有瘞鶴銘考。是編前有吳氏總序，中分七種：一為石鼓釋文考異，舉各家所釋之文於原文之下，攷其異而衷以釋之；二為石鼓文章句，每鼓分其文為若干章，章為若干句，章注其句，句疏其義；三為石鼓辨，以朱竹垞石鼓考擬拾所說是非雜糅，觀者易惑，因列其說而為之辨，其已經前人糾正及不足辨者則畧之；四為石

鼓鑑，據唐宋以來各家之論說、題詠，節錄其文，加以按語，以證其所見之不誣；五為石鼓文考異或問，於考異之釋而未盡者，仍為或問之辭，答其間以申之；六為石鼓爾雅，以石鼓文字可據以參求齊魯韓詩、司馬拾遺、班固徐雅皆所未逮，因摘采其字，仿爾雅之例，分類釋之；七為石鼓文敘次，以鼓為紀蒐獵之作，因依田獵之序，繹其文義以次之，而以其文之成句少者列之於後。七種之中，考異、章句之前各冠自序，而章

句序前並冠以錢大昕一札，其初蓋各自為編，其後增益各篇，彙而為始，總以石鼓讀為名。全書精義，推考異、章句二種為最核，而其通徹通石鼓章句，尤為自來所未有，所以錢氏稱其鴻博精核，為當代絕作也。

攈經堂鐘鼎考釋跋尾 涵芬樓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攈經堂鐘鼎考釋跋尾一卷清陳慶鏞撰慶
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壬辰進士官戶部員
外郎江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著有齊侯罍銘
通釋是編所考專以金文為限計考釋十二篇考
三篇跋尾二篇辨一篇通為十八篇其中精心結
撰之作推格伯敦考釋竟寧雁足鐙跋尾為
最其考雁足鐙證明鐙之有柎並詳辨祭鐙之
與膏鐙不同則與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跋尾之
考是鐙詳辨足雨字之不同各極其精確其考
格伯敦以格伯為駱伯謂是周賜秦襄公岐以西
之地以其世居大駱犬邱故稱駱伯駱為格之假字
其遣為郇其殹為鄂之近地其姓為晉之任其
其彼為汲其姻為夏后之封邑皆雍岐地則與
其所釋齊侯罍銘為紀齊侯朝王王為樂立樂
因報聘於齊陳氏為作韶樂祭於廟以迎天子
之賓而於饗禮之事同出於附會瑕與瑜各不
相掩朱茉嘗謂其釋鐙字贍確則略其所短而

專善其所長容氏金石書錄目謂其附會經傳
說多未諦則置其所長而專攻其所短讀是
編者宜綜覽全編辨其孰得孰失未可是此
非彼但執一家之說以為論定也

石鼓文定本 古華山館原刻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定本五卷，清古華山農撰。原書不著撰人姓名，據止署古華山農，據容氏金石書錄目，山農姓沈氏，名梧，字旭亭，爲江蘇無錫人。書不分卷，排辨證一門內分兩卷，金石書錄目以其篆文縮本及釋音今文各爲一卷，辨證爲二卷，章句疏證一跋爲一卷，合以卷末地名考一篇，總著爲十五卷。今按編中所列目次，計有十類，曰篆文縮本，曰釋音今文，曰辨證附敘記，曰章句注疏，曰石鼓地名考，曰古籀奇字辨，曰諸家摹本校誤，曰跋尾，曰備考錄，曰辨字偶存，而所列者止有地名考以上五類，其古籀奇字辨以下悉付闕如，因從容氏書錄目著爲五卷，以符其卷首目次之數。爲其篆文，按則據范氏天一閣北宋搨本及孫巨源、薛尚功本暨其自藏明拓，互相參校，得五百二十七字，又補缺四字。其釋音則悉以今音音釋，以便誦者易讀。其辨證，則據左氏傳椒舉言于楚子成有岐陽之蒐，定爲成王時物。又按尚書鄭注以周公攝政七年之明年爲成王元年，更推鼓內日維丙申之文，定鼓爲成王二年所作，爲說三篇，前後凡舉二十四證，並於蘇文忠、馬定國、趙師尹、萬季野、朱竹垞、翁方綱、諸九鼎、劉凝八家之說詳加辨證。其敘記則據說文大篆从茻之字，以證鼓文，定鼓文爲倉頡大篆，非史籀之文。其章句注疏則按句求韻，因韻分章，逐章逐句集各家之注，仿爾雅疏之例以疏其義。其地名考則按鼓文之曰汧、曰澫、曰原、曰陝、曰阪坡者，一一考爲岐陽之地，以補其辨證注疏之所略。推其大旨，其根據左傳椒舉之言，定鼓爲成王蒐鼓；根據說文大篆之體，定鼓文爲倉頡大篆，係從董廣川之說推闡而成，雖其論斷不能據爲論定，亦同於諸家之說，而其考證之辨，疏釋之詳，則在諸家考釋之中最爲翔博，實足供研討石鼓者之參稽。惜其止知倉頡大篆非史籀之文，而不知籀文之中本有沿而未革之倉頡大篆。對于鼓中[illegible]字，拘於許氏籀文之說，而不知其爲沿籀文中沿而未革之大篆，別以爲田字古文，於無可

自解之中，而曲為之解，竟不能自圓其說也。

寐叟題跋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寐叟題跋二冊，清沈曾植撰。曾植字子培，又字乙盦，別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是編各題上冊標一集上下冊，標一集下。據此可知是編之外當有續集，此手稿尚非其全稿也。編中所錄各跋，係彙其手稿影印全書之前，既未排比目錄，每跋之前亦未標題名目，且有跋語中亦不著所題，但繹其詞意，知其所題某為跋經籍，某為跋

書畫，某為跋碑帖，而不知其所題為某某者。綜計其所題經籍書畫碑帖各跋，則三者之中碑帖居其多數；綜計其所題碑帖各跋，則二者之中帖又居其多數，而所跋各帖尤於各種彙刻各本蘭亭為最詳。大抵皆隨筆紀錄，故強半詳於評騭，畧於考證。按沈氏向以長於考證之學著名當時。光緒末葉，俄人拉特錄夫於外蒙古賽音諾顏游牧地，搜獲唐宋以來各種石刻，搨其影於蒙古圖誌，俄使以拉氏書送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屬為譯之其時沈氏適在譯署曾為作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九姓迴鶻碑三跋以復俄使順德李文田曾录其碑文為和林金石記今此手稿竟未採輯僅錄其零星散稿但存其評騭之論而不及其考證之文使人無由窺其全豹殊為憾事也

元氏誌錄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元氏誌錄一卷范壽銘撰壽銘字鼎卿浙江山陰人其所著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已著录是編首有為范氏小叙次列撰以作錄之元氏諸誌目錄次錄其世系次錄其戚屬次錄其第宅末舉各誌畧例以為之殿前有顧燮光重印時序後以范元氏未見之元氏諸誌目錄附焉其所據元氏諸誌自魏景明二年元羽誌起迄武定六年安豐王妃馮氏誌止附以北齊元賢一誌凡七十種皆清季至民國辛酉冬以前出土之誌惟允元公與其夫人姬氏及元英元仁宗四誌以僅見影本未見墨拓弗錄其所錄元氏世系則分平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其錄元氏戚屬則有朔州庋氏南皮石氏琅邪王氏鉅鹿宋子耿氏遼西常氏南安姚氏以南乙氏長樂馮氏河東薛氏南陽負氏遼東公孫氏河南羅氏安定胡氏梁氏滎陽鄭氏潁川崔氏

渤海高氏武城崔氏京兆杜氏長樂潘氏隴西李氏頓丘李氏河南穆氏陸氏范陽盧氏昌黎蘭氏翰氏吐谷渾氏諸族其所錄元氏第宅則有宣化穆族敷義熙樂光穆熙明正始崇讓熙文熙寧孝弟篤恭學里靈泉和平諸里據其所錄世系之支派可補魏書帝系列傳之文戚屬之氏族可知當時諸家門第之盛而所錄第宅之里悉為洛陽伽藍記之所未載所舉誌銘之例亦悉為諸墓銘纂例之所未詳並可以遠

拾楊氏所記之遺近補李氏所舉之闕惜其所據元氏諸誌止前所列七十種自景明至武定四十餘年之事實而其後顧氏所增七十種范氏悉未之見而顧氏又僅補其目亦未遑續為之錄也

循園古冢遺文跋尾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循園古冢遺文跋尾六卷范壽銘撰壽銘字鼎卿浙江山陰人著有元氏誌錄循園金石文字跋尾諸書已著錄是編首有顧燮光編校時序及例言次為目錄卷中跋尾起漢迄於北齊都一百三十餘通惟限於墓塼墓誌作封刻石柳題字墓門題字神道石闕六種其神道碑瓦削累石地券之類悉屏不錄故以古冢遺文題其端而此所錄六種率以未著錄而有拓本

者為限其已有專書行世及無拓本者概不入錄其雖未著錄而有拓本其字已漫漶文不雅馴者亦錄所不取去取既嚴考證亦極詳贍如於鄭舒夫人劉氏碣證明護烏丸戎羌戎蠻夷越中郎將為典午仍魏之舊不置自晉武於韓府君神道據其官階證以史傳定為韓壽之闕於呂超墓志以隨省筆作隋先於水經證明顧氏金石文字記隨隋通用之說之非謬皆徵引淵博論斷確當其於石勘石定墓誌證明石

鑒甚有五孫尤足補史之失載全編跋尾視此書
十居八九間有評騭之語則亦偶爾涉及不過十
一顧氏於其金石文字跋尾序中稱其好古而精
考訂為錢竹汀後一人雖推許過當未免近
於阿好而平情而論其長於考訂實為近時
古刻跋尾中之傑作要不在吳氏九鐘精舍金
石跋尾王氏寫禮廎讀碑記諸作之下惜顧
氏就其遺稿編次僅至北齊而止其周隋以下
竟付闕如尚非范氏之全稿也

金石文字辨異補編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金石文字辨異補編五卷楊紹廉撰紹廉浙江
瑞安人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列凡例七則於卷
端雖為續邢氏金石文字辨異之作而核其全
書無韻所收之字則以此其為字書之屬與韻
書不同但據韻部歸納其字而序則不拘韻字
之原次無字之下則以既列異文於本文之後無
須更為申明概不另加案語皆於邢編原例有
所變更其或后新製之字則以邢編已录不復
再列其於歷朝避諱之字則以其為闕筆並
非別體志屏不录其於邢編寫刻之訛應詳
未詳者則為之校正補入亦視邢氏原編有所
斟酌損益惟其所收之字認為異文援以入錄
與則與邢編同一軌轍邢氏原編其所辨異惟
就文字點畫異於楷體要辨之其異文之中某
為形異某為聲異某為形聲並異某某因假借
通用而異某某因有寫破壞而異概置弗辨甚
且以篆文寫為隸楷之字形似異而體實未異

者亦錄為異文校其所辨不惟於當辨之義至所發明其所辨之體亦見允當是編所錄其博採旁搜雖可補那編闕漏而其辨之未詳未當處則視那氏原編其失亦正復相等也

意園古今官印勼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意園古今官印勼八卷侯汝承撰汝承字意園東萊人舉人卷首有侯氏自序次為叙例次為總目總目之後卷各冠以分目卷一為古鉩王君公諸印卷二為侯伯子男諸官印卷三為軍印卷四為尉將諸印卷五為司馬與背印卷六為史太守大夫相令宰長丞諸印卷七為正假佐與士事祭尊雜蠻夷諸印卷八為唐宋遼金元明清諸印每印悉鈐其文圖其形注其質並詳考其官與地為所錄之印專以官印為限所錄官印又專以其所藏官印為限計自三代至於有清都三百餘紐比之瞿氏集古官印考證所收九百餘紐雖不及半比之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所收百餘紐則多幾兩倍其印雖間有贋品雜廁其中不及吳氏選擇之精而悉從原印鈐入則較瞿氏僅從名家印譜採入者為有據至考辨各印三代以前間有未當而漢以後則凡各史表志外之紀傳靡不博覽旁搜其於車騎將軍則考

考文薄昭之前已有灌嬰靳歙於析衝將軍、則考建安樂進之前已有閻徵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宋書百官志推溯之所未及於左大將軍則考王忠之爲左大將軍已在郤彤之爲後大將軍之前於部曲將則考何進董卓皆有部曲將並在龐德部曲將董超之前可補瞿氏集古官印考證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攷藏徵引之所未詳其考證淵博更視瞿吳兩家之考釋殆有過之瞿吳兩家之書向爲考古印者所推重自侯氏是編出蓋不能專美於前矣、

漢魏六朝磚文 原影本

馮汝玠撰

漢魏六朝磚文兩冊、清王樹枏輯、樹枏字晉卿、直隸、別號綿山老牧、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是編前有水竹邨人及王氏題詠、後有徐樹錚姚永概吳闓生楊昭儁德裳黃丙焜楊增犖鄧鎔章華李雲慶蕭淳溥黃維翰徐鳳書諸人詩跋、所輯磚文凡漢磚三十吳磚二晉磚十五雜磚十六漢晉以下佚磚三十四、據冊首王氏自題、冊內各磚原爲介休郎雪梅所藏、郎本得之於郡人朱友潛、及郎殁、其子不能守、王乃介其戚岳君建侯以重值得之、郎原藏九十種、計一百枚、歸王時十已佚其四五、今冊內所附漢晉以下之佚磚三十餘種、即其已佚之磚、而僅存其拓者也、冊中各磚王氏僅手記其直側橫之文及其書之反正、惟雜磚中牛羊煩奴婢王一磚、有李雲慶考釋一條、謂煩借爲蘩、有蕃盛之義、王從于說反訓作長、王詮解確當、可正王氏原釋之誤、核其所輯各磚、雖止百枚、僅當陸氏千

覽之什一而悉按搨本印入文字神理具存視呂氏百磚考但考釋文字而不摹原文者固可分途並美也李雲慶字霖卿湖北黃安人光緒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兵部主事候選知府

校經廎題跋 曬盦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校經廎題跋二卷清李富孫撰富孫字既汸又字薌沚浙江嘉興人著有漢魏六朝墓銘纂例已著錄是編前無序後無跋惟上卷題跋十四通下卷題跋十七通總為題跋三十一通而已此三十一通之題跋惟其中所題漢五鳳年磚硯搨本及北宋二體石經周禮殘碑為屬於金石之作餘則皆屬於經籍書畫而此二跋所題亦僅於磚硯拓本詳其琢硯之為吾

君竹房可以正翁覃溪以為竹房為元吾邱衍之誤別無可資考證之處就其所題最多者而論則屬於經籍者多似應列於目錄類中就其所題者類而論則金石經籍書畫三者皆有或列於金石或列於目錄或列於藝術均無不可惟李氏向以金石之學著名且曾有墓銘纂例之作而於經籍書畫之學非其所專李遇孫曾列其名於金石學錄中而林氏金石廬金石書志亦曾錄是編與名家金石跋並列尾並

列茲即其例仍列於金石類中亦聊以存一家之題跋而已

古泉精選　影原拓本　馮汝玠撰

古泉精選一卷附潘碩庭泉拓　清王懿榮輯懿榮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殉庚子難謚文敏所著天壤閣雜記墨翠墨園語已著錄碩庭名志萬是編王氏所集泉幣僅寥寥三十種皆習見之品多見收入古泉滙及續古泉滙每種之下僅有廉生鈐印而無一字之考釋泉品既非有所選擇拓本亦未加以編次不過據其所得隨手粘存尺五樓即據其藏本以付影印所謂精選者初非王氏原題亦止付印時之簽署耳所附潘氏泉拓數更寥寥每拓之下亦止題一二語並關考證惟所記安陽幣一品係屬當時塗金為其施者錄所無聊足以備見聞綜計兩家集拓均不足以錄存惟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已列是編于圖譜類容氏金石書錄目亦列是編于泉幣類均已錄全入金石書目茲從其例亦姑錄而存之按容氏之於是編雖經披錄入目而但列之于附

屬之內隱示與其他金石有間該書有間則較
林氏之無所區別殊有見地也

天發神讖碑考附錄 東方學會鉛印本 馮汝玠撰

天發神讖碑考附錄一卷清王著撰著字宓艸金陵人是編前錄皇象書帖王鳳洲藝苑卮言而則並附其所論後依原碑二十三行按其所藏舊拓辨其舊釋未識之字乃因周雪客之碑考而作周氏原考於舊志所載一百八十字外辨出三十一字合為二百一十一字此則於周氏辨出舊志所無字外又於一行內辨出統字四行內辨出元字六行內辨出泰壬戌三字七行內辨出陽字八

行內辨出于未二字九行內辨出泰月解三字十行內辨出郎解二字十一行內辨出所十日三字十二行內辨出太內庚九四字十三行內辨出解泰二字十五行內辨出郤字十六行內辨出往歷示太四字十八行內辨出意萬禩三字凡補周考所未辨出者三十餘字又辨出前所歩于日月之于字舊誤為弓十七行文字炳服之服即服字舊誤為烺其所訂補雖不盡確而可補周考之遺訂舊志之誤者亦正有是處考神讖碑

文者周氏原考之後可供參考之書吴山夫汪少山諸家所考之前首宜推王氏是編也

天發神讖碑續考　東方學會鉛印本　馮汝玠撰

天發神讖碑續考一卷清汪照撰照字少山江蘇嘉定人按天發神讖碑周雪客曾親至碑下合其三斷石讀之辨其存字並彙輯周氏以前各家著錄所載論碑各條為之考其後王氏宗艸又按其所藏拓本證以原碑辨出若干字以補周考之遺於碑之存字兩家所辨已為詳盡其徵引各家著錄所載論碑各條則周考與王氏附錄所輯間有漏略尚待補輯是編搜其所藏拓本錄碑文於前復輯錄各家之說並說

在周考以後者於後以補為補考亦猶之王氏附錄為補周考而作也其所錄碑文視周所錄又多泐字無足補者其所錄金石錄米海岳志林雜志王象之輿地碑記集古錄目諸道石刻錄寶刻叢編弇州山人稿弇州山人續稿蒼潤軒帖跋葉九來金石錄後隸書亭集竹雲題跋經訓堂金石彙編金石史金石存來齋金石考略經訓堂集所論神讖碑各條及王概之天發神讖碑

賦黄任之天書神讖碑詩皆為雲客原考所录之所未及汪氏援採群籍彙而录之以補原考之所未備與彦輔所撰附录皆周氏原考之後可資考證者也

貨布文字考 綦雲間錢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貨布文字考四卷清馬昂撰昂字伯昂又字若軒江蘇華亭人官順天平谷縣知縣卷首為道光十二年方廷瑚序次列凡例十三則凡例後為說五篇一為貨布文字當與鼎彝款識同重說二為貨布文字與古竹簡同為刀筆書說三為古之貨布乃笵金為貨非海介蟲說四為貨布之制創自春秋戰國諸地商民說五為古以六銖為一釿与溢同為名數說考一篇為貨金刀布泉幣名義考卷一為齊地莒地貨刀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齊莒者屬之卷二為魏地貨金趙地貨刀燕地貨錢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魏趙燕者屬之卷三為秦地貨布以其文字之地名屬于秦者屬之卷四為錢貨類以不能定為某地之泉貨及半兩刀筆泉範諸品屬之末有戊申正月羅振玉校錢氏刊本重印時跋馬氏是編專以文字為主以刀布金貨文字之所有地名分屬于齊莒魏趙燕秦諸地不襲舊說強分時代

最有見地，以安邑幣之釿字與澮同爲名數，適
合於平安君鼎銘五益六釿之文，尤爲確當。即
以向釋爲寶貨之寶字，定爲燕字，雖無確證，
而據其字體從嗌古文恭，而論亦較釋寶爲有
依據。至其古貝乃以紀金爲之，非海介蟲之說，則
近時出土古貝悉以海介蟲爲之，間有以紀金者，亦
無海介蟲之貝之多，其說殊不合古制。其貨幣
之制，始於春秋戰國諸地商民之說，則周禮六
官既列九府，皆有掌財幣之官，列於職掌，而

始貨幣之制，反出自商民，其說亦殊有乖於事
理。至以安邑幣爲魏武侯二年以後、惠王三十一年
以前所鑄，梁正幣爲惠王徙治大梁以後所鑄，
以古一釿爲重六銖，尤於古無徵。綜其所考，得失
互見。雖跋稱其頗能不依舊說，雖未必盡當，
亦可謂好學深思，於論頗爲平允。至謂其所采
古幣頗有不僅遠邁宋人諸譜，即與李鮀並
論亦當首屈，則未免推許過當矣。

集古官印考 東方學會重排本 馮汝玠撰

集古官印考十七卷，清瞿中溶撰。中溶字木
夫，別號木居士，江蘇嘉定人。著有漢石經考異補
正、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奕載堂古玉圖錄、集古虎
符魚符考諸書，已著錄。是編前有瞿氏自序及
吳大澂、袁保恆兩序，後有其子樹鎬、其孫光業
兩跋。首列采輯諸家譜錄目及印目。卷一至九
爲漢魏官印，卷十爲三國官印，卷十一、二爲晉官印，
附以僞趙、前秦。卷十三爲宋齊梁陳後魏西魏

後齊隋官印，卷十四爲不知時代之官印，卷十
五爲唐宋官印，卷十六爲遼金官印，卷十七爲
元官印，而以徐壽輝、韓林兒僭竊時之官印
附之。原刻每一官印悉留空處，以待鈐入印文，
乃以所摹諸家譜錄印文未備，而卷中所鈐之
印或具或否，殊不一致。此刻悉將所摹印文刪去，
惟錄考證，雖略有變更，其視原刻則較爲整
齊畫一也。是編考證專以官印爲主，每一類先
爲總考，每以一印自爲分考，其所徵引大抵多

以各史表志爲據其見於表志以外之紀傳及散見於群籍者則徵引間不免於疏漏吳序則稱其鑒別之精考據之確與歷代職官與地志書相印證足爲讀史者考鏡之資元明以來著錄家所未不逮表序則謂其江都王相不書董仲舒中壘校尉不叙劉向父子太邱長不系陳寔河隄謁者但引晉宋二書而不及水經注漢明帝之王景虎賁中郎將但引顏師古注而不及於經傳其屬稿之偶誤歟合表吳兩序之所論而觀之可以知其得失矣

泉志校誤　觀自得齋叢書　　馮汝玠撰

泉志校誤四卷清金邠撰邠字嘉采彭城人是編前有金氏自序次列校誤卷第品目卷中則據泉志原分卷第諸品循序校其誤爲按洪氏泉志其例有二一爲半兩五銖諸泉有泉可證者則據泉證書一爲虞夏商周之錢引書以名者則據書列之名以意爲圖其引書以名者不惟洪氏其未見其泉即世亦未睹其泉雖知其以意爲圖之誤而其誤實無可校惟其中有泉可證者或其說與圖原有誤者或其圖原不誤而屢經寫錄因之而誤者則不難據見有之泉與諸家之說一一校其誤也是編所校於世所未見之泉無可據校者悉置不校其校者但校原洪氏之原誤及洪氏本不誤而爲屢經寫錄之所誤於其說之誤者則徵引初渭園江秋史翟木夫劉燕庭翁宜泉馬伯昂蔡鐵耕劉青園戴醇士李竹朋鮑子年許賓門陸罨泉諸家考訂之說附以所見校而

正之其於圖之誤者則即名家譜錄實有其殊者如安邑貨一金梁正當金當爰及莽布一百至黃千之屬摹其原文校而正之不獨於原有志誤者悉為校正即原志不誤而為傳寫所誤者亦得據以證明就原志書而論則為洪氏之功臣就本書而論則亦為一時之傳作也

吳郡金石目 滂喜齋叢書

馮汝玠撰

吳郡金石目一卷清程恩慶撰恩慶字稚蘅江蘇嘉定人庭鷺之長子以呈進太白陰經特旨賞賚錄館謄錄議敘鹽大使是編卷首無序惟末有咸豐元年程氏跋及光緒元年潘祖蔭重刻時跋所列金石之目自晉太康塼起至元平江塼止凡二百七十餘通種據程氏後跋自述是編所輯乃據瞿氏古泉山館所集吳中金石文字遂一編次並摘考證列其大端其所未載者

則就其所見補之以成是編其已見前人著錄如寶刻類編所載橫山頂舍利靈塔銘清遠道士詩春申君廟碑重建龍興寺碑新開常熟塘記大德元浩和尚靈塔碑及志乘所紀則以未見搨本概不錄入核其所列諸目雖於吳郡金石未盡臚舉而悉以目睹所及為限去取甚嚴殊非不問存佚但求取盈者可比即其目下稱取考證如周球妻誌銘目下所考甫里為唐時舊名村名鄭準誌銘目下所考準乃華之少子

準之王文濤曾官尚書右部郎中歷青那等
七州刺史爲唐書宰相世系表所漏亦多可取
無怪潘鄭盦既於咸豐初元刻以單行更於光
緒初元刻入其書而再爲之刊行唯恐其書
之不傳也

非見齋碑錄　魏稼孫全集本　　馮汝玠撰

非見齋碑錄一卷清魏錫曾輯錫曾字稼孫
浙江仁和人廩貢生官候選訓導改鹽場大使推
知縣著有前紀九經碑圖績語堂題跋績語堂
詩文存績語堂碑錄是編前無序後無跋卷
首亦無目錄惟錄石刻文起自漢少室東闕題名
迄于唐德祐義國夫人虞氏誌凡三十三種每種
志其泐文摹入原文之旁間注其泐字及或疑爲某
或謨爲某或別作某之字原文之後間附以各家

所考及其按語與其所輯績語堂碑錄同一體
例所不同者績語堂碑錄所錄八十種其中溫彥
博碑已著錄於王氏金石萃編此則所輯錄三
十餘種悉爲萃編所未著錄考其績語堂題
跋漢三老碑書後有予輯金石萃編遺碑以
證刻入錄之語而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亦謂
其著有遺萃編補石績語堂碑錄惜未卒業
此編所輯殆即其題跋所謂遺萃編碑傅氏題跋
所謂萃編補石者也卷中所錄雋敬碑前後

凡有兩刻前一刻所摹原文之外旁注有阮作某某字後附有山左金石志攈古金石文字續跋平津讀碑記所考各條並其按語後一刻則刪去碑文旁注之字碑後所附各條同為一刻而兩摹其文而其旁注之字後附各條又後一有一無按然以證是錄所輯雖已付諸梓仍尚有所去留盡與所輯續語堂碑錄均為未定未完之本也

蕅廬題跋 俞氏排印本

馮汝玠撰

蕅廬題跋一卷清傳栻撰栻字子式順天大興人以禮之子也是編即附刻於以禮華延室題跋卷末有宣統元年俞人蔚跋其所題跋凡二十三通其前排氏賓林鍾子義帛劍建昭鐙白者鐙帳邊楕銅五跋為吉金之屬餘則為甸石及拓印諸跋雖為數寥寥而於陳黑磚以陳黑為工匠姓名不主李申耆以為替將之說於黃龍元年王元方磚甘露二年潘氏磚以其均出於吳地辨為吳之黃龍甘露為吳大帝及歸命侯時磚不以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陸存齋千甓亭古磚圖釋以為漢宣帝年號列之西漢為然於魏丘穆陵亮造像謂丘穆陵三字姓即北史穆崇傳之穆亮為太和十九年造尚在魏定族姓之前一年故仍三字舊稱於魏齊郡王祜造像謂祜為文成帝四男齊郡王簡之子足證魏書作祐之誤而正潛研堂文字跋尾以北史作祜誤以不誤者為誤皆有所

考訂不作尋常評騭之語視其文之華延年室題跋、丙題跋金石文字殊可洛先並美可以俞跋稱其為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也

石刻名彙　黃氏原刊本　馮汝玠撰

石刻名彙第一編十二卷黃立猷纂立猷字毅侯又字毅盦湖北沔陽人舉人官學部小京官主事著有金石書目此書原為四十八卷分誌銘造象碑碣雜記四類類為一編此則其四編中之第一編也原書四編均已殺青而先付手民者實止是編卷首有張海若鍾廣生馬衡陸和鈞序四士懿跋及黃氏自序並凡例十則卷一至十為自漢迄明之誌銘卷十一為墓塼卷十二為地券補遺一卷則專補前十卷誌銘之遺末以中外藏石一覽及誌銘異名錄附于卷尾所收誌銘以不屬于碑碣之墓闕墓柱墓表墓版神道神坐之屬屬之除石存而有複刻者不錄其見存者亦叢見於舊佚而重出土者石佚而僅存拓本者石佚而有複刻者以及各金石書所載者悉彙其名而錄之凡錄誌銘三千八百一十八種墓塼五百七十六種地券三十二種都為四千四百二十六種其徵引所

及原存各地外屬于公共保存者三十餘處屬于古今中外名家秘藏者百數十家自來彙輯石刻搨羅之富無逾于此者其體例之善於舊法分年中先以朝代標爲總目更以紀元年號標爲分目以朝代領紀元以紀元領年月自來編纂目錄眉目之清亦無逾于此者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續寰宇訪碑錄爲彙輯名類石目之書所書所錄統計不過一萬有奇是編所錄僅誌銘一類已駸駸乎及其半數若家誌目之中不能不推爲鉅觀容氏金石書錄目竟列於附屬之中豈以是編爲四類之一未爲全豹哉

泉幣圖說　來青閣影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幣圖說六卷清吳文炳吳鸞同輯纂文炳字柳門鸞字鳳白安徽涇縣人卷首有嘉慶五年文炳自序次列總目卷中臚列歷朝泉幣自太昊起至明崇禎止其說於徵引史書志傳通典續通典諸書外則多以顧烜錢譜封演錢譜張台泉錄李孝美錢譜董逌錢譜朱氏錢譜魯褒錢神論洪遵泉志路史諸書之言錢者爲據遇不古幣時代多本舊說間附以按語亦止就舊說立論別無發明其圖則襲習見之半兩五銖及宋元明諸錢不失原式餘多於原泉未嘗寓目僅以舊譜向來鄉壁虛造之圖爲藍本全與原泉不合如莽之十布猶可湊爲向不易覯止可依據原舊圖乃於乾嘉以後出土最多之方足古幣觸目皆是者亦僅列安陽平陽二種且以宅種陽亦誤爲安陽而其他習見之梁邑武平長子襄垣茲氏諸品悉未圖入不過據其所見之泉益之以舊譜之圖合湊而成是

編圜既無可取，資說更一無可采，洪志而後，各家譜泉之書，斯為最下。不獨視李竹朋、鮑子年之古泉匯、續古泉匯，王錫棨之泉貨彙考不能望其項背，即與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倪模古今錢略、張崇懿錢志新編互相比較，亦與各家之書不足相提並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存目 金石

古泉拓存 尺五樓影印本

古泉拓存一卷 清江標輯。標字建霞，江蘇元和人。光緒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充湖南學政。是編即尺五樓與王文敏古泉精選同時影印之本，而簽題為古泉精選者也。卷首題古泉拓存四篆字，而題與尺五樓簽題殊異。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則題為古泉選存，與原冊舊題及尺五樓所題均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則依原冊題為古泉拓存，林、容兩家所標之目雖異，所據之本則同為尺五樓影本，兩書實即一書。茲錄其書，仍標以拓存，從其原題也。卷中所拓古泉幣，皆見於李竹朋、鮑子年古泉匯、續古泉匯之品，亦無他奇異。故其說於徵引陳壽卿、王蓮生兩家外，亦以李、鮑之說為多。間附按語，亦止就各家之說加以抉擇，別無考證。卷末附以光緒辛卯中秋一跋，及其所題二絕。其於泉幣既非有所選擇，於搨本亦未加以編次，與王文敏之古泉精選，皆據其所得隨手粘存之冊，惟彼無王氏手題

以多江氏按語微有不同容氏金石書錄目所以與王氏古泉精選同不錄入正目而但列於附屬也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 翠琅玕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清朱彝尊撰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醧舫晚自稱小長蘆釣魚師浙江秀水人布衣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充江南鄉試副考官著有經義考五代補史補注瀛洲道古錄日下舊聞曝書亭集是編前有光緒中陳其榮序前一卷為屬於金之跋尾後五卷則皆為屬於石之跋尾據陳序所述乃朱懋之從其曝書亭全集中輯出與何子

貞東洲草堂金石跋從其東洲草堂集輯出傳節子有萬壽齋題跋從其華延年室題跋輯出彼此同例止取其集中卷四十六至卷五十一六卷之金石文字跋尾另刻單行非其全集外別有此著亦非此六卷之外別有所採也竹垞研經考古為當世所推其於金石特其緒餘雖不似錢竹汀之金石文字跋尾取證經史一一精覈而其賞鑒之精考訂之確亦足與顧亭林金石文字記相頡頏殊非李光瑛觀妙齋金石文字考畧林

吉人來齋金石刻考畧陳香泉隱綠軒題識所可同日而語其跋尾中考定金石文字可據以爲辨證之資者甚多而所記咸甯縣唐長安中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銘三像高延貴蕭元昚作贊二像均爲治金石而成特列於金類跋尾之中以別於石獨詳自來言金石者之所未詳其王氏金石萃編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或誤以爲石或不其詳其爲金爲石尤可據此訂補其訛畧惟於曲阜孔廟五鳳二年刻石以字在石側誤以爲磚則偶爾失考然亦非若金石萃編之訛誤層見疊出者可比小疵亦無害於大純也

華山碑考 文選樓叢書本 馮汝玠撰

華山碑考四卷清阮元撰元字伯元號芸臺江晚自號頤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湖廣兩廣總督體仁閣大學士以重宴鹿鳴晉太傅卒謚文達著有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研經室集是編前有江藩序首一卷彙錄古今載記各家所考是碑之說而以其所考長垣四明華陰三本流傳之緒及因華山碑而擬議中郎之蹤績附之其二三四卷則分敘長垣四明華陰三本者爲一卷以長垣本最舊一字不闕列於最前之二卷以四明本雖有闕文同於華陰之本而阮爲未經裁剪整本且有唐宋諸人題名爲長垣華陰兩本所無列於三卷次於長垣之後其四卷則以華陰本殿焉阮氏此考既於三本考長垣本藏自長垣王鵬冲四明本藏自寧波豐熙華陰本藏自陝西東肇商徵商兄弟一一窮其源委溯其流傳之緒更將三本之軸冊中簽題跋識一一迻錄以資考證

並因四明本未經裁剪將原碑文及唐宋諸人題名悉依原式照摹而於其殘缺據長短本為之補而界以墨線以別之於其損字亦據長短本為之填寫而加墨圈以識之以存原碑舊觀列舉三本彙羅眾說瞭如指掌較若列星遠出名家天發神讖碑瘞鶴銘諸考之上洵集諸說之大觀而考是碑之指南也

芳堅館題跋 翠琅玕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芳堅館題跋四卷清郭尚先撰尚先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編修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官至大理寺卿郭氏題跋初非其手定專稿祗其所藏所見碑帖墨跡卷冊之內散見之題跋其婿許徵甫以郭氏就其檢閱所題跋各種碑帖墨跡於授受之變化傳閱之淵外詣力之淺深鉤拓之先後皆能鉤元洞微一一宣露乃拔採其所題碑帖墨跡

從而錄之裒集甄釐更與同里龔顯曾共相參校以成是編而龔氏遂據其副本為之刊行以廣流傳故卷首目錄之後附有龔氏識語而各跋之後亦多附有龔氏按語是編所輯各跋前二卷碑刻居多後二卷法帖墨跡居多其四卷之末所列郭氏所書諸條則輯者裒以附存者也題跋中所題多考證經史之處惟以評騭書法為主郭氏平生以善書擅名其所評騭大都從其體驗中來故其所跋漢晉隋唐諸碑

墨池快雪諸帖於其淵源變化悉有心得雖未
從書法立論而審與立談者有間從其臨池
計驗要着眼使知其與尋常評隲與不同矣

金石苑　影印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苑六卷清劉喜海撰喜海字燕庭山東諸
城人文清公之孫文恭公之子嘉慶丙子舉人
官至浙江布政使著有嘉蔭簃論泉絕句長
安獲古編蒼玉洞宋人題名海東金石苑是編
與海東金石苑蒼玉洞宋人題名皆其金石苑
之分編海東金石苑專紀海東新羅高麗諸
國之古刻蒼玉洞宋人題名專紀福建汀州一地
之古刻此則專紀全蜀之古刻故海東金石苑於

金石苑上冠以海東之名蒼玉洞題名亦於書口
上標以金石苑之稱而是編亦於金石苑總名之
後漢刻之前別題曰三巴漢石紀存皆所以示其
各為金石苑之一種也卷首有道光戊申周其
懿序卷中所摹古刻卷一為漢蜀古刻卷二
為周隋唐蜀古刻卷三以下則悉為兩宋名刻
自漢迄宋凡摹蜀中金石古刻四百餘種以玉
王雉子闕為蜀中最古之刻即以其冠于各
種金石古刻之首每種悉依原刻形式摹寫間

附以所考與其所撰蒼玉洞宋人題名同例其所摹各刻雖僅限於三巴且或不免有所遺漏而已見著錄者諸書訛脫之處多可據以訂正未見著錄者諸家目錄之書亦多據以增補其可資考證正非淺鮮也

百磚攷 澹喜齋藏書本 馮汝玠撰

百磚攷一卷清呂佺孫撰佺孫字堯仙江蘇陽湖人道光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貴州巡撫是編呂氏就其所得百磚記其端側文字及其面側所繪藻飾著其短長尺度釋其所造之時代詳其所得之地址並旁曲徵考道其文字末附以道光十四年跋識其作考之始末據其跋所述其所得百磚乃隨其尊人守明州時獲於甬東之中其完者則得之於鹿山鄮山者居多浙中古磚發見始自阮文達公督學浙江時其出於武林吳興者已見於寰宇訪碑錄兩浙金石志諸書至甯波所出古磚其見於著錄則自呂氏是編始編中所考雖僅限於甯波一隅之地且僅百磚尚不及陸氏千甓亭所藏十分之一而據其文字以考甯波曩時之人與地猶可資以參稽與孫氏溫州古甓記羅氏楚州城磚記皆於一郡之考古有關者也呂氏是編自跋之外尚有李兆洛所作一跋見其養一齋文

集內諸氏此刻吕跋而外竟無李跋未免遺漏雖考其跋於本書無所發明僅膚淺常要亦不可不知也

粵西得碑記 息園原刻本 馮汝玠撰

粵西得碑記一卷清楊翰撰翰字伯飛號息柯居士順天宛平人道光乙巳進士翰林院編修湖南永州府知府辰沅永靖道著有息園遺草等集是編所記得於粵西碑刻以柳子厚龍城刻石紙於人有一紙元祐黨籍碑亦向粵西碑者所必者皆所不記以李衛公上西嶽書摩疑其偽亦存而不論惟記人所忽略而為其獨得之碑者此蓋記粵西之碑乃專記粵西難得之碑也其所記難得之碑重在唐以前諸刻其宋以後諸刻則但取其有風韻借尋味者始一一記之餘則雖有所得亦不記焉記中每記每一刻録其文字之前必先述其登躡之經歷巖壑之風景故以記名記中所記難得之碑如李渤題名李渤南溪詩序李渤南溪元巖銘李珏題名張濬及蕭虔度倣劉崇龜唱和杜鵑花詩雖已見於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考吳氏搨碑據是記所述乃其官粵西按察使時事在楊氏遊粵西之前其彙

目分編，則曾見其稿本而標校對年月，均在光緒庚子前後，距光緒二年刊刻是記之時二十餘年，計其成書必遠在是記之後。是得碑雖猶在吳後，而作記實猶在吳前。其見諸著錄，仍當首推是記。至韋敬辯智城碑、感報寺乾亨寺鐘銘，則不惟諸家未經著錄，即彙目分編亦所未載。其錄智城碑全文二千餘字，則校省志所載四百餘字多數至千餘字，尤可據以訂正省志刪改之訛，於粵西難得之碑，蓋已盡在記中。溯其搜獲之功，殊不在黄小松嵩洛岱巖訪古之下。至所記得碑時之游覽風景及其遺文軼事，使人緒閱之下，於山川勝跡一一如在目前，可以其得碑記作游山記觀，則視嵩洛岱巖訪古諸記僅記所訪各碑者，尤足耐人尋味也。

集古錄目　雲自在龕叢書本

馮汝玠撰

集古錄目十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蜀石經校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遼金石存目、江西金石目諸書，已著錄。歐陽文忠公集古金石文爲千卷，又爲跋尾若干篇，公子棐又據文忠所錄著其書撰之人事跡之始終而言之時世，以爲錄目，附於跋尾之後。跋尾有通行本，錄目則久已而佚而不傳。湘人黄本驥曾輯爲六卷，惟但取材於陳氏寶刻叢編，其見於洪氏隸釋、王氏輿地碑目者，則概未之及。繆氏病其所輯僅限於一書，此外遺漏尚多，乃重增是編。首錄文忠集古錄及公子棐集古錄目原序，序後列文忠一百三十七跋之目及其所輯錄目之目，並著其今存者於下。其文忠偶有一二誤題，亦隨目舉正。其後十卷，則凡見於寶刻叢編、隸釋、輿地碑目者，悉錄之，而以光緒甲申繆氏自跋附焉。所輯各目下注隸釋、輿地碑目者，皆黄氏輯本之所無，計與寶編刻叢編

所見凡六百一十二首，合文忠實跋者一百七二十七首，共得七百三十九首，於文忠所藏千卷已得三分之二。嚴鐵橋亦曾輯有此目，惜四錄堂稿類集僅列其名，而書未刊行，無從與是編較其短長也。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　原石印本　馮汝玠撰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二卷，范壽銘撰。壽銘字縣卿，浙江山陰人，舉人，官河南內黃縣知縣，著有元氏志錄、循園古篆遺文跋尾，已著錄。是編前有顧燮光序，與循園古篆遺文跋尾皆其編校。其循園古篆遺文跋尾僅以刻石為限，此則並及於金。上卷從古鉨文至北齊故隴東王神道頌止，下卷從南齊呂超墓志至唐蒲州刺史平公碑止，雖金石兼收，石仍居其多數。所跋金石，其於古鉨文字，以鄗字从尚从邑為即鄉黨之黨本字，以悊字从心从斤，斤乃古折字，為即篆文悊字，援形声相益之例以定其字，尚可存備一說。至以傘為古梟字，象上古人在木上構屋之形，以麋為本從迷，則未免出於臆測。其於碑刻文字，則援其官爵世系，取以證史訂史誤處，多可據以訂正，蓋其史學特有所長，故其碑刻之考證遠勝其金文之詮釋。其中讀西門豹碑側一記，詳前人之所未詳，不獨所記碑側之文

乏補諸家著錄之遺其所記文内姚元樹文及大齊天保五年歲在甲戌諸文上下文雖有剝失不盡可句讀而文出於姚元樹碑立於天保五年則信而有徵不同鄉壁虛造凡華氏況定為魏收所撰武氏億疑碑文成於五年之前王氏昶謂碑立於天保九年種種疑度之詞從此皆可不攻自破其表彰古刻之文與夫考正諸説之誤尤為是編碑刻諸跋之中最有関繫之文字也

漢魏碑刻紀存 嘉慶中陶栢刻本 馮汝玠撰

漢魏碑刻紀存一卷清謝道承撰道承别號蘭陔居士其里貫事蹟皆無可考惟據編中引用之書有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據此知其清時人又編首封面所題刊書年月為嘉慶丙子據此知其為嘉慶時嘉慶中葉以前時人耳編中碑刻分地而紀以安徽併入江南以湖南北併為湖廣分北直山東山西江南浙江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廣東為十三省之内各以府分卷府之内分先漢後魏又各以其朝代之先後分刻計所紀碑刻北直十七山東五十八山西六江南十八浙江三陝西二十河南四十九四川四十四湖廣九廣東一末附有傳本而未詳所在者十四都二百三十九種惟錄其名不分存佚其每種下所在縣邑及其年月篆題行數字數並碑陰題名或全注記或全不紀或紀此而遺彼詳略亦歧出不一視王氏懿榮之漢石存目尹氏彭壽之魏晋存石目體例畫一簡而有法殊未可相提

並論惟是編刊本頗不多覯名家著錄金石
書目均未載入久懸其書知者益寡金石著
作之中既有是書自不能不為之表而出之也

嵩嶽訪碑圖記 舊鈔本 馮汝玠撰

嵩嶽訪碑圖記一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又字
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所撰有岱巖
訪古日記嵩洛訪碑日記均已著錄於是編乃
小松與其嵩洛訪碑日記同時所作日記係即
其訪碑之往來途徑分日記其所訪之碑筆而
書之此圖記則即其訪碑所歷之名勝古蹟分
地記其所訪之碑圖而志之者也卷首有咸豐
中魯一同序卷尾有高誠楊鐸刊刻時及跋問

書傳鈔時題識卷中為小松訪碑嵩嶽經歷名
名勝古蹟所成閒元寺等慈寺緱山氏山小石
山房白馬寺石淙少林寺嵩陽書院轘轅消
遙石中嶽廟善會寺開母闕少室闕詭門奉
先寺大覺寺老君洞伊闕香山寺平等寺址會
聖宮址太和太公廟等四圖之記圖久佚轉流
傳不知歸於何所見所存者惟此圖記而已若
翁方綱題嵩洛訪碑圖為題之前系有黃氏
原記與此相較其名圖標題消揉各作嵩嶽寺會

聖宮址作芒山、太行作太谷、秋色、太公廟作晉碑與是刻不同。其記中字句亦刪節之處甚多，遠不若是刻所記之詳備。據是刻所記校其所訪碑日記、日記中所記所訪獲之碑，殊較日記為詳。其中所記拔別開母少室兩闕、銘文字尤足補日記之所略。考黃氏所訪嵩麓諸碑者，日記而外，不可不參閱是編也。

蘇碑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蘇碑考一卷，清錢泰階撰。泰階浙江人，吳越王錢鏐三十一世孫。是考為吳越錢氏志彙刻中所考各種之一，專考蘇文忠公所書表忠觀碑，故以蘇碑考為名。卷首為嘉慶己卯朱文藻序，卷尾為泰階自跋。卷中首錄蘇文忠公所書表忠觀碑碑文，次錄歷代名人題跋，又次錄志乘所記蘇碑諸文，又次彙考表忠觀原碑及小字行書兩碑暨明陳柯重摹碑文等刻，又次錄曾（翁）熤、余樕棟（棟）郡庠得碑詩序及陳柯改建錢王祠碑記，又次為碑圖，前圖摹郡庠所得原碑二石面背文，後圖摹陳柯重刻四石面背文及李衛補刻全字一石，各附以說，並詳其尺寸及存缺字數，又次為題詠，錄明以來諸家題蘇碑詩，末以諸家評論碑文別為論文以殿焉。考是碑係編係因乾隆五年余樕棟（棟）所得郡庠表忠觀碑原刻移置觀內而作，其宗旨重在考碑。以得碑始末已具詳於余樕棟（棟）郡庠得表忠觀碑記

事、故於得碑始末從略、而於考碑文字加詳、編中於題跋志乘題詠評論、書劄於蘇碑之文字、校輯甚詳、其所摹原石重摹補刻諸圖、尤足以資考證、考蘇文忠公表忠觀碑、洪刻、及其他圖于蘇碑之種種文字、是編可稱賅備矣、

廣錢譜 賜硯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廣錢譜一卷、清張延世撰、延世字鈍夫、宣城人、其人事蹟無可考、其書撰於何時、編中自記未署年月、亦無可考、惟其名延世、容氏金石書錄目誤作世延、可據顧湘舟此刻以正之耳、是編始從無一錢未鑄起、由一進進至十百千萬、萬萬逐類搜集群書所記名錢故事、一一徵引、分別條舉於各數之下、每一數所舉、少或一事、多或數事、其所係舉、無一數由一以至萬萬、無一數不有所徵引、博採旁搜、較之明李世熊錢神志所舉名條、殊爲詳備、是諸家所錄中圖象文字考證評論之外、獨闢生面、特樹一幟之作、雖於考訂古今泉幣無涉、而能與諸家圖譜同日而語、而所舉錢之遺聞軼事、亦足頗足以增廣見聞、惟於徵引所據之原書、每事之下注明書名者少、不注明書名者多、使閱者對于所舉數典不能盡悉其所出來、嫌其詳略未能一致也、

澠池新鄭鹿邑碑目 石印本　福海玠撰

澠池新鄭鹿邑碑目一卷，清方履籛輯。履籛字彥聞，順天大興人，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福建閩縣知縣。著有金石萃編補正，已著錄。是編原附印於金石萃編補正之後，前後無序跋。惟錄三邑碑目，計澠池一邑自唐石窟大德寺劉仁則造像碑至元廨院蛙公行狀止，為唐九種、宋八種、金二種、元十四種，凡三十三種。新鄭一邑自東魏武定元年造象碑至金隱士畢國墓表止，為魏二種、北齊二種、唐二種、宋二種、金三種、無年月者一種，凡十二種。鹿邑一邑自唐湛橋寺石像頌至元太清宮聖旨碑止，為唐二種、宋金元各一種，凡五種。并禹州魏大統十三年碑及宋紹聖元年興國郡侯夫人墓誌二種附之。每碑悉注明所在地址及年月、書撰人姓名。所錄三邑碑雖目錄僅數十種，為數寥寥，而澠池之唐趙庭芝書經幢、張恐恭等建尊勝經、再建圓覺大師塔記，新鄭之開元經幢，鹿邑之唐湛橋寺石像頌、淨住寺文賢像銘諸石刻，多不見於諸家著錄，亦足為錄開封歸德河南等郡所屬各邑碑目之一助也。

上匋室甎瓦文攈　光緒甲午定本　馮汝玠撰

上匋室甎瓦文攈六卷，清高鴻裁輯。鴻裁字翰生，山東濰縣人。是編前以標題書名及光緒甲午濰縣高氏定本冠等字冠於卷首，卷首之後，各卷各標卷數，各列目錄。前三卷為甎，後三卷為瓦。卷六之末，以殘匋文附焉。核其名，卷所錄甎瓦之文，皆據拓本入錄。卷一為秦殘辭甎，為秦吉語甎，為漢紀元甎，為漢姓名甎，為漢吉語甎，為凡甎五十七。卷二為漢吉語甎，為漢畫像甎，為魏紀元甎，為晉紀元甎，為晉職官甎，為北漢紀元甎，為前燕紀元甎，為宋紀元甎，為魏紀元甎，為北齊紀元甎。凡甎七十六。卷三為南北朝姓名甎，為南北朝墓甎，為南北朝吉語甎，為南北朝泉文甎，為唐紀元甎，為宋地名甎。凡甎七十三。三卷凡甎二百有六種。卷四為秦吉語瓦，為秦衛字瓦，為秦吉語半瓦，為漢吉語瓦。凡瓦七十八。卷五為漢吉語瓦，為漢宮殿瓦，為漢姓名瓦，為漢紀元半瓦，為漢宮殿半瓦，為漢吉語半瓦。凡瓦七十。卷六為漢吉語半瓦，為前秦吉語半瓦，為南北朝吉語瓦，為南北朝吉語半瓦。凡瓦四十六。三卷凡瓦一百九十有四種。合卷六之末所附匋文二十六種，為二百二十六種。所分卷數與容氏金石書錄目著錄之本另作十冊不分卷者不同，所錄甎瓦之數亦與容目所注五百二十二種之數不符。以卷首特標明定本之文證之，是編蓋其最後删汰最後確定之本。所收所拓甎瓦之文，多精整之觀。瓦極變化之致，殘匋亦非向所習見之品，迥與諸家輯錄甎瓦匋文不同也。

滎陽鄭氏碑 石洲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滎陽鄭氏碑不分卷十冊、楊守敬鈎刻、守敬字惺吾、別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著續補寰宇訪碑錄、所摹望堂金石文字初二集、泰山石經峪刻字、匡喆刻經頌、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光緒辛巳楊氏自序、次為鄭氏碑目、每目之下附錄趙氏金石錄、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阮氏金石山左金石志、汪氏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諸書考證之文、次摹鄭羲上碑、下碑、鄭道昭論經書詩刻、觀海童詩刻、雲峯山題字十五種、大基山詩刻、大基山題字及銘告十一種、天柱山東堪石室銘、天柱山題字三種、鄭述祖重登雲峯山石刻、天柱山銘、雲居館石刻、凡鄭氏石刻二十八種、較之山左金石志所錄則增多數種、較之王森惪東萊北魏石刻所錄則減少數種、雖詳于金石志、畧于考畧、介乎兩書之間、而所錄諸刻悉依原刻字體鈎摹、並訛誤之失、則較金石志考畧諸書僅傳錄原文者為優、惟鄭羲下碑、首行文公鄭君之碑〻字下原刻尚有一草字、乃明其下碑所刻之文為上碑之稿草、極于考證有關、竟漏未鈎摹、則與金石志考畧諸書同一疏失也、

泰山石經峪刻字　光緒丁未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泰山石經峪刻字六卷、楊守敬鈎刻，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摹滎陽鄭氏碑、匡喆刻經頌、望堂金石文字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宣統元年楊氏自序，卷中縮摹石經峪刻字，卷一為五十三字，卷二為四十九字，卷三為四十字，卷四為五十字，卷五為五十二字，卷六為六十字，凡三百有四字。按石經峪所刻經字，泰山志云可讀者不滿二百字，岱覽所記亦與泰山志同，山左金石志則謂尚存二百九十四字，各書所記，迄無定數。至同治中，利津李佐賢為登岱訪碑之遊，親至石經峪，剔苔捫蘚，詳細審諦，始辨悉前二十形為經首第一段至第十一段首句止，後一形則為第十三段之前末及第十四段之首，共得全字八百八十五，殘字十六，統存九百零一字，其存字乃有確數。是編僅縮摹其中不重複之字三百有零，不惟原刻之段落未分，且只得原

刻三分之一，止可為臨池之助，殊不足為考古之資。視其所刻匡喆刻經頌逐形逐字一一鈎刻無遺者，殊未可同日語也。

匡喆刻經頌　光緒丁未原刻本　馮汝玠撰

匡喆刻經頌十二卷，楊守敬鉤刻。守敬字惺吾，別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舉人，官安徽霍山縣知縣、內閣中書。所刻萊陽鄭氏碑、泰山石經峪刻字，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光緒乙巳楊氏自序，次為刻經頌釋文，次編摹刻經頌原字，分原刻十二行之文為十二卷。卷一至三摹原刻一至三行存字，卷八至十二摹原刻八至十二行存字，皆以一行為一卷，彼此不相雜廁。其卷四至七之四卷，則合原刻四五六七諸行勻為四卷，不拘定其行為某卷。計卷一摹存字四十三，卷二摹存字四十三九，卷三摹存字四十二，卷四摹存字五十，卷五摹存字四十八，卷六摹存字四十五，卷七摹存字四十七，卷八摹存字四十九，卷九摹存字四十六，卷十摹存字四十一，卷十一摹存字四十四，卷十二摹存字四十九。凡摹原刻見存全半之字，都五百十有三。考刻經頌原刻，阮氏山左金石志亦載釋文，未詳存字之多寡。是編於見存之全字殘字無不一一縮摹，所摹之字，約居原刻十二行六百一十七字十之九五。不惟可據以考其存字之數，並可據以分別考其所存全字半字之數，於徵考頌文存佚極有稗益。其序中考定是刻為釋安道壹所書，與李佐賢石泉書屋金石題跋所考不謀而合，亦極確切。至其鉤摹海刻之中，殊遠在所刻萊陽鄭氏碑、泰山石經峪刻之上也。

周金文存　廣倉學宭石影本　馮汝玠撰

周金文存六卷，鄒安輯。安原名壽祺，字景叔，又字適廬，浙江海甯人。光緒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官江蘇丹楊縣知縣。所輯雙王鉨齋吉金圖錄、藝術叢編、萬里遺文拾補，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為王佩諍、羅迦陵序，次為總目，次為鄒氏自記及器例，卷尾為姬佛陀及鄒氏自跋。卷中所輯金文，卷一為鐘屬，以鐘、鎛、鐸、鐲等器隸之；卷二為鼎屬，以鼎、鬲、甗等器隸之；卷三為敦屬，以敦、彝、簋、簠、盨、豆、登、鐙、盦等器隸之；卷四為盤屬，以盤、匜、舟、盦、盂、鑑等器隸之；卷五為尊屬，以尊、罍、鈃、壺、盉、觥、斝、卣、觚、角、爵、觶、耑等器隸之；卷六為戈矛屬，以戈、瞿、戣、矛、劍、斧、鉞、戚、雜器等器屬隸之。每屬以文字之多寡為序，多者列前，少者列後。文字之後，各以說及補遺附焉。考其所輯吉金文，既以周文為名，即當以周器而有文字者為斷。乃鼎彝之中，列有父丁、父辛等文；戈矛之中，列有僅有雕文之器。器既不盡有文，文亦不盡為周，不過盡其所藏金文拓本，加以編次，實與名殊不相副，迥非羅氏所輯殷文存專以日紀名及象形之文字為斷，界限截然不紊者比。惟鐘中之齊侯鎛，鼎中之毛公鼎、曾鼎、盂鼎、克鼎，盤中之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壺中之齊侯兩罍，一切凡金文中之鴻篇鉅製，無不悉著於編中，其搜輯尚可稱宏富也。

漢劉熊碑考 原印本

馮汝玠撰

漢劉熊碑考一卷顧燮光輯燮光字鼎梅又號祿瓘浙江會稽人所著有袁州石刻記古誌彙目古誌新目等書均已著錄是編首為共和年范壽銘序次錄隸釋漢劉熊碑文碑陰次錄葉氏平安館釋文次錄寶漢齋藏真帖釋文次錄趙之謙漢劉熊碑圖次據見拓本錄近時發見劉熊碑陰殘字及碑側題名釋文次輯錄水經注金石錄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天下碑錄漢隸字原金薤琳琅隸辨兩漢金石記張叔未金石文字攈古錄二金蝶齋尺牘語石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綱齋尺牘諸書考證劉熊碑之文並范壽銘振緒吳士鑑繆荃孫沈寐叟張美翊諸人之題識及諸家考證之補遺末以編輯碑考成後自題五古附焉按劉熊碑原石久佚隸釋所載全文久不得見翁方綱以汪容甫所藏殘本與江秋史已傳世兩家雙鉤本合校據以作考僅得碑之正文二百四十三字於碑陰碑側文字均闕而未詳是考則增入近時發見碑陰五十四字碑側題字七十餘字既較翁考增多碑陰碑側若干字其諸家考證並彙輯于一編亦較翁考加詳據以考原碑文字之存佚辨諸家考證之得失有此一編足資參考翁氏之考可以束之高閣矣

十二家吉金圖錄 原影印本

馮汝玠撰

十二家吉金圖錄兩冊，商承祚輯。承祚字錫永，廣東番禺人。所輯殷契文字類編、殷契佚存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爲海城于省吾及商氏自序，次爲十二家藏器總目，次爲凡例，次列十二家姓名。卷中圖十二家所藏吉金，家自爲編，編各標十二家藏器齋室之名以別之。所謂十二家者，乃海城于省吾、定遠方煥經、定海方若、北平王辰、至德周進、北平孫壯、衡水孫政、固始張瑋、山陰張允中、江夏黃濬、番禺葉恭綽諸家所藏及商氏自藏之器也。計所圖十二家藏器凡一百六十有九器，彝器之外兼及古兵雜器。每器悉圖其全形，於前附其款識，於後並以款識釋文。器物尺寸分注於下。其器有雕紋形製異乎常器者，則於所圖全形之外，析以分圖。其器之款識文字有可考訂者，則於所注尺寸之後加以詮釋。其編輯之法，殊較諸家圖錄惟具器形與款識而不及其他者爲詳審。其披釋之器，如于

氏雙劍誃所藏之吳公子光戈，方氏寶楚之室齋所藏之楚王諸若，黃氏尊古齋所藏之楚王酓章劍，及商氏契齋所藏之方鳳。其文字之奇異，形製之殊特，尤前此之所罕見。亦較諸家所輯圖錄多屬尋常之品者爲優也。

新鄭古器發見記　原排印本　孫海波撰

新鄭古器發見記一卷、王幼僑編輯。幼僑河南人。考新鄭出土各彝器、爲縣紳李銳穿井所得、歸以保存。其各器圖象已詳見新鄭古器圖志、新鄭古器圖錄諸書。是編則專輯當時發見之後、搬運收交月日情形、名稱件數、及往來文電件、保存方法、與名家題討、逐一載列、以補圖志圖錄之所未及、而資考證者也。卷首爲張福來、李濟臣、張鳳臺、夏國楨、孟廣澎及幼僑編輯時自序、次爲例言、述編輯大旨、次爲往來文電、有錄古器發見以後各官署管理之一切令呈函電原文、次爲古物名稱、先列原定器名、後錄羅振玉審定後更定之器名、次爲古物研究、彙錄張遂青參觀古物之揣測、王幼僑周王子積類器識考跋、王國維古物之研考、次爲附錄、發見古器物之通告、發見古物之感想、參觀古物之談話、及參觀見行規則、末附何日章之附言。殿爲始自穿井發見、迄於保管館保存其

間一切經過、檢討情形、悉著於編。於新鄭出土古器之前後始末、瞭如指掌、考新鄭古器者、圖志圖錄而外、更參閱是編、可以盡知其源委矣。

商周文拾遺 石印本 馮汝玠撰

商周文拾遺三卷清吳東發釋注東發字侃叔
浙江海鹽人著有石鼓讀七種瘞鶴銘考均已
著錄是編卷首有共和十三年甲子影印時杜德
彝序卷中釋注商周彝器銘文上卷所釋為
商器為彝卣咸尊橫戈鼎若鼎顯鼎庚午鼎
敦文姬壺七種中下兩卷所釋為周器為己酉彝
師尚父敦南仲鼎南仲尊南中鼎司寇匜叡文敦
召穆公敦齊非子鐘晉姜鼎秦盄和鐘臨鐘
兩楚曾侯鐘十五種都凡二十二種每種先摹
其篆次審其字次疏其文終以考定據諸序
所述乃據其手稿為之校正付印者也考吳氏
所釋商周彝器文向無傳本僅所釋曶鼎文
先後為阮雲臺吳絅齋所徵引散見於積古
齋鐘鼎彝器款識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中
其全稿世不傳近所傳者惟此影印校正稿
本而已是編釋注雖所釋據之器僅取材於
考古博古諸圖所錄無散盤盂鼎諸重器所
釋之注亦不及其所釋曶鼎之詳贍而其所
抉奥義精審之處可資為典要者在乾嘉時考
釋金文中殊不在錢獻之江秋史朱椒堂諸
人之下其間雖間有穿鑿附會之處此則乾嘉
時諸家考釋皆有不免不獨吳氏是編為然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豐宮瓦當文考 光緒壬辰澍閣原刊本 馮汝玠撰

豐宮瓦當文考一卷，清錢東垣輯。東垣字既勤，又字亦軒，江蘇嘉定人，大昭之子，大昕之猶子也。嘉慶戊午舉人，充則例館謄錄，官松陽、上虞等縣知縣。著有歷代建元表、孟子解誼、小爾雅疏證等書。是編首圖錢氏小像，次錄嘉定縣志錢氏傳，次摹原瓦圖形，次為諸家題辭，為次為錢氏考及諸家題跋，末為葛起鵬刊刻時題記。據葛記所述，前之錢竹汀、翁方綱、馮汪楠之題辭，後之錢氏之考及程瑤田、阮元、翁方綱、陳鱣、王聘珍、曹士琛、黃易、桂馥之跋，皆錢氏原輯。其附錄之姚椿、姚健、章寶蓮、黃仁、張鴻卓、雷對之題辭，陳淵泰之跋，則其嗣子後來所增入者也。錢考援儀禮大射儀鄭注豐以承尊，其為字从豆豐聲，謂漢時的有豐字，音與豐同，悟豐即豐字；又引左傳康有豐宮之朝，定為周時豐宮之瓦。考訂甚覈。其諸家題跋，桂馥謂韵會引說文豐本作豐，毛詩子之丰兮丰，

方丰訓豐滿，正文丰即說文丰義，與豐通。考證丰之為豐，尤為確鑿。其他程、阮諸跋，亦推闡備至。即陳鱣證瓦當書文始於秦，當援豐字律字瓦例，目為秦物；曹士琛證漢有新豐瓦，或即中其中宮室之瓦，推異乎諸家所見，亦足以備一說。所有諸家考跋，惟阮氏一跋，金石萃編援研經室文集錄入，餘未見著錄，考古家多未寓目。是編彙輯眾說，萃於一編，搜輯之詳，不獨可為援為考證之資，即金石萃編之所遺而未錄者，亦可援以補闕。

殷文存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殷文存二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
是編卷首為共和六年丁巳羅氏自序次為目錄
次為所輯殷器之文所輯器文分類編次上卷
為鼎鬲甗敦彝尊壺卣等類下卷為爵角觶
觚斝罍觥盉舟匜簠豆等類所輯各類器文
凡七百餘事悉以諸器款識中以日為名及一切
象形之文為限故以殷文名其編考三代彝器
之文向來分別商周無非以文字少者屬之商
以文字多者屬之周自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
以後相沿已久遂成通例實則其所區分毫
無依據潘文勤序其所著攀古樓彝器款
識謂某商某周自欺欺世其契也安君方論通
確論是編其卷首自序謂昔人著錄彝器為商
器者亦非盡有根據惟古人以日為名通乎上下
此編集錄即以是為標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
皆人之惟象形之字或上及夏氏日名之制亦
下施於周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持論雖不似

昔人之武斷分商周之武斷其集錄之文以
日為名及一切象形之文專屬之於殷實亦
與昔人之歸為商器者同一無所根據不過視
昔人但以文字少者屬之商聊勝一籌殊不及
其後來所輯三代吉金文存不分某商某周惟
以三代命名者之為愈閱者對於是編無泥
其殷文之名第作三代文讀可矣

續殷文存　原影本　馮汝玠撰

續殷文存二卷附錄一卷，王辰輯。辰字鋍廣，北平人。是編卷首有海城于省吾、固始孫海波及王氏自序。上卷錄鐘文二十二，鼎文二百三十五，鬲文十三，甗文十八，敦文一百五十八，尊文一百一十五，壺文十九，卣文一百三十，凡銘文七百二十一通。下卷錄爵文四百一十九，觚文七十六，觶文一百八十，斝文二十五，罍文十二，盉文三十，盤文十，匜文六，雜器文八，無器文六十五，凡銘文八百六十二通。附錄不知名器文八十通，計上下兩卷及附錄所錄銘古器銘文，都凡一千六百六十七通。乃續羅振玉所輯殷文存之作。卷中所輯殷文，一以日月為名及象形文字為限，一依羅氏殷文存原例。其所據之器，則較羅氏於[illegible]之外，增多無器及不知名器所錄之文，則較羅氏所錄七百餘通，增多數千通，其視羅氏殷文存搜輯之博，殊為過之。惟以上通於夏之象形文字，下及於周之以日為名之文字，概目為殷商之文，則與羅氏原編同，一無所根據，均不足據為定論。考三代古器銘文者，存其文可，不必泥其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別雅 乾隆十年程氏刻本　　馮汝玠撰

別雅五卷清吳玉搢輯玉搢字山夫別號鈍根老人江南山陽人廩貢官訓導著有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山陽志遺金石存天發神讖碑考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鏡湖王家賁水南程嗣立序卷中專輯經史子集諸書及秦漢以來碑刻所有彼此通轉假借之名詞仿爾雅訓釋體例分韻排比編為五卷每條下悉注明出處並為之詳為疏解原名別字王家賁以其書與爾雅所釋訓詁相似為之改為此名核其所輯於諸書碑刻中所有通轉假借之名詞幾於搜輯靡遺泛濫浩博涉無涯涘極訓詁中之通假大觀殊遠出其所著諸書之上王序於是編語昔周公作爾雅為解六經之篇繼此有小爾雅逸雅廣雅埤雅諸書與爾雅並稱為五雅並皆經史中正體未有獨詳於別字者山夫別雅出可增為六極於假通同之變先正事略中亦於是編語其辨六書之假借深為有功於小學非俗儒剿竊者所能為其所評騭皆非過譽惟其分韻之法如室同窒桐中勇忠勇之類以上字歸韻祝誦祝郡邽豐岐豐之類以下字歸韻彼此不盡一致固於全書之泛濫浩博無害也

小爾雅廣注 臨清徐氏歸樸堂藏鈔本

馮汝玠撰

小爾雅廣注四卷清莫栻撰栻字右張浙江錢唐人其事蹟無可考是編之外有無其他著作亦無從考惟卷首陳氏之序作於雍正甲寅卷中四尺謂之仞秉十六斛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諸條之下引有戴氏東原之說以作序之年月及所引戴氏之證說證其時代知其為有清中葉雍乾時人耳孔氏小爾雅古義有宋天聖中宋咸之注其後王煦有小爾雅疏宋翔鳳有小爾雅訓纂胡承珙有小爾雅義證葛其仁有小爾雅疏證等書則多在莫氏此注之後矣莫氏是編係就宋咸之注而廣之者宋氏原注每條之下不盡有注其有注者亦僅寥寥數語不足以盡其義莫氏因其未備乃援輯群書以廣其注其原有注者則為之加詳其原無注者則為之增補雖於原書外厥陳也姓命孝子也諸條其厥之訓陳命之訓子亦尚有未詳之義而所廣之注較之宋氏原注

增多幾不啻數倍蓋勝著隱顯之以津逮後學其有功於孔氏原書視宋氏之注蓋又駕而上之矣

別雅類 原刻本 濮汝玠撰

別雅類五卷，不著撰人姓名，亦無刊刻年月。
按自何人刊於何時，無可稽考，惟卷首叙曰：
鄉先輩吳山夫先生別雅五卷，刻於程氏，典核
詳贍，不待贅，惟以韻編，未訂類次，閱志之士讀而
惜之，海暑多暇，涉筆類分，仍為五卷云云。其稱
山夫為鄉先輩，著作者亦與山夫同鄉里也。此
編係據山夫別雅改編，山夫原書依韻排比，作今
以其分韻不若分類之易於檢尋，因即原書徵
引所據之經史子集金石五類改為依類排比，
仍依原書卷數分為五卷，卷各專一類，每條悉
刪其原有疏解，只錄正文，正文之下注明原書
卷數頁數，以便根尋原書，其名類分隸之法，
以十三經屬之經，以正史屬之史，諸子屬之子，
其他說經則據入之於集，其一條之中有兩義
並舉，一屬經一屬史者，則從上義列於經，其
徵引經史子集各條之中，有旁引金石以資藉
證而非專引金石者，則各從其類以附焉。按山

夫原書以韻排比，雖其中或以上一字分韻，或
以下一字分韻，不盡一致，而依韻檢尋，極為便
利，殊無若何困難，是編改韻為類，既多立規
條，復須與原書對照，往往事更張，反不若原書
之易檢，殊未免蛇足也。

支雅　道光丙戌原刻本　馮汝玠撰

支雅二卷、清劉燦編、燦字星若、鎮海人、著有嚴
氏詩緝補義、續廣雅等書、是編卷首有道光
六年戚植董序、卷中所釋名物、上卷為釋詞、
釋人、釋官、釋學、釋禮、釋兵、釋舟、釋車、釋歲
九篇、下卷為釋物一篇、兩卷所釋凡十篇、十篇之
中、釋官內分上世、唐虞、夏、殷、周諸類、釋禮內分
吉凶賓軍嘉諸類、釋物內首為通論、鳥獸草
木次分鳥獸草木化生、牝牡、孕育、靈知、形異、形
似、形奇、山中物、名性、名異、性相制、移易、人性、鳥
稱、虎稱、修短、穀、竹、果、果異諸類、據戚序所述、釋
禮為陳仲魚所作、釋舟、釋歲則見於卷施閣集、
釋人則見於問字堂集、釋車則本車制圖解
衍之而成、併始為劉自編輯、乃取諸家所釋纂
己之所釋合輯而成者、考所釋十篇、其自釋之
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諸篇、與陳仲魚等
所釋之釋禮、釋舟、釋歲、釋人諸篇、彼此典核、
頗足相稱、其釋物一篇、訓釋之詳、於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外、尤足以增廣見聞、校之所釋及諸
家之釋禮等篇、更為過之、其集諸家而釋與其
自釋合為一編者、蓋集眾人之說以為說、非掠
諸家之美以為美也、

小演雅 冠悔堂原刻本 馮汝玠撰

小演雅一卷、續錄一卷、別錄一卷、附錄一卷。清楊浚撰。浚字雪滄，別號觀頹道人，福建侯官人。著有冠悔堂全集，已著錄。是編卷首為光緒戊寅己卯龔顯曾、陳棨仁及楊氏自序，並凡例十一則。卷中彙輯見於各書所載之禽言為正編；彙輯見於各書所載鳥之自呼其名者為續錄；彙輯見於各書所載之鳥聲為別錄，末以古之知鳥語者錄其事以附於各卷之後。按其自序所述，是編係因讀山谷演雅，以鷗自況而作。觀其序謂鳳吾知能鳴也，不鳴則已，鳴則為天下瑞。未聞其所恍於世，下為雞之喈喈、鴉之呼呼，亦如吉了之時於甘於餓，而編中始於鳳鳴，終於吉了之甘餓，蓋因人而有感於鳥，遂託為是編以寄其慨也。編中所釋雖別有所託，而於古人所釋古語今言之外，專以鳥言、鳥自呼其名、鳥聲為限，擴音象聲，殊足補前人訓詁之未及，附於諸家撰述以並傳。惟正編以鳥言為限，而獨是鵲、衛，為鳥自

呼其名，阿濫堆、克丁當，為鳥聲，不盡為鳥言；續錄以鳥自呼其名為限，而鵲鵲為鷗鴆聲，轂轆為鵰鵬聲，不盡為自呼其名；別錄以鳥聲為限，而兜兜施為鳥自呼聲，不盡為鳥聲。各卷所錄，彼此間有雜廁，與其所定之例不盡相符，此則讀者所宜分別觀之也。

金韻錄 原稿本　　馮汝玠撰

金韻錄五卷，清秦寶瓚編。寶瓚字卸農，梁溪人，著有遺篋錄、續遺篋錄，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分平上去入五聲為五卷，每卷分錄古篆隸於各韻之下，與夏竦四聲韻、汪立名鐘鼎字源同例，蓋續夏汪兩書之作也。核其全書，其命名既曰金韻，所錄金文古篆即當以金文為限，其非金文者概不羼入，乃卷中古篆金文之外，古璽、石鼓、刻畫之文，兼收並蓄，名實殊謬。未符其所錄古篆，多取以鐘鼎字源為據，不盡以金文拓本為限，而材亦蕪，其屢啟，其竄譌。古篆以尚為同，以陰為陵，以鯀為緐，以長為兕，所見多錯誤。其謂書文考父王皆誤文為寅，說陳介祺、吳大澂舊說，不知漢博士讀文為寧，見於禮緇衣鄭注。其書文之寧考、寧王、寧人之寧，寧字皆文之假借字，並非誤為寧。其序謂古人亦與陳吳諸人不讀鄭注同病，惟謂妥為綏省文，頗勝於吳大澂古文綏不從糸之說。衰為威借字，亦與近出魏三字石經假古文假異為威瘖合。古帶邪字所從之孟為古文牙字，引說文為證，亦足正舊釋為邪山二字之誤。綜其得失，雖可議之處多，可取之處亦少，視吳氏說文古籀補、丁氏說文古籀補補、容氏金文編，未可同日而語，而以汪氏之鐘鼎字源較之，固差堪伯仲也。

毘陵出土孝建四銖拓本 影印本 馮汝玠撰

毘陵出土孝建四銖拓本一卷，清呂佺孫輯。佺孫字元相，號堯仙，江蘇陽湖人。道光十六年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福建巡撫。著有百塼考，已著錄。是編前有呂氏題簽，後有陳壽卿題記二則，卷中為當時毘陵出土孝建四銖五十四品之拓本，每品背異之，堯仙皆手自題記，乃其拓寄陳壽卿，陳壽卿以示李竹朋，而李竹朋據以選入古泉滙之原本也。考李氏選入古泉滙之品，只二十種，無此所輯拓本之全。鮑氏觀古閣泉說所記呂氏得所得毘陵出土諸品，或一面倒置，有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穿上下，有向左向右之殊；或一面倒置，或一面傳形，或兩面傳形，並四星四圈四決文等。建孝建有兩面同文，或倒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同文，並穿上下亦作四銖字者，種種奇特，亦不及呂氏各種之下記述之詳。是編所有諸泉原形，出於呂氏手拓，無絲毫之或爽；所記諸品異狀，出於呂氏手記，亦無微而不至。較之古泉滙所圖、泉說所記，既精且備。展閱卷之，視之殊令人目眩神移，歎為觀止。考孝建四銖者，得是編以為標準，諸書皆可束之高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　原刻本　馮汝玠撰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一卷清吳士鑑撰士鑑字絅齋浙江錢塘人光緒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官至侍讀其所著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錄金石跋尾五十一通前金後石與甲編同例惟專考證不作評騭之語亦與甲編一致所不同者甲編前列九鐘之圖此則惟錄跋文也所跋匽侯戈據邾所林妥賓鐘邾太師小子敦獻所林鐘留鼎郑均省作真所均有作所井都君鼎都省作者都李敦都省作寺鄧小子敦鄧省作登澄明匽即郾字郾侯戟據呂忱字林戟亦從金澄明鐱即戟字周京兆男子杜并墓誌銘據碑文與新舊唐書互證證明杜審言之子并杜集作井乃屢轉傳寫之訛皆證據確鑿可資考訂正杜西鄉侯兄刻石以曹真碑陰題名有西鄉侯張緝及魏志張既傳既子緝嗣之文謂凡史傳云子某嗣者皆言其父之封爵石之

西鄉侯不能確定為既既非緝以正其前跋定為既兄之誤於廣武將軍碑謂晉書載記苻丕即位改元太安以張耗為侍中封上黨郡公此碑立於建元四年前尚在太安前十七年其時張耗尚未封公安得其元孫已為廣武將軍以正王仁俊以為張耗孫產之碑之誤於闕特勤碑謂如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曰敕勒川據于孝顯碑云魏文以勅勤地居□□可知敕勒川亦當作勅勤川當時史書凡勤字皆誤作勒以補李文田盛伯羲諸跋之所未及則考訂尤為精確与其甲編合而觀之可謂後先輝映矣

爾雅參義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爾雅參義六卷，清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江蘇丹陽人，舉人。是編卷首為雍正三年鄂爾泰序，次為目錄，卷中依十九篇次第，逐篇逐節，採取舊注舊疏，參以己意，而為之說。核其所參己意之大旨，不過以原書有衍文、有誤字、舊讀有誤分誤合、舊釋有可議數端而已。就此數端言之，如謂遹遵率循由從自也，其下遹遵率循也五字；永悠迥違遐遏闊遠也，其下永悠迥遠遐也六字；希鮮寡罕也，其下鮮寡也三字，皆為衍文。謂台朕賚畀卜陽之陽，為賜字之譌。謂覆察副審也，為釋覆察為副審，各二字連文，舊析上三字揔釋為審者非。謂允任壬佞也，為釋允為任，釋壬為佞，舊以允任壬皆釋為佞，未明上下兩釋之例。謂舊注以萇楚之詩證知為匹為未安。謂豫寧綏康柔安也之安，亦寧靜之意，舊釋安為安樂之者非。凡此種種，無非出之臆測，欲以空言皆乖於訓詁之例。惟於廢稅赦之廢，引周官廢以馭其罪為證；疑休之疑，引詩桑柔靡所止疑為證，義較舊釋為長。綜其全書所參之義，可取者不過一二，視乾嘉以後諸家訓解爾雅之作，言皆有物者，遜之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爾雅漢注　傳鈔本　　馮汝玠撰

爾雅漢注兩冊，不分卷，清朱孔彰輯。孔彰，江蘇長洲人，輯有詩經漢注若干種，丞編印其中之一種也。卷首有朱氏自序，及漢人原注各家之目。據其目所列，漢人原注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許慎、高誘六家。據其自序所述，所輯之注，係會萃馬國翰、余蕭客、王漢、趙曉峯、葉蕙心六家所輯之注，益以原本所引前人輯注所無之條。考諸家所輯散見於各書漢人爾雅之注，或此有而彼無，或彼有而此無，均不免各有所遺，丞編輯各彙輯各家之所輯，益以各家之所無漢注之輯，較之各家，殊爲詳備。惟所輯六家之漢注，只有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四家之注爲原爾雅之注，其許慎、高誘兩家，則原爲說文解字及呂氏春秋、淮南子注，非爾雅之注。既將許、高兩家之注譜入，不限定四家之原注，而於許、高兩家以外之漢注，如賈公彥周禮大宗伯疏所引爾雅云北極謂之北極辰，鄭注云北極天皇耀魄寶之類，又置而弗取，是皆不無可議也。

通俗字林辨證 共和五年石印本 馮汝玠撰

通俗字林辨證五卷，清唐𤊹輯。𤊹字益庵，別號蘇菴居士，浙江嘉興人，諸生，官至知府丞。編前有咸豐六年丙辰臨清洪毓琛及其自序，暨共和六年其姪孫景崙付印時序。卷中首以所論音義總論字畫、增省、音義相反、諸條冠於簡端，揭明大旨。次分經籍、史冊、詩文、名物五類，分類條辨證。乃即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宋袁文甕牖閒評、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元李冶敬齋古今黈五書所記關於字體音義者，俾小學者條為之芟薙複沓，裁翦句讀，參以所見，分門別類，重為訂正，而自成為一書者也。核其諸類辨證，惟以能改齋漫錄等五書所論小學各條為限，五書之外，不及其他，雖襲字林之名，實與呂忱原書無涉，與別雅、拾雅、駢雅、詩書緯、五雅述作循其名廣其義者不同，不過辨證吳曾能諸家所論小學一種筆記而已，惟就其所辨證而論，於五家之說誤者正之，略者詳之，考訂引申頗於字之音義多所發明。因其辨證各條上窺訓詁，亦可為觸類旁通之一助也。

選雅　千一齋原刻本　　馮汝玠撰

選雅五卷附校語、清程先甲輯。先甲字一夔，江甯人。著有廣續方言、金陵賦，已刊行；其未經付刊行者，尚有廣續方言拾遺、方言類聚、小學說苑、選學究闕、文選古字補疏、選學源流記、許慎淮南注鉤沉、轉注續考諸書。是編首冠光緒二十八年俞樾及其光緒庚子自序，次為報陳慶年明經書，及其原書次為略例，次為所輯選雅十九篇、卷尾附以校語，乃彙輯李善所注昭明文選注中所引諸家訓故之作也。考李善文選注所采之書，自經史以下及乎諸子百家，都千有餘種，所引之注，遠而服子慎、蔡伯喈，近而郭璞、韋昭，皆兩漢緒言、經師訓詁，雖為文選注釋，實囊括六代以後諸家之訓詁於其中。其間原書久佚，片言隻字賴以僅存者，尤諸家訓故中之寸珍尺寶。朱氏駢雅、夏氏拾雅、洪氏比雅、杭氏續方言、張氏廣釋名，多採取其注，即其明證。程氏以其名為文選注釋，實

為訓故專書，諸家摭拾僅各取其一端，其全書中訓故尚未有輯為專書者，乃仿爾雅體例，剌取所采千數百種書中有關訓故者之舊注，貫串排比述為是編，雖仍託名於選，實萃萃三代以後諸書諸家之訓故為一編，五雅之後，詁雅率各有所專，如是編之包羅經史諸子百家之訓故者殊罕其匹。俞序謂陳碩甫本毛傳作毛雅，朱豐芑本許氏說文作說雅，皆限於一家之學，未若此書之彙萃萬有，陳書亦謂是從來小學所未有，目為千秋絕業，其兩家之推許，均是編之評也。

南通方言疏證 共和元年石印本 馮汝玠撰

南通方言疏證四卷，孫錦標輯。錦標字伯龍，江南通州人。是編卷首為例言及孫氏共和元年自序，暨舊通州志方言原文。卷一以下，卷各有目。卷一為釋天、釋地、釋時、釋地、釋水、釋火、釋宮、釋初、釋戚、釋婦女、釋幼、釋老、釋殘、釋僑寄、釋品類、釋性情，凡十四類。卷二為釋首、釋目、釋腰、釋口、釋言、釋常言、釋體、釋手、釋足、釋釋對人，凡十類。卷三為釋人事、釋貧富、釋為業、釋戲玩、釋菲屝、釋靈異、釋數、釋財、釋器物、釋雜物、釋憨具、釋食具，凡十二類。卷四為釋服、釋女飾、釋飲、釋食、釋小食、釋餻、釋禾、釋蔬、釋果蓏、釋草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鱗介，凡十四類。據其自序，所述本為正舊通州志方言之誤而作，迨援據雅、既廣，遂別自為書。其方言係以通州本城為主，而旁及於鄉鎮，若泰如、海靜之語，略附於注中。每條之下，悉引古今之書為之疏證，其中有為舊州志原文者，則加孤括弧以別之，

其引羣書之外，附以所見者，則加半弧以別之。綜其所輯，分門別類，博收旁搜，不惟足補舊志之闕，實可備輶軒之採。其於古語今言消息相通變、疏通證明，並可上通訓故，與史夢蘭之燕說、范寅之越諺，皆研討若地方言之音義者參考所必資之作也。

小蓬萊閣金石目 原稿本

小蓬萊閣金石目六冊，不分卷，清黃易撰。易字小松，號秋盦，浙江錢唐人，官山東運河同知。所著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岱巖訪古日記、嵩洛訪古日記、嵩嶽訪碑圖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亦不著撰人姓名，惟小松之名屢見於各目之下，知其為黃氏自記其所藏金石文字之目也。第一冊為三代至金元金文之目，二至六冊為三代至金元石刻之目。金文各目標題之下，詳記年月書體及見在某地，見藏某家。其為收藏家所藏之器，文字多者則記其行數，文字少者則錄其全文。石刻各目標題之下，詳記年月書體地址藏家外，並注明某為唐拓，某為宋拓，某為重刻。其為新發見者，並注明某某訪獲之原委。收藏之富，足與趙晉齋竹崦盦所藏金石文字相埒，記載之詳，則趙目弗如也。考其石目，王稚子闕下曰：明崇正十七年，新鄭令黃冀聖拓本，今惟兗州刺史一闕，並宋劉涇題字，殘形為存。朱長舒石室畫像題字下曰：此石室相傳為漢朱鮪墓，在山東金鄉縣城北三里，孔洪谷摹拓後，河患，室淤。乾隆甲辰，易與縣令馬于荃剔出，有朱長舒之墓及金五等字。最後一石題字，罷佳云沽。漢朱氏鮪永和享萬吉祥等字十八字、十三字、四字諸碑，三種下曰：以三上三種，俱係一碑，碎而為四。晉太公呂望表下曰：此碑原在河南汲縣太公泉，明萬歷年移置府治，久失。易於乾隆丙午獲上段於衛輝府署輿人室中，辛亥秋，閏又得下段。比丘道勝造像下曰：南皮令吳澡朱澡泉煜，得於直隸正定佛寺，贈易，因以為硯，並見於小蓬萊閣賸稿中。以賸稿與此目互校，賸稿僅錄秦漢魏六朝石刻，不及此目所錄三代至元金石之完備；其所錄秦漢魏六朝石刻之目，亦較此目所錄秦漢魏六朝石刻諸目多所遺漏。乃知賸稿所刻，為此目殘稿；此目所錄，乃其所藏金石文字之全目也。

南公鼎文釋考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南公鼎文釋考一卷，吳寶煒撰。寶煒字宜常，河南潢川人，所著毛公鼎文正注、周盟公彝文釋考均已著錄。是編首影鼎圖，次影鼎銘原拓，次為馬吉樟篆書尚書梓材篇文一節，次為銘文釋考，末以所考正九字附焉。考是編所釋銘文中字，如豐肯罗方之豐釋為截，小學釋為少譽，與吳氏攈古錄舊釋不同。刑嗣之嗣釋為甸，與徐同柏釋為黽、吳大澂釋為憲，以異體可備以參考。其於王曰孟廼紹夾之夾釋為夾，字同陝，謂據以證明梓材懷為夾亦當作懷為陝，蔡氏于梓材篇自今王惟曰下為臣告君之辭，今以南公鼎校讀，確是孟對王語意，於王所命洽相應合。蓋孔子敘書本錄孟命，今其古文皆佚，其命辭將孟對誤編梓材後，又失孟名。孟作鼎為對王休，故祇具命辭，史冊誥對並書，僅佚存孟對王之辭，尚以於今王惟曰下增補孟拜手稽首曰，續鼎文

對王休下，當是孟命全篇之舊，尤為創論。其說雖不免穿鑿附會，要亦可與所釋不同于諸家之字並存之，以備一說也。

毛公鼎文正注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毛公鼎文正注一卷，吳寶煒撰。寶煒字宜常，河南潢川人。著有南宮鼎文釋考、周明公彝文釋考，均已著錄。是編首影鼎圖，次影彝銘原拓，次爲吳氏自序，次爲鼎文正注，末附所考正銘文十二字，附爲考毛公鼎自道光季年出土，歸於山東陳介祺，初與徐同柏首釋其文，以厝爲古文歆字，爲毛叔鄭之子，字銘文爲周公反東征時作，擬之尚書百篇，當稱毛公之命。其後海豐吳式芬、瑞安孫詒讓、吳縣吳大澂、海甯王國維先後皆有考釋，大都皆就字詮解，未嘗逐段詮解。是編考釋銘文，謂自王若曰，迄正保我有周，爲文武君臣同德受天永命之詞。自不恐先王配命，慇天疾畏，正弘唯乃智，余非庸又昏，爲述國家多難，恐懼在位，命厝協助之詞。自女毋敢妄寧，正毋又敢惷專命于外，爲授厝以政令出入之權之詞。自王曰父厝，今余唯纘先王命，正乃辟血于艱，爲勖厝以封國之政治之詞。

自王曰父厝，正即君命，爲申言上文出入敷命之意之詞。自女基司公族，正取賦毋吳，爲總上文勉勵之詞。逐段論詮解，較之諸家惟就字詮解者，文義尤爲明顯。其謂厝即毛叔鄭之鄭字音轉，是毛公名非毛公字，證以近時出土楚器楚王熊章、熊忎皆等熊字並作酓字，銘文以厝爲鄭，與楚之器以酓爲熊，其音可通轉之例正同。視徐釋歆字强牽强附會以爲毛叔鄭之字者，亦殊勝之。惟所附考正十二字，從以字書形声之例，則尚不免臆測也。

方言校補 劉端臨遺書本

馮汝玠撰

方言校補一卷，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号江嶺，江蘇寶應人，乾隆辛卯舉人，官江蘇丹楊縣訓導，截取知縣，歿後崇祀鄉賢名宦祠。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校補、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諸書，多已著录。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首行標題之下注曰盧學士定本，乃校盧文弨校刊方言之作也。盧氏原刊據宋曹毅之、李孟傳，明華珵、吳琯、程榮、何允中、胡文煥、郎奎林諸刻，及鄭樸所編子雲集、陳與郊所刻類聚，与永樂大典輯出本，並參以孔繼涵、邵晉涵、余蕭客、汪滑、丁杰、孫志祖、沈景熊、鮑廷博諸家所校，及戴東原之方言疏證、錢大昭所校之廣雅，合校付刊，向在各本方言之中推為最善。惟據各本各家折衷宜是，去取之不當，考訂之偶疏，仍所不免。是編校補於盧氏原校之誤者，某字應從某本作某，某音應從某反作某某，句應斷至某字讀某

志一一為校之校正，並將盧氏原校未及者，某當為某，某為衍文，某有脫字，某古書引作某，亦一一為之訂補。考訂盧氏原校與其未及之處甚多，讀方言者，盧本之外，欲有所參考者，是編亦不可不讀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雅筆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讀雅筆記三卷，清李雰撰。李雰字鍊垣，江南通州人。是編卷首有嘉慶甲子胡長齡及序及其子懿曾題識。卷中上中兩卷為筆記，上卷專論本經，中卷專論注疏，其下卷則原附於筆記之後，所撰之爾雅碎金也。爾雅一書，釋詁一篇之後，相傳為後人所增述，作非出於一人，而今本十九篇亦非漢志二十篇之舊。治雅學者其中宜加研考之處甚多。其郭注邢疏之與舊注異同，及有無譌誤之處，亦治雅學者所宜探討。是篇編上卷所記，依篇次章段題識章段及其文與經異、重文脫文、經文之雜、經文之誤諸條；中卷所記注引群書注異、經注異服虔注、注異陸機疏、注用韻語、注勝舊注及郭注之誤、邢疏之誤、郭邢俱誤、郭注未詳邢補郭注、注疏未釋、未有當補諸條，皆記其研考治雅學平日有得之作，與尋常摘記出於摭拾者不同。其補釋注疏未釋條內所補者

釋，均有依據，尤非剽竊者比，頗可為治雅學者研求之助。下卷所附碎金，就經文及注之疏之語，妃儷成文，屬對自然，匠心獨運，亦足與筆記共傳也。

爾雅直音 原刻本

爾雅直音二卷清孫偘輯孫偘字步陶江蘇高郵人按其總例言後自識所述寒家先集如易宗集注檀弓論文近已纂入四庫之語考之兩書均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存目之內易宗集注為孫宗彝撰檀弓論文為孫濩孫撰按此知其宗彝濩孫之裔孫則其書可考矣是編前列陸德明音義序於卷首次為例言附以乾隆乙卯自識次為總目卷中分釋詁至釋

樂為上卷釋天至釋畜為下卷係專為初學而設因恐音聲易混不用反切直注某字以便一閱了然其音注某字專以郭陸二家為主間亦采及樊李孫施謝顧諸家其未合者則從康熙字典考定之音其有一字而前後異應異讀者如釋言虹潰也之虹音降釋天螮蝀虹也之虹音洪釋草葝山韰之葝音勁葝鼠尾之葝音勁並逐一為之考明並依石經及陸氏釋文某字作某標於上方其有應從者

亦一一為之標出直捷簡明頗便於初學誦讀惟便於誦讀之外則別無可取也

補小爾雅釋度量衡 鄒徵君遺書本 馮汝玠撰

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一卷，清鄒伯奇撰。伯奇字特夫，廣東南海人，著有格術補、對數尺記、乘方捷術、計術、一得諸書。是編所釋惟限於度量衡，自爲文，並自爲注，乃專補釋小爾雅廣度量衡諸篇之作。小爾雅廣度量衡諸篇，其文內「四尺謂之仞」及「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諸釋，證之經義，參均不相合。其「釜二有半謂之藪」，其下又曰「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前後所釋亦彼此歧，頗爲人所訾議，是編有鑒於此。其爲文則於考工記絲三郎、漆三斞之郎、斞等名，僅注經傳有其字而箋注未詳其數者，於八尺爲步、六尺四寸爲步等說，僅古有是說而先儒不取者，於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稃爲分，十粟當寸等數，僅諸家有此說而其說不足爲據者，概置弗取，惟取經傳與箋注互證彼此分合之數，可以悉合無爲對。其附注則取博採旁徵之義，凡唐以前之古訓，不論其與經傳合與不合，一律

兼收並蓄，辨其是非，以爲其文從違之證。綜而論之，其文則徵諸經傳箋注，無不悉符；其注則衷於諸子百家，以歸壹是。自來考釋度量衡者，無此簡當透澈。文字是非經傳箋注、諸子百家之書久蘊蓄於胸中，不能有此融會貫通之作也。

釋親廣義 傳鈔本 馮汝玠撰

釋親廣義二十五卷，清吴卓信撰。卓信，江蘇常熟人。是編前後無序跋，亦無年月可考。卷首列凡例二十四條，述其大旨。卷中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方言、夷語、俗呼、假借八項。宗族内又分父母、祖父母、世非父母、兄弟、嫂、弟婦、姊妹、子、子婦、女、兄弟之子、女孫、孫女、服屬若干門。婚姻内又增夫族、妻夫族、舅姑、兄弟姊妹、從母兄弟姊妹、姑之夫、女之夫、外甥、外孫、親

家若干門。條因爾雅原分四章，就疏混淆，尊卑倒置，妻黨、婚姻兩章，更多錯出，乃正其名，别自為書而成是編。考其宗族内以父母而至高曾，上殺也；世非父母，上殺之旁殺也；兄弟，己身之旁殺也；自子而至孫，下殺也；兄弟之子，下殺之旁也。故首父母，次祖父母，次世非父母，次兄弟，次子，次兄弟子，次孫。又以原文有父母而無子女，是有上殺而無下殺，特補子女二門，而以子婦附之。又以妻黨章有女子謂兄弟之子一條，而男子於兄弟之子獨缺；宗族章有族兄弟之子一條，而親兄弟之子反缺，特補兄弟之子一門。又以父之從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祖之親兄弟、祖之從父兄弟、曾祖之親兄弟，亦上殺之旁殺；從父兄弟、從祖兄弟、族兄弟，亦己身之旁殺；從父兄弟之子、從祖兄弟之子、兄弟之孫、從父兄弟之孫、兄弟之曾孫，亦下殺之旁殺，皆有服之親，原文未有，特為補入，别立服屬一門，以附宗族之末。其妻黨内以妻之父母、妻之兄弟、

妻之姊妹外，皆非正釋妻黨之文，悉為改正。其婚姻内以夫婦為婚姻之首，原文無夫婦名目，特補夫妻之名，而以妾附之於其後。又以原文無夫黨章，特補夫族一門。又以古人姑舅兄弟姊妹與從母兄弟姊妹並為中表之親，女子之夫、姊妹之夫、姑之夫皆婿也，並合為一卷，隸之婚姻。又以姊妹之子為外甥，女子子之子為外孫，原文列之妻黨未安，亦别為一卷，隸於婚姻。又以婿父為姻，婦父為婚，俗謂親家

為婚姻本旨象以為婚姻之殿其分別宗族親屬姻屬若門統系分明親疏不亂洵不愧正名之作正其推廣之門類列舉之名稱徵引賅博足補訓故之遺則又其後焉者也

越諺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越諺三卷附越諺賸語二卷清范寅輯寅字嘯風別號扁舟子浙江會稽人是編首冠光緒四年范氏自序次為凡例總目卷分上中下上卷為語言內分二十四諺曰述古曰警世曰引用曰格致曰借喻曰占驗曰謠諺曰隱謎曰事類曰數目曰十只曰十當曰頭字曰哩字曰緒譯禽言曰詈罵譏諷曰孩語孺歌曰勸譬談諧中卷為名物內分二十四部曰天曰地曰時序曰人類

曰神祇曰鬼怪曰疾病曰身體曰屋宇曰器用曰貨物曰飲食曰服飾曰禽獸曰水族曰蟲豸曰花草曰竹木曰瓜果曰穀蔬曰臭味曰形色曰技術曰風俗下卷為音義內分十類曰一字六音曰四同一異曰兩字并音曰疊字成義曰字音各別曰北方口音曰重文疊韻曰單辭隻義曰聲音之樂曰發語之助並以附論綴于卷尾三卷之首各冠小序三卷之後另附越諺賸語則越言中婦孺所常道學士所習

語而置之三卷之中無可附麗者也考越中方言前此輯者有毛西河之越語肯綮錄僅二十餘條殊嫌簡略其後有茹鉉來之越言釋亦只二卷不若是編之詳是編所輯語言名物音義三者悉備較之毛茹兩氏所輯約為賅備於越中風俗人情頗可據以覘知不獨異語殊音足備輶軒之採已也

諺說 賜硯堂叢書本　　馮汝玠撰

諺說一卷清毛先舒撰先舒字稚黃又字馳黃浙江錢塘人著有聲韻叢說韻學通指聖學真語小匡文鈔思古堂集螺峯說錄東苑文鈔蕊雲晚唱詩集與同里丁澎陸圻柴紹炳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廷會諸人稱西泠十子又與西河鶴舫稱浙中三毛是編卷首自識之後僅為說則數則援其自識謂彝好問而察邇言史傳亦多引諺語明道理周書曰乃諺既誕諺為戒也然言有秀好諺亦有之或可訓或不可訓諺不可訓斯為為戒矣近世里諺益多相傳都道其人亦不待為口實溺其所聞而風為之移亦不可訓其為害滋大指撮一二而為之說乃專就里諺常道而不可為訓者立說與諸家所輯各方之俗言俚語以資考證其用意迥不相侔雖僅寥寥數則於音訓詁之學無所發明而於不可為訓之諺語辨之甚詳其有裨於風俗人心則視

聲音訓詁之學，所關尤重，正未可以其為說無多少而忽之也。

釋宮小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釋宮小記一卷，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縣人，乾隆庚寅舉人，官江蘇太倉州學正。所著九穀考、釋草小記、釋蟲小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列目錄，次為棟梁本義述，次為當阿義述，為棟宇楣阿榮檐霤辨，為中霤義述，為臣入君門述，為巷許積卿論棟橈書，為夾所階戺圖說，為堂階等級庶人亦有廡地之別議。雖於宮室之中僅釋棟梁楣宇阿榮檐霤門戺堂廉等名，不及其他，而謂今之所謂棟者，正極非棟；今之所謂梁者，正析非梁。自極而南正於當極謂之棟，又謂之桴。棟南盡於承霤謂之楣，又謂之梁。謂自所極而南至於檐謂之楣，楣謂從北而南，其中必阿曲而上仰，俯仰相交處最阿下，故謂之阿。自阿至檐，榮華舒展如鳥張翼，故謂之榮。其檐聯於楣宇之端者乃謂之檐，聯之曰檐。屋水由瓦溝注於此而下垂，乃謂之霤。謂戺為檐階處，如今樓梯必有所辭以

安步級均考證詳博頗足以發明爾雅說文及經傳箋注之義其所取釋亦足資參考惟於中霤謂古覆屋区地必開上納明故霤位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明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皆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有東西南北之霤世儒言霤或國中霤疑誤後學不可不辨泥於中字之義以爲古者霤位入室非後之東西南北之霤則未免膠柱鼓瑟矣

爾雅客難 十三經客難本 馮海瑜撰

爾雅客難一卷清龔元玠撰元玠字璪山江西南昌人著有畏齋文集黄河安瀾編及諸經客難是編即其諸經客難之一也首有乾隆癸巳龔氏自序次爲目錄編中逐條辨釋訓釋地釋畜中如切如磋玉西王母爲釋馬騊駼以爲切如磋爲子夏所釋以西王母見於書傳始于舜九年以人名山在虞夏殷之間及馬名之見於詩皇皇者華與駉与有駜諸篇者皆周公所其詩非僖公之詩及魯公之詩皆周公所釋語舊說以爲周公所作子夏所續雜無確據並觀周礼司寇之穴人氏冥氏等職信非周公不能作觀家語大戴礼之易本命篇所陳信非子夏不能續頗於諸篇何者爲周公所作何者爲子夏所續自有爾雅以來未有言及於此者嘗細玩之凡訓釋之文出於正風正雅作於周公以前及不見於三百篇内者皆周公所釋變風變雅及雜係正風正雅而作於周公後者皆

子夏所釋，惟泥舊說，強為區別，蓋於釋天之暴雨謂之涷、釋草之卷施草拔心不死，為取楚辭之文；釋天之扶搖謂之猋、釋蟲之蟦蠐蝍蛆，為取莊子之文；釋地之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為取呂氏春秋之文，皆忽而未之考也。

爾雅蒙求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爾雅蒙求二卷，清李拔式訂。拔式字竹吾。是編卷首冠以嘉慶三年李氏自序。卷中用寸楷書爾雅正文，旁注以音，或反切四聲，或直注一音。蓋專為學童而設。考爾雅本古方言急就之類，雅所釋多國語、楚辭、管子、莊子、列子、尸子、呂氏春秋、穆天子傳、山海經之文，非專釋諸經之作，而其中訓詁諸經實居三四，且作於諸家箋注之前，實讀經者首宜先讀之作，故學童初入小學，教者必先於諸經使讀爾雅，以為貫通諸經文注之基礎；第以名物繁多，往往難於成誦，即成誦亦往往久而忘之，仍與不讀等。教學童者欲救其難讀易忘之弊，向無善法。是編彙輯宋本及各善本，以及釋文諸韻書，正其譌字譌音，以寸楷使其讀之，即依此本習字，俾讀與寫二者並進，以救易忘之弊。其法讀與寫交相為用，立意極善。茍依其此刻，以教學童，令其讀寫並行，其字可因目

日臨寫而熟識其書，亦可因日日臨寫而不忘，必能事半功倍。較之楊倪等之尔雅直音等書，僅便於學童誦讀者，法良意美，殊為足多也。

爾雅貫珠　小娜嬛山館彙刻本　　馮汝玠撰

爾雅貫珠一卷，清朱銓編輯。銓字衡臣，浙江仁和人。輯有山海經肢。是編首列朱氏自識，次分釋訓、釋親、釋宮、釋樂、祭名、講武、釋器、田器、綢啚、飲食、衣服、旌旂、旂旐、圭璧、金石、弓箭、羽革、釋天、星名、釋地、釋山、邱陵、崖岸、釋水、釋草木、釋蟲魚、鳥獸、釋畜、齸處、酒處，凡二十三類。取尔雅之文，因類裁翦，間採他書，製為對偶，頗見巧思。考以尔雅名物屬對者，乾隆中有李雱之爾雅碎金一卷，附於雨樓讀雅筆記之後，以爾雅每天並成對者彙集成編，不加裁翦，僅以兩字三字為限，與是編之加以裁對製為長句，並間采輯他書以相儷配者不同。是編以類相從，純取詞藻，與王武沂之左傳紺珠、王曰曆之竹書紀年雋句同，洵一體裁。據以此事屬辭，頗便初文之用。其中雖間采輯及他書以資偶對，其取諸爾雅者仍十居其九，雖無關於声音訓詁，不足与諸家之箋疏

校勘之作相提並論，而專取爾雅之文文詞比
儷成文，因亦爾雅之附屬，與尋常類書從
採摭者有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廣倉學窘叢書本　福汝玠撰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王國維撰。國維
字靜安，浙江海寧人，是編卷首為共和丙辰王氏
自序，次為釋例，其所釋之例，曰凡雅俗古今之語，
或同實而異名，或異實而同名，雅與雅同名而異
實則別以俗，俗與俗異名而同實則同以雅，雅
與雅異名而同實則同以俗，曰或雅與俗同名異
實則名以雅與俗之異者異之，雅與俗異名同實，
則名以其同者同之，曰雅俗多同名而稍變其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學　訓詁

曰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別之，曰有別以地
者，曰山曰海曰河曰澤曰野，更細別之曰桑曰樗曰
林曰欒曰蕭曰芳，有別以形者，曰大曰小，大者謂
之荏，謂之王，謂之戎，小者謂之菲，謂之女，謂之
婦婦謂之負，大者又謂之牛，謂之馬，謂之虎，謂
之菟，謂之鹿，小者又謂之羊，謂之狗，謂之菟，
謂之雀，有別以色者，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黃，
有以他物譬其色者，曰蒼曰烏，有別以味者，
曰甘苦曰甘曰酸，有別以實者，草之有實者

曰毋無實者曰壯、實而不成者曰童、曰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諸其物之形者、有取諸其物之色者、有取諸其物之聲者、有取諸其物之用者、有取諸其物之生活習慣者、有取諸他物者、或取諸生物、或取諸非生物、曰其作或以形狀之詞、其詞或為雙聲、或以疊韻、曰凡同類之異名與異類之同名、往往其音義相關、同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奇名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曰名之上或加以冠字、曰名之下或承以足字、每一例後、條引原文、縷析條分、極為明晰、爾雅十九篇中、草木蟲魚鳥獸諸篇、名物紛繁、最難討索、讀者執此例以求、不難迎刃而解、惟此為其初稿、後又有併其文為上下兩篇、於雙聲疊韻諸條以前、則僅舉其類、以概其餘、於奇名偶名兩例、則詳列其文、以廣其說、與是編互編有詳略、考其例者、須兩與是編參互觀之、

釋史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釋史一卷、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浙江海甯人、是編專釋史字、前後凡分四節、第一節、以說文史字、許氏訓為从手持中、中正也、謂正為無形之德、非可手持、以為史字所持之中、乃儀禮大射司射命釋獲者所射中之中、其所持、即君之虎中、大夫之兕中、士之鹿中、用以盛筭之器、第二節、以古者筭與筴二字往往互用、筴即簡策之策、筭之尺寸與策同、中可盛筭、亦可盛筴、而大射有大史實八筭於中之文、實筭亦史所掌、史字所持之中、亦盛筴之器、第三節、以事史吏古為一字、徧徵諸書、稱事者亦名史、稱事與吏者亦稱史、謂古大小官名職事、多由史出、其後名需專字、始截然有別、第四節、徧徵經傳及彝器之文、考商周史官之秩、以覘其地位、逐節考釋、較之吳大澂之僅釋中為象簡、江永之僅釋中為文象文書、雖極博辯、而除所考商周史官之秩、足資考證外、其所考史

之字形字義，按諸古訓，仍完全錯誤。考之甲
文、金文事史兩字，甲文史字作𠬞，事字作𠬞，
金文史字作𠬞，事字作𠬞，其手上所持之
中、與𠁩、𠁩，均與甲文金文中正之中及伯仲
正之中為伯仲之仲等字，只作直畫而中識以
圜形作中者不同，而與殷契類纂附編仲已
合文之仲字作中，殷虛書契後編第四十葉
十一版仲丁之仲字作𠁩，證之，其事史事所
從之中、𠁩，或口右出上出，或冂上象旂斿，

皆即中字作中之變體。繇文事史二字，實
本一字，許氏訓事為職，乃其本義，職非職事
之職，乃徽幟之幟，漢以前無幟字，多以職識
等字代之。周禮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
象其名，家其象其號，鄭注，事名號者，徽識所
以題別。史記叔孫通傳，執職傳警，徐廣曰，職
一本作幟，皆其明證。其訓史為記事者，乃專就
事字引申之義為史之義言之，其訓所從之中，
乃考工記畫五采之侯，鄭注所謂正方外如鵠內

方二尺之正，以正鵠之正，況其所持之中，亦所以明
其為徽識之義。自宋以來，兩徐而後，因小篆事
史分為兩字，許氏又誤以事為出省聲，對于許
氏訓事為職之義，又已不得其解。王氏僅知事史為
一字，不知事為本義，史為引申之義，而以官名
職事志出於史，不知事史兩字手上所持之形，
皆為中正之正，而以中為盛算之中，原無足責，
惟考彙編者，對於所釋名節，應分辨正之處，
不可不有以判別也。

泉苑菁華古泉叢話合刻　邪刊本　馮汝玠撰

泉苑菁華古泉叢話合刻四卷，丁福保輯。按泉苑菁華為劉喜海著，係從其所著古泉苑一百卷中摘其中之精美者拓為泉苑精華，鮑子年謂該其書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目不暇及給，惜只有原拓未經刊布，戴熙所著古泉叢話，潘氏得其稿本，曾刊於潘氏五種之中，雖經刊布，惜只有說而無圖，是編因得吳君和甫、宗君禮白、李君墨蛉三家所藏

泉苑精華原拓本，雖非全書，其中奇品大抵為近世藏泉家所不經見，與叢話所論該泉相發明，而古泉叢話一書，其考論該泉亦頗引劉氏所藏為最多，因取泉苑菁華所摘泉圖及其藏泉之無題字拓本，分附于古泉叢話該條之後，而以該家所題泉苑菁華之題識冠之於首，合為一編，使兩家之書無說者而有說，無圖者而有圖，不惟相得益彰，而向無刊本之泉苑菁華，藏泉者亦可於此窺見其菁華之所在，藏泉家據以與叢話所論相印證，於一切難得之品，不難真偽立判，其殊於考訂泉幣之學，所裨非淺也

別本歷代鐘鼎款識　劉氏玉海堂刊本　馮汝玠撰

別本歷代鐘鼎款識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是編前有孫星衍題識，明刻劉世珩題識一則。乃四庫全書之所收之外另一宋寫本。孫星衍據以臨寫，欲刊未果，而劉氏得其臨寫之本，據以刊之於玉海堂者也。考薛氏是編原刻於石，只黃丕烈藏有殘本，清內閣大庫存有殘葉，其原石全刻久無傳本，世所傳者有明萬歷中萬岳山人刻本、崇禎中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中阮元刻本，及近時影印繆氏藝風堂校六家本，諸本皆同出一源，僅字句略有同異。其中惟朱刻訛舛較少，推為最善，四庫所收即朱刻本。其第十卷中石鼓文，諸本所錄均與此本迥不相同。此本第一鼓我車既工以下存字七十三，第二鼓汧殹沔沔丞丞以下存字五十八，第三鼓田車既安以下存字七十五，第四鼓師彼鑾車以下存字七十，第五鼓我來自東以下存字五十七，第六鼓宣猷作原以下存字五十七，第七鼓徒我嘽嘽以下存字六十二，第八鼓彼走驕驕以下存字二十七，第九鼓我水既瀞以下存字八十一，第十鼓吳人憐亟以下存字七十三。凡連重文尚存六百五十九字，較之四庫所收朱刻及其他各本，不惟次第不同，存字並多出二百數十字。朱本據朱自述，係從宋寫本付刊，此本據孫自述，亦係從宋寫本臨寫，二者孰為薛氏原書，均無從證明。朱本既收入四庫，此本石鼓字數既較朱本為多，而第四鼓六轡下有沃若二字，第五鼓靈雨上有我來自東四字，尤可據以證楊升庵所見李東陽本未必出其偽託，因特錄之，以備參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夏承碑雙鉤本 梁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夏承碑雙鉤本一卷，清梁國治刻。國治字階平，又字瑤峯，浙江會稽人。乾隆戊辰進士，殿試一甲一名，賜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定。著有敬思堂文集。是編鉤刻夏承碑，分前後兩刻。前刻碑文中闕三十字，附以文定手書釋文，刻於乾隆壬辰。後刻前闕碑文三十字，亦附以文定手書釋文，並有翁方綱原鉤刻於乾隆癸卯，距前刻十年，乃據翁鉤以補前刻所闕者也。前刻碑文乃從吳山夫鉤本摹出，後補闕字乃從王虛舟鉤本摹出，與許梓夏古昀閣寶刻錄鉤刻之本不同。考夏承碑舊拓原本有數本，一為明孫仲墻藏本，一為明華氏真賞齋藏本，一為王虛舟所見何義門胡玉岡藏本，為許梓夏所見伊墨卿藏本。許刻係據孫仲墻本鉤摹，此刻前之碑文出於吳山夫鉤摹，係據華氏真賞齋本，後之闕字出於王虛舟鉤摹，係據何義門胡玉岡本，兩家所據彼此不同，故所刻亦

彼此迥異。考夏承碑者，兩刻均不可偏廢。許梓夏夏承碑考痛斥此刻，殊非篤論。惟與影印華本原拓互勘，其鉤摹失真間亦不免，則較之許刻不能如其鉤勒之精也。

金石摭纂　傳鈔本　馮汝玠撰

金石摭纂四冊，不分卷，清嚴可均撰。可均字鐵橋，浙江烏程人。著有唐石經校文、平津館金石萃編、鐵橋金石跋，多已著錄。鐵橋金石跋以有唐石經校文均有板刻行世，平津館金石萃編與是編則向未刊布，兹有傳鈔之本。編中首以周石鼓文為冠，末以南詔大理、德化、石城等碑為殿。中自峋嶁碑起，至南宋偽齊華夷圖止，各依時代年月先後為次。每種標題之下，或先記年月，而後記書撰人姓名，或先記書撰人姓名而後記年月，或考定立碑之年月，或辨證書撰人之姓名，或考碑文之同異，或識書體之假借，或節錄舊說之長，或辨正舊說之誤，撮要分舉，不拘一格，與其他金石之書編目每文題跋考證，各專一類者不同，是金石書中摭拾各門，別開生面者。其中如於楊淮表記，謂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蓋以厥為語助。楊孟文頌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為孟文之名，始得此始知其非。於倉頡廟碑，謂衙於漢為衙縣，兩漢志皆作衙，碑作御，猶曲江之作曲紅，西域之作西戚。於晉金碑，記金以禁錮隱家巷者十年，可補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可資考證之處甚多。惟於裴岑紀功碑，未見原石本作海祠，乃謂顧文鐵重刻本作海祠者，非真本，則與四庫全書金石圖提要面謂碑本作立德祠，同一誤也。

雅學考　胡氏四種本　馮汝玠撰

雅學考一卷，清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湖南長沙人。著有春秋名字解詁、漢音鉤沉、鄭許字義異同評，多已著錄。是編為專考宋以前屬于爾雅之著作。卷首自識之後，次為五種：首爾雅注十二家，次爾雅音序篇一家，次爾雅音十五家，次圖贊二家，次爾雅義疏二家，末為社蔵一篇，別錄記述清儒者九家於卷尾，合前五種統為四十一家。每家錄前人論說於前，附其案語於後。考訂殊為精核。其論臣舍人爾雅注語，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臣彭四篇，道家有臣君子二篇，雜家有博士臣賢對一篇，小說家有臣說一篇，小說家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詩賦有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皆成書奏上時原題也，與此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正同。宋于庭以臣瓚為比，雖極以臣命名，古多有之，如漢武時有丁夫人，亦兆以

內官命名也。漢人稱臣例不自注其姓，故往往名存而姓不可考。隋志本於七錄，釋文作於陳隋之際，均不題為郭舍人，則其姓久已無考可知。惟不知其姓，始改題其官，而以犍為文學著於錄。於郭主爾雅注語，周禮正義辨五帝大帝之稱，首引春秋緯運斗樞，次引文耀鉤，次引元命包，次又引元命包，次又引文耀鉤，次引爾雅，次引鄭注，次引尚書君奭云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次引鄭注皇天北極大帝，次引掌次，次引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今禮記鄭注具存，與此疏月令下所引正合；尚書鄭注雖亡，並隋唐志等書久已著錄，則此疏尚書下所引確是尚書注矣。爾雅鄭注前籍都未言，並此疏三引鄭注，皆先列經文，次列鄭注文，極為明瞭。先以為文耀鉤注，何以不於文耀鉤下先列此，而列於爾雅下耶？其論斷確切，尤足以息眾說之聚訟。惟語雅學由宋衰歇，天水以後概付闕如，於有清雅學後復興之以後之著作。

如盧文弨、彭元瑞、阮元、張宗泰、劉光蕡之校勘經文注疏釋文，余蕭客、臧庸、嚴可均、黃奭、馬國翰、葉蕙心之輯佚注舊音，翟灝、戴鎣、潘衍桐之補正郭注，錢坫、嚴元照之正文字，邵晉涵、郝懿行之義疏，程瑤田、宋翔鳳之考釋，悉置弗錄，殊憾。本篇近時北京大學重刻是編，卷尾附續雅學考撰目，分校勘、輯佚、補正文字、音訓、箋注、疏證、補纂、考釋、釋例十類，凡錄目七十餘家。凡宋以後屬於爾雅之著作，盡行列入，頗足補是編之遺憾。其所考未備者，亦可取與參考也。

王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王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王仁俊撰。仁俊字籀鄦，又字捍鄭，號幹臣，江蘇吳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官主事，官至湖北知府。著有羣經疑義、說文解字師說、旁證、漢藝文志、隋經籍志續考證、敦煌石室真跡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乃其肄業學古堂時記其讀爾雅所得之作。其中所記各條，悉據說文之字以定某為某俗，某當為某。如有斐君子，斐為俗字。大荒謂之沂，沂為斷俗字。丁丁當作錚錚，灡漪當作瀾猗。頗可有裨雅學者之參考。其於爾雅所有說文所無之字，可以說文為證，謂戈鉞當作弋。簥從竹為後人所加，㕓疑為厓字之訛，瀳疑為濤字之訛，縊為箴訛字，職當為戒字，不知古經傳字，說文遺漏未收者甚多，不僅爾雅。惟執鄦說以改爾雅，殊未免失之膠柱。至釋天中之閼逢、旃蒙等詞，乃古人謂干支之名詞，與干支之甲乙等字相同，其詞出自音譯，無義可

言爾雅謂在甲在乙曰某某者，乃以今言釋古語，李巡注謂閼逢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也，執徐曰伏蟄之物皆振舒而出，正與許氏說解干支諸字，强以四時五方十二月附會其義同病。郭注集十餘家之注以為注，獨於閼逢旃蒙等詞不引一說，不置一詞，最為有識，是編而況及此，於閼逢旃蒙彊圉玄默執徐闌茂諸詞，仍執說文以求其義，亦未免失之附會。綜其所記，有得亦復有失也。

楊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楊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楊賡元撰。賡元字良孚，江蘇吳縣人，光緒甲午副榜。是編記其讀爾雅所得，如其中訂正郭注之誤，如於大鐘謂之鏞郭注亦名鏄，謂說文鏄下云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鏄應之，儀禮大射儀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鏄，頌磬西面，其南鐘，其南鏄，是鐘磬編縣，鏄特縣，且郭注周禮儀禮，皆云如鐘而大，既云如鐘，則鏄之非鐘明甚。

故說文既云大鐘，而下又有所以應鐘磬云云，郭注亦名鏄，是誤合二物而為一。於隒厓洒而高岸謂爾雅夷上洒下不漘句，李巡云夷上平上，洒下漘下，孫炎亦曰平上消下，此句洒字亦當訓消。郭注獨云洒猶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水之淺深何與於岸，皆確有依據，非穿鑿附會者比。至於謂稿車芑輿，謂經義雜記曰說文稿芑輿也，芑芑輿也，知古本作稿芑輿，亦作稿車，臧氏之說，皆以說文經爾雅，似近一偏之見，許書爾

雅、無多異同、據其偏則異同互相牴牾、會其通則異同不妨互證、即以釋草下篇言之、說文云蘛、豕首也、爾雅云茢薽、豕首、說文云葑、須從也、爾雅云須、葑蓯、說文云藨、鹿藿也、爾雅云藨、麃、說文云蒫、薺實也、爾雅云蒫、薺實、果如其說、將盡改爾雅從說文乎、獨以說文爾雅異同可以互證、不主據說文以改爾雅、則所見尤為通達也、

續方言新校補 箋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續方言新校補二卷、清張慎儀校補、慎儀字淑威、又字芋圃、別號廐叟、四川成都人、著有詩經異文補釋、廣釋親、方言別錄、蜀方言、廐叟摭筆、今悔庵詩文等書、均已著錄、是編係校補杭世駿續方言之作、乃即其舊所撰輯續方言拾補遺及其續方言校勘記、合併而成者也、首冠光緒乙巳趙藩序、及其體例、末附李子榮跋與王樹枬續方言拾遺原序、及庫全書續方言提要、卷中依杭輯原次、先錄校輯、次錄程際盛續方言補正所輯各條、又次錄其所補、並為程氏補正之例、以見於他書與本條所引之書文字有異同者、繫之於下、其杭氏原輯所引各書、於原書文字有訛脫者、悉據原引各書、錄其原文於下、隨條校正、一編之中、校補並詳、頗足以補其所遺、正其所誤、其合杭程所輯與其所補而為一、尤便於徵考、杭氏原輯之後、前之程氏續方言補正、近之程先甲廣

續方言、徐乃昌續方言又補，均詳於補而略于校，殊不若是編校補並詳之書。惟以是編與近時程、徐兩家所補對勘，則彼此均各有詳略，須與程徐兩補各條互相參閱也。

廣新方言　原排印本　　馮汝玠撰

廣新方言二卷，清陳啟彤輯。啟彤字莞侯，江蘇泰州人。是編首冠淩文淵及其宣統三年辛亥仲春自序，末有寧犀附識，卷分上下，各冠以目，乃因章炳麟之新方言推而廣之者也。卷中所輯方言不限南北，惟南多於北，而南者蕪湖泰州兩地之方言爲最多，雖名爲新方言，而實以蕪泰方言爲主，而援以證方言之古訓。其中徵引之書以許氏說文爲最多，雖間亦徵及他書，而實以說文一書爲主。蓋蕪泰方言向無輯考專書，間有見於他書者，亦均無是編所輯之詳。考蕪泰方言者於是編徵之，可以十得八九。許氏說文多以方言爲訓，其中如周人謂餉曰饟，楚人相謂食麥曰餥，秦人相謂食麥曰䬸，陳留謂饘曰𩱷，涼州謂鬻爲𩱷，及明引揚子方言之類，不難通其訓義。此外以方言爲訓而未明著其某地方言者，則往往不得其解。是編於說文㠭訓極巧視之，語即蕪湖謂物之精巧技藝出奇

之詞於說文葦訓豕葦薇葉出謂即泰州語植物齊等無參差其曰齊葦葦之義於說文雜通之訓而不據其所釋之方言以通之惟蒲說文訓平誤為訓地露說文訓雨零誤為訓雨露歟有訛誤之處欲據以通說文之訓者必須一檢許氏原書也

客方言 中山大學叢書本

馮汝玠撰

客方言十二卷羅翽雲輯翽雲字蔼其廣東興甯人是編首冠其知十一年章炳麟序及其自序次為總目卷中分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飲食釋服用釋天釋地釋草木釋蟲魚釋鳥獸十二類為十二卷類之各上列客言下徵故訓乃專考證粵中嘉應諸邑客籍方言之作按粵中客籍語言與土著不同多中原古音存乎其中前此梅縣溫慕柳撰次州志楊恭桓撰客話僅屬推輪大輅未斟貫通其後章太炎取溫楊兩家所言六十三事為嶺外三州語始發其蘊猶未畢宜是編所列客言分門別類視三家為詳其客言之通於故訓者悉徵以古音語考之客言之音去上皆歸於古頭其證一輕唇皆轉入重唇其證二日紐之字歸於疑紐其證三客音讀耕清韻嬰聲字與真韵同聲諸字無別其證四客音庚陽不分其證五讀廣韵梵之江切之窻梭擬鏦等字如倉

紅切之韻、其證六、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部之字全讀閉口、其證七、凡去聲之字皆轉為上聲、其證於八、於客言之合於古音者、則從古音以通於故訓、於客言之不盡合於古音者、則求之古音之遞聲、窮其流變、以通於古訓、其循此經脈尋求通轉、則較之三家疏通證明尤為恢闊也

晚紅軒隨筆 家刻本

晚紅軒隨筆二卷、清秦寶瓚撰、寶瓚字邦農、江蘇無錫人、所著金韻亦漢篋齋已均其采、是編首為自序、次為目錄、上卷皆考定金石之作、下卷則附以論說、卷中所考金石、惟焦山周鼎、齊侯壺、西漢會仙壇石刻、華山碑書人姓名考跋數種、其中惟華山碑姓名書人姓名謂郭香察書之察當訓至、謂遣郭香至碑書之、雖引尚長而首注訓至為證、較之舊訓察莅稍其牽強、其

於焦山鼎銘、謂其中廟字為誤筆、目字旂字爲字、華皆有缺、係原文漫漶、後人重剔鑿之、其審齋疑為贗刻者、所見特確、其於齊侯壺銘、獨從文內表其旅表其人民都邑著眼、據史記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邱、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詳文定為威王時事、又據史記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謂桓洹古通、洹子即桓公、較之陳慶鏞徐同柏劉

心源諸家之說，亦別具見解。至所考西漢永光二年治建會仙左壇石刻，則是編之外別無考定及之者，尤更為考證西漢石刻之所必資。綜其所考，華山碑外，各有所長，而府侯嵩銘歷考齊之失地，以與銘文表其人民都邑對證，則在諸家考釋之外，尤可特備一說也。

廣雅疏義 傳鈔本

馮汝玠撰

廣雅疏義二十卷，清錢大昭撰。大昭字海之，又字竹廬，江蘇嘉定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大昕之弟也。著書等身，刊行者惟有後漢書補表、續志未刊行，是編即其未刊行之一也。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八年桂馥序，卷首冠以張揖上廣雅表及其所考卷數與張揖纂集、曹憲音釋三則。卷中依廣雅分卷原數，各析其卷為二，按其原釋各條徧徵羣書及注，可以證明原釋之義者，分疏於各條之下。其字有譌者，則據各本考訂，隱文舉正其文，有脫字則據諸書徵引補列其字於各條之末。按桂序所述，亦當時治廣雅者有盧文弨、王念孫及錢氏三家，而錢氏之書先成。今三家之書，盧氏之作未見刊行，亦未見傳鈔，其書無可考；可考者惟王氏廣雅疏證及是編而已。以疏證校是編，疏證分曹憲音列自為編，是編則仍各本之舊，附隸諸字正文之下。疏證自訂卷

始君諸條以下，但分疏訓始訓君詁字，不疏始君諸字。是編則自開卷始君諸條起，皆先疏始君詁字之義，而後分疏訓始訓君詁字之義。疏證於所補脫字，悉為疏證詁字之例，附疏於各條之末。是編則但列其字於各條之末，不疏其義，彼此體例各有不同。至所疏詁字之義，則十同八九。所補正脫訛字，則互有詳略，論其援據之博，疏解之精，是編之與疏證正可並駕齊驅，未能有所軒輊。惜盧氏之書不傳，無從與是編一較其長短也。

爾雅古義　續皇清經解本　馮汝玠撰

爾雅古義二卷，清錢坫撰。坫字獻之，江蘇嘉定人。乾隆甲午副貢。大昕之猶子也。著有論語後錄、十經文字通正書、車服考、新斠注地理志諸書，多已著錄。是編所考古義，於訓老之耋，謂郭氏云八十曰耋，乃曲禮正文，毛君以之傳詩，許君以之解字。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年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耋，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此是古本，今本則脫曰耋二字，當以古本記為正。毛、郭、許三家皆得之。於訓口柔之籧篨、訓面柔之戚施、訓體柔之夸毗，謂口柔是巧言，面柔是令色，體柔是足恭。巧言謂之便佞，令色謂之善柔，足恭謂之便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剛柔之德，皆不協中，故可分屬君子小人。此三柔者，柔之蔽也。惟以詩說合之論語，其等差可見。李巡、郭氏僅以卑己屈身狀夸毗，未得正解。本

經文經義以求古義、頗得以經證經之旨、如謂
訓憂之悝、悝古字只用里、詩雲漢云如何里止、即此
謂訓勞之勩、古字通用肆、詩谷風既詒我肆、
即此字、謂訓題之頹、古無頹字、當依詩作定、
謂皐皐捐捐、詩大東作鞙、應從詩據詩以定
其古字應作某某、足備一說、惟於犖著屋展、證古
屋展字屋展即崔嵬、竟以本篇下文石戴土謂
之崔嵬、與屋展合而一之、則未免偶失於檢、以
貽後人之議也、

博雅音 王氏家刻本 馮汝玠撰

博雅音十卷、清王念孫校定、念孫字懷祖、江蘇
高郵人、州學生、賜舉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
庶吉士、改官工部主事、官至永定河道、以六品服
休致、重宴鹿鳴、賜四品銜、文肅以安國之子文簡
公引之、父子學者稱為石臞先生、所著廣雅疏
證已著錄、考博雅音即廣雅音、為隋曹憲所
作、憲因避隋諱、始稱為博雅、隋志作四卷、唐
志作十卷、摛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三卷、是音
原與廣雅別行、今所傳附於廣雅與本文相
次之音、乃後人所合、非復曹氏原書之舊、其中
顛倒錯亂、訛舛所出、王氏有鑒於此、乃于撰廣雅
疏證之後、更面附於廣雅之音、重為校正、別為十
卷、核其全書所校、既就附于廣雅之音審慎、其
為雅文誤入音內、其為音字誤入正文、其為訛字、其
為改字、其為脫文、其為改音、其為此字之音誤
屬於彼字、其為校記之字誤羼入本文、為之逐
條注明、更考知曹所據廣雅之本、即有誤字、其

音多據誤字作音並糾其失為之釐定舉千百年來附于廣雅展轉相承之誤音及曹氏原音之誤一一校而正之其辨析之精考定之覈是非貫串廣雅全書而又深通一切字之古形古義古音者亦能臻此所以有清嘉道以後訓詁家群推是編與其所撰廣雅疏證並為千古不刊之作也

郭璞爾雅圖讚 葉氏刻本

馮汝玠撰

郭璞爾雅圖讚一卷清嚴可均輯可均字鐵橋又字景文浙江烏程人著有唐石經校文金石總纂等書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嚴氏自序卷末有葉德輝付刊時跋卷中所輯爾雅圖讚係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采出者計釋詁四首釋天二首釋地四首釋山一卷首釋水一首釋艸八首釋木四首釋蟲六首釋魚五首釋鳥三首釋獸八首釋畜二首凡四十八首一依爾雅正文先後編次之考古為爾雅圖讚者有郭璞江灌兩家兩家之外更有梁昭明太子其書文均已久佚三家之中其佚文散見於唐宋以後諸書之中者惟郭氏之讚為多張溥百三家集余蕭客古經解鉤沉邵晉涵爾雅正義葉蕙心爾雅古注斠及馬氏國翰均曾輯其文各家所輯多以山海經圖讚羼入不甚足據即以馬氏輯本而論其中崑崙丘讚桂讚枏讚鳳皇讚狒狒讚騊駼讚即誤以山海經讚羼入是編所輯悉與山海經不相

雜刪，其原爾雅圖讚誤入山海經之太室山讚犀讚並復歸是編，其臣子之緻辨別之精頗較馬本爲勝。惟馬輯本內元應大智度論音義所引虺蛇讚、邢疏所引之鸛鶇讚，爲是編所無，可據以補此輯之闕也。

方言別錄　愛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方言別錄二卷附二刊，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淑威，又字芋圃，別號廐吏，四川成都人。所著續方言新校補、蜀方言，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爲張氏自序，卷末爲附刊。卷分本、上下之中，又名分爲二上。卷采錄唐至元明諸書所載之方言，下卷錄有清一代諸書所載之方言，名依杭氏續方言之例，從以爾雅篇次爲序，另以正、康頃語所載者語別爲附刊。乃衡接杭氏續方言、程氏方言補正及其所撰續方言新校補、繼續之作也。杭氏續方言係於代之作，所輯之書，雖限於唐前，所輯方言則以六朝以前爲斷。杭氏之後，程際盛之方言補正、程先甲之廣續方言、徐乃昌之續方言又補，所據之書雖推廣至宋，不盡依杭氏之例，而其所輯方言則仍斷至六朝，其六朝以後方言尚未推廣及之。張氏因於校補杭程兩家所輯方言之後，專考自唐迄清之方言，以成是編，校其所輯自唐迄

清之方言，一以見於自唐迄清之著錄者為限。凡著錄於諸家載籍者，無不博採旁搜，彙於輯入。較之章太炎新方言、陳碩甫廣新方言僅徵諸各地語言者，志書依據，不惟六朝以後方言曾見於著錄者皆可於是編求之，即六朝以後之方言與六朝以前之方言，其間意義有無同異、聲音有無變更，亦並可於是編徵之也。

蜀方言 薆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蜀方言二卷，清張慎儀撰。慎儀字淑威，又字芋圃，別號廐叟，四川成都人。所著續方言新校補、方言別錄諸書，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無序，惟冠以凡例四則，述其纂輯之旨。卷中所以輯方言，惟以蜀為限，前後序次亦與其所撰方言別錄同例，隱以爾雅十九篇篇次為序，乃繼明李實蜀語之作也。考揚子方言採自殊方絕異域，初不限於一地。後之作者因方言隨時隨地而變，始變更其例，遂有就地專書。其以地為限者，明有李實蜀語，清有毛奇齡越語肯綮錄、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張澍秦音，然皆不免掛漏，而其中掛漏較多者，尤以李實蜀語為最。雖自來致蜀之方言者推為椎輪大輅，在所必資，而終嫌其校輯未為賅備。是編之輯，即有鑒于此而作。今核其所輯，博採旁搜，視李氏原輯增益幾加數倍。其各條之下，廣引群書，考其來歷，並注明借作某某，使閱者開卷即可識其出處。

辨其雅俗，亦糅李氏之書，僅條舉其言，無所考證者爲優。至於俗字之入水曰氽，入穴曰闖之類，於俗言之談天曰擺龍門陣，誆騙曰扮門頭之類，概從屏斥，去取之間，擇別精矜慎，尤爲足多。考蜀之方言者，有此一編，李氏蜀語可以束之高閣矣。

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讀爾雅日記一卷，清蔣元慶撰。元慶字子蕃，江蘇常熟人，優廩生。是編爲其肄業學古堂時治雅學之作，前後無序跋，惟據其所得分別條記而已。考其卷中所記各條，於郭注邢疏及古今注家之説，有未詳未當者，悉會萃衆説，博考傳義，參以己見，爲之訂正，其所論斷，頗爲精核。如宜事也，謂禮王制宜乎社，注家皆以爲祭名，據詩緜章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毛詩訓始冢故

訓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以宜乎社爲有事于社之證，補郝疏專就邢疏宜其事之説，加以引申，邢氏正義但引士冠禮云宜之于假，簡略不詳爲確。桮閜也，謂錢坫繳以桮當爲鬳，洪頤煊以爲歛字，邵晉涵以桮爲溫，獨以錢氏引先典合曰伯禹作司空傳曰罍無同詞爲是。於春獵爲蒐，謂郭注搜索取不任者，與杜元凱左傳注蒐索擇不任者合而不孕者合，必古説相承，所月令孟春毋殺孩蟲胎夭飛

鳥毋麛毋卵之意，以非正。邢疏引公穀白虎通皆作秋曰蒐，謂秋蒐爲蒐索肥之誤，以及須葑蕘樓說文證爲葑須蕘之誤，萃者厜㕒樓雅本文證爲雀與蒐別是一義，皆能於古今諸家之說辨其得失。詳君書兩於衷與諸家讀雅日記皆治雅學者極書研於考證之作，惟於釋數其疏疏刻以邢疏邵氏正義均未能通刻字之意，謂或當省作亥，亥古文豕字，其形象豕，故豕之跡即曰亥，未免臆測，並此小疵固無害於全書之大純也。

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讀爾雅日記一卷，續記一卷，清董瑞椿撰。瑞椿字樹堂，江蘇吳縣人，光緒癸巳副貢生，編前後記皆記其治雅學考證所得之作。前記惟就經文及郭注邢疏考證，後補記則考證注疏之前，並考及郭氏爾雅序，並以兩考鄭注爾雅若干條附焉，核其前後所考，其精當要於：如於基經也之經，基引詩終南書紀，有堂紀爲借字爲證，謂基乃紀之借字；於盻重也之盻，引廣雅盻重爲證，謂盻乃矜借字；於四氣和謂之玉燭，引尸子四氣和爲正光，與下文四時和爲通正爲證，謂四氣下當另爲正光三字，故郭注以道光照注爲正光；於風與火爲庉，引廣釋與如也爲證，謂與當訓如；於如謀也之謀，引說文母古文謀爲證，謂如爲母之誤，文謀之訓母，乃以今文釋古文；於郃合也之合，引史記魏世家文侯西攻秦築洛陽郃陽，合陽爲證，知郃陽之郃古止作合，郃之訓合，乃以古字釋今字，皆足正任俊

包錫咸諸家所記相頡頏其於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鄭氏爾雅注十六條較之專以周禮正義證明鄭有爾雅注者尤為有據至於類篇所引韋昭爾雅讀考知為爾雅音者名家之外又有吳之韋昭據藝文類聚所引梁昭明太子爾雅讚考知為爾雅讚者名家之外又有梁之昭明太子則更從來考爾雅音讚者所未之及而為治雅學者所宜亟知者也

廣釋親 蒨園叢書本

馮汝玠撰

廣釋親一卷附錄清張慎儀撰慎儀字芋圃別號廬叟四川成都人所著續方言新校補蜀方言方言別錄均已著錄是編乃就梁氏殘稿補輯其附錄則其弟驥採輯若落之稱謂甄綜排比以附於補輯之後者也是編前無序例梁氏為誰無從考知據其首葉所題僅知原稿出於錢唐梁氏耳其所補輯與梁氏原輯合而為一依爾雅所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章次順序條列惟於梁輯注以原字於所補輯注以補字以為之別核其原輯與所補輯雖於爾雅各章多所增益但視吳卓信之釋親廣義於爾雅四章之外更增以方言夷語俗呼假声四類並於各類之內區分若干門者徵引則遜其賅備區分亦遜其清晰雖同以廣為名殊與吳氏之作未足並駕齊驅至卷末所附僧稱曾祖曰曾師僧師兄弟曰同學法眷等條則分外之稱附諸親屬之

列、亦嫌不倫、惟吳氏之作、尚無刊本、不能人人
盡得而讀之、得據是編所輯、以考親屬之種
種名稱、於治雅學、亦不無稗益也、

說文重文本部考 半畝園本 馮汝玠撰

說文重文本部考一卷、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
剛、湖南湘鄉人、文正公國藩之子、由廕生襲一等毅
勇侯、官至侍郎、充出使大臣、卒謚惠敏、著有
出使日記、是編卷首冠以同治七年南滙張文虎
序、卷中彙錄說文重文各就依說文始一終亥
部居分別隸屬、其無可隸者、附於卷尾爲別
錄、考說文重文凡一千一百六十有三、其體有
古文、有籀文、有或作、有俗體、有今字、其中除
古文奇字及獨體象形外、類皆形聲相益、有
偏旁可尋、許書氏原書於各字重文皆一一著名
部之中、附於本文之下、或曰從某或若、而不言所
從、讀者無甚難於尋檢、是編爲之考其偏旁
分別部居、展卷瞭然、頗便學者、雖於尸部重
文屋手部重文握、不知古屋握古文皆假借古
文者字、其上所從乃古文老字、省文竟以其所從
人毛之省、爲耒、歸入耒部、未免訛誤、於示部禰
下籀文[illegible]、禰下籀文[illegible]、祟下籀文[illegible]、尸部屋下

古文屢諱字未經收入者，都未免遺漏，均不甚可議。而考自大小徐而後說文者作無慮數百十家，其中從董及此者，此編實為創作，雖其中間有可議之處，而大輅椎輪，獨闢先路，要不能不首推是編也。

刪定郝氏爾雅義疏 學海堂本 馮汝玠撰

刪定郝氏爾雅義疏二十卷，清王念孫刪定。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文簡公安國之子，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四十年進士，歷庶吉士，改官工部主事，官至永定河道，以六品服休致，重宴鹿鳴，賜四品銜。是編阮氏刻於學海堂時，在郝懿行卒後，相傳為王氏刪定而後付刊。其後郝氏之孫聯薇於同治間從陽湖汪朴朋所得楊至堂所藏嚴鶴山之本，重為付刊，當時以嚴氏藏本每條之下疏語較多於阮刻，遂認為足本，而以阮氏所刻刪定之本為非郝氏原書之舊。近上虞羅氏刊有王氏爾雅郝注刊誤，每條之下均有念孫案語，說明刊正理由，取與是編對勘，凡經王氏刊正者悉為是編所無，乃知是編信出王氏刪定，乃其刊正之定本，非刪節不足之本，而其孫所刻向稱為足本者，實其未定之初本。更取王氏所刪若條與向所謂足本者對勘，凡郝氏足本中意義未安、聲音外訛舛、空

言多據引書錯誤者志經刪削其精敷述
在已本之上考郝氏爾雅義疏者要當以其編
為定又以王氏刊誤與其編對勘其刊誤中如
釋詁第一條下爾雅之作正故諸篇俱曰釋焉
賚貢錫畀予貺賜也條下今活詁作予以相疊
至予貽其義同也釋天祭星曰布條下淮南氾
論篇正言升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正蓋猶傳
說騎箕尾為列星矣釋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其二為河北條下翟氏灝爾雅補郭云今

以意求之唯西域有崐崘丘至非存之名皆文字
及其他諸條見於刊誤者均經編刪削而采
編郝氏所刪郝刻初哉首基條下落木殞墜之義
故云殂落正名若相反而實義實相通矣一節
賚貢錫畀予貺賜也條下陸德明等字則均為
刊誤所無又知維氏所刻刊誤尚非全稿而考王
氏刪定郝疏者亦當以其編所刪各節為斷有
也

爾雅郝注刊誤 殷禮在斯堂叢書本 隔油玠撰

爾雅郝注刊誤一卷清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江
蘇高郵人所著廣雅疏證博雅音均已著錄是編
前有共和八年己未羅振玉序據羅序所述乃
從貴陽陳松山許得義疏稿本其上有刊正墨
識出王氏手因為錄付刊而題以今名為卷中所刊
正刊誤凡一百一十二條每條前列雅文次列郝疏
次列王氏案語以王氏所識名條與郝疏原文對
勘核其所刊郝誤如釋詁第一郝疏以雅亦作王於

辨列文字解釋形義聲故諸篇俱曰釋為刊誤
謂爾雅之作主於釋義非以辨列文字解釋形聲
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
祝栗謂之四極郝疏祝栗未見史記周紀封黃帝之
後於祝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於薊蓋祝薊皆近燕皆北
極地名疑祝即祝栗也刊誤謂祝即祝栗於古無徵
又謂入薊字更風馬牛不相及釋山蜀者獨郝疏
蜀有獨義蜀取顛聳樓霞縣北三十里有聲比山孤
山獨秀旁絕倚連舊名為純比合於爾雅刊誤謂

蜀有獨義、而從無獨義、因蜀取類、從而即消燭地山
以獨得名可手語皆精確、其他名條、亦率類此、不
惟摭以證郝疏之本為初本、與學海堂本為王氏刪
正定本、並於王氏刪定之本、擇此可參一二考其
刊正之理由、洵為考爾雅郝疏者不可不讀之作、
惟與王氏刪定本互校、其釋詁初哉首基條下所
刪落木殖墜之義、至若若相反而義實相通一節、
不見於是編、是編所錄、蓋非其全稿、欲詳考其刊
正若條、仍須與阮氏學海堂所刊王氏刪定之郝氏
義疏、合而觀之也、

爾雅札記　十三經札記本

德汝珍撰

爾雅札記一卷、清朱亦棟撰、亦棟原名芹、字碧
山、浙江上虞人、官學博、稱錢大昕及門、著有群
書札記、及十三經札記、此即其十三經札記中之一
種也、慈谿胡一梅稱其讀書無偏重亦無偏棄、
凡讀之而有心有所得即采而錄之、證而明之、以
期於至當、今考是編所記、雖僅寥寥數十條、
而於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
謂之迭、羽謂之柳、引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
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商者章也、
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者觸也、民
也、其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徵者祉也、
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事音如事之緒、而為迭、
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抑、自下而高、五音備
成、如物之聚、而為柳、語捘此五者、皆有義殺於牀
並宮重而遲之說確而有據、於釋天河鼓謂之
牽牛、語河鼓之星有二、其一甘石星經所云
牽牛六星主關梁者是也、其一河鼓、即星經所

云河鼓三星，中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
右星為右將軍，右旗若九星，並在牛北，枕河，
主軍鼓者是也。爾雅此條，指大東之詩而言，主
睆彼牽牛，對跂彼織女而言，非主關梁之
牽牛，乃主軍鼓之牽牛，其於中澄明，歸於
至當，可為參考之資，誠有如吳胡氏之所論
也。

釋天 觀象廬叢書本

釋天一卷，清呂調陽撰。調陽，彭城人，著有漢天
正義、大學節訓、中庸節訓、紀年考、周官類攷、考
工記考、考工圖、爾雅經、釋地、古史釋地、諸子釋地，多
已著錄。是編亦西釋，與爾雅釋天分釋四時、災祥、
歲名、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分類不同。其
一釋十二次、二十八星名，考伏羲顓頊時代二十八星
分屬東西南北四宮，子丑寅卯十二方與其分次二
十八星之不同，及中宮諸星由於月躔之定位定
象。其二釋日名，考自甲乙以下十干日辰之義。
其三釋辰名，考子丑以下十二支分主十二月之
義。其四釋歲名，考太歲在寅所曰攝提格諸
義。其五釋歲陽，考太歲在甲曰閼逢諸義。
其六釋月名，考爾雅正月曰陬、二月曰如諸義。
其七釋月陽，考爾雅日在甲曰畢、在乙曰橘
諸義。其八釋二十八宿分配日辰，由始角終尾
與始角終華之殊，核其所釋，依據漢志以
下諸書，融會其義，綜而釋之，頗能據其大

綱、惟僅述其意義、未詳其出處、使讀者能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如釋郛伯奇之辨度量衡、一一注明來歷、使閱者便於分晰也。

韻雅 嘉慶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韻雅六卷、清吳采撰。采字棐堂、涇縣人。是編卷首有嘉慶中翟玉瓏及其族兄雲樵、其姪學洙諸序、卷尾有其族弟世登跋。卷中前列總目、次列分詠草木鳥獸蟲魚七言律詩。卷一為詠草一百二十律、卷二為詠木六十律、卷三為詠鳥五十八律、卷四為詠獸八十三律、卷五為詠蟲四十律、卷六為詠魚五十五律、凡四百一十六章。每章於題下疏其名義、詩後加以箋釋。援其姪學洙序所述、是編之作、係援爾雅翼原題譜之。爾雅翼為宋羅願所撰、分釋草木鳥獸蟲魚六門、王應麟稱其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四庫全書提要謂非溢美。是編就其原題另名體以一律、其考據精博、即物精思、殊不在原書之下、而託諸詩章、更見巧思、讀者諷誦、較讀羅氏原書便於記憶、不惟媲美爾書、直可與之並垂不朽、勝於陳濬刪削羅書、別為節本者遠矣。惟援洪焱祖爾雅翼音釋

跋、釋草一百廿名、釋木六十名、釋鳥五十八名、釋獸七十四名、釋蟲四十名、釋魚五十五名。四庫所收之本，則釋獸為八十五名，丞編所詠獸名，則八十有三，與洪跋及四庫所收之本數均不合，則不知其所據又為何本也。

玉名詁 函海本　　馮汝玠撰

玉名詁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又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殿試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所著金石古文、俗語等書，均已著錄。丞編前無序例，惟錄玉部從玉偏旁之字七十六文，文惟以一義注於其下，既不兼採眾義，更不詳注出處。按其注文之後自記，係因文士凡遇玉字偏旁之字，皆認之玉，而不知各有訓詁，因記其略，以為丞編。考自凡將訓纂以後，至許氏分列部居，從玉偏旁之字，說文所錄則有一百二十六文，新附一十四字，凡為一百四十文，玉篇所錄則有二百六十七文，其後廣韻等書，遞有增益，所有從玉偏旁之字，更不止此。楊氏丞編既為當時文士不知從玉之字各有訓詁而作，即應廣輯群書，備載諸字，羅舉眾義，彙為一編，以供文士觀覽。其於許氏之學未昌，說文一書，容未寓目，其顧氏玉篇則已早經傳布，何其所錄從玉之字，竟不及玉篇所

亦三分之一。明代著作，謏陋不足稱道者多，若楊氏者，則向以博雅著稱，何亦閒貽此斯殊不可解，豈原作本不止於此，而所傳乃其殘佚耶。

古今諺 函海本　　馮汝玠撰

古今諺一卷，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又字升菴，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翰林院修撰。所輯風雅逸篇、古今風謠、俗語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有李調元重刻時序，卷首列論諺三則，一謂古諺不可忽，二謂諺或作喭，又作唁，諺、喭、唁同為一字，三謂諺有文理，先儒皆以解經，不獨詩賦論議之語，採輯諸子百家之書，所引諺語自晏子引黃帝語起，至吳曾傳引鄙諺止，普載籍通引之古諺古語及吳楚蜀漢之諺，名若干條，附之於後。古今之諺，略備於是。據李序所述，謂是編與其所撰古今風謠乃併採以嬉目遣懷，又謂其孫與權元先後刻之，遂省單行本。其首論諺三則，乃焦所附錄，而後人添入歷卷者。今考是編所錄諸條，自晏子引黃帝語，至吳曾傳引鄙語，與其所撰風雅逸篇第八卷大致相同，彼此互校，則是編所錄，而為逸篇所引諺多，是編未錄，而為逸篇所有者少，其載籍

通引以後諸條則甚為逸篇而無按逸篇詩歌謠諺並收悉編獨取諺語一門而校之逸篇而采增多刪少蓋其增訂別行之作故其條刻以單行李序謂其為嬉月逸篇之作殆未與而撰風雅逸篇一校也

陸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陸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陸錦燧撰。錦燧字晉笙，江蘇長洲人，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是編記其讀雅所得，與王仁俊、楊賡元等記所記同為肄業學古堂時治雅學之作。卷首總論，謂郭景純爾雅序云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考爾雅所釋，徧及群經，而獨云敘詩人之興詠者，以篇中釋詩為多。釋言自褊也至幕莫也，皆依經釋義，與經文次第盡合。釋訓之如切如磋以下，並直舉經文，故毛傳詩大半本諸爾雅。爾雅之不同毛傳者，則齊、魯、韓三家之說。如鬱氣也之釋韓詩鬱隆烔烔，握具也之釋三家詩夏屋渠渠，此類甚多，確不可易。其卷中所記，雅訓於逐病也，謂毛詩無逐字，孔穎達考槃疏云逐與軸古今字，鄭君考槃箋云軸病也，與雅訓合。鄭君先治三家詩，箋無以三家義易毛者，是三家異文於箋雜也。謂毛詩無算字，柏舟篇不可選也，毛傳云物有其

容、不可數也。以數訓選，與爾雅以數訓算，注釋不同。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當是三家詩即有作算者，故朱穆傳據以為言。雅訓蓋釋三家之不可算也，而記則從其釋三家詩要著眼，即本此義。考其所記各條，凡於爾雅釋詩，其字為毛傳所無，而可證其為三家詩者，如逐之訓病，算之訓數等類，亦莫不一一考證，為之詮釋，幾居全書之半。與諸家之考爾雅釋詁，僅就毛傳所有之字加以疏解，亦迥不相同。要於爾雅釋詩，獨有心得之作，不獨治雅學者所宜取資，即治三家詩，亦可作他山之助也。

郘氏讀爾雅日記 學古堂日記本

馮汝玠撰

郘氏讀爾雅日記一卷，清郘錫咸撰。錫咸字熙士，江蘇吳縣人，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是編乃其肄業治爾雅學時記其所得，存雖僅寥寥十條，則不如王仁俊、陸錦燧等各家條記之多，而於副審也，謂副與辨一義，說文副，判也；辨，判也，皆為辨別。故以審訓之。審古文作宷，从宀、釆；釆，辨別也。副審之訓，最為較明。正副讀如赴，又專用為副貳字，而其義其音乃皆近於辟歷也。謂辟當為書我之弗辟，辟字其正字當為𨐨。說文𨐨，治也，从辟从井，引周書我之弗𨐨。今金縢作我之弗辟，是辟者𨐨之假也。辟訓治，云歷也者，或歷或厤之假。說文辟厤，治也，與辟同。訓於水潦所止泥丘，謂邢注頂上污下者非，邢疏丘頂下上污下，潦水停止而成泥濘者為名泥丘。謂泥為屔為之假字，非泥濘之泥。說文屔，反頂受水也，从丘从泥省，泥亦聲。繫傳云反頂謂凡地當高今反下，故曰反頂。史記謂之汙頂，亦隱言

頂上窊垂也，號立之頂窊不受水，故曰水潦受水而止。泥立不知泥為號之俗字，而云水潦停止而成泥濘，失於迂曲。其考證及訂正郭邢誤注誤疏之處，均極確切，於治雅學頗可為研討之資也。

陽羨摩崖紀畧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陽羨摩崖紀畧一卷附荆南遊草，清吳騫撰。騫字槎客，浙江海甯人，著有國山碑考、蜀石經毛詩考異諸書，已著錄。是編紀錄陽羨摩崖題字，凡分三叚，皆其躬自搜訪所得者。一善權洞摩崖九種，為嘉慶丙辰四月間吳與鳳臺胥繩武、宜興陳經同遊時所獲；一會仙巖摩崖八種；一張公洞摩崖六種，皆嘉慶丙辰五月間吳與鳳臺胥繩武同遊時所獲。末附荆南遊草，中有遊善權洞、觀國山碑亭及吳自立大石詩、遊張公洞記，即其搜訪善權諸巖洞摩崖同時所作者也。編中所紀凡二十三種，其中惟善權洞之碧鮮庵三字、會仙巖之李隱芝等題名、張公洞之漢天師張公洞福地等字，見著錄於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及其補遺內，此外悉未載入。按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書出最晚，搜輯亦最詳，其名地補遺為其子重周重熹增輯，距今尤近，更號搜羅完備，乃其所輯宜興古刻

於善權會仙張公諸巖洞摩崖所載（石）碧岩鮮庵等三種，其所遺漏尚有十餘種之多，此外恐知之者益鮮。幸有槎客與來展轉傳鈔，始知宜興古刻善權諸巖洞摩崖，彙目分編，所錄三種外，可資稽考者尚有（此）若干種，不致終於湮沒，所（以）繆氏特為之刊於古學彙刊之中，以廣其流傳也。

清儀閣雜詠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清儀閣雜詠一卷，清張廷濟撰。廷濟字叔未，浙江嘉興人，嘉慶戊午鄉舉第一。著有清儀閣題跋、清儀閣金石款識、桂馨堂集諸書。是編前後無序跋，編中題詠張氏原詩外，並附有吳騫、翁方綱、張（兆）上桐、張上林、徐同柏、沈恪曾諸人和作。其原詩惟詠峋嶁碑、子父己爵、削戈、秦漢瓦當、黃山鐙、五鳳瓦、大泉五十瓦、斗檢封、永寧塼、張遷碑、建安元年塼、天寶七載鄭子產廟對碑、硯、閣成石經、臨安府錢牌及錢文印、文與文權文鏡、文瓦文塼、文諸拓本，並頗云美金石遺文，冊為閣於金石之作，餘則皆詠書畫文玩、書案坐具之篇什，多與金石無涉。雖與嚴子（進）觀湖北金石詩、何子貞東洲草堂金石詩、李文田若襲和林金石詩專詠金石不及其他者不同，而張氏為嘉道間金石專家，所往還者亦多係金石同好，閣於其時之金石軼遺文軼事，就其所偏什標題詩句附注及諸人和作於他書所

不及詳者頗可於是編之中考知其一二所以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容氏金石書录目諸書志列是編於金石雜著之内也

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二卷清僧達受撰達受又號六舟自稱萬峯退叟阮文達公稱其金石僧住持南屏山寺俗姓姚氏海昌人是編前有吳式芬康祥長兩序及六舟自序末有汪士驤及其同邑管庭芬兩跋編中記述生平搜訪所得金石書畫自一歲起花甲止凡六十年内遊蹤所歷搜獲之品各依其年繫於每歲之下而詳記之金石多采其文字書畫則記其題識計所述金石書畫二者各居其半所得書畫雖多劇品要不若其搜訪之金石多未經著錄之品足資稽考如杭州所獲安國寺所獲之錢氏龍幢石刻焦山瘞鶴銘旁所獲之賀方田題名鴈宕石梁寺所獲宋比邱疇宗造七如來塔題字靈異寺所獲葉味道題名及飛來峯題名一百四十餘種皆可補諸書之遺舊志之闕其由中年棲别國山碑石下啟遺刻九十餘字更前人所從未寓目不獨可補吳槎客國山碑考之未所未

着尤有闕於古刻之考證張石銚山樵外紀所
補瘞鶴銘後諸人題名其中向未見於著錄
者即多據六丹所得搨本補入其足迹所至殊
非黄小松僅以伏巖嵩洛為限者比其搜訪所
得亦視黄氏所獲為多其記所獲金石書畫概
繫之以年獨闢蹊徑其體例尤為古今金石
書畫著錄之所無康序稱其歷叙生平而以所
得書畫金石為大觀不啻自為寫照吳序稱其
既自記遊蹤復羅列所見閱歷既富考訂亦詳
讀是書可作其年譜觀亦可作其訪碑錄觀為
著錄家別闢一格皆是編定評也

滇南古金石錄　文選樓叢書本　馮汝玠撰

滇南古金錄一卷清阮福撰福字小芸江蘇儀徵
人文達公之子也是編即其隨侍文達督滇時所
作首有道光八年阮氏自序編中所錄惟劉宋
爨龍顏碑唐仁王仁求碑南詔德化碑崇聖
寺鐘款鍊柱廟柱款而附之以滇中浪穹所出
之新莽貨布與大理塔塼並附錄諸家之跋於
各刻之後而復自為跋以訂正焉滇中古刻以漢
孟孝琚碑為最古其次則晉之爨寶子碑皆
在爨龍顏碑之前孟孝琚碑出於光緒末葉
阮氏自未及見其爨寶子碑則出於乾隆戊戌
已在文達督滇之前而是編未竟未錄入僅自
爨龍顏碑始止有五種所輯殊為未盡惟于爨
龍顏碑據以訂滇繫釋文正其誤者二十一字補其
逸者九十九字於王仁求碑據以訂王氏金石萃編
正其誤字五字者補其釋者七十九字於南詔德
化碑補王氏金石萃編未經釋出之字碑陽補釋
四十五字碑陰補釋三十六字又於爨龍顏碑

碑陰之匠碑、益州杜長子，謂即碑中所云故吏巴郡杜長子、是監造碑刻之人，非碑匠。於王仁求碑，為其子善寶所書，謂第六行之首所空二格，為仁求之諱；第九行祖下所空二格，為其祖之諱。萃編以為遷德者誤。皆於此碑數碑有所考訂，正未可以其所輯未備而忽之也。

書餘　藤花亭十種本　馮汝玠撰

書餘一卷，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著有金石稱例、碑文摘奇、藤花亭鏡譜諸書，為已著錄。是編首有梁氏自序，末有道光庚寅梁氏題識。編中所彝器銘辭過百字者，以各家釋文較其異同，審定字畫，為之疏解。如齊侯鎛、曶鼎、散氏盤、牧敦、師㿝敦、穆公鼎、龍敦、寅簋、卯敦、焆鼎、盄和鐘、敔敦、晉姜鼎、師毀敦、師酉敦、邢敦、寰盤、吳彝、多伯虎敦十九器而已。其所疏解，雖不若阮芸臺、朱茮堂、許印林、陳頌南、陳壽卿、吳清卿諸家之彝器考釋、攟經澄史，蔚為專家，而其於曶鼎銘，謂惟王元年以下為因王錫曶赤環等用金作鼎以祀文考，唯王四月以下為小子敵詔井叔以貞爰贖五夫，曶受五夫而為擅詞，自昔饉以下為與匡季為誓詞；於散氏盤，謂蔽散邑以下為紀田表四境，微武父以下為紀武微父暨諸有司考田竟定封，眙惟王九月以下為紀義祖奠旅，及西宮襄、戎父

之譜詞於盄和鐘銘銘有下國十有二公語為據
年表則由秦仲至康公為十二世稱秦公當
為共公如據本紀則由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銘
當作於景公時然秦自襄公始受平王封為諸
侯莊公維稱公然猶為大夫自以景公時作為
正固皆可備一說足資參考也

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二卷清姚覲元錢保塘同
撰覲元字彥侍浙江歸安人官廣東布政使
保塘字鐵山浙江海寧人是編所錄石魚文字上
卷自開寶四年謝昌瑜等題名起至紹興庚申
正月丙申張仲通等題名止凡四十一種下卷自
紹興正月潘居實等題名起至元至順張八歹木
魚記及蒙古文題名止凡五十六種兩卷都一百
有七種每種標題之下先詳其尺寸行數字數
次釋其文字次加以考證末有錢保塘繆荃孫
兩跋按石魚刻於涪州大江石梁之上平時恆沒
於水或三五年或十餘年始一出出則其年必
豐其石梁上多古刻據輿地紀勝夔州記所
述載有大順廣德時題記迄未之見所見者只
黃山谷龐恭孫曹士中等三題記录入吳式芬金
石彙目分編是編所錄一百餘種其中吳氏所录
三種外則皆從來考古家所未發見據繆跋所
述此一百餘種乃其光緒丙子客姚氏川東道幕

石氏出時於其年人日浮江而下淘沙剔石搜訪所得其各種標題之下所注尺寸行數字數亦係其據況氏夔笙所贈拓本就姚錢原稿對勘爲之增入刊於古學彙刊之中是姚錢此作雖理董出於姚韓考出於錢而其初則由繆搜剔而得其文字其後亦由繆增補而爲之刊刻使是編前得有所憑藉後得廣其流傳者實皆賴繆氏始獲終成之力也又據繆跋所述其前所得拓本爲一百八種其後所得拓本則較前所得增多二種以其增多二種抵其剔出之北魏二種亦適符其原得之數何以錢跋所記爲北宋二十二種南宋六十四種宋末九種元五種已有百種竟少於繆氏原搨之數者八繆氏此刻又止一百七種既浮於錢記之數又不足其原搨之數均與其原數不相脗合意錢考時必於原搨有所刪除繆刊時亦於錢考有增補惜編內未經注出無從證明只可存而待考矣

寰宇貞石圖 飛青閣原影本 馮汝玠撰

寰宇貞石圖六冊清楊守敬輯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輯有望堂金石文字著有壬癸金石跋晦明軒稿諸書是編不分卷首尾無序跋前無總目亦無分目影印於何時殊無可考首冊影秦漢碑刻二十二種二冊影漢至梁碑刻三十九種三冊影北魏碑刻三十八種四冊影魏至隋碑刻三十七種五冊影僞鄭至唐碑刻五十三種六冊影唐及日本新羅高麗諸碑刻四十九種凡秦漢至唐及外國碑刻都二百種以其無序跋目錄是之殆與其輯望堂金石文字同爲未竟功之作也按容氏金石書錄目謂是書有二本一爲光緒八年印本一爲宣統元年印本二本不同又按林氏石廬金石書志謂其所輯碑刻凡四百餘種是編乃止有二百種與林氏所記種數相去懸殊蓋即容氏所謂兩本之一而林氏所見外之別一種也向來摹錄石刻不外鈎縮拓法皆不免於失真惟影印可以絲毫不

與楊氏是編悉依原刻影印較之金石圖金石索諸書出於鉤縮且不盡為原式者殊為可據惜乎其未能彙集秦漢以來名碑刻蔚為大觀僅止此二百餘種而已

希古樓金石萃編 嘉業堂金石叢書本 馮汝玠撰

希古樓金石萃編十卷劉承幹撰承幹字翰怡吳興人是編前有目無序後有周延年後癸酉劉氏自跋前五卷錄金文凡三代彝器款識三百餘種後五卷錄石刻凡漢刻四十種魏刻九種晉刻十一種劉宋刻一種皆摹錄其文字於前附錄各家及其所跋於後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故仍以王氏原書為名而冠希古樓於首以別焉王氏萃編成於慶嘉慶初年

其後金石文字叢見日多陸紹聞金石續編補之於前陸星農金石補正續之於後是編則所錄金石文字皆近時發見未經前人輯錄者居多是又續補兩陸之所未及編錄者也按近時叢見之金石文字屬於金者雖視前多數倍之而煌煌大文如盂鼎毛公鼎散盤虢季子盤齊壺齊鑄者曾未一見所見者不過少則數字多則數十字其中向未見著錄之篆體亦惟人名地名居多餘悉款識中所習見文

字足資考證者寥寥，屬於石者，雖視金文差見不相上下，而漢爲袁安、袁敞、袁博諸碑，晉爲皇帝三臨辟雍太子再蒞盛德頌豐碑巨製，並爲見存漢晉石刻，並重其袁安、袁敞兩碑之篆書，更漢刻中所罕見，至熹平、正始石經，尤爲自宋以後人所想望而不獲見之瓌寶。編中所錄金文，雖於近時叢見未經輯錄者尚多，遺漏原無關乎輕重，所錄石刻雖於僅數正晉宋，而於漢晉石刻不惟袁安以次諸碑悉

經甄錄，並於函於今古文經文字最多之熹平周易、正始尚書春秋亦一一摹錄，盡著於編。凡前此所不經見，名家未及蒐錄，而考古家所需以資考證者，則已悉萃於此。綜其所錄，雖不及王、陸諸家所輯之十一，論其足傳，則視王、陸諸書家之書正（不）多讓，此固地不愛寶，有以使然，要亦其於金石二者之間斟酌權衡，饒有特識也。

金石餘論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餘論一卷，清李遇孫撰。遇孫字金瀾，自號懶道人，浙江嘉興人，著有金石學錄，已著錄。是編卷首尾皆有李氏題識，標其所述編中所列各條，乃其芝省齋題跋五卷百四十餘通跋尾之後，從筆記中錄出涉於金石諸條，將編爲第六卷以配其題跋之五卷者。今其芝省齋題跋不見傳錄，所見者惟此欲配碑跋第六卷之餘論而已。編中所論各條，如金石摹拓銘

皆金器丹書石指等論，雖皆涉於金石寶吉，劍考於考訂，惟所論詛楚文，謂王氏金石萃編舍詛楚文之真，與孫淵如作續古文苑舍曾彭而不收，因爲一失，尚不爲無見。所論各種集碑，歷舉梵古法帖千文爲集漢隸書聖教序、吳文碑、永仙觀碑、慈雲寺詩、田尊師德行頌、金剛經、解州鹽地新堰箴、絳州重修夫子廟記、皇吳行爲集王右軍書，長洲縣重修學宮記爲集歐陽詢書，胡武平碑爲集褚遂良書，

默齋記、為集顏魯公書、普照寺興造記為柳公權書、菩薩戒為集米元章書、于真菴記為集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家書、尚可與楊大瓢鐵函齋碑跋所舉各碑、互相參考耳、

金石瑣碎　美術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瑣碎一卷、清謝堃撰、堃字佩禾、甘泉人、其事蹟無可考證、亦無其他著作可與互證、惟據編中銅戈條內云桂未谷云、腊即造字、引證甚詳、印章條內云曲阜孔氏積有漢魏南北朝三百餘方、精緻異常、余居曲阜時僅存九十餘方、歸於馮晏海、知其為桂未谷馮晏海同時人耳、是編卷首有謝氏自序、上卷所記建初銅尺、銅鼓、銅戈、銅洗、鐸、銅鐸、弗鉤、銅劍、鐵劍、泉範、魁斗、印章、古鏡、金銀玉蟲諸條、雖多就各類概括言之、而其所舉之器、尚有一二可資參考、可據見聞之處、此外所記則翡翠、寶石、臘石之屬、初於吉金樂石無涉、下卷所記亦古惟古瓦古瓴涉於金石、餘為志為硯石筆墨、磁砂、象牙、犀角之屬、螺蚌之屬、去金石更遠矣、綜其所記、乃享金簿、清秘藏諸書之類、尚非李金瀾金石學論之比、林氏石廬金石書志、於是編則屏而未錄、容氏金石書錄目於是

編則取之而不與諸金石書並列僅記於附屬之中其去取雖殊其視為無足重輕則均不為無見也

得研圖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得研圖一卷清江鳳彝輯鳳彝字秬香浙江錢唐人嘉慶戊午舉人乾隆中江氏於山左新泰縣新甫山中訪獲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攜寄黃小松黃氏為作得研圖江氏因裝於攜研拓之前遍徵題詠彙集成冊繼冊歸於江夏葉眉洲後徵題增於冊後後人緣以影印遂即以得研圖名其編焉編中首冠以黃氏所作原圖及同時名家所圖次為原碑拓本次為黃小松釋文及其考證其後則名人題詠不下數十家如向以考訂擅長之錢大昕武億洪亮吉阮元王昶之孫星衍翁方綱桂馥張廷濟吳榮光梁章鉅翁樹培何子貞諸人冊中咸有題識雖皆為得碑而作實不啻孫氏之碑考也冊中黃小松武億錢大昕桂馥四跋與王氏金石萃編所錄四家之跋頗有異同可資參考此外如朱文藻跋據碑八年十二月甲申字其定其八年為泰始八年洪亮吉跋據沈約宋書州郡志任城

縣本屬任城郡之文知任城國西晉亦嘗為郡王引之跋據碑文奐母文母于我夫人之文謂文德之母乃西晉時未經之古訓及何紹基跋審碑字體在黃氏釋文補其闕訂其誤郭嵩燾跋援碑文義知其父乃其嗣子追述故稱夫人之父及夫皆不名皆考訂精審若有所長凡欲專考孫氏是碑者冊中諸跋不可不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碑錄文　陳鈞簃刻本　馮汝玠撰

漢碑錄文四卷清馬邦玉輯邦玉字荊石山東魚臺人著有金石萬目記卷首有乾隆五十九年馬氏自序及其嘉慶二十一年道光三年續記兩則末有道光六年其子星翼跋卷中錄兩漢碑文八十四通末以魏盧江太守范式碑膠東令王君廟門殘碑雖刻於魏而類仍題漢魯孔子廟碑舊題為鍾繇鐫梁鵠書鐫者書者皆自漢時知名因並附之於後都為八十七通編中所錄漢碑之文論者向推其宏富今考其所錄或據石本或援鉤摹或據水經注隸釋通志諸書所載祇取其文初不論其石之存佚乃於翁覃溪摹刻劉熊碑則援以入錄於黃小松鉤刻魏元丕譙敏朱龜圍令趙君諸碑則遺而未取同一鉤摹竟有錄有不錄而編中所遺更不止此據其自序所云關西所存漢碑拓墨擇其全文及約略可讀者錄之乃知其所錄之文僅限于所藏之拓墨原非盡見存已佚之漢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金石

而遍錄之，故所錄文外，儘有遺而未錄之碑。惟就其所已錄者而論，雖於兩漢碑文未嘗遍采，而於當時見存已佚之漢碑所遺，固已無幾。據其所錄以考其文，蓋亦可十得八九矣。

泰山石刻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泰山石刻記一卷，清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進士，殿試一甲第二，賜及第，授編修，散館改官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山東兗沂曹濟道、督糧道。著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岱南閣文稿、問字堂文稿、五松園文稿、平津館文稿、詩集，多已著錄。是編乃緣魏稼孫舊藏稿本付印，向無刊本。孫氏著述向多自刊，此獨未經刊行，蓋其未定之稿也。卷首有孫氏自記，卷中記歷朝石刻，自秦二世頌德文起，至清乾隆二十年重修泰山書院記止。凡歷代帝王封禪摩崖紀功，文人學士遊覽題記，不論存佚，並為登載。每一石刻所在，悉係以地名，其有漫漶及重刻者，皆一一注出。並將若干遺蹟，如紅門、汶陽田、孔子坡、顏子崖等字碑之屬，各為之考，附於石刻之後。向自來記載歷代金石古刻者，率以元為限，其明以後石刻，多從刪削，相沿成例，而據以為考史之

資其紕繆其詳於遠而略於近者所未備是記
獨變其例廣及明清於向之人所略者而獨爲
之加詳所見殊超乎諸家著錄之上即其所記
宋元以前者校以最稱詳博之吳氏金石彙目
分編及其子之補遺雖彼此互有詳略而是
編所記頗有可補吳目之遺者至明清諸刻
則向未見於著錄尤考證之所必資者也

雲甚金石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雲甚金石記一卷不著撰人惟末有江陰繆荃
孫跋乃從雲甚山志金石門內錄出重加校董
者其撰人姓名雖無可考而編中樹林觀東
巖壁記及祖無擇三言詩並引吳玉搢金石存
文其樹林觀東巖壁記後並謂謝啓昆廣西
通志收入未見類者以樹林二字誤以觀名爲
州名可據以知其撰集之時必在吳謝兩氏
所撰金石存廣西通志之後也編中所記自
秦迄金凡二十餘種其中秦始皇海上立石漢
東海廟碑及碑陰雖其石久佚僅據古書錄
入而秦刻則楊大瓢錢甫齋書跋曾言其第
初見漢碑則吳平齋亦曾搨本鉤刻並稱其可
徵餘則據石本採入亦悉有依據至所記開皇
三年王漢題名則金石存訪碑錄諸書悉未著
錄惟見於吳氏芬金石彙編目分編補遺之中
考其時則已在是編所記之後其見之著錄實
始自是編雖所記迄金而止元以後諸刻概屏

弗录而於海州一邑秦漢隋唐已佚見存之古刻因已志者於編並資考證終跋語其撰集出自名家詢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至聖林廟碑目　原刊本　馮汝玠撰

至聖林廟碑目六卷清孔昭薰孔憲庚同編昭薰字琴南孔子七十一代孫憲庚字經之琴南之姪也是編首有道光十八年孔子七十三代孫慶鎔序末有孔子七十四代孫繁灝同時跋卷中編列各碑首則尊君以林廟有清歷代御製諸碑列於卷一次則尊祖以林廟之大宗墓碑歷代宗派碑列為卷二又次以漢以後之林碑為卷三以漢以後之廟碑為卷四至六始依金石之例以先後為序其各碑紀年書體及所在地並立碑書撰人之有姓名可紀者悉著焉按闕里林廟諸碑闕里文獻考山左金石志雖均著錄而闕里文獻考所錄則散見於藝文志內未能蒐輯無遺山左金石志所錄亦僅至元而止自明以下咸闕未錄惟是編所列各目則凡道光以十八年以前之碑悉於編入不最為詳備不惟可補闕里文獻考山左金石志兩書之遺漏其非林廟之碑諸書誤以為在

林廟者、如漢之竹葉碑、實在顏氏樂圃、金
石萃編則謂已移入廟內，其後相承沿誤已久
者，並有據，是編目中未列，序中所舉，以勘正其
誤也。

攀古樓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攀古樓藏器目一卷，清潘祖蔭藏。祖蔭字伯寅，
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壬子進士，殿試一甲第三
賜及第，授編修，官南書房行走，官至工部尚書，
兼管順天府府尹，謚文勤，著有攀古樓彝器款
識、攀古樓漢石紀存，已著錄。名家藏器目，江氏標
王文敏公鈔錄之本，刊入靈鶼閣叢書十書，所作家獨
於當時收藏家富之潘氏攀古樓所藏闕如，考古
者每以為憾。是編乃山右高翰生手鈔之本，其所鈔
名家藏器目為江氏所未刻者，尚有李宗岱、吳彝
堂、盛伯兮鬱華閣、許[illegible]一鐘精舍及烏程顧氏、
歸安沈氏、江蘇全氏諸家藏器目多種，此則其中
之一也。計目載潘氏藏器鐘二十一，鼎五十二，彝十八，敦
六十二，卣五十九，尊二十一，爵五十二，斝四，觥一，觶十四，觚
十六，簠十八，簋五，鬲八，甗九，盉十一，匜十三，壺十一，盤六，
匜一，罍五，鐘二，豆、瓿、鐃各一，簪繳二，奇器三，皆三代
彝器，凡四百零八，按目所載較以簠齋手寫冊目，其
藏器之數多幾倍之，始知陳氏所藏，彝稍最富

者乃兼陶石諸類言之若惟就三代彝器而論
寶以潘氏所藏爲最多又按潘氏所藏最著名
之盂鼎得之最晚今目載鼎類盂鼎已在其中
雖不敢遽定此目一無遺漏蓋視江刻王錄諸目
證以各書多有同異者當亦較爲完備也

一鐘精舍藏器目傳鈔本

馮汝玠撰

一鐘精舍藏器目一卷清許延暄藏延暄字煦
堂漢軍人官内務府員外郎是編亦山左高
翰生鈔傳鈔名家所藏器目之一而江氏靈鶼閣
叢書所刊名家藏器目中所無者也計其所藏
鐘一鼎八彝七尊三觚一觶六爵五卣九敦七鬲
二簠二簋二甗一鐙二凡五十六器爲數寥寥尚
不及攀古樓藏器十分之二雖視簠齋愙齋
所藏遠遜其宏富視嘉蔭簃兩罍軒所藏亦

未足抗衡而較之愛吾鼎齋梅花草堂石泉書
屋海豐家所藏固足相埒按許氏所藏據愙齋尺
牘所記鐘鼎而外尚有古官印若干方並玉穿帶
印玉印海豐此目所錄特錄其所藏彝器一門耳
高氏傳鈔此本之外別有王文敏公手寫許氏藏器
目據其本與此目對勘王目所錄較此目所載各
器無癸父癸觶車且爵白多簋三器其魯伯愈
鬲曾士隣父簠亦較此目各少其一則止有五十一
器少於此目五器餘則名雖或異器則無殊其儀

形觶、犧尊、爵、斝、殷、殼、簋、各器下亦注僞器亦彼此悉同者許氏藏器者可據王氏手寫之目與此互相參證也

和林金石考 煙畫東堂小品本 馮汝玠撰

和林金石考一卷清李文田撰文田字若農又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己未進士殿試一甲第三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官至侍郎和林即外蒙古賽音諾顏遊牧地其地古刻金石家從未訪獲亦從未見著錄光緒中始由俄人訪得之俄人拉特祿夫乃揭其影於蒙古圖志中光緒十九年俄使喀拉居以其圖志送譯署瀛為譯之時嘉興沈乙盦在譯署為作闕特勤苾伽可汗九姓回鶻三碑跋復之其刻始由圖志而得見李氏乃據其所揭名刻而為是考並別采其文為和林金石錄以廣其傳焉其錄元和江氏曾刻於靈鶼閣叢書本中惟據拉氏圖志盡錄其十六種之文而無考末附以李氏和林金石詩是編則所考苾伽可汗闕特勤九姓回鶻三碑外但於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達魯花赤亦思馬因題名德政碑和林倉題名嶺北省和甯路和林倉題名三靈侯廟耆老題名別見

怯不華德政石刻記、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三皇廟碑、三皇廟殘碑、蒙哥等題名、加義塚記、加以考訂、皆志從略、其原文則概置弗錄、不惟與和林金石錄但錄文而不加考者異、即所題各刻之目、亦與錄中標題多有不同、乃知此考與錄、彼重在文、故有文必錄、此重在考、故惟擇其可考者考之、彼此各有專屬、至所附金石詩、亦較江刻多題沙南獲本拓本四絕、蓋亦別有所據、容氏金石書錄目列此考與錄、併為一書、其下注云、煙畫東堂小品作和林金石考、又云二本略異、小品本佳、則誤合考與錄二者為一矣、按和林金石、各家所考、沈乙盦三跋外、止有盛昱闞特勤碑跋、見其意園文略、又有王頌蔚所跋一二種、見其寫禮廎讀碑記、惟李氏是編、援據史地、旁稽群書、於其中可考者、遍加訂證、則較之諸家所考、最為賅備也、

上谷訪碑記　古學彙刊本　馮汝玠撰

上谷訪碑記一卷、清鄧嘉緝撰、嘉緝字熙之、江甯人、同治癸酉優貢生、著有扁善齋文存、是編為常州趙惠甫知易州時、鄧作在其幕中、記訪碑所記、集中未收、僅載於畿輔通志中、此則由通志錄出別行者也、編中所訪古刻、凡唐十種、宋五種、遼五種、金二種、元十七種、自唐迄元、都三十九種、其中疾基記則據集古錄、集古錄目錄入、張茂貽功德碑則據金石錄錄入、皆石已久佚、其見存未佚為其訪獲者、只三十七種而已、按以成書、審近搜輯富有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其載易州石刻、不惟隋開皇臥佛寺碑未經搜錄、即唐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亦在遺漏之中、其遼金元三朝之刻、則所遺更多、似記名刻年月、尺度行數字數雖詳、所訪殊為未備、惟於元重建龍興觀碑之歲次丁巳、因是碑為張柔書、碑為遊鉉撰、張柔傳、蒙古太祖二十一年、授千戶、太宗時升為軍民萬戶、乙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

翼兵馬征行事憲宗甲寅年移鎮亳州以證
碑内張之結銜授敕仮傳錯中与元好問同中
金興定五年進士第以證碑内敕之結銜定為
憲宗七年之丁巳其附为未有年號列之於蒙
古之世則考訂論斷頗為確當也

日本金石志 原鈔本

馮汝玠撰

日本金石志五卷清傅雲龍撰雲龍字懋元
浙江德清人官兵部郎中奉派遊歷日本美利
加祕魯巴西等國及英日屬地加納太等處著
有日本圖經是編即從其日本圖經中抽印
單行者也一二兩卷即圖經之二十三四卷為金
石文三卷即圖經中之二十五卷為印志刀劍志
四五兩卷即圖經中之二十六七卷為金石年表
其金石文分篇為二一以其國最古金石無年代可
稽文字可錄者傳國神器三種天璽瑞寶十
種冠於篇首其後從伊豫道後碑起錄至
長福寺鐘款止其附當中國之隋至五代二從篇
從大重寺院碑起錄至嚴福寺鐘款止其時
當中國之兩宋至明末附以雜錄附錄以補其遺
其印志首冠漢委奴倭王兩印次以御璽又
次為官私諸印其刀劍志分原刀原劍款識那
器為四篇皆記其國歷代諸地製造之器舉
其那而於款識則不記特詳其年表分上下二表

上表起垂仁今六年迄弘安二年為中國漢建武二年至宋祥興二年下表起弘安四年迄長慶十九年為中國元至元十八年至明萬歷四十二年凡其國之金石有文字者其目悉具焉綜其所錄多至四千八百餘種其中有年代可紀則有八百九十餘種其文已見於名家載記者不過數種餘則悉未經著錄其目已見於西田直養所撰日本金石年表者亦止從推古四年至長慶十九年五百餘種餘亦悉為其所遺漏

考日本全國金石之文與目者蓋未有詳於是編者矣

鐵雲藏龜拾遺附考釋 原影本　馮汝玠撰

鐵雲藏龜拾遺附考釋一卷葉玉森輯撰玉森字洪漁又字保之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墟書契前編集釋殷契鉤沉說契研契枝譚皆研考殷墟契文之作已著錄是編所輯乃就所獲劉氏鐵雲舊藏之甲骨選其中為劉氏藏龜及羅氏鐵雲藏龜之餘所未錄者都二百四十葉自以補兩書之遺並附其考釋於後以發抒其所見其文字皆與劉羅兩氏輯錄所不同異否互

藏龜及藏龜之餘互相參考其考釋逐片逐段釋其文字後加以詮解亦多諸家考釋所未及可為研討甲骨文字之資至其所考殷人祭先於祭以所名之日外又舉出丁日祭丑庚日祭高妣丙乙日祭妣庚辛日祭丑庚壬日祭丑癸丁日庚日祭丑辛諸文為其變例以明其祭不盡祭於所名之日可補王觀堂辛以所名之日祭之之說所考乙丙丁諸字於其加匚加冂外又有加冂之示字謂其不僅為標識亦所以示

敬義於許字加冂加匚之例亦特為正其考后字卜辭假為祠乃司之反書即司字證明堯典汝后稷之后字當為司乃汝司稷尤可援以訂正鄭玄王充劉向諸家引作汝居稷俞樾王先謙遂援以定后為居之訛其發明訂正皆足與羅振玉王觀堂之考釋甲骨文字並存其說以備稽考也

說契　影原寫本

馮汝玠撰

說契一卷葉玉森撰玉森字鏃漁又字葒之江蘇丹徒人著有殷墟書契前編集釋殷契鉤沉研契枝譚鐵雲藏龜拾遺考釋諸書已著錄是編專舉契文單字說解每一字悉先臚列其不同之體而後繫之以說所說都八十三字其體例大概與吳愙齋字說之說金文相似按三代以前文字契文金文其字未見於許氏說文解字者居多金文字體雖多為許書所無而字體既與所稱書壁經接近銘文亦首尾辭句完整就其字體相並之形聲銘文相屬之文義求之更以許書中籀古之體為之旁證尚可十識八九契文則辭極簡古字體偏旁亦多為籀古各體所無雖求之於形聲文義二者之間而識為某某字者絕少惟與金文及許書籀古之體相近者證以金文許書可以確其定其字餘則人執一說等於鑿空矣是編所說諸字雖於可識之字據其臚列之體得尋其演變

之迹而於不可識之字定為某某者則穿鑿附會者多確切不移者少殊未足與意為字說相提並論但契文簡古本難猝辨非鉅經考證不能信而有徵原非一人一度之考索即能確定其說而是書可因之觸類而通其說而非者亦可因之更求其是據其說以考索契文正未始非他山之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虛舟題跋

冰壺館刻本

馮汝玠撰

虛舟題跋十卷題跋原三卷清王澍撰澍字虛舟又字篛林江蘇金壇人康熙壬辰翰林著有淳化祕閣法帖考正竹雲題跋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辛卯桐鄉馮浩序後有乾隆三十三年陳焯及乾隆庚寅楊逢兩序題跋原前有乾隆三十九年朱辰應序後有楊逢跋按楊氏兩跋所述其前刻之題跋原缺首三卷乃其原書卷四至卷十三以十卷其後刻之題跋原即其前刻所闕之一二三卷故其前刻之十卷其目次一至十下所注原卷之次即自四至十而止其後刻之三卷其目次則仍原卷一至三之舊前後兩刻其原次正依此銜接也卷中各跋按與竹雲題跋互校其前刻十卷中與竹雲題跋文無同異者則僅存其目與竹雲題跋文有同異者則仍錄其文其一跋之中而各段彼此有同有不同者則刪其同而錄其異其後刻三卷則悉為竹雲題跋所無矣其所題各跋大抵從其臨池辨驗中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錄 金石

故閔於評騭者多矣於詛楚之文謂懷王立張儀始相秦而無與構怨於楚此詛正爲懷王於魯相韓勑孔廟碑謂繫漢繫陽令碑陰有程勑漢人名勑者不獨韓勑於其碑陰題名以孫丘屬山陽郡謂元壹亦當是山陽屬地取地系少人多不能不書故總而計之曰孫丘九百元壹五百於鄧騭討羌簡有二年之文與紀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鄧騭討之二年始召還合謂騭本傳稱元年召還爲誤當以簡爲正亦頗有所考證非徒事評騭惟尚空談者比特所有題跋不専以考證擅長而已

秦漢瓦當圖 陳氏寶松盦刻本 馮汝玠撰

秦漢瓦當圖一卷清畢沅撰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洋人乾隆十六年舉人二十五年進士殿試一甲第一賜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歷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賞穿黃馬褂卒贈太子太保著有靈巖山人詩文集圖本畢氏選其所藏諸瓦拓墨以裝屏風者是編遂據其搨本墨蹟摹以付梓前有翁方綱篆書題端後爲乾隆辛亥畢氏隸書跋中依各瓦原形摹其文字每一瓦下並名摹畢氏手書之贊於其下凡圖瓦四十種較之程敦秦漢瓦當文字所之圖之數雖不及其多而一種一文無一重複之品雜於其中視程氏之以同文之瓦悉行摹入者選擇殊精其每瓦之下又係繫一贊雖不加詳考而所繫之贊悉據史志及三輔黃圖諸書閱於秦漢瓦當之宮殿臺觀官舍者融會其詞中以贊代考雖挹其要亦視諸家所考畧

牘建篇者言約而意賅亦其所題後跋以為瓦秦漢瓦當權輿於壁璫於瓦之古當推其製作之原命名之義尤為發前人所未發而為詮釋瓦當之確解也

題嵩洛訪碑圖記 烟畫東堂小品本 馮汝玠撰

題嵩洛訪碑圖記一卷清翁方綱題方綱字覃溪又字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銜是編為題黃小松嵩洛訪碑二十四圖之作每圖題皆先錄黃記於前而錄其所題於後末則附以總跋按黃小松原圖寫本展轉流傳藏度歸之誰氏已無從尋其端緒即林氏石廬金石書志所稱吳意齋臨本寫之本考古家亦多未寓目即名圖後黃記原文向無刊本亦不能如其嵩洛訪碑日記人人得而讀之幸有翁氏此題錄其原記緣與訪碑日記互校彼則詳於訪碑之月日此則詳得碑之始末圖記與日記互有詳略不惟可據此記之詳以補彼記之略即其原寫開元寺等慈寺轘轅少林寺少室闕嵩陽書院開母廟闕中嶽廟石淙會善寺嵩嶽寺緱山小石山房平等寺白馬寺大覺寺龍門老君洞伊闕奉先寺香山芒山太行秋色晉碑諸圖亦可藉此題所錄原文因而想像乎翁

所題雖僅屬題畫之作，無所考證，而與原記所錄，亦足以相發明。考嵩洛古刻者，不可不與嵩洛訪碑日記同讀也。

畿輔碑目　河北博物院鉛印本　傅汝玠撰

畿輔碑目二卷、待訪目二卷，清樊彬輯。彬字質夫，號文卿，直隸天津人。廩生，國史館謄錄，官冀州訓導，遷湖北蘄水、鍾祥縣丞，權知遠安、建始等縣。著有問青閣詩文集、津門小令諸書。是編首錄天津新志樊氏傳，並樊氏自序及咸豐庚申莫友芝序，末有姚彤章兩跋。碑目上卷起周迄唐，下卷起五代迄元，計碑刻一千五十餘目數十餘種，每種標目之下，悉列年月書撰人姓名及所在地，皆其見聞所及之碑刻見存碑刻。其自漢迄元，舊籍所記，世鮮傳本者，則悉列於待訪目中，以別於見存碑刻之目焉。按金石分地之著，乾嘉而後，分郡分縣者無慮數十家，類皆限于一隅，互有詳略。其分行省之著，則推畢秋帆之於中州、關中，阮文達之於山左、兩浙，翁覃溪之於粵東，劉燕庭之於蜀中，搜羅之精，宏富之淵如之，京畿金石考則不免漏略，未足與畢、阮、翁、劉諸家比矣。是編輯錄多至千數百種，其於

房山諸洞唐遼所代刻經、名石數所記尤為詳備不惟搜羅之富駕乎孫考之上即辨晰詳備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其中所錄畿輔古刻亦不及是目之詳。莫序謂其於畿輔古刻蒐羅溢於孫考為畢阮翁劉之總其抉擿考訂以闡廣末學潤色旨善尤為當世不可少之書洵是目之定評也

莆陽金石初編 福州原刻本 馮汝玠撰

莆陽金石初編二卷清劉尚文撰尚文字繪齋福建興化人卷首有光緒癸巳謝章鋌光緒丁酉傅以禮光緒六年陳棨仁諸序卷中所輯碑刻上卷自薛廷璋墓誌至林儒人墓誌凡十四種下卷自延壽橋碣至蔡時亨墓誌凡十二種卷末元石刻末唐刻黃滔殘石皆莆田一邑之古刻每種皆先錄其文後附以跋、惟林儒人墓誌一跋為傅以禮作餘悉為劉氏所撰跋於各刻皆有考證而於劉偉甫墓誌因偉甫為其遠祖於孟氏墓誌因孟氏為其遠祖側室於方大綜墓誌薦福院方氏祠堂記陳煒墓誌皆為其遠祖克莊所撰證以史傳參以劉文定文集考證尤為詳覈按全閩金石著錄向無專書其專考一邑一地者郭柏蒼劉永松烏石山石刻記劉喜海蒼玉洞題名外只有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於閩中古刻分邑臚列可得而索而所列莆邑碑刻亦只列唐黃滔靈巖寺銘宋徽宗玉神霄玉

清觀碑、朱文公蒼野題名三種、其餘名刻悉未錄入。是編則搜輯多至千餘種，其吳目所錄三種以外之碑刻從未經前人著錄於莆邑古刻，所輯蓋無遺漏。核其搜輯考證，並臻詳備，不惟與烏石山石刻記、蒼玉洞題名考閩中一地邑之金石者堪稱其匹，直與武氏之安陽、偃師，熊氏之濬縣諸金石錄可以相匹也。

石鼓文考證　淑潛齋藍書本　馮汝玠撰

石鼓文考證一卷，清吳廣霈撰。廣霈字翰濤，又字劍隱，自號劍華道人，安徽涇縣人。官江蘇候補道，歷充使日隨員、秘魯副領事、駐日使館參贊、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官書局總參議。著有讀說文識通記、劍華堂詩集。是編卷首有光緒乙巳吳氏自序及江浦陳洙序。卷中各鼓考證係因得沈韵初所藏石鼓舊搨，後又得精拓於都中，校沈本字多，遂盡並存，第九鼓吾水既瀞首二行因李係李梅菴所藏明搨本，參以各本互勘而成。其所考證，於第一鼓避車既工之工字謂即籀文巨之變體，避車既好按之好字謂即好字，左右為置於第二鼓瀳有小魚句謂係三字為於白魚，六書論斷不同穿鑿。於第三鼓田車孔安之安即𩶪𩶪字，𩶪既从沙省聲，且又有其一筆，皆就字謂女旁多一豎畫，並非石花泐痕，全文多有同者，漢隸亦有之。於第九鼓丙申之申下一字，謂細審作駟𩣡，皆就原石辨析，亦頗精覈，均足與

名家考釋互資參證，惟於第三鼓臭字謂大
上寶作白驗，驗原石白中之畫似丶，又似乙，確不
作橫，於第四鼓射之犻，犻謂犻字即猶父犻
旅驗之原石證以隨軒重重刻張芑堂所摹
天一閣北宋本，其矢旁確作止，並不从止从大作
失，於第六鼓樹下吾字，謂即吾字，驗之原石
又下確作曰，並不从口，則皆未足為據，仍當參
考隨軒所摹范本與許容石鈔石鼓文鈔白中
从乙之說，與原石互相勘證也。

鬱華閣藏器目　高翰生藏傳鈔本　馮汝玠撰

鬱華閣藏器目不分卷，清盛昱藏。昱，盛昱，字伯
羲，肅武親王豪格七世孫，同治庚午舉人，光緒丁丑進士，
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國子
監祭酒，充山東鄉試正考官，著有意園文略，
鬱華閣遺集。是目為山左高翰生傳鈔名家
藏器目之一，向無刊本，其所藏器計鼎九、彝二、
敦七、卣二、爵二、尊二、觚二、觶二、壺二、盉一、簋一、鼎
四、斝一、盤四、盂一、甗一，凡四十三器。按鬱華閣

藏器遠遜簠齋、愙齋、攀古、廣諸家收藏
之富，不過與愛吾鼎齋、石泉書屋兩家所藏
相埒，而附南北無不稱之者，則以其所藏齊
侯鼎、齊侯敦、齊侯盤、齊侯盂四器同時出土，
而文同，又與吳平齋所藏齊侯兩壺可相頡頏，
頡頏遂著名，附故吳平齋所藏不過八十餘器，
而以藏有齊侯兩壺馳名於南，伯羲所藏不過四十
餘器，亦以所藏有齊侯鼎敦盤盂四器馳名於
北，惟平齋兩壺銘器並真，毫無可疑，伯羲四

器則據所聞四器之中出土時原有款識者惟此兩器其他兩器之銘乃依原銘仿刻當時頗有異議尚待詳考雖此目所列未必王文敏傳鈔兩罍軒木庵諸家藏目之例注明偽刻而按是目以考樹蔭華閣藏器者要不可不知也

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國朝金文著錄表校勘記一卷鮑鼎撰鼎字扶九江蘇丹徒人著有矢彝考釋質疑是編卷首有辛未鮑氏自序卷中依原表各闌逐器校勘後以表注某字而集古遺文未著錄者三百六十器表注郭字而夢郼草堂吉金圖未著錄者四十八器分類列名附之於末而以校勘之補遺殿於卷尾焉按王氏原表其本有二雪堂叢刻本為王氏原表一王忠慤公遺書本為羅振玉就王氏原表增訂之表是記則據王氏原本與羅氏增訂本互勘因其中有當改者大端有六乃於當改之六大端中檢其前後複見真偽待考及相混之名應別而不別舊釋之誤應改而不改銘中有兼著之字不應刪而刪篆有可摹之辭不應代而代者悉據原器款識名家著錄依原表類次逐器逐條於原表應補應刪應改正之處一一為之校正分別詳注明原表闌闌某某闌內應補刪改正為某某並校其誤記總數於各類

之後凡原表中不能分晰易滋淆惑使人不知其
異何在及莫名何器者據其所記與王羅兩本
互證無不可一目了然不惟原表譌失補其糾正
即於書清代各家著錄之金文據其補删改
正從而檢尋亦可免於訛舛矣

揅契枝譚　影原寫本

揅契枝譚一卷　葉玉森撰　玉森字洪漁又字
保之江蘇丹徒人著有殷虛書契前編集釋
鐵雲藏龜拾遺考釋說契殷契鉤沉諸書
已著錄是編專就契文考殷商一代掌故各
從其類而為之說並詳論夏冬龍鳳等字而
以未能決定者概為質疑以附於末其體例大
致與羅氏殷虛書契考釋分類考釋者相
同其分類為方國為漁獵為農林為占兵為占
刑為官制為征伐循行為馬政為田狩為祭名
為用牲之數為帝方□方為□年受年為舞
雩妓奴為告執為祭神用矛斧為名謚用干支
為□匚コ為侯伯族為妻妾為髮形為風疾
凡二十三類較羅氏考釋僅分帝王都邑人名
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八類者為詳其所考
國邑有盂有土有苦有㪉有登有弓有戉有射
有雀有蚰有虎有馬有多馬有騂有羊有羊
苗官名有衛有面圃正有獸正有田正有中人有

左右中人有常白察有牛正有容正有呈乘馬政種類之別有騑有騧有并騂有左馬年齒之別有騽有小騽有騆子然名有月彰有月雪有月禪有月哉有月咸有月又羅舉種種尤多考釋之所未及羅氏於齊古不能盡識之契文一一爬梳釐剔為之分门別類述為考釋向已推為絕作是編竟能繼諸契文於羅氏所考之外增益若干條借人研索視羅氏之作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考殷商一代之掌故者考釋而後當又推是編矣

古金待問錄　浅知不足齋刊本　馮汝玠撰

古金待問錄五卷附補遺清朱楓撰楓字近漪淞江錢塘人著有雍州金石記秦漢瓦當圖記諸書是編圖記係因得封史所貽古幣而作卷首冠乾隆己丑朱氏自序卷一列太昊幣六品葛天幣一品神農幣三品黃帝貨四品卷二列少昊金一品當金貨一品五二金一品高陽金十三品卷三列三代以上幣五十五品（卷四列古刀二十五品）即墨貨一品太公刀一品卷五為餘錄末附三代以上幣二品為補遺品名為圖計所圖都一百一十六品皆（三代前）刀幣之屬其秦漢以下歷代泉幣概弗與焉核其卷中所圖刀幣惟以尋常所見入錄無奇特之品可擴人見聞所言詮釋惟以諸史所說為據亦無發明之處可資人參考雖所收悉屬真品無贗偽者雜廁其間不似孟國泉布統志以後人所造唐宋偽鈔與歷朝真泉並列漫無鑒別而第限於習見囿於舊說較之古今錢略泉幣圖說吉金所見錄貨布文字考

錢志新編古泉滙續古泉滙諸書或富於搜羅或詳於考訂或博於徵引各有所長者殊未足並相提並論也

江甯金石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江甯金石記八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嚴長明之長子所著有湖北金石詩及所輯江甯金石待訪目均已著錄是編首冠錢大昕章學誠兩序及錢大昕手札一通並張敦仁手書識語次為目錄次為凡例七則次錄江郡甯二郡七縣之金石一至七卷為自秦迄元之碑銘題記八卷則惟詩詞古刻都百有餘種每種皆先錄其文後附考證其題名刻志以額為

題有額有題無則以首行入考證內其書撰人名立碑年月則概敘於後並依潘氏金石例之例以分書行楷為題額以篆字為篆額核其所錄其中多多為先指所未見者頗多如黃祿金陵雜詠僧普莊辟支塔及永順撿田等記宋人詩題名皆足以補焦竑東學盛時泰棲霞牛首祈澤笪重光茅山諸志之遺貲人考證殊非苟書鈔綴者比惟採石至地名之齊梁鏡銘入錄以之有數則與其待訪目以大泉五百

大泉當千孝建四銖五銖當兩小泉直一諸泉屬之江甯同稿至凡例所稱是編非現存者不錄今考其卷中芳山崇陽觀元靜先生碑跋謂碑毀於嘉靖甲寅之後搨本近稱難得余家所藏乃顧東橋故物是於目擊手搨之外搨存而石亡者亦在所錄之列蓋不專以見存之石為斷其所謂非見存不錄者乃從其多數言之後來編者宜分別觀之勿惟以凡例為據也

九曜石考　石洲草堂本

馮汝玠撰

九曜石考二卷清翁方綱撰方綱字覃溪號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壬申翰林官至鴻臚寺卿加二品卿銜按九曜石為南漢劉龑罪人移自太湖及三江者其石有九今在學署一在藩署以學署地址舊屬九曜坊故石以九曜名自宋迄清代有題記刻於其上其亡者則為米元章詩向之記載其歷代題記僅散見於諸書之中專輯其刻錄而考之則始於翁氏是編上卷錄宋元明清諸刻二十八種並以翁氏所重摹米元章題及其所書愛蓮說甲申題名藥洲拌石五種附之於後悉依原式縮摹下卷輯米詩書所記閱於九曜石各條並附翁題九曜石諸詩二十首凡題石諸刻與夫記石諸說無不悉著於編惟於米元章詩搜剔未獲直至道光中烏程周之字容學使幕截樹去根剔而出之始復暴於世考九曜石諸刻者宜以周氏所錄與翁氏是編合考方無遺漏之憾厥周氏

之錄雖較是編增多宋詩而其餘則僅錄其文
及記某題在某石某部位殊不若是編於宋
後諸刻志摹其字於諸書所記志錄其文可
據以識其款式知其始末與書相較仍當以是
編爲優正未可以闕錄裁有宋詩僅視翁氏是編爲
考九曜諸刻之嚆矢也

古泉彙考　原稿清本　馮汝玠撰

古泉彙考八卷清翁樹培撰樹培字申之又
字宜泉順天大興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五十
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刑部主事擢
貴州司郎中是編向藏劉燕庭家經其校
錄者是其未定之稿本此則卷首大興翁樹
培著一行後復列葉志詵摹篆張穆何秋
濤覆審乃其欲刻未果之定本編中首列翁
氏自序序於其卷數分爲八則卷一記上古商周
之泉卷二記秦漢之泉附以貊吳卷三記晉至
隋之泉卷四記唐迄五代之泉卷五記兩宋
之泉附以僞齊卷六記遼金迄明之泉卷七記
及外國及不知年代之泉卷八記撒帳吉語厭
勝之泉附以打馬格錢各卷所記各泉志先錄
泉文次徵引各書記載及其考證間加按語於
後見與其所集古泉彙拓並爲燕庭亦大興學所得
以是編與其古泉彙拓互勘各泉原拓志具於古
泉彙中乃知是致係與古泉彙相輔而行故彼有

圖而無說此則有說而無圖惜兩集古泉彙輯已多散失零落不全惟此書僅存耳書於名泉博引旁徵務於無書不錄在當時咸推為賅備李佐賢鮑子年之古泉滙續古泉滙其所考證殆得力於是編者居多故古泉滙錄其泉說而俱刪於卷首而觀古閣叢說亦錄其論泉說之制正李氏謂其書說無圖閱者不能了然則但見泉考草稿而未見其兩集古泉彙拓鮑氏謂其錯落極多並有信手所記未經刪定者則但見泉考草稿而未見此欲刻未果之清本也

金石錄札記　結一廬叢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錄札記一卷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蜀石經校記江西金石目遼金石存目金石錄今存目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均已著錄按趙氏金石一書嘉興馮研祥所藏宋刻十卷外前有雅雨堂刊本三長物齋刊本近有結一廬所刊津逮祕書鈔而未刻前有劉跋趙明誠兩序後有李易安後序開禧趙不謭明葉仲盛歸有光諸跋之本卷中誤字各本皆所不免繆氏因見津逮原鈔未刻底本其中挑剔空格拘據宋刻乃借章碩卿所藏校宋十卷本與其自藏明鈔校本及其他各本校而成此札記記以津逮原鈔本為主而以校宋十卷本明鈔本錢穀鈔本及其他各本並旁以碑錄隸釋隸續及其錄中碑刻之尚存者為證凡與津逮原鈔本不同處悉一一注之於下而合各本以定正之其所是正雖未必盡復宋刻

之舊觀，而所據津逮本係據宋刻鈔寫，所授校宋十卷本亦係從宋本校錄，而所證之碑錄、隸釋、隸續諸書，亦均係宋人著錄，其於宋本全刻之舊，蓋已十具八九。世傳趙錄宋本十卷之外，三長物齋刊本固無足論，即雅雨堂、結一廬兩刊本，亦若有誤處，未足以稱完善。繆氏此記合各本以參校，每有其長而無其誤，較之雅雨、結一兩本皆優。據以勘讀趙錄，直可作宋刻善本觀也。

江西金石目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江西金石目一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所著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蜀石經校記、金石錄札記、遼金石存目，均已著錄。是編卷首無序，惟卷末有顧燮光一跋，據跋所述，是目本其所輯金目石分地編目之二十二卷，以繆氏故後，全稿未刊，乃將其鈔存之是卷，付之手民。編中所輯各目，分縣臚列，每一目下所注書撰題額人姓名及其年月外，間有注孫錄、趙補錄及攈古考作某年者，似授孫氏寰宇訪碑錄、趙氏寰宇訪碑續錄、吳氏攈古錄輯其中所采之金江西金石彙錄而成，而編中所列廬山紹興題名，則又為諸書所無，蓋就其所藏金石文字與訪碑錄、訪碑續錄、攈古錄諸書而合而輯之者也。顧跋謂其所輯各目間有疏漏，今以是編與最為詳備之吳氏金石彙錄多編互校，其為吳目所有而為是編所無者不一而足，其所遺者甚多，殊不止

間有疏漏並其所列上饒縣之江宸張敦題名、徐洗徐思忠詩德化縣之宗圓寺牒、則均為金石彙目分編之所未錄亦頗可據是目以補其遺是亦考江西金石者可備參考之書也

集古求真　原印寫本

馮汝玠撰

集古求真十五卷續編十一卷補正四冊附語石校勘記歐陽輔撰輔字崇丞江西泰和人是編首卷為緒言目錄末卷為餘論卷一至十三分古今碑帖為小楷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彙帖為七類各依時代之先後每一碑帖悉彙集衆說附以所論續編首列緒言目錄一如前編之例卷一至八則分類止於篆書而無彙帖其餘論則列於卷九而增古碑選及金石書目選列于卷十以為之殿而編之後所附補正則專補前十三出一作其續編之十卷不與焉校勘記則純為葉氏語石而作附刊於本書者也是編作為學書而設故以真楷行草隸篆諸書分體為類一變前人著錄之例而書法不佳者漫滅難讀者悉不錄以存真為主故偽託者不錄而偽託向為人所珍者始錄而斠之其於石刻之筆畫多半中之事實紙墨之新舊搨手之工拙所採衆說所附己見亦惟以辨偽為宗

旨皆得其求真之名全書於各家著錄考證題跋碑帖之外別樹一幟獨嚴於真偽之辨不惟學書者得所抉擇即考古者亦可資以考訂惟於袁安杋楊府君劉韜房宣劉懷民諸碑誌及兩魏元氏諸志素疑其偽並於考定之金石各家公認之魏正始三體尚書春秋亦列於存疑而不敢遽斷但信隋世之古刻而疑出土之新石所見未免失之偏執也

衡齋藏見古玉圖 原刻本

衡齋藏見古玉圖二冊不分卷黃濬輯濬字伯川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輯有鄴中片羽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古鉨集林古佛留真衡齋吉金識小錄衡齋藏印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卷首有甲戌北平孫壯序編分上下二冊冊各五十葉每葉一圖間有一葉而具二圖者凡圖古玉一百有奇其玉有璧有璜有珌有琫有鉤玦有玦有劍室飾有鳩杖首有人有獸有鹿有馬有魚有龜有燕有蟬有圜卯有地券其圜卯地券外多出於安陽古殷墟大都三代以前之古玉也古玉圖有專書始自宋龍大淵據說其書為後人依三禮考古博古諸圖託名偽作不足為據其後朱德潤古玉圖雖非偽託又嫌簡陋亦瞿木夫奕載堂古玉圖雖較朱為詳而詳於說略於圖亦嫌其於古玉制度無從考見惟愙齋古齋兩家圖錄圖說並詳始足以資考證然其圖出自鈎摹究與原器形式制作猶有

一間之隔是編於所藏所見之玉擇其至精至美之品用新法以珂羅版影印器既多佳者所未窺圖更無絲毫之或不爽古玉之圖朱瞿而後至黃氏是編蓋歎觀止矣

樂石齋古今瓴文　原輯拓本　馮汝玠撰

樂石齋古今瓴文六冊不分卷亦不著輯者姓名惟書衣所粘刊簽題曰樂石齋古今瓴文而已冊中所輯古今各瓴凡百數十餘種其著朝代者有晉有梁有南漢之漢有宋有明其年號者有西漢後元元年東漢元和永元嘉永嘉建寧熹平中平建安蜀漢延熙晉咸寧元康太寧咸康永和升平興寧寧康隆安義熙宋永明梁天監普通隋開皇仁壽唐至德宋景祐端平寶祐景定元大德明洪武其著地名者有南海寧越東官樂安新會諸郡德慶肇慶諸府廣州新州諸州湞陽新會增城保昌始興番禺四會諸縣於歷朝古甓則宋有其半於各地古甓則廣為最多其中西漢之後元元年南漢之大有及南漢宮人素馨明宮等瓴尤為罕覯之品西漢古刻見於著錄者寥寥無幾南漢時刻亦僅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采二十餘種此外亦不多見此冊所輯後元元年大有

隸款明堂諸類，皆考古家所不經見，頗可補西漢、南漢之文字。雖視陸氏千甓亭所藏不及其十之二，而視孫氏所輯之温州古甓、呂氏所輯之四明古甓，惟限於一隅者，固有過之而無不及。惜錄其書而無從考其人，爲可憾也。

泉布統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泉布統志九卷，清孟麟撰。麟字逸園，洪江又號逸園山人，洪江會稽人。是編卷首之後，列爲九卷，而別以歷代泉圖纓絡連珠遵典述漢世鑑亞虛十六字統其卷。以卷首屬歷字，以卷一屬代泉圖三字，以卷二附屬於圖字，以卷三分屬纓絡二字，以卷四屬連珠二字，以卷五屬遵典二字，以卷六屬述漢鑑三字，以卷七、八、九分屬世亞虛三字。卷首雜列律例、序文、小影、泉志諸說、諸詠、卷次總目、鈔目、詩說總目。卷一至九列西周迄於有清刀幣泉鈔，末以玉磁銅器爲附卷。各卷所列泉布之後，並各雜引種種詩文以附之。不惟全書淩亂無章，即其分卷既分卷爲九，又別統以十六字，亦毫無條理。自有泉幣圖志以來，未有若孟氏是編之陋者。淩曙癖好堂金石目謂其所收寶鈔自唐止明共得二百六十餘種，選刻七十餘種，尚足以資考證。今考其所選諸鈔，唐鈔曰吏部奉旨印造

曰禮部奉旨印造、曰閣部奉旨印造、宋鈔曰戶部奉旨印造、悉與元明諸鈔詞語如出一轍、而唐鈔曰閣部印造、尤堪發噱、不待證以近時出土鈔板證之、即知其鈔其爲僞作、凌氏竟稱其所收諸鈔足資考證、未免失於考覈、惟謂其引据頗陋、題詠亦殊蕪雜、則所論於是編、尚爲篤論也、

吉金志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吉金志存四卷、清李光庭撰、光庭字樸園、别號甕齋老人、順天寶坻人、卷首爲題詞及目、卷末有其咸豐己未書後、卷一圖古幣尖首幣、齊之幣、大幣、十布、貨布、磬幣、齊刀之屬、卷二圖尖首刀、莒刀、圜首刀、金錯刀、契刀、圜錢、歷代國號錢、外國錢之屬、卷三圖吉語厭勝錢、馬錢、異品錢、錢範、錢牌、及彝鼎卣尊之屬、卷四圖鐘鼓錞鐸、車飾、馬鈴、劍盾、戟戈、古鏡、古印之屬、而以漢瓦漢甎諸硯附焉、全書所錄以泉幣刀布爲主、故十居八九、其彝器以次諸器、不過附屬之品、至瓦甎諸硯、則又附屬中之附屬品也、綜其所圖、泉幣刀布、無非習見之品、彝器諸器、則不惟不精、且多贗作、惟卷末所附河間獻王君子館甎之甎硯、爲劉寬夫所贈、尚屬當時罕見之品、而摹所摹字體、又復失真、全書之中、幾於一無所取、視張氏金石契、鮑氏金石屑、馮氏金石索諸書、皆未可同日而語、

容氏金石書錄目列其書於附屬之中，謂其圖說不精，說亦簡陋，尚爲書之定評，非故爲苛論也。

閩中金石志 希古樓刻本 馮汝玠撰

閩中金石志十四卷，清馮登府撰。登府字雲伯，又字柳東，浙江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著有石經補考、石經閣金石跋尾、文金石綜例、浙江磚錄諸書，多已著錄。閩中金石著錄之書，劉燕庭蒼玉洞宋人題名、郭柏蒼刻永松烏石山石刻志、刻尚文莆陽金石初編，類皆限於一地一邑，考古者每病其不足以盡全閩古刻。其陳棨仁之閩中金石略，雖繆藝風藏書續記稱其搜羅宏富，而書未刊行，考古者又苦於無從徵考，惟馮氏此作可據以考全閩金石。繆氏藏書續記於陳氏閩中金石略跋中止稱一冊，蓋未見是編十四卷全帙也。是編卷首有丙寅九月劉承幹付刻時序，卷中所記閩中古刻，惟以年代先後爲次，不分郡邑，亦不分存佚，其佚其於原文亦或不錄或不錄，似亦待修定之稿。劉氏謂此書定名金石志，而金文不及石文之百一，且金文之屬閩中而今存者，僅閩王延翰錢香

鑪銘、宋集慶寺錢井闌、及閩開元永隆大德三
錢而已、若貎井鐘雖藏汀州伊氏、而初非閩物也
若梁吳唐鍾宋之銅牌鐵券等僅據輿地碑
目、三山志、名勝志、閩書、載其名、且梁吳宋牌、全
為識語、真贋尚不可知、何必逕題石刻、而附載
閩鑪宋井之為得乎、此名稱之未妥也、又謂此書
存佚並載、雜糅不分、宜將石刻之存與為正編、佚
石為附錄、此體例之未臻妥善也、又謂閩中碑版
今存與否若徵獻閩待料劉子羽碑、神道碑、建於

淳熙六年、文公書撰、南軒先生篆額、石在甌甯
又延康殿學士曹輔墓誌、建於建炎二年、楊
時撰、陳淵書、石在沙縣、雖存否今不可知、並非
言參未藏有拓本、而不此錄均不載、又鼓山烏
石山、武夷等山題名甚多、編中亦不免遺漏、此
蒐集之未甚完備也、所舉三端、頗中其失、並
於全閩金石、搜集編錄、萃於一編、究非專考一地
一邑之金石者所可同日而語、惜善從與陳氏金
石略一較其得失也、

獨笑齋金石考略 原刻本 馮汝玠撰

獨笑齋金石考略四卷、清鄭業斅撰、業斅字
君覺、湖南長沙人、著有獨笑齋金石文考、已著
錄、是編本其初稿、其金石文考、即由此增損而成
訛於金文石文各自為卷、金文考專為三代兩漢
銅器之考款識之考釋、石文考專為兩漢碑刻之
考釋、是編則鄭氏銅盤一器外、所考悉為石刻
自石鼓起、至元智妻墓誌止、不專限於兩漢、其編
中考釋兩漢詩刻之文、校以文考、雖簡略不及

其詳瞻、而於石鼓謂𩡧作𩡧、即詩𩣬驅從兩肩
之肩、又作豣、詩豣豣于公、玉篇豜作豣、又謂𩶱即
䱷即鯿字、其作鱮者亦猶漁作瀥、雷作靁、又謂
吳通作虞、詩周頌不吳不敖、史紀孝武紀作不虞
不驁、魯頌不吳不揚、衡方碑作不虞不揚、皆吳
虞通用確證、其釋詩字皆極精確、於劉平國
碑、謂在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光
緒五年、湘陰左公既定新疆、有軍士過其地、見
石壁有殘字、張朗齋節帥閱而使人搨之、得可

識者數十字，知為漢刻，並詳錄𥙿補華原跋於
後。其所記刻石地址，得碑事實，與夫輶軒蒐訪古
錄，為詳於李仲琁。從孔子廟碑謂仲琁為李順
族子，魏書附見順傳，宜之曰王弇州吏不之載之
失。其考釋皆與文考而書互校（並傳寫誤），雖名宜可議，
亦各有所長，要皆未可偏廢也。

湘城訪古錄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湘城訪古錄一卷，清陳運溶撰。運溶字芸畦，湘
南善化人。著湘城訪古錄十七卷，此即其錄中第
十七卷碑碣類，顧氏因其專屬於金石，摘而刊之
於其金石叢書之中者也。卷中所錄金石古刻，為
禹碑、唐道林寺碑、唐麓山寺碑、麓山寺碑陰、
唐沈傳師嶽麓寺詩刻石、刻唐長沙高士墓
誌、宋儀制令碑、宋鐵佛寺塔內鐵柱文、宋（米黻）麓山
寺米黻碑側題名、宋程瞭等麓山寺碑陰題
名、宋曾惡等麓山寺碑側題名、宋王仁甫麓山
寺碑陰題名、宋沈時等麓山寺碑陰題名、宋王
容等麓山寺碑側題名、元畢全等麓山寺碑
陰題名、元集賢學士麓山寺碑側題名、元天臨
路先賢祠記碑、明劉楠讀禹碑歌石刻、明郭
登庸麓山寺碑名（凡）十八種。其中禹碑而外，各刻悉
錄原文，其名刻後徵引古今諸家之說，則於禹
碑、麓山寺碑二者獨詳，而錄麓山寺碑陰碑
側題名，校吳榮光筠清館金石記、陸增祥金石

補正又多識出十餘字可補其所未備所錄李
縱聖禹碑辨據其中所引梁劉顯粹撰錄
徐彥五宗禪林觀空錄而則知唐以前早有見
而知之者其證據確鑿尤足以證明今祝融峰
上禹碑確為古刻可以破羣疑而息衆議至顧
跋謂其所引名書如瞿木夫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吳荷屋筠清館金石記世少傳本賴此得窺
其一鱗一爪尚其次焉者也

汧陽述古編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汧陽述古編一卷清李嘉績撰嘉績字雲生
順天通州人官陝西知縣是編即其宰汧陽時
所作原為二卷內分山水輿地文獻金石四編書
成後甘泉毛鳳枝為之考訂增益附於所纂蒐
書中刊而印行數十年來傳本極少顧氏因取
其卷下中之金石一篇別為刊行俾言汧陽金
石者得所參攷與其所刊陳運溶湘城訪古錄
單抽其十七卷中之碑碣類另為刊行同一例也

編中所述金石為漢隃麋縣款識殘伏僧造
像記唐段行琛碑宋普濟禪院碑銘元于真
人碑元玉清萬壽宮碑銘元通微真人侍元玉
清萬壽宮聖旨碑元吳嶽鎮亭祠記蘇亭祠
石幢題名明三賢碑凡十一種每種悉錄原文
原文之後李氏原有案語外並附有毛氏案語即其譜
記內所加之考證其蘇亭祠記後並附毛氏蘇亭
祠對一篇核其所述雖僅寥寥十餘種限于汧
陽一邑之金石而毛氏於段行琛碑考其祖名

德濬、吳澄，正新唐書師濬之誤；於吳嶽繇亭祠記，考吳古與虞通，音與羽近，吳嶽即古羽山。其考訂亦不在陳在氏湘城訪古錄之下，亦考淅陽一邑之金石所可取資者也。

山右訪碑記 顧氏金石輿地叢書本

馮汝玠撰

山右訪碑記一卷，清魯燮光撰。燮光字瑶仙，浙江會稽人，官山西知縣。是編卷首有魯氏自序，卷末有閻敬銘及顧燮光刻書時跋。卷中所輯，上自上古三代，下迄宋元，凡石刻三百四十餘種，末以明晉藩世子奇賢所刻寶賢堂法帖殘石及康熙中陽曲令戴夢熊補刻之石附記焉。據魯氏自序所述，是編之作，因其光緒五年官和順時，於聖壽寺土中搜獲大魏元象元年造像，一時省中長吏謂可為山西金石之冠，遂欲訪輯全省金石，於是設局派員遍飭各郡縣上之，而令魯氏舉其所知聞，於魯氏乃成是記。又據顧跋所述，魯氏原稿倉卒編輯，年代多未詮次，而重複羼漏亦復滋多，是刻則顧氏就其原稿加以整理而付之手民者也。核其所輯，專以石刻為限，與孫氏金石、山西金石紀略、夏氏山西金石錄石與金兼收並蓄者不同。雖所輯石刻亦三百四十餘種，不及胡氏山右石

刻叢編校雜之宏富而輯錄山右石刻之專書是編實其椎輪大輅考山右石刻者胡氏叢編之前要當首推是編也

諸城李氏愛吾鼎齋金石拓本目 王文敏原稿本

馮汝玠撰

諸城李氏愛吾鼎齋金石拓本目，清王懿榮編。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著有天壤閣雜記、翠墨園語，均已著錄。諸城李氏名璋煜，字方赤，其愛吾鼎齋藏器目，元和江氏曾據文敏傳寫之本刊入靈鶼閣叢書，此目則文敏據其所藏李氏金石文之拓本手為編錄者也。計金屬拓本七十九種，石屬拓本五十九種，都一百三十餘種。其拓

本屬於金者，即其愛吾鼎齋藏器目中著錄之款識。按江氏所刊李氏器目及高翰生傳鈔李氏器目，與此互目互僅父乙舉一拓，此目未經列入。例如漢洗、漢鉤、漢鉦、漢魏六朝鏡、梁周隋造像、唐符、五銖貨布錢范、鏟幣、安陽刀、邢墨刀、莒刀之屬，悉為江高兩目所無，乃知江高兩本所錄僅限於三代，其漢以後者概未入錄。按此拓目頗可補其器目之遺。至拓本屬於石者，一二漢及漢塼之外，多晉魏以後造像墓銘之類，寥寥不過

數十種，雖不足以稱宏富，而所列滋陽朱氏所藏韓詩外傳殘石，其可珍貴，殊不減于熹平正始石經，不惟可補各家石刻諸目之遺，而冊中據原刻悉録其文，尤足與近時通行刊本互相參證也。

齊吉金室金文目　原稿本　馮汝玠撰

齊吉金室金文目四冊，清王懿榮編。是編爲王氏編輯其所藏各家金文之目，書不分卷，惟以冊分，各冊編列之法各不相襲。一二冊兩冊以器分，器凡分鐘、鼎、彝、敦、卣、尊、爵、斝、觥、角、觶、觚、簠、簋、鬲、甗、盉、匜、壺、鑑、盤、鈃、罍、鐘、飲、盂、豆、瓿、句鑃、斧、距末，爲若干類，各從其器之類，不相雜廁，而以奇器不名及不知何器者附於後。三冊分所度之所，所出之地，所藏之家，所鑄之國，首爲國子監藏器，次爲山東各地出土及齊之諸器，次爲直隸順天諸各地出土諸器及山東之古器，次爲許印林、顧子嘉、陳簠齋諸家藏器。四冊則專以全形拓本屬之，先三代而後兩漢，惟以時代爲先後。各冊內金文每種之下，悉注明某某藏，其有先爲某藏，後又歸某，及知其爲拓出誰氏者，亦並注之。皆王氏手自編寫，其所搜輯，較張叔未手寫之清儀閣款識、集古款識，陳簠齋手寫之東武劉氏款識，均爲宏富，其於彝敦兩器，謂彝

之與敦相似而易混，彝多侈口，敦多斂口，有
蓋，其有舟者多屬彝，敦亦間有之，彝之有
蓋者則未一見，惟作寶彝之文為最通套
習見語，陳簠齋丈遂深以尊彝為彝器通
稱，乃盡改彝名而統歸之於敦，自是各家效
尤，紛紛以彝盡歸於敦，以尤器有彝，有簠，有
盤，有敦，敦且自著其名，乃并其彝而亦歸之於
敦，豈不謬哉？自今窺之，敦乃彝之末造，彝之往
往簡古，敦則詞旨繁多，是彝在先而踵事增

華，漸變為有蓋多文之敦矣。彝間有無耳者，
敦則無一無耳者，彝之無耳者，又字文簡古，竟
在有耳之先，此又可逆數而知之者也。今將舊
譜之誤入敦，新揭之強名敦者，分別錄之，首
出彝為一類，次出自著其名為敦者為一類，
次將其器文云某作尊彝之類，近都名敦者
為一類，又次將象形之文下作父某甲乙者為一
類，又次將無甲乙字者為一類，此則近來俱稱
為敦者矣，未見其器，器又未著自著其名者姑

分畫之，以俟知者，以俟見者，其區別彝敦條
分縷析，尤足矯名家之失，而編輯金文亟宜取
法者也。

嚴州金石錄　嘉業堂藏書本　馮汝玠撰

嚴州金石錄二卷，清鄒柏森撰。柏森字殷甫，浙江海甯人，諸生，官嚴州府教授，著有括蒼金石志補遺，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光緒二十八年鄒氏自序及凡例五則、目錄，兩卷末有庚午吳興劉承幹跋。卷中所錄金石，前為吳越至元之金七種，後為自唐至元之石一百四十種，都為一百四十七種。每種於其之匡圍大小、碑之高廣尺寸，概不摹擬，惟錄其文，考其事，名撰引考證，綴以跋語而已。按鄒氏是編，乃其官嚴州學官時，先後承瞿鴻機、潘衍桐兩督學使者之命，搜訪嚴州金石，因訪獲張魏公釣臺詩、方蛟峯祠神宮鐘，始由此一金一石，推而廣之，遂博考浙江通志、新定續志、新安續志、嚴陵志、輿地紀勝、名勝志、萬曆、乾隆府志及建德、淳安、遂安、壽昌、桐廬、分水諸縣志，蒐輯而成，因名書所載名刻，其間官職、姓名多有異同舛錯，故其所錄金石名刻，所綴跋語，猶於其文與事二者加詳，綜其全書而論，不惟於嚴州一郡之金石刻辭可據以稽考，即於嚴州一郡之古今志乘，亦可據以訂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錄今存碑目　結一廬稿書本　馮汝玠撰

金石錄今存碑目一卷，清繆荃孫輯。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翰林，著有蜀石經校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江西金石目、金石錄札記，均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末有繆氏自題七絕二章。按趙氏歸來堂所錄金石原為二千卷，末詩云「今石存止二百餘」者，乃舉大存者之大數而言。編中所舉存碑，實為二百八十二種。今即此二百八十二種考之，則漢王純碑、西嶽華山碑、沛相楊君碑、柳孝廉碑、夏承碑、成陽靈臺碑、涼州刺史魏君碑、幽州刺史朱龜碑、小黃門譙君碑、圉令趙君碑、楊震碑、高陽令楊君碑、劉熊碑、戚伯著碑、四皓神位刻石、梁許長史舊館壇碑、北齊白長命碑、隋啟法寺碑、唐邕禪師塔銘、溫彥博墓誌、孟法師碑、葉慧明碑、大忍寺門樓碑、玄靖先生碑、滑臺新驛記，僅存拓本。泰山刻石、漢桐柏廟碑、馮緄碑、隋姚辯墓誌、唐贈比干詔、鄭司農碑、庚公德政碑、麻姑仙壇記、絳守居園池碑，僅有重刻。唐李玄靖碑，僅存殘石。漢劉衡碑、東魏大覺寺碑，僅漢碑額。晉蘭亭序、樂毅論、唐莎羅樹碑、小字麻姑仙壇記、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僅有法帖。此卌三種，名為存而實已不存。其原石見存者，實只二百卅九種，視其原錄之二千卷，存已不及十分之二矣。

衡齋金石識小錄 原鈔本 馮汝玠撰

衡齋金石識小錄二冊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輯有鄴中片羽尊古齋所見吉金錄衡齋見藏古玉圖匋佛留真衡齋藏印諸書多已著錄錄分冊不分卷冊首有甲戌冬于省吾序北平孫壯編定目錄冊中所輯金石一百餘種乃據同時東莞容氏桐鄉馮氏濰縣陳氏南皮張氏武進陶氏廬江劉氏大興孫氏合肥龔氏上虞羅氏海城于氏項城袁氏江夏黃氏十二家藏器及故宮博物院所藏暨其舊藏搨本輯錄而成自來各家輯錄所見金石往往同此一器而彼此互收甚至彼此互收之器屢見叠出重複者十居三四是編所輯百餘種惟建初六年玉地券著錄於匋齋古玉圖中嘉德門內巡魚符著錄於羅氏增唐[illegible]符圖錄中其見於各家著錄者亦此一二器餘則十九皆近時出土各地出土未經各家著錄之器其中建武十七年大司農平合大半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晉太康四年升與其字不可識之二小量及新莽之玉度永昌府之器則足諸金石家中尤為罕見而合量升度諸器據以推測古之量度更可就其容積求其確數以見各代所定之法制所識之金石雖小而關於考證實鉅惟視鮑氏之金石屑羅氏之金泥石屑無所考釋其披輯之廣選擇之精則鮑羅兩氏之書皆未足與之方駕也

湖北金石詩　連筠簃叢書本　　　　馮汝玠撰

湖北金石詩一卷，清嚴觀撰。觀字子進，江甯人。著有江甯金石記、江甯金石待訪目，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孫星衍序，及詩前有其嘉慶二年自記。卷中所詠詩，金自隋大泉寺鐵鑊起，至明楊忠烈公漣遺刀止，凡題十三種；石自唐金枝寺殘碑起，至元勝像寶塔止，凡題六十四種，都為七十七種。每種系以五言八韻詩一章，每章題下悉註書撰人姓名、立碑年月及書體、地址。詩後附以馬紹基之案語。據孫序所述，畢秋帆尚書鎮楚之時，檄訪金石搨本，一上上兩江三通館，一以副本為考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為馬紹基與子進。子進以其詩上督部，賞其清雅，屬為剞劂。是編當即其與馬氏任考證時同時所作，核其所詠，多與考訂於考證，非徒吟詠而已。又據嚴氏自記，謂作客武昌，獲讀湖北見存金石文七十八種，各系一詩。今考卷中之詩只七十七章，與嚴自記章數不符，其為嚴氏原稿之誤，抑為刻校時或奪其詩，或誤其數，則無從考索矣。是刻之外，又有道光中安氏刻本，每詩前有小序，而後無馬氏案語，與此不同。兩本孰為嚴氏原稿，孰為後人刪定，亦無從稽考。惟此本所附馬氏案語，考證極為詳備，附於原詩之後，殊可與原題互相發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濬縣金石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濬縣金石錄二卷，清熊象階撰。象階字松樵，安徽潛山人，官河南濬縣知縣。是編上卷首標題金石錄下，列熊氏自記，記後即接續石刻。所錄石刻，自漢黎山碑起，至金重修晉國趙王廟記止。下卷自元三元真君行祠碑起，至明馬政碑止。末以宋紹聖五年通利軍鐘附焉。卷中各刻不分金石，不論存佚，悉以入錄，惟以時代為先後。佚者據前人著錄錄其文，存者依見存原刻錄其文。每一刻後，有前人考跋者，則錄其題跋，無則闕之，間以所考附於其後。按其所考，僅於大伾山銘，考洪經綸之為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為舊唐書本傳所漏載；於通利軍判官題名，考巡河即京職官志之巡檢。此外則別無所見。徵考無多，殊不足以言訂正。第於濬縣古刻有文，必錄固亦考一邑之金石者所必錄。惟所列開元令長新戒、大觀聖作碑，邑中見存之石，既無其刻，前人著錄亦未載，邑中曾有此刻，第據通鑑甲寅宴新除進士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賜天下縣令。聖作碑文，立之學宮，次及大學辟廱，天下郡邑以為邑中當有此兩刻，即據以錄入，不過想當然耳，不得引以為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一隅錄　如見齋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一隅錄一卷，清段嘉謨撰。嘉謨字褒亭，河南偃師人，官陝西武功縣知縣。是編之作，即因宰武功時，得翠屏墓志、吳達墓志於野，得任令則碑於學，乃推廣搜及於武功一邑，增益而成。卷首有嘉慶庚辰鄧廷楨、嘉慶己卯吳榮光、道光壬午唐仲冕諸序，及其自序。卷中錄隋刻一，唐刻五，宋刻八，金元刻各一，明刻二十九。其中陳生路石已久佚，姚合縣居詩刻、游

靖重修縣廳碑，則原石佚而段氏補書補刻。石刻之後，附以三代彝器、秦漢鏡及金崇教禪院鐘，十一種。其崇教禪院則以其原在武功而附麗之。自來著錄金石之書，類皆先金後石，或不分金石，統以時代之先後爲次。段氏此作，則一變其例，列石於前，附金於後，獨以石爲主，雖僅寥寥數十種，則以武功一邑既非通都大邑文物薈萃之地，更無幽巖邃谷苔蘚扶剔之區，石墨無多，係爲疆隅所限。若孫星衍、邢

澍合撰之寰宇訪碑錄，於武功石刻止載蘇懷神道碑及朱光旦書唐太宗碑、崇寧縣學碑數種而已。是編所錄翠屏、吳達墓志、任令則碑志，則悉爲訪碑錄所未載。其於武功一邑之金石古刻，蒐幽表微，厥功匪淺，不但可據補訪碑錄之遺，抑亦考武功金石者之所必資，正未可以其限於一隅而忽之也。

趙州石刻全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趙州石刻全錄三卷，清陳鍾祥編。鍾祥，貴州貴筑人，官直隸趙州直隸州知州。是編即其知趙州時，為幕(僚)蔡壽臻、查輅兩人訪輯，而陳氏即據其所輯為之編次者也。卷首有同治元年陳氏編次時序。卷中石刻首列學宮諸碑，次列柏林諸寺碑刻及宋經幢暨州屬大石橋諸題名殘刻。上卷自唐何公德政碑起，至元重修廟學碑止。中卷自宋趙州永安寺度僧記起，至加句勝陀羅尼幢殘石止。下卷自宋建尊勝陀羅尼經幢起，自大石橋題名及名宦廟石獅款識止。所有趙州石刻志行錄入一，其大石橋題名三十九種、石獅款識五種，各家多未著錄，即吳氏之攈古錄亦只於補遺中錄其十九種，餘悉遺漏。此錄所輯趙州全境石刻，鉅細靡遺，最為詳備。而於大石橋南北洞兩壁及北洞之下與移於州學之橋柱種種題名，無不一一依照原題，逐段分錄，並標明所在，尤足以考其

原題形式步位。志一邑石刻者，近時惟劉尚文莆莆陽金石初編與此全錄為最善，可與武氏之偃師金石記後先媲美。其他如金石一隅錄、濬縣金石錄諸書，皆弗能及也。壽臻字鶴君，浙江桐鄉人，官順天宛平縣知縣、順天府治中。輅，順天宛平人。

十二硯齋補瘞鶴銘考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十二硯齋補瘞鶴銘考二卷，清汪鋆撰。鋆字研山，江蘇儀徵人，著有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已著錄。是編首有光緒九年凌曙及其光緒二年自序。卷上錄焦山壯觀亭、寶墨亭諸刻銘文，姜紹詩韻石華、汝王昶金石萃編所載所次銘文，王澍、翁方綱兩家見存字圖考，並錄張克劉必堂、聶泉崖等題名，吳琚、汪宗尼等題句，所考以銘文字數為主，其題名題詩句不過連帶附及。下卷首錄南史陶宏景傳，次錄梁武帝陶宏景論書上啓及古今名家評閣書及瘞鶴銘跋，又次錄翁方綱書出陶貞白辨，而以其序下三行非宋人重刻辨附之。所考專在書銘之人，校其所考存字於各家中獨推重翁氏之考，所考書銘之人於諸說中獨抒衷於翁氏之辨，而於瘞鶴銘石刻出水前張氏之圖、出水後汪氏之考，概屏弗錄，於書出陶貞白之說，亦於翁辨外別無佐證。至序下三行，陳滄洲瘞鶴考已於所撰重立瘞鶴銘碑記內斥其謬妄，翁氏未嘗深考，竟以為其誤出於陳氏之考，而不知其誤出於張氏之圖。是編但引翁辨，而於陳氏所撰碑記亦棄之，詳考之既未為詳，備補亦無足重輕。觀以前張、陳、汪、翁諸家之考，均未日同日而語，觀凌氏之序，歷舉其未錄諸家之書，為之覼縷詳陳，其以是編補考猶有未盡，已在言外，即此已可以知其得失矣。

吳興金石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吳興金石記十六卷，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存齋，號剛甫，浙江歸安人，官福建鹽道。著有金石學錄補、千甓亭古塼圖釋、古塼、千甓亭塼錄、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穰梨館過眼錄諸書，多已著錄。是編前後無序跋，惟首列凡例八則，及首卷金石年代序目。卷中所記金石，仿安陽金石記之例，肇自三代，訖于宋元。金則彝鼎之屬，凡為湖人所藏者，悉錄之；惟吳平齋所藏，已見於兩罍軒彝器圖釋者，不錄。碑刻則不論存佚，凡見於古今著錄者，悉錄之。其瓦塼古刻及曹孝入法帖之名人墨蹟，藏於湖人者，亦悉錄之。其自藏古塼之見於所著千甓亭古塼圖釋及其塼錄者，亦以具有專書，不復再錄。其所錄入之金石，悉載原文；已佚之碑版，則或據他書錄其文註明；又見其書並若詳記彝器之高下圍徑，碑版之長短寬博，及字之大小。其另有前人題跋考證精確者，則節錄其要，要之于編，並附其考

證於後。核其所錄，如唐碧玉潭湖州刺史于頔等題名、胡季良書大雲寺經幢、湯府君墓志、永寧祇園、龍興諸寺經幢、宋飛英寺浴院碑、胡安定先生墓表、太簡居士劉一止報恩光孝寺新建觀音殿記，或為兩浙金石志所未收，或為胡承謀、李堂湖州府志、鄭元慶湖錄、董斯張吳興備志、同治新修湖州府志所未著錄，校輯宏博，足資稽考。核其所考，如謂鄭元慶所錄沈氏述德碑文辭義淺鄙，斷非六朝人作，其為明人偽撰無疑，列舉八證，以明其為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而揑造，亦極精確。方之丁敬之武林金石記、杜春生之越中金石記，頗堪並駕齊驅也。

歸安沈氏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歸安沈氏藏器目一卷清沈秉成藏秉成字仲復浙江歸安人咸豐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順天府々尹安徽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是目為山左高翰生傳鈔各家藏器之目之一計其所藏僅就井大林鐘厤鼎成王尊鼎勘季鼎方鼎太師小子師望鼎黃山鼎韓伯鼎頌敦中𣪘父敦格中敦朋卣父己甗史頌鬲諸器凡鐘一鼎七敦三尊卣甗鬲各一都十五器而黃山韓伯兩鼎史頌鬲並皆於器下注明偽刻其器真而刻亦真者實只十二器寥々無幾考沈氏所藏古器此目之外尚多見於陸心源吳興金石記中者據金石記中所載沈之藏器其大林鐘頌敦及格仲尊即格中尊鳳卣即朋卣已見此目外父癸鼎亞形父辛觶且辛觶嘉禮壺仲𣪘父盤及秦漢以下之秦方權美陽權建武泉范上將前鋒伏波將軍虎符景耀弩機並此目所未載此目所錄不惟

於秦漢以下諸器悉從刪略即於三代以前之器亦有所遺漏考沈氏藏器每殊未可專以此目為據宜以此目與陸氏吳興金石中所載沈氏所藏諸器互相參考庶乎十得八九也

江蘇金氏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江蘇金氏藏器目一卷，清金燕昌藏。燕昌字嫂仙，江蘇人。是目亦山左高翰生傳鈔南北名家藏器目之一，而元和江氏靈鶼閣未經刊刻者也。計其所藏，爲兕彝、仲旂父鬲彝、鬲邪父丁彝、析孫子父己彝、子父乙方彝、秉仲彝、圓辛彝、彭庚父彝、單父丁彝，爲王𡈼父丁尊，爲秉仲卣，爲追敦、芍中敦，爲忠彝、冊父丁彝、禾彝，爲諸女方爵、亞木父丁爵、唐子爵、舉父己爵、时子父辛爵，爲白夫角、子孫父庚角、析子孫父乙角，爲史頌盤，爲壺子壺子白盨，爲肩伯簋，爲庚姬鬲，爲鄭肩父甗，爲相父丁觶，爲子执旂句兵，爲趞戈，爲漢錠。錠十數，二彝、四爵、五角，三尊、卣、盤、盨、簋、鬲、甗、觶各一，都三十五器。較之各家，殊不在諸城李氏愛吾鼎齋、利津李氏石泉書屋所藏之下。惟其藏器知之者鮮，不獨未見於各家著錄，即廣輯南北諸家藏器之攈古錄，於蘇州各家如江甯司馬達夫、陳靜人、甘氏、吳縣曹秋舫、嚴迪甫、王味雪、蘇州韓履卿、陽湖孫淵如、呂堯仙、徐傳蕉、董方立、嘉定錢獻之、瞿木夫、周雪樵、吳江王少呂、楊龍石、凌氏、儀徵阮雲臺、山陽李芝齡、長洲顧湘舟、江都秦敦甫、甘泉汪仲慈、通州馮晏海、太倉畢氏、揚州徐氏各家所藏悉經搜輯，獨於金氏之器未曾寓目，幸賴有高氏鈔存此目，爲廣其傳，始知蘇甯收藏諸家之中尚有此一家也。

南潯顧氏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南潯顧氏藏器目一卷，清顧壽藏藏。壽藏字子嘉，浙江歸安人。是目亦江氏靈鶼閣叢刊諸家藏器目所無，而山左高翰生傳鈔之一也。計其藏器爲鐘一、鼎二、彝一、敦五、鬲二、卣一、尊一、觶二、角一、爵一、壺三、簋一、罍一、豆一，凡二十二器。其彝器外並藏有燕將將渠玉鉩，吳愙齋曾以所藏諸女方尊易之。是目所列諸器則僅有白乍尊，而愙齋以之易鉩之諸女方尊則未經列入，蓋高氏傳鈔此目，其時尚在以尊易鉩之前也。按吳興藏器之家，顧氏而外，尚有吳平齋、沈仲復、丁彥臣諸人。此四家者，吳平齋藏器有其兩罍軒彝器圖釋與江氏靈鶼閣所刊器目可互相考證，丁氏藏器亦有靈鶼閣刊目可考，惟顧與沈氏兩家藏器則其目向無刊本流布，只有高氏傳鈔此本可據以考所藏爲甚甚器。此本所載子嘉藏器雖爲數多多善，多僅可與丁沈所藏相伯仲，不足與平齋所藏相頡頏，而此目與其傳鈔沈氏藏器之目則皆考吳興諸家之藏器者所必資也。

隸釋碑目表　六譯館叢書本　馮汝玠撰

隸釋碑目表一卷，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著有六書舊義等書，多已著錄。是編首為廖氏自序，序後表列碑目，以隸釋為主，列之於首，首又次為水經注，又次為集古錄，又次為金石錄，又次為天下碑目，附以集古錄目，又次為漢隸字原，末以考碑目存亡者為殿。凡水經注、集古錄、金石錄、天下碑目、漢隸字原與隸釋之碑目同，則於各欄但註有字，異則於各欄標出各書碑目。其趙氏金石錄無跋者，而隸釋附錄於後者，則加後字於欄內以別之。其各書皆洪書所無而附益之者，則注洪目無於欄內以別之。其表雖名為隸釋碑目，其意實務在使各書碑目同異存亡，皆可瞭如指掌。並不專以隸釋原書所有之碑目為限，不過以隸釋之碑目與水經注以下各書之碑目彼此對照，因以隸釋為主，即以隸釋名其表耳。其體例與顧藹吉隸辨所附之水經注碑

目，惟就原書輯錄。繆藝風所撰之金石錄合存碑目，惟據原書加考，不以原書以外之碑加入者，迥乎不同。考洪書中所有之碑目，甚宜分別觀之，勿認表內之碑目悉為隸釋中之碑目也。

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　原鈐本　馮汝玠撰

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六卷，葛昌楹輯。昌楹字書徵，浙江平湖人。卷首有乙丑二月褚德彝序及各璽印目錄，卷末有葛氏自跋。卷一為宋徽宗、高宗璽，文同、蘇軾、黃庭堅、米芾、岳飛、姜夔、岳珂、賈似道印；卷二為趙孟頫、管道昇、鮮于樞、張雨、趙雍、王蒙印；卷三為明宣宗璽，劉基、沈周、吳寬、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印；卷四為唐寅、王守仁、王寵、陸治、文彭、文嘉、文臺、周天球、楊繼盛印；卷五為項元汴印；卷六為王元美、董其昌、葛一龍、文震孟、左光斗、李流芳、黃道周、金俊明、錢謙益、柳是、呂留良、李根、文點、李根印。凡宋元明三朝璽印二百方。六卷之後，別以藏於于氏與賈肆所見及其所藏項氏諸印影墨附之。據葛跋自述，卷中所輯多得之禾中于氏，而于氏則得之吳中文氏，為文徵明家歷代舊藏者也。各卷璽印悉鈐朱於上，圖象於下，並各註其質之為犀為象於其下。於宋元明三朝之小璽私印文字制作一展卷歷歷可徵。自來搜輯璽印之作，大都以六朝以前之官私銅印為對，間或附以唐宋諸印，但取其文字而略其形制。惟吳氏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倪氏印雋兩家之作，始圖其鈕，使形制與文字並傳，而六朝以後銅印而外，又弗之及。是編則皆為宋元以後璽印，專為犀角象齒所製，既鈐其文，復圖其鈕，於宋元明三朝之小璽私印文字制作，粲然畢列，與吳倪兩家之書專以六朝以前之銅印為主者，可謂各擅所長。至其鈐朱之絲毫不爽，圖象之纖細悉具，其精美之處，則吳倪兩家之書弗及也。

千唐誌齋藏石目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千唐誌齋藏石目錄一卷張鈁藏郭玉堂編次鈁字伯英河南新安人玉堂河南洛陽人目前後無序跋惟列石刻之目凡隋以前九種石刻九種唐石刻一千五十六種五代至明石刻一百一十四種都一千一百七十九種其間唐之志墓石刻一類完而不缺者得九百六十七種約居其十分之九其齋以千唐誌名者即專舉其所藏唐志石刻之大數言之也藏石而推匋齋為最富其藏石記所記亦僅七百餘種而其中且有玉地券墓磚之屬雜乎其中不盡為石刻至目則所藏惟石無磚瓦之雜廁而其數則較匋齋增多四百餘種記志墓之刻向推黃氏名家石刻名家為最博至目則所藏北魏武泰元年完元公妻薛氏夫人墓志建義元年始平王元子正墓志大昌元年平陽縣開國子元恭墓志唐貞觀元年儀同三司黎陽鎮將程鍾墓志貞觀二年左光祿大夫蔣國公屈突通暨蔣國夫人墓志皆為名家所未錄其所藏之數既駕匋齋而上之其所列之目亦足補名家之遺也

鄴中片羽　原印本　馮汝玠撰

鄴中片羽初集二卷二集二卷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其有尊古齋所見吉金圖衡齋藏見古玉圖匋佛留真衡齋吉金識小錄均已著錄是編卷首初集卷首有甲戌六月柯昌泗序卷中所輯凡四百有四事二集卷首有丁丑二月于省吾序卷中所輯凡二百九十事兩集都輯六百九十四事皆近時河南安陽出土者安陽出土之品極多此則就其所見擇其最精者據以入錄金石匋骨之屬無不悉具以其文字與其所出之地考之皆商末周初之器器其中彝尊壺觚爵海貝之螭龍及文字花紋中填嵌松石之甲骨古器皆向不經見從未著錄之器其有文字惟事雕琢之甲骨螭器雖僅已見於羅氏古器物圖錄而所錄亦不及是編搜輯之多自來圖錄古彝器石刻而外於商周遺器類多按其所見篆而錄之而不能詳其所出之地考古者但能據其文字求其事實而不舉其所出之土之區域以為之證自有清光宣以降考古之家始留意於此故王文敏所撰周寶瓷錄每錄一器必詳其出土之地前此則未之能詳是編則不分時代不論金石匋骨惟以安陽所出者為限專以區域為重與但按所見圖錄者不同可據其出土之地與其銘器之文互相印證洵圖錄古器以資考證者所宜取法誠柯序所謂傳其器並傳其地當於殷人之北徙邢衛之南遷因器以稽舊迹而證周京展卷而槩並可徵者也

匋佛留真　原印本　馮汝玠撰

匋佛留真二冊，黃濬輯。濬字伯川，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是編分冊不分卷，首有丙子冬桐鄉馮汝玠序。冊中所輯匋佛諸像，自魏迄唐，有孝昌、大統、天和、仁壽、永徽、開元、元和、太和、大中、咸通諸年號者二十一，無年號者五十五，善業泥二十一，凡九十九，殿以佛龕，都為百種。按古匋之類，有登、豆，有封泥，有博、有瓦，其類不一。登、豆有鐵雲藏匋、鄒適廬古匋存，封泥有封泥

考畧、續封泥考畧，博有慕匋軒古博圖錄、千甓亭古博圖釋，瓦有秦漢瓦當圖記、秦漢瓦當文字、秦漢瓦當圖，皆有專書可資考證。獨匋佛一類，向無專輯之書。即散見於各家著錄金石之書，其亦僅見於劉氏長安獲古編、鮑氏金石屑；而長安獲古編所錄惟善業泥一種，其金石屑所錄則惟善業泥與貞觀中褚遂良所造匋佛，而褚所造匋佛且真偽莫定。此外則別無所見。黃氏是編獨於登、豆、封泥、博、瓦以外之匋佛搜輯不遺餘力。善業泥則多至二十餘種，其他未經著錄者更不翅十種之多。而其中有年號者且居三分之一，既為創作，復集大成。洵考古者之所必資，而與藏匋考畧諸書並傳者也。

唐賜鐵券考　表忠觀原刻本　　馮汝玠撰

唐賜鐵券考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谿，浙江錢唐人。吳越武肅王錢鏐三十世孫。著有金塗銅塔考、縮臨唐碑題跋，已著錄。是考首錄清高宗御製詩，及錢陳群、莊有恭、范清洪、沈初、錢琦諸人和作，次為考，錄陸放翁文集、陶宗儀輟耕錄、表忠觀碑、刻於鐵券之文及齊召南鐵券考，又次為鐵券圖，上具形摹其文，並附錢王當時謝表，又次為詩，錄宋濂、劉基、王褘、高啟、危素、託中孚、江漢、潘時英、鄭永、錢唐、張孟兼、張棣、王翬、瞿佑、張桂、李克、趙儼、孟昉、林唐臣、劉樛、顧景星、揭法、陳綱諸人謌詩。考唐賜錢氏鐵券者，向無專書，惟王昶金石萃編錄其券文與謝表，而無圖，錄考跋而不及諸詩，以之與是考互證，萃編所錄殊不及是考之詳，而是考券文係餘杭成金湯之圖，萃編則依杭濮為錢塘，券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臣崔胤宣奉後一行後尚有中使臣焦楚鍠傳宣一行八

字，萃編則崔胤宣奉後奪去焦楚鍠傳宣一行。考券文者當據是考摹文以正萃編之誤。惟萃編所錄各考跋有陶瀓鐵券詩序、翁方綱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皆為是考所無，足以補是考所錄之遺。考鐵券考跋者宜以萃編與是考互相參閱。至券文內未及顧功之顧字，按翁方綱跋謂諸書皆作顯字，核其文義，顯字較顧為長，顧字似為錯誤，此則尚待詳審，未可即據是考以為斷也。

金塗銅塔考　袁忠觀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塗銅塔考一卷，清錢泳撰。泳字梅溪，浙江錢塘人。所著縮臨唐碑題跋、唐賜鐵券考均已著錄。是考與其唐賜鐵券考皆為乾隆甲寅同時所刊。首為考，次為圖，又次為詩。其凡例云與唐賜鐵券考同。是考錄嘉泰會稽志、與地紀勝、程珌勝相寺記、程嘉燧破山寺志、慈山沙門德清金塗銅塔記、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曝書亭集、顧豹文袁忠譜序、紹興府志、台州府志諸書所間於銅塔各條。圖分三種：一摹銅塔全圖形，一摹塔背有刻字之面，背一摹全塔四面之背圖。後附以前說。詩錄周文璞、周密、徐旭旦、周震榮、翁方綱、何元熊、程晉芳、朱琰、朱珪、沈景熊、黃琛、宋湘、陳廣寧、阮文達諸人詩。考是考所錄嘉泰會稽志諸書所記諸條外，尚有錢大昕、阮元、張燕昌、陳廣寧諸人跋記，皆是考所無。各跋於朱彝尊誤以此錢弘俶所造銅塔為錢鏐所造，均有所辨正。其阮跋所記塔之四面及其下端圖象，張跋所記塔之八万四千之數，皆他跋所未詳，尤足以資互證。考金此金塗銅塔者，宜於是考所條外錄諸條外，更取其所遺跋諸跋互相參稽也。

金石文鈔　光緒重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清趙紹祖輯。紹祖字琴士，安徽涇縣人，著有安徽金石略、涇川金石記、古墨齋金石跋諸書，已著錄。卷首有嘉慶中原刊時法式善及趙氏自序，咸豐中其姪書升重刻時序，光緒中其從曾孫寄文重刊時潘祖蔭、汪鳴鑾序，及凡例、目錄與金薤琳琅原刻六十三種碑文之目。卷中文鈔前八卷凡一百三十二通，續鈔二卷凡三十二通，正續兩鈔都文一百六十四通。

所錄金石文，係繼都氏金薤琳琅之作，名刻志錄全文，一仿其例。其都氏已刻之六十三碑，則但錄其目於卷首，即不復錄其文。其名人所撰刊入本集者，名声顯赫而共知者，法帖翻摹不一者，釋典、道藏各有板本者，鑿佛造像語言鄙俚并殘闕太多不復可讀者，僧道碑碣無關義要并顯為偽造以欺後世者，亦均一概弗取。所取者，隋以前則以古碑甚少，凡不在以上不錄之列者，有則登之；唐以後則惟取其人、事、文、書四項可傳者錄之，餘則悉從屏落。故正續兩編所錄不及二百通，選擇殊為嚴核。文後所加題識亦頗有所考訂。核其所錄，在當時踵都氏前規，固不無可取；第近時金石之文字發見日增月益，其文可錄者殆不下萬種，即志墓文一項亦在四五千通左右。就今日所傳之金石文而論，是編所錄雖兩倍於都氏，而視見有金石之文不過百之二三，則與都氏之金薤琳琅皆無足論矣。

塼文考畧　廣倉學宭叢書本　馮汝玠撰

塼文考畧四卷，清宋經畬撰。經畬字心芝，淛江臨海人，官知縣。卷首有道光乙巳宋氏自序，卷末題七絶四章，不著姓名。卷一為吴寶鼎、正晉與建興時塼，卷二為晉建武至泰和時塼，卷三為晉咸安至隋大業時塼，卷四為自唐貞觀至明嘉靖附塼及年號，史考以篆文吉語無年號等塼，末以殘闕太甚之塼另為考畧之餘，附于各卷之後。是編初名塼齋札記，又改名為瓴甋錄，總以瓴甋之字俗不經見，始改今名。卷中所錄各塼，悉以塼文于前，其另及文陰文、及中雜以篆文者註，京文字則分注于下。每塼之後並詳其出於何地，得自何人，而於塼文年年號、甲子稍謂人名考釋尤詳。考釋之下所附陳瑀卿節楊蘂、侯步瀛、鄭邦光、王文煒、彭春澤、葉銘彝、侯琥、梁、葉梯雲、王鈍霖、高鳳藻、謝因嶽、徐旭升、馬商霖、周杏林、陳篤生、陳東榮、周宅豐、嚴作甫、馮永清諸人之說，及其子若姪附注各節，亦

與其考可相發明。惟其卷中所注出土大都出於淛東西諸縣邑，其中塼文亦與馮登府淛江塼錄所載同出一處者頗多，能統以塼文名其書而校其所考之塼，實出淛省為限。據此，與馮登府之淛江塼錄、呂佺孫百塼考、孫詒讓溫州古甓記所載塼文，彼此可互相訂正也。

括蒼金石志補遺 聚學軒叢書本 馮汝玠撰

括蒼金石志補遺四卷清鄒柏森撰柏森字殿甫浙江海甯人諸生官嚴州府教授幷有嚴州金石錄已著錄是編卷首有光緒癸未吳敦序序後爲凡例六則及目卷中所錄金石自西晉太康起至元僞吳龍鳳止凡五十五通係補李遇孫括蒼金石正續志之作每一刻必錄全文每一文後必附於之以跋悉依李氏正續志之原例惟所注鍾碑廣圍太大小正續志之尺寸正續志以金石萃編爲準用建初慮傂尺此則改用工部營造尺所有無紀元各刻正續志概附於卷末此則於其人有可考者則各附于各朝之末其體例微有變更耳按括蒼在浙東西兩郡之中地府僻遠郡中金石古刻本不如武林吳興越中諸郡之多搜訪亦較諸郡爲難阮文達兩浙金石志所輯二十餘種外李氏括蒼金石志正續兩編輯至一百四十種搜羅已爲不易是編爲之拾遺補闕先增

多至五十餘種之多不獨可補李氏之正續志其中如唐李陽冰修文宣王廟記殘字薩尊銘高元和等初陽谷題名宋趙縞石門洞題崖石門洞詩刻均爲鄒氏躬從窮崖邃谷剔苔除蘚搜訪而得亦非尋常拾補多據載籍輯錄者比至其詮釋文宣王廟記之新上元初陽谷題名之光月則尤爲精確所補各刻既多前人之所未收所附題跋亦復能自持所見視李氏之正續志蓋有過之而無不及殆不止後先輝映已也

槩齋所藏錢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槩齋所藏錢錄十二卷，清費錫申編。錫申字槩齋，海陵人。卷首有光緒甲午同里王貽年序。是編爲目。卷中藏錢，卷一爲自夏至吳附以新莽諸錢，卷二爲自晉至北周附以成與後趙北燕諸錢，卷三爲自隋至唐附以林士洪史思明諸錢，卷四爲自後梁至後周附以楊林行密南唐蜀閩南漢楚燕諸錢，卷五爲北宋諸錢，卷六爲南宋諸錢，卷七爲自遼至元附以劉豫韓林兒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諸錢，卷八爲明錢，卷九爲明諸王附以李自成張獻忠孫可望耿精忠吳三桂吳世璠諸錢，卷十爲安南朝鮮日本大朝金合及無考諸錢，卷十一爲厭勝吉金錢諸錢，卷十二爲支幣神符通花馬格合鏡諸錢。都一千一百四十餘品。核其所藏千餘品，雖古幣品安邑二釿、殊布四字大幣二品，古刀品節墨邑寶貨一品，古圜錢品周字文字小錢、寶四貨二品，新莽品泉品大泉、壯泉、小泉三品，十布品大布一品，披羅殊爲未備。每

品之下，所考亦僅采輯史志所紀及舊譜之文，不加考證，置之諸家泉幣圖錄之中，固不足與李氏、鮑氏古泉匯、續古泉匯，王氏泉幣彙考諸書相馳逐，而所采但限於所藏所見，不以藏見外之泉幣以取盈，所考亦於史志舊譜文外不多事徵引，取材謹嚴，修辭簡潔，且參攷之可資，無疵瑕之可議，固亦自成爲一家之言也。

澂秋館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澂秋館藏器目一卷，清陳學裘藏。學裘字子良，福建閩縣人。其事蹟無可考，惟知其為內閣學士出巡撫陳寶琛之尊人而已。是編為其族人陳承修從閩中傳鈔，出靈鶼閣高鈔翰生所刊所鈔各家藏器目中所無者也。目中所列藏器，三代之器為鐘一、彝八、鬲二、敦五、卣五、簋一、盤一、匜一、甗一、壺一、尊五、彝二、觚四、觶一、爵五，凡四十三器。秦漢以後之器為壺、匜、鐘、洗、鈴、斗、弩機各一，鐙二、古幣一、古兵三、泉範十、鏡四十一、造像六，凡七十器。二者都一百十三器。每器惟標器名，其款識之字數形數，表從略焉。以陳氏近年所刊澂秋館吉金錄所載之器與是目相證，是目前有一鐘與姞□姜彝、系父丁爵及漢鍾、古幣、泉範、造像等器均未錄入，而古鏡六器，字四種，少於是目所十七器之多。考吉金錄所錄之器，據序所述，子良舊藏而外，尚有續得之器，不盡為子良當日所藏。考其藏器者，當以是目為據，參以吉金錄，別其孰為子良原藏、孰為其後續增，不可據吉金錄所錄之器以補是編所無之目也。

讀雪齋藏器目 傳鈔本 馮汝玠撰

讀雪齋藏器目一卷，清孫汝梅藏。汝梅字問羹，又字春山，順天大興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著有讀雪齋金文目，已著錄。是目乃閩中陳承脩傳鈔本，而江氏靈鶼閣刊本所病生傳鈔本所無者也。其所藏三代之器，為孔鼎、丼旅車鼎、中曾鼎、為象祖辛尊、為析子孫道敦、魯伯大父敦、仲五父敦、中敦、戲作父庚敦、旅車敦、為作從壺、為魯士浮簠、為曼龔父簠、為門射甗、為師乙觶、姞彝觶、為作從觚、為為伯丼乙斝、為非爵、父己爵、為邵大父斧、史瞿卣、字瞿戣、首瞿、馮形句兵、滹于戟、武鄉矛、兩漢之器，為平安侯染鑪、綏和匜、宜子孫鐙、大吉洗、大吉壺、八卦文鼓、去央辟兵環，凡三十三器。此外復有劉墨卯泉範、塼瓦造像，則茅拾舉其類，而子目闕焉。考目內邵大父斧，按吾師室吉金文述所記，已為潘鄭盦以三百金並勝以及當三事易歸攀古廔藏度。今此目古兵之中，尚列此斧，未經刪除。陳氏此本，蓋為按部大父斧未歸鄭盦以前之目，展轉傳鈔者也。孫氏在同光間與潘鄭盦、王文敏諸人同稱收藏之家，長於金石之學，生平收藏者，什多散失於庚子拳匪之劫。其著作僅散見於敬吾心室款識及其劫餘之讀雪齋金文目殘本，可按以窺其梗概。其藏器亦惟賴此目可資徵考耳。

周寶簠簿錄　原稿本　　馮汝玠撰

周寶簠簿錄一卷，清王懿榮編。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官至國子監祭酒。庚子殉難，謚文敏。著有天壤閣雜記、翠墨園語，已著錄。是編乃文敏手寫其天壤閣所編天壤閣藏器之目，為江氏靈鶼閣刊本、高氏物生鈔本諸目所無，而從未經人傳錄者也。所錄藏器計鼎六、彝六、敦二、盉一、簋四、匜一、鬲四、卣三、觚五、觶一、尊三、爵十、鐃一，凡四十七器。每器標題器名之下，悉注其字數，多數並詳注其所獲年月、區域及其得自某家某估，乃其自同治丙寅至光緒丙申，歷年所獲之器。考其得器年月，至光緒丙申止，距其庚子殉難之時僅四年。其生平所藏彝器，蓋已盡記於是編矣。靈鶼閣、高物生所刊所鈔各家藏器之目，多為同時考古者或據其所贈拓本，或據其所刊款識為之彙錄，皆非名家手自編寫。是編既為文敏自定，並詳記其各器所得之年月、區域、姓名，其記載之詳，其體例之善，諸家藏器之目未有逾於是編者也。惟三代彝器屬商屬周，難於考定，是編簿錄諸器，直概為周，冠以周寶之名，似不如各家藏器之目不著朝代，足以包括各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鍾祥金石考 原印本 馮汝玠撰

鍾祥金石考八卷，李權撰。權字巽孚，又字博文，湖北鍾祥人。光緒己酉拔貢，官學部小京官。著有鍾祥沿革考、鍾祥藝文志諸書。是編卷首有羅田王葆心及盧弼兩序，並凡例九則。例後爲目，卷中金石不分存佚。於見存古刻，其拓本與舊志及載記文有同異者，則就二者異爲詳校，節錄其文；於已佚古刻，則據各書所載，文存者則錄其文，文佚者則錄其目。每種之下並於金石文書撰之人及與其事者姓名官階悉加考證。其不在邑中之金石而確係邑中掌故與雖在邑中而時代無從確定者，則附於各卷之末，另爲附考。按輯既爲詳備，考證亦復各有所據。按鍾祥爲郢中小邑，既非人文薈萃之所，亦非舟車爲通之路，金石古刻本無通都大邑之多，自來考古者恒未及詳。即吳氏金石彙目分編亦只錄其佚者三種，附志未經錄入。是編則搜輯靡遺，凡鍾祥一邑之金石皆可據以稽考。惟於見存古刻不據拓本錄其原文，而就拓本與載記所錄增損其文，節其錄而錄之，使閱者不獲窺其全豹，體例殊未盡善。而於邑中最古之梁晉隆安寺碑獨遺而未錄，亦未免百密一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吳大泉五千真影 原拓本 馮汝玠撰

孫吳大泉五千真影一卷，程文龍撰。文龍字雲岑，江蘇金山人。因得是泉，乃牓其居曰大泉五千之室，著有古泉審。是編前列吳大泉五千原錢面背拓墨，並附同時出土之大泉五百原形拓，後刊癸丑七月程氏自撰孫吳大泉五千大泉記，援其記所述，是泉乃壬子之歲，浙東治錢道時，出於上虞百官龍峠二山之間，同時出土者，尚有古剣泉、鏡、陶器等，三國以後之物。其中建安鄭蔓二鏡，歸于吳縣楊遊盦。是泉則歸于適廬鄒君，而程氏以其所藏神龜造像易而得之者也。考三國時孫吳所鑄之泉，惟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兩品見於陳壽三國志，此當千者則陳志及晉書以後諸史言食貨者均無可徵考。即有清一代，初尚齡、倪模、張崇懿、吳文炳、李、劉燕庭、戴熙、李佐賢、鮑康、王錫棨諸家圖錄，搜輯家富，過於曩昔，亦於是泉未經著錄。是編不惟可援以知孫吳所鑄泉幣之制，並

可補各家圖錄之所未備，雖止一泉一記，而一泉可以各家收藏之富，一記亦可與各家圖錄並傳，以少勝多，其是編之謂歟。

遼陵石刻集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遼陵石刻集錄六卷、奉天圖書館纂。卷首為目次、卷一緒言、歷敘遼陵石刻得石拓本及纂述是錄之源委、卷二石刻正本、為遼陵帝后漢字哀冊及篆蓋石刻拓本十一種、遼陵帝后國書哀冊及篆蓋石刻拓本四種、石刻鈔本二種、附以遼相賈師訓漢字墓誌及篆蓋石刻拓本二種、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石刻拓本一種、都二十種、卷三哀冊考證、為羅雪堂之哀冊跋尾、卷四國書哀冊考證、為羅福成之釋文及考与釋例、卷五國書旁證、為銳符玉盞官印等器之文字及郎君行記釋文与釋摩訶論贊玄疏引文、卷六論著、為中外名家關於遼陵石刻之著作、各卷之後更以法文之通論附焉。至編纂述、雖標奉天圖書館之名、而據其緒言考之、實為金毓黻任其役纂輯而成也。考契丹文字以前世所傳者、惟從宋王易燕北錄展轉相傳寫之朕、勑、走、馬、急五字、此外別無所見。其文字構造、體例、僅有陶宗儀書史會要有以隸書增損之說、此外亦別無所聞、究其字體結構如何、從來無可證明。故考古者往往以西夏文字誤認為契丹文字、即有懷疑者、迄亦無從訂正。幸地不愛寶、有此遼陵諸刻發見、乃知契丹文字係以漢字複體拆合而成、與西夏國書之以漢字筆畫拆合、女真國書之較西夏筆畫單簡相似而實不相同、並知西夏女真之文字、其體悉根於契丹。數百年來疑莫能明者、始一旦識其源流、別其涇渭。是編於其石刻、輯為專書、使契丹文字傳播於世、有稗於金石文字之學、厥功殊偉。其所博采名家考釋論著、以資參考、尚其後焉者也。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　原稿影本　馮汝玠撰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四卷、黃濬輯、濬字伯川、又字衡齋、順天宛平人、同文館肄業生、所輯有匋佛留真、鄴中片羽、古鉥集林、衡齋金石識小錄、衡齋藏見古玉圖、均已著錄、是編卷首有于省吾序、卷中所輯吉金、自三代迄於有清、凡一百九十一器、其中關於權衡度量諸器、如公紹萬石之錢權、始建國之衡、及漢尺、隋尺、皆名家圖譜所無、足資考古之稽徵、而近年皖中朱家集所出楚器中之王命傳賃虎符、其銘文與吳愙齋所藏龍節文字恵同、不非虛徵三代古符之制度、並可證明久見著錄之龍節確為古之符節、以知可知據以知愙齋命名龍節之不誤、而定名家之紛議、其他如留文字之多如留壺、圖象之美如西像尊、形狀之奇如人面獸身刀、比嵌填之精如松石雲紋鈁、與鬲鐈、銅瓦、門鋪、車軨、輦飾、及雀槇、由淮奉銀錠、以向所未聞、為名家祕藏、近時出土、不經見之品、

至平叟宴銀錠、出軍統領健銳營等符、足見有清禮制之一斑、雖亦其所見之器、近至有清、而由三代漢晉歷唐宋元明迄於有清而止、亦與陳氏求古精舍吉金圖、三代漢晉金石之外、收一宋時錢幣如意、為阮文達議應撤去者比、核其所錄、按所見而輯成、既博且精、視吳愙齋恆軒所藏所見吉金錄之所見、僅屬三代彝器者、蓋有過之矣、

古金錄 原刻本

馮汝玠撰

古金錄四卷、清萬光煒撰、光煒字子貽、江蘇無錫人、是編前有乾隆壬寅萬氏自序、末有真州園推福題七古一篇、及汪鳴珂吳紹瀛兩跋、卷首序後為目錄及錢幣考九則、卷中所錄泉幣、卷一自太昊幣至古幣凡二十八品、卷二自五三金幣至三代以上幣凡二十六品、卷三為耦心古刀兩種凡六十四品、卷四為自齊吉貨至莫邪凡五十二品、附以古戈四器、計古泉幣及古兵都為一百七十五品、核其卷中所考各則、其說無非勦襲路史及宋以前舊譜之文、毫無訂證、其中引文獻通考古文泉錢字作泉、言其形如泉、後儒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部不從水、尤不識篆說者非亦書之旨、卷中所錄各泉亦無非尋常習見之品、無一奇特可資參考之泉、不惟與李氏鮑氏之古泉滙、續古泉滙、王氏之古泉彙考、搜羅宏富、考證精確、無相去不啻霄壤、即視初氏之吉金所見錄、倪氏之古今錢略、張氏之錢志新編、吳氏之泉幣圖說、間有可資節取者、亦殊未可同日而語、惟與朱楓之吉金待問錄所藏相類、所考相等、僅可在泉幣圖說之中、聊備一種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陽金石錄　嘉慶中原刻本　馮汝玠撰

安陽金石錄十二卷，清武億撰。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所著金石三跋、偃師金石記、偃師金石遺文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均已著錄。是編本因纂修縣志，別撰刊行，故卷中首尾無序跋，惟錄一邑金石。計所錄爲商金五種、周金二種、新莽金二一種、漢石四種、後趙石二種、東魏石三種、北齊石九種、隋石四種、魏齊無年代石六種、唐石二十九種、五代金石二種、宋石三十五種、金碑五種、元石刻四十八種、金刻九種，都一百四十七種，不分金石，統以時代爲先後爲次。金則惟據見存与入錄，新莽以前之金刻錄其文兼摹其款，並詳其尺寸；元以後之金刻則但錄其文。石則不論存佚，悉以入錄。其存者漢以前石刻亦錄其文兼摹其後趙以後石刻則惟據原石錄其文，文有漫滅不可句讀者，而有見於他書可據以補入者，則錄其字注於闕字之下。其佚者石佚而文有可考者，則據各書所載錄其文；石與文並佚而書撰立石之人有可考者，亦據各書所載錄其姓名；其文與書撰立石之人並佚者，則據各書所載其標舉其目。每種之下並各爲之詳考，校輯考訂二者兼長。彼志一邑（郡）之金石，但錄見存石刻之文而不爲之考釋，與但考錄見存之文而不補輯其已佚之文已闕之字者，皆所不及。惟卷中所錄獨注重鴻篇鉅製，於碑誌之文則特采於目後，於塔記鐘款等文則附記於考中，同一原文而所錄彼此互異，體例不一，尚嫌其斟酌未能盡善也。

濟南金石志 原刻本 馮汝玠撰

濟南金石志四卷，清馮雲鵷撰。雲鵷字集軒，江蘇南通州人，嘉慶辛未進士，官山東滋陽、曲阜、滕縣諸縣知縣，擢滕州知州。是編乃其纂修府志時，纂以別行者，與武虛谷之修安陽志別成安陽金石錄，其例正同。卷首書汪喜孫序。卷一為歷代金，卷二至四為歷代石，其前各冠以記述其纂作之意，無異凡例。所錄金石，金自三代迄於清，凡屬濟南一郡所出所藏所見者，悉錄之；石分郡屬之十六邑，上自為序，各從其刻之最古年歲迄於其修志時止，不論存佚，凡載於志乘者，悉錄之，並採輯志外金石諸書及新立諸刻立者各刻以增益之。金則除文字漫滅者，悉錄原文；石則已佚及已載於各志藝文而不著者，不錄原文，而其所錄見存之石，亦間有所略焉。按濟南一郡之金石，金則山左金石志所錄者較此，則據金石萃編、金石索諸書所載，及其所得所出所藏所見者補入；石則山左金石志錄者二百九十九種，訪碑錄增有五十九種，均於禹城、長山兩邑之金石闕如，此則補其所遺，並於兩邑無闕，且於金石均廣至明清，凡前此金石諸書、郡邑諸志所未載者，增其增益，頗足備稽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䂬季子白盤銘考　同治中重刻本　馮汝玠撰

䂬季子白盤銘考一卷，清吳雲撰。雲字少青，又字平齋，晚號退樓，浙江歸安人。江蘇補用道，權蘇州鎮江兩府。是編所考惟䂬季子白一盤。首為汪嵐坡縮摹盤圖，次記盤之尺寸重量，次依原銘大小摹其文字，又次為吳氏所撰釋文及其所記。據其所述，謂咸豐己未詣徐氏訪此盤，摩挲竟日，既手拓其文，復依器之形縮摹，屬汪嵐坡泰基縮摹於冊，並錄陳介祺、呂佺孫、張穆、翁大年、瞿樹寶五家考證，又參以己見為之逐句詮釋，付梓行世。庚申之變版遺刼火，爰取前書重鋟梨棗。諸家著錄不復再贅，故此本無五家考證，惟存吳氏詮釋之文。考各家所考證盤銘，陳介祺、呂佺孫、張穆之考證已具載於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中，其翁、瞿兩家與平齋所考證則均未著錄。吳氏此考於䂬地特詳，其定䖒字之下為成字，釋為䖒成于王，白之與呂佺孫之釋為䖒馘，陳介祺之釋為䖒俘，若肴一說。原版毀於刼火之後，所賴以傳於世者惟有此重刻本。劉氏盤亭小錄中所刊盤圖及其考記即據此本錄入也。

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　原鈔本　馮汝玠撰

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六卷，清吳雲纂。雲字少青，號平齋，晚號退樓，浙江歸安人。諸生，援例江蘇通判，洊至補用道，權蘇州、鎮江兩府知府。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兩罍軒印考漫存、二百蘭亭收藏金石記、虢季子白盤銘考、兩罍軒尺牘，多已著錄。是編首有同治二年馮桂芬與吳氏自序及目次。卷一至六所鈐印文，皆漢魏晉三朝官印，凡七十八方，先爵後官，先內後外，先中夏而後蠻夷，分別部居，依次序列。每方之下，悉摹其鈕制於前，鈐其原印於後，並逐印加以考證，以爲之釋。據其自序所述，乃就其所藏周秦以來官私古印八百餘方，簡其中之官印，汰其重複，編印而成。按印譜一書，宋元以來輯錄者，或附見諸書，或彙爲專譜，率皆鈐印，不分官私相廁，且悉壽之梨棗，模刻失真，或間或有論說，亦多疏略。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始專輯官印之譜，雖蒐討極爲詳，而印文悉從前人譜錄鉤摹而出，尚非廬山真面。是編則專輯漢魏晉官印，自爲一編，不與周秦古璽、歷代私印相雜廁。所摹鈕制，形容畢肖；所鈐印文，毫釐不爽；所加考釋，可與史志爲據，尤絕無穿鑿附會之病。於體例、圖繪、文字、考訂四者，無一不善。不惟是編超前諸家之譜，舉不足與之並駕齊驅，即吳氏於是編之後增廣之兩罍軒印考漫存，官印考釋雖皆有所增加，而印文全出於摹刻，已遜於是編之鈐以原印。至官印後增以私印，尤嫌蛇足，亦不足與之相提並論也。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顧氏原刻本 馮汝玠撰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十二卷附石刻書法源流考，清毛鳳枝撰。鳳枝字子林，官陝江蘇甘泉人，官陝西知縣。是編卷首爲總目、自序、凡例及引用書目，前十卷爲存逸考，一至九卷考陝西金石之存逸，十卷考甘肅金石之存逸，並附未詳古碑八種。其十一、二兩卷則就前十卷所考兩省存逸之金石別爲目錄，並仿太史公自序之例，分卷述其著作之意爲後序，各卷之後並所撰石刻書法源流考附爲。核其全書，其所列金石，據各郡邑所存及各家所著錄者，分別郡邑，各依時代序列。其遷徙移靡定之誌墓石刻，則按其銘中所載葬地，考其屬何郡邑，分別歸屬。每種標目下志考存逸及未詳所在，分別注明。其於碑碣各刻原文則或錄或不錄，其亟加考釋亦或詳或不詳，惟於其存逸之間特別注重。如其於華嶽廟題名，則分有拓本無有摹本者、未見拓本者，及見於昌黎文集及金石

萃編者，皆一一爲之詳考其數，以校歐陽文忠集古錄所載數目，已逸若干，除重題三題各若干，實有若干。於久逸而僅題於世之劉沔、焦悦諸碑，則所考獨爲加詳。顧其命書之命名之義實足相副。其後二卷之目錄，則爲其前十卷所考之金石存逸便其檢尋而作，殊無深意。其所附之石刻書法源流考，則但就所見發抒，亦只可備一家之言而已。

漢隸今存錄 小方壺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漢隸今存錄一卷、附吳魏一卷、清王琛撰、琛字玉舫、江南清河人、舉人、是編首無序目、惟末有光緒丙戌其姪錫祺校刊時跋、卷中錄兩漢石刻一百九種、補錄漢石刻二種、後附魏刻九種、吳刻四種、都一百二十四種、其體例不論石之存佚、惟以其隸尚傳於世者為主、如熹平石經尚書論語殘字、淮源桐柏廟碑、西嶽華山廟碑、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郭泰碑、淳于長夏承碑、元儒先生婁壽碑、幽州刺史朱龜碑、圉令趙君碑、戚伯著碑、其石久亡、而尚有重刻、雙鉤之本者、悉以入錄、並於其碑書其某某刻、某某刻從某某本出、凡見於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阮文達華山寺碑考、張德容金石聚、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及吳山夫翁方綱等所據以摹刻者、詳其流傳之緒、鉤刻之源、其於兩漢石刻、不在存石、而在存字、其於存字、又不在篆而在隸、故於篆書之羣臣上壽刻石、嵩嶽少室石闕、開母廟石闕銘、祝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悉不具錄、特以存隸名其書、而所述重摹漢隸古刻、亦特加詳焉、

曲阜碑碣考 石印本　　馮汝玠撰

曲阜碑碣考四卷清孔祥霖輯祥霖字少霑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孫光緒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河南提學使是編卷首有南海康有為及孔氏自序卷一至四分甲乙丙丁四部部各為卷甲部專列同文門內古碑碣之最精最著者凡四十五種乙部專列至聖廟內所置歷代之碑碣凡四百五十二種丙部專列至聖林內歷代之碑碣凡二百三十四種丁部專列

曲邑城郭坊里舊學官貢院書院廟宇等處歷代之碑碣凡二百四十六種都九百七十七種四部惟甲部所列碑碣自漢至唐宋而止餘悉自漢迄於有清各部序次皆以時代為先後其碑陰側題刻則不拘年月概附於正碑之下至丁部後所附之周公顏子兩廟碑碣則各以其時代先後為序每種下名詳其書撰姓名立碑年月及其書體其同文門下碑碣則附以諸先達考據評語至聖廟內碑碣則詳其所在方位至聖林內碑碣則詳其主墓者之代數為按曲邑碑碣前此考之者孔昭薰至聖林廟碑目獨詳於闕里不及其他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能不限於林廟仍不免有所遺漏且吳目僅至元而止明清兩代碑碣並付闕如孔目雖錄及明清而有清亦僅至道光十八年而止此編所考既於曲阜一邑搜輯靡遺更於闕里林廟臚列極清凡孔吳兩目所未錄及錄而未詳者胥可於是編求之也

延鴻閣藏器目 大興孫氏傳鈔本 僞汝玠撰

延鴻閣藏器目一卷清宗室溥倫藏溥倫
字敘齋固山貝子是目乃近年大興孫氏據其
所藏傳鈔之本爲江氏靈鶼閣叢書所未及
刊山左高翰生鈔傳鈔諸目所未及錄者也計
所藏器爲鼎七彝五觚二觶二盉二鬲二敦四盤
二爵九角七鈁二鐙二鉤四戈六矛二尊卣簠簋
鐘匜甗斝盦鋗鑪洗環劍券范弩機鐎斗
各一都七十六器按延鴻閣所藏其豐富雖不
及葉東卿之平安館李山農之寶台齋潘文
勤之攀古樓陳壽卿之簠齋吳清卿之愙
齋而視李方赤之愛吾鼎齋李竹朋之古泉
書屋丁彥臣之梅花草盦盛伯羲之鬱華
閣許延暄之一鐙精舍王文敏之齋吉金室諸
家所藏則均過之與張叔未之清儀閣劉燕庭
之嘉蔭簃吳子苾之攈古齋吳平齋之
兩罍軒王戟門之選青閣所藏頗足相埒其
中雖無鴻文鉅製之重器如潘氏之盂鼎齊

鎛陳氏之毛公鼎吳氏之齊侯罍而選擇甚
精嚴器多精品在光宣時代亦收藏彝器家之
一其彝器之外並藏有熹平四年延年石宗刻
石爲從來言漢刻者所未經見與咸同間瑞郎
藏器僅寥寥數種者不同惜其身後不數年
即散失無存幸賴有此傳鈔之目尚可據以
考其所藏之器也

金石學錄續補　石董樓原刊本　馮汝玠撰

金石學錄續補二卷附拾遺附錄，清褚德彝撰。德彝原名德儀，以避宣統御名，易今名，字禮堂，浙江餘杭人，光緒中舉人。是編卷首有庚申遼陽楊鍾羲序，序後為凡例目錄，上下兩卷及拾遺。所錄金石各家以藏器藏石著書為斷，其僅工於鑒別、精於椎拓、善於圖繪之客於各家者，及鬻古器之肆估者，則入於附錄焉。

按金石之學至清而盛，近代人才輩出，研究益精。李鄦沚金石學錄限於嘉道，陸存齋金石學錄補亦只及於咸同，光緒中葉以後之人文不悉遠邈前代，即當清乾嘉諸家亦未足與倫比。而數十年來學者耳目所及，恆苦聞見難周。是編搜各家詩文集及各金石之書，廣為披輯，最錄近時金石人文，燦然備列，於學者之稽徵裨益匪淺，合之鄦沚所錄、存齋所補，洵堪具足。惟所敘各家，因於金石之著作，於姚覲元之中州金石表、王文敏之天壤閣雜記、徐

樹鈞之寶鴨齋題跋、繆荃孫之蜀石經校記、遼金存石目、范壽銘之循園古冢文字跋尾、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元氏誌錄，均未敘入，並以王文敏所編之選青閣藏器目誤作王錫棨之作，以龔心劍之瞻麓齋印譜誤作龔心銘之作，且訛瞻麓為瞻懷，以王文敏之漢石存目誤作尹彭壽之作，且以尹所著之魏晉存石目譌為三國六朝石刻存目。其中頗有闕漏，則閱者不可不知也。

淮陰金石僅存錄　小方壺齋叢書本　馮汝玠撰

淮陰金石僅存錄一卷、附編一卷、補遺一卷，羅振玉輯錄。振玉字叔言，淞江上虞人，諸生，官學部參事。所著金石諸書已多著錄。是編錄唐迄金石刻十八種，附編錄有明石刻十七種及已佚諸碑十三種，補錄錄兩魏迄元石刻八十八種，除已佚諸碑外，皆原刻見存及有重刻者。每種標目之下，詳其尺寸，錄其原文，並附以名家題跋，所加考證一如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核其所錄多至一百數十種，較之吳氏金石彙目分編所列淮安一府古刻多幾十倍。即去其所列南宋諸博八十種、有明刻十七種，亦倍於吳目所錄。其所錄諸刻，多前人著錄之所無，所錄碑文中題名諸人之官階姓氏名亦多府志記載之所無，所加考證於唐楚州官廳題名幢、營田判官顧元之，府志誤作顧立之，楚州判史鄭復，府志誤作楚州巡官范考，漏未及正者，則為之補正。李敬方其人范考著未及詳者，則據蓬萊觀碑、新唐書藝文志注、天台集李敬方詩注為之詳考。於元普照寺鐘款、凡丁晏天妃鐘款訛謬奪漏，館目皆是者，亦就原鐘審諦一一為之補正，尤能訂補前人著錄之闕誤。雖與陸心源之志吳興金石、杜春生之志越中金石、鄒柏森之志括蒼金石體例不同，而蒐錄之詳，考訂之密，殆有過之而無不及，金石著錄之書晚出彌精，於是編可以徵矣。

金泥石屑 原影本

馮汝玠撰

金泥石屑二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諸生，官學部參事。是編卷首有丙辰羅氏自序。序後為目，卷末附之以說。上卷所錄為金，其屬分金銅鉛銀鐵五種，凡五十一器。下卷為石，其屬分土圭玉瓷石五種，凡二十四器。器都為七十五器，其中奇零小品居其多數。故其著名之下金石之下，各以泥與屑為卷中所錄各器，多為金石家所未著錄，卷末所附之說，則僅就諸器各記其概略，不加考釋，無關要義，其意蓋以傳其器之文字為主。雖其中唐大中銅磬、與元年款銅鐘、元受水壺已見於所輯兩浙佚金佚石輯存，吳越投龍銀簡已見於張燕昌金石契，吳越金塗銅塔已見於錢泳金塗銅塔考、張燕昌金石契、馮雲鵬金石索，均非盡不經見之品，而金屬中之鄧昊金鷹節、鉛人、唐開元投龍簡、宋潭州大禮銀明沈清鐵券，石屬中之太室墳、韶墳、霸陵過氏瓴、樸滿、吳越投龍玉簡，皆從未著錄之所未載，不獨可資考證，尤足以擴見聞。視鮑昌熙所撰之金石屑，強半為清儀閣一家舊藏者，勝之遠矣。

兩浙佚金佚石輯存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兩浙佚金佚石輯存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松，上虞人。清末官學部參事。是編首有丁巳羅氏自序，次為序目。卷中所輯已佚之金，為唐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銅磬、唐佛說彌陀彌陀經銅鐘、宋嘉興府新鑄銅漏銘、奉化銅漏銘、元上虞銅漏銘。已佚之石，為晉楊紹買地鉛券、唐栗慶專誌、唐邑公夫人專誌、唐周文遂專誌。雖僅九種，皆為浙中已佚之金石。而銅磬為費圯懷所藏舊拓，奉化銅漏為釋六舟所手拓，楊紹買地券為何子貞所藏舊拓，栗慶、邑夫人、周文遂三誌為張叔未手拓，並附有張叔未、王福田所題墨跡，並皆出於名鑒賞家舊收藏，尤已佚金石不可多得之本。其中惟唐大中銅磬，據王鯤話雨樓碑目、王鯤、錢大昕、徐楙、葉在蘭、六舟、張叔未諸人題跋，知其本為天台寺國清寺故物，後為葑谿薄氏購藏，旋為桐鄉汪學山以良田二十畝易歸，後又歸於畢秋帆，其後則屢易主，不知所歸。並知磬口分書年月一行，往往失搨，猶可據各家題跋所述，識其器之淵源，搨之完闕。斯則展轉流徙，無從蹤跡矣。

四朝寶鈔圖錄 原影本　　馮汝玠撰

四朝寶鈔圖錄一卷，羅振玉輯。振玉字叔言，浙江上虞人，諸生，官學部參事。是編首有甲寅羅氏自序，卷中圖金三合十貫大鈔、山東交鈔十貫大鈔及二貫鈔銅版各一，貞祐五貫寶券、興定寶泉二貫銅版各一，元二貫鈔銅版一，元一百文、三十文楮鈔各一，明一貫楮鈔一，清二千寶鈔、一千五百寶鈔、一千寶鈔、五百寶鈔各一，一兩、三兩、五兩、十兩官票各一，計自金至清，凡銅版六，楮鈔十一，都二十七種。末附考釋，於金元明銅版志系其文，附之以考；於清之寶鈔官票則第附以考而略其文。其十兩官票、一千五百寶鈔、一千寶鈔、五百寶鈔四種則得於圖錄已成之後，僅附圖於末，並考亦從略焉。按譜錄之書，率詳於錢而略於鈔，惟孟麟泉布統志、鮑康大錢圖錄非樓及之。其泉布統志所錄唐宋以來各鈔七十餘品，元明以前者，志出僞造，不足徵信；其大錢圖錄所錄楮鈔，亦僅有清數種，不足以資博考。是編所錄版鈔，或據名家收藏之銅版原版入錄，或據流行未毀之原鈔入錄，較之孟氏所錄，既信而有徵；較之鮑氏所錄，亦視彼為詳。雖所錄僅此十餘種，而金元明清鈔幣之制度等差，據此已足以識其梗概，而與四朝食貨之志互相印證也。

金石摘 原刻本 馮汝玠撰

金石摘十六卷、清陳善墀輯、善墀字丹階、湖南郴州人、官瀏陽教官、是編採取金石法帖、及當時名人之書若干種、不分篆隸行楷、每種摘其數字或數十字、彙摹成編、前有羅汝懷、賀祥麟、何變諸序、及凡例、與其摘取諸書姓名碑帖目錄、卷一為上古夏商周秦之書、卷二至三為西漢三國之書、卷四為兩晉之書、卷五為六書朝之書、卷六至九為隋唐五代之書、卷十至十二為宋金之書、卷十三為元明之書、卷十四至十六為有清代之書、其中有初刻有續刻、彼此雜厠、與目錄序次殊不相應、其選擇名書、既選擇不精、雜糅無緒、名家對於是編抨論不一、楊翰袌遺草堂詩鈔題其僑楓園詩注、則稱其刻有金石摘一書、搜羅甚富、林氏石廬金石書志則謂其鉤摹草率、喜博不精、亥豕魯魚、層見疊出、龐雜特甚、錦碑全難稱善本、而式鈔摘刪、漫無標準、殊為梨棗呼冤、容氏金石書錄目則謂其真偽雜糅、無足取者、綜其所論、袌遺草堂詩注與石廬金石書錄目均不免於過、當惟金石書錄目之評是編最為持平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交廣印度兩道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伯希和(Pelliot)撰、新唐書地理志賈耽紀入四夷之路最要者七、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是編所考者、此二道之今地也、原書不分卷第篇目、經譯者釐為上下兩卷、每卷又分子目若干、上卷曰陸道考、紀由安南都護府治入雲南經緬甸而通印度等道、由驩州至環王及真臘等道、於所經山川城邑多為考訂、並及南詔與緬甸文化之關係、支那名稱之起源、林邑占城之古都、下卷曰海道考、紀由廣州通大食國都縛達一道、於沿途所經之國、考證比附綦詳、並及南海中之崑崙、惟所考止於印度南端、自印度西岸達於縛達闕焉、昔日印度文化東漸、恆河以東及南海諸地、多取印度地名而自名、印度有瞻博、林邑亦稱占婆、印度有羯餕伽、爪哇亦稱訶陵、甚至雲南亦有乾陀羅之號、然則雲南傳有鷲峯畢鉢羅窟等佛跡、亦有所本、是皆為伯希和考證之成績、其後復有人引伸其說、撰有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室利佛逝考、安南都護府疆域考、占婆史、速古臺考等編、則此書影響學界、可謂大矣、

鄭和下西洋考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法國伯希和撰、鄭和、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明史有傳、永樂宣德間、和等將士卒、駕大舶、通使西洋、二十八年間、先後七奉使、歷三十餘國、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明史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至利瑪竇東來以後、始漸以西洋為歐洲之稱、近六十年來、西人研究鄭和奉使事者、已有考證五六種、然多未細考史源、言之不詳、考鄭和奉使時、隨行者有馬歡費信鞏珍三人、歸撰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並為研究鄭和奉使事者所應參考之佳作、惟西洋番國志今已佚而不傳、僅餘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二編、顧此二書為通譯者之記錄、俚詞俗字通篇皆是、文人讀其書者、不免意為刪潤、頗失其真、今日流傳之本、有原本及刪潤本之別、刪潤本較風行、遂使西人研究之成績不無舛誤、伯希和是編、蓋為對於前人糾謬補闕而撰、通編皆用書評體裁、不分卷第篇目、前半言版本、並考證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及其所歷之地、後半糾正譯文、並校勘瀛涯勝覽之文、惟考證版本不無挂漏、瀛

涯勝覽今存之本除張昇本删削太甚外計有紀錄彙編國朝典故勝朝遺事所收三本別有三寶征彝集原見天一閣書目抱經堂藏書志等目著錄今不知為何人所得伯希和所見者僅紀錄彙編勝朝遺事二本星槎勝覽今存之本除通行之刪潤本外尚有原本今可見者有國朝典故本及天一閣本其國朝典故本亦為伯希和所未見至若新發現之史料若馬哈只墓誌銘泉州行香碑記西安重修清淨寺記摩利支天經天妃救苦經等經尾題記並皆未見挂漏雖多第其以鴻博之語言學識詮釋南海之地理名物皆非前人所能及近年西方所藏漢籍雖多此類史料要不及東土之廣見聞偶有未及未能責其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秦代初平南越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鄂盧梭(Aurousseau)撰古南越之地東起東甌西抵交趾趙佗立國統稱南越昔人研究古史者對此龐大區域頗少綜合研究是書蓋其試編也首緒論次考平南越前之中國南境次考象郡之方位次輯子史文以證其說次結論附考安南民族之起源其精粹處則在歷舉南康記廣州記水經注輿地志諸書中之五嶺今地考證詳明久無定讞之林邑古都斷為今之安南茶蕎謂秦代初次用兵南越事在始皇二十六年象郡舊考在今之安南惟馬司帛洛(H. Maspero)僅據山海經之沅水鬱水兩條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一語及前漢書本紀元鳳五年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之文斷在今廣西貴州境內是編仍主舊說力駁馬司帛洛立說之誤不為無見惟附錄謂楚滅越後越人西南徙建設東甌閩越南越駱越等國因以諸國皆屬同一種族未免穿鑿附會也

占婆史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馬司培羅(G. Maspero)撰、今安南中圻南圻之地、昔為一國、古稱林邑、唐元和後改稱環王、唐末時又改稱占城、其名在中國載籍中凡三變、惟考諸碑、此國始終僅有一名、即唐書之占婆、玄奘之瞻波、義淨之占波是已、今名占婆者、名從主人也、其國原與中國隣交、州自立後、雖與中國隔離、仍舊關係未絕、五代史以為占城自古未通中國、誤也、其事跡散見載籍之中、惟前此從未有人裒輯成編、是書取材大致有三、曰中國載籍、曰安南載籍、曰梵占吉蔑等文字之碑銘、馬司培羅非漢學專家、於漢文記載不無挂漏、故於島夷誌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朝貢典錄、明一統志諸書之占城條、概未引證、而又仿埃及史之例、析占城王朝為十五朝、未免有所附會、此其一失、顧其裒輯千數百年間之史文碑誌、源委燦然、使今日文化湮滅之占波、有史跡可尋、不能謂其用力不勤也、

西突厥史料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E. Chavannes)撰、是書分四篇、首緒說、考訂西突厥之世系年代、及自高昌至碎葉城之兩道里程、次裒輯隋唐諸書之西突厥列傳、附以註釋、次裒輯諸正史列傳之與西突厥有關係者、並及大藏中之光智傳、玄奘記傳、悟空行記、次為西突厥史略、起東西突厥之分離、迄西突厥之滅亡、並考訂中國當時在西突厥故地所置之府州、以及其後西域諸國之叛附、殿以冊府元龜中之史料、以補前編裒輯之所未備、案隋唐時之西突厥、據地東起金山、西抵鹹海、龐然為中亞之一大國、西域諸國鮮不臣附、其史料散見於東西載籍者不少、尤以見於中國載籍者為最多、沙畹裒輯其文、並旁採西方載籍、徵引詳贍、首尾貫串、洵佳作也、惟是書刻於光緒癸卯甲辰間、於後來敦煌發現之古籍、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之類、未及徵引、所錄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之文、亦有未備、全書非成於一時、自前編脫稿、迄補編裒輯時、前後亘四年、舊考沿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西域水道記之誤者、後雖隨時訂正、然前後未能一

貫、尚未能稱為定本也、第歐洲漢學之發達、西方史家所撰世界史因以加增若干篇章、要以是書為濫觴、後日考證西域南海之新作、若伯希和之扶南考、馬司培羅之占婆史、費瑯之蘇門答剌古國考等編、皆以是書為式、要不能謂非沙畹提倡薈萃之功焉、

蘇門答剌古國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費瑯撰、不分卷數、首緒言、次漢文記載、次馬來文梵文大穆文碑銘、次大食文波斯文記載、次室利佛逝考、次金洲考、殿以蘇門答剌史草、案蘇門答剌譯名、首見明史、僅指啞齊一地、宋史三佛齊傳有蘇勿吒、乃其同名異譯、則指浡淋邦、亦即諸蕃志著錄之三佛齊也、據費瑯之考訂、三佛齊為室利佛逝之音轉、證明前人考訂室利佛逝即今浡淋邦一說之是、復互勘東西記載、知古稱蘇門答剌全島曰金洲、貫串史文、徵引詳贍、頗有裨於史地之考證、惟其謂後漢書之葉調、扶南土俗傳之諸薄、法顯傳之耶婆提、高僧傳求那跋摩傳之闍婆、並指蘇門答剌、而非爪哇、與克倫之說未合、且將近年爪哇發現古代宮殿祠寺之遺跡一概抹煞、未免有所附會、諸蕃志固言宋時三佛齊管州十五、為南海之一大國、第至元代、爪哇之滿者伯夷亦曾侵併蘇門答剌、不能謂古之葉調闍婆必非爪哇也、馬可波羅行記稱二島曰大小爪哇、古時偶用一名名二島、理或有之、若謂其專屬蘇門答剌、似未免武斷云、

蒙古史七卷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瑞典國多桑撰、多桑正言朵松、此作多桑、從舊譯也、書分七卷、首緒言、一卷始成吉思汗之先世、迄成吉思汗之殂、二卷言窩濶台貴由蒙哥三汗事、三卷始忽必烈、迄元之亡、四卷始札闌丁之復國、迄旭烈兀之殂、五卷言阿八哈阿合馬兩代事、六卷言阿魯渾乞合都伯都合贊四汗事、七卷言完者都不賽因二汗事、迄於波斯汗國之瓦解、所採史源、大致有三、一為中國載籍、一為回教載籍、一為當時歐洲人之記錄、採摭既廣、精粗兼

括、中國載籍僅據宋君榮馮秉正等之譯文、而所譯者惟限續通鑑綱目及元史本紀列傳數篇、當時尚不知有黑韃事略蒙韃備錄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是書既未能直接鉤稽羣書、故所得成績最劣、回教載籍若刺失德丁朮外尼瓦撒夫等書、迄今尚未見有全部譯文、是書徵引甚博、故雖出版逾百年、尚不失為研究蒙古史者之佳作、惟是譯名未能一貫、鈔寫間有譌誤、勘對不無困難、歷來改修元史者、多稱取材於是書、其實皆未直接參稽其文、綜觀全書內容、雖然瑕瑜互見、要為讀史者所不廢也、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二十卷　商務印書館本

荷蘭國希勒格撰。是書分二十卷，每卷一國，曰扶桑國，曰文身國，曰女國，曰小人國，曰大漢國，曰大人國，曰君子國，曰白民國，曰青丘國，曰黑齒國，曰玄股國，曰勞民國，曰泥離國，曰背明國，曰鬱夷國，曰含明國，曰吳明國，曰三神山，曰古琉球國，曰女人國。案所考諸國名，固有數國曾見史傳著錄，餘則僅見於山海經、淮南子、十洲記、拾遺記、杜陽雜編，皆世俗傳說文人影撰，非必實有其國，乃希勒格竟謂某國即今之某地，未免好異嗜奇，除謂扶桑為樺太，稍涉影響，謂明代以前之琉球為臺灣，確有見地外，餘考皆穿鑿附會之說也。希勒格精通數國語言，然於漢文造詣未深，其上李文忠公書，餖飣堆砌，不成文理，而為人剛愎自信，凡有駁其一字一說者，莫不受其詆訶，故死後尚為衆矢之的，然其手創之通報，迄今不失為考證漢學之淵藪，則其功亦未可沒也。

史地叢考初編一冊、續編一冊、三編一冊　商務印書館本

史地叢考初編，輯考證之文十篇，曰龜茲語考，說明近年在西域發現之乙種吐火羅語為龜茲語，曰王玄策使印度記，輯唐書並釋藏之文，考證王玄策使印度事，以上二編並烈維撰，曰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說明古之高昌，逮金元之和州、火州，並在今之哈喇和卓，曰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據敦煌發現之沙州都督府圖經寫本，考證唐初有一康國首領東來蒲昌海南，胡人隨之，因成聚落，曰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說，說明史之吐谷渾亦稱阿柴、阿貲，為蒙古語系之種族，曰犂軒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說明史之犂軒即那先比丘經之阿荔散，殆指埃及之亞歷山大城，曰中國乾漆造像考，言乾漆造像古名夾紵，元代名摶換，又曰脫活，明代曰脫沙，其法始創於晉時，以上五編並伯希和撰，曰大月氏都城考，歷考吐火羅故地八百年之沿革，證明大月氏之都城，初在巴達克山，後徙薄羅，曰魏畧西戎傳箋註，考證魏畧西戎傳入西域三道中之諸國，曰罽賓考，考證古之罽賓即唐之伽濕彌

羅、唐之罽賓則指迦畢試、以上三編並沙畹撰續編輯考證之文四篇、曰扶南考、輯史文考訂扶南即柬埔寨、惟地逾今柬埔寨之西境、曰真臘風土記箋註、用梵語吉蔑語等語、考訂真臘風土記中之名物、以上二編並伯希和撰、曰越南歷朝世系、鉤稽越南史書考訂越南歷朝世系、始鴻厖氏、止成泰帝、迦節撰、曰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據大藏方等部之日藏月藏寶積等經、考諸國名、並說明諸經多由西域轉販而至東夏、烈維撰、三編輯考證之文四編、並馬司帛洛撰、曰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據中國載籍及安南史錄、以考唐代安南都護府所領諸州縣、惟僅及北圻之交峯長三州、至中圻之愛驩演福祿四州、皆無考證、則為未成之稿也、曰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此篇續考安南都護府廢止以後、明代交趾布政司建置以前、安南行政區域之分合沿革、曰秦漢象郡考、據山海經沅水鬱水兩條、前漢書引茂陵書一條、獨謂漢之象郡在牂牁鬱林之間、跨有今貴州廣西兩省之地、鄂校曾駁其說、仍以象郡當漢之日南、今廣平廣治兩省之地、曰漢

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輯四十二章經序、牟子理惑論、吳書、化胡經、後漢紀、後漢書、冥祥記、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水經注、洛陽伽藍記、漢法內傳、魏書之文、以證漢明感夢遣使事殆為一種傳說、共為大小八篇、並為西方漢學家近二十餘年來考證之成績、雖間有附會之說、如象郡考之類、然大致皆博洽精密、頗有裨於史學也、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商務印書館本



（Mullie）牟里撰。牟里籍貫未詳，東蒙古之傳教師也。常赴巴林旗，探考遼代舊城遺跡，是編為其探考之成績，全書不分卷第，僅著標題，曰薛映之行程及其疏證，曰潢河石橋，謂即今之巴林橋，曰饒州故城，疑在潢河橋西南二十里，與承德府志引北蕃地理志在橋西北六十里之說異，曰保河館及黑水河，謂薛映所記之黑水河，即今之白水，保河館在水之南，曰祖州舊城，謂遼城在滿濟克山後，曰祖山在城之西，曰綽廟為今日東蒙各旗之佛教聖地，華人名曰小五台山，曰上京，證明蒙古遊牧記上京在波羅城之說不誤，曰懷州，謂在廓爾戈台河之上流，曰懷陵，謂在懷州廢城之西二十里，今尚見有宮殿遺跡，曰慶州，在今白塔子城內，曰慶陵，在白塔子東二十里，曰邊牆，述金代所築之邊牆，後歷述尚待考證之廢城古墓，立說雖間與舊考不盡相合，然牟里親歷而手記之，究非面壁空談者比，自此書譯本出，竟有人按圖索驥，盜掘陵墓，得契丹字碑數座，運至瀋陽，盜者曾以拓本一紙贈牟里，今其影本載遍報中，契丹大

字世所罕見，脫有人據諸碑以考契丹語言，當必大有發明也。

中國西部考古記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色伽蘭撰、民國甲寅年法國教育部及考古學院遣色伽蘭等測量揚子江上流之水道、並考察四川省內之古物、是編為其所得成績最先報告書、書分四章、曰中國古代之石刻、曰崖墓、曰四川古代之佛教藝術、曰渭水諸陵案自沙畹考察中國北方古物以後、中國固有藝術與印度輸入藝術之判別始顯、此次考古隊在四川、於前者得見漢代之碑闕崖墓、於後者得見周隋唐宋諸代之佛龕造像、並獲見參合兩種藝術之梁

代作品、顧諸作品多無文字、所以太半不見志乘著錄、尤以崖墓為甚、四川通志僅著錄兩所、一為卷四十五昭化鮑三娘墓、一為卷六十引隸釋所誌彭山張氏墓、此次考古隊發現相類崖墓不少、使不託文字之藝術作品得傳於世、世人乃知漢代作品不僅有山東孝堂山石室及武氏祠堂之雕文刻畫、而四川亦頗有之、則搜剔幽隱之功不小、非特有裨於讀史談藝而已也、考杜光庭錄異記卷六、陵州陽山焰陽洞條謂乾德三年發現石洞、深三丈九尺、有三重石門、鐫鑿精巧、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闊七尺三寸、高五尺、房內有石牀一所、西北畔有石牀石竈云云、蓋亦崖墓之類、唐陵州即今仁壽、則沱江流域亦有崖墓、不僅嘉陵江岷江二流域惟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烈維(S. Lévi)撰（今存）、擇藏經律傳記、頗有裨於輿地考證、此徵識梵書者所共知也、諸經中列舉地名最多者、大孔雀經乃其一種、其漢譯足本有三、西藏譯本有一、梵文原本今存者亦有數種、是編取此經之藥叉名錄一分、用漢藏梵三種文字本對勘、校其同異、正其謬誤、於印度之古地名考訂纂詳、且可據漢本之譯例考證漢字之古讀、於輿記韻學皆有裨益、若謂第三十五行之國名由興咎跋他那、轉為難提跋達那、即玄應音義之闍

烏荼婆他那、西域記之漕矩吒、大食人行記中之謝䫻、九十七行之烏長、即西域記之烏仗那、證以孔雀經之原名、具見舊考梵名譌誤、皆頗有資於考證也、

中國之旅行家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Chavannes)撰、是編輯中國使臣僧人之行歷外國者、共二十餘人、始張騫、迄圖理琛、述其事蹟、考其所歷之地、蓋傳記而兼行記之撰述也、惟所識者不盡旅行家、兼及著作家、若裴矩趙汝适等人、亦有旅行家未為是編所列舉者、如使臣中之康泰朱應董琬常駿汪大淵陳誠等、僧人中之寶雲智猛法勇法盛道榮慧超等、悉未著錄、蓋是編成於光緒甲辰、當時西方漢學甫在萌芽、

疏漏在所難免、顧此類傳記別體世無二編、雖記錄之偶疏、而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故著於錄焉、

佛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本

是編計考證四篇、曰佛入涅槃前最後之巡歷、法國普紀呂司基（Przyluski）存撰、輯漢本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之般涅槃經、巴利本大般涅槃經、法顯譯大般涅槃經、漢本中阿含之地動經、巴利本增一尼迦耶之地動品、諸經、考證佛入涅槃傳說之經過、說明此種傳說由王舍城經廣嚴城至舍衛城、凡三變、發前人所未發、曰佛經原始誦讀法、法國烈維（S. Lévi）存撰、取巴利律大品、無問自說品、漢本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十頌律、五分律、四分律、摩訶僧祇律、諸本中所誌億耳比丘謁佛誦經事、考究佛經原始誦讀之法、說明佛經之起源、應在吠陀經末次編定之時、亦創作也、曰印度佛教數種職名考、法國烈維存、沙畹（Chavannes）歿合撰、考究十頌律所誌億耳見佛一事中摩摩帝帝陀羅之對稱、源對勘諸本之結果、乃知摩摩帝先為常住比丘、後為寺主、因悉古代佛教寺院之沿革、曰那先比丘經中諸名考、法國伯希和存撰、考證那先比丘經中之人名地名、計二十四條、並甚精審、其以阿荔散為埃及之亞歷山大城、蓋出此考、故後以史之犂軒當此亞歷山大云、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雲行紀箋註 法文本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撰。宋雲慧生等使西域訪求佛經事，見魏書北史及釋藏志傳。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慧生行傳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著錄有宋雲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其本皆佚，惟揚衒之洛陽伽藍記曾節錄慧生行紀，並採道榮傳宋雲家記之文，載入第五卷中。沙畹是編即據伽藍記之文，並旁採他書以考宋雲慧生等往來行程，用津逮秘書漢魏叢書二本合勘，校其同異，補其闕佚，後附唐以前記述印度之中國載

籍於西域史地頗多闡明，非前此紐曼之德文譯本比耳之英文譯本所可及也。然附錄引水經注卷一法明遊天竺記，不知法明即法顯，為千慮之一失耳。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初編續編三編 商務印書館本

是編輯歐洲漢學家考證西域南海史地之文，都為二十九篇。初編計為文十二篇：曰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曰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曰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氾復，曰蘇毗，曰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曰支那名稱之起源，曰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曰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曰諸蕃志譯註正誤，曰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並法國伯希和存撰，曰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英國斯坦因存撰，

曰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法國馬司帛洛存撰。續編計為文十三篇：曰庫車，曰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曰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曰漢譯吐蕃名稱，曰高麗史中之蒙古語，曰南家，曰中國載籍中之賓童龍，並法國伯希和撰，曰南海中之波斯，曰葉調斯調與爪哇，曰蘇門答剌島名之最古記錄，曰瀛涯勝覽中之麒麟，並法國費瑯存撰，曰真臘風土記補註，法國戈岱司存撰，曰占城史料補遺，法國鄂盧梭撰。三編計為文四篇：曰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曰尋麻林，曰蒙哥，曰四天

子說、並法國伯希和撰諸篇考證精審、皆可補史之闕、惟載籍中之賓童龍舊譯名尚有脫漏、占城史料補遺為未完篇之稿、近年戈岱司對於真臘風土記復有新註、未經三編收入云、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沙畹(Chavannes)伯希和(Pelliot)合撰、西方學者之蒐輯中國載籍關於摩尼教之文者、先有夏鳴雷(Havret)德維利亞(Devéria)伯希和諸人、迨敦煌藏書出、中有摩尼教殘經一卷、為北京京師圖書館所得、沙畹伯希和乃於宣統辛亥將是經轉為法文、並附箋註、越二年、至民國癸丑復廣輯中國載籍中關於摩尼教之史料、考證此教在中國流行之經過、都計五十餘條、是編蓋其譯文也、所考尋七曜曆、九姓迴鶻可汗碑諸條、頗為精核、至關於摩尼教諸條亦有羽田亨陳垣二人檢尋所未及者、則欲考證摩尼教之流行中國之事、要以是編為淵藪云、

流沙墜簡 [illegible]文本(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1913)

法國沙畹(Chavannes)撰、光緒末葉英籍人斯坦因訪古於甘肅新疆、得漢晉及唐簡册約二千件、以付沙畹考釋、沙畹乃共中國學子之負笈巴黎者吳勤訓魏懷二人、排比整理、選其中文字可辨識者釋之、輯為是編、分為三篇、曰漢簡、曰晉簡、曰唐簡、後附寫真及索引勘誤、成書以後、郵寄羅振玉、羅氏取其中漢晉諸簡、與王國維分任考訂、於民國甲寅刊布其考釋之文、別類有三、曰小學術數方技書、曰屯戍叢殘、曰簡牘遺文、附補遺、附錄及表、較之沙畹原釋、考訂更為精審、而於其舛誤之處、亦多所糾正、惟沙畹於二千簡册僅選擇九百九十有一、羅王二氏復將唐代佛教殘經佛寺簿記悉皆刪削、未免可惜、沙畹芟餘、必不乏可資參校之文、而唐代佛寺簿記、亦有關於當時西陲民俗物價甚重、蓋寸木片紙、皆可珍也、姑就業已考釋之諸簡而言、亦頗有未盡、尚須有人為之紹述補闕云、

卜彌格傳補正 商務印書館本(在印行中)

法國伯希和(Pelliot)存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之報告記錄著錄信札、現藏羅馬耶穌會中、而足以考見當時之史事者為數不少、惜未公開、鮮為世人所引用、明末有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el Boym)者、波蘭人也、曾奉永歷太后及太監龐天壽書、西謁教皇於羅馬、其事雖略見今人撰述、然語焉不詳、法國沙不烈(Chabrié)曾檢教會所藏文籍、並旁考他書、撰有卜彌格傳、惟所考疏漏、伯希和特撰是編、以糾其誤、首考瞿安德(Andreas Koffler)在永歷朝之任務、繼言卜彌格之奉使西行、歷經險阻、後得復書、歿於廣西邊境諸事、其中所引參考之版本、並是今人鮮見之秘籍、頗足以資考證也、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費瑯(Ferrand)撰，不分卷。案南海崑崙，自晉以來，代有著錄，究指何地何種，昔無考證。伯希和撰交廣印度兩道考，始裒輯著錄此南海崑崙之史文。費瑯是編復鈎稽羣書，並廣徵波斯文、阿剌壁文之記載，謂南海崑崙所指之地不一，馬來羣島數島、安南沿岸之崑崙山及占不牢島、占波、真臘、緬甸、馬來半島、蘇門答剌、爪哇、非洲東岸及馬達伽斯伽島，並為崑崙之地。惟所引漢籍之文，不無掛漏。考晉書卷三十二孝武文李太后傳，后為宮人，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安形貌甚陋，人稱之曰崑崙子。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船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慕容彥超傳，彥超常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茲數條並未經費瑯檢出。中國載籍浩繁，而費瑯又非漢學專家，徵引偶疏，自所不免也。

馬哥孛羅遊記 燕京大學本

馬哥孛羅(Marco Polo)，正云馬可波羅。此作孛羅者，蓋誤牽合元世祖時樞密副使孛羅與此波羅為一人也。其行記世傳之本不一。經漢譯者有二：曰馬爾斯登(Marsden)本，魏易譯，頗有刪節，譌漏百出；曰玉耳戈爾迭(Yule)(Cordier)合註本，張星烺譯，即此本也。原書凡緒言一卷，本文四卷。譯文僅及緒言及第一卷之半，尚非完本。然較之魏譯本，則此善於彼。譯者鈎稽羣書，於玉耳戈爾迭註釋之外，加以補註，其意固善。惟註中徵引之文，連篇累牘，頗與本文不相應，附會牽合，往往使讀者目迷五色。譯者於聲韻之學，似非所長，常以現行之方音譯元代之讀法，故常枘鑿不相合。其中有不必遍譯者，如開平府、旭烈兀等譯名，在西方載籍中譯名固有紛歧，然原名一也，若一一遍註其音，反類畫蛇添足。譯者最大誤解，則混元樞密副使孛羅與此波羅為一人。考元史本紀，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孛羅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農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為樞密副使，拜官始末記載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乃據玉耳本、波羅以至元十二年至上都、不得為此孛羅、彰彰明矣、若謂孛羅為波羅之父與叔、則其人已還本國、尚未重抵大都、未免有所曲解、如是等類人名地名牽合之說甚多、考據之學亦似非譯者所長、然所譯原書之文、文筆雖然滋滯、尚無重大出入、現譯波羅書既無其他善本、姑存其目可也、

中國美術　商務印書館本

英國布灑耳(S.W.Bushell)撰、戴嶽譯、昔西人記述中國藝術者、僅有法國帕烈高羅格(Paleologue)之書、惟甚簡略、布灑耳為北京英國公使館醫師、居華三十餘年、留心中國藝術、歸後承英國教育部命、編撰是書、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記石刻、建築、銅器、木牙犀角諸刻、雕漆、琢玉六篇、下卷記陶瓷、玫瑰琺瑯、首飾、織物、繪畫六篇、裒輯甚富、非前此言中國藝術者所能及、然於兩卷書中包羅中國數千年之藝術作品、當然不免挂漏、所以石刻篇中遺龍門造像、建築篇中僅及明清兩代、銅器篇中所錄銅鼓僅有一種、而譯文對於原書頗有刪節、初版序言刪其後半、上卷緒言全刪、且於英語以外之人地書報名稱、翻譯不無舛誤、頗為原書減色云、

左傳真偽考（Karlgren）新月書店本

瑞典國珂羅倔倫撰、陸侃如譯、珂羅倔倫漢名高本漢、淹通漢語音韻、是編分上下二篇、上篇考證左傳之真偽、認左傳是焚書以前之著作、非後人偽撰、下篇由文法之分析、證明左傳非魯國人所作、以論語孟子詩書莊子國語等書之文法、比較左傳之文法、證明左傳之文法特別、惟與國語較近、復參校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等書、斷其撰年應在始皇焚書以前、考證頗為精審、譯文前有胡適之提要與批評、後有衛聚賢跋、與高氏之說微有出入、然對於高氏治學方法、皆甚推重云、

中國語與中國文（Karlgren）商務印書館本

瑞典國高本漢撰、張世祿譯、是編分六章、首述中國語言之起源及其沿革、不取西來一説、用現代種種方言、古之音韻、及外國民族所記錄留存之中國語言古讀、考求古代之中國語言、次述中國語之特性、謂除在上古語言中偶見一二變例外、蓋為單音綴之語言、與印度歐羅巴系之有語詞變化者不同、次述中國語演進之趨勢、謂語音自隋以來日趨單純、僅有若干地域保存古讀之收聲、次述中國文字與語言之關係、謂語音固有變化、文字仍保存古體、由是文字與語言分離、然中國全部文化之所寄託、而散漫各地之人民彼此能互相維繫者、要為此文字之功、次述中國語言之結構、末述中國語言中之修辭方法、昔日顧江戴段錢王諸家持論、無如高氏之精博、蓋其用新法推尋考校、條理秩然、胡適評語、謂高氏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關後來無窮學者之新門徑、誠非虛譽也、

外國地理備考十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葡萄牙國人瑪吉士輯譯是書一題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國名原作大西洋今改葡萄牙從今譯也譯人原名無考案第三卷有乾坤始奠以來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計五千八百五十二載等語則成書之年在道光乙巳下距鐫本之年僅二年矣卷一曰地理志述天文卷二述氣象卷三曰邦國法度原由政治貿易根本總論卷四至卷六曰地球總論次述歐羅巴州諸國卷七曰亞細亞州全志卷八曰亞啡哩咖州全志卷九曰

亞美哩咖州全志卷十曰阿塞亞呢亞州全志敘述當時地理頗為詳晰譯文雅馴所用譯字亦甚謹嚴其第四卷卷首云「本內或人或地各名皆按北音讀之但以北音翻譯未能全備故特用廣音以補其缺」其中譯名除沿用舊稱若大西洋大呂宋等名之外凡譯字皆用口字偏旁以別之具見其譯法不苟較之今人不顧音韻輒以方音妄譯者不啻有雲泥之別故此書刊行雖近百年尚不失為地理書中之佳作可以上承艾儒略之職方外紀南懷仁之坤輿圖說而無愧色也

名理探五卷　輔仁大學影印新會陳氏鈔本

葡萄牙國人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汎際字體齋耶穌會士也以泰昌元年至澳門歷在嘉定杭州西安等地傳教順治十年卒於澳門在杭州時與李之藻譯有寰有銓六卷名理探十卷案之藻寰有銓序云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為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譯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夐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閣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

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創譯焉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云云可見其用力之勤寰有銓六卷四庫已存其目蓋亦利瑪竇乾坤體義高一志空際格致之類特利書兼言數學高書並及地理而寰有銓專論宇宙耳要非創譯也名理探初刻於崇禎四年原十卷今本祇存五卷殆非全刻本抑刻而未竣之本乃言絡日伽之書此云名學論理學者是已是學之輸入此土應以是編為嚆矢後附陳垣撰李之藻

傳、馬良傳序云、之藻所譯寰有銓名理探、至艱深、而措辭之妙、往往令讀者忘其為譯文、非博極羣書曷克臻此、推重甚至、雖不無過譽之處、然學者得於是編考見名學輸入中國之源來、其創始之功亦未可沒也、

地震解 上海聚珍倣宋印書局本

意大利國人龍華民(N. Longobardi)撰、華民字精華、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二十五年至中國、先在韶州傳教、以順治十一年卒於北京、計傳教中國五十八年、清世祖頗重其人、曾賜祭葬、所撰諸書多關教義、僅是編解說地震、乃天啟四年答李崧毓之問而作、其目有九、一震有何故、二震有幾等、三震因何地、四震之聲響、五震幾許大、六震發有時、七震幾許久、八震之豫兆、九震之諸徵、在今視之固是老生常談、然在當時已為新解、華民為明末清初基督會著名之士、其遺著未經四庫收錄、此本附刻於高一志(A. Vagnoni)空際格致之後、今析而著於錄焉、

宗徒列傳 道原精萃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字則聖、初名王豐肅、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三十三年至中國、萬曆四十四年沈㴶興大獄、一志被逮、出獄後改今名、以崇禎十三年卒於絳州、所撰空際格致、四庫已存其目、一志別撰有聖人行實七卷、歷述天主教宗徒教皇殉教人及其他諸名人事、崇禎二年刻於絳州、是編乃其第一卷、重刻於光緒十四年、復經會士李杕加以刪潤之本也、計伯多祿、安德助、若望、長雅各伯、斐理伯、次雅各伯、多默、巴爾多祿茂、瑪竇、西滿達陡、瑪第亞、保祿、為列傳十二、巴爾納伯、路加、瑪爾谷、附傳三、四庫僅錄釋道、而於基督回回二教之書悉皆屏除、未免偏激、今錄此編、庶能考見天主教之源流云、

南懷仁行畧 影巴黎國民圖書館藏鈔本

葡萄牙國人徐日昇、比利時國人安多合撰、考耶穌會士名徐日昇者有二人、一為瑞士人、字左恒、以崇禎十三年卒於杭州、此日昇字寅公、康熙十一年至中國、南懷仁以其深通樂律、薦於清聖祖、偕意大利籍教士德理格合撰律呂正義續編、四庫業已著錄、康熙二十七年偕張誠為譯人、往西伯利亞定邊界、結尼布楚條約、康熙四十七年卒於北京、安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中國、時懷仁已老、以其精通曆數、舉薦為欽天監副、康熙四十七年卒於北京、是編述南懷仁始末、謂懷仁字敦伯、熱爾瑪尼亞國人、殆以比利時之名未顯於世、僅著其舊屬之國名也、又謂懷仁生於壬戌九月初十日辰時、考西書並言懷仁生於西曆一六二三年十月九日、則壬戌應是癸亥之誤、未免小有舛錯、然足資考證之處亦復不少、徐家滙圖書館藏懷仁墓誌、稱懷仁卒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註西文作一千六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行略則云、終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時、又考安多信札、謂懷仁卒於

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並足證明墓誌年月日之誤。此外行略謂順治十七年世祖欽取來京佐曆，康熙七年聖祖命治曆法，授欽天監監副，創製觀象臺新式儀器，加太常寺卿，復奉旨著康熙永年曆，加通政使，吳三桂之亂，又奉命製戰礮，二十一年授工部右侍郎，多與實錄合。惟康熙三年至七年間，為楊光先陷害，輔政大臣以懷仁並湯若望、安文思、利類思四人投諸獄，盡逐天主教士事，諱而不書云。

十誡直詮二卷 臺灣印書館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撰。瑪諾字演西，耶穌會士也。以萬曆三十八年至中國，歷在韶州、南京、杭州、寧波、南昌、福州、延平等地傳教，以順治十六年卒於杭州。撰述十餘種，僅有天問略一編，收入四庫全書。是編成於崇禎十五年，前有順治己亥都御史襄平佟國器序，及鄞縣朱宗元序。朱序未題年月，內云：陽公瑪諾春秋七十有奇，始總教于中區，繼傳音于八閩，近承長令來傳淛境，訓接之暇，勒成此書。考瑪諾生於萬曆二年，則宗元撰序時得在順治初年。惟瑪諾繼羅如望為中國耶穌會總管之時，事在天啟三年，年僅五十，不得云春秋七十有奇，宗元殆有誤記，則撰書之時亦得在崇禎末年也。是編分上下二卷，上卷子目三：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下卷子目七：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文頗雅馴，得與龐迪我之七克先後媲美。然四庫存七克之目，而遺十誡，取捨之理，頗難索解，殆亦具節取歐羅巴人之技能

而禁傳其學術之深意歟、

主制羣徵二卷　天津大公報重印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若望字道味、耶穌會士也、天啟二年至中國、康熙五年卒於北京、著述不下三十種、以天文曆法為最多、其經四庫著錄者、僅有共羅雅各徐光啟等合撰之新法算書百卷、是編初刻於崇禎二年、分上下二卷、上卷述物之公向、天氣地海人身天行地生等物之私向、下卷述天地人物之美、世人同心、人世缺陷、靈魂常存諸說、殿以聖跡、大意與利瑪竇之天主實義相同、惟利書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攻釋道二氏、是編則以新學徵主制、然其歸功於天主之旨一也、四庫存天主實義之目、而不錄是編者、或因天主實義成書在前、故附存其目、晚出之編、置而不論歟、其實是編立說較利書為巧、即在今盛倡物質主義之日、亦無非以自然代天主、以進化代創造、仍無多所發明也、考耶穌會士之著述、常須三人同訂、各書皆有此類題名、初以為偶然、如是今檢是編後題云、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並鐫訂閱姓名于後云云、乃知其會中之例如此也、

萬物真原一卷　勝世堂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撰（Julio Aleni）、儒畧字思及、耶穌會士、萬曆四十一年至中國、順治六年卒於延平、著述二十餘種、其經四庫著錄者、職方外紀六卷、存目者、西學凡一卷、是編成於崇禎元年、凡十一篇、首篇論物皆有始、二篇論人物不能自生、三篇論天地不能自生人物、四篇論元氣不能自分天地、五篇論理不能造物、六篇論凡事宜據理而不可據目、七篇論天地萬物有大主宰造之、八篇論天地萬物主宰攝治之、九篇論造物主非擬議所盡、十篇論天主造成天地、十一篇論天主為萬有無原之原、大旨以天主為天地萬物之原、亦天主實義主制羣徵之類也、

利瑪竇行蹟一卷　英氏排印本

艾儒畧撰（Julio Aleni）、儒畧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舊鈔本現藏徐家滙藏書樓、此乃馬良英華二人合校本、其中人名似不免尚有舛誤、瑪竇字西泰（Matteo Ricci）其名附見明史意大里亞傳、考基督教輸入中國三次、初為唐之景教、後中絕、元代天主教士復入中國、元亡復中絕、明末時耶穌會士東來、以天文曆數見知於時、其教復興、瑪竇即初入中國耶穌會士之一人、其始播教於澳門肇慶等地、自瑪竇之來、習華語、衣華服、撰書繪圖、明末公卿士夫重其人、咸與晉接、遂北上、歷南雄南昌南京而止於北京、著述十餘種、四庫著錄者、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幾何原本、勾股義、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等編、存目者、天主實義、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辯學遺牘等編、別有萬國輿圖、見明史意大里亞傳、此外尚有西國記法、畸人十規、齋旨、西字奇跡等編、未經四庫採錄、明末西學東漸、瑪竇實開其端、與湯若望（Schall）南懷仁（Verbiest）無愧為其教之三大偉人、瑪竇以萬曆三十八年卒於北京、越三年、儒畧至、次其行跡、撰為是編、文多可補史傳之闕、

編中附及之耶穌會士，亦皆一時名人，惟皆稱其字，未著其名。案郭仰鳳即郭居靜，石鎮予一本作鎮宇，即石方西，龍精華即龍華民，熊有綱即熊三拔，畢今梁即畢方濟，並意大里亞國人也。蘇瞻卿別本作瞻清，即蘇如望，羅懷中即羅如望，麥利修別本作立修，即麥安東，費揆一即費奇規，規一作觀，並葡萄牙國人也。龐順陽即龐迪我，西班牙國人也。史建修即史惟貞，一字一覽，法蘭西國人也。迪我、三拔、華民、方濟及儒略等，並附見明史意大里亞傳。又考瑪竇東來時，萬曆八年曾停留臥亞柯枝，是編云泊小西洋，蓋當時以葡萄牙為大西洋，以印度為小西洋。西洋之稱，始於鄭和，以指印度洋諸國，非後來之西洋也。後有陳垣跋，謂儒略載筆之時，蓋在崇禎三年秋冬之間云。

天步真原人命部三卷 守山閣叢書本

舊題西洋穆尼閣撰。尼閣一作尼各，波蘭國耶穌會士，以順治三年入中國，始傳教福建，幾頻於危，後至南京。十年，清聖祖聞其名，召之至京師，尼各請許傳教口外，聖祖不許，遂南還，謀入雲南未成，入居瓊州之定安，卜三年卒於肇慶，尼各之始末如此。考其同時耶穌會士柏應理所撰之聖教信證，衛匡國之韃靼戰記，所誌尼各著述，均未及此書，此書標題一作天步真原，案四庫著錄有天步真原一卷，薛鳳祚所譯西洋穆尼閣法也，專推日月交食，與此本專言星命之術者絕不相同，殆傳鈔者以二本為一書，誤題撰人為穆尼閣。此本前有薛鳳祚叙，稱壬辰予來白下，暨西儒穆先生閒居講譯，詳悉參求，益以愚見，得其理為舊法所未及者有數種云云，則此書出於鳳祚明矣。昔日治曆數者兼治子平星命之術，西法中亦有星命之術，疑鳳祚曾質西法星術於尼各，得其說，參以此土星命之說，撰為是編，世人不察，遽以屬尼各，誤也。

古今交食考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訂。明史意大里亞傳稱崇禎時歷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考光啟奏請開局事在崇禎二年、次年召雅谷至京、同若望會同纂修、崇禎七年、二人會纂天文算法之書、共為一百三十七卷、多已收入新法算書中、是編歷引經史中之日食月食、逐條用新法推算其誤、計日食二十一條、月食十二條、止於天啟元年、蓋以當時新法舊法之爭、特撰是編、以證舊法之謬、而新法之密者也、雅谷一作雅各、字味韶、以崇禎十一年卒於北京云、

測食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撰、是編論推算日食月食之理、其說約曰、天學家究日月諸星之理、設為圜界、以論其運動、分為五支、其一論從月星之本圜小輪、而應其居所不一、其二論月星之隨應太陽、如臣庶之應其君、其三論月星與太陽相近相遠相會相對、其四論月星應日躔赤道之遠近、其五論月星顯示人目之別、垂象向地之異、本編于前四支不具論、僅論其第五支、釐為上下二篇、上篇分子目八、述食之梗概、下篇分子目十七、窮食之義理、綜觀其說、在今視之則極淺近、然在當時已為細密、錄而存之、庶可考測食之法由疏入密之漸也、

超性學要三十二卷目錄四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多瑪斯撰、意大利國人利類思譯、葡萄牙國人安文思補譯、多瑪斯生於宋寶慶二年、卒於咸淳十年、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大師、而天主教奉為矩矱者也、類思字再可、耶穌會士、崇禎十年入中國、文思字景明、亦耶穌會士、後類思三年至中國、二人同傳教四川、張獻忠入蜀、成都縣令吳繼善降、受偽職、言類思文思之能於獻忠、被召用、製天體地球等儀、順治三年冬、獻忠中流矢死、二人為肅王豪格所獲、自承為湯若望弟得免死、送京師、康熙初、楊光先等攻西法、二人與湯若望南懷仁被執下獄、幾瀕於死、後因天變地震、得釋出、文思類思在康熙十六年二十一年先後卒於北京、清聖祖並賜祭奠、類思著述二十餘種、其西方要紀四庫已存其目、是編原名神學綱當時耶穌會士譯神學曰天學、此言超性學、蓋其別譯也、卷首有順治十一年序、稱多瑪斯詳考聖經、暨古聖註撰、會其要領、參以獨見、立為定論、若一學海然、書成、命曰陡祿日亞、義據宏深、旨歸精確、自後學天學者、悉稟仰焉、是書有三大支、支分為論、論分為章、章分為引、為疏、為駁、為正、學者推為羣言之折衷、諸理之正鵠云云、實為當時歐洲人對於此書之定評、非虛譽也、惟是書三大支、類思迻譯者第一大支全文、凡七段、第一段論天主六卷、第二段論三位一體三卷、第三段論萬物原始一卷、第四段論天神五卷、第五段論形物之造一卷、第六段論人靈魂肉身八卷、第七段論宰治萬物二卷、第三大支降生論四卷、以上並類思譯筆、復活論二卷、文思補譯、文思漢文撰譯可考者僅此而已、計三大支之譯文、不及原文十之一二、第二大支論哲理倫理諸篇、概未續成、別有總目四卷、亦類思譯筆、原書全目、已譯未譯篇目並載其中、前有凡例二十餘條、所譯新名、一一標出、間用李之藻名理探之舊譯名、可以考見當時之譯例、雖非原書全帙、然欲窮究天主教之教義、要不能不以此書為淵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甘弟大傳畧 土山灣印書館刻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P. Couplet)撰、許采白譯、應理字信末、耶穌會士、順治十六年入中國、傳教江西福建湖廣浙江江蘇等省、康熙二十年西還、康熙三十一年復自葡萄牙登舟東來、在卧亞(Goa)附近遇風浪、以傷卒、漢文撰述今可考者、有百問答等七種、是編原為拉丁文本、康熙二十七年轉為法蘭西文、越三年又轉為西班牙文、又三年復轉為弗刺芬(Flemish)文、一中國女子傳記譯為數國文字、具見彼教之重視其人、許氏教名甘弟大(Candida)、徐光啟之孫女也、

幼適許遠度長子纘曾、纘曾、順治六年進士、仕至雲南按察使、有滇行紀程、東還紀程、寶綸堂集等編行世、母子皆奉天主教、當時江西湖廣四川河南等地始有天主教堂、皆其力也、應理西還時、許氏曾以教中撰述漢文書籍四百冊、託其齎呈教皇、今藏教廷圖書館中、頗有世間罕見之本、當時有功於天主教者、世人悉知有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輩、不知閨閣中尚有斯人、錄而存之、可以考見清初天主教流傳之經過也、

百問答 土山灣印書館重印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P. Couplet)撰、應理有許甘弟大傳畧、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十四年、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以漢文傳述其教理之書無慮數十百種、如超性學要等編、卷帙浩繁、非俗人所能喻、應理乃用問答之體、撰為是編、書首有序云、奉教子弟尤未習俗、而性相近者也、語以超性之理、則其言易入、其義易曉、茲取理之大端、而為百問答、令父兄朝夕諷誦以教之、庶得熟記於心、隨問隨

答云云、可以見其宗旨也、

真主靈性理證二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衛匡國撰、匡國字濟泰、耶穌會士、崇禎十六年入中國、清初自杭州北行抵長城而還、所經數省之地、一一圖而測之、定其經緯、撰有拉丁文中國圖志、於順治十二年刻於荷蘭、舊說謂支那一名出於秦之對音、即首見於是編也、以順治十八年卒於杭州、是編原為二書、一名天主理證、一名靈魂理證、原刻本頗多散佚、此本乃由馬良重刻於民國七年、合為一書、題曰真主靈性理證、前有良序、稱匡國刊述之書、頗多散失、即如靈性理證第二十二篇、所見本已全缺、茲補綴而重刊之、則良已有所補、非原帙也、上卷天主理證凡四篇、證天地間之有主宰、下卷靈魂理證凡二十二篇、證人類之有靈魂、案基督教所創天主造天地萬物及降生救世諸蹟、語涉不經、無怪楊光先諸人指為荒唐怪誕、此書畧諸說不言、僅言天主靈魂、可謂善於藏拙者矣、

修身西學十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一名西學修身、崇禎三年初刻於絳州、此為重刻本、凡十卷、前引稱西庠所謂費羅所非亞學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學、一曰義禮之學、是編專述義禮之學、一卷言人物向趨好美、好美古分三種、一係於神、一係於身、一係於外、卷二言人物有四所以然、曰作、曰模、曰質、曰為、為有二、一宗為、一屬為、宗為者、全生之福之終、卷三言人之動行、人緣形神結成、神備三司以通五官、曰司記、曰司明、曰司愛、司愛獨為自主之司、卷四言諸情、司欲之情六、曰愛、曰欲、曰樂、曰惡、曰避、曰憂、司忿之情五、曰望、曰失志、曰懼、曰敢、曰怒、卷五言動行之善惡、卷六言德、德之宗品有二、一靈德、一習德、靈德有二、一使人知以知、一使人知以行、習德有三、曰廉、曰毅、曰義、合知以行之智、曰四宗德、卷七言智德、智有二、一從性之智、一起性之智、卷八言廉德、其枝有四、曰節食、曰節飲、曰節色、曰節狎、廉之屬德又別為四、曰砥持、曰良善、曰哀矜、曰斂戢、卷九言毅德、毅之屬德四、一宏德、二宏施、三含忍、

四恒久、卷十言義德義有二、曰公制之義、曰相施之義、施義分二枝、曰頒施、曰平施、頒施之義屬有二、曰酬義、曰罰義、平施為務多、縣約契又義之屬德有九、一欽崇、二仁、三弟、四孝、五感佩、六真實、七和、八好施、九行權、統觀全書、蓋西方之倫理學也、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輸入之西學、世人多知有天文地理曆算、殊不知諸學多備、如艾儒畧之性學觕述、心理學也、傅汎際之名理探、論理學也、金尼閣之西儒耳目資、聲韻學也、利類思之超性學要、神學也、一志別有言哲學之斐錄彙答、言政治學之西學治平、言經濟學之西學齊家、惟此三書世鮮傳本云、

教要解畧二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上卷言天主聖母十誡信經三位一體七聖事、下卷言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真福八端、罪宗七端、向天主三德、四宗常德、五官、三司、諸說、用大字舉其綱、用小註詮釋其義、蓋規仿儒家經疏而撰、所謂畫虎不成者也、一志初名王豐肅、萬曆四十五年被逐還澳門、居七年、撰是編及童幼教育等書、天啟四年改名復入內地傳教、天啟六年初刻是編於絳州、歷年既久、原梓無存、此為重刻本、前有同治八年主教亞弟盎郎序、稱是書有未經翻譯、仍着西音處、屢見疊出、茲將從前已經翻譯之句重新更易、間為添補、庶閱者易於領會云云、則已有所改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景教碑頌正詮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撰、瑪諾有十誡直詮、輕世金書、已著錄、天啟五年盩厔人掘地得碑、曰景教流行中國碑、四庫總目雜家類著錄艾儒畧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即此碑也、碑文既題曰景教碑、其為聶思脫里之教無疑、乃四庫總目西學凡條牽合附會、謂景教為祆教、當時諸考證家考證之學雖云精審、然一涉外國之事、輒甚舛䟽、不僅此條為然也、是編成於崇禎十四年、順治元年初刻於杭州、光緒四年續刻於土山灣、即此本也、前有瑪諾序、次碑文、次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又次為碑頌正詮、末附萬曆乙未崇禎戊寅泉州出土石十字架圖三、瑪諾詮釋之文、於教理甚詳、於考證甚䟽、所考西曆記年、與中曆多相差一年、他可知也、所以王舍達娑皆不得其解、至西利亞文之人名地名、更無論矣、是蓋時代使然、不足為瑪諾病、今之考證是碑者、以佐伯好郎之研究為最精審、然其義尚有未盡、何況三百年前之耶穌會士、故錄此一編誌其始也、艾儒畧別有景教碑頌註解、今未見、度其內容殆亦不能別有闡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字經一卷 臺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撰、儒畧有萬物真原、利瑪竇行蹟、已著錄、是編仿三字經例、歷述天主教理及其經文、傳說、蓋備童蒙誦讀之本也、初刻於崇禎十五年、是為重刻本、後有康熙二年李爽跋、稱聶先生手授湯先生刻本、托為較讐云云、案湯先生者即湯若望、聶先生者即聶伯多字石宗、意大利國人、崇禎三年入中國、康熙十四年卒於南昌之耶穌會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逆耳忠言四卷 臺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殷弘緒撰、弘緒字繼宗、耶穌會士、康熙三十八年入中國、雍正初至北京、卒於乾隆六年、是編凡四卷、第一卷曰逆言、辯明福善禍淫之說、謂窘難者乃上主所許堅固不拔之根、所遭窘難、不獨不可為無德之證、且更頌其有過人之盛德、成仁取義之善功、第二卷曰正言、謂為義而被窘難者、乃永福窘難之名不一、惟為義之窘難、其貴無價、其重無量、義之所在、寵即隨之、第三卷曰直言、言致命殉道之功、為天主致命者、其愛最極、無有大愛德可比、血洗效驗、過於水洗、寧受艱難而致死、莫思倍教以逃生、附隆仁等四傳、卷四曰引言、謂世如大海、人遭窘難時、如渡海之遇風浪、必藉羅經、始知方向、窘難之來、何者不可為、何者不可不為、何者可便宜而為、蚤宜分晰、復縷析條分、使人知常變經權之道、俾教友艱難之際、必奉為一定之準繩、全編大意、無非勵其教中人以身殉道、不可阿順曲從、考弘緒入京傳教之時、適當世祖初攻允禟蘇努諸大獄發生之年、允禟與葡萄牙耶穌會士穆經遠善、允禟既被禁

錮、經達死於謫所、蘇努一家盡奉天主教、亦因獲罪、謫發西寧、遂禁天主教、是編卷二所言假如一人無辜被害、內受責於妻孥、外見棄於友朋、殆指此事、卷一所謂忽來抱道之旅人、多方勸化、奈怙終不悛者奮起驕心、黨同妬害、所有被化自新之衆、盡遭屠毒、亦係言中有物、至卷四所云倘國王之命大不合於天主、猶如傳命之臣大不合於王言、士庶豈能法守等語、則公然鼓勵教中人違抗法禁、膽識可謂大矣、是編初刻於北京、其本極罕見、此本為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也、

聖記百言一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譯、雅谷耶穌會士、天啟二年至澳門、越二年偕高一志傳教山西、崇禎三年徐光啟徵之至京師、湯若望等共修曆法、越四年進五緯月離日躔等表、編入新法算書、業經四庫著錄、崇禎十一年卒於京師、是編前有死說小引、案死說龍華民撰、殆與此書合刻、一本重刻時誤載入是編之前歟、是編成於崇禎五年、雅谷自序云、近古有一慧女名德助撒、自幼束身修道、積有年數、德盛譽隆、四方童貞之女聞而慕之、往受學焉、緣依古聖賢之格言、立公行之規則、以為內外交修之法、西庠因錄記之、凡百條云云、綜觀其內容、雖參雜教義、然語多中理、錄而存之、用見立身處世之道、地無分東西、其理一也、

三山論學記一卷 明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撰。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記儒畧與葉向高辯難之語。首稱相國福唐葉公以天啟乙丑延余入閩，多所參證。丁卯初夏，相國再入三山，一日余造謁云云。所稱葉公，乃指葉向高。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考曾德照(Semedo)中國通史，天啟四年甲子，向高罷歸，道經杭州，儒畧入謁。向高奇其言，延之至閩。次年儒畧入閩傳教，與是編乙丑入閩之說合。其與向高所論之學，蓋指天學。明季耶穌會士利用天文曆算以傳其教法，因創天學之名，實神學也。明末士大夫逃儒入禪之風雖熾，然亦不無好新立異之人，向高方受閹人之辱而歸，慨時事之日非，與儒畧往復辨難，容有其事也。是編初刻於閩，續刻於絳州。前有蘇茂相、段襲二序，末題年月。襲序有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既刻於閩，余何為又刻於絳？從余兄九章命也等語。案九章名袞，絳州人，與弟襲、扆並奉天主教。高一志傳教絳州時，曾得其助，序中之高先生，蓋指一志，則此本應是崇禎末年刻於絳州之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性學觕述八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撰。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是編蓋為西方最初輸入之心理學。曰性學者，與超性學相對言也。前有陳儀、瞿式耜序及儒畧自序。陳、瞿二序未題年月，自序後題天主降誕後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時天啟甲子仲春既望，耶穌會士艾儒畧誌於武林慎修堂。案天啟甲子適當西曆一千六百二十四年，中西曆相差一年，與陽瑪諾碑頌正詮所本之中西合曆表錯誤並同，似應以天啟甲子為是，則此書成於天啟四年矣。凡八卷，卷一總論魂有三種：曰生魂，曰覺魂，曰靈魂，人與草木花果鳥獸蟲魚，因以區別，人惟一魂，靈性非由天地，非由父母，乃為造物主所賦。卷二言靈魂與形軀判然為二，靈魂不滅，身後不輪廻人世。卷三論生長及四液。卷四論五官。卷五論四職，曰總知，曰受相，曰分別，曰涉記。卷六辨覺性、靈性，論嗜欲、受欲、運動。卷七記心法、心辨，論夢寐。卷八論噓吸、壽夭、老稚、生死諸情，論附焉。原本刻於杭州，此為重刻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天該一卷 志學齋校刊本

意大利國人利瑪竇撰。瑪竇字西泰，首先傳教中國內地之耶穌會士也。萬曆十六年至澳門，歷居肇慶、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萬曆二十八年偕龐迪我等入京師貢獻方物，自是遂留居京師，後卒於萬曆三十八年。撰述有二十餘種，其中乾坤體義等書已見四庫著錄。是編卷首有嘉慶五年甘泉役軒氏序，稱此書為泰西利瑪竇所傳，詞括大意，與丹元子無甚經庭，第古今星位移易，有步天詞所載而今不見者，又紫微垣衛不全，管窺者莫可探討，今此卷悉將三垣二十八宿經星照今時星數度限分列，加以近南極可見之星，及新見無名諸星，且繪其情狀，熨貼詳明，瞭如指掌，惜其本舊無專刻，相沿已久，傳寫多誤，汪君紹成慨此卷譌誤就湮，將來或失利公之指，於是與余反覆研討，交相訂正，付之梓氏，雖未能全復舊觀，聊以公諸同好云云。則此本已經汪紹成等訂正矣。惟考戈爾進歐羅巴人漢文著述書目，稱是編乃由李我存轉為華言，其時疑在萬曆三十二年前後，則其譯人為李之藻，而此本卷前僅題明泰

西利瑪竇撰一行，無之藻名，疑傳寫脫漏耳。

則克錄三卷 海山仙館本

德意志國人湯若望(Adam Schall)授，寧國焦勗纂，涿鹿趙仲訂。凡三卷，上中二卷別題火攻挈要。上卷凡十六條，言製造火器諸法；中卷凡十五條，言製造火藥裝放各銃及火攻諸法；下卷別題火攻秘要，凡四十二條，續言火器彈藥戰守火攻諸說。考若望歷仕明清兩朝，而是編中字句頗有刪削，殆因有觸礙字樣，如胡虜韃靼之類，則其原本必刻於明季矣。所言火器戰守諸法，雖成過去陳跡，然較之明人所撰火器諸書，較為切實有用，不為四庫所錄者，其故或在彼而不在此也。

天主聖教約言一卷　土山灣重刻本

葡萄牙國人蘇如望撰、如望字瞻清、耶穌會士、萬曆二十三年入中國、傳教南昌、萬曆三十五年卒於南昌、是編萬曆三十二年初刻於韶州、萬曆三十八年重刻於南昌、次年又刻於湖州、此為土山灣之覆刻本、考耶穌會士傳教中國者、初期宣傳教義之著述、大致僅限於天主、三魂、天堂地獄、十誡諸說、故是編所言亦惟此數義、文筆淺近易解、與天主實義等書有別、蓋一供士大夫之閱覽、一為下愚說法者也、

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刻本

法蘭西國人史式徽撰、金文祺譯、式徽耶穌會士、原撰有中國耶穌會之舊傳教會江南傳教史江南新傳教史等書、是編即新傳教史之譯本也、始道光十九年止民國十二年、考天主教傳佈中國之教區、分合不一、南京教區在鴉片戰爭以前、包括江蘇安徽河南三省、道光二十四年析河南為一教區、民國十年又析安徽為一教區、是編之江南、蓋指江蘇安徽兩省而言、全書凡五章、前四章言羅趙年郎四主教傳教之事、第五章言教務進展、其中不乏有價值之史料、如第二章所言咸豐三年冬法國公使至南京與洪楊締約之事、特譯筆膚淺、頗為原書減色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學淺釋三十八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英吉利國人雷俠兒撰，美利堅國人瑪高溫口譯，華蘅芳筆述。雷俠兒，英國地質學家，以主張今因說著名於當時，卒於光緒元年。瑪高溫，醫師也，事蹟未詳。蘅芳，金匱人，研精算術，同治初，江南創設機器製造局，蘅芳多所贊畫，及繙譯館開，任譯算學、地質學諸門，成書十餘種。是編即雷俠兒撰之地質學也。考舊日譯法，大致用口述筆受之法，口述者為一人，筆受者又為一人，鮮有一人獨譯一書者。西域之佛經，以及耶穌會士之著述，譯法類皆如此。江南製造局繙譯館開，所用譯法，仍復如是。是編前有同治十二年蘅芳序，稱余於西國文字未能通曉，瑪君於中土之學又不甚周知，而書中名目之繁，頭緒之多，其所記之事迹，每離奇恍惚，迥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而文理辭句又顛倒重復而不易明。往往觀其面色，視其手勢，而欲以筆墨達之，豈不難哉云云，則其疏舛自所未免。凡專門名詞，不得其解者，或不能意達者，概譯其音，至若以密些西比江屬天竺一類錯誤，猶其餘事也。則是編之無裨於當時，而不能流傳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世，亦無足異。然是編為歐洲地質學最初轉為華言之本，特著錄之，俾世之考證歐洲地質學輸入中國之經過者，明其源流焉。

徐光啟行畧一卷 影巴黎圖書館藏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撰。應理有許甘弟大傳畧，已著錄。

明末西學之輸入中國，士大夫中之精究其學者，首數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仕至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卒謚文定。光啟不特採用西法，兼篤信天主教旨，故在彼教中與之藻、楊廷筠視為教中三大柱石。是編成於康熙戊午，蓋應理傳教江南，得光啟孫女甘弟大之力居多，特為光啟撰此行畧，表揚其奉教事蹟也。

性理真詮四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孫璋撰。璋字德昭，一字玉峰，耶穌會士。雍正六年入中國，中俄交涉時曾任譯員，乾隆三十二年卒於北京。是編凡四卷，二三兩卷復析為上下，二子卷，實為六卷。第一卷言靈性之體，第二卷言靈性之原，第三四卷言靈性之道。考耶穌會士之著述宣揚其教者，大致闢佛老，鮮有駁儒家者。是編刊行之時，在乾隆十八年，適當清儒考據之學盛行之時，宋儒性理之說頗受攻擊。璋是編亦駁宋儒，設為先儒後儒問答之詞，謂信經不信傳註為先儒，信經亦信傳註為後儒。且謂中國古經殘缺，當據真教證明中國古經。立說頗巧。案宋儒太極無極性命理氣諸說，原屬臆說，本不足當一駁。然天主教三位一體，[illegible]世贖罪等說，亦未免過於幼稚。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性理真詮提綱四卷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孫璋撰。璋有性理真詮，已著錄。是編為性理真詮之節錄本，亦刻於乾隆十八年三月，亦分四卷。較之性理真詮頗有刪節，殆因原書成時措詞多有失當之處，羅馬不許刊行，嗣經主教南懷仁（此又一南懷仁，奧地利國人，字莪德）為之辯護，始許付梓，特刪節其文，為此提綱歟。原本傳世甚稀，此為民國五年重刻本。性理真詮既已著錄，此本則存其目焉。

金石識別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美利堅國人代那撰，美利堅國人瑪高温口譯，華衡芳筆述。代那，美國著名地質學者，生於嘉慶十八年，歿於光緒二十一年，撰有地質學綱要、礦物學綱要等書。是編蓋為礦物學綱要之譯本，凡十二卷。卷一論金石結成之形，卷二論金石形色性情，卷三論氣類、水類、炭類、硫礦類，卷四論鏽金類，卷五論土金類，卷六至卷八論礦金類，卷九論石類，卷十雜論，卷十一論金石化學，卷十二論金石分類之法。其譯法與地學淺釋同，不得其解者仍用音譯，前後無序跋。考地學淺釋同治十二年衡芳序，稱自金石識別譯成之後，因金石與地學必互相表裏，地之層累不明，則無從察金石之脈絡，故又與瑪君高温譯此書云云，則其成書之時，在譯地學淺釋之前矣。譯文雖有舛誤，第為西方礦物學最初轉為華言之本，故亦著於錄焉。

善生福終正路二卷 獻縣天主堂排印本

意大利國人陸安德撰、安德有真福直指、已著錄、是編分上下二卷、先論修身理家祈禱看經聽講解罪諸法、後論聖體彌撒受難諸說、終言福死之方、大旨在發揮彼教教理、使人尊信天主、以求永福、前有安德自序、未題年月、初刻似在順治九年、嗣在乾隆五十九年重刻於北京、此為獻縣之重刻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真道自證四卷 獻縣天主堂排印本

法蘭西國人沙守信撰、守信耶穌會士、未詳何年至中國、僅知其於康熙四十年至廣東、已而傳教江西、康熙五十六年歿於饒州、是編凡四卷、第一卷曰性理、窮性以推其理、第二卷曰事道、考事以追其道、第三卷曰駁疑、引據辯難以釋其疑、第四卷曰教提綱、以示其路、前有守信自序、未題年月、序後有赫蒼璧訂記、後題康熙五十八年、考耶穌會士之著述例、經同會之人參訂、復經司教核准、始許付梓、蒼璧字子棋、亦法蘭西國之耶穌會士、康熙四十年至廣東、乾隆十一年卒於澳門、向例參訂同會人之著述者、僅署名於卷首、蒼璧於是書兼為之撰一訂記、假為答客問之說、以駁儒家稱俗儒有三等、曰鄙儒、曰昏儒、曰蠹儒、皆不足當儒稱、且謂二代禮雖美、當周之世、孔子即謂不足從、矧生於近世、但固溺遠古、而欲實求大道之全可乎、立說頗巧、則孫璋輩先儒後儒之說、已有所本矣、

砭傲金針一卷　上山灣印書館刻本

李問漁譯。案清同光間有華籍耶穌會士李杕，字問漁，此問漁應是此人。是編前有光緒九年問漁序，稱西國有金書一卷，雖奇零小本，而其言克傲良規，最為深切，閱之覺書旨以治傲為本，無異金針之砭疾，爰撮其意，譯其大、將曲折過多難於翻譯之處，畧為删易，書成名之曰砭傲金針云云。全編凡七十則，後附格言八十則，雖多彼教中語，然頗篤實，謂為治傲之藥石，洵不誣也。

盛世芻蕘五卷　上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法蘭西國人馮秉正(de Mailla)撰。秉正字端友，耶穌會士。康熙四十二年入中國。四十九年奉命偕同教耶穌會士雷孝思(Régis)、德瑪諾(Hinderer)測繪河南、江南、浙江、福建等省及台灣等島地圖。五十三年圖成復命，留內廷供奉。秉正因肄習滿文，先是康熙三十一年資治通鑑綱目滿文譯本告成，秉正獲覩此書，遂參合漢文原本滿文譯本譯為法蘭西文。乾隆二年以所譯本寄贈里雍(Lyon)圖書館，後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間先後刊行，題曰中國通史。迨今越年雖近二百，尚為西方學者參考之佳作。後於乾隆十三年卒於北京。秉正漢文著述今可考者有九種，是編凡五卷，分溯源、救贖、靈魂、賞罰、異端五篇，乃發揮教理之作。前有仁愛引言，稱昌言偉論，著述如林，所慮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夔婢盡屬文人，既難應對親朋，何以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得此一編，各人自己披閱，即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

講道無異云云、則其宗旨可知也、

口譯日抄八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艾儒畧(Giulio Aleni)立、陶宛國人盧安德(A. Rudomina)口述、李九標筆記、儒畧有萬物真原已著錄、安德字盤石、亦耶穌會士、天啟六年入中國、偕儒畧傳教福建、崇禎五年卒於福州、九標字其香、福清人、始末未詳、是編蓋九標所記儒畧安德二人傳教講學之語、於發揮教義之中、兼論天文地理、彼教中之語錄也、凡八卷、始崇禎三年正月、終崇禎十三年五月、分年記錄、有係以月日者、有不係者、前有凡例、稱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彙載成書、冠以九標小引、後題崇禎四年、則錄者非一人、九標特總其成耳、卷前有總目、五卷以後、皆註有嗣刻二字、則隨錄隨刻、原非一本、此本為民國十一年之重刻本、殆合諸本為一本矣、

方德望神父小傳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刊本

法蘭西國人艾葆德撰、袁承斌丁汝成合譯。德望字玉清、崇禎三年至中國、始偕高一志傳教於山西、後歷赴陝甘等地傳教。中間一至京師、同湯若望治曆。順治十六年卒於漢中、世傳其靈異甚衆、謂能驅蝗伏虎、教中人致立祠以祀之。光緒二十四年耶穌會士羅懷道奉會長命親赴漢中德望葬所勘察遺跡、撰有意大利文方德望傳、同會士艾葆德復取此傳轉為法蘭西文、此本即葆德本之譯本也。

潛德譜一卷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刻本

意大利國人利高烈撰、李杕譯。高烈生於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五十二年、創立救贖會之天主教士也。杕有砭傲金針、已著錄。是編凡四十四則、集彼教賢聖之言懿行、示人以大德不在行奇、而在善行常事、故標題曰潛德譜、前有杕序、後題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年、則此本轉為華言之時、在光緒甲辰年矣。

地球圖說一卷附補圖一卷 文選樓叢書本

法蘭西國人蔣友仁奉旨譯、何國宗、錢大昕同奉旨潤色、友仁耶穌會士、乾隆九年入中國、曾偕郎世寧等參預圓明園中建築工事、三十二年奉旨繪坤輿全圖、並撰圖說以進、即此本也、前有阮元序、稱少詹事錢大昕以乾隆年間奉旨所譯西法地球圖說一書見示、且屬付梓、元讀其書、校熊三拔表度說等書更為明晰、少詹事原書有說無圖、爰屬詹事高弟子李銳畫圖為說以補之云云、則此本原無圖、後附補圖一卷、乃李銳之所補也、國宗康熙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乾隆中以明習算法、率西洋人往伊犁測繪地圖、大昕乾隆進士、累官少詹事、生平精研經史、兼通中西曆算、元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達、是編說明甚簡、不及南懷仁坤輿圖說之詳、殆因大昕有所刪削、補圖亦甚陋、前有嘉慶四年序、則距友仁卒時二十五年矣、

遠鏡說一卷 藝海珠塵本

舊題湯如望纂、註云、如望西洋人、明天啟中入中國、案耶穌會士之入中國者、皆用中國姓名、其名有時為譯音、同名者則變更譯字以別之、如如望、若望、儒望、若翰等名、皆同名異譯也、此湯如望應是湯若望、緣萬曆天啟間耶穌會士譯此名、並作如望、若蘇如望、羅如望、皆其例已、湯氏殆初名如望、入清後改名若望歟、天文乃科學中最古之學、先惟恃推算之法、遠鏡發明以後、可以眼力測之、則此遠鏡關係天文學者至巨、是編前有天啟六年若望自序、其撰年應在其傳教陝西以前、第一次至北京時、首言利用、次附分用之利、次述原繇、次述造法用法、核以今說、若望之說固甚簡陋、然在當時已屬創見矣、

全體新論十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泰西合信撰。合信國籍未詳。此本前有咸豐元年自序，稱予來粤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殆為歐羅巴人之業醫於粤者。又謂近得華友陳修堂相助，乃集西國醫譜，參互考訂，復將鈘連骨格及紙塑人形與之商確，定論刪煩，撮要譯述成書，顏曰全體新論云云。則此書非出一手矣。凡十卷，分子目三十有九，考其內容，蓋為生理學也。前此西學之輸入中國者，獨遺生理衛生醫藥諸科，得此一本，可以考見西醫著述之流傳中土者。八十餘年前早已有之矣。

聖多瑪斯小傳一卷 土山灣印書館刊本

陳雅各譯。雅各里貫未詳。多瑪斯亞規納伯爵子，故名亞規納多瑪斯，天主教之哲學神學大師，而奉為圭臬者也。有超性學要已著錄，是編前有雅各序，稱聖人歿後，歐洲著作家譯述聖人之傳者，各國皆有，風行西海者久矣。惟譯華文者未之一見，因按泰西濟斯德會士蘇里和所輯聖人之事蹟，及散見於別集者，譯以華文，俾未從事西文者，得窺一斑云云。則其取材不祇一書。案多瑪斯之說，在哲學中自成一派，然此本侈陳靈蹟，反足昧其本來面目，欲彰之適足以晦之，殊為譯者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泰西人身說概二卷 舊抄本

日耳曼國人鄧玉函譯。玉函字涵璞，專精醫學、哲學及數學，年三十五入耶穌會。萬曆四十六年春，偕金尼閣、羅雅谷諸人東來，初滯留卧亞、滿剌加、蘇門答剌及占城，於其動植、氣候多所綜習。天啟元年抵澳門，即至嘉定學華語，旋赴杭州布教。六年因修曆事與龍華民等入京。崇禎二年以徐光啟薦入曆局助修曆法，三年夏卒於京。玉函所著有大測、測天約說、正球升度表、黃赤距度表等書，具見崇禎新法曆書。哥白尼、宗谷、刻白爾諸人之天文新說傳入中土，玉函及湯若望諸人之功居多。又曾與陜西王徵共譯奇器圖說，中土之知西洋力藝之學，自此書始也。泰西人身說概二卷，首有東萊畢拱辰序，稱譯于武林李太僕家，李太僕即之藻，是玉函此書之作，當在天啟六年以前寓居杭城之時也。初無刊本，崇禎八年畢拱辰識湯若望於京，得見此書，以玉函譯說時，乃一紙漏侍史從旁記述，恨其筆俚而不能挈作者之華，語滯而不能達作者之意，因為之通其隔礙，理其棼亂，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本來面目宛然具在，遂付諸梓，為時當在崇禎季年。今本作耶穌會士鄧玉函譯述、東萊後學畢拱辰潤定者是也。今所見舊抄本上卷分骨、脆骨、肎筋、肉塊筋、皮、亞特諾斯、膏油、肉細筋、絡脈、細筋、外面皮、肉、肉塊、血，凡十五部；下卷分總覺司、附錄利西泰記法五則、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體覺司、行動、言語，凡九項。其所記述，即今日之生理學要義。全書最要者為以腦知覺之司，此說利西泰在南昌所刊西國記法即已論及，而流傳不廣，知者蓋寡。玉函書論此甚詳，南懷仁窮理學復申其說。此與中土舊說大相背馳，宜其聞者驚而却走，而書之尠傳，本創義新奇，或其一因歟。利子西國記法有目無書，今從此得窺片鱗，彌可珍貴。俞正燮癸巳類藁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曾及玉函書，而混羅雅谷人身圖說與此為一，辨見人身圖說條。

人身圖說二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羅雅谷譯、雅谷一作雅各、字味韶、耶穌會士、天啟二年至澳門、四年偕高一志傳教陝西、居其地者五六歲、崇禎三年應徐光啟召、與同會湯若望同入京供職曆局、助光啟修曆、十一年春疾終於京、雅谷漢文著述二十餘種、居陝所作率屬天學、入京後撰述十餘種、具見崇禎新法曆書、大都有關曆數之學、具籌算一卷、介紹訥白爾籌學者便之、清代梅文鼎、戴震於此皆有訂正、東原策算即法此書也、人身圖說今所見為舊抄本、凡二卷、第一卷題曰人身圖說、分論肺、心包絡、心、心穴、心上下之口及小鼓之用、絡脈及脈絡何以分散、周身大血絡向上所分散之諸肢、周身脈絡上行分肢、筋、氣喉、食喉、胃、大小腸、肝及下腹大小腸、胆胞、黄液、脾、脈絡之源及分散之始、下行分肢、諸筋分散與由來之根、下截周身大血絡分散下行至諸分肢、腰、男女内外陰及睾丸并血脈二絡、睾丸曲折之絡與激發之絡、小便源委、溺液、膀胱、女人子宮、子宮包衣、胚胎、臍絡及臍帶、凡二十八項、第二卷題曰人身圖說五臟軀殼圖形、分繪血絡、脈絡、筋絡、氣喉、周身正面骨、周身背面骨、正面全身、背面全身、下腹去外皮、下腹去外皮見血脈二絡、胃正面、胃反面、下腹大小腸、膽胞、血脈二絡正面、血脈二絡背面、小便源委、膀胱、外陰、子宮、男女分別、肢分、下腹後面、凡二十一圖、圖傳以說、大約第一卷解釋人身各種構造及其功用、第二卷則繪為細圖以明各部分之梗概、十七世紀西洋對於人體解剖學所有之知識、於此可見大略、雅谷此書與鄧玉函之人身說概可謂為西洋醫學傳入中土之大輅椎輪、此書費賴子及孫奓爾孚熱目錄俱未著錄、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有書人身圖說後一文、摭拾中土醫家之說以相詆毀、自今視之、未免誕妄、又俞氏此文首稱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人身圖說二卷云云、今細案之、蓋混雅谷圖說與玉函說概為一書、雅谷此書原作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譯述、同會龍華民、鄧玉函當是雅谷譯述、龍、鄧二人為之校訂、殆此本流傳與玉函書並行、俞氏不知、致有此悞也、

進呈窮理學口口口卷 殘舊抄本

Ferdinand Verbiest

比利時國人南懷仁撰。懷仁字敦伯，一字勳卿，幼入耶穌會。說者謂其讀書窮理，博學深潛，精通象緯。順治十六年偕同會衛匡國東來，初布教陝西。十七年奉召至北京，助湯若望理曆事。康熙三年楊光先攻擊西士之事起，懷仁若望利類思安文思俱縲絏入獄。四年三月懷仁等俱被釋，而若望卒於是年七月。是時楊光先吳明烜繼若望掌欽天監務。七年懷仁劾光先造曆之誤，遂罷斥光先等，而以懷仁司欽天監。十三年懷仁復奉命鑄西洋礮，自是迭有所作。三藩之平，懷仁所造礮頗著成効。十七年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九年加工部右侍郎職銜。卒於二十六年。天主教自明季流傳中國，至於清初歷百餘年，匪利瑪竇湯若望及懷仁揩拄其間，不能有教傳十三省之盛也。懷仁著述甚富，以關於曆象者為多，據徐日昇安多撰南懷仁行述，懷仁曾集述翻譯窮理學六十餘卷，圖說詳悉，進呈御覽。今所見為一殘闕舊抄本，結銜作治理曆法加工部侍郎又加二級臣南懷仁，則此書之成當在康熙十九年以後。原來

有無刊本不可知，大約流傳不廣，法國戈爾迭目錄於此妄事離析，別為數書，當由未見原書，故有此誤耳。殘本計存理推之總論五卷，形性之理推三卷，輕重之理推一卷，理辯之五公稱五卷。其理推之總論及理辯之五公稱俱作集述，而所謂五公稱者即抄自李之藻譯之名理探，唯於名理探中論及上帝諸節，胥予刪潤，是其異耳。理推之總論所推究者亦不出名理諸項。按之藻譯名理探五公稱外，尚有十倫府，疑懷仁集述之理推總論，即出於此，惜十倫府一部分流傳甚寡，無由定其是非矣。形性之理推及輕重之理推作懷仁譯義著述不等，或為彼自著。形性一部所論多關幾何原理。輕重一部則所謂力藝之學也。又按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曾引懷仁此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是窮理學中或尚集有鄧玉函羅雅谷論人身之書在內。懷仁此書六十餘卷，集當時西學之大成，可稱偉著，其中必有今已不傳之作，藉此可窺梗概，而僅殘篇斷篇流傳於世，則其不幸豈止懷仁一人而已哉。

幾何原本十五卷 金陵書局刻本

希臘人歐几里得撰。歐几里得周赧王時人，為國王亞歷山大師，所撰幾何原理，為後日平面幾何之所本，原書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利瑪竇入中國，共徐光啟譯其前六卷，題曰幾何原本，四庫已有著錄。清咸豐時，英吉利國人偉烈亞力續利徐二人未完之業，口述後九卷，李善蘭筆受，歐几里得原書至是遂完全轉為華言，共為十五卷。前四卷論線與面，第五卷論比例，第六卷論面與比例相合，此利徐舊譯。第七八九卷論數，第十卷論無比例之幾何，第十一卷至末卷俱論體，此偉李新譯。善蘭海寧人，字壬叔，精研算學，同治間充同文館算學總教習，有則古昔齋算學行世云。

談天十八卷 通行本

英吉利國人侯失勒約翰撰，英吉利國人偉烈亞力口譯，李善蘭徐建寅筆受。約翰父維廉，英國天文學者，而以發現天王星著名於世者也。約翰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卒於同治十年，亦以治天文學著名於當時，是編為其所撰天文學綱要，譯本分十八卷，冠以侯失勒約翰傳。卷首述例，以下分論地，命名，測量之理，地學，天圖，日躔，月離，動理，諸行星，諸月，彗星，攝動，橢圓，諸根之變，逐時經緯度之差，恒星，恒星新理，星林，曆法，為十八卷，後附表錄，以今之天文學成績核之，固不乏缺陷，然較之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輸入之天文學，可謂後來居上者矣。善蘭有幾何原本，已著錄。建寅無錫人，字仲虎，亦名父子，深通理化數學，曾譯泰西切要等書行世云。

提正篇六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賈宜睦(Jerome de Gravina)撰、宜睦字九章、耶穌會士、崇禎十年始至杭州、康熙元年歿於常熟、是編凡六卷、曰主德、曰主贖、曰主報、曰主惠、曰主重、曰主庇、亦發揮其教義之作、前有順治己亥佟國器序、國器字滙山、遼東人、順治時官浙江巡撫、其妻信奉天主教甚篤、與徐光啟孫女甘第大同為閨閣中有功於佈教之人、後國器全家奉教、陽瑪諾(Diaz)十誡直詮前亦有國器序、亦撰於順治己亥、國器後居江寧、常與葡萄牙耶穌會士成際理(Pacheco)相過從、是編前列同訂人中即有際理名也、

四末真論一卷 土山灣慈母堂重印本

比利時國人柏應理(Couplet)撰、應理有許甘第大傳畧、已著錄、天主教有四末之說、曰死候、曰審判、曰地獄、曰天堂、是編即發揮其說者也、後附有高一志(Vagnone)撰終末之記甚利於精修一文、殆以其亦言四末之說、故附於其後、康熙十四年之初刻本業已如此、故此本因之、

聖方濟各沙勿畧傳六卷 上海慈母堂刻本

法蘭西國人都率棱撰是編前有光緒二十二年蔣升序稱光緒壬辰秋余掌滙學之十四年俞子惟幾朱子季球徐子允希張子若虞汪子席珍朱子硯耕在滙學讀書每有課作必請題於余余為拈示論說等題外間令繙譯西籍爰將都率棱所撰聖沙勿畧傳分授譯述不半稔而竣云云則是編為惟幾等合譯之本矣案原書成於萬曆戊申方濟各西班牙國人傳教印度滿剌加日本等地謀入中國未果而在嘉靖三十一年病歿於廣東台山之上川島者也事在利瑪竇入中國之三十餘年前故天主教奉濟各為明代開教中國之第一人譯筆尚簡潔然侈陳靈蹟於地名之考訂亦疏如訛波斯作伯西哥上川作三洲皆足使讀是書者不識為何地也

英華通用雜話 不分卷 道光二十三年廣州刻本

英國羅伯聃撰伯聃道光十四年至中國習漢文二十年為繙譯二十四年任寧波領事卒於二十六年曾譯伊索寓言為漢文題曰意拾喻言先是金尼閣始譯伊索之書題曰況義茲為其二譯也是編不分卷首序言次英文字頭分別總目次誦讀凡例次生意數目門次日常口頭語總目及凡例用漢文滿文註英文音此為他書所罕見後二門條列單字及成語右著漢文左著英文漢文下用漢字著英文音據凡例稱皆用正音不可以鄉談音韻讀之然其間頗有舛誤不及西儒耳目資遠矣惟伯聃撰是編時來華不過十年而能有此成績錄此一編用見創始之難正不必以其內容工拙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師主篇四卷 獻縣張家莊印刷所刊本

西書中有名基督範者，其撰人傳說不一，漢譯本不祇一種，最古譯本即陽瑪諾之輕世金書，初刻於崇禎十三年，已著錄，是編亦四卷，前有光緒三十一年耶穌會後學李友蘭序，稱是書久經前哲譯出，或名輕世金書，或名遵主聖範，然因文詞尚優，無學者未能一目了然，殊為憾事，茲復以燕北官話譯出，不避俚俗，但取平通，俾略識文字者儘可覽閱云云，則其譯人應是友蘭，里貫未詳，此本全用白話體，與輕世金書之仿謨誥體者大異，蓋一備文人之覽閱，一備俗人之誦讀，故其中章數較之金書，亦略有刪節，金書既已著錄，此本則存其目焉。

蘇州致命紀略一卷 土山灣慈母堂刊本

意大利國人羅以禮撰，黃佩孟譯，以禮，耶穌會士，光緒九年傳教蘇州，佩孟，天主教華籍修士，里貫未詳，是編記乾隆十三年耶穌會士黃安多談方濟斃於蘇州監獄事，安多，葡萄牙國人，乾隆二年至中國傳教江南等地，方濟，意大利國人，乾隆九年至中國，十三年蘇州教案起，與安多共為蘇撫安寧斃於獄中，惟據當時刑部公牘，則報二人在監病故，殆有所諱，應以此本所記為得其實，當時公牘且誤黃安多為王安多，紀類思為季履思，他可知矣，此案牽連百餘人，可謂一大獄，全書分二十九章，述此案甚詳，末附蘇州教務考略，兼可考見傳教蘇州之始末云。

西鐸九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傳教中國時，睹中國國勢之頗危，輒發為防禍之說，奔走南北，遊說於諸大吏前，未蒙採納。是編輯錄其問答諸語，凡九卷，刻於光緒乙未，首致羅豐祿等書，次與張之洞論中國新儉，次與南洋委員論化儉為富，次與張之洞論請他國代理庶政，次電擬訂立華英相助約，次與某太守論通商，次論來華西人，次辨泰西拒日非以助華，次論振興新政必衷至道，雖為四十年來之陳言，尚不失為今日治病之良藥，所謂旁觀者清是也。其名曰西鐸者，蓋取道人以木鐸徇於路之意云爾。

輕世金書四卷　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葡萄牙國人陽瑪諾譯，甬上朱宗元訂。瑪諾十誡直詮前已著錄。宗元順治五年舉人，康熙鄞縣志稱其博學善文，著有拯世略說、答客問等編，蓋亦天主教徒也。是書原名基督範，撰人有作德意志人爲瑪，有作法蘭西人熱爾松，有作意大利人熱爾森，未詳孰是。漢譯本不僅一種，曰輕世金書，即是編也；曰遵主聖範，北京主教田類斯譯；曰師主編，蔣升譯；曰遵主聖範新編，闕譯人名；曰神慰奇編，傳本今尚未見。輕世金書初在崇禎十三年刻於北京，相傳為兩卷本，後在乾隆二十二年、嘉慶五年、嘉慶十年、道光二十八年、咸豐六年、宣統二年、民國十二年，等年有重刻四卷本。乾隆二十二年本有李氏序，稱是編由蔣彌格爾續成，趙類思為之註。蔣彌格爾疑是法蘭西國耶穌會士蔣友仁，趙類思疑是法蘭西國耶穌會士趙聖修，此本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無序跋，前有瑪諾小引云：統括四卷，若鍼南指，示人遊世弗外，初導興程，奠人改愆，卻舊從新，識己，次導繼程，棄俗幻樂，飫道真茲，始肄默工，次又導終程，示以悟入

默想、己精求精、末則論主聖體、若庇豐宴福善士竟捏、為程工報云云、全書大意盡括於此數語之中、全編大仿謨誥、似不盡出西士之筆、殆為宗元所潤色歟、乾隆本李序所言趙類思註、此本無之、此外註釋此編者、別有道光二十八年順德呂若翰之輕世金書便覽、仿日講書經解義體為之註解、詞旨條達、又有王保祿之輕世金書直解、據王序、輕世金書與現行西文本繁簡迥殊、與遵主聖範師主編較、二書卷三均五十九章、而金書則六十四章、二書之第三第十五第二十七各章之下、金書均多一章、第二十三章之下、金書則多二章、各有異同、案耶穌會士昔之翻譯西方名著者、多有去取刪節、瑪諾譯文似僅譯原書第一第三兩編、較之他本雖詳、然亦非全本也、

真福直指二卷 上海慈母堂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陸安德撰、安德字泰然、耶穌會士、明末入中國、傳教廣東、康熙二十二年卒於澳門、是編以淺近之語文、述其教之大旨、上卷分五章、言世人享世福不能得真福、推理能明真福何在、闢儒釋道三家太極空無為諸說、勸人守十誡、修善德、下卷分五章、述天主三位一體、創世、降生、贖罪、七聖蹟、天堂地獄諸說、間雜以俚言、以期常人易讀易解、初刻於康熙十二年、前有鄞江康庭槐序、此蓋為同治十二年之重刻本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得已辯　土山灣印書館重刻本

意大利國人利類思撰、類思超性學要已著錄、清初世祖重西法、命湯若望南懷仁等入欽天監、以新法造曆書、頒行天下、順治末、吳明烜楊光先等忌而攻之、康熙三年、輔政大臣投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四人於獄、盡逐天主教士、楊光先復著不得已等書、不僅攻天主、攻西法、且言西士在中國藉傳教之名、謀不軌之事、利瑪竇今召在嶼西洋人、以貿易為名、實踞嶼伏戎謀中國云云、若望等幾瀕於死、明年三月、因星變地震大赦得釋出、又明年、類思撰是編以駁光先之說、前有乙巳年類思自序、共為辯語十九條、其藉曆法行教辯一條、具言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傳教中國之概略、合是編與光先之「不得已」觀之、可以考見當時回曆西曆爭競消長之經過、書末利類思安文思謝恩疏有賜房焚修語、蓋指北京之東堂也、

西遼史　商務印書館本

俄羅斯國布萊資須納德(Bretschneider)撰、梁園東譯、布氏北京俄國公使館醫師、光緒戊子、鈎稽東方史料、撰中世紀尋究一書、是編即此書之一子目、譯人以原註太舊、復採摭諸書、併合舊註、改撰新註、徵引雖博、然於最近俄德學者之說、多未採入、其以可敦城為窩魯朶城、北庭都護府為古單于庭等說、未免穿鑿附會、考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奔、經白達達、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白達達應是河套北之汪古、已見元史太祖本紀著錄、北庭都護府即別失八里、此可敦城應在汪古部地、別失八里之間、則大石西奔、取道漠南、並未繞道漠北也、又大石西奔之年、遼史應有舛誤之文、蓋既言大石在保大四年七月西奔、復言以甲辰歲(保大四年)二月五日即位、兩年必有一誤、又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延慶之下應有脫文、似可採遼史紀事本末之說、加十一年三字、如是方與天祚本紀在位二十年之語相符、遼舊制十年一改元、尤可參證此說、則大石西奔之年、必在保大四年以前、金天會八年即位一說、蓋誤解金史粘割韓奴傳

之誤也、布氏原書所引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並是採自多桑書之文、多傳說而少史實、亦不足以參證西遼史事、一部西遼史尚有待於後之學者、廣考中國載籍、別撰新編、此編祇能為大輅之椎輪也、

萬國公法四卷 同文館本

美國惠頓撰、美國丁韙良譯、惠頓、美國外交官、兼為國際法之威權、撰有歐美國際法進化史國際法大綱等編行世、韙良、耶穌教傳教師、清道光二十年間至中國、後任同文館總教習、撰譯甚夥、是編即國際法大綱譯本、初刻於同治三年、凡四卷、第一卷釋公法之義、明其本源、題其大旨、第二卷論諸國自然之權、第三卷論諸國平時往來之權、第四卷論交戰條規、案中國之識國際法、要以此編為嚆矢、既屬創譯、故較之韙良後譯之公法便覽、佶屈難讀、核對原書、亦頗有刪節、緣昔日西人之譯西書者、幾盡用口述筆受之法、譯文非出一手、不無削足適履之病、是編雖題韙良翻譯、然其筆受者有江寧何師孟、通州李大文、大興張煒、定海曹景榮等數人、譯成以後、復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派員校正、卷前董恂序、稱韙良能華言、以是書就正、爰屬歷城陳欽、鄭州李常華、定遠方濬師、大竹毛鴻圖刪校一過、以歸之、則欽等於譯文又有所刪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公法便覽五卷續一卷 同文館本

美國吳爾璽撰，美國丁韙良譯。吳爾璽、美國雅禮大學教授，亦國際法專家。同治三年，韙良首譯惠頓萬國公法一書。光緒初年，又在同文館譯是編，歷時三載而書成，初刻於光緒三年。共司翻譯者，有汪鳳藻、鳳儀、左秉隆、德明四人，而譯大半出於鳳藻之手；司校閱者有貴榮、桂林二人，而貴榮之潤色為多，則亦非出一手矣。凡六卷，首卷總論公法本源；卷一論邦國平時之權利與應盡之責守；卷二論邦國通使之權利與議約之規例；卷三論交戰之例；卷四論戰國與局外交際之例；續卷摘錄各國[illegible]約大旨，補論新訂之約例。譯筆較之萬國公法簡潔，舊譯名詞未妥之處，茲皆為之別創新名，如權利、公使等名詞，皆首見於是編者也。案原書正本共分二百一十節，而此書所分卷次章節與原文不同，然譯文於每章第一節註明原文節數，以便查對。篇中文義或有礙難之處，譯者間加註釋以明之，較之萬國公法亦有體例可尋云。

聲學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田大里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徐建寅筆述。田大里物理學專家，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卒於光緒十九年，以精研熱學著名於當時。傅蘭雅耶穌教傳教師，同治七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繙譯西書，延之至館辦理譯書事務。建寅譯有談天，已著錄。是編成於同治十三年，凡八卷：卷一總論發聲傳聲；卷二論成音之理；卷三論弦音；卷四論鐘磬之音；卷五論管音；卷六論摩盪生音；卷七論交音浪與較音；卷八論音律相和。每卷之後附以提綱，極便檢閱。譯筆亦暢達。西學中專論聲學之書輸入中土者，要以此為第一本，近數十年之發明，固不見於是編，然亦可考見聲學之崖略也。

光學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田大里撰、布國金楷理口譯、趙元益筆述、田大里有聲學已著錄、金楷理耶穌教傳教師、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曾延之繙譯西書、後為上海道署通事、元益新陽人、字靜涵、光緒舉人、繙譯館開、入館譯述格致醫學等書、是編前有一千八百七十年田大里自序、則原書成於同治九年、距譯本刊行之時僅六年耳、在今視之、固多陳說、然在當時可謂新書、凡五百二節、合為上下兩卷、上卷論光發必順直線而行、論光線透過小孔之

形、論影、論光之濃淡有平方反比例、論比較光之濃淡、論明、論光行之速率、論光行差、論回光、論試驗回光之事並平回光鏡、論四面回光鏡、論回光之燃面、論凸面回光鏡、論折光之理、論透光質有時能不透光、論全回光、論透光鏡、論眼能透光之理、論目視物分遠近與眼鏡之功用、論瞎點、論物形在目中之時、論眼中小質、論西畫鏡、凡二百二節、下卷論光之性情並回光折光之性情、論發光體發無數質點而成光、論光浪、論透光三稜體、論光分各色、論不能見之光線、論光浪盪動與筋網盪動有相關、論色、論光色差並去光色差之法、論人目覺色之異、論光色分原、論發光與受光之事、論清光帶與發郎胡發線、論發光與熱并喻光與熱有交互之事、論太陽化學、論行星化學、論恒星化學、論星氣化學、論日體外有紅凸之形、論虹霓、論光浪彼此相阻之理、論光浪環繞之理、論量光浪之長、論透光片之色、論歧光、論試驗愛而倫刻斯罷之法、論極光、論用回光法成極光、論用折光法成極光、論用歧光法成極光、論光線透過愛而倫刻斯罷之事、論用極光射至歧光顆粒成

色之理、論用極光透過顆粒視樞線而分别其光圈、論楕圓與球形之極光、論旋轉之極光、凡三百節、諸論皆透發妙理、雖近來新說日出、而其大要不能外此也、

藥露說一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熊三拔撰。三拔字有綱，耶穌會士。萬曆三十四年以佈教至北京。三十八年改曆議興，五官正周子愚疏薦三拔、龐迪我等修曆，時朝廷庶務因循，無暇及此。四十四年沈㴶徐如珂攻西士於南都，三拔亦遭放逐，竄死澳門。先三拔至北京，值利瑪竇未即世，得與徐光啟、李之藻輩往還，相與討論曆數力藝之學，著有表度說、簡平儀說、泰西水法諸書，四庫俱已著錄。藥露說不見各家書目，今只有舊抄本偶爾流傳，蓋專言西

洋藥劑製法之作也。按徐光啟家書曾及龐迪我教彼以西洋用藥法，取露服之利，類思等所著西方要紀，述西國醫學，亦謂西國有製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云云。三拔此篇大約作於萬曆季年，專論用蒸溜法製藥露於蒸製之方，以及如何築灶造鍋，敘述甚詳，後並附圖，以為說明。西洋藥劑學之傳入中國，要當以三拔此篇為先河矣。

畫說一卷 舊抄本

意大利國人畢方濟撰。方濟字今梁，耶穌會士。萬曆四十四年至北京。明亡後，應龐天壽召，從明永明王於桂林，永曆三年卒於廣州，墓在今廣州北門外之流花橋。明季東來諸西洋教士，於易代後猶能同情明室，流離轉徙，不易其操者，畢方濟卜彌格數人而已。方濟著述傳世最廣者為靈言蠡勺，四庫已存其目。又曾獻採鑛之議，惜未能行。李之藻文錄有睡畫二答引，即為方濟而作，疑當日曾合刻二書，之藻遂為之引也。巴黎國民

圖書館藏有睡畫二答，今未見。茲所見畫說舊抄本，首關九十一字，設為問答之辭。人身各部如髮、額、眼、耳、鼻、口、鬚、肩、胸、腹、手、膝、足，畫法俱著梗概，並詮其所以然之故。顧方濟此書旨不在畫，意在教人為善，是以卷末殿以欲畫好心之問答，乃以肉體心曲譬取喻，以為諸空竅者所以闢情魔而迎百善也。此則畢氏畫說之真義焉。

泰西新史攬要二十四卷 廣學會本

英國馬懇西撰、英國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案英人名馬懇西者甚衆、此馬懇西不知為何人、提摩太以道光二十五年生於英國、同治九年至中國、為英國浸禮會傳教師、初傳教山東、光緒二年散賑於太原、十八年至上海為廣學會書記、拳匪亂後長山西大學、民國八年卒於英國、爾康、字芝紱、上海人、當時傳教師之提倡中國改革者頗不乏人、要以提摩太主之為最力、或譯書輸入西學、或遊說各省大吏勸變法自強、是書原名第十九周大事記、以國為經、以事為緯、首述法國事、以明歐洲亂之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著者為英人、故所記英國事為獨詳、餘若德奧意俄土美及教皇各為一卷、而以歐洲之安民善政終焉、譯筆簡潔、在當時號稱佳本、朝野爭誦、德宗覽之者垂二月、戊戌改政殆亦與有力焉、其第二十卷題曰突厥國、而糾正前人譯作土爾基之誤、尤具特識、較之標新立異者、有足多也、卷首光緒二十一年提摩太自序、稱光緒十八年來上海、亟思繙譯華文以餉華人、爰延訪譯書之有名者、聞蔡君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紱於中外交涉之事久經參考、遂以禮聘之來、偶得暇晷、即共相紬繹、迄今三載、始克卒業、筆受者似為爾康一人、惟序後凡例稱是書首二卷為初譯者秉筆、於原書之次序間或有互易處、則筆受者不祇一人矣、

儒門醫學三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海得蘭撰，英國傅蘭雅口譯，趙元益筆述。海得蘭醫師始末未詳。傅蘭雅以道光十九年生於英國，同治五年至香港為教習，越二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受聘繙譯西書。光緒二十年應加里弗尼亞大學之聘，為東方語文教授，卒年未詳。元益譯有田大里光學，已著錄。考西醫之輸入中國，始於道光間，有合信者譯西醫略論等書數種行世，嗣後耶穌教傳教士續有著譯。是編原名醫學袖珍，凡三卷，上卷論養身之理，中卷論治

病之法，下卷論方藥之性，附一卷，內載慎疾要言，病症大略，簡易良方，及英漢醫藥名稱對照表，蓋合衛生醫藥諸學並救疾良方，以備病家保身治病之用者也。既為通俗之本，故於人身之脈絡，病情之轉變，未及備載。前有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海得蘭自序，則其原本成於同治六年，相距譯本刊行之年僅八年矣。

公法會通十卷 同文館本

瑞士國步倫撰，美國丁韙良譯。步倫，伯倫知理之省譯也，瑞士國際法名家，以嘉慶十三年生，光緒七年卒。所撰國際法法典，為法學名著，原以德文寫成，旋由剌爾地轉為法蘭西文，即是編所據之本也。韙良既譯惠頓之萬國公法，吳爾璽之公法便覽兩本，復以此書提綱挈領，執簡御繁，遇事便於比擬援引，又出於二家之後，乃取其法文本譯之，凡十卷。卷一論公法之源流及邦國之權位，卷二論代國而行，卷三論轄地之權，卷四論

轄人之權，卷五論條約，卷六論邦國啟釁皆因違背公法，卷七論邦國交戰，卷八論邦國水戰，卷九論局外之權責，卷十原書作為續卷，專載美國行軍訓戒。計國際法法典本文八百六十二章，美國行軍訓戒一百五十七章。譯本成於光緒六年，譯文雖較萬國公法為詳明，然與現用譯語頗有異同，如今云條，而在此本中作章，今云國之代表，在此本中則作代國而行之類是已。蓋在當時繙譯仍用口述筆受之法，筆受者筆錄其義，未及定名。據凡例稱，此本前半法文館副教習聯芳、慶常

聯興繙譯，餘為韙良口譯，天文館副教習貴榮前同文館學生桂林筆述，復經貴榮前後逐細校閱，初擬名公法千章，後經董恂改訂今名云。

星軺指掌三卷續一卷 同文館本

布國馬爾頓撰，聯芳慶常同譯。馬爾頓，布國漢堡人，外交官亦國際法名家也，乾隆二十一年生，道光元年卒。所撰歐羅巴近代國際法，成於乾隆五十四年，頗著名於當時，歷年雖久而未能廢。是編凡例稱原書行世已久，復經葛福根重行刊印，加以註解。原書係於道光初年初刊云云，疑即由馬爾頓國際法一書中鈔出外交代表一篇別行者也。凡三卷，前二卷言使臣職守權利，第三卷言領事官責任權利，續卷一卷譯美國領事則

例，並摘錄條約論領事各款，原書所載各種文件程式，譯本概用中華文件程式代之。又據凡例稱是書原刊以法文，其繙譯華文係同文館學習人員聯芳慶常初稿，而貴榮杜法孟稍加潤色，復經總教習丁韙良為之校覈云。

佐治芻言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傅蘭雅譯有儒門醫學、已著錄、祖錫、永康人、是本未題原撰人名、凡三卷、卷一概論家國政教諸端、卷二三兩卷言伊哥挪謎、蓋即舊譯之富國策、今譯之經濟學也、文筆淺易、在當時頗風行、翻刻本不下五、六種、審其內容、似為摘譯之本、非全帙也、

西學考略二卷 同文館本

美國丁韙良撰、韙良任同文館總教習十有一載、光緒六年三月請假回國、八年三月銷假回京、撰為是編、凡二卷、上卷紀游、載涉歷日本美法德瑞士英意七國之所聞見、卷下綴論各國學業同異、學校規制、西學源流諸端、在當時固屬創聞、而在今日已為陳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譯書事略一卷、格致彙編本

傅蘭雅撰、蘭雅有儒門醫學、已著錄、同治七年、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延蘭雅金楷理林樂知等繙譯西書、成書百餘種、館外之人屢致書蘭雅、詢問繙譯館設置源流、譯書方法、繙譯名詞、暨繙譯書目、光緒六年、蘭雅乃撰是編以應詢、以原書為西文、華人未能披閱、復又轉為華文、即是編也、凡四章、第一章論源流、言繙譯館之設置、得製造局員徐壽華衡芳之力為最多、壽、無錫人、號雪村、深通西學、即在同治四年首先自造黃鵠輪船者也、衡芳譯有地學淺識、已著錄、第二章論譯書之法、謂譯書首重定名、其要有三、一用華文已有之名、二設立新名、三作中西名目字彙、第三章論譯書之益、第四章論譯書各數目與目錄、凡館中及館外譯述各書、悉皆詳列、館中譯成已刊之書九十八種、譯而未刊之書四十五種、譯而未竣之書十三種、益智書會擬著之書四十二種、寓華西人自譯各書六十二種、考現存製造局刊行之書、續有譯述、其數固不止此、惟館外譯撰之書、向無目錄可以檢尋、得此一編、可以藉知道咸同光

間西人輸入西學之梗概也、

華語考原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以道光三年生於英國，二十八年至上海為傳教師，光緒六年為稅務處譯員，三十一年卒於上海。著述甚富，尤以語學研究為多。是編分子目六：一論肇創言語，二論人初以口習所聞諸音創諸新語，附唐韻末音互變舉例，三論字音母各分類，四論四聲及諸音母多分上下兩行，五約論中國語言所歷諸更變，六論中國言語之原。原以英文寫於光緒十三年，是編乃其譯文也。案自西域切韻之學輸入中國以後，治音韻者漸用字母著錄漢字之音，至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排比字音，其學遂以大行。然猶用西域之法，仍以翻切配合也。近代歐羅巴人復用歐羅巴字以考漢字音韻，至瑞典人高本漢，其說更為詳備。約瑟是編，蓋為首先用新法治中國音韻之書之一種，雖不及後來之著述之詳贍，譯文詰屈，亦多未能達原文之義，然仍存之者，以不沒篳路藍縷之功焉。

格致啟蒙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化學啟蒙一卷，英國羅斯古撰；格物啟蒙一卷，英國都蘿撰；天文啟蒙一卷，英國駱克優撰；地理啟蒙一卷，英國祁觀撰；並美國林樂知及海鹽人鄭昌棪同譯。羅斯古等始末未詳。樂知以道光十六年生於美國，咸豐十年至中國為傳教師，江南製造局設繙譯館，延之譯書，兼廣方言館教習，旋為上海道署譯員，光緒三十三年卒於上海。平生撰譯甚富。當時所謂格致之學，蓋泛指一切科學而言，故合此四編而總名之曰格致啟蒙。時譯業初創，譯名未定，繙譯仍不外口述筆受之法，所譯之書類皆提綱挈領，粗舉梗概，故多以啟蒙入門須知等題為名，則所灌輸者非高深學理可以知也。化學啟蒙凡二十二則，格物啟蒙凡九十則，天文啟蒙凡七章，地理啟蒙不分章第，言地文地理，說皆簡略，前後無序跋。據傅蘭雅譯書事畧，僅知格物天文二編成於光緒六年云。

格物入門七卷 同文館本

美國丁韙良撰、近代科學之輸入中國、要以合信之博物新論為最先、其書成於咸豐五年、徐壽雖曾據以製成輪船圖樣、然其書僅具大旨、嗣後基督教傳教師續有撰譯、為說始備、是本即其一種、凡七卷、第一卷水學、子目二、曰靜水、曰流水、第二卷氣學、子目三、曰天氣、曰蒸氣、曰音聲、第三卷火學、子目二、曰熱氣、曰光、第四卷電學、子目三、曰乾電、曰濕電、曰電報、第五卷力學、子目二、曰論力推原、曰助力器具、第六卷化學、子目四、曰物

之原質、曰氣類、曰金類、曰生物之體質、第七卷格物測算、子目四、曰測算水學、曰測算氣學、曰測算光學、曰測算力學、全書用問答體、復用眉批標其綱領、條分縷析、頗便初學、辭句有未適者、曾經大興生員李光祐河間貢生崔士元為之潤色、初刻於同治七年、前有徐繼畬董恂二序、對之頗為推重、蓋在當時已為創聞矣、

富民策二卷 美華書館本

英國馬林撰、李玉書譯、馬林、英國醫士、而僑居中國者也、撰有英民史記格致進化等編、總名曰馬氏叢書、玉書、江寧人、案經濟學舊譯名稱各異、或名富國策、或名計學、是編亦經濟學、以美國卓爾基亨利所撰之進步與貧窮一編為藍本、摘其大意、撰為是編、復別採他書之說以為旁證、前有馬林自序、述卓爾基本末甚詳、書雖成於清末、美國社會學派經濟學說之輸入中國、應

以是書為嚆矢也、

大英國志八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慕維廉譯。維廉，道光二年生於英國，二十七年至中國為傳教師，光緒二十六年卒於上海。是書原本為英國史學家托馬斯米爾納所撰之英國史記，原七卷，始開國，迄維多利亞。維廉譯本增以職政、刑法、教會、財賦、學校、兵、農商、地理八志，為第八卷，刊於光緒七年。譯筆雅潔，舊譯本中之佳作也，似非出於西人手筆，殆亦華士筆受之本。惟譯名太衆，如能仿泰西新史攬要附以中英文對照表，則更善矣。

光學揭要二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赫士撰。道咸同光間輸入西學之書，有經官立機關繙譯者，有經基督教會設立之學校醫院繙譯者，後者為數較少，然今可考者不下百種，是本蓋亦基督教會譯本之類。前有光緒癸巳赫士自序，稱此篇之由緝與天文聲學相同，皆為本館諸生起見，爰即累年所講習，積腋成裘，復自西國名書中稍加補苴，則此本為登州文會學館之課本，而赫士為此館之教習矣。書凡二卷，上卷四章，一論光之速率與光表，二論返光與返光鏡，三論折光與透光鏡，四論光分色及無色鏡。下卷三章，五論光器，六論眼，七論光相礙，附中西名詞對照表，極便檢閱，較之製造局所譯之光學頗為醒目云。

開煤要法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士密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王德均筆述。士密德始末未詳。蘭雅譯有儒門醫學，已著錄。德均字筱雲，懷遠人。是編初刻於同治十年，凡十二卷，詳載辨別煤層、開採、起運、引水、得光及預防危險諸法。第三卷載中國產煤處所，未能周備，蓋時代使然，未足為此書病也。

萬國通鑑四卷 光緒八年刻本

美國謝衛樓口述、趙如光筆受。衛樓，美國公理會牧師。如光字子元，北通州人。始末均未詳。是書凡四卷，第一卷東方國度，第二卷西方古世代，第三卷西方中世代，第四卷西方近世代，末附地圖及漢譯地名人名索引。衛樓英文自序稱取材於西方諸史家之著述，則原書非出於一手。顧前此西方史家之世界史，以西洋為中心，鮮有記錄東方史事者，衛樓是編為補其闕，首以第一卷述中國蒙古日本印度史事，俾符萬國通鑑之名。惟譯筆膚淺，間雜以彼教之說，前有如光序，稱西士東來，宣播真道，每於聖書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實為傳道之一助耳。是編之不為世所重，殆由此歟。惟西士之首譯世界史為華文者，應以此本為第一編，故錄而存之，俾尋源溯流者有所考證焉。

脫影奇觀三卷續編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英國德貞撰。德貞名約翰，倫敦傳教會教士。同治二年入中國，光緒二十七年卒於北京。曾在北京崇文門內之施醫院施醫有年。當時照像術發明甫三十餘載，德貞携有聚影匣東來，中西文人多以照像之事委之。德貞恐廢醫業，乃以照像之事譯為華文，編次成書，以應題曰脫影奇觀，是為照像術輸入中國之最初譯本。後此傳蘭雅於格致彙編中續有撰譯，始改其名曰照像。正編刻於同治十一年，續編刻於光緒十四年，並在光緒二十六年着色照像發明之前，故本書卷首脫影源流史傳，僅及呢吔西、達該里諸氏之說。前有完顏崇厚序，即光緒間使俄議收還伊犁事，因訂約表權而被奪職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醫內科全書十六卷 光緒八年廣東博濟醫局刻本

美國嘉約翰口述，孔慶高筆受。嘉約翰，美國公理會教士而兼醫師者也。慶高字繼良，鐵嶺人。書凡十六卷：胃腸各症三卷，肝膽各症三卷，肺部各症三卷，腦部各症三卷，熱症總論二卷，雜症時疫二卷。考西醫之輸入中國，始於清道光時，最初著述有合信之西醫略論、內科新說等書，但其說未詳，僅述梗概而已。嗣後基督教士續有撰譯，以嘉約翰之譯述為最富，各科醫書皆有譯本。本書踵內科新說而撰，文淺理明，當時言西醫者之佳作也。

礦石圖說一卷 光緒十年益智書會本

英國傅蘭雅譯。蘭雅有傳門醫學已著錄。是編首總論，次礦石形性及化學性，次礦石分類，為類十二，曰石英類，曰光石類，曰似鹽石類，曰金鹽類礦，曰似非勒司巴耳類石，曰花剛石形礦類，曰光色礦類，曰繁礦類，曰含養金類礦，曰自然金類礦，曰含硫金類礦，曰燒料類礦，附論疆石，別附圖一幅，繪各種礦石形色，以圖為主，列說以明之，意在通俗，亦啟蒙類書，故其卷帙不及蘭雅所譯寶藏興焉之富云。

萬國通史前編十卷續編十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思譯，蔡爾康、曹曾涵筆述。李思，傳教師之居留中國者也，其始末未詳。前編十卷為古代史，歷述太古西亞迄希臘羅馬之史事，爾康筆述。續編十卷，首四卷述英吉利之史事，次二卷述英屬地之史事，後四卷述法蘭西之史事，原徐蓋臣筆述，後經曾涵潤色。比較其文，以爾康譯筆為最佳，而其譯例亦多可取之處。自來讀譯本書者，恒苦人地諸名猝難記憶，前編於人名第一字多取諸中華姓譜，二三以次則取諸人部以別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閨閣則取諸女部，神靈則取諸示部，君王則間取謚法，其於地也，山取山部，水取水部，國都郡縣取邑部，其於鳥獸草木之屬，亦即由是類推，頗與元朝秘史譯例相合。至若漢唐以來之舊譯名，亦多採用，不用新繙，雖安息誤作矮沙僕，大夏誤作排克梯亞，蓋為考訂之所未及，不足為譯者病也。復於卷首加中西年表，便於印證，卷尾加入地事物諸名表，一一配以西文，前此謝衛樓萬國通鑑已有先例，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曾援用其法，最易勘對。續編所用體例雖遵前編，然譯名則不如

爾康之謹嚴、後有校勘記、稱三編德俄二史屬稿已成、即日續出、惟今日所見者、僅光緒庚子年刊之前編、光緒甲辰年刊之續編、未見三編刊本也、

西學畧述十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先是輸入西學者為基督教會、後同文館製造局繼之、光緒辛巳總稅務司赫德命約瑟於公牘之暇、譯泰西新出學塾適用諸書為華文、越五載至乙酉、成書十有六種、此其第一種也、餘十五種曰格致總學啟蒙、曰地志啟蒙、曰地理質學啟蒙、曰地學啟蒙、曰植物學啟蒙、曰身理啟蒙、曰動物學啟蒙、曰化學啟蒙、曰格致質學啟蒙、曰天文啟蒙、曰富國養民策、曰辨學啟蒙、曰希臘志畧、曰羅馬

志畧、曰歐洲史畧、綜言各學淵源及其大旨、而以是編為十五種之綱領、故十五種悉據原本編譯、而是編則博考簡收、書凡十卷、首訓蒙、次方言、次教會、次文學、次理學、次史學、次格致、次經濟、次工藝、次遊覽、所謂理學即今之哲學、所謂格致、即今之科學、得此一編、可以畧知西方學術遞變之成迹也、

格致總學啟蒙三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當時學科名稱未定，所謂格致，廣義指科學，狹義指物理學。是編乃科學概論。凡三卷，上卷總論萬物。中卷論物體，分子目二，曰有體質不屬飛潛動植之諸物，曰有體質屬于飛潛動植之靈物。下卷論無形象之物，質言之，心理學也。所述詳略不等。全書分六十七節，而下卷僅有二節，則亦博考簡收之文，非全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志啟蒙四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是書概論地志，首言繪地球儀並地圖定範，次論地，泛言諸洲形勢，次論海，泛言海洋風溜潮汐，次論地形狀，分述陸島山谷江河湖沼，乃地志之總論。原書疑與地理質學合為一編，而經約瑟析為二帙者也。附圖甚簡陋，然較之慕維廉之地學舉要，已為加詳矣。

坤輿格致畧說一卷 舊鈔本

原題極西南懷仁敦伯著、前有康熙丙辰上海徐爾覺撰序、目錄所列凡十九條、首坤輿圖說、次亞細亞、次歐邏巴、次利未亞、次亞墨利加、次墨瓦蠟尼加、次五大州總說、次四元行之序並其形、次氣行、次地球兩極必對天上兩極、次地圖、次地體之圜、次地震、次人物、次山岳、次江河、次海之潮汐、次風、次雨雲、惟五大州總說本文中無此條、殆係傳寫者意為增入、案南懷仁有坤輿圖說二卷、四庫已著錄、今見本有四庫本、指海本、與康熙

甲寅原刻本對勘、各有詳略、原刻本有不見於他本之目錄、上卷坤輿圖一、地體之圜二、地圜三、地球南北兩極必對天上南北兩極不離天之中心四、地震五、山岳六、海水之動七、海之潮汐八、戓問潮汐之為九、江河十、氣行十一、風十二、雨雲十三、四元行之序並其形十四、人物十五、凡十五條、下卷首亞細亞州、次歐邏巴州、次利未亞州、次亞墨利加州、次墨瓦蠟泥加、次四海總說、凡六條、各條之下復分子目、上卷子目凡三十一篇、下卷子目凡五十六篇、與此本勘對、目錄及內容一一相符、則此本顯係雜鈔坤輿圖說而成、僅刪節其文、變亂其次第而已、惟爾覺撰序為他本所無、第考其撰年、既在丙辰、與原刻本所題甲寅歲僅晚二年、疑此本即為爾覺節鈔之本、抑原刻本舊有此序而被刊落也、檢巴黎圖書館所藏漢本目錄、有坤輿格致畧說一部、與此本標題同、應是同一鈔本、又案說鈴中載有坤輿外紀一卷、四庫已存其目、亦摘抄坤輿圖說之文而成、惟所抄者幾盡下卷之異聞異物、而略其輿地之說、與此本不同也、爾覺字順之、明大學士徐光啟孫、以祖蔭授中

書舍人、入清未仕、卒、

中西聞見錄選編四冊 光緒丁丑刻本

美國丁韙良編。同治壬申，韙良共西士數人在北京施醫院編輯中西聞見錄，月出一冊，比及三年而止，共出三十六冊，用雜誌體裁，記載西國之學術、時事，雜以寓言。越五年，韙良復刪繁撮要，輯為是編。今中西聞見錄原本頗罕見，得此一編，可以藉知原錄之內容。光緒丙子，傅蘭雅在上海用季刊體續輯格致彙編，以繼中西聞見錄之後，體例相同，內容更為豐富，亦僅出二十八冊而止，是皆同光間西人在華創設之雜誌，與中西教會報、萬國公報等編並著名於當時者也。

地理質學啟蒙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凡七卷，首總論，次地球實形，次晝夜，次風氣，次水行於地之功用，次海，次地球體內，與地學啟蒙並為言地文學之書。原本疑與地志啟蒙合為一帙，而經約瑟析為三編者也。譯文舉例間有涉及中國之處，似非原書所有，若卷六之滇省垣大沽口等地名，疑是譯人增改之文，蓋當時譯書求讀者之易解，體例類多如此也。

地學啟蒙八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凡八卷、一卷略論地學義旨、二卷言石分各類、三卷言石中明告之諸理、四卷言水中淤積之層累石、五卷言動植物所遺體殼質積成之層累石、六卷言火成石、七卷言地殼、八卷統論、亦是言地文學之書、惟地理質學啟蒙所重在氣與水、而是編則專言岩石、實為一書分為二帙、卷帙既意為分合、故內容亦多寡不等、若全書分二百五十八節、卷七凡六十七節、而卷八僅有四節、强分卷數、殊為多事、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之地理啟蒙詞雖較簡、然其體例則較是本為優、總之此類啟蒙之書、概未可以專門著作之律繩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理全志五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慕維廉撰、凡五卷、分述亞西亞歐羅巴阿非利亞亞墨利加大洋羣島等五洲、地球總論已見地學舉要、故是本所述甚略、每洲冠以文質政三論、文論言經緯四至、質論言地勢出產、政論言政制風俗、以次由近及遠、歷述諸國、亦頗簡賅、西域南海諸地曾經中國載籍著錄者、頗知沿用舊名、雖不甚詳備、要非率爾操觚者所可比、以與艾儒略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瑪吉士地理備考比較可云後來居上、今越南大港名柴棍者、舊譯訛為西貢、今日地理圖書皆沿其誤、而是書竟知考訂其原名、亦非他書所可及、惟越南條逼國分為三土以下、記載訛誤、摩魯偶條之摩魯偶應作馬來偶、均在緬甸條後改正、顧此數條相隔均不甚遠、應在本條改正、畫一、乃隨譯隨改、未及作全書之勘正、遽付諸梓、則其校訂之疏、亦勿庸為是書諱也、

地學舉要一卷 西學大成本

英國慕維廉譯、維廉有大英國志、已著錄、是書總論地球大勢、分子目十二、首論地球形勢大率、次地質、次釋名、次水陸分界、次州島、次山原、次地震火山、次平原、次洋海、次潮汐、次湖河、次地氣、言簡而賅、頗便初學、疑與維廉所譯地理全志原為一帙、而加以改訂析為二書者也、

格致質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雋譯所謂格致之學、廣言之指科學、特言之指物理學、約瑟皆有譯本、名前者曰格致總學、後者曰格致質學、是書分子目十一、首提挈義旨、次物與物所有之三力、次萬物互相吸引之力功用如何、次定液氣為萬物之三質、次定質物各等性情、次液質物、次氣質物、次物運物、次顫動、次熱物、次電氣、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各有詳略、而譯名亦各有異同云、

身理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撰、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今之生理學、舊譯作全體學、約瑟是編、復名曰身理、分十子目、首創論身理、次論身內諸體、次論人身動時所有諸事、次論血、次論血如何動、次論血緣風氣為何變更及呼吸之理、次論飲食如何變血並消化飲食之理、次論血於可棄之諸質如何散發、次統述身理大畧、次論人何以能知覺諸事、何以能立志傳意、都為十章五十六節、各章分配詳略不等、於運動循環呼吸消化論述較詳、於排泄論述較簡、而於感覺論述尤簡、其說固較舊譯全體學為新、然其文字及體裁則不及遠甚、

動物學啟蒙八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動物學書舊譯本甚少、部門品類且多未備、比較固以此本為最詳、惟動物大區分舊作四大部門、曰脊骨動物、曰圜節動物、曰柔體動物、曰動植難分之動物、是書言動物分類總綱一卷、言脊骨動物六卷、言圜節動物一卷、共為八卷、則亦一品類未備之本矣、卷首目錄下註有云、原書十卷、是部限於規格、僅譯八卷、所遺柔體動植難分二卷、較之無關輕重云云、所言規格未知何指、柔體動物及動植難分動物、在動物學中各成一部門、不得謂其無關輕重、不能謂蝸牛烏賊海參珊瑚之重要不及鳥獸蟲魚、雖云啟蒙之書、不應疏漏若是也、

植物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通行之植物學書，首言植物之營養蕃殖機能，次述植物界之部門品類。約瑟是本分三十章，概論凡八章，論根幹枝葉凡四章，論花果子實凡十二章，餘論凡六章，詳於雙子葉門，略於單子葉門，而於無子葉門竟無一言及之，視藻菌蘚苔亦為無足輕重，與其動物學啟蒙之刪除柔體植蟲二門者無異，則詳其所當詳，而略其所不當略矣。

化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所譯諸書多不著原撰人名，是書論火二章，論風氣三章，論水六章，論地四章，論純一原行物與異質合成物一章，論非金類物一章，論非金原行物一章，論金類三章，追論通本測驗所得知之諸理一章，共為二十二章。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化學啟蒙內容子目一一相符，則亦為英國羅斯古所撰化學之譯本矣。考其譯年，似在製造局本之後。比較二本，製造局本較簡，而譯文較佳，譯名較善。若製造局本之燐、矽、鋁、鈣、鎂、鈉、鉀，在此本中或徑譯原音，或妄創新名，曰光藥，曰西里根，曰膠泥精，曰石灰精，曰馬革尼寫母，曰堿精，曰木灰精，詰屈難讀。此外約瑟譯本對於原書頗多改竄，亦不及製造局本譯法之謹嚴。然則製造局本之譯名尚為今日學子所沿用，而此本幾至覆瓿，其故不難知之矣。

天文啟蒙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是書凡七卷，卷一論地球並地球運轉，卷二論月與月之諸行動，卷三論繞日之諸星，卷四論日為恒星，卷五論恒星，卷六論定日月星方位之法並測知其方位之諸用，卷七論日月星依次運行可預推有準之故。雖亦未著撰人名氏，然考其卷第篇目，一一與製造局本格致啟蒙中之天文啟蒙內容相符，則亦為英國駱克優所撰天文學之譯本矣。製造局譯文簡雅，而此本譯文較為冗繁，惟

文簡於原本之義多有未達，文繁於原本之義未免有所增改。約瑟譯書體例類多如此，則此二本各有短長，故並錄而存之。

富國養民策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哲分斯撰，英國艾約瑟譯。哲分斯生於道光十五年，卒於光緒八年，以治經濟學著名於當時。先是道光戊戌年，法國人古爾諾用數理治經濟學，不為世所重，閱四十年，哲分斯闡述其說，發揚而光大之，遂在經濟學派中別立數理一派，用幾何公式細密思考，以求經濟原理。所撰經濟學論，初刊於同治十年，再刻於光緒五年，此書即其譯本也。凡十六章，首言何者為財，次言如何用財，三言何以生財，四言如何分財，哲分斯治經

濟學頗有獨到之處，如本書第八節論財於人有用，第七十二節謂貨值即此物與彼物交易之比例，第九十節言貿易之興衰循環式，並為創獲之說。惜譯筆庸劣，於原文多未能達其意，原書謂商業恐慌繫於十年例見之日中黑子，筆受者未解其理，於第九十節之譯文意為解說，凡此之類，舉不勝舉。故原書雖為名作，而譯本則成土飯塵羹云。

辨學啟蒙一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哲分斯撰，英國艾約瑟譯。哲分斯有富國養民策、艾約瑟有華語考原，並已著錄。西學中之論理學，漢譯本最少。明崇禎庚午，傅汎際、李之藻首有譯本，題為名理探，閱二百五十餘年，至光緒丙戌，約瑟始將哲分斯所撰論理學轉為華言，别定名曰辨學，即是本也。分子目二十有七。前有約瑟序，稱此本與前明萬曆年間利瑪竇譯成華文之辨學遺牘逈不相侔。案辨學遺牘原題作辯而不作辨，蓋後人輯利瑪竇與釋子辯學之文，固非論理學書，然亦非瑪竇譯本也。此書譯文淺陋，詞旨頗失原書意，復以專門之作，題曰啟蒙之書，尤所未解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希臘志畧七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未著撰人姓名。凡七卷。卷一溯希臘人初始，卷二誌比羅地上古諸事，卷三誌雅底加上古諸事，卷四誌約年背叛並波斯戰務，卷五誌雅典中興與比羅戰，卷六誌斯低馬三國事略，卷七誌亞利散大統轄諸地。案英國李思所譯萬國通史前編第七八兩卷有希臘志，其第七卷子目內容與此書完全相符，亦未著撰人名，則此二本所據之原本相同，李本譯筆雅馴，艾本譯筆樸俗，李本雖雅，遊詞費句過多，如鏡花水月之詞，公輸墨翟之名，行中書省之制，原書中安得有是語，未免過於潤色，致失原書本意，則與其失之典雅，不如失之鄙俗，然兩本譯文各有詳略，故兩存之，俾能參稽同異云。

羅馬志畧十三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亦未著撰人姓名。凡十三卷。卷一誌羅馬城古初諸事，卷二誌羅馬如何得意大利全地，卷三誌羅馬與加耳達俄戰，卷四誌羅馬砥屬東域，卷五誌羅馬平諸國後轉變如何，卷六誌革氏出首校時弊，卷七誌羅馬弊政，卷八誌羅馬内地戰，卷九誌羅馬立帝之始，卷十誌弗拉分族之諸帝，卷十一誌軍士擁立之諸帝，卷十二誌丢革利典與根斯丹典二帝之世，卷十三誌諸他族人入居羅馬。亦與英國李思萬國通史前

編第九卷羅馬志之篇目一一相符，惟李思之二譯本譯文較佳，一反希臘志譯文濫用典故之病，此本覆瓿可也。

古教彙參三卷 光緒七年益智書會本

英國韋廉臣撰，董樹堂筆錄。韋廉臣以道光九年生於蘇格蘭，咸豐五年入中國為傳教師，光緒十六年歿於芝罘。是書凡三卷，前二卷誌古代宗教，第三卷採摭希臘羅馬哲學家三十人之事蹟，各為之傳。前有英文序目，稱書名古代宗教及哲學。譯文標題漏舉哲學，僅題古教彙參，已與本書内容不盡相合。若以英文目錄與譯文對勘，疏舛尤甚。如一卷八章原作埃及政治及偶像，譯文乃作埃及紀略；二卷二章原作婆羅門教，又訛

作續印度紀略；七八二章言火祆教及波斯人之宗教，乃僅以巴西教三字概之。自來譯文簡略，無逾此者。又如譯名，亦罅漏百出。書中人名多任意譯寫，如釋迦牟尼訛作薩蛤木那，玄奘訛作顯藏，他可知矣。故第三卷之人名無一與今譯相合者。是書之宗旨固在崇本教而闢異教，然譯文踳駁不應如斯之甚。其第二卷闢道教一章，乃出艾約瑟手筆，立說較長，文筆較雅，惟所言中國煉丹術由回回人傳之歐洲一說，載籍無徵也。

時事新論十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光緒十六七年間，提摩太主持天津時報館務，常撰論持强國富民之說，他報多轉錄之。二十一年，提摩太遂裒集時報各論，彙為一帙，分國政、外國、格學、礦務、通商、築路、養民、新學、利源、軍務、教務、雜學十二類，共計論說百有五篇，附圖四十有五。凡當時亟應興革之要政，悉皆有所論列，為謀之忠，雖國人亦無以過。錄此一編，用見旁觀必審之意云。

農學新法一卷 廣學會本

泰西貝德禮撰，英國李提摩太譯。貝德禮國籍未詳。李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案泰西農法，明季業已輸入中國，備詳徐光啟農政全書，惟當時所識者皆舊法，而於近百年來所創之新法，概未之及。新法之中，尤以化學肥料為農家所重，是編即於化學中求農學，分子目四：一曰察土性，二曰分原質，三曰澆壅之法，四曰權壅田相宜之物，雖僅舉數端，然其說淺明易曉。卷首有提摩太撰農學新法綱領一篇，備述化學培植之利，瘠土可成沃壤，末謂有腴田可出多物，須有好路以利轉運，其言尤為扼要云。

蠶務說略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康發達撰、先是法國博覽會蠶務審察員里昂城商會會長倪恩投函詢中國蠶務於總稅務司、遂下各關考察、越六年康發達任浙海關稅務司時、以前察各法尚未周悉、因遍搜浙境蠶種繭絲送致法國檢驗、並派工學習養蠶之法、復之日本察其絲業所以興之理、歸乃條陳關署、即是編也、首為整頓中國蠶務說略、次為考察日本蠶務說略、並作於光緒十五年、雖屬案牘之文、然於中國蠶業之衰、蠶病之由、除病之法、言之

綦詳、後日蠶絲改良會之設置、要為發達提倡之功焉、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 光緒十年刻本

法國晃西士加尼撰、同治初、法據安南南圻、同治五年、謀與中國通商、遣調察團上溯瀾滄江源、以海軍中校特拉格來主其事、海軍上尉晃西士加尼副之、是夏發自柴棍、次年春杪抵南掌、復越緬甸境、秋杪抵思茅、知瀾滄江不適於航行、乃捨舟從陸赴臨安、次年二月、特拉格來病歿於東川、加尼代主團務、前行至敘州、附舟東下、閏四月抵上海、次月復返柴棍、是役之結果、獲知通中國之要道、水陸須遵北圻、由是法人謀北圻日亟、

同治十二年、加尼復奉命與河內總督阮知方議結商約、知方拒之、加尼率所部百餘人襲據河內、劉永福以黑旗兵赴援、陣斃加尼於河內城下、時普法戰役甫終、法國未敢輕舉、越十年、始遣軍據北圻、甲申役後、安南遂脫屬藩、則安南之失北圻、始於加尼等之探路也、是書即誌同治丙寅至戊辰間探路之事、譯文析為十五卷、卷一總述越南半島與西方交通之沿革、次述盎高爾城、即真臘風土記所記之真臘古都也、卷二之四、歷述經行瀾滄江下流南掌萬象之事蹟、卷五之六、從南

掌至雲南、卷七從雲南至大理、經叙瀘、循海而返柴棍、卷八述越南北部史蹟、卷九誌越南半島各地之經緯度、卷十自柴棍至叙州沿途之氣候表數、卷十一越南附近一帶之地勢、卷十二至十三誌越南雲南四川等地之礦產、卷十四之十五誌越南半島之農產及植物、卷首有泰華樓居士序、稱光緒辛巳秋游潮郡、寓揭陽絜園中、閱史紛羅、宋槧尤富、此皆豐順丁撫部移居後所藏也、中有近日翻譯西人所著、厥有兩種為今日士夫不可不讀、一即此書、此書作於同治中、為法人刊刻、旹用洋文、自撫部命人譯成華文、於是釐然可曉、曩歲曾請撫部刊刻以遺知好、而撫部狙謝、遂乖夙願、去歲公子惠衡始鈔一部獻之制府宮保、近在廣州都會、傳寫尤便、因復從乞借、并日寫得、擬集同志排字印之、光緒十年六月鈔校稍訖、此書舊無名目、撫部所藏亦有書無錄、今名曰柬埔治以北探路記云、則此書初為丁日昌命人譯成華文、繼由泰華樓居士鈔校付印、各卷上有眉註、於譯名訛誤頗有訂正、疑出校者手筆、譯文訛誤、無卷無之、甚至昔日朝貢之邦、今隸版圖之地、皆

未能考訂原名、如訛烏滸為奧蘇斯、拂菻為郁林、占城為羗巴、恒河為剛治、萬象為文湘、柴棍為帥岡、崑崙山為波爾剛脫、景邁、或八百媳婦為克綫美、皆其最著者也、而卷十五所誌植物、幾盡用譯音、使閱其書者無從知為何物、尤為疎陋、校者雖多訂正、然亦不無鑿空之說、如謂漢書麊泠縣、湄南或即其音轉、謂漢之九真、明之占城、皆為柬埔寨地、並是隔鞾搔癢之說、而柬埔寨之初譯甘孛智、首見於真臘風土記、不始於天下郡國利病書也、

西國天學源流一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英國偉烈亞力口譯、王韜筆錄。亞力以嘉慶二十年生於倫敦、道光二十七年至上海為傳教師、光緒十三年歿於英國。平生撰譯甚富。韜字紫詮、號仲弢、官於粵、旋去職、遊海外、同治間歸自泰西、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著述亦富、有弢園文集等書行世。韜弱冠至上海、得識亞力、讐校餘閒、輒以西事相諮詢、一日詢以西國疇人家古今來凡有若干、亞力乃出示一書、口講指畫、韜筆誌之、十日而畢事、即是編也。起希臘之海修達、終於現代

蒐錄西方天文學者事蹟、凡得二十餘人、西方天文學之源流、於是犂然大備。其間經阮元疇人傳著錄者不過七人、然言其始末尚多未捻、是編雖寥寥數十葉、而詞簡意賅、談天者於此誠有所取資而得其要領矣。

華英通商事略一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英國偉烈亞力口譯、王韜筆錄。亞力韜合譯有西國天學源流、已著錄。考英國與中國通商、始於崇禎初年、英船長威忒率海船之抵虎門、康熙壬午東印度貿易公司成立、中英商業由其壟斷、迄於道光甲午、嗣後經鴉片戰爭、始結商約、設領事。是書記述起崇禎間英船之至、迄道光間東印度公司專利之取消、於先後二百年間中英通商始末言之綦詳。所誌年月雖微有差誤、然亦可藉知當時守海疆者馭邊乏術、而鴉片戰爭之動

因、亦於是見其萌芽焉。

美國憲法纂釋二十一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美國海麗生撰、慈谿舒高第口譯、海鹽鄭昌棪筆述、此書各卷皆題美總統海麗生、考美國立國以來三十二任總統中名海麗生者有二人、一為道光二十一年在任二月卒之海麗生、一為光緒十五年至十九年在位之海麗生、此書撰者即此海麗生也、凡二十一卷、卷一憲法源流篇、卷二之三國會事宜篇、卷四之十總統篇、卷十一之十八內閣及各部篇、卷十九各派班派員篇、卷二十之二十一大理院篇、附憲法及續增憲法譯文、譯本刻於光緒丁未、則於二十次修改之文僅著十五、釋文頗簡略、疑於原書頗有刪節云、

聘盟日記一卷 通學齋本

俄國義茲柏阿朗特義迭思撰、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中俄商訂和約後、俄國特遣使臣義迭思來聘、於康熙三十年自俄京莫斯科起程、循陸道而至中國、康熙三十一年九月抵京師、留四月餘、復導來道歸國、往返三載、義迭思於經行處所俱有日記、此本僅摘譯其入京一事、始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終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非全帙也、惟所記覲見遊覽之事甚詳、足資考證舊聞之處不少、其記十月初九日覲見事、有耶穌會士三人司通譯、一法國人名熱爾必良、一西洋國人名波瑪斯、即參加尼布楚條約之張誠徐日昇二人、譯者未能考其漢名也、又聖祖垂詢之郭禮瑪地、即耶穌會士閔明我、明我於康熙二十五年奉使赴俄國、三十三年還京復命、義迭思覲見之時、明我尚未歸、故聖祖詢其行踪、原譯本初載於中西聞見錄、疑出丁韙良譯筆、此為通學齋校印本、原有附圖三頁、此本並闕、傳寫之本類多如此也、

庚子教會受難記二卷 美華書館排印本

英國季理斐譯、吳江任廷旭筆述。庚子之亂、耶穌教傳教師及其家屬在直隸山西山東浙江蒙古諸地遇害者、共有一百八十六人、計英國九十八人、瑞典國五十六人、美國三十二人、中以死於山西蒙古兩地者為最多、其得脫者、多自述其避難日記、避難至上海者、遂託廣學會彙譯庚子諸教士受難紀畧一書、會中人乃囑理斐廷旭同譯、辛丑四月書成、即此本也。上卷凡十則、下卷三十二則、附及華籍殉道教友、惟華人姓名皆從西音譯出、恐不免於舛譌也。

九九新論二卷 圖書集成局印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樂知為萬國公報主筆、先後數十年、屢撰新論、冀以興起中國。己亥之交、各國瓜分議起、樂知危之、持論益加剴切、並屬爾康蒐取是年所著論說、加以潤色、成為斯編。九九云者、望華人究極乎九天九地之終始、與時遷變而已。亥適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於九九二字恰有關會、故以九九新論名書。所輯彙論記說序跋凡二十八篇、立言多中肯綮、與李提摩太之時事新論體例雖殊、用意則同、是編刊行之時、適丁拳禍紛擾之年、言者諄諄、聽者如風過耳、何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國新志四卷 江南製造局刻本

英國該勒低撰，英國傅紹蘭口譯，烏松潘松筆述，刻於光緒戊戌年，凡四卷，卷一志面積人數物產，卷二志商務轉運度支，卷三志國政宗教學校刑律防務錢幣，卷四志屬地，體例與該勒低所撰俄國新志悉同，殆亦摘譯年鑑之文者也，製造局所譯外國新志，僅出俄法二種，疑因當時俄勢日逼，而距甲申之役甫滿十年，故特先其所急歟。

外國史畧 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英國馬禮遜撰，案耶穌教傳教師之始至中國者，名馬禮遜，以嘉慶十二年抵澳門，道光十四年歿於廣州，此書紀事止於道光年間，撰者疑即此人，然有若干條誌及道光十四年以後事，如緬甸日本條誌道光二十六年事，佛蘭西國條誌道光二十七年事，似後人有所附益也，原刻本久佚，傅蘭雅譯書事畧已無著錄，此本乃小方壺齋鈔本，惟王錫祺採錄諸本，類多刪削序目，併合卷帙，原書面目因難考見，覩其體例，似仿艾儒略職方外紀，瑪吉士地理備考編次之法，首亞悉亞州諸國，次亞非利加州諸國，次歐羅巴州諸國，次亞黙利加州諸國，無澳大利亞州，且闕歐羅巴州總說，意大里瑞士二條，開卷即首列亞悉亞東南洋海岸各國，疑原本首尾佚脫，卷帙殘缺，錫祺所錄者已非足本，審其內容，實為地志，外國史畧似非原有書題，惟此書在地理備考以後，比較諸本為先出，故亦錄而存之。

地理志略 不分卷 小方壺齋叢鈔本

美國江載德撰。原題撰人名戴德江、案傳蘭雅譯書事略所載益智書會擬著各書目錄有萬國地理、天津江載德著、應指此書。則戴德江乃江載德之誤、茲改正。其人始末未詳、殆為耶穌教師之傳教天津者也。又案譯書事略書目附註、稱各書名有已定者、有未定者、萬國地理應是蘭雅暫定之名、而出版後始定名曰地理志略也。原刻本今未見、舊分卷帙已不可考。此本首亞西亞洲、次歐羅巴洲、次亞非利加洲、次亞美利加洲、次俄西亞尼嘎洲、於諸國之地土天氣物產人民大城國政教事、略具梗概。其土耳基志魯米利亞尚未併入布勒嘎利亞、則其成書之年、應在光緒六年至十一年之間矣。

地球說略 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美國褘理哲撰。理哲始末未詳。是書有光緒四年刻本、今未見。此本亦載小方壺齋叢鈔第十二帙中、亦世界地志也。首亞細亞洲、次歐羅巴洲、次亞非利加洲、次澳大利亞洲、次亞美理駕洲。其以大利志云、地分九部、為九小國、雖總稱以大利、而各國自主。則成書之時不得在咸豐十年以後。又佛蘭西志云、今中國咸豐二年、是國之主係拿破倫姪名路易拿破倫、則成書之時不得在是年以前。亦歐羅巴人所撰漢文地志諸本中比較在先之一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內科新說二卷 上海仁濟醫館刻本

英國合信撰、江寧管茂材筆述。合信有全體新論，已著錄。觀是書前咸豐八年合信自序，知其人以道光十九年入中國，初居粵，後至滬，施診已二十年。是書上卷專論病證，凡二十六篇，先總論，次血，次臟腑，各病證悉以類從。下卷備載方劑藥品，以中土所產為主，中土所無者，間用西藥以補中土之不及，雖卷帙無多，不及嘉約翰西醫內科全書論述之詳，然其辨析分明，簡而有要，西醫內科新說之輸入中國，應以是書為嚆矢。其總論病源及治法篇云：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有一病而列方數十者，有一方而藥品十餘味者，有臆造病證，妄列治法，而實為理之所無者，每論一病，必浮舉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藥，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臟腑，更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臟腑功用，茫然不知，皆切中世俗庸醫之弊也。

化學指南十卷 同文館本

法國畢利幹撰。畢利幹以道光十七年生於法國。同治五年應聘為同文館化學教習，光緒二十年回法，歿於巴黎。是編刻於同治十二年，凡十卷，前八卷用問答體，說明化學諸原質配合之理，後二卷為表式，所言者不僅為普通化學，兼及應用化學。其中所用名稱，與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定名稱大異，有漢名者，固仍用漢名，無者則或達其意，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併合數字為一字，另造新名，雖勢必出此，然亦不無故意造作之病，如改燐為硄，改砒為⿰石信，皆未免畫蛇添足。前有凡例，稱是書係由洋文譯出漢文，蓋非予一人之力所能成，有化學生聯子振者，既通漢文，亦悉洋文，而於化學之一道，又復深賾，是書之成，斯人與有力焉。此聯子振疑即初譯公法會通之聯興也。

化學闡原十五卷目錄一卷 同文館刻本

法國畢利幹口譯、承霖王鍾祥筆述、畢利幹初譯化學指南、僅言配合各質之法、理由未備、遂續譯是書、詳論分晰各質之法、指南為入門之書、闡原為深造之學、故以為名、刻於光緒八年、全書分十五卷、合為六章、第一章論分原一切之法、第二章論分原所備各種藥品、第三章論令各質成為定質之法、第四章論求反酸強酸重數、第五章論分晰強酸之類、第六章論分化生物之質、先以某章開其始、次分某節某條某段某法、並附圖表公式以明之、條分縷晰、一目了然、考其原本疑出吳爾慈書、故較之化學指南有條不紊、惟所定名稱仍用化學指南中之新名、非素習化學記憶力強者讀之殆難終卷、所以流行未廣、而不及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譯化學諸書也、

歐洲史略十三卷 西學啟蒙本

英國艾約瑟譯、約瑟有華語考原已著錄、案光緒丙子以前、歐洲史書之譯本、僅有謝衛樓萬國通鑑及是編、謝本旨在傳教、流傳未廣、故不為世所重、是編卷帙較多、內容實簡、卷一記歐洲諸族、卷二之五記希臘羅馬之盛衰、卷六之九記歐洲諸國之肇基、迄於宗教之戰、卷十之十三記法國之興盛、迄德意諸國之統一、全書以事為綱、與李思萬國通史之分國隸事體例有別、每卷之末有總結一篇、頗為醒目、然譯筆未佳、譯名不一、一波斯也、或作波斯、或作巴西、一匈牙利也、或作馬加、或作狠加利、既未著原名以資對照、所附諸圖亦甚簡略、當時口述筆受之書、皆有此病、不僅是編為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御風要術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白爾特撰，日耳曼國金楷理口譯，華蘅芳筆述。白爾特始末未詳。金楷理諸本一作布國人，一作美國人，殆為普魯士國人而歸化美國者也。譯有光學，衡芳譯有地學淺釋，皆已著錄。是編論航海御風之術，共分為十三論：一論颶風旋轉之順逆，二論颶風之中樞能移動，三論風雨表所顯之形，四論颶風移動之軌迹，五論南北兩半球風路，六論颶風欲來時之天色，七論易起颶風之時，八論颶風之海浪及橫浪，九論大西洋颶風，十論印度海颶風，十一論中國東南洋颶風，十二論印度洋颶風，十三論氣浪。案昔人所撰地理類書涉及航海事者，無非記述海國之山川道里、民風物產，鮮有言及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測驗者，偶一有之，如明人所撰針路編之類，今皆佚而不傳。是編所論雖僅及颶風，然沙礁有定而颶風無常，錄而存之，亦可備航海者之參考也。

濟急法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舍白辣撰，英國秀耀春口譯，趙元益筆述。是編刻於光緒癸卯，歷論受傷得疾急救之法。首總論，次治傷便法，次論止血之法，次論各種傷與治法，次論瘀血傷，次論焚傷與湯傷，次論凍傷與中暍，次論骨交節脫或扭傷，次論骨斷，次論物在咽喉氣管之傷，次論一切解毒之法，次論各種悶死，次論真死之確據，次論運送受傷無力人之法，殿以總論各章濟急之理法，共為子目十五。儒門醫學附載有救急良方，不及是編之詳也。

公法總論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羅柏村撰、英國傅蘭雅六合汪振聲同譯、案江南製造局繙譯館所譯國際公法、以各國交涉公法論為最詳、以是編為最畧、均為傅蘭雅口述本、是編首論公法源流、次公法大綱、次公法沿革、次自主與不自主之國、次新得地與定交界法、次使臣、次和約、次戰時公法、次局外國應守之例、次待野人法、終以會議兵法以息兵爭、內容簡略、似非全帙、然譯文明暢、考究公法者、得此一編亦可見其崖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俄國新志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陔勒低撰、英國傅蘭雅烏程潘松同譯、是書初刻於光緒二十四年、凡八卷、列目十六、卷一志面積人數、卷二志農工、卷三志貿易船務、卷四志內地交通、卷五志財政、卷六志國政世系教派學校刑律、卷七志國防、銀行、卷八志貨幣度量芬蘭波嘎拉基法三屬國、條分表列、頗為賅備、一覽了然、考其原文、殆係採之於年鑑一類之書者、惟年鑑所志、遍及諸國、此則摘譯俄國一篇、疑因當時俄勢日逼、首譯斯篇以備參考、今雖已成陳迹、要為考證俄國帝政末年制度者所不廢也、

國政貿易相關書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法拉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家寶筆述。法拉始末未詳。據卷首自序，知其人曾為英國法官，而其書成於光緒九年也。自序稱倫敦麥密蘭印書會曾託法拉撰是書，同時並託直文思撰國政與各工相關書。直文思之書先成，無幾時人亦逝世。案此直文思，應是撰富國養民策之哲分斯，其人卒於光緒八年，與序稱無幾時人亦逝世之語相符。是書凡二卷，首論國政與貿易之意，次商事裁判機關，次貿易律法，次貨幣，次專利，次保護發明及著作權，次郵政電報，次鐵路商船，次駁保護貿易政策之非，次國家對於商貨之檢定，次數種工業之取締，次商稅，次戰時貿易。綜觀全書，皆言商法，而英國商法素無譯本，此書譯文雖淺陋，然亦可略考英國商法之源流也。

工程致富論畧十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瑪體生撰，英國傅蘭雅、華亭鍾天緯同譯。前有自序，後題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則原書成於光緒戊寅。書分十三卷，前三卷論英國及他國舉行工程之法，定程序，四卷論鐵路火車，五卷論電報電線，六卷論海口船隖，七卷論橋梁，八卷論灌地築圩之法，九卷論自來水，十卷論城鎮開溝引糞法，十一卷論煤氣燈局，十二卷論城鎮鄉村之街道鐵路，十三卷論開市集於一切公共工程建設之法，言之綦詳，法令技術，亦皆一一備載，而所舉之例，亦不限於英倫一隅。原書標題似為公共工程致富論略四字，殆為譯者所增，蓋當時官局譯書，旨在富强，譯人恐淺識者不明其理，刪節原書，別題此名歟。

保富述要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布來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家寶筆述，布來德始末未詳，前有自序，亦未題成書年月，譯文分訂二冊，凡十七章，審其內容，蓋為專論貨幣銀行之書，所用譯名均與現用譯名殊異，首章總論錢財，二至八章分述貨幣票據，九至十二章專言銀行，十三章論金銀，十四章論本錢，十五章論銀行抄擠，十六章論專利，十七章論一國興旺之理，所主之說，偏重自由貿易一派，譯文淺陋，間用俚詞俗語，創譯之書類多如此也，

法國律例四十六卷 同文館本

法國畢利幹譯，利幹有化學指南，已著錄，光緒初年利幹於教課之暇，督同化學館諸生繙譯法國律例，光緒六年譯竣，凡刑名定範四卷，刑律四卷，園林則律二卷，貿易定律六卷，民律二十四卷，民律指掌六卷，當時譯名未定，譯者學非專門，譯文不無譌誤，在今視之，頗有辭不達意之病，考法國六法，民法成於嘉慶九年，民事訴訟法成於嘉慶十一年，商法成於嘉慶十二年，刑事訴訟法成於嘉慶十三年，刑法成於嘉慶十五年，森林法成於道光七年，嗣後屢有增刪，然於大體尚無多更動，脫譯文正確，未始不可備博采周諮之用，惜譯文疏舛，未足以語此也，

博物新編三卷 上海墨海書館本

英國合信撰、合信有全體新論、已著錄、是編分三集、集各一卷、初集分地氣論、熱論、水質論、光論、電氣論、凡子目五、二集分天文地球晝夜行星等論、凡子目二十有七、三集分鳥獸等論、凡子目十六、大致初集言物理、二集言天文、三集言動物、刻於咸豐五年、蓋為首先輸入物理博物諸學之本、雖其說簡略、然亦一大輅之椎輪也、

格物質學十一卷 上海美華書館刊本

美國史砥爾撰、美國潘慎文譯、山陰謝洪賚筆述、史砥爾始末未詳、潘慎文據書首序文引言、知其人曾為蘇州博習書院上海中西書院教習、格致彙編著其里貫曰江蘇、疑係耶穌教師而傳教蘇省者也、是書初刻於光緒甲午、此為光緒丁未刻本、凡十一卷、首開端、次動與力、次吸力、次機器本原、次流氣二質之壓力、次聲學、光學、熱學、磁氣、電學、附載習問及東西名目對照表、蓋為教授物理學之課本也、編次體例甚善、每卷首列層次為之提綱挈領、次乃分節說明、有所不足、注以補之、次為習問、次為提綱殿、以源流俾學者可知其沿革師承、卷末所附中西名目表、亦便對照、蓋當時西人所設書院教課之善本也、

格物探原三卷 光緒二年刻本

英國韋廉臣撰。韋廉臣有古教彙參，已著錄。是書凡三卷，首卷凡二十二篇，論天地萬物；人身二卷，凡十二篇；三卷凡二十篇，並言天地萬物皆本上帝，且駁宋儒無極太極之說，與他書之言格致者迥異，則其旨不在講學，而在傳教，真雜學也，故存其目於雜家焉。

農務化學問答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仲斯敦撰，英國秀耀春口譯，上海范熙庸筆述。江南製造局所譯農業書凡十餘種，此本刻於光緒二十五年，分上下二卷。農夫應知之事，首重植物土壤肥料之性質，各種植物所宜之肥料，各種肥料製造之方法，次及畜牧與其副業，故本書上卷十四章，論植物土壤動物相關之理，下卷九章，論植物肥料，附論畜牧及其副業。全書皆用問答體，共為問答四百三十九條，答未足，附解以明之，詳而不無簡，而有要，固講農政者所必資也。

農務化學簡法三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固來納撰、英國傅蘭雅口譯、上海王樹善筆述、是書刻於光緒二十九年、前有固來納自序、未題原撰年月、惟知其人為紐約邦人、幼習農務、書凡三卷、第一卷論養植物所需之生料、第二卷論得肥田料之法、第三卷論考究農務化學得利之理、標題雖云簡法、言理實深、非舊日農書掇拾陳言迂疏不適用者可比、序稱全恃化學家化分不足、全恃農家試驗亦不足、必合兩家之工夫、從事乎其間、種植方能得力等語、尤為扼要云、

農學初級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旦爾恒理撰、英國秀耀春口譯、上海范熙庸筆述、旦爾恒理始末未詳、書凡十章、分土壤植物肥料耕法輪種畜類諸目、前有光緒二十四年熙庸序、稱農學初級始印於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迄今凡九印、熙庸與秀君初譯是書、係照第七次印本譯至半、又購得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所印本、即第九印也、見第二章已改為論種子、第六章以下改竄尤多、於是六章以下悉依新印本譯出、而補譯論種子一章、附於原譯第二章之後、則所據原本有光緒四年與光緒二十三年之兩本矣、既得新本、自應逐譯全文、以期一貫、乃各譯其半、足見譯人之敷衍塞責也、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農家類

農學津梁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恒里湯納耳撰、美國衛理譯、六合汪振聲述。恒里湯納耳、與撰農學初級之旦爾恒理疑為一人。此本刻於光緒二十八年、凡六十章、亦泛言土壤植物肥料、與農學初級內容大同小異、謂善用諸學可得其一助、若統同其妙用、非於農學實為體驗不可、則其立言精當、與農務化學簡法同矣。

德國學校論畧二卷 質學叢書本

德國花之安譯述。之安、傳教師、本末未詳、考傅蘭雅譯書事畧、載寓華西人自譯各書目錄、有西國學校、花之安著、殆即是書。前有同治癸酉李善蘭序、亦名此書曰德國學校論畧、勘檢內容、與標題合、則疑初題西國學校、而後改今名也。當時學制、德國較為詳備、且為義務教育初倡之國、鄉有鄉塾、郡有郡學、以上又有仕學、武學、農政、技藝、通商、格物、船政、丹青、律樂等院、復有師道女學、聾瞽、孤子、廢疾、罪童等院、善蘭謂其國之制、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良非溢詞也。書凡二卷、二十六條、每條皆有總說、以挈其要。原本初刻於廣州、今罕覯、此為質學會重刻本、惟卷首有用廣州刊本削正語、意於原本或有刪芟也。

生利分利之別論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提摩太以世競言利、而不知有生利分利之兩途、乃撰此論以明之、大旨謂利非獨力所能生、亦非現力所能生、宜豫儲人力以生、並宜廣增新法以生、凡人作事而能有益於人、即為生利一流、反是則為分利、取喻多端、言簡意賅、蓋採摭經濟學理而成者也、

新政策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譯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是編成於光緒二十一年冬、蓋在甲午戰後、提摩太以為中國之要事、莫亟於養民、養民之要事、莫亟於新政、故獻此新策、列四綱領、一曰教民之法、二曰養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今此諸法並見施行、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整頓中國條議一卷 通行本

美國福士達撰。福士達，美國外交官，始末未詳。是編亦為光緒二十一年之獻策。凡整陸軍、修鐵路、整國課、改刑律、培人材五條，於當時亟應改革之要政，臚列無遺，與李提摩太之新政策立意皆同。惟提摩太主張必須羅致各國至明至正之通材，以廣行各國已行已驗之良法，頗遭當時士夫之疑忌，是編亦主用西員，然旁徵日本延聘西員大著成效之先例，措詞較為暢達也。

肄業要覽一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史本守撰，上海顏永京譯。史本守，他書多譯作斯賓塞爾，英國名哲學家，而首倡進化哲學者也。嘉慶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九年間人，平生著述甚富，中有三育論，頗風行一時，各國文字皆有譯本，原本除足本外，別有通俗節本，此本非全帙，殆譯自節本者也。凡戒飾、辨業、廣益、衛生、裨用、養蒙、循職、益智、練才、總論十篇，依人事之次序，而別學問為五種：一保護性命存活之學，二謀生以得衣食之學，三撫養教誨子女之學，四與閭里國家相關之學，五閒時玩物適情之學。逐條論列，確中時弊。史本守別有學術類別一書，其分類與此異，蓋一就萬物現象立論，一據人生實用為說，彼為講學之作，而此為述言教育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航海簡法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那麗撰、美國金楷理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航海者應知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變化、第欲知之、勢須先悉船之行向及經緯度數。是編即行船測量經緯度數之書、凡四卷、首二卷言經緯度數、第三卷言行船日記、第四卷列表十八、以資勘驗。法雖簡而理實深、航海者必須尋覽之書也。

考工記要十七卷 江南製造局本

Watson John Fryer

英國瑪体生撰、英國傅蘭雅華亭鍾天緯同譯。瑪体生有工程致富論略、已著錄。是書原本成於光緒七年、即工程致富第二集也。初集言諸大工程建設之法、此集則言辦理各種工程製造所需用之器具材料、如何訂立合同、如何鑑定樣式尺寸成色、如何估定價格、凡十七卷、臚列各類機械材料、頗為賅備、蓋與工程致富一書相為表裏者也。

民治西學二卷 北平西什庫天主堂刻本

意大利國人高一志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分上下二卷，上卷曰民治本於仕身，曰民治始於識正道，曰滋養國學，曰民治以律，曰育藝杜閑，曰民業何治，曰富足民何，曰貧民何治，凡子目八。下編曰稅斂當何，曰錢用當何，曰民以治必須和睦，曰失和爭端，曰賭博亂媒，曰博酗賊民之和，曰邪淫亂始，曰淫戲乃治之毒，凡子目八。考一志著述有西學治平，一名治平西學，四卷，世鮮傳本。西什庫天主堂俗稱北堂，藏有彼教著述孤本不少，外人罕覯，是編疑即治平西學之前二卷，重付棗梨而改題今名者也。

繪地法原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闕撰人名。原題英國原書，美國金楷理口譯，懷遠王德均筆述。言地圖製作法之書也。首論諸曜運行及地球形體，次論本軸旋轉及縱橫諸綫，次論地循黃道分四季五帶，次論月繞地球及朔望交食，次測定本處經緯，次考定地體扁圓，次論製造地球法，次論平面圓圖式，次論繪平面圓圖法，次論繪各洲各國分圖法，次論繪圓柱形全圖法，次畫圖餘論，凡十二章，後附圖表。江南製造局譯本中別有測地繪圖，與本書異，蓋一重在測量，一重在繪畫也。

西藝知新十卷續編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是書分正續二編、正編曰匠誨與規三卷、英國諾格德撰、論工作器械、曰回特活德鋼礮一卷、闕撰人名、論回特活德所創螺絲礮之源流、曰造管之法一卷、闕撰人名、論製造鋼鐵各管之法、曰回熱爐一卷、闕撰人名、論回熱爐、曰硫强水一卷、闕撰人名、論造硫强水法、曰色相留真一卷、闕撰人名、論照像法、曰周冪知裁一卷、美國布倫撰、論造罩盤之法、曰水衣全論一卷、闕撰人名、論避水衣、凡八種十卷、皆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壽筆述、續編曰垸髹致美一卷、傅蘭雅口譯、徐壽筆述、曰製肥皂法二卷、製油燭法一卷、並林樂知口譯、鄭昌棪筆述、曰鍍金四卷、金楷理口譯、徐華封筆述、曰製玻璃法二卷、曰鐵路針向一卷、曰機動圖說一卷、並傅蘭雅口譯、徐壽筆述、凡七種十二卷、並闕撰人名、皆述西藝之新法、故總題曰西藝知新、惟近代發明、日新月異、在今視之、已爲陳舊、特其中有數種、西藝見諸譯文者、以此編爲最先、故錄而存之、

中國度支考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哲美森撰、美國林樂知譯、哲美森英國駐滬領事也、曾爲考究中國度支[illegible]輯光緒甲辰以後三年京外奏報而成是編、顧邸鈔所載各冊、非繁瑣特甚、即闕略不全、非疆吏不按期奏報、即邸鈔不悉數刊登、故積數年之冊籍而參稽之、凡三十七條、分計出入之數、復總計全國每年出入、清單條分縷析、朗若列眉、書成由英國上海總領事韓能呈英相刊行、光緒二十三年、樂知將是編轉爲華文、復於自跋一篇中、特借西人之語、歎息旁觀知之已深、當局仍茫然罔覺、前有蔡爾康序、知筆受者爲任廷旭也

測候叢談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金楷理口譯、金匱華衡芳筆述。測量之學須用演繹歸納二法、一為已知其大端而推驗其變數、一為細測其瑣屑之故按其年月日時逐一記之、歷久而知其定理、是書用此二法、考究氣象變化諸端、凡四卷、第一卷論空氣中之熱度及水氣變化之理、第二卷論風霧雲雨等現象、第三卷論推算天氣中各事之變數、第四卷論空氣含水之數量及空氣中所現之形象、間列圖表、亦甚詳明、舊譯測候書之善本也。

寶藏興焉三十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費而奔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徐壽徐建寅筆述。是書分鍊金、鍊鉑、鍊銀、鍊銅、鍊錫、鍊鋼鐵、鍊鉛、鍊鋅、鍊鎳、鍊銻、鍊鉍、鍊汞凡十二種、原題每種為一冊、然全書實共有十六冊、其文亦多寡懸殊、金鉑錫鋅每卷固為一冊、然鍊銀三卷分訂三冊、鍊銅四卷分訂四冊、鍊鋼鐵十五卷合訂四冊、鍊鉛二卷分訂二冊、鎳銻鉍汞四卷合訂一冊、疑所題者係原書冊數、而譯本又重為分合耳、其中十一種並徐壽筆述、僅鎔鍊鋼鐵一種為壽子建寅譯文、亦僅建寅譯文前有序、其餘諸篇皆無序跋、考傅蘭雅譯書事略、製造局已譯未刻書目、有寶藏興焉十六本、則其在光緒六年時業已成書矣。

帖木兒帝國三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布哇(存)撰。布哇、巴黎亞細亞協會圖書館主任，以治東方學著名於世。是書凡二編，第二編又析為上下二編，共為三卷。首述帖木兒、次述帖木兒之死迄沙哈魯之死，次述兀魯伯之即位迄叔魯兒之戰。考明史西域列傳載駙馬帖木兒事，多據使臣傳說，語焉不詳。帖木兒朝六代十餘主，見著錄者僅五王，是書鉤稽羣書，敘述中亞帖木兒朝百三十年之事蹟，世次釐然，可補明史之闕。惟間有疎舛牴牾，條理未能貫通之處，殆因成書倉卒，失於檢校。第帖木兒朝之史書、世鮮善本，故錄而存之，以備參稽焉。

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校錄本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烈維(存)撰。是書不分卷，列目五，首羅摩衍那史頌與正法念處經文，次漢譯西藏譯正法念處經對照，次勘校及考證，次地誌材料之來源及其時代，次附錄由旬考。案釋藏正法念處經第七身念處品載有佛教之世界說，烈維謂其文出於印度史頌羅摩衍那，並引西藏譯正法念處經本以證之，考據精審，與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並為考證釋藏中輿地之名著。羅摩衍那舊譯亦作羅摩延書，性質與山海經、十洲記相類，惟是書旨在考證地理，故不列之小說類，而入地理類焉。

地球一百名人傳三卷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提摩太有泰西新史攬要，已著錄。是編輯世界名人而各為之傳，名宗教曰道學，名哲學曰性理學，名政治曰政學。已成者凡三卷，道學列傳一卷，列摩西以下十五人，性理學列傳一卷，列皮他各拉以下十三人，政學列傳一卷，列伯理起以下十八人，並以時代為先後。中國人有傳者，僅孔子一人，次在道學列傳第三，未免擬於不倫。其餘除猶太之摩西、波斯之索老阿師德、印度之釋迦牟尼、阿剌壁之慕罕默德、非洲之漢尼巴外，凡四十八人皆歐羅巴人。與百人之數不合，疑是譯而未竣之本。尚有格致等傳待續也。道學性理學二列傳為蔡爾康筆受，本題曰卷之一二，政學列傳為蜀人林朝圻筆受，本又別題作第一卷，其第十八傳為危今炎傳，足證政學列傳亦僅一卷，別無第二卷，殆筆受者各題卷數，故致前後卷第不相續，而其選擇去取亦未精當云。

蒙古史略三卷商務印書館本

法國格魯賽(存)撰。格魯賽，法國巴黎基邁博物館副館長，以治東方學著名於世，初撰亞細亞史，內容頗多舛誤，遂復撰極東史一書，是書即極東史中之一編，述元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世祖五朝事，釐為三卷，曰成吉思汗，曰窩闊台、貴由、蒙哥三汗時代，曰中國之蒙古帝國。採輯中西載籍之文甚富，惟治蒙古史者須諳悉數種語言，始能逕考原書，否則不免採及稗販之文。故現行諸蒙古史多純駁互見，是書亦復不免此病。然其所本之史料既夥，而附註亦甚詳，讀者可據以逐一覆按，此為他本所不及者也。譯文於原書改正兩點，惟謂德化為江西德化一說，似有舛誤。考元史地理志，泉州路領縣七，中有德化，昔日即以陶瓷著名，則原書所指者應是此德化，而馬可波羅原書之汀州，殆為傳寫之誤，[illegible][illegible]印刷訛誤之處，如訛忽哥赤為忽哥志之類，亦應改正。除此之外，凡近年來西方學者考證蒙古時代之著述，悉皆徵引無遺，而於元史亦能詳其所未詳，誠佳作也。

東方交涉記十二卷 偕英館叢刻本

英國麥高爾撰、美國林樂知寶山瞿昂來同譯、桼土耳其國勢之衰、始於嘉慶二十五年希臘之叛、故述歐東問題始末者咸開端於是年、是編所記、僅始於咸豐四年克里迷亞之戰、止於光緒四年伯靈會議之前、書末雖附帶言及伯靈之約、疑出譯人之筆也、全書記載、多採輯報紙及英國藍皮書之記錄、間附論斷、雖僅二十餘年之事、較之他書頗詳、前有光緒六年樂知序、及光緒二十二年甯鄉張致鈞跋、原刻為江南製造局本、此則致鈞校勘本也、

中亞洲俄屬遊記二卷 光緒甲午同文館本

英國蘭士德撰、英鎮藩楊樞同譯、蘭士德傳教師也、以光緒八年遊俄屬中亞細亞、往返計程三萬餘里、在道凡一百七十九日、歸撰此記、光緒十一年書成、分上下二卷、上卷記由英京歷西伯利亞伊犂塔什干撒馬兒罕等地事、下卷記歷撒馬兒罕布哈拉機窪等地事、遊履所及、於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記載綦詳、而於近代沿革事蹟、亦間考證及之、光緒十八年、英國駐京使臣以是書贈送譯署、譯署郵寄粵中、囑鎮藩樞二人轉為華言、復由李文田沈曾植朱珩三人為之籤注、凡簡端所錄、皆文田說、書中夾注、皆珩說、加按字者、曾植所籤記也、考俄屬之中亞、在唐代為昭武九姓之地、在元代為察合台汗國、核之載籍、其今地古名悉多可考、文田等以治西北輿地著名於當時、然昧於語言聲韻之學、所考諸條自不免有隔靴搔癢之病、其不誤者固間有之、牽合附會者亦復不免、如鴨堪即元代之鴉兒看、今之葉爾羌、而誤作瓦罕、沙爾特即俄羅斯語纏回之稱、而誤釋為

十葉之別譯、高加索為地名、乃臆斷為點憂斯之音轉、如斯之類、殊失之穿鑿也、

大美聯邦志略二卷 西學大成本

美國裨治文撰、裨治文（E.C. Bridgman）、耶穌教傳教師、以嘉慶六年生於美國之畢禮遮邑（Belchertown）、世傳翻刻本有題撰人名作畢禮遜邑裨治文者、蓋誤連地名人名為一也、道光十年入中國、咸豐十一年卒、此編分上下二卷、上卷分覓地原由、疆域度數、山川平地、邦都道路、天時地氣、土產物類、開國原始、民脫英軛、建國立政、設官分職、理刑規制、語言文字、學館書籍、百工技藝、商賈貿易、善舉述略、風俗人事諸子目、下卷分述各邦疆域山川物產制度、凡四十一邦、邦各為志、卷末所載干支止於丁巳、此書撰年應在咸豐七年至十一年間、叙述雖簡、可以藉知美國南北戰爭前之概況、蓋外紀中之總志也、西人撰譯本識美國事而轉為漢文者、應以此本為最先、錄而存之、識其始也、

八星之一總論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是書凡二十一節，乃雜採地志之書而成，尤偏於統計，以地球為八行星之一，故以名書。雖似簡明扼要，實漫無條理。書末稱若終身為至善之人，他日化去之後，上帝必引而進之，使能左右逢源，遍游各星之世界，則其著書之旨可知矣。

治河四策一卷 光緒丙申刻本

美國李佳白撰。佳白，耶穌教傳教師，以光緒九年至中國，傳教山東，後創尚賢堂於京師。嘗因中國河患頻仍，久無善策，由鐵門關親冒風濤，逆流而上，探悉受害之由，因而博採西法，撰治河四策。上之當軸，即斯編也。首述西國治河成法，列舉美、義、埃及、印度等國治河之法；次為治河說，主張勻堤建閘，築壩要不出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義；次為治河建閘說，主張於河堤兩旁作石閘，外並建節水放船二閘；次為以工代賑說，主張用被災之民，治被災之區。諸法皆頗切實用，足備治河者之參考也。

俄史輯譯四卷益智書會本

闕撰人名、徐景羅譯、景羅寧波人、前有光緒十二年景羅序、稱俄羅斯自西曆八百六十二年合而為一、迄今已歷五紀、前四紀始八百六十二年、迄一千六百十三年、以後屬第五紀、則前四紀應止於羅曼懦非朝之興也、乃本書第一冊記事止於一千七百二十一年、而版心並題第一紀、第二冊記事始一千七百二十二年、迄一千七百六十二年、版心並題第二紀、第三冊始一千七百六十三年、迄一千八百十二年、版心並題第三紀、第四冊始一千八百十三年、迄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版心並題第四紀、則後三冊皆記羅曼懦非朝事、疑版心所題為卷數、而誤刊作紀也、俄羅斯史書舊無譯本、是書似譯自英文、譯筆頗簡潔、無游詞費句、尤能力避用典、質而不俚、洵舊譯本中之佳作也、

列國變通興盛記四卷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提摩太在天津主時報筆政時、曾取鄰於中國之俄羅斯日本印度緬甸安南諸國雜史、撮其政絃更張之綱領、排日紀撰、錄諸報紙、甲午秋、嫌其散而無紀、遂裒舊文彙刊新帙、顏曰列國變通興盛記、凡四卷、俄羅斯日本印度各為一卷、緬甸安南合為一卷、記俄羅斯則詳於彼得朝之變法、記日本則詳於明治朝之維新、附載三條實美公有棲川親王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四人傳略於記後、記印度則詳於隸英後之事蹟、尚可以當興盛之名、至所記緬甸安南、乃其衰亡時事、與其標題名實殊不相侔也、

天文圖說四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柯雅各撰、英國摩嘉立薛承恩同譯、此本刻於光緒九年、凡四卷、一卷論日月並各行星之次第、二卷論天文圖撮要、三卷論天空異象、四卷論天空星宿、附圖四大幅、細說天象之形勢、亦啟蒙類書也、撰譯人始末均未詳、書前有光緒壬午譯人撰序、稱俾人知天空諸曜如許衆多、如許廣大、如許榮耀、因識造物主之全智大能、於是小心翼翼修身以事之、殆亦傳教師之譯本也、

延年益壽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愛凡司撰、英國傅蘭雅譯、是編首論人老之故及天然之死、次論致人老死聚質之根源、次論何飲食用何重數能致延年、次論人與動植物益壽之案、次論人生免病之法、次論益壽可用之物、終以結論、其論理率取醫學、而究與醫學異、立法近乎衛生、又與衛生不同、大致以免病為主、延年為宗云、

海塘輯要十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韋更斯撰、英國傅蘭雅口譯、新陽趙元益筆述、海塘關係國計民生至巨、修葺舊塘既可護衛地面、建築新塘亦可變沒海之地為原田、所獲利益甚大、不特扞水已也、是書成於咸豐二年、此為同治六年之重訂本、凡十卷、於擇地築塘、瀉水闢田、修築舊塘之法、及工程經費、公私利益、造塘條理、無不詳載、末附馬立德所撰註釋數條、足補原書之所未及云、

西畫初學六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傅蘭雅譯、是編為淺已司叢書之一種、首總論、卷一論視法、卷二論臨畫、分子目七、曰鉛筆臨畫所需物料、曰烘染光暗、曰花草畫法、曰樹木畫法、曰各葉畫法、曰分遠近法、曰色紙畫法、卷三論看物繪畫、卷四論佈置方向、卷五論光暗總理、卷六論渲染各色、泰西畫學首重視法、故以視法始、是編為啟蒙類書、故渲染各色一卷僅論水色、而不及油色、案泰西畫學明末時固已輸入中國、然畢方濟之畫說惟及寫貌人物、且其意旨不在繪畫、則謂是編為泰西六法開始輸入中國之書可也、

興華新義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光緒丙午春、樂知以中國元氣未復、虎視者流復環集其旁、觀釁而動、時事之亟、甚於洪水之將至、因擬對症發藥之策、題曰興華新義、分意興、權力、道德、政令、體統、凡五綱領、而各繫條目於下、其語多中肯綮、雖道德一篇持天倫人倫物倫之說、以崇其教、然亦爲傳教師職所當言、不足爲病、與其在己亥撰九九新論之用意相同、惜多不幸而言中也、

辨忠篇二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是編分上下二篇、上篇謂忠有僞忠真忠之別、西人之論忠也、不在於順君、而在於愛國、故欲近乎忠之實、隨時隨事必自盡其愛國之真心、否則即爲僞忠、僞忠之弊有三、始則虛憍之心害之、其次固執己私之心害之、其終也虛憍之不已、固執之不已、乃積而成爲仇恨焉、下篇謂真忠之本亦有三端、一曰真實、一曰公義、一曰仁愛、全編大旨皆持彼教博愛之說、而釋忠字之義、結論則主張變舊法而歸於正道云、

七國新學備要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前有光緒十四年自序、稱於光緒十二年新查英國今學之法、又至德法二國覘其今學之法、更旁購歐洲各國並美國之新書、以考各國今學之法、今年又至日本查其新法、則是編所載多為提摩太調查之成績、全書大意謂各國教育人材之道有三、曰學校、曰報館、曰書樓、而學校又分為三等、曰初學、曰中學、曰上學、僅言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七國之新學、故標題曰七國新學備要、凡八章、前

三章記各國學校數目費用、次記各國報館、次記各國書樓、次按七國以推中國應如何訂立章程、末章按中國時事、宜如何變通章程、校其體例、與花之安德國學校論略不同、故不入政書類、而入雜家類焉、

速興新學條例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上海蔡爾康筆述、提摩太於其七國新學備要一書中、曾言中國對於新學應如何變通章程、但語焉不詳、故復撰是編、條列興學之法六端、一書籍宜亟求善本、二學塾書院宜亟定妥章、三考政必宜更改、四新學報亟宜廣布、五經費必宜籌備、六人才必宜設法鼓舞、附錄泰西要書總目、臚列新學諸科、亦頗詳盡云、

星學發軔十六卷同文館本

美國駱密士撰、英國駱三畏口譯、熙璋王鎮賢左庚筆述。駱密士始末未詳。駱三畏字敬齋、同文館天文教習。熙璋等並同文館中天文館肄業生也。凡十六卷。首二卷論天文儀器、次六卷論測算諸星之步位經緯、次五卷論日月食及月掩諸星法、次一卷論偏度、末二卷為天文表恆星表。是書首重測算、故與當時所譯天學諸書內容不同、恆星表並列中西星宿名稱、對勘頗為精審、為他本所無。前有光緒十六年

丁韙良序、光緒二十年貴榮序、對於此書均甚推重、非溢詞也。惟貴榮序稱三畏恐華人未習算術者欲從末由、乃撮其要手著引說以弁簡首、先啟其端、今檢此本無引說、殆不及刊刻而遺之歟。

俄國政俗通考三卷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吳江任廷旭同譯。凡三卷、上卷述歐洲俄國人民土地物產制度、中卷述歐洲俄屬各地之情形、下卷述亞洲俄屬各地之情形。原本為印度廣學會所輯、刊於光緒十九年。閱七年、樂知以俄勢日漸東逼、爰同廷旭譯為華言。原名俄羅斯及其民族、譯本改題曰俄國政俗通考。前此記述俄國政俗輿地之書、詳備皆無逾於是本。惟俄屬亞洲之諸部落城邑、中國載籍多有舊譯、而此本多用新翻、使覽者

無從比附、是其失也。

割症全書七卷 廣州博濟醫局刻本

美國嘉約翰譯。約翰以咸豐四年至中國，光緒二十七年卒於廣州。有西醫內科全書已著錄。是編所謂割症，即古之瘍醫，而今之外科醫術也。惟瘡腫不必盡屬割治之症，概以割症為名，於義似有未安，故是編前有約翰自序，復以炎症名之，蓋炎症為百病之總綱，無論內外損傷，皆可發炎也。此本刻於光緒十六年，凡七冊，題作七卷，然全書編次漫無條理，諸症散見各卷之中，與內科全書之分門別類便於尋覽

者，迥乎不同，殆為臨症講習之說，由門弟子條記，未及整理，遽付棗梨者歟。舊刻西醫外科之說，以是書為最先，故錄而存之。

萬國藥方八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洪士提反譯。前有光緒十二年序，知士提反為傳教士而業醫於煙台者也。本書悉從英國本草思快爾之集註譯出，復參以西人撰述中國本草諸書而成。凡八卷，卷一藥名總論，藥劑分品，配藥公法，藥器畫圖，醫學器圖，藥器圖論，醫學器論，卷二病體目錄，卷三之卷六皆列藥方，卷七中西藥名索引，卷八藥方目錄。凡藥名病名，皆中西文字並列，辭意簡括，比附精審，頗便檢察，雖不及製造局本西藥大成之

詳，然其體例優善，實有過之。初刻於光緒十六年，嗣後重印十餘次，頗有增益，迄今尚為教會所設醫院參考之本，具見其適乎實用矣。

富國策三卷 光緒六年同文館本

英國法思德撰、汪鳳藻譯。凡三卷。卷一論生財，卷二論用財，卷三論交易，即舊本經濟學之三大綱也。譯文頗簡潔，辭足達意，舊譯經濟學以此本為最先，亦以此本為最善。前有丁韙良所撰凡例，稱法思德英國名士，幼而喪明，仍矢志勤學，先充國學教習，嗣擢為國會大臣，凡政務之涉於斯學者，無不與議，遂著此書。又稱譯此書者為同文館副教習汪鳳藻，譯本脫稿後，復經總教習詳加核對，則此本為韙良校訂之本矣。

新學彙編四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英國李提摩太、美國李佳白等撰，上海蔡爾康編輯。凡四卷。卷一輯樂知文十三篇，卷二輯提摩太文十五篇，卷三輯佳白文十六篇、狄考文文一篇，卷四輯艾約瑟等文二十篇。所錄諸文，多見於廣學會刊本。前有光緒戊戌提摩太序，稱丙申入都，馳書諸同志，請略述中國亟應措置之新法，以相質證。居無幾時，即有各道其意者，更有先得我心，刻成專書，舉以見貽者，但問其有關於新學與否，不分籍貫，不論門戶，彙為一書，名曰新學彙編，或於救華之道，不無小補。則其用意與時事新論相同，特一為提摩太自撰，一兼輯他人之說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西醫畧論三卷 仁濟醫館本

英國合信撰。五港通商以後，耶穌教會於各港設立醫局，合信先後在粵滬專司醫局之事。咸豐元年撰有全體新論，已著錄。咸豐七年，與江寧人管茂材談論醫學，相與商榷，共成此書。凡三卷，上卷總論病證，中卷分論各部位病證，下卷專論方藥。惟骨證一篇係總論應入上卷，乃入中卷者，欲與交節折骨等篇接續，便於觀覽。說所不能盡者，助之以圖。凡為論數十，為圖四百餘。全書詳於外證，畧於內證，故後此又撰內科新說，以補此書之所未及。曾有人將合信所撰之婦嬰新說、博物新編合刻，為西醫五種，皆西學新說首先轉為華言之書。今並著於錄，以不沒其啟發之功焉。

婦嬰新說一卷 仁濟醫館本

英國合信撰。咸豐七年，合信至上海，撰西醫畧論，補全體新論所未備，偶及於割鋸之法，或有難之者，以為江南人柔弱，奏刀之技非可輕試，因謂西國醫法不可行於中土。合信乃闢其說，復譯療治內證之法，先將所論婦人經產及嬰兒病證合為一編，題曰婦嬰新說，於咸豐八年梓行。凡為論三十有三，附圖四十有一，理真語淺，方藥具備。惟難產之證，西醫間用器械，本書恐中土一時未習，概未之及，說雖簡畧，要為西醫婦科小兒科首先轉為華言之書也。

人與微生物爭戰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禮敦根撰、英國傅蘭雅譯、敦根醫士、執醫業於上海、光緒十七年春在上海文友輔仁會集西人講演微生物之理、蘭雅譯其文、刊之格致彙編、即是編也、所講凡十款、一論微生物由自生抑由傳延、次論發酵、次論法國著名生物學者巴司特研究之成績、次論微生物分類與考究之法、次論霍亂等症、次論肺癆、次論爛喉痧症、次論瘋狗瘋病、次論種苗禦病等事、次結論業巴司特種苗禦病之法、至光緒十一年成效大著、微菌學遂以成立、影響於醫學者至深且重、則微菌說在當時為最新之說、錄此一編、用見其說輸入此土之緣起云、

化學衛生論四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真司騰撰、英國傅蘭雅譯、是書原刻於道光三十年、歷歲綿久、間有與新理未合、英國羅以司重為改訂之、光緒己卯夏、蘭雅與琴隱詞人起譯首篇、次年庚辰、與欒學謙陸續同譯、印諸格致彙編、嗣後又詳加校讐、重付手民、釐為四卷、於原有諸圖之外、復增新圖三十餘、首論呼吸之氣、次所飲之水、次所種之土、次所植之物、次食糧、次飲料、次糖酒菸、次醉性之質、次毒性之質、次香臭、次呼吸消化循環、終之以質體歸原之理、凡為子目三十有三、舊譯衛生學著述數本、以此本為最詳、惟於譯名不得其解者、多用音譯、與中土舊說異者、輙生疑竇、如第二十五章龍涎香條、謂疑為鯨魚類所吐之質、案龍涎本屬香鯨所遺、絕無可疑、乃與舊說不合而疑之、此其失也、顧創譯者難工、此亦不足為是書病、

居宅衛生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傅蘭雅譯。蘭雅所譯化學衛生論，詳於飲食衛生，是編取材於柯陵叢書，專論居宅衛生，分六目。首城鄉却病清神總說，次論造屋配樣事內却病清神之法，次論屋內通風與生熱各法，次論大城鎮免煤瘴之法，次論城內通水之法，次論城鎮通溝洩穢等法。附圖六十有五。譯文淺近易解，且爲最先譯述居宅衛生之作，故亦錄而存之。

全體圖說二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稻惟德譯。圖凡八幅，一全體骨骼圖，二全體骨節併筋部圖，三全體諸肌圖，四全部脈管圖，五全體迴管圖，六養生路並吸管圖，七全體腦筋圖，八覺悟諸具圖。圖附以說，分上下二卷，刻於光緒十年。雖未及合信全體新論之詳，然其說簡明，極便省覽。

西國名菜嘉花論二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傅蘭雅撰、英國有塞敦公司、為培養植物種子之大廠、蘭雅取其各種花菜圖樣、各附說明、撰為是編、意在華人仿其種植、以為富民之助、分兩類、曰常菜類、曰常花類、所列菜蔬十餘類、花卉二十餘類、各數十種、尚有根頭類、擬續撰而未成、故此本僅兩卷、今其種多已移植中國、雖名常菜常花、類多殊方絕域之產、而為花鏡圖史諸書所未載、得此一編、可補其闕也、

植物圖說四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傅蘭雅撰、凡圖四幅、各為說一卷、首根幹膛管、次葉各變形、次開花結子各具、次花心子實各具、刻於光緒二十一年、蓋為課蒙之本、故僅述植物之營養繁殖機能、而畧其部門品類、較之艾約瑟植物學啟蒙為尤簡、然舊譯植物學書甚少、故亦錄而存之、

四裔編年表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博那撰，美國林樂知、吳縣嚴良勳同譯，崇明李鳳苞彙編。是書仿史記年表旁行斜上之體，以國為經，以事為緯。起少昊四十年，迄咸豐十一年。撮日本、印度、波斯、小亞細亞、亞西里亞、巴比侖、西里亞、巴勒士登、希臘、埃及、米顛、羅馬、馬基頓、日耳曼、昔西利、巴地耳、巴特里、白里登、荷蘭、法蘭西、亞非利加、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阿剌伯、丹麥、俄羅斯、匈牙利、波蘭、葡萄牙、挪威、瑞典、土耳其、布魯司、美利堅、澳地利亞三十餘國治亂興亡之大端，繫於各年之下。上列中國紀年，附以干支；下列西曆紀年，頗便勘對。始於少昊四十年者，蓋西書傳說是年為天降洪水之年也。惟中國古籍載黃帝以下，逮周厲王，年祀不同，世代亦違，頗難折衷成為一說。是書於周召共和以前，悉依竹書紀年，可謂獨具隻眼。然竹書紀年與他書所載年祀迥異，如歷代紀事年表等編之少昊四十年，可當西曆紀元前二四七六年，而本書則作二三四九年，相差一百二十餘年之多。淺見者流，嘗執此以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載記類

其誤，是誠所謂管中窺豹，祇見一斑也。惟是書不之失於校對之處，如明景泰五年、六年、七年等年，與西曆並相差一年；又如各年下所繫大事，去取失宜，殊無稗於檢閱，斯則不能為是書諱者也。光緒甲辰間南匯張璜撰歐亞紀元合表，雖地僅限於東方，特甚精審，顧不為世所重；而是編成書在前，竟俾世不廢，殆因一為官書，一為私撰歟。

埏紘外乘二十五卷又補遺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美國林樂知、吳縣嚴良勳同譯，美國衛理、六合汪振聲補譯。是編紀歐美各國治亂興廢事。法蘭西、日耳曼、荷蘭、比爾時、土耳其、丹國、挪威、瑞士、葡萄牙、俄羅斯、波斯、意大利、西班牙、瑞顛、印度、丕魯、布臘、波蘭、墨西哥、巴西、奧大利亞、匈牙利、布魯斯、埃及、英吉利，凡二十五國，每國一卷，並樂知等譯。補遺美利堅一卷，又續德、俄、英三國近事各一篇，並衛理等譯。皆起於開國，訖十九世紀。惟所採來源不一，樂知等譯文止於咸、同二朝，印度一卷且止於乾隆年間，衛理等續補之文止於光緒庚子。各卷詳略不等，以英、法、美三國為較詳，大國間附世系，餘多簡略，粗具始末，鮮可採錄。惟輯各國史事之書，無如此本所錄之衆，故存其目而不錄其書焉。

鷹論二卷 舊鈔本

意大利國人利類思纂譯。類思譯有超性學要，已著錄。是編一稱進呈鷹論，分上下二卷。上卷分論鷹住、鷹形像性情、養鷹飲食、教習生鷹、教習鷹認識司習者之聲音、教習勇敢、教習認識棲木、教習攫鵲、教習鷹飛向上、教習攫水鴨、教習逐雀不前棲於樹者、教習喜息於棲木、教習肥懶之鷹、鷹遠飛叫回、遠方之鷹、神鷹入而發兇、覺鷹、山鷹形像、精子鷹，凡二十條。下卷分論鷹致病之由、治發熱之病、治頭上筋縮、治頭毒、治傷風眼淚及鼻、治鷹頭暈、治鷹眼朦瞀、治鷹口、治鷹氣嗽、治吐食、治生蟲、治鷹獨另有本蟲、治脾胃雜病、治鷹肝之病、治鷹脚爪、治流火、治大小腿骨錯、治大小腿破損、治受傷、治生風，凡二十條。大概上卷專重訓練，下卷則治鷹病之方也。末附論鷂一篇，分住鷂、形像、鷂子性情、教鷂子攫鳥、鷂子飲食保存、鷂子除鷂子弊病，凡六條，編製與鷹論大同。考費賴子書錄，類思此編作於康熙十八年，其時朝廷猶習於關外生活，臂鷹放鷂、馳騁狩獵，視為故常，聖祖徵

詢耶穌會士西國馴養鷹鷂之概，類思因纂譯是編，進呈乙覽。按中國馴鷹鷂狩獵，起原甚古，顧舉其馴練治病而成書者，尚以類思此作為始。所陳教習鷹鷂之法，與中國今日所傳者大概相同，二者相互之關係何似，蓋難言之矣。今所見舊鈔本附錄自鷂子飲食條以下原稿已闕，檢圖書集成禽蟲典第十二卷，類思此編全部收入，並無短闕，所附鷂論，於除鷂子弊病條後，尚多治鷂之病，試鷂子有病與否二則，可據以補正也。

省身指掌九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博恒理撰。恒理傳教士而兼醫師者也。光緒八年在山東恩縣之龐莊設一醫院，每遇中國醫士，輒與談醫，詢及人之經絡臟腑百骸，所言皆出臆度，復考中國醫書，愈知所言經絡臟腑，諸多舛訛，因慨時醫之誤人，故於傳教醫病之暇，採泰西身理學之新說，撰為此書。首論骨，次節與肌，次消化養育，次絡部，次呼吸與聲，次腎與皮，次腦系部，次五官知覺，次腦與靈魂，凡九卷。末附中西名索引，條分縷析，頗便檢閱，較之合信輩之身理學書，謂為後來居上可也。

病理撮要一卷 博濟醫局本

不著撰人名氏。嶺南尹端模譯。案博濟醫局所刻醫書多出嘉約翰口述，如論內科病理之內科全書、論外科病理之割症全書，並題約翰名。此本為病理總論，疑亦約翰口受本，漏題其名。書成於光緒十八年，分二冊，版心並題卷一，然核其內容，病理總論大綱已具，似非譯而未竣之本，殆因全書未分卷第章節，刊刻者誤以全書全屬卷一，抑原書尚有第二卷論傳染病，續譯未成，皆未可知也。分論炎、嘟吡咖症、變壞瘤症、血毒、積血、虧血、血多白輪、楊梅毒、生大變小、溺病、生物寄生、植物寄生等門，各門詳畧不等，以論炎一篇為最詳，植物寄生瘤症二論次之，餘皆簡畧。創譯之本，多用譯音，是書亦然，如咱嗜唎譯曰分菌，恐讀者之不易解，姑從音譯，尚有說以自解，然嘟吡咖昔稱瘀傷，今稱結核，仍用音譯，未免過於標新立異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醫家類

皮膚新編一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莆田林湘東筆述。是書一冊，內分八編，並題曰冊首。論皮膚諸症之大端，次論皮膚之乾症，次論皮膚之濕症，次論皮膚發膿瘡，次論皮膚浮腫，次論皮膚色變，次論皮膚之症專向毛髮等處而生，次論皮膚之症係因疔毒而致，及大小雜症，末附各種藥方，甚為詳便。蓋西醫皮膚科書首先輸入此土之本，足補中醫所不及也。

西醫眼科撮要一卷 博濟醫局本

不著撰譯人名、卷首題西醫眼科、版心題西醫眼科撮要、光緒六年博濟醫局刻本、疑亦是嘉約翰口述之書、首圖說、次本文、自審症至論眼淚頻流治法、凡為目五十有三、眼科內外各症皆備、西醫眼科之說轉為漢文者、以此本為最先、故並錄而存之、

醫理畧述一卷 格致彙編本

美國嘉約翰口述、嶺南尹端模筆譯、是編首論醫理與治法、次論胃部消化、次論吐劑與嘔吐、次論小腸上迴部消化、分載於格致彙編第六集中、第一章末統論下文各章大旨、其後應有畧論各經體用藥力病理醫理等章、然第一章後缺第二章、而後三章僅論胃腸二經、不及他部、第五章首有腸之別等功用下章再詳之語、然其後亦無第六章、業治療學注入吸收藥物之法、有皮內外靜脈消化器呼吸器及其他局部注入諸法、而是編僅及消化器一種、且言之未詳、蓋節採米怙耳之書而成、草率成編、非完帙也、

脈表診病論一卷 格致彙編本

英國散特生 [Burdon Sanderson] 撰、英國傅蘭雅 [John Fryer] 譯、是編首論脈表之用處與造法、次論脈、次論心與血管數種病之根原、而以同治六年在倫敦醫院所講心縮之法與時刻並此兩事與人身發血管之相關一論、附於其後、先是數年前法國醫士馬利製脈表、可以確察人身血脈滑濇虛實諸象、散特生因撰此論以明之、傅蘭雅以中醫重經方脈論、特譯是編、以資啟發云、

性學舉隅二卷 廣學會本

美國丁韙良 [W. Martin] 撰、韙良有萬國公法、已著錄、是書凡二卷、上卷論靈才、分覺悟、記思、象等子目、凡十五章、卷下論心德、分欲情、求好、是非心、行之本、心之主、諸德等子目、凡十四章、全書用問答體、蓋論心理學之書也、自宋儒創為性理之說以後、遂有性學理學之名、耶穌會士東來、以其說多與歐羅巴心理學說相近、故因襲其名、艾儒畧首譯心理學、題曰性學觕述、南懷仁撰耶穌會士傳、亦題曰道學家傳、皆其例也、是書前有光緒戊戌韙良自序、稱自幼癖嗜性學、既研究本國典籍、廣搜歐士撰著、航海東來、更取中國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有關性學者、以互相印證、又云客歲盛夏、避暑西山、偕羅君善智蔡君策鰲、日坐茂樹、傾吐風懷、藉管城子以了此心願、後題光緒戊戌、時年七十有二歲、觀本書名詞、多取中土舊有、不用新繙、足證其人於中國典籍研究有素、諸德章後附有大學圖心圖操存圖省察圖四圖、乃其印證之一端、善智亦有序、後題山左人、策鰲字曉蒼、里貫未詳、

題良在戊戌年有七十二歲、則其生年應在道光丙戌丁亥之間矣、

聲學揭要一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赫士口譯、高密朱葆琛筆述、赫士有光學揭要、已著錄、凡六章七十一節、首論聲之來由速率及被返被析之理、次論測諸音之顫次、次論樂音、次論弦琴風琴、次論條片顫動之理、次論以光顯聲原之顫動、蓋雜採加諾特田大里諸氏之書編次而成、亦登州文會學館之課本、前有光緒十九年漢文自序、光緒二十三年英文自序、後附中西名對照表、極便檢閱、

中西關繫畧論四卷續一卷 光緒十八年格致書室重刻本

美國林樂知撰、樂知以西人之來中華、旨在通商傳教、故是編首論中外關係應如何聯絡維持、中國應如何挽回利權、次論天道之學而謀民教相安、時回疆之亂未平、故三論西域回教情形、及招撫喀什噶爾方畧、四卷以下錄赫德威妥瑪等條陳、初刻於光緒二年、僅四卷、此本重刻於光緒十八年、續輯十七年間諸大臣之奏牘為一卷、借箸代籌、多中肯綮、卷二結論謂合則勢衆、而外患不侵、分則勢離、而內憂易起、續編序稱欲聯中外之交、必先知中外之勢、雖常談、實至言也、

自西徂東五卷 美華書館本

德國花之安撰、之安有德國學校論畧、已著錄、是編分仁義禮智信五集、每集一卷、仁集自周濟窮民至仁及禽獸、凡十三章、義集自慎理國財至萬國公法本旨、凡十六章、禮集自吉禮歸真至清潔內外論、凡十五章、智集自學貴精通至格物功用、凡十七章、信集自正教會發明至西法何能行於中國說、凡十二章、章各有題、然在各集中皆以類相從、全書大旨在引證西國事、與中國事相較、謀以西國修齊治平之良法、改除中國之弊端、故於各章多言中國之弊、冀令國人有所警省、然於西國之弊、亦不迴護、而皆結以歸向耶穌道理之說、固多借箸之謀、亦為傳教之書、唯其談理、往往有精微之處、未可廢也、前有序例、稱自光緒五年起稿、甲申年春成書、其初筆受者二人、後再經馮勉齋刪改訂正、又經洪士偉畧為刪潤、而始終秉筆助理者、則馮勉齋之力居多、重印時復經袁悟真校訂、畧加註釋、屢經潤色、故文字頗可觀、昔者耶穌之道自東傳至泰西、今由西傳至極東之

國、故以自西徂東名書云、

救世教益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Timothy Richard 光緒十四年李鴻章督直時、提摩太曾進謁、論及民教不安事、鴻章詢及教會究有何益於世、提摩太恐言之不能盡意、因擇各國國際民生諸大事、以及教之本末異同、撮其大旨、彙輯成篇、題曰救世教益、光緒十七年付梓、書凡七章、歷言其教有益於養、於文、於政、於俗、於德、於道、於今所言未免夸大附會、然在教言教、未可以誕妄責之也、

遵主聖範四卷 北京西什庫天主堂刻本

法國田類思譯。類思，天主教士，同治年任北京主教，初陽瑪諾譯基督範，爲華文，題曰輕世金書，已著錄，嗣後續有譯本，題名各異，或曰神慰奇編，或曰師主篇。此本亦其別譯，書成於同治十三年，一反輕世金書謨誥之體，全用俚俗之詞，是乃時會之使然。明末清初之交，信教者多士夫，所譯書文字多雅潔。咸同以後，信教者多編氓，所譯書僅取其通俗而已。是編前有類思自序，稱此書繙入中國文字者已經數家，

但非文太簡奧，難能人人盡解，即語太繁俗，且多散漫，往往有晦作者之意，余故勉用平文，以成此編，務使意義顯明，與原文該切，非曰盡善盡美，亦庶幾無過不及之病。今觀是編，較之輕世金書，實爲易解，較之師主篇，辭旨亦甚暢達，可謂不愧斯言。

教化議五卷 美華書館本

德國花之安撰。之安有學校論畧，已著錄。是編大旨以國家之興在於人才，人才之盛在於學術，學術之正在家則在於父母，在院則在於師儒，五者互相爲用。是以五卷標目曰養賢能，曰正學術，曰善家訓，曰正學規，曰端師範。所陳之説雖多關於教會，然言多中理。前有光緒元年自序，稱今所教者不過詞章之學，於德行道藝全不講求，無怪康能之士寡，而經濟之才疏，上不以爲教，故下不以爲學，亦頗切中時弊

云。

富國真理二卷光緒己亥廣學會刊本

英國嘉托瑪撰、英國山雅谷上海蔡爾康同譯、是書凡二卷十五章、大旨謂富國之法一當人精一藝不可兼營、二當通功易事以通有無、三當省力而收捷效、四宜有通寶以相交易、五宜示誠信以通賒貸、六宜同心協力互相輔助、七宜講求學問以新製造、八宜設法使物易有、九宜分別生利與分利之人、十宜設法以劑賦稅之平、十一宜均富、十二宜賑濟、據卷首題銜、知托瑪曾任廈門領事官、所論皆切中時弊、雖陳言實寓至理也、

格致新機七卷廣學會本

英國貝根撰、英國慕維廉吳江沈壽康同譯、貝根、英國哲學家、生於嘉靖四十年、卒於天啟六年、以主張實驗法著名於當時、撰有新機等書行世、維廉有大英國志、已著錄、是編即新機譯本、原書成於泰昌元年、譯本初刻於光緒十四年、此為光緒二十三年重刻本、首論天地闡義、次論心中偽像、次論格致諸道、次論偽學形迹、次論格學差謬、次論振興諸學、次論格致新法、凡七卷、舊學派重師承、貝根之說則主實驗、此在當時固非新說、然貝根饒有辯才、富於想像、故能卓然樹立、成一家言、惟譯文膚淺、辭難達意、遂致黜金成鐵、惜哉、

F. Bacon W. Muirhead

人學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李約各撰、美國林樂知東吳范禕同譯、是書刻於光緒甲辰、首論人於萬物間之位置、次分資權能、真實、公義、華美、仁愛、永生、凡七章、蓋為教會中人演述哲理之作、以駁盧騷、達爾文等羣約物競等說者也、前有樂知等序、稱原文詞華茂美、枝葉扶疏、畧從刊落、要其精理奧義具於是矣、則亦為節譯之本、非全帙也、

中國政俗考畧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佑尼干撰、美國林樂知吳江任保羅同譯、案佑尼干應作哲尼干、譯人誤讀作佑、保羅即共樂知同譯俄國政俗通考之吳廷旭也、原書刻於光緒甲辰、閱二年、樂知等摘其要畧、轉為華言、蓋非全帙、譯文分十二章、歷論皇室、家規、賦稅、錢法、銀號、會館、中國對外政策、各國在華關係、治外法權、設立領事之法、太平洋及中國之大勢、蓋為敘述中國政俗之書、以備彼國人士之省覽者也、

醫方彙編四卷首一卷 光緒乙未廣濟醫局刻本

英國偉倫忽塔撰，英國梅滕更、懿谿劉廷楨同譯。首卷爲目錄及中西權量表，次四卷按照英文字母臚列諸證及其治法，另標漢文病症目錄於卷首，下註頁數，以便檢閱。分心經、肝經、脾經、肺經、腎經、膀經、胃經、大小腸、膀胱、三焦、心包絡、甜肉、發熱、骨與骨節、內科雜症、血路、腦與腦筋、服毒、喉部、皮膚、救急、眼科、口部、耳部、鼻部、四肢、婦科、傷科、產科、兒科、外科雜症，凡三十一門。其中藥名多本海得蘭儒門醫學，經絡臟腑名目則以柯爲良全體闡微、德貞全體通考諸書爲主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醫家類

西藥略釋四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瀋陽孔慶高同譯。凡四卷，首總論一篇，不入卷數。卷一子目一，曰瀉藥論。卷二分吐藥論、利小便論、發表論、化痰論、斂藥論、殺蟲論六子目。卷三分補藥論、行血氣論、止痛寧睡論、改病藥論四子目。卷四分平脈平腦論、解毒殺微細生物論、引症外出論、消腫潤皮去毒論、解酸論、蒙藥論、雜述、調養製藥論八子目。初刊於光緒元年，是爲光緒十二年新增重刊本。泰西藥書之轉爲華言者，是編蓋其椎輪也。

體用十章四卷 博濟醫局本

英國哈士烈撰，美國嘉約翰、潘陽孔慶高同譯。約翰等先譯體質窮源一書，祇言人體，未及體之功用，故編東言體用，分為十章，故名體用十章。首論全體功用，次論血脈運行，次論血液，次論呼吸，次論血脈消長之源，次論消化之功用，次論運動，次論知覺與智府，次論眼官司視，次論腦部，合為四卷，刻於光緒十年。舊譯生理學書，應以此本為最詳，書中所用名詞，悉本柯為良之全體闡微云。

全體通考十八卷 光緒丙戌年刻本

英國德貞撰。德貞有脫影奇觀，已著錄。檢卷首光緒甲申諸序，知其人一字子固，曾任同文館醫學教習。是編論骨三卷，論肌及夾膜，論脈管，論回管，論津液管，論腦，論脊髓腦筋，論五官具，論消化具，論胸，論聲音呼吸具，論溺具，論陽生具，論女生子之具，論捆窩疝氣外科之解剖，論會陰與坐直腸部外科之解剖，各一卷，凡十八卷，附圖二卷，凡三百五十六圖。卷首冠以人身全體解剖學誌一篇，不入卷數。舊譯解剖學書，應以是編為最詳。德貞自序，摘中醫之弊，謂中國之醫從無幼習，類皆誦詩讀書，半世無成，去而習醫，讀藥性之賦，記本草之篇，閱針灸之法，操術未深而謀食便切，急於出試，高談佐使君臣，空說望聞問切，視藥料為名利之藪，等民命為孩兒之戲，有終身行醫而不明人之全體者。又謂人泥其法，牢守一成之見，而不知變通，堅執既往之方，而不事思索，至一傳再傳，老成凋謝，而伐毛洗髓之事，刮骨療毒之能，洗胃滌腸之妙，徒存其說，俱失其傳，有數年學醫而

不明人之臟腑者、是泥古更以蔑古、有此二弊、故庸醫多、良醫少、名醫泯、時醫盛、言雖激切、要皆切中此土庸醫之弊云、

衛生要旨一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浙右海琴氏筆述、是編繼西醫內科全書而作、亦刻於光緒八年、首總論、次論壽考康寧、次論內外集益、次論各病之由、次論病賴良醫、次論飲食養生之要、次辨正食物本草、次論調養、次論整飭全家、次論推愛鄉邑、次論為國培元、衛生諸說畧備、刻於廣州、故於嶺南之風土習俗特加針砭、辭多率直、不尚艱深、冀通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醫家類

各國交涉公法論十六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費利摩羅巴德撰、英國傅蘭雅口譯、太倉俞世爵筆述。國際法名著之首先轉爲華言者、有同文館刊諸本、譯文各有短長。是編原名國際法註解、亦名著也。翻譯較後、譯文較詳。原書十二卷、初集四卷論國與領土、二集四卷論平時公法、三集四卷論戰時公法。初刊於咸豐四年、續刊於咸豐七年、復刊於同治九年。譯本刊於光緒二十年、於原書卷帙頗有分合。原書卷九、譯本分爲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共四卷。原書卷十、分爲卷十三卷十四共兩卷。原書卷十一卷十二、改爲卷十五卷十六。原書各章亦按卷釐定次第、別有校勘記、附同名異譯之字於卷末。比較諸本、此本雖詳、然譯名岐出、卷帙割裂、殊無裨於尋覽。翻譯十載、未能付刊、殆亦自嫌譯文之陋歟。

謁林日記一卷 北京政聞報刻本

法國郭休撰、趙詒璹譯。郭休醫師、外長陸徵祥養痾巴黎時與之過從。郭休因出示所撰亞洲詩人哲人誌、詒璹時任駐和秘書、徵祥乃屬之摘譯孔林記一篇、復經林紓刪正、即此本也。案歐羅巴人服膺孔道者不祇一人、叙述孔林者亦不祇一家、郭休此記殊失之冗瑣、林紓爲之撰序、推挹甚至、中有云、衛道者味之而悝心、即叛道者亦將見之而滋愧。言中有物、殆有所指。此本後附法文原文、用資對照、蓋譯本中之別具一體者也。

天文揭要二卷 益智學會本

美國赫士口譯、蓬萊周文源筆述、赫士有光學揭要、已著錄、是編亦登州文會館課本、分上下兩卷、共十八章、按其綱領旨趣、可以類別為三、或假諸器以步諸曜之經緯、或證諸曜之吸力與行向、或論諸曜之形勢體質、末列雜問圖表、取材不祇一家、然本羅密士之星學發軔者則過半焉、故其篇目多與羅密士之書相符、初刻於光緒辛卯、此為戊戌第五次重刻本也、

防海新論十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布國希理哈撰、英國傅蘭雅口譯、金匱華蘅芳筆述、希理哈始末未詳、咸豐十一年迄同治四年美國南北之戰、曾身歷戎行、於水陸攻守之情形、見聞較廣、罷兵之後三年、撰為是編、誌其閱歷、復節錄軍中文報、加以論斷、同治十二年、蘭雅、蘅芳等轉為華言、原書本為十二卷、內有兩卷甚簡、譯時合之、共為十八卷、自一卷至八卷論今之船與礮比昔更精、則防守之法不可狃於故見、九卷至十一卷論阻遏行船之路、令敵船難入內地之法、十二卷至十七卷論水雷之造法用法、末卷論作燈火以照海面河口、以免敵船偷渡之法、前有蘅芳序、稱甫及一月、書已脫稿、蓋自譯書以來、從未有如是之易而且速者、足證翻譯草率、卷一紀美國南北交兵緣起、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應推某人為諸部之長、其人平居議論常有剋待南邦之心、每欲革其風俗、奪其權柄云云、則不僅脫漏林肯之名、且並南北戰爭之緣起亦懵然未解、譯文舛陋可知、然蘅芳序謂凡用兵者必先操可勝

之柄、而後可以議戰、必先居可敗之地、而後可以議守、又必先作可戰可守之備、而後可以議和、不能謂非深明形勢之言也、

海道圖說十五卷附長江圖說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金約翰輯、凡十五卷、卷一卷二卷五英國傅蘭雅譯、卷三卷四卷六至卷十五及附卷、美國金楷理譯、皆王德均筆述、案約翰原書刊刻不祇一次、茲以咸豐十一年本對勘、原書僅十一卷、卷一總論風勢水性、卷二誌廣州附近航路、並及珠江西江、卷三誌香港厦門間航路、卷四誌厦門閩江間航路、卷五誌閩江象山間航路、卷六誌象山揚子江口間航路、卷七誌黄海渤海航路、卷八誌呂宋琉球間航路、卷九誌琉球東南東北諸島、及日本東南諸島間航路、卷十誌日本及千島並堪察加東南岸間航路、卷十一誌日本海、韃靼峽、黑龍江、庫頁島、宗谷峽、鄂霍次克海間諸航路、採輯以前諸航海者測量之成績而成、蓋海道經針路編之類也、譯本前五卷大致與原本合、後十卷乃將原書後六卷强為釐析、故於原文頗有刪削併合、殊失原書面目、書中地位名編以名從主人之例、似應列舉漢名、乃譯人概從原書命名、或取其義、或譯其音、如卷十一標題、誤九州作九修、卷十

四標題、誤津輕作楚家爾、誤北海道作也蘇島、誤千島作枯里爾、標題如此、內容可知、製造局諸譯本舛陋之甚、從無逾於是本者、繼譯文不誤、而圖說已舊、緣今昔沙礁有消長、港灣有通塞、不能執是編以定海航之針位也、

地學指略三卷 益智書會本

英國文教治口譯、潞城李慶軒筆述、凡三卷、首論地學大旨、次論地面改變形勢之諸原、次論地殼內各類之石、次論火成石、次論十二段之層累石、舊譯地質學書、此本條理較善、譯筆亦簡潔可觀、惜書面殘闕、未能考其成書之時、第檢書內名詞譯時似在地學淺釋刊行之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俄國歷皇紀略二卷附錄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譯、東吳范禕述、樂知前譯俄國政俗通考、於俄之歷朝史事、未暇詳述、光緒癸卯又譯是編、以補前書之所未備、上卷自魯立克迄彼得、凡君主二十二人、下卷自加他鄰迄尼古拉第二、凡君主十二人、各載其在位年數、而略述其興廢大旨、附錄一卷則略載俄國制度、全書內容、多同俄史輯譯、惟失之太簡、蒙古統治俄國時代為俄國一大史事、亦遺而不書、未免過於草略、

普法戰紀十四卷 同治癸酉中華印務總局排印本

張宗良口譯、王韜輯撰、宗良字芝軒、南海人、韜譯有西國天學源流、已著錄、同治九年普法搆兵、兩國相持七閱月、法敗議和、十年春和議成、宗良時為香港日報主筆、以此戰歐洲全局所關、不可不誌、遂共韜編錄、就電報之捷而略者以為之綱、郵報之緩而詳者以為之目、自啟釁以迄盟成、按其次第譯成是編、凡十四卷、大抵取資於日報者十之三、宗良口譯者十之四五、采自他書者十之二三、而為之排比剪裁者、僅韜一人、故能首尾貫串、迥異其他譯本、惟輯譯之文、概本英文郵電、人地音譯未盡名從主人、小有瑕疵、然在舊譯本中固不失為佳作也、

泰西十八周史攬要十八卷 廣學會本

英國雅各偉德撰、英國李理斐譯、臨桂李鼎星述。是編成於光緒辛丑，叙歐洲一千八百年事，起漢元始元年，終清嘉慶五年，以百年為一周，周為一卷，凡十八卷。用提綱挈領之筆，叙歐洲治亂興廢之由，故名攬要。卷末附中西名目表，頗便檢對。當時教會譯書，例多類此。惟文筆命辭，與艾約瑟歐洲史略同。卷首凡例稱匆匆譯此，僅歷數月而全書即以告成，只求事理明通，文辭工拙在所不計，則譯文淺陋，譯者已自言之矣。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本

泰西德禮賢撰。德禮賢，耶穌會士，國籍未詳。叙述天主教流傳中國始末之書，舊有聖教信證、道學家傳、正教奉褒、聖教史略、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等編，非失之簡略，即失之舛誤。是本最晚出，叙述亦簡。然於徵引之文，悉皆著明出處，伯希和、模勒諸氏之考證，亦多採錄，是為前此諸編所不及。顧中文著述，採摭所及，僅有陳垣撰述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未免過於疏漏。故於史籍著錄之名稱音譯，多不免訛誤。憲宗母唆魯禾帖尼，名見元史憲宗本紀，而訛曰少加克答尼，合答名亦見憲宗本紀，而訛曰喀笪。鎮海卷一百二十有傳，而訛曰商台。拔都阿魯渾名見宗室世系表，而訛曰巴多阿爾根。哈剌和林名見地理志，而訛曰喀剌固倫。汪古部見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而訛曰盎葛吐。火羅見唐書西域傳，而訛曰土加來斯登。餘若排印錯誤無頁無之，然如上都應作大都，通微教師應作通玄教師，魯德照應作曾德昭之類，未能該為校勘之疏。此外所引中西交通史

料匯篇之說，多隔靴騷癢之談，無足辨也。

歐洲八大帝王傳一卷 廣學會本

美國李提摩太撰。是編採輯歐洲八大帝王事蹟，各為之傳。一希臘亞力山大傳，二羅馬該撒傳，三日耳曼沙壟曼傳，四英吉利亞勒腓傳，五瑞典偉良傳，六西班牙沙力第五傳，七荷蘭偉良傳，八法國拿破崙傳。案亞勒腓偉良等，或為草創之主，或為小國之君，概以大帝王目之，似乎名不副實。執此例以求，則歐洲君主可傳者何祇數十百人，其能名實相符，如俄之彼得，法之路易十四，反遺而不錄，取捨之理尤不可解。

英皇肥挖喇阿聖德記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華立熙輯，四明張文彬述，英國女皇肥挖喇阿，譯名亦作維多利亞，以嘉慶二十四年生，光緒二十七年歿，在位六十四年，為世界女主御極之最久者，是編採輯其一代事蹟，而為之記，八十年來英國政治興廢之蹟，亦附見焉，雖多諛詞，然可藉見其臣民愛戴之誠也。

華盛頓傳八卷 光緒丁酉新學會校印本

美國華盛頓耳汾撰，遵義黎汝謙、番禺蔡國昭同譯。耳汾，美國著名文學家，生於乾隆四十八年，卒於咸豐九年，是編記佐治華盛頓一生事蹟，始雍正十年之生，迄嘉慶十年之卒，蓋北美合衆國之開國，要本於華盛頓艱難締造之功，本書論其為人仁厚慈祥，聰明沈毅，臨機決策，變化無方，修己立身，恆久不懈，治家治國，皆如一轍，合衆國得守自主之權，皆其至仁至勇所陶鑄云云，蓋實錄而非虛譽也。光緒壬午夏，汝謙任神戶理事官，得此本，命國昭譯，凡三年而畢，汝謙又為疏通潤色，條理而整齊之，凡五次校正而後成書，故文筆雅馴，非詰屈難讀之譯本可比。諸刻本中亦有題是書曰華盛頓泰西史略者，殆因卷首凡例稱是書雖記華盛頓一生事，而美利堅全國開創事實無不備具，則謂之美國開國史略亦可，坊賈遂改題此名歟，檢時務報所刻一卷本，原題華盛頓傳，茲從舊題著於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筆算數學三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輯、蓬萊鄒立文述。是書成於光緒壬辰，條理甚善，算題最多，語淺理深，頗便初學。清光宣時各處學堂多以之為筆算啟蒙之本。前有考文自序，稱數學為算法之初步，人當童年即宜學習，若必待其能通文理而後學之，恐已晚矣。况以文理著書，雖更珍重，然往往因文法太省，滋生疑竇，令人錯會其意。又何如官話更能言得真切分明。故全書純用官話寫成，理法淺明易解。答數中微有訛誤，蓋為校勘之偶疏，不足為全書病也。

蟲學論略一卷　格致彙編本

泰西華約翰撰。約翰國籍未詳，僅知其傳教蕪湖。是編略論昆蟲，分膜膀、鱗膀、蛉蠅、吸蚤、粉膀、毛膀、蠍蠅、筋膀、錐嘴、綬膀、蜉蝣、蜻蜓、寓蟲、網膀、箝尾、跳尾，凡十六類。每類舉一例至數例，各誌其結構之形、變化之狀。說雖簡略，要為昆蟲學首先輸入此土之本，錄而存之，識其椎輪之始也。

廣學類編十二卷 廣學會本

英國唐蘭孟編輯、英國李提摩太、吳江任廷旭同譯、

是編分史事、地理、文學、格致、算學、商務、醫藥、權度、婚禮、家務、營造、游獵十二類、每類各分子目、多則數十條、少亦有十餘條、然不盡以類相從、如卷三文學類兼及犯罪貧窮、卷六商務類並載路船郵電、原本殆爲年鑑日記一類之作、雜採人生常識、以備檢閱者也。

五洲教案紀略五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提摩太撰。是編記五洲宗教情形、標題既舉五洲、因析爲五卷、首非洲、次歐洲、次美洲、次澳洲、次亞洲、附議息中國教案新章一篇、以論歐洲一卷爲較長、論澳洲一卷通卷不過百言、光緒辛丑李鴻章屬提摩太查五洲教案章程、提摩太以擬立章程之先、必須先明泰西辦理教案之法、因撰是編以應、通編大旨無非以息教案須許信教自由、語雖中理、然所附議息教案新章三條、一條稱中國當請教士協辦學校、一條稱京師宜立教務部、各省分設教務局、請耶穌天主兩教教士各二人協辦、議論未免偏私云。

西北邊荒佈道記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克布勒弗蘭齊(存)同撰、英國季理斐譯北平谷雲階筆述克布勒等基督教內地會女傳教士也、傳教山西霍州有年民國癸亥偕同伴二人立志西行、傳教甘新、以是年六月自霍州發足在道凡三年四閱月至丙寅十月還抵倫敦、記所見聞及傳教事略而成是編、原書凡四卷、卷一自霍州之甘州、卷二自甘州之敦煌、卷三自敦煌之塔城、卷四自俄國邊境還倫敦、所記地理民俗、頗有為他人行紀所未詳、亦足以資考訂、惟譯文頗簡略、僅譯前三卷、原文凡四十三章、節譯為十一章、頗多刪節原文第十章標題作西藏刺麻廟、所謂西藏、蓋指青海、譯文第三章改作從甘州到西藏佈道、本國輿地尚且未明、刪節之故、或在茲也、

李文司敦播道斐洲遊記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霍偉撰、吳江吳保羅譯、李文司敦、倫敦傳道會士、以嘉慶十八年生於英國、道光二十年至斐洲、歷探中斐南斐諸地、前後凡二十三年、同治十二年、以疾歿於道、撰有中斐探路記行世、同治十年有誤傳其死訊者、美國新聞記者史丹理親往尋訪、因撰有尋見李文司敦記、霍偉是編即採輯二書之文而成、凡九章、第一之第六章、述李文司敦三遊斐洲事、第七之第八章述史丹理尋訪事、第九章述李文司敦在中斐病故事、二人所歷諸地、皆為自古輿記所不載、錄而存之、可以考見斐洲開闢之經過云、

李提摩太傳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蘇特爾（存）撰、英國梅益盛山東周雲路同譯、案李提摩太以同治九年至中國、民國五年歸老英國、中間曾三度還國、作短期之休養、計居中國四十餘年、若散賑山東山西、創設山西大學堂、主持廣學會等事、皆其事蹟之最顯者也、撰譯不下百種、影響戊戌維新運動實深、蘇特爾曾長山西大學堂西齋、頗熟悉其生平、特為之傳、原書刊於民國十三年、前有朱爾典序、始于言迄歸老、凡二十九章、附有年表、譯本刪削併合、僅餘十八章、非全帙也、

馬禮遜傳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輯、山東周雲路筆述、馬禮遜倫敦傳道會教士、為福音教來華傳教之第一人、猶耶穌會之有利瑪竇也、以乾隆四十七年生於英國、嘉慶十二年至廣東、時禁傳教、馬禮遜乃明為東印度公司繙譯、暗佈彼教經文、嘉慶二十一年曾隨英國專使入京師、道光十四年病歿於廣州、撰有外國史略、已著錄、別有漢英字典等書行世、梅益盛輯其生平事蹟而為之傳、文雖淺俚、然為考證福音教入華之源流者所不廢焉、

楊格非傳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山東周雲路同譯，闕撰人名。倫敦傳道會教士羅伯遜有楊格非傳，譯文多本是書。格非英國人，亦倫敦傳教會士，以道光十一年生，咸豐五年入中國，宣統三年還國，次年歿。傳教中國凡五十六年。漢口之有傳道會，自格非始，故居漢口年最久。是編凡十二章，歷述其一生事蹟，首入中國時髮匪之亂正熾，格非曾謁偽天王於南京，事具本書第四章。然未及羅伯遜書敘錄之詳，蓋亦節譯之本也。

戴公行述　一冊　不分卷　中國基督聖教書會刊本

舊題鮑康寧撰，自禱告有能迄設內地會，凡十九章。通編末著錄此戴公名，案中國內地傳道會首創於英國教士戴德生。此書全用自傳體述來華傳教事，止於內地會之設立，則原撰人為德生，非康寧也。康寧亦內地會傳教士，疑亦英國人。考戈爾迭中國書目著錄有戴公行述一部，下註云戴德生傳德生自述，鮑康寧轉為官話，與本書內容符合，足證原撰人為德生，譯人為康寧。行述應是行傳或自述之誤。德生以道光十二年生於英國，咸豐三年入中國，光緒三十一年歿於長沙。

華盛頓傳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勵德厚譯。鄞縣徐翰臣筆述。德厚傳教師。是書未著撰人名。疑出德厚自輯。叙華盛頓一生事蹟。始幼年。迄歸田。凡十九章。譯文固不及黎汝謙等譯本之雅馴。而簡潔則過之。惟前十二章失之太略。後七章失之冗瑣。編次殊欠翦裁。書末以西方美人與東魯聖人並稱。未免擬於不倫也。

泰西名人事略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李理斐輯。王臻善譯。李理斐譯有泰西十八周史攬要。已著錄。臻善里貫未詳。是編採輯泰西人物卓絕者各為之傳。自福開森以下凡二十五人。上自學士。下至婢女。不必皆為名人。凡行誼功業學問藝能有一可取者悉採錄。蓋教會中人勸揚之書也。

路德改教紀略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美國林樂知譯。是編闕撰人名。據卷首總引大綱，知原書初刊於印度，樂知以可為中國取法，特轉為華言。全書述日耳曼首創改正教者馬丁路德之事蹟，分二十三章，歷述路德改教之始末，用白話體，蓋求其通俗也。案路德以成化十九年生，嘉靖二十五年歿。

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 一冊不分卷國立編譯館本

德國布勒慈奈岱撰，石聲漢譯。是書原分三編：第一編介紹中國植物學典籍，第二編考證中國植物源流，第三編就中國植物中略舉數例而說明之。譯文僅及原文一、二兩編。考布氏所撰考證中國植物之書不祇一種，此本最先出，刻於同治九年。嗣後續有新著，以中國植物一書為最完備，是書僅其節略而已。近年來勞費於中國本草考證最為精審，然不見有譯本，而於此膚泛之作反先轉為漢文，殆因創始者難工，特譯此本而不沒其篳路藍縷之功歟。

工業與國政相關論二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司旦離遮風司撰、美國衛理烏程王汝駢同譯、遮風司一作哲分斯有富國養民策已著錄、英國法拉撰國政貿易相關書、自序稱同時並託直文思撰國政與各工相關書、直文思之書先成、無幾時人亦逝世云云直文思亦是同名異譯、其人歿於光緒八年、是編前有光緒八年自序、則為其最後之著述矣、譯本成於光緒二十六年、分上下兩卷、上卷首論工業國法之理、次論國家直干預工業、次論製造廠律法及他項同類之律法、卷下首論國家繞道干預工業及工藝會律法、次論工業結黨律法、次論合力法及工業合夥、次論公斷與調停、全書皆言工法、當時譯名未定、譯人各創譯名、不無繁瑣累墜扞格支離之病、汝駢在自序中已自言之矣、

五洲史略一冊 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賴白奇撰、英國李提摩太續補、山陰丁雄口譯、長洲裴熙琳筆述、是編分四十六章、首尾不過二萬餘言、以述世界上下七千年治亂興廢之蹟、簡略可知、前有英文標題、稱是編為印度學校課本、記事止於光緒癸卯、然審其內容實止於拿破崙第三之敗亡、殆譯文有所刪竄、舊譯泰西史之簡略者、蓋無逾是本者也、

英民史記三卷 美華書館本

英國葛耳雲撰、英國馬林譯、金陵李玉書筆述、葛耳雲、英國名史家、以道光十七年生、光緒九年歿、撰有英國民族小史、即是本也、譯文三巨冊、冊為一卷、刻於光緒丁未、上卷起古代、迄亨利七世、中卷起亨利八世、迄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之革命、下卷起克林威爾、迄拿破崙一世之退位、各卷不分章節、每篇首或題英民史記、或題英國自由興盛記、僅於各頁眉端略誌數語、此外別無子目、與威廉振興荷蘭記略譯例略同、惟此本譯文稍雅耳、是書本名著、既無別出之本、故亦錄而存之、

全體須知一卷 格致書室本

英國傅蘭雅撰、是編亦為舊譯生理學之較古本、原刻於格致須知三集中、舊刻多已散佚、此本為瑞思義校印本、凡六章、首略論全身骨骼、次略論全體諸肌、次略論消化諸部、次略論全身血脈、次略論腦髓腦筋、次略論感覺諸具、其說膚淺、與全體圖說同、然於腦為全身之主一說未明之時、尚為創聞、故亦錄而存之、

三光淺說三卷 廣學會本

英國革笨（A. Giberne）撰、英國華立熙（G. Walshe）、新安孫治昌同譯。凡三卷。卷一用淺近譬喻，述太陽系統，謂太陽爲家主，行星爲一家之緊要份子，月爲地球最親暱之友，彗星爲賓客，隕石爲僮僕，諸星爲衆隣。卷二續論日月行星彗星隕石。卷三續論諸恆星、星團、天河、運行、光色。說雖淺而義自深，惟各章子目下附以彼教經文，是爲蛇足耳。

萬物一覽五卷 廣學會本

英國巴克萊（A. Buckley）撰、英國節麗春（D. Jone）譯。是書凡五卷。首森林及田間生物，次池沼及河中生物，次田園植物，次空際飛鳥，次昆蟲。每卷各分子目若干，所言不外動植飛潛，蓋西國課蒙之本，述習見之動物植物，以備兒童之觀察者也。原書標題作有目與無目，意謂世間萬物惟觀察始能認識，否則與無目等。顧各地習見之生物不盡相同，此類書祇能仿作，不能直譯。本書譯文且於東西共有之動植名稱未能完全比附，尤無足取焉。

動物淺說二卷 廣學會本

泰西衛廉思譯。衛廉思國籍未詳。是編原爲自然讀本，專述海岸通常動物，以備兒童參考，與舊編語錄專事搜採典籍，徵引舊文，以供文人撏撦之用者，未可同日語也。卷一凡四十一條，敍述蠏蜂蜘蛛海螺諸物；卷二凡五十條，敍述蟻蚓蠅蟲及海產諸物。言淺而理深，初學之善本也。

科學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前有英文序，自稱選輯科學諸重要發明，足使華人感有興趣者，譯之，刪其冗文奧義，並年代人名，僅具概略。所採諸書，要以英國吉畢森之通俗著述爲多云，則其所輯不祗一家之說。全書凡十七章，首地球，次古代生物，次人之由來，次生理學，次微菌，次醫術，次化學，次電學，次光學，次天文，於近代科學之重要發明，粗具梗概。然多不著錄發明者之人名年代，使讀者無從溯其源流，是其失也。

宇宙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亦為選譯本、體例與科學趣談同、粗述天文地理化學物理、全書凡十八章、首太空世界、與夫日月星辰、時間潮汐、次地殼地面火山冰山、次諸原質、次動力、亦粗具厓略、無甚精義、

森林趣談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瑞思義(Hopkyn Rees)上虞許家惺同譯、是編亦為選譯本、所論較專、殆以科學趣談宇宙趣談二編為大綱、後輯諸編為細目歟、全書凡十四章、首論宇宙萬物、次森林之美感、次森林之四時、次森林與水源、次森林中之生物、次火與斧斤、次城市之林業、次森林與地球、次森林與人類、次森林之分界、次森林與沙漠、較之前二編頗具條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世界教化進行論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丁尼撰，英國莫安仁、上元戴師鐸同譯。是書前有宣統庚戌安仁自序，稱世界進行綱領，無過於教；進行條目，不外於國民、家族、學界、文學、道德、公心。丁尼是書以教為經，以六者為緯，篇次殿教於後，使人知會歸所在也。全書七章，自首訖末，引各國往事、今情參觀互證，循已然之轍跡，求未至之程途云云。覆按全書內容與序語合。然檢卷首英文標題作世界進化中宗教價值之比較研究，謂本丁尼原撰社會進化之達庆一書。原書與譯本之標題不同，安仁應有改竄，非原帙矣。

觀物博異八卷 廣學會本

法國晉謝撰，英國季理斐譯，臨桂李鼎星述。檢卷首附載原書標題目錄，是書原名宇宙，亦名無限大與無限小。緣所論者，小自目力所不能見之微生物，大至高遠無極之穹蒼，故以為名。原書分四大部：曰動物界，分目力不能見之物、海中營造物、昆蟲損害林木物、保護農業物、鳥之營造、動物之遷徙，凡七卷；曰植物界，分植物解剖、植物生理、種植與萌芽、植物界之極端、植物之遷徙，凡五卷；曰地質，分地球之構成、化石、山岳、火山與地震、冰雪、洞窟、曠野、空氣與原子，凡八卷；曰星宿界，分星宿、太陽系，凡二卷，共二十二卷。譯文多所併合，併動物界為四卷，植物界為二卷，地質星宿各為一卷，共為八卷。綜觀全書，雖不免有詞不達意之病，然譯文簡潔，附圖詳明，在舊譯自然科學參考書中，尚不失為善本也。

是非學體要三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赫先志合譯。考文有筆算數學，赫先志即赫士，有光學揭要，並已著錄。此編凡三卷。卷一論是非原理，卷二論遵理之善，卷三論遵命之善。前一卷言是非之體，後二卷明是非之用，蓋基督教之倫理學也。考文主持登州文會館館務時，譯首二卷，未成，先志承其後補譯成書。光緒丙午，先以前二卷印行，後又將第三卷囑膠人韓鳳岡斟酌去取，與前二卷合併付梓，即是本也。

生命世界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英國華麗士撰，英國莫安仁口譯，上虞許家惺筆述。華麗士為英國著名博物學者，動物地理學之成立與有力焉。以道光二年生，民國二年歿。是編譯文分二十章，首解釋生命及其由來，次論生物種類之繁雜及分播於世界之現狀，次論遺傳與變遷及其增長，次論地面變遷為天演發達之原因，次論人類與動植物調節之功用，次論細胞原質及水於生命之關係，末總結其大旨，以為萬物決非成於偶然，必寓創造組織之意於其中，故常反駁達爾文之進化說，並於斯賓塞之不可思議說別闢新義。譯文雖似流暢，然於各章之說尚有未能一貫之處，殆於原文或有刪節也。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學術）

思理學撮要 一冊不分卷湖北廣文學校刊本

英國卜道成編譯壽光周雲路筆述是編首引論次論名次論表句及直接推論次論推論式及間接推論次論歸納推測法次論科學法次論謬誤凡七章章分為段段分為節各附原文於下後有中西名目表以資對照體例甚善前有宣統庚戌道成自序稱是編多本西士伊文斯梅崙之遺作參以穆勒巴隱魏勒吞之論而以上諸士又皆以古時亞勒斯達透為宗焉則其所採者不祇一家而能集諸家之長譯文亦簡潔可觀既不類傳汎際名理探之奧衍亦不類艾約瑟辨學啟蒙之鄙陋可謂得乎其中矣

印度史攬要 三卷廣學會本

英國亨德偉良撰吳江任廷旭譯前有光緒庚子李提摩太序稱亨德以道光二十年生咸豐十一年入印度素習梵文祇印度後益復留心考究印度之古今沿革政教風俗英國政府以脩輯印度各省志書之事委之亨德既輯印度各省志書更脩印度通志復就各書刪繁就簡輯其精華撰成是編全書凡三卷上卷始亞利安人之興止於西徐安人之侵入中卷始回教人之征服印度止於歐洲人之初入印度下卷歷述英國人得印度之始末止於光緒十八年原書之成應在光緒壬辰庚子之間全書詳今而略古於回教東漸前之史事頗多疏漏殊不足稱攬要之名譯人於印度史地似毫無所知考之載籍與夫釋藏經論舊有譯名甚多翻譯時應徵引而比附之俾資對照乃是編譯文疏舛不知引用誤禪那作堅恩教阿輸迦作亞沙加鶖悉那瞿折羅等國名已見大唐西域記著錄而訛作高士尼古耶拉注輦宋史有傳而訛作鞠拉底里明史有譯名而別作特里月

支早見於史記漢書之部族也、乃訛作西徐安人、謂爲韃靼人之古名、不僅失於考證、而且昧於音讀、譯文太簡、似於原書或有刪節云、

穆罕默德傳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Isaac Mason)輯譯、穆罕默德(Mohammed)以陳太建二年生、唐貞觀六年歿、其人於晚年創設回教、建立大食帝國、其興也勃、爲歷史中之一異績、唐書大食傳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主、即指其人、是編分十七章、始幼年之遭遇、迄病歿之情形、敘述簡明、足補唐書大食傳之闕、第十一章之朱乎得(Ahmad)教、元史舊譯作木忽、即猶太教也、唐書大食傳載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考摩訶末後之二世哈里發爲烏馬兒(Omar)、已早死、二世疑爲三世之誤、三世哈里發名斡思蠻(Osman)、以貞觀十七年即位、永徽元年歿、惟回教紀元始於武德五年、回曆三十四年約當永徽六年、與斡思蠻在位之年不合、殆爲有國二十四年之誤、回曆二十四年約當貞觀十九年、適當斡思蠻即位後之第二年也、

斐洲遊記四卷 上海中西書室本

英國施登萊 Stanley 撰，虛白齋主口譯，鄒翰飛筆述。施登萊以道光二十年生於英國，幼至美洲，爲新聞記者。同治十年紐約報館遣之至斐洲尋求李文司敦踪跡。同治十三年、光緒五年、十三年復三往斐洲尋求新地。光緒三十年卒。撰有尋見李文司登〔敦〕記、孔哥五年記、斐洲榛莽記行等書行世。斐洲中部之得顯於世，厥功甚偉。是本節譯尋見李文司敦記之文，惟杜撰人物事實，改施登萊爲參領事，假定遊記出筆人手筆。原書面目全失，且有譯本以來竄亂原書之甚，莫有過於是本者也。

形學備旨十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狄考文 C. Mateer 選譯，蓬萊鄒立文筆述。凡十卷。卷一論直線及三角形，卷二論比例，卷三論圜及角之度，卷四論多邊形之較與度，卷五論求作，卷六論有法多邊形及圜面，卷七論平面及體角，卷八論稜體，卷九論圜體三種，卷十論弧角形。蓋幾何學也。至不以幾何名者，則以幾何之名所概過廣，此書乃論各形之理，歸諸形於一類，故名形學。雖較簡於歐几里得之幾何原本，然於幾何原本之有用者無一不載。且將歐几里得所未究及之新理悉爲補入，算法愈闡愈精，愈晚愈密，後出爲勝，理固然也。

化學初階四卷 博濟醫局本

美國嘉約翰口譯、番禺何瞭然筆述、是書四冊、冊為一卷、卷一論非金類、卷二論金類、卷三四論化合之法、全書體例不純、前二卷分章各有子目、後二卷不分章而分節、以表為綱而無子目、約翰口譯之書類多如此、書中命名頗多新創、然較畢利幹所創諸名為易識、初刻於同治九年、早於化學指南三年、殆為化學之初譯本、創始者固難工也、

重學十七卷首一卷 美華書館活字本

英國胡威立撰、英國艾約瑟口譯、海寧李善蘭筆述、重學一名力學、一名機械學、明天啟間日耳曼人鄧玉函口授奇器圖說於王徵、為泰西力學首先輸入此土之始、後無繼者、咸豐己未約瑟以胡威立所撰重學授善蘭、轉為華言、首總論一卷、次靜重學七卷、次動重學十卷、凡十八卷、約瑟口授諸本多鄙陋不文、獨此書辭意雅潔、是知譯書必須通人、同治丙寅金陵局刻本多流質重學三卷、此本為同治丁卯覆刻松江錢刻本、英文序表並存、可以考見此書刊刻始末、

重學淺說 一卷 西學輯存本

英國偉烈亞力(A.Wylie)口譯、長洲王韜筆述、是編首述重學原始、次重學總論、惟重學總論全篇與艾約瑟(Joseph Edkins)李善蘭譯重學卷首之文首尾相同、不易一字、韜於重學原始篇中謂重學莫精於英人胡威立(Whewell)、則其所據之原本必為同本無疑、韜亦名士、似不致剽襲善蘭之文、且韜於西學輯存自序中曾云光緒己丑之春、還自山左、同人勸余將生平著述授諸手民、此西學輯存六種、每種均不逾一卷、可速竣工、遂摭拾刊之、則顯為韜本人手筆、殆三十年前韜與偉烈合譯重學未竣、約瑟善蘭因而續成之歟、

諸教參考 一冊 不分卷廣學會本

泰西克拉格(B.H.Kellogg)撰、美國赫士(W.M.Hayes)譯、克拉格國籍未詳、赫士有光學揭要、已著錄、全書共八章、取論神、論罪、論得救、論來世、論道德、五大端、以基督教理攷諸教之說、亦基督教徒揚詡本教之書、前有赫士漢文自序、有竭力釐正語、英文自序、稱可蘭經文曾經譯者取薩(Sale)爾譯本校正、印度神道名稱多據艾特爾(Eitel)梵漢詞典採錄、儒道兩教乃延儒學通人詮訂、則於原書頗有改竄、又有于漢清序、知筆述者為漢清、而此本初刻於光緒戊申云、

三教問答 一冊不分卷中國基督聖教書會本

泰西杜步西H.C.DuBose撰、杜步西、傳教師、國籍未詳、是編首論佛教、次論道教、次論儒教、次論祭祖先、次論耶穌教大略、全書用問答體、力闢諸教之非、儒教原非宗教、則以日蝕月蝕山神雷祖文昌門神龍王城隍等信仰强列入儒教中、而自以天主創世耶穌復活贖罪受洗諸說為是、强詞奪理、無足辨也、

回教考略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加拿大人格然特G.N.Grant撰、英國季理斐MacGillivray譯、全書凡八章、一章敘回教原委、二章論回教得失、三章敘儒教原委、四章論儒教得失、五章敘印度教原委、六章論印度教得失、七章敘佛教原委、八章論佛教得失、是書原名比較宗教、季理斐曾摘其首二章另本刊行、題曰回教考略、此則全書也、其大旨無非揚本教而抑異教、儒教非宗教、而亦擬為宗教、儒理尚且未明、所持以攻儒家之說、多支離荒誕之言、不足辨也、

回教考略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李理斐(Macgillivray)輯譯、凡二章、首敘回教源委、次論回教得失、檢書首英文標題、原作回教與基督教之比較、乃從格然(G.M.Grant)特撰比較宗教一書之首二章輯出、蓋爲基督教中人評論回教得失之編、末云、如回教中人能細閱新舊二約、是固吾所厚望、實亦回教中人之大幸、則原書之宗旨可知也、

回教雜記 一冊不分卷廣學會本

英國梅益盛(Isaac Mason)輯譯、前有梅益盛自序、稱廣學會出有倫理宗教百科全書、中有若干篇論回教事、惟該書卷帙浩繁、今揀出書中論回教事者、另訂成一小冊作初步之津逮、全篇凡二十七條、按英文字母次序排比、於回教特有名稱一一爲之詮釋、近類劉智之天方典禮擇要解、惟智書援儒書以文其說、而是編則用基督教理以攻其失耳、

家範溯源 一冊 不分卷 廣學會本

美國戈爾騰撰(S.D.Gordon)、吳江任保羅譯、凡七章、分友愛居家父母嬰孩遺傳教育等目、原名理想家庭談話、蓋為訓迪童蒙而作、通篇皆歸功於上帝、譯本改題曰家範溯源、或本斯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天道溯源 三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丁韙良撰(W.Martin)、凡三卷、上卷言上帝惟一、上觀天象、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皆足以證、中卷言上帝垂教、以預言神跡教化等事為證、附錄徐光啟奏疏及景教碑文、下卷歷舉新舊約諸大端、儒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韙良因撰是編、以明天有顯道、與沙守信(de Chavagnac)之真道自證、內容大體相類、多援儒家言、故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前有咸豐四年四明范蓉埭序、知是編成於是年秋、又有咸豐八年婺州唐傳中序、對此書推重甚至、然皆未言筆受者為何人也、

譬式警語二卷 舊鈔本

意大利人高一志(Vagnoni)撰。一志有宗徒列傳，已著錄。是編輯西國名籍玄語史冊詩律經典中之譬喻而成。蓋修辭學之一端也。前有譬學自引，綜論譬喻。上卷題譬式警語卷之上，然無下卷。卷末題耶穌會中同學黎寧石(Ribeiro)、費奇規(Ferreira)、費樂德(Figueredo)訂，值會陽瑪諾(Diaz)准，與其他耶穌會士著述卷末題例正同，是編似為全帙，而傳寫者漏鈔原題卷之下一行也。卷末有三次看詳方允付梓並鐫訂閱姓氏等語，應有刻本，惟此本前後無序跋，未著刊刻年月。考一志以天啟四年入晉，崇禎十三年歿於絳州，與訂閱人黎寧石歿年同。瑪諾以天啟三年任中國教區區長並視察員，亘十八年，則是編成書付印之時，應在天啟四年以後，崇禎十三年以前。卷首題段袞參閱，袞字九章，絳州人，筆受者或即其人。此本第一頁背七行玄字闕末筆，第十七頁背五行弘字不諱，殆為康熙時寫本也。

化學鑑原六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韋而司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六卷。卷一總論，卷二之卷三論非金類質，卷四之卷六論金類質。譯筆頗簡潔，所譯原質名，中國昔有者仍之，古無今有則譯西音，以一字概之，昔人所譯而合宜者亦仍之。為例甚善，較之畢利幹(Billequin)所創新字為易解，故後譯化學書多從之。此本前無序目，傅蘭雅譯書事略載是書初刻於同治十年，則晚於嘉約翰化學初階一年，早於畢利幹化學指南二年，並為化學書創譯之本矣。

化學鑑原補編六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闕撰人名、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六卷、一之四卷論非金類、五之六卷論金類、附卷論體積分劑、與化學鑑原似非出於一手、疑蘭雅等先得韋而司本譯之後、得此本較詳、乃節譯其中較詳之說以補鑑原之闕、故以化學鑑原補編為名、其實為二書也、譯書事略未載其成書年月、惟著錄撰人為英國蒲陸山、則與化學鑑原續編同出一手矣、

化學鑑原續編二十四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蒲陸山撰、英國傅蘭雅口譯、無錫徐壽筆述、是編與化學鑑原補編、應出一手、前編專論無機化學、茲編專論生物化學、前編臚列原質六十有四、雜質以類相從、故能有條不紊、茲編之原質有四、而雜質更繁、西人取名之義、或以地、或以人、或形性、或色味、聚衆音而成文、聚衆名而成章、載譯從簡、挂漏必多、故是編不循前編之例、並從音譯、中國有可比附者註之、無可比附者闕之、惟西名繁冗、且未附錄原名使讀者無從勘對、是其失也、

化學考質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德國富里西尼烏司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壽筆述、凡八卷、化學之旨、專論各質化合化分之理法、由是而考質與求數相因為用、是編為考質之理法、分為四大類、一化分之工夫並器具、二化分之藥料並用法、三化分之質遇藥料之變化、四化分之各事、原本為德文、此本乃從英文本轉譯、原書二編、前編考質、後編求數、是本蓋前編之譯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譜錄類

化學分原八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蒲陸山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無錫徐建寅筆述、凡八卷、卷一總論並論製造玻璃各器、卷二論試驗已知未知之物、卷三論簡質、卷四論繁質、卷五論消化於淡水酸水之質、卷六論考數、卷七論製合材料、卷八附表、全書內容多同化學考質惟略及求數而表解較詳耳、疑與化學鑑原補編同出一手、本前譯未竣、建寅等續譯之、而別標書題也、

全體闡微三卷 惜蔭書屋刻本

美國柯為良譯凡三卷醫學中之解剖學也前有光緒庚辰林鼎父柯為良二序鼎父序稱為良來閩施醫十有餘載嘗口譯全體闡微囑余筆之於書余以醫務倥偬日無暇晷蓋有志而未逮焉越二年書告竣半出柯君手似是編首先筆受者為鼎父為良序稱咸豐初年英國合信氏曾著全體新論一書撮西醫之大要開中土之新聞頗為中華士君子許可余與華友講論醫學因薈萃近年英美所出各書翻譯成函為卷六為圖二百六十顏曰全體闡微今檢是本僅三卷附圖二百六十有五與序語不合殆原刻本分六卷此本為光緒乙巳刻本併合為三卷歟西醫解剖生理書輸入中土者以合信全體新論為最先繼其後者即是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醫家類

西醫產科心法二卷 杭州廣濟醫局本

英國梅滕更蔥谿劉廷楨同譯是編凡二卷卷一論受孕產生諸事共二十三則卷二論難產及產後諸症共二十四則每則下著西名體例一遵醫方彙編前有光緒丁酉廷楨序稱將西醫產科名家所著原本繪圖立說選譯成篇無論子宮骨格內外部位以及經期胎孕產前產後無不條分縷析卷末又附中西產科合辯一卷互相印證以補中醫之未逮今檢是編有書無圖亦無附卷殆圖與附卷別刊一冊佚而未見歟

俟醫淺說一卷 廣學會本

英國虎伯撰、英國石美玉譯、是編論醫未至前病家所宜知之急救諸事、凡病房、藥櫃、看護、小兒病症、大腸病症、傷科病症、中毒、傳染症、產科、及其他雜症十四篇、末附中西病症譯名、所言淺近易解、殆取其通俗也、

⿰禾堇學一冊 不分卷廣學書局本

泰西莫家珍撰、家珍國籍未詳、蓋女醫士而執業於山東者、是編後半為原文、前半為譯文、原文有子目而無章節、譯文分二十章、蓋論述微生學之作也、字書中無⿰禾堇字、譯人特創此字以代微生物、前有家珍自序、知其所採之書為梅福蘭之病理微生學、筆受者為中國醫士楊崇瑞、而泰西護士蘇文瑞嘗有所附益也、

天文須知一卷 光緒丁亥刻本

美國傅蘭雅 John Fryer 撰。蘭雅以天文書理多深奧，初學難明，特將其中要理摘集成編。首論地球，次論太陽，次論太陰，次論行星，次論彗星、恆星，次略論天文諸器。至若測量推算，則皆略而不詳，亦啟蒙類書也。

八線備旨四卷 美華書館本

美國羅密士 Loomis 撰，美國潘慎文 A. P. Parker 譯，山陰謝洪賚筆述。密士有星學發軔，慎文譯有格物質學，並著錄。八線之學為用最廣，測地、行軍、航海、推步，在所必需。是編輯取平弧三角形及測地量法，凡四卷，理簡語明，悉切於用，舊譯之善本也。原書本六卷，其對數一卷，已經登州文會館別譯單行，航海一卷過略，並刪。初刻於光緒甲午，此為光緒甲辰改訂本。檢卷首凡例，知形學備旨亦為羅密士所輯，故是編每引及之。

數學理九卷附一卷 江南製造局本

英國棣麼甘撰、英國傅蘭雅（John Fryer）口譯、新陽趙元益筆述、凡九卷、闡明記數加減乘除分數開方比例排列之理、舊譯算術多闕排列之法、惟是書第九卷論之最詳、附卷諸款立說亦新、雖似淺近、實已寓微分之理於其中也、

拿破崙本紀四卷 京師學務處官書局校印本

英國洛加德（Lockhart）撰、閩縣林紓仁和魏易同譯、凡四卷四十二章、敘述拿破崙（Napoleon I）一生事蹟、始乾隆三十四年之生、迄道光元年之歿、撰者英人、故右英、然於拿破崙尚少詆毀之詞、去取頗為精審、翻譯雖仍口述筆受之舊法、然紓善屬文、譯文頗雅馴、得原書意十之五六、舊譯拿破崙傳以此本為最善、故著於錄焉、

乾隆英使覲見記 三卷 中華書局本

英國馬戛尔尼撰 江陰劉復譯 崇禎七年英吉利海舶初至廣州求訂商約，以扼於葡萄牙人，未果行。既至乾隆五十七年，始遣使至中國，請許在舟山、寧波、天津等處泊船貿易，以馬戛尔尼為正使，史但頓副之，駕四舟由海道至天津登陸，赴熱河入覲，朝廷以貢使之禮待之，不許使臣留居京師，賜以敕書，遣人護送至粵。馬戛尔尼歸撰此記，凡高宗之政見、起居、內廷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瞶、有司百僚之趨蹌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疾苦，罔不披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記中之福某，殆指福康安；長某，殆指長麟；安育德神甫即耶穌會士錢德明，記稱十月三日安育德來見，考德明墓誌，德明於四月八日得疾死，則距謁英使時僅五日矣。東華錄載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英吉利國王遣使臣嗎嘎爾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應准所請，以遂其航海嚮化之誠。五十八年八月

庚午，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英吉利國正使臣嗎嘎爾呢、副使臣嘶噹㖦等入覲。己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不許夷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與是編所記皆符云。

李鴻章遊俄紀事 一冊 不分卷 中華書局本

俄國維特（Witte）撰、王光祈譯。維特、俄之名相、以道光二十九年生、民國四年歿、俄皇尼古拉第二時代歷任要職、光緒三十二年辭政後、隱居外國、次年追憶舊事、撰為筆記、止於民國元年、出版後、各國多有譯本。光祈節取德國譯本中涉及中國之文譯之、凡四章、首述與鴻章締結中俄秘約事、次述俄皇加冕及與日本締結高麗條約事、次述遼東半島之佔領、次述拳匪之亂、非專述鴻章聘俄之編、特以前因後果之關係、姑以遊俄紀事為題、所記多秘聞、足備修史者之採錄也。

原富 八卷 南洋公學譯書院刊本

英國斯密亞丹（Adam Smith）撰、侯官嚴復譯。亞丹、英之蘇格蘭人、以雍正元年生、乾隆五十五年卒。先是經濟一科、不為專學、自亞丹是編出、各國言計之家、俱宗之。初刻於乾隆四十一年、歐美傳習已久。光緒辛丑、復始據鄂斯福大學所刊新本、轉為華言、分甲乙丙丁戊五部。甲丁戊三部各二卷、乙丙兩部各一卷。首論力作生財之功、與夫生財之後、殊等之衆、食報所以不同之由、是為部甲。次及母財、明其為物之情、講其積蓄之理、是為部乙。本末之趨、其勢常分、富國之效、因之亦異、非徵考而深論之、不可見也、是為部丙。計學之家、宗旨大異、取諸家之說、審其異同、窮其事驗、是為部丁。國有度支、征斂、國債、是三者明、則成賦經國之理備矣、是為部戊。是編譯例、與天演論不同、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到、附益、惟於部甲篇十一、部丁篇三之原文、頗有刪節。而譯本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則為張元濟等所補訂也。

天演論二卷 商務印書館本

英國赫胥黎（Thomas Huxley）撰，侯官嚴復譯。赫胥黎，英國著名博物學者，生於道光乙酉，卒於光緒乙未。復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今名，字幾道。先是翻譯外國文籍，悉用口述筆受之法，至光緒後葉，始有人逕譯西書，復蓋為其中傑出者也。其論譯事，以信達雅三者為重，謂為譯事楷模，然其譯文實別具一格，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每譯一書，先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下筆後前後引襯，以顯其意，故其譯書題曰達恉，不云筆譯。是編原名進化與倫理，乃赫胥黎衍述達爾文進化說之書。卷上導言，分察變、廣義、趨異、人為、互爭、人擇、善敗、烏託邦、汰蕃、擇難、適羣、人羣、制私、恕敗、最旨、進微、善羣、新反十八子目。卷下論分能實、憂患、教原、嚴意、天刑、佛釋、種業、冥往、真幻、佛法、學派、天難、論性、矯性、演惡、羣治、進化十七子目，共為三十五篇，每篇之後加案語，以資參考。譯本成於光緒乙未，至戊戌始刊行。刊行之後，風靡全國，復所創新名，如物競天擇之類，浸成士夫習用之語。吳汝綸序稱其書駿駿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推重未免太過，然亦足證當時士夫之重其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星槎勝覽二卷影印舊鈔本

明費信撰、信字公曉、太倉人、永樂宣德間隨內侍鄭和等至海外、歷覽諸番人物風土、集成二卷、前集記親歷之地、後集記傳聞之國、書成於正統丙辰、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均著錄有星槎勝覽集二卷、與此本合、世傳別有四卷本、文筆雅馴、殆為後人刪潤之本、較二卷本多出阿魯一條、惟缺琉球、三島、渤泥、蘇祿諸條、案乾隆崑山新陽合志載周復俊星槎勝覽序、末有屏居多暇、稍加刪析二語、四卷本殆出復俊手、然此本辭多鄙蕪、而傳寫訛誤、不一而足、後集幾全錄島夷志略之文、然前集為當時所記、雖有訛誤、較之刪潤之本、猶為不失真也、卷首載四次隨使之年、一在永樂七年隨太監鄭和等往占城等國、九年回京、一在永樂十年隨少監楊敕等往榜葛剌等國、十二年回京、一在永樂十三年隨太監鄭和等往榜葛剌等國、十六年回京、一在宣德六年隨太監鄭和等往諸番、八年回京、今以明實錄及明史紀傳對勘、永樂十三年無鄭和使西洋事、殆為十五年之誤、明史有楊敏而無楊敕、應亦為傳寫之訛、復次明史載鄭和七次奉使事、與錢穀吳都文粹續集載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及長樂南山寺石刻天妃靈應記、亦不盡相合、碑載多永樂五年奉使事、而無永樂二十二年奉使事、史文碑文必有一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島夷誌略廣證二卷 古學彙刊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字子培，嘉興人。島夷誌略久無善本，曾植所據似為知服齋本，僅取一二鈔本校正數字而已。原有序跋，悉皆刊落。所考亦多疏舛，如謂下里為迓里，波斯離為波斯之類，皆臆說也。下里在印度西岸，迓里在錫蘭島中，並非同名異譯。南海中古昔地以波斯名者不祇一處，而渤泥爪哇等島地名對音可作波斯離者亦有數所，未可遽斷為伊蘭高原之波斯。然亦不無精當之處，如謂須文那即元史之須門那，層搖羅搖當作拔，皆足以資考證。而甘丹馬令疑是宋史之丹眉流，亦足以備一說也。大淵原書上承嶺外代答、諸蕃志，下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所識西南海中諸國，似遍及印度洋海陸諸區，中有蘇祿、文老古、下里、高郎步等譯名，皆未經前人著錄，則其重要不在諸蕃志下。星槎勝覽所記傳聞之國，皆本是編。如取諸本互勘，校其訛誤，復旁考近年東西學者辨證新說，詳加註釋，俾大淵之書得復其舊，殆不僅能補元史之闕佚也。

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謙字益甫，仁和人。西域記原十二卷，謙是編僅節錄記中關係地理之文，考證各國之今地，故合為一卷。附錄三：曰自晉至唐游歷印度諸僧考，乃從諸僧傳錄出；曰玄奘傳，節錄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之文；曰印度風俗總記，則節錄西域記第二卷之文也。案玄奘記傳久已轉為西文，考證者不祇一家，則欲綜合前人考證之成績，宜取諸家之說參稽而辨證之。是編僅於印度地理旁考及於恭寧翰之印度古地志，而又不全採其說，臆為去取，所本之圖亦甚簡陋，遂致紕謬百出。羯若鞠闍國條後附支那非中國通稱辨，謂歐洲及日本人所著書每稱中國為支那，溯厥由來，蓋始於辯機大唐西域記，惟記中所謂支那者專指隋朝，非通稱中國，殊未知梵名支那自秦漢以來即已有之。騁波國條記有生四子分王贍部洲語，乃釋曰：其他三國不言何在，余檢唐書南蠻傳並考得之，一環王國，一訶陵國，一驃國。是何異郢書燕說。達摩悉鐵帝國條後云：穆天子傳赤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氏國在春山西三百里即其地也穿鑿附會莫斯為甚斯其餘諸條亦多疏舛然前人考證西域記者惟此一家今姑存其目以不沒其創始之功焉

杜環經行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杜環仕履未詳所撰經行記唐書藝文志未著錄今散見杜佑通典中佑有跋云族子環隨鎮西節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至廣州而回著經行記考唐書高仙芝傳天寶九載仙芝討石國其王約降仙芝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羅斯城仙芝敗績則環蓋為大食所虜流離異國凡十一年始還耳謙裒輯其經行記之遺文附以考證而成是編所考不無舛漏如師子國條誤新檀為錫蘭之轉音案新檀在印度西岸即今之卧亞環殆誤解舟師賈客之語以其為師子國之異稱大食條亞俱羅無考案黑衣大食朝都城名亞俱羅即元代之苦法又同條之苫國誤考在高加索山南案大食語名西利亞曰苫國應在地中海東考大食史書中國造紙術疑由唐代俘虜輸入西方今檢此記大食條謂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隱呂禮因知中國藝術之西漸不僅造紙一藝而已則

此記雖寥寥數條、亦足為談藝之助、不僅資考證而廣異聞也、

西使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校刊本

清丁謙撰、是本原題元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謙蓋誤以常德為劉郁本名、而又誤劉郁為真定府人、案是記固出劉郁手、然奉使西覲者實為常德、德字仁卿、仕履未詳、郁字文季、中統中拜監察御史、見王惲秋澗集載渾源劉氏世德碑、則郁為渾源人、謙蓋誤合元史本紀中統元年被召赴闕之真定劉郁為一人矣、考元史憲宗紀、二年七月三年六月兩載命旭烈兀征西域事、證以波斯史書、知旭烈兀奉命雖在

二年、而出師實在三年、四庫提要以二年七月既命旭烈兀西征、至十二月又書諸王旭烈兀薨、疑其誤分兩人、不知書薨者乃察合台汗國宗王合剌旭烈、修史者不知檢對、妄析一人為二人、故於同月間既書合剌薨、隔數行又書旭烈薨、實與西征之旭烈兀絕無干涉、謙於此節辨證甚詳、餘如地名考證、亦較謙其他諸考特為精審、然亦不無小小舛誤、如謂阿剌伯人稱法國曰佛郎、富浪者佛郎之轉音、不知佛郎富浪乃阿剌伯人統稱歐羅巴人之號、非特指法國

人、又謂兀林元秘史稱為阿魯種西域補傳作郭耳、不知兀林國名原有脫誤不能謂即阿魯核以對音亦不相合世傳西使記刊本不祇一種考證之前應先校勘其誤謙所據者為圖書集成本不及古今說海本遠甚如乞石迷西當作乞石迷四譫寒當作撏寒、又據波斯史書阿剌丁城疑是阿剌木城之誤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應改作忽都魯丁謙皆未能改正今錄其書而並著其誤俾後之人有所參訂焉

瀛環志略十卷 同治丙寅重訂本

清徐繼畬撰繼畬字健男五臺人道光丙戌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編所記首亞細亞洲次歐羅巴洲次阿非利加洲次亞墨利加洲各篇之首冠之以圖專詳域外域內僅繪一圖於卷首乃專記外國輿地之書自道光癸卯屬稿至戊申成書蓋撰於巡撫福建時矣前有自序稱道光癸卯因公駐廈門晤米利堅人雅裨理見地圖冊子繪刻極細苦不識其字因鉤摹十餘幅就雅裨理詢譯之粗知各國之名然匆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得地圖二冊較雅裨理冊子尤為詳密并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為篇則是編乃採錄傳譯而成雖與瑪吉士之外國地理備考同時成書核其體例實不及地理備考之善蓋瑪吉士之書一手所成此則多據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訛誤記載亦不無疏舛然道光季年海禁重開中土士夫於世界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勢尚昧昧不明是編圖說雖并簡陋而在當時尚不失為新書也

海國輿地釋名十卷 光緒壬寅刻本

清陳士芑撰士芑字翼謀湘鄉人西書譯名前後互異記誦維艱而中土談海國之書亦多得諸傳聞或一地而誤分數名或兩地而混為一地士芑因取舊譯各書輿地名稱較其同異比而錄之積久成帙釐為十卷首總釋五洲海洋次亞洲各國次歐洲各國次非洲各國次南北美洲各國次亞歐非美各國屬地次海洋羣島次五洲山水而終之以古嘗自立之國以習聞之一名為綱而分疏異名於下並附紀其疆域沿革大略體例甚善用力亦勤如印度河條分疏及於梁書之新陶唐書之獨蘭元秘史之申沐漣僧傳之新頭信度可以推知其徵引之博然亦不無舛誤如暹羅條下云一名羅斛晉梁皆曰扶南隋曰赤土唐曰羅越或沿舊說或出臆斷如斯之類亦復不少卷首彙錄引用書目至二百四十三種之多如括地志尚可謂有輯本西方要紀僅著南懷仁名而不及利類思安文思西遊記作邱長春撰足證其未見原書西洋番國志雖經四庫存目然久已佚而不

傳世芑篇從見之、是皆未免虛列書名自夸淹博之病也、

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 三卷 北京正蒙印書局本

意大利威尼斯人馬哥博羅撰、杭縣魏易譯、元世祖至元中、馬哥隨父至中國、居十七年、其來也遵陸、其歸也循海、歸後撰此遊記三卷、誌所見聞、歐羅巴人記述中國之書、應以是編為始、刊行以後、風行一時、重譯至十餘種文字、此本又從馬斯登英文譯本轉譯而出、是書傳世逾六百年、輾轉鈔寫、外訛實甚、其中人名地名尤難辨識、然自經戈尔迭補訂以來、十之七八可通、其讀易譯是書時、似未參稽戈尔迭之書、而於元代載籍亦未檢對、故譯文舛漏百出、序稱馬哥曾為江南路行中書省樞密副使、則誤識其為阿合馬傳中之孛羅矣、餘若散見元史之人名十九未能比附、世祖子忽哥赤、那木罕、已見元史著錄、而訛作哥嗒丁奴母汗、宗王海都乃顏、亦散見元史本紀、而訛作凱圖那楊、宗王別里哥阿八哈阿魯渾合贊八剌、並見元史宗室世系表、而訛作巴尔嗒阿巴加阿尔貢嗒桑巴拉克波斯汗國之伯都、訛作拔都、致與欽察汗國之拔都混而為一、納速剌丁元史有

傳而訛作乃斯他尔定憲宗名蒙哥而訛作蠻哥至如國名地名之散見元史紀傳者亦多不難比附如布而噶拉之爲不里阿耳撒尔桑尼亞之爲谷兒只穆索尔之爲毛夕里巴尔達克之爲報達庫尔迭斯坦之爲曲兒忒勞尔之爲羅耳吉尔曼之爲起兒漫鐵木肯之爲擔寒撒馬拉之爲須文答剌蘭白里之爲南巫里色尔物那德之爲須門那譯文悉皆舛訛王罕名人也訛作恩可汗克烈汪古名部也訛作克里忒恩兀怯薛丹宿衛也訛作喀錫丹哈剌章烏蠻也訛作喀雷安厄尔及渾尔原本訛寫應從元史耶律留哥傳作阿里撒指西涼城厄格里該亞應從元秘史作額里合牙指西夏中興府忽魯模思名見元人文集而訛作和尔默斯胡荼辣名見諸蕃志而訛作古士拉德加異勒祖法兒名見明史而訛作基兒特尔法耳雖云譯音無定字要可見譯人考證之疏此外京師之應改作行在登度克應改作天德丁置州應改作鎮巢軍更非譯人之所知也

新疆訪古錄二卷聚珍做宋印書局刊本

民國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新城人以進士改知縣官至新疆布政使入民國後修清史總纂志傳是編裒漢以來碑刻寫經及古器物凡四十七條碑十一條石刻五條寫經九條墓誌二條造像碣二條牒二條回鶻器文二條三國志殘傳書札契狀題名壁畫畏吾兒殘字中統鈔回王圭文古錢瑪瑙鏤字石璞畨字銅磚銅印各一條惟碑文石刻今多無存則採諸書所錄之文辨别同異附諸家記跋於後間附己說其餘諸條辨證亦甚精核如六朝寫經殘卷一條謂隋書經籍志載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西行到華氏城得經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案元熙元年爲蒙遜玄始八年越三十年而蒙遜死姚秦弘始十年前於元熙十載是時智猛尚未西行長安何由得猛本而譯之所記恐有外誤云云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考高僧傳弘始六年甲辰智猛西行、甲子歲發天竺東還、隋志元熙應是元興之誤、出泥洹本乃在涼州、不在高昌、曇摩羅讖亦作曇無讖、光譯金光明等經、後於于闐求得泥洹經本、復還姑臧譯之、隋志殆以曇無讖至于闐求泥洹事為蒙遜遣使至高昌取泥洹事、又分曇摩羅讖曇無讖為二人、皆誤也、又畏吾兒殘字一條、記宣統己酉冬月俄人馬祿甫訪古烏城、言五大洲識西域畏吾兒字者祇有二人、彼其一也、云云、案畏吾兒字非難識之文、殆譯人未解馬祿

甫語、誤以吐火羅字或窣利字為畏吾兒字歟、則此條後全錄元史巴而术傳為多事矣、餘若唐買馬私契條、誤以司代恩為德人、六朝寫經殘卷一條、謂有建平年號者為北魏白亞栗斯及京兆王愉、殊未知後趙石勒、西燕慕容瑤、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宋南郡王劉義宣皆有建平年號、不僅北魏一代有之、此蓋考證之偶疏、不足為全書病也、

西遊錄注一卷 靈鶼閣叢書本

清李文田撰、文田字仲約、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元史太祖本紀載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時扈從西行、記所經歷而成西遊錄一卷、原書已佚、盛如梓刪略其文、載於庶齋老學叢談中、今所傳者、祇有此本、文田精研西北輿記、廣徵羣籍、為之注釋、所注大致尚精審、惟此錄之天山、乃指陰山、注誤作西域之天山、楚材自雲中

達怯綠憐河畔之行、在所所經之地、不得至西域也、謀速魯蠻種落乃指回回、注誤與遼史之普速完部金史之蒲速斡部合而為一、可弗叉乃欽察之同名異譯、注誤以拂菻當之、原錄謂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湛然居士集自注亦有伊州、又謂西州語是誤合元之哈剌火州哈密力為一地、原錄又謂可弗叉國晝長夜促、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殊未知唐之骨利幹在元之昂可剌河一帶、可弗叉遠處西北、非同一部落、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謂昂可剌

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是也、文田亦未能一一訂正、然此小小舛誤、要不害其大致之精審爾、

西遊錄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謙所據者亦爲盛如梓刪略本、僅轉錄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引文一節、而於散見至元辨僞錄中諸文概未徵引、所考大致承襲李文田西遊錄注舊說、鮮所發明、然據元史及許有壬興元閣記謂太祖十五年始定都和林、耶律楚材所至之行在所非和林、謀速魯蠻乃數名非種族名、等數條、徵足以正文田之誤耳、至謂西域史十五年秋薄訛答剌圍攻半年餘方克、原錄所載明年乃十五年庚辰、非十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年己卯、殊未知元太祖下訛答剌城乃十四年己卯事、元史及西域史記載皆合、原錄明年實指己卯年也、塔剌思城在吹河西、訛答剌城在細渾河北、謙因塔剌思今名阿里阿塔、對音一二偶合、遂誤與訛答剌合爲一地、可弗叉原爲欽察之同名異譯、惟在元史郭寶玉傳中移稱花剌子模而已、謙考以此國即魏書之可弗太唐書之可薩、或曷薩、今之哈薩克、未免附會牽合、楚材隨征西行、見聞偶疏、容或不免、而謙稍謬戾之多、莫此書若、詆訐前賢、似乎太甚、然終

不足以損此錄之價值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藏書本

清丁謙撰。元太祖時，丘處機應詔赴大雪山南行在所，其弟子李志常記往返道途之見聞而成是編，原載道藏中。處機元史有傳。志常號真常子，元史憲宗本紀載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蓋指其人。處機以庚辰冬自萊州北行抵燕京，次年二月西行，壬午四月至大雪山南行在所，甲申二月復還燕京，在道凡三載，所記詳贍，多足以補正元史之闕誤，不特足資考證地理而已也。謙所考證紕謬百出，如原記十四

年五月太祖在乃滿國兀里朶，蓋言在西征中駐夏於乃滿舊帳，而誤釋為太祖徙都於此。迭屑乃波斯語基督教徒之號，而誤以為回教別派之稱謂，宜作答失蠻。與利阿塔古之塔剌思城也，而誤以為元史之訛答剌。移剌太師指耶律阿海，元史本傳載阿海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留尋斯干，專任撫綏之責，尋斯干即是編之邪迷思干，則移剌太師為耶律阿海無疑，乃臆度其為耶律楚材，且以楚材時在邪迷思干，安有隨太祖入雪山見角端請班師事，因斷元

史記載舛誤乍爲無稽之談謂碣石今稱卡什是也然謂又作加尔支則與那黑沙不合爲一地矣附西遼立國本末攷誤以延慶三年改元康國殊未知遼代十年一改元之舊制史云在位二十年蓋合延慶十年康國十年而言非從耶律大石西去稱王以後諸年並計之也附西遼都城攷引英人蘭斯德中亞遊記中之卑施皮城謂卑施與虎思相近皮字或其餘音復證以西圖賸斷阿剌斌丁即卑施皮而阿剌斌丁譯音又與八剌沙袞譯音相協因決其爲西遼都城無疑是不特地理未明且亦不解何爲對音矣謙諸考中要以此本爲最誕謬未足以資考證也

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三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二年四月纂修經世大典成又虞集傳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趙世延同任總裁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則始終總其事者乃虞集也原書今佚道光季年魏源從永樂大典中錄其圖載入海國圖志謙所據者即此圖也圖中所列皆西域三汗國封地元史西北地附錄地名幾與此圖盡合謙排次先後即本是錄前人考證西域輿地者成績已頗可觀謙剽襲徐松魏源洪鈞諸人之說獨多故此考舛誤較少然謙始終不明對音之理仍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如兀提剌耳元史作訛答剌仍誤斷其爲塔剌思城阿里麻里元史作阿力麻里乃謂喀爾木即阿里麻里之轉音別失八里在今濟木薩北與漢之務塗谷唐之浮圖城同在一地乃以對音之稍似遷徙之於烏爾圖河撒耳柯思與乞兒吉思原風馬牛之不相及乃合之爲一部不思阿

耳、應從元史作不里阿耳、先居孚勒伽河、後從兗納河原爲一部、乃謂其在唐末已分爲二國、八哈剌因地處波斯灣内、乃謂此地名少見、惟明史西域傳有之、作亦不剌因、殊未知亦不剌因乃回教習用之人名、即元人譯作亦不剌金者是已、撒剌哈多應從元史作撒剌哈夕、地在波斯西境、洪書考訂偶疏、乃以當薩爾卡阿巴得、謂薩爾卡與撒剌哈音合、多則特字轉音、如是之類、愈鑿愈舛、故存其目而著其失焉、

魏略西戎傳地理考證一卷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清丁謙撰、案魚豢魏略西戎傳散見三國志注、此傳爲載魏書末誌西域事者、漢書西域傳外、應以此傳爲最古、謙所考證、或襲舊說、或據一簡陋地圖而爲臆度之詞、既未取諸本勘對異文、復以己意妄爲增刪文字、如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諸本西道亦作新道、漢越王在天竺東南、諸本王一作正、烏弋亦名排持、北宋本一作排特、車離後漢書作東離、謙皆未一一疏明、具見其考證之疏、若羌部名、而妄釋爲諸羌皆虜之貲、本譯音、宋書魏書齊書北史別譯曰阿柴虜、而謙望文生意、釋曰貨財、具見其臆度之謬、古代部族遷徙無常、不得以後日遊牧之地擬之、謙未解斯理、乃將傳文意爲增刪、如大秦國故俗謂之海西、下增國字、呼得國在烏孫國西北、刪西北二字、堅昆國在康居東北、改作西北、丁令在烏孫北、改作西、然則古本中之文字無不可改矣、考證殊爲疏舛、尤無取焉、

辛卯侍行記六卷 光緒丁酉刻本

清陶保廉撰。保廉，秀水人，父模，歷任陝甘、廣東總督，善政頗多。光緒辛卯，模由陝藩簡授新疆巡撫，保廉侍行，備記其行程。自西安至天津為一卷，自天津至西安為一卷，自西安至蘭州為一卷，自蘭州至甘州為一卷，自甘州至哈密為一卷，自哈密至迪化為一卷。凡六卷。於所過都邑之沿革、道路之分歧、政治利病、民生疾苦，罔不勤諏廣稽，著之於篇，而於名勝古蹟辨證尤詳。如八月二十五日記辨洪洞皋陶墓之非，二十六日記辨堯舜禹非同出於黃帝，九月初二日記論關中古今情勢不同，不宜更建都城，九月十四日記考證西安景教碑文，十月初三日記考證鄯注枹罕以西河流，十月二十九日記列舉諸家禹貢黑水之說，考訂辨論，尤為精核。惟十月初八日記誤以合黎皋蘭賀蘭阿拉亞是胡語哈喇之對音，十一月二十日記謂回鶻非畏吾兒，二十九日記不知闞展卽唐代蒲昌對音之訛，不免小小紕誤。要其大體終非儉腹所能辦，而在近代輿記中尚不失為佳作也。

莎車行紀一卷 倭文端公遺書本

清倭仁撰。倭仁字艮齋，蒙古正紅旗人，道光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倭仁於咸豐元年赴葉爾羌幫辦任，以正月二十日發京師，七月初三日抵任所。此乃其紀程之書，案日記載，叙述頗簡略，及沿途之山水名勝而罕所考證，惟卷末引三州記略南北瀚海一條，微資點綴而已。

漢西域圖考七卷　同治九年原刻本

清李光廷撰、光廷字恢垣、番禺人、咸豐二年進士、官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卷首凡例稱通西域者始於漢、但以張國勢侈異物而已、今則西戎即敘、錯居中土、邊情之籌畫為最亟、故以今輿圖證之於古、詳著於篇、俾資考核、以漢西域為限、非以漢西域為主云云、全書宗旨體例、可以此數語概之、凡七卷、首漢西域圖、次圖說、次天山南北諸國沿革考、次今新疆軍臺道里表、次葱嶺及葱嶺以西諸國沿革考、次節錄佛國記、西域記、西使記三書之文、圖說之外、意有未盡、附論辨於各條之後、諸考大抵從各史及諸書采出、刪節成文、用力雖勤、然所考今地、多仍西域圖志等編之誤、仍以漢之溫宿、姑墨當今之阿克蘇、烏什、元之玉龍傑赤當今之玉龍哈什、尤謬者謂元之訛答剌即今之阿克蘇、漢之大月氏即今之布哈爾、又謂漢之條支在今俄羅斯之南、元之阿力麻里與阿里馬應為西地、穿鑿附會不一而足、伊吾條後附回鶻回回辨、謂回鶻種名、回回教派、立說似是而非、案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回之稱、首見沈括夢溪筆談、蓋為回鶻之同名異譯、昔在宋代已有是稱、元史速不台、耶律楚材等傳之回回國、乃指花剌子模、至伊斯蘭教徒之舊譯、在西遊錄中名謀速魯蠻、在西遊記中名鋪速滿、其以回回為教名、殆在元之末葉、蓋以西域人信伊斯蘭教、故混稱之為回回也、

海國圖志一百卷光緒二年重刻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高郵州知州、熟於掌故、尤精輿地之學、是編原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刻於揚州、咸豐二年重補成一百卷、刻於高郵、此則光緒二年其族孫光燾重刻於平慶涇固道署之本也、全書蓋據林則徐之四洲志、歷代史志、明以來輿記及道光間西人撰譯之圖籍、鉤稽貫串而成、諸卷中有題則徐名者、原譯文也、源所輯者、東南洋、西南洋較原書增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十之六、復圖以經之、表以緯之、首述籌海篇二卷、次述各國沿革圖二卷、次述東南洋諸國十四卷、次述西南洋諸國十卷、次述五印度四卷、次述小西洋諸國四卷、次述大西洋諸國十七卷、次述北洋諸國五卷、次述外大西洋諸國十二卷、次各國教門表一卷、次中西曆法同異表一卷、次中西紀年通表一卷、次國地總論三卷、次籌海總論四卷、次夷情備采三卷、次戰艦火器條議十卷、次器藝貨幣二卷、次地球天文合論五卷、探摭古今輿記之文至為繁富、惟地圖簡陋、殊無裨於尋覽、原刻六十卷本、附有經世大典圖、此本無之、殆為光燾刊落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異域瑣談四卷 輔仁大學藏舊鈔本

原題椿園七十一著、凡四卷首殊方風土、附軍臺道里表、次西陲軍事、次新疆列傳、次外藩列傳、今考其文實為西域聞見錄原文、末易一字、僅竄亂卷第、改易標目、合聞見錄之七八兩卷為第一卷、五六兩卷為第二卷、一二兩卷為第三卷、三四兩卷為第四卷、卷首自序並存、所題年月亦作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殆出坊賈所為、蓋近代考據校勘之學盛行、藏弆之家爭求異本、坊賈因取舊書、改易名目、顛倒次序、用舊紙繕寫以紿之、考祁韻士西陲要略自序、瑣談聞見錄兩名並舉、當時或有是書、佚而不傳、書賈因改題此名以售欺歟、

薄海番域錄十二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邵大緯撰、大緯字星巖、武定人、是編採摭載籍、四裔諸國事、分七類、曰古蕃、曰蠻部、曰新疆、曰邊徼、曰重譯、曰絕域、曰補遺、凡十二卷、五百一十九條、核其體例、似以古有而今無者曰古蕃、羌蠻西南夷諸部曰蠻部、天山南北諸城曰新疆、邊外內屬諸國曰邊徼、遠方諸國曰重譯、不通朝貢之國曰絕域、餘國則入補遺類焉、然細考之、為例實駁雜不純、回紇蒙古迄今猶存、金川香山畢載於職方、乃以入古蕃、渤海室韋東北部落、乃以入蠻部、新疆諸城、古今沿革皆不難考核得之、乃以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列入古蕃、而以庫車喀喇沙爾和闐喀什噶爾別入新疆、且以歸化城附焉、退擺特即古之吐蕃、後之西藏、乃以吐蕃西藏入古蕃、而以退擺特入邊徼、朝鮮日本安南占城、非遠國也、乃以入重譯、中亞及印度諸城、非無路可通之地、乃以入絕域、餘若已見漢書唐書之國名、其間大國如安息波斯大食吐火羅諸國皆入補遺、大緯於古今地理沿革似毫無所知、諸史外國傳

亦未遍檢新疆邊徼絶域三類幾盡本七十一西域聞見錄重譯幾盡出明史外國傳補遺幾盡出太平寰宇記復不知貫串古今遂致複見歧出糅雜混淆可謂不善鈔書者矣

西域考古錄十卷 海月堂雜著本

清俞浩撰浩字湛持海鹽人是編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蓋考究蘭州以西抵於哈薩克部今古地名形勝之書也以府爲綱首蘭州次西寧次涼州次甘州次肅州次安西次鎭西次迪化次伊犂次哈薩克部各爲一卷考西域之稱始於漢代應指玉門陽關以西諸國而言尤以天山南路城郭之國爲重是編首及蘭涼甘肅西寧五郡則以内地爲西域似乎名實乖舛而後五卷所考之古國南路諸國不與焉亦未免喧賓奪主所持之說或執史傳舊文或取西域圖志西域聞見錄西域水道記西陲記略西域釋地諸書之成說間持異論然多失之穿鑿未得其真是知考證地理之學誠難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海錄一卷 道光甲辰刻本

清楊炳南撰。炳南字秋衢，嘉應人。炳南同邑有謝清高者，少從賈人走海南，遇風覆舟，拯于番舶，遂隨販焉。每歲徧歷海中諸國，凡十四年，後盲于目，流寓澳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春，炳南在澳門，清高與談西南洋事甚悉，炳南遂條記之，題曰海錄。記清高所歷諸國島凡九十餘，於道里遠近、土風物產一一備書。然清高乃一負販商賈，雖親歷諸國，見聞似有未審，炳南筆受之餘，未免粉飾失真，所錄諸國名多據清高傳譯之音書之，既未能正清高之誤，亦未能考證載籍，求其古名。今就史籍考之，烏土即緬甸，明呀喇即榜葛剌，固真即柯枝，隔瀝骨底即古里，呢咕吧拉即翠藍嶼，雙鷹即意大里亞，皆見於明史外國傳之國也，悉皆未能訂正考證，未免疏略。餘若蔣哩悶、三巴郎、麻黎細利窪諸名，不諳粵語，殆難知爲何地。譯音亦有舛誤，惟是編所記之國，有爲史所未載，且商賈記所經歷之書，現存者寥寥可數，固宜錄存以備參訂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０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